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癸巳存稿 第一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子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123817 v.1

癸巳存稿卷一

用叢書十行廿三字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癸巳存稿目錄第一冊

積 重卦 卦變 四載
三郊 織皮 珠組 禹地注
夏六宮 食言 盤庚遷 秋
洪範 皇極 肆惟 洛誥
洛誥章段 多士多方 蚩尤 何度非及
極中 舜典逸文 九共 高宗肜日
書六體 楊倫傳 遷除 涇渭
河廣 玁狁 梶 巡狩
詩言志 詩入樂 閟宮 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克段 未言 魚軒 虐
達心 魯二女 杞子叔姬 單伯
葵邱 魯出姜 諡 鄙我
下大夫 名伯洩堵 晉秦復陶 宋疾
孔子生年 辰集房 春秋書賊 閏
太上 左氏條例 魯語業及 鄭語
昏攝視 昏樂賀 雜記葬 六府
禘天祖 禘嘗 祀先公 禮器大鄉食
士臣妾 門內右 以我安 酬賓賓辭
月令民工 賀劓刖 塗樹 徑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仲夏黍 景 升布 給纓
玉藻元端 拾取矢 乏 祭侯
安車 旗物畫 蠶馬 鳥獸言
樂記 月生 泰山側 致知格物
中庸大學 自周 五經正義 執禮
祭肉 五六六七 復禮 言舉
學道 太宰 直躬 管仲
顏淵後 權 中國 無專殺大夫
情才 孟子年
二冊小學 人事 稱名

若　於爰　展　莫
撻　唐　營事　抃
精其神　傈　熏　請
奕　鑿　契　欽
亹窶　貝勒　按班　阿雅
眄眙　釋文音訓　廣韻　辨字略
荅　濟　婞　罙
摹　褋　孌　淮
糺　稜　宊　琅環
竈　偶　魏新字　難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伊記字　天文小學　積精　道經絡
胎　面長　舌長　顴黄
心開　早起　佛祝年　女
妻　婦人母家　唐興服詞　嚴父母
陸游教子　娘惰细兒　師道　尊師
门客　先生　白　收養
君前臣名　夢感　门地　朝奉
俗稱　伱儂　姻戚　女人稱謂
姬姨　大人　出夫　妞
妳母　諱

三冊 地里 天學

會通河 高家堰 泰山 封禁

北海 熱河 亳州 安化新化

臺灣 澳门 府州縣同名 阿拉善

喀尔喀伊犁 蒙古 俄羅斯 羅刹

西藏見聞錄 荷蘭 注華 四至

九重 天门 燭龍 歲星

攝提 攝提格 日月 日長短

古刻 堯典刻 圜徑 小數

積元 周積元 恒氣 鈞叟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壬傳 三合 九梁星 羅盤

占夢

四冊 史

心竅 亳 三章 鄉

古文 無土不王 晋夫人 唐昧

吳娃 錢三錢五 中二千石 伯夷

米鹽 家人 除宮刑 武王年

嗇夫 巫兒 伯樂 公孫宏

童山 縣官 秦恭 私書

符 史記注 石鼓 許慎

鄭書　昭君　叔先　校事
伊尹　叩頭　寒食散　諸葛亮
兵役之耗　長歌入陣　家廟之宮　嵇康
連馬　有熊　真君　魏書
仰　胄　相王　章湊議
賓建德　落下閎　李迴秀　桐鼓
彝家　魏徵　梁成城　武定
玉帶裕　四夷傳　泰州　閩西
五代史　指寸　梁灝　無名
岳獄　岳軍律　警　景定公田

朱石　石抹　夏邁瑱　金改缺字
趙孟桂　元曆志　海運　明會典十三
嘉靖禮　張中　禁豬　社
內監蔭　于獄　熊獄　門符
城外坊　御史差　御史道　查症
樂部　翰林　館假　武殿試
武階　墨爾根王　延恩侯　孔氏事
禁開礦　田土　旗地　農桑
荒政　禁殺牛　演義小說　官話
雜職儀衛　歲用　太監　奏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圖

五冊 金石 食用 物類 俗事 雜書 文事

古僞金石　開元錢　順治通寶　波上寺

寬永錢　太公　伏生　邱氏

省堂寺　麪條　牢丸　豆

栭　羊皮　鶖　酒

青海鹽　幞　錦地　火浣布

不借　布帛錢　畝　秋成

尺　石斗升　宋秤　平

煤　書套　名帖　油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夾板札船　蘿蔔　莽草　桂

木槿　芭蕉　西瓜　黃山松

牛莊葦　葦蕩料　麟　大字

火不思　九九　正月十日　天穿

七夕　盆宅　弄女婿　看新婦

弄新婦人　鬧房　吹簫　酒令

明帖　门對　午食　圍棋

象棋　喫煙　鴉片煙　術士

滿　齋祖　名　道德經

司馬彪莊子　秉愛　墨辯墨才　右鬼

羊組　法後王　祝占相　荀讀
審極　呂梁　燕丹金樓　戰國學術
是類諜　識　漢珠　補天
高誘　急就蒙求　佛格言　佛故先典
洛陽伽藍　佛識　僧偽　衛公問答
州名急就　論書　野獲編　志書賦役
五禮通考　三古　顧正　蒨園
陳掾　竊　誤字　警策
元龍　古詩十九首　青玉案　引書字
增刪　宋板不同　滕王閣序　平淮西碑

韓翃　方朔　蓮峰　珠彩晴雪
龜屋　四六談麈　茅店語　唐昭宗詞
楼花　詩詞虛字　閒適　空格
為文檢書　家數　八股　詩題
詩詞題　策題　科舉學　科場
刻書
六冊　雜流　神道　叢書　性命　傳記
張天師　道士官　符咒　荼鬱律
屏翳　中元施食　喇嘛　尼菴
佛斷肉　度牒寺廟　回回　竈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祖神　祖祭　張天帝　陳武烈帝
木蘭將軍　通真三太子　張王　康王
黄大王　天帝釋夫人　佛眷屬　釋迦氏
紫姑神　神婚嫁　古本大學　春秋胡傳
古文冤詞　法言文中子　異説　揃
南風　井反噬　陳祥道　蘆城平話
何焯　白席　晉陽菴　俗笑
衛波傳　科場書　酷薦　愚誘薦
誇薦　曠薦　元薦　悖薦
賊書　賊相　訟書　不眠婦人

止欲　陽物晦時　長白美人　元牝
菊淫　嘌　李娃　男色
龍陽　俗駡　家妓官妓　何端簡
汪仰山　胡樹思　駱金門　孫蕎正立人
程友石稿未立　李方古　阮壽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豶

易大畜六五豶豕之牙、王弼注謂能豶其牙、柔能制健、正義引褚氏云豶除也、除其牙也、其語不足信、求古有二說、李氏集解崔憬引說文曰豶劇豕、虞翻曰劇豕稱豶、釋文引劉氏曰豕去勢曰豶、言劇豕之牙不害物、故曰吉、韓非十過云、豎刀自豶以為治內、亦言去勢、此一說也、其一說、則釋文引鄭康成曰牙讀為互、陸佃稗(埤)雅亦云今東齊海岱之閒、以杙繫豕謂之牙、鄭意以牙互為一字、謂豶豕宜制之與牿童牛意同、且崔憬所引說文、亦與今本異、說文豕部豶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豶

易大畜六五豶豕之牙、王弼注謂能豶其牙、柔能制健、正義引褚氏云豶除也、除其牙也、其語不足信、求古有二說、李氏集解崔憬引說文曰豶劇豕、虞翻曰劇豕稱豶、釋文引劉氏曰豕去勢曰豶、言劇豕之牙不害物、故曰吉、韓非十過云、豎刀自豶以為治內、亦言去勢、此一說也、其一說、則釋文引鄭康成曰牙讀為互、陸佃禆〔埤〕雅亦云今東齊海岱之閒、以杙繫豕謂之牙、鄭意以牙互為一字、謂豶豕宜制之、與牿童牛意同、且崔憬所引說文、亦與今本異、說文豕部豶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羠豕也、羊部羠云騬羊也、馬部騬云犗馬也、牛部犗
云騬牛也、皆展轉相訓、而馬部騰則云傳也、一曰騰
犗馬也、然則豶羠騬犗、皆與騰同義、騰者月令季春
之月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注云累騰皆乘匹之
名、仲夏之月云縶騰駒、亦今所謂兒馬、是豶正為未
劇之豕、故須制之、說文不得云劇豕也、爾雅釋獸云
豕、句子豬、句豶豶、句幺幼、句爾雅豬豶、卽說文豶羠
爾雅豶與子幺連類、明是豕子、說文豶與豤連類、明
是未曾劇、大畜六四童牛六五豶豕、皆言陽將奮上、
牿之互之象、所謂能止健大正、象所謂有喜慶也、墨
子非儒云、鼲鼠藏羝羊視賁彘起、以其貪而抵觸善
突也、定是小豶未劇矣、

連下寫去 後並同

文王重卦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王重卦

管子輕重戊云、伏羲作、造六峜以迎陰陽、作九九之數以合天道、周人之王、循六峜行陰陽、峜卽計、策畫也、周王循六峜、則伏羲已有六畫卦矣、史記周本紀云、文王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云、正義云、太史公言蓋者、疑詞也、文王著演易、不敢專言重易也、案日者列傳、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不疑者、褚先生文也、或蓋亦不是疑詞、郊特牲正義引鄭志云、言蓋者、無別意、如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之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卦變

易本義有彖傳上下卦變之說、就陰陽數合者求之、蹇利西南云蹇自小過來、小過九四六五變蹇六四九五也、案小過九四往厲、乃不利也、解卦利西南云自升來、蓋以升六四入解、則解上爲坤、故云利西南、此蹇九在三、六在四、應云自萃來、萃本六三九四、則蹇內卦本坤體、故云利西南、其云自小過者筆誤也、有王宗傳者、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內外往來上下之義已備其中、八卦既重之後、又烏有所謂內外上下往來之義乎、古今言易者、鄭虞之外惟朱子耳、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事尺寸宗朱而卦變之說乃以滑汏之言攻之是亦悕矣

四載

尚書禹乘四載、史記夏本紀言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河渠書則檋作橋、漢書溝洫志四載山行乘梮、說文則輴以行泥樏以行山、傳寫之字不一、橇者徐廣云他書或作蕝、孟康云橇如箕摘行泥上、檋者字應從具作輂、或作檋即轎、如淳云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非也、梮者韋昭云木器、如今輿牀、人舉以行、應劭云梮或作樏、爲人所牽引也、徐廣云檋者直轅車、又引說文輂直轅車轒也、如應劭韋昭所說、則梮樏橋、爲今山轎也、

史記河渠書集解引尸子云、以軏行沙以楯行塗以樏行險以欙行山、書正義引尸子云、泥行以絶山行以欙、文子自然云、水用舟沙用鈢泥用輴山用樏、呂氏春秋愼勢云、水用舟陸用車塗用楯沙用鳩山用欙、皆五事、蓋尸子以沙爲陸、以塗險爲泥、呂氏以沙附陸、以塗爲泥、淮南子修務訓、則云水用舟沙用鳩泥用輴山用蔂、不數乘車、

荊州三邦

禹貢荊州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三邦即三苗也、冀州島夷皮服、青州萊夷作牧厥篚檿絲、徐州淮夷蠙珠暨魚、揚州島夷卉服厥篚織貝、梁州和夷厎績熊羆、狐狸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其義一也、荊州之苗、在唐虞時、三種最著、爲三邦也、傳云近澤三國、謂是侯國、羣后獨目其三、於辭蕪矣、

織皮

禹貢織皮爲二事、皮是裘、織皮如今氊鐠㲜及西寧邊外番族氈貨、禹貢在梁雍二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禹貢織組

禹貢織組乃荊州三邦之貢、織組古雜佩用之、苗人纓絡、湖廣及雲貴四川皆然、番子俗同、佛書謂之瓔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禹貢地里古注考後

大伾山當在修武武德界、水經注言在成皋縣北、史記所謂禹載河於高地、張晏亦以大伾在成皋、劉昭張揖之徒皆以爲然、說與史記合、大伾定在今河南府、禹河自此循太行而北、過漳水趨鉅鹿、沈括筆談尚見邊太行北山崖間、往往銜螺蚌殼、及石子如鳥卵、橫亙石壁如帶、謂是昔日河濱、周定王五年河徙、春秋魯宣公七年晉魯宋衛鄭曹會於黑壤之歲也、河始由今衛輝濬滑、其地亦有一成之伾、臣瓚魏王泰執以當禹時大伾、胡朏明依之、可謂尺有所短、大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別定在安豐、今霍邱固始界中大山、禹貢大別卽左傳大別、左傳小別大別在漢北、其實言江夏界者、晉以後始名之、非古也、尋杜預[illegible]注云、然則在江夏界、是其時江夏尚無大小別山名、杜鎭襄陽、知之最親也、唐六典水部十道山川云、大別在淮南壽州霍山縣、明中都志、大別在霍邱縣、猶是古義、雍州云荆岐旣旅、豫州云荆河、荆州云荆及衡陽、三州荆山乃是兩荆、夏周及晉相去久遠、大伾大別、豈拘一名、惟儒者心知其意、不容以一知半解惑亂經說也、孫觀察馮翼、自淥州寄示此稿、搜采班孟堅馬季長鄭康成三家之說、最得古意、不尚議論、旨奧自通、是可貴也、

己乙丑十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官

虞書云伯禹作司空契作司徒至夏書甘誓則云乃召六卿周初殷箕子陳洪範有云司空司徒司寇蓋禹制也牧誓有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則卿貳皆有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食言

爾雅釋詁載謨食詐僞也郭解食僞引書朕不食言、疏引孫云食者言之僞也因以載爲事僞謨爲謀僞、今案詐僞自爲一條、載謨食僞乃平秩南僞之僞、古言食爲用力之辭、食哉惟時是也哀元年左傳云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國語作不可爲、是此雅訓、其書湯誓云朕不食言、當如日有食之之食、謂消蝕、左傳僖十五年云我食吾言背天地也、成十六年云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襄二十七年云食言者不病、晉語云虢之會魯人食言、公羊傳僖十年荀息不食其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注云食受之而消亡之漢書匈奴傳云約分明而不食言注云終爲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皆消蝕其言義食爲消蝕者管子云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莊子列御寇篇云小人罹外刑者金木訊之罹內刑者陰陽食之是也食言以語久入生旁義左傳哀二十五年云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則就飲食言之

盤庚五遷

盤庚云于今五邦書序云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謂五邦之後乃五遷按序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圯於耿則自相居耿中有遷也史記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是亳爲一邦囂爲一邦相爲一邦耿爲一邦邢爲一邦凡五邦遷耿遷邢未有書耳書正義所列五邦最確五邦則四遷盤庚將復治亳殷則五遷耿邢本二地唐人司馬貞張守節解史記邢爲耿漢馬融謂五邦爲商邱亳囂相耿其誼未是宋人非書序云篇中言五邦則盤庚前有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遷序謂盤庚五遷、考之不詳、謬云爾也、夫書言五邦則必是四遷、盤庚又遷始爲五遷、[illegible]又自不知計數反以孔子書序爲謬、且史記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廼五遷無定處、統殷事言之、乃誣之云、史遷謂盤庚自有五遷、誤人之甚、古今讀史記者、俱明其文理、不曾誤人也、

秋

書盤庚云、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白虎通云、秋揫也、釋名云、秋就也、管子輕重乙云、夫歲有四秋、春之秋、夏之秋、秋之秋、冬之秋、禮月令云、麥秋至、則秋者時也、言收斂之時也、書云有秋、春秋云有年、豳風於十月言曰爲改歲、祭義於三月言歲既單矣、則年與歲皆時也、此達詁也、詩云、如三月兮、如三秋兮、如三歲兮、亦以秋爲時、不[illegible]言春夏冬、

洪範洛書

左傳引洪範爲商書者、箕子所記已與武王問答之言付周史官也、十有三年曰祀者、箕子商人習語也、武王言天人相應天覆升於下民、助和其居、其所由彝倫敘者何也、箕子言堯舜時鯀治水隄塞之、五行陳列皆亂、上天震怒、其經洛時、洛有書言大法九類者、天不使鯀得之、時彝倫猶不敘也、鯀因殛死、禹繼起、行經洛、天以洛水書言大法九類者與之、彝倫由此以敘、其書有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叶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六十五字、其下一五行諸文、皆夏人解義、如日月之行有冬有夏爲九道、夏歷、歲月日亦夏人常語、箕子開之在昔者、此學宋元明人所不嗜、而恥於不言、則取五代時怪圖入之、易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河圖者八卦、伏羲得之、洛書者洪範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禹得之、故曰則之也、卦畫也故曰圖、洪範九疇文字也故曰書、其名實相應、莊子云天有六極五常、聖人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漢書五行志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蓋洛書九疇、故曰九洛、有六十五字、故謂之書、唐以前儒家皆同此說、五代宋時有陳摶關朗种放邵雍劉牧之圖、一爲九圖、一爲十圖、陳以九十圖爲洛書、關以九圖爲洛書、蓋道士見聖人受命紀年、則亦有延康龍漢之號、見聖人設官分職、則亦有金闕上相之名、見僧徒撰有蘇由闍澤誕主之言、陳摶終南山太一宮碑、亦撰漢武帝詔問、有司奏案、道藏三洞秘典云、太乙元君作九天之祖母、其諸太一、則居衆辰之首、萬曜之先、爲天皇上相、見儒家易經有云太極河圖洛書、陳摶亦言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有太極圖又別有河圖洛書今世通人謂宋洛書是太乙下行九宮不知彼所謂洛書者本十圈也宋人以八卦九疇爲妖妄而反用九圈十圈之圖請得質之古所謂圖五代宋時所謂畫也古所謂書五代宋時所謂字也今九圈十圈之圖中無一字止應名爲河圖洛圖何以謂之河圖洛書乎此道士無智之論雖蘇張復生不能爲之解者也紀文達說亦如是易經大全書經大全言九圈十圈之河圖洛書儒詞怪說布滿篇章由素不讀書不足深責江君永河洛精蘊亦爲所惑先天圖萬無道理而信其圖爲伏羲作遂謂有先天即有後天伏羲作先天則後天疑非文王時始有以洛書爲九圈遂疑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不知乾在西北坤在西南其位本非文王所定文王亦無後天圖名目洛書書也下行左行中國書法亦無三八政居東七稽疑居西之理江君讀書人亦慌忽如此旁論脈學亦牽入先天圖是必天人長命士君子下筆不可不慎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極

訓詁所以通雅言、古言雅義既明、其閒展轉取義者自能通曉皇極爲大中、此粹然儒義、朱子語錄云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大之中、且北極喚作北中不可、屋極喚作屋中不可、皇極是人君建一個表儀於上、又云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幅共一轂、觀朱子二義、亦是展轉取義、湊會即是中、轂即輪中、輇車無輻亦有轂、即是屋極北極、皇建其有極正是大建其有中、斯其惟皇之極正是斯其惟大之中、易之

大極即是大中、古讀大音如泰、後人沿誤於大字下多作一點、道士家相承、別有所謂太極耳、詩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周官體國經野以爲民極、正言商周建都豫州爲九州之中、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正言民於其時得其中、本訓甚明、本經威用六極、言罰當有中、如呂刑屬于五極之極、豈得謂威用六表儀、屬於五表儀也、凡事須持平言之、朱子嘗云天即理也、又云性即理也、此粹然儒言、而明楊愼非之曰、天命之謂性、不成理命之謂理乎、朱子解元亨利貞云元大也、此粹然儒言、而明倪鴻寶非之曰、大哉乾元、不成大哉乾大乎、又有以孟子不遇魯侯天也、閑朱子、曰此何理乎、此所謂持劫之術、朱子皇極之誤自召致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肆惟

爾雅肆故也肆故今也言經稱肆者有時義爲故其肆故之肆中有今義也惟思也康誥云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言今汝當思命不于常而念之無殄享也宋人書傳忽云肆未詳不用雅義乃使罔殆之言布滿村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洛誥

召誥三月丙午朏、是月爲甲辰朔、乙卯周公至洛爲十二日、丁巳戊午祭爲十四十五甲子命庶殷爲二十一日、是日召公取諸侯幣旅王、則公西歸矣、洛誥公告卜、王拜之、皆云伻來、序言使來告卜、經下言成王周公相問答、又言成王將命伯禽、又下言十二月戊辰王在新邑烝、則洛誥所記非一時事、公告卜、依召誥當在三月十四十五遣伻也、據康誥三月哉生魄基作洛、而召誥甲子始命庶殷、以戊午既祭、己未至癸亥役書始定、公以甲子西歸、既至乃以王命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康叔、蓋卜河朔黎水不食、始以之爲衛國、兼前者邶鄘衛之民、以爲康叔之衛、安得云武王封康叔於衛、使經史無一可通也、公卜河朔黎水後、察見殷遺民之事、康誥言民不靜、迪屢未同、即多方之迪屢不靜、故所以與康叔言者、康誥酒誥皆治殷之事、而梓材則告康叔又勉成王也、凡周公告成王爲洛發者、皆隨時敷陳、史官類記之、因封康叔而戒成王、則在梓材、因封伯禽而戒成王、則在洛誥、

洛誥章段

洛誥應分五段、周公拜手稽首至王拜手稽首誨言爲一段、告卜事爲書序正文、下則類敘之、王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爲一段、欲王命元祀敬政事也、王若曰至四方其世享爲一段、王即命公作元祀且告以伯禽爲公後也、王命予來至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爲一段、公受命作元祀且以伯禽爲後不之魯也、戊辰以下爲一段、王烝祭、逸祝以元祀命後告、故曰告周公其後、逸又誥伯禽、故曰命周公後、時在十有二月、惟七年、言此三月乙卯至十有二月戊辰乃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第七年之事也

百僚、多方云我有
周惟其大介賚
爾有服在○

多士多方

書序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多士云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予一人奉德不康寧又云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云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多方云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多士云爾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大僚多士宜在前也書序多士在洛邑作多方在宗周作者多士始遷殷民也作洛以遷殷民必成邑始可遷不得先使其婦子露居其先但丁男來赴役耳時作洛者

庶殷侯甸男邦伯四方民大和會、昭公三十二年左
傳、敬王云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
焉、是城成周之役、四方來赴、經義甚明、蔡沈無故為
書集傳、言書序以多士遷殷民為非、謂遷洛之後始
建成周、受都去洛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友民而遠
役讎民、書序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如此則
侯甸男邦伯采衛遠服之民、和會見士、載於經文者
多在四百里外、孔子書序即不足信、蔡沈作書經注、
何得不省覽書經正文、且詩言燕師完韓城、朱子言
召伯為司空、用其人完韓城、如營謝、及山甫城齊、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侯城邢及楚邱之類、又言不知何故、不用本土人、却
去別處調人來、如漢築長安城、却去別處調人來、如
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却去建康府發人來、則四百
里外赴役執功、朱子言之、非孔子之過、蔡沈不信孔
子、並朱子之言亦不省覽、書序多方在宗周作者、周
公不赴魯、以不離成王、本不於此時留滯東都、如漢
梁孝王在東用天子車服也、公病卒時尚在豐、為鎬
京之西、文選注引尚書大傳云周公封以魯身未嘗
居魯也、公沒後長子伯禽在魯、次子君陳始分正東
郊成周、自枚書行乃使周公君陳畢公皆在東郊、幻

西為東宋人以命公後為留守留後為周家增一後
官使周公為之太放蕩矣

蚩尤

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又云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困學紀聞云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為風后此一蚩尤也呂刑云蚩尤乃始作亂大戴禮用兵篇云蚩尤庶人之貪者也史記云黃帝戮蚩尤任昉述異記云冀州有蚩尤神人身牛蹄四目六手涿鹿間往往得髑髏如銅鐵言是蚩尤骨雲笈七籤黃帝內傳云元女為帝製夔牛鼓廣成子傳云蚩尤飛空走險以馗牛皮為鼓九擊而止之蚩尤不能飛走此又一蚩尤也太平御覽引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云、造冶者蚩尤也、謂作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度非及解

呂刑何度非及、傳謂度及世輕重所宜、似從史記何居非其宜生義、史記實不如此解、史以何度為何居、何居即何行也、史以非及為非其宜、非其宜即不合于古今也、史言何度非及、為何行不及古人也、墨子尚賢下篇、引作何度不及、而申之云、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此三代古訓、孔安國司馬遷同之、與上擇人敬刑相應、枚孔乃謂度及輕重所宜、單就刑言、於本文不全、宋人則以及為逮繫、按哀十七年左傳云、無及寡

正義云欺侮寡少而横及之今干證之干亦謂此一事横入此人為理直者扞衛亦須拘喚所謂干涉涉及正義謂呂刑言安百姓當擇人敬刑度及謂審度於牽連所及之人民乃安也徐鼒臣以及為逮繫及為逮義不應兼有繫義不如史記解安也

極中也

極中也此達詁呂刑云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言非天不中惟人在命也用天罰者不能中于庶民則無善政及天下也下云屬於五極咸中有慶言屬於五刑之中則皆中矣故有慶也中極互出古人複文相避多如此元陳櫟非毀蔡沈云或訓極為中固非徑指五極為五刑亦非然則五極當何解眞太極有圖後議論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舜典逸文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孟子舜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又云父母使舜完廩浚井、又云欲常常見象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注云、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所載有舜典之序、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逸書謂舜典也、又注云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孟子以告萬章、按此即尚書孔壁尚書、不在博士千祿數內者、舜典至魏晉時猶在、在鄭康成書中、唐時孔穎達等似亦見之、但誣爲張霸書耳、趙岐但見博士書、故以鄭所傳古文爲亡失、今按

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果舜典逸篇文、說文旻云虞書曰仁覆閔下則曰旻天、是賈逵所傳舜典逸說也、說文序云書孔氏古文、又其子沖云本從賈逵受古學、

九共

伏生大傳有九共名、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此今文也、今文雖無伏生書得見之、其書亦在古文逸篇有之也、序言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槀飫、九共九篇、當是言九州之事、然必非九邱也、宋人劉姓者謂共是邱古文、共邱相近、此似不識字者、古文共邱相去甚遠、且枚本孔序言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孔子述職方以除九邱、序言除之、枚本亦存百篇之序、九共不除、知枚孔書說亦不以九共為九邱也、

左傳昭十二年是能讀九邱延篤引張衡云九邱周禮之九刑文十八年史克云周公作誓命在九刑不忘昭六年叔向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則九邱為九刑邱空也言空設之無以為九共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宗肜日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惟天監下云云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史遷從孔安國問故載其說如此孔知典祀無豐於昵為無禮于棄道者豈是盛禮昵是棄道也書序言祖已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孔知是祖庚時立廟始作書者以經文首稱

高宗是已立廟也書序史記俱言祭成湯而馬融以昵為考謂祭近廟左傳以妻為昵古者稱嚴父豈得以父為昵今校孔用馬說與安國故訓適相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六體

典者尊藏之冊謨者嘉謨申之則嘉猷故書序云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舜申之下陳上之文訓者上下相戒誥者上誥下又下以天命告上如召誥洛誥也誓者主於戒若質神明然又明君言若神明也命主於勸又言君命若天命也仲虺之誥依書序是湯誥仲虺

後漢書楊倫傳駮義

後漢書楊倫傳云、大小夏侯歐陽、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此范氏敝文也、范所作杜林傳云、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握持不離身、東海衛宏濟南徐巡傳之、其事如此、賈逵傳云、父徽受古文尚書於涂惲、逵悉傳父業、馬融傳云、傳摯恂學、鄭元傳云、從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入關事馬融、是賈逵、馬融、鄭元三人古文、俱有師承、謂三人古文與杜林同、則可耳、非三人就杜林求得本也、又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自有古文孔氏本、又別有漆書僅一卷、乃賸稪之卷、近毛西河以鄭注為漆書、是忘漆書止一卷鄭注乃四十六卷且杜林古文毛既不以為僞則枚本何以與之異是毛之不思由范氏文字之不審也

衛宣公籧篨戚施說

新臺云籧篨不鮮籧篨不殄得此戚施爾雅云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口柔為籧篨者、以籧篨疾不能俯也、疾名籧篨者、不能俯之人如籧篨席困然、面柔為戚施者、以戚施疾不能仰也、疾名戚施者、不能仰之人、如鼀鼁詹諸皮鼀鼁行鼀鼁、常若有媿戚然、初宣公烝於夷姜、雄雉詩興言泄泄其羽、言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訊其形貌志在婦人又興言雄雉下上其音、言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至此納宣姜衛人惡之擬其故態言宣公當口柔面柔下氣怡色柔聲

以媚女妻、而宣姜以盛年豐色燕婉之求、得此老夫、宣公必當媿之、不能俯仰、雖欲媚之、必當囁嚅局蹐、如席困然、如詹諸然、實則宣公淫縱、宣姜與之同心、而詩人猶意有羞惡如此、此詩教之所以為敦厚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涇見謂濁申箋義

詩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傳云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謂(从言)濁、其義本易了、今本多作故見渭(从水)濁、釋文云故見渭(从水)濁、舊本如此、一本渭(从水)作謂(从言)、後人改耳、今案釋文說非也、以水驗之、當依唐初一本、箋申傳解詩、言已以新人而形其醜、然本性湜湜然清、譬涇清、以入渭有渭同行而濁、故人因渭(从水)之濁、而入渭(从水)之涇、亦見謂(从言)為濁、然入渭(从水)後有湜湜之沚、是涇本清也、正義解箋云、述涇水意、言以有渭(从水)故人見謂(从言)已濁、是正義亦依一本、

正義又引宋本、涇水以有渭、故見其濁、各本不同、總不似釋文舊本見渭水以之謬、正義言涇濁渭清、其說已舊、與鄭意相反、儒生不解鄭意、於箋字紛紜竄改、實則鄭言涇水清也、渭水濁也、涇出今平涼笄頭山、經長武至高陵入渭、涇渠石地入夏則濁、春秋冬皆清、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謂夏三月、陝西通志、有明季修廣惠渠議、引古碑云、四月閉涇口防濁水汙渠、七月啟涇口引涇水灌地、則春秋冬皆清、祁君韻士萬里行程記云、涇州城西有涇汭二水清流映帶、憶詩言涇以渭濁、是涇水本清因渭而濁、注家誤說、今觀涇水清甚、足以明之、是涇清也、渭則出今渭源鳥鼠山、經隴州至高陵納涇、渭渠沙地、四時皆濁、無有清時也、其異說者、晉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宋范曄蔚宗後漢黨錮傳贊云渭以涇濁、唐太子賢注云渭以涇濁乃顯其清、真各有所聞、梁書元帝紀云濁河清渭佳氣猶[illegible]存、渭固清於河耳、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河廣解

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箋謂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正義云宋襄當衛文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假有渡者之辭耳其思甚精集傳依言宋襄時詩而解河廣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此則未檢之言嚴粲詩緝云此詩作時桓公在位衛未遷尚在河北則盡改序箋正義集傳之言不知衛遺民渡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則衛當宋桓時已遷河南而為此調停之說為大全之學者以其違集傳大駭之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以辨則刼之曰如此則宋桓夫人非念其子何以為賢不悟棄婦能念其夫愈是賢也尋此詩義以假有渡者之言為正邶風泉水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出宿于干飲餞于言禰在今曹州周時河南之東道干言俱在正定周時河北之北道泉水亦衛女思歸者必不能一人行此二道又必不能二女異地同作此詩是知女子往往於故國地名隨所聞舉之不必實經也宋桓夫人嫁時渡河大歸時渡河至其子立猶舉河為言假有渡之辭以泉水詩合證之愈可信矣

玁狁

玁狁古無此字說文詩用毛氏亦無之今毛詩玁狁不知何時寫本漢書匈奴傳作獫允韋元成傳則有狁字案獫允漢時北狄在周時則西戎也詩采薇玁允序以為文王時漢匈奴傳以為懿王時殆魯詩師說皆雍州事序言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允之難者以出車言往城于方城彼朔方又言薄伐西戎故分言之實則皆西戎特獫允在昆夷北耳六月云獫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又云薄伐獫允至于大原焦穫藪在今三原去豐鎬不遠已侵鎬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則宣王時事，而薄伐之至大原，則今固原州，由三原迫之至固原，使之西去，今甘涼地是也，均往西北行，不關北狄事，薄伐者迫伐也，寧我薄人無人薄我之薄，謂薄伐為聊伐者失之，出車薄伐西戎，即獫狁襄夷也，謂獫狁大故，獨言平獫狁亦失之

柅

詩斯干地裼瓦為韻，瓦傳紡塼也，甕牖閒評云瓦是杘形譌，集韻杘女利切，篗柄也，收絲具，於韻合，案易姤初六金柅，正義云王肅之徒為織績之器，婦人所用，廣韻云柅絡絲柎也，杘柅同字，女子初生弄杘尚可，豈任弄塼瓦乎，弄蓋佩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巡狩

時邁言巡狩、云薄言震之莫不震疊、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古者君行師從、詩棫樸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吉行人衆不欲取義征討、故以狩獵為名、今
皇上巡幸曰圍、取巡狩義、古太平乃巡狩、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書立政周公告成王云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方行以戎兵、非狩何為乎、故知狩者本義也、晏子云巡狩者巡所守也、昭五年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白虎通云巡循也、狩牧也、蓋狩守雙聲、狩牧疊韻、巡守巡功循牧別義

○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劉歆校後漢書云多作巡狩字世俗迷誤已久非也
狩本義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

尚書云詩言志史記作詩言意意志也詩正義引春秋說題辭云詩之言志也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湯謂伊尹曰盡如詩注云詩志也則古語可知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樂記釋文一本云詩其志也意林載慎子云詩往志也說文釋名均云詩志也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舜以命夔禮稱夔為窮人聲音之外蓋所不知然則舜與夔言詩亦重聲律而已書言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謂詩之協于五聲者此工以納言

時而颺之者也又荀子勸學篇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左傳襄二十九年注云工歌各依本國常用聲曲又云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正義云樂人采詩詞為樂章述其詩之本旨為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故季札所美皆其音節漢志云行人以采詩上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知詩以言志當以和氣感也又詩正義引詩緯云詩者持也鄭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皆古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入樂

史記云三百篇皆可弦誦謂弦歌皆詩三代時甯戚歌碩鼠衛太師歌巧言之卒章魯為吳公子札歌風雅頌師乙言歌商歌齊漢時雅樂可歌者八篇有白駒伐檀不必如笙詩正小雅也東漢曹氏時樂工肄歌鹿鳴騶虞伐檀文王魏太和中惟傳鹿鳴一篇後并亡之則其調不傳爾雅云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班固云不歌而誦謂之賦鄭康成云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說各不同然賦詩誦詩本對歌詩言之詩不可歌則不采矣

閟宮章句

陳京兆兆崙、金學士甡、進呈詩義折中稿本時、魯頌閟宮分秋而載嘗至如岡如陵十六句為一章、此章朱子集傳謂有缺句、盖欲補鐘鼓喤喤一句、於籩豆大房萬舞洋洋之下、始為十七句、陳金覺其非、不用此句、仍依集傳署章句云五章十七句、亦館中不檢之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毛詩傳序一人所作論

詩四家序不同、各詩各傳各序、知毛序毛傳必是一人所作、故序無傳也、漢書藝文志、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明是序一卷、毛作序無疑也、故府書傳序異卷、毛詩各師授本、文以序冠詩首傳附詩下、鄭康成去毛公時遠、而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知之審、關雎序下正義、及緇衣正義、并云、序是毛置篇端、是也、南陔白華華黍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箋云、篇第當在此、戰國及秦世亡之、其義則與衆篇義合編、故存、毛公為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其篇

○

端、又闕其亡者、故推改什首、通此而下非孔子之舊、又十月之交毛序云、大夫刺幽王也、箋云、當言刺厲王、作訓故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緇衣序高子曰、正義引鄭志荅張逸云、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是鄭譜序傳及什題皆詩一人作、毛承先師所傳采詩者之言著之也、揚之水序沃強盛、箋云沃曲沃晉之邑也、詩從子于沃、傳云沃曲沃也、箋不復言、崧高序尹吉甫美宣王也、箋云周之卿士尹官氏詩吉甫作誦、傳云吉甫尹吉甫也、箋不復言、甘棠箋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作上公、為二伯、後封于燕、此美其為伯之功故言伯云、在序美召伯下、不在詩召伯所茇下、何彼襛矣、箋、車厭翟勒面續總、在序車服下、不在詩王姬之車下、知作箋時、序已在詩前也、若後漢書儒林傳、衛宏從謝曼卿受學、曼卿為毛詩訓宏作毛詩序、[illegible]馬融作毛詩傳、鄭元作毛詩箋、隋書經籍志、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詩故訓傳下正義云、毛傳不訓序、以置篇首易明、性好簡略、故不為傳、鄭箋下正義云、引經附傳未審誰為、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今審後漢書隋書、乃是強造故實以配漢書、正義則聊爾酬應、語均於本書不相應、

經義考、又謂志之經毛亨撰志之故訓傳毛萇撰、尤無此事也

公羊春秋克段義

公羊不見國史、其說春秋以其臆比例推測之、亦能自窮其趣、何休及見左傳、而依違之、解公羊多不能通、鄭伯克段於鄢傳云、毋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案隱四年衛州吁、莊九年齊小白、傳俱云曷為以國氏、當國也、昭公二十二年王猛傳云、當國也、二十三年天王傳云、著有天子也、史記魯周公世家云、踐祚〔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燕召公世家云、周公攝政當國踐祚、管蔡世家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宋微子世家云周公代行政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則當國乃為君而未成君之辭以三事推公羊說鄢之意正言莊公從母之欲立段為鄢君而又殺之則不如不與之鄢其時穀梁傳亦說克為殺且為之私計曰宜緩追逸賊是二傳臆造其事與國史全異而意主忠厚何休見左傳乃沒公羊之意而為之說曰母欲立之而已殺之不如使執政大夫誅之陰險可畏實則比附左傳石碏殺州吁之事當國則同衛無君鄭有君其事不同此解公羊而失誼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息夫人未言義

春秋莊十四年左傳云楚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未言者蓋守心喪禮也書無逸云昔在殷王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史記殷本紀云武丁即位三年不言亦是喪禮史記楚世家云莊王侶立三年不出號令日夜淫樂居數月淫益甚韓非子云楚莊王即位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又處半年乃自聽政案楚莊亦守喪禮後人以其後日圖治之勇反謂其先三年淫樂列女傳言樊姬

三年不食禽獸之肉、亦與莊王同喪禮乃謂莊王好田、三年以樊姬改古事以此多不明也、晉書涼武昭王后尹氏傳云初適馬元正元正卒再醮、三年不言息嬀尹氏皆心喪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魚軒

左傳閔公二年齊桓公歸衛文公夫人魚軒、注云以魚皮爲飾、或曰馬二目白魚、見爾雅、蓋歸以車與馬案軒者、說文云曲輈藩車、是曲轅輜軿也、衣車應有飾魚皮卽今牛魚皮、詩采薇云象弭魚服、采芑云簟茀魚服、傳亦以爲魚皮、則牛魚皮已久入用、二詩魚服疑亦車飾、其上下俱言車馬也、陸璣詩疏云魚獸似豬、東海有之、一名魚狸、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以爲弓鞬步叉今牛魚

虞虢脣齒義

虞在今平陸之東北虢在今陝州之東南以地形言晋在北虞在西南虢在南三國為鄰虢又包於虞之南自晋之虢道不由虞晋人伐虢假道於虞者繞道行師如晋荀吳滅肥假道於鮮虞金人伐宋假道於夏也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乃輔車相依脣亡齒寒之謂蓋虞本與晋鄰若晋舉虢則晋又出於虞之表而北東南三面包虞在虞為脣亡齒寒又晋師好行國中虞不能為備故舉虞甚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達心而懦

穀梁傳荀息云宮之奇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强諫、文選注毋引韓詩云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樸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矣、其所謂素者近於懦、尸則達心而不忠矣、韓非備内云、守法之臣為釜鬲之行、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亡徵云早見而心柔愞、知有可斷而弗敢行者、可亡也、

魯二女

僖公十四年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左傳云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十五年九月季姬歸於鄫注云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十六年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十二月諸侯會于淮左傳云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注云鄫為淮夷所病故十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傳云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

東夷此皆國史正文欲厲東夷者以齊桓謀鄫而東略又城鄫東夷與鄫為讎故殺鄫子以媚之此宋襄之悖季姬不曰子季姬蓋僖公姑姊妹鄫弱為魯姻親魯不惜鄫又欺陵之挾一女子使來朝已終不救其危僖公非也公羊傳云遇防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注云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佚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用鄫子公羊傳云叩其鼻以血社也注云魯本許嫁女於邾婁季姬淫佚使鄫子請已而許之二國交憤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既會反為邾婁所執欺執用鄫子恥辱加于宋故沒襄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書而地以邾婁者深為襄公諱使若自就邾婁為所執此漢時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穀梁傳云來朝者來請己也注云魯女無故遠會諸侯遂得淫通此亦事之不然左氏之說近得人情蓋公羊穀梁不見國史不足深怪季姬蓋老矣遭家不造為古貴婦人之失勢者不料漢人怨己度人好言古女淫佚也葉夢得則云公羊言奔為已甚證以左傳子南之事當為擇配胡安國遂云僖公愛女使自擇配此二人喜創新義實襲何休說也請得償之擇必二人此遇防指遇鄫子何名為擇義不通也方苞云內女

適人者繫國、此云季姬未繫諸國、則女而非婦、又請質之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請絶叔姬、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則此不言鄫中絶也、豈得以老婦為女、或曰公穀謂彼叔姬為公母弟、許嫁則卒之、則此季姬亦女、而會鄫子、非擇配而何、又請質之、使女擇配則防地不曾為致、二君聽女淫佚、則春秋之法、公子出境重至師、師非君命不書、非告廟不書、淫佚有何喜慶、而命之策命、告之祖宗、固知瞽儒穢言、無一可通者、此一事也、又有文公時子叔姬之事、文公十

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十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晋、六月單伯至自齊、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左傳云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十四年五月昭公卒、舍即位、七月商人弒舍、九月來告、書於經、魯襄仲使請於周、請以王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罪之、此如魯宣公弒惡與視則以嫡母哀姜還齊也、傳又云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注云不稱夫人自魯録之、父母辭也、十五年左傳云季文子如晋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

伯至自齊貴之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此國史事實也十四年公羊傳云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穀梁傳云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十五年公羊傳云其言來何閔之也有罪何閔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此二傳不見國史望文生義公羊又不視春秋正文五月齊昭卒七月舍弒冬初何得有聘娶夫人之事而謂有送女道淫之單伯方苞則謂[illegible]姬舍所聘至齊而舍弒故不稱君夫人請得贖之五

月乙亥齊昭公卒七月乙卯而舍弒十一日中安得聘娶若聘於五月乙亥以前齊魯鄰邦又不應舍弒後至也其說於三傳無所附且所謂不稱君夫人者必指春秋魯女嫁諸侯者春秋十二公無稱某國君夫人之文舍正經國史又無小說短書野文單辭隻字可據而自出心裁是亦不可以已乎是故文十二年子叔姬者母聲姜哀錄之聲姜十六年始薨也文十四年子叔姬者父文公錄收之然則僖十四年之季姬非僖公子亦明矣以二女為妾人所誣故為證明之

杞子叔姬

文公十二年正月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左傳云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公羊傳云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其稱子貴之母弟也穀梁傳云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許嫁以卒之也是三家春秋本皆有文十二年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唐有啖助者曰吾能非左傳不檢公羊穀梁之文意謂獨左傳有之則曰左傳大誤當在成八年誤置此耳凡經學非一人所能盡故必旁徵衆說亦

必古人所傳謂有三代緒言在也唐人何所得無根之談亦欲自得為一說春秋以左傳為正公羊穀梁苦於不知耳唐以後知而故為之此聖經之蠹不可謂之説也

單伯

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於外注云天子卿單采伯爵王將嫁女於齊命魯為主故送不稱使十四年夏單伯會伐宋齊請師於周也十二月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文十四年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六月單伯至自齊王使單伯為魯請子叔姬故書執書至國史所載如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伯服游孫伯也公羊穀梁謂是魯大夫之命乎天子者故不名隱桓之時不聞此卿僖公時又無之宣公後又絶無單氏仕魯者公穀不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魯國史多為擬度之詞疣贅滿行左氏出其事定矣後人乃復欲擬議揣測為三傳折衷以滑汏之文虛與委蛇如汙吏處囚以意判斷也者尤不可訓也

葵邱之會

齊桓葵邱之會左傳穀梁皆以為盛桓公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天子賜胙下拜登受甚盛節也宰孔以桓定太子思敗齊業教晉侯勿會齊蓋其時桓亦老矣公羊傳則云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可謂誣矣孔子曰齊桓公正而不譎又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如其仁如其仁而治春秋者謂桓為罪魁與孔子之義相反以注孔書固非宜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魯出姜不稱氏

春秋文四年逆婦姜於齊左傳稽之國史逆婦姜卿不行貴聘而賤逆之不言氏闕文爛脫曰婦者注云有姑之辭也公羊傳則云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略之也穀梁傳云其曰婦姜為其成禮乎齊也其逆之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蓋二家不見國史為揣摩之言而穀梁又自為二說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于齊也曰婦有姑之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十九字、乃同經家别一師說言逆婦之因成禮於齊、則必公親迎、今經不言公親迎、何為逆婦之也、然則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與宣元年同也、傳者使其文叅錯于不言氏之上耳、誠使公逆、則親迎之夕必當成禮于齊、春秋不宜譏貶之、且入室之後。其配與否。非書策者所宜關。反復推之、逆婦之貶、于經義無可通者、穀梁文亦自悟其非。

左傳引諺

左傳宣十一年楚子滅陳、申叔時曰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王曰反之申叔時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二言皆市井之諺、左氏文之耳、前稱抑人亦有言曰。繼稱吾儕小人所謂。皆說文所云諺傳言也、謂俗閒所常談、異其文都。文辭以相避為工。杜注云、諺言小人意淺、其文無謙義、

鄙我亡也

左傳宣公十四年楚聘齊不假道於宋聘晉不假道於鄭宋曰鄙我亡也伐我亦亡也殺楚使楚乃伐宋鄙我亡也杜云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非也楚志在伐宋鄭故以邊鄙比宋鄭冀其不受以為兵端宋言鄙我則終必見亡不如先殺之鄙鄭未伐鄭者以有宋師宋鄭亦終忌之成公十八年宋西鉏吾曰大國無厭鄙我猶憾襄公八年鄭欲待晉曰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二國皆追數楚比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大夫

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周禮王官即如此、王制又云小國之卿中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本左傳成三年臧宣伯語、則上大夫在卿之外、鄭子産數游楚曰駟黑上大夫、及駟黑與六卿盟稱七子、則曰干君之位、是上大夫非卿。而下大夫中、又有上大夫也。魯陽虎為季氏臣饋孔子豚、孟子云大夫有賜於士、則陽虎大夫也、檀弓陳子車有家大夫、亦家臣之大夫也、魯大夫申豐、季氏臣也、成大夫公孫朝、孟氏臣也、衛大夫僎、公叔氏臣、左傳僖二十八年云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叔之宰輿伯輿之大夫、昭七年云孟僖子召其大夫、此皆家臣之大夫下大夫中之下者也。後世以朝官兼幕僚始於東漢末擁兵奏署所謂表為者是也、春秋時已有其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召伯氏洩氏堵氏洩堵氏說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士匄來聘、射者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公巫官也、召伯氏也、仲字也、一人也、顏氏也、莊叔謚字也、一人也、唐韻魯有仲顏莊叔以仲顏為氏、春秋大事表列國官制、魯遺公巫、姓氏表魯遺召伯氏、均失其讀、又僖公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注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二十四年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注云堵俞彌鄭大夫、注蓋失其讀、俞彌即寇也、公子士詳宣三年、不得謂之士洩、蓋鄭有洩氏、洩駕是也。有堵

氏。堵女父是也。有洩堵氏。洩堵俞彌是也。

晉復陶秦復陶說

左傳襄公三十年晉趙孟與絳縣老人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使為君者、使人傳君命也、復者賜復之、復陶為皐陶之繇、通陶通繇、言增其田、以君命復其繇役、而仕之為絳縣師、注云復陶主衣服之官、正義云注以昭十二年傳知之、按昭十二年楚子皮冠秦復陶翠被、注云以翠毛為被、此分注下自之槧也、復陶翠被止是一名、陶為陶復陶穴之陶、復陶即被復陶之被、以翠為之、風雨時所被、如復陶在上、今所謂斗被也、故下云王去冠被、不云去復陶、杜不當引此

為晉復陶注且質言之為主衣服官絕無典據又既主君衣服何能出為絳縣師也六帖云尚衣監曰復陶又曰陶正可云杜撰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左傳末疾

左傳昭元年云風淫末疾有二義賈逵以末疾為首疾服虔云末疾頭眩按逸周書武順解云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五五二十五曰元卒則以末為首古人目足曰跟曰底曰胝皆以在下為根柢故可以首為末故曰末疾頭眩也一說杜預云末疾四肢緩急按禮樂記奮末廣賁之音注云奮末動使四肢素問繆刺論云布於四末管子內業篇云氣不通於四末是末疾四肢緩急也

孔子生年

公羊傳昭十二年云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為不革何休云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蓋以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也詩由儀正義云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餘矣宋元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至孔子定詩時三十餘年聖人雖無所不知不能以意錄之也云孔子年三十餘者蓋正義不定孔子生年新宮見燕禮記鄭云小雅逸篇明人子貢詩傳以斯干為新宮且作窺宮怪妄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辰集房

左傳昭十七年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正四月朔之謂也注云房舍也是十二次舍皆曰房枚本允征以為季秋月朔唐一行推得仲康五年九月庚戌朔日食于房宿二度可云奇巧蓋皇甫謐王肅等非盡昧昧者隋劉光伯及宋林之奇全解謂其近代善算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在房心北則真妄語九月合朔歲歲不同豈得謂仲康十四箇九月合朔俱在霜降後此直不知數人議論也仲康時自可九月朔食房但不可謂是左傳所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夏書、

春秋書賊

春秋無傳使聖人思之十年不知、桓譚論左傳之言、見太平御覽善言春秋者也、古弑逆無手刃者、閽弑餘祭僕與騶乘弑商人、此無大志者、魯桓之弑隱公使公子翬、翬於寪氏弑隱則討寪氏有死者、桓之子孫實有魯國、魯史不得如楚穆之正其罪也、以楚檮杌言之、其記穆之弑成必歸之於潘崇、其言魯桓亦如春秋之言楚穆矣、穆立而用崇、桓立而用翬、其情一也、晉趙盾弑其君、左傳事依策書、公羊穀梁則右趙盾、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至云趙穿弑靈公、左傳記董狐

之言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證其主使、非巽詞也、趙盾不能辨、特曰我之懷矣、是但承亡不越境、蓋董狐合言之、而盾事顯、盾分承之、而董狐意晦、盾為正卿與君相惡、賊又發自趙氏、惟先亡越境而不反、可以免議、即亡越境矣、而反不討賊、則賊亦盾主使、而况營畫已定、於郊闗待變也、盾知跡不可掩、灼然使穿逆成公、盾復位而使穿逆新君、桓立而使翬逆夫人、穆立而使崇環王宮、其情一也、史表云又云鄭靈公元年以母公子歸生以黿故弒靈公、合之鄭世家、則太史公誤以左傳公子歸生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子宋、左傳云歸生權不足、案靈公欲殺宋、宋又洩弒逆之情、何敢復譖歸生、歸生權不足制宋、豈足弒君、歸生者魯公子慶父之比也、宋特圉人犖卜齮耳、列國之史、必書魯公子慶父弒其君矣、穿宋犖齮之事同、盾歸生慶父之謀同、故左傳所載之事、不以所載之論而晦、亦在能讀經而已、然必如唐宋人言、信經不信傳、則魯隱公閔公之薨、及襄七年之鄭伯昭元年之楚子、哀十年之齊侯、亦不信傳矣、

閏

舊法二十四氣平分十五日二十一刻有奇易一氣每年積餘十一日明徐光啟等兼采西洋算法冬至節氣十四日八十四刻有奇夏至節氣十五日七十二刻有奇以日行距地遠近不同行有遲速以此詳算置閏閏皆斗指二辰之間此本夏歷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後人新起爭勝遂失其義左傳云閏者歸餘於終積餘故有終閏於歲終者秦法之失漢書高帝紀秦二年後九月注亦言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上

左傳云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又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功、周書武紀解云太上敬而復其次欲而得、穀梁傳云太上故不名也禮記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大戴禮云太上樂善其次安之其次亦能自强、又太上不生惡其次而能夙絕之其下復而能改也、又此太上之不論不議也、六韜文啟云太上因之其次化之管子法法云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老子云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晏子春秋云太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靡散我又太上之靡獘也子華子云太上違世其次違地其次違人墨子云太上無敗其次敗而有以成韓非子云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又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天下士不設刑尉繚子云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無奪民時侵民財又云太上無過其次補過魏策云太上伐秦其次賓秦其次堅約而詳講呂氏春秋云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又太上先勝又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又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又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又太上反諸已其次求諸人淮南子云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非

又太上曰我其性與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又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又太上云道生萬物而不有其次正法史記云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教又云其太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燕策作夫上計則劉向序言多誤字者是也漢書司馬遷傳云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淮南王傳云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匡衡傳云太上者民之父母又王褒云刺史見太上聖明又班固辟雍詩云於赫太上漢武內傳云王母曰太上之藥謹按禮記鄭氏注云太上謂帝皇之世大戴盧辯注云太上德之最上者又云太上謂五帝之世文選

注引老子河上公注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辯正論引梁承聖解五千文云太上謂三皇至五龍也、其次謂伏羲以下、則上德上古二義並行、以與其次建文、其單言太上者則為至尊、穀梁太上謂天王、晏子太上民謂君、漢書太上淮南王傳注如淳用云天子也、匡衡傳注師古云居尊上之位也、蓋太上者、於人為至尊、於德為至美、於事為至當、於時為至古、

左氏條例

後漢書鄭興傳云、晚善左氏春秋、從劉歆講正大義、劉歆美其才、使撰條例章句訓詁、子衆從父受左氏春秋、作春秋難記、謂設難而通之條例、又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有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建初時條奏云、永平中、逵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顯宗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則永平中上疏上左氏傳國語解詁五十一篇、左氏傳解詁三十、國語解詁二十一也、鄭興傳云、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陳元傳

云、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爲之訓詁、是鄭賈陳三家不同。蜀志尹默傳云、專精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言能背誦是鄭賈條例、但各著簡札、實俱爲劉歆條例也、後漢書儒林傳云、穎容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杜預左傳集解序云、穎子嚴者亦復名家、是條例有劉穎不同、訓詁劉陳服不同、賈逵爲劉學、今雜見服虔左傳注、多與賈異、職是故也、條例自爲卷數、訓詁則賈爲三十篇附經傳下、杜承用之、服則不然也、

魯語業及

魯語云、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下叔向即曰、叔孫賦匏有苦葉、左傳襄十四年、亦云賦匏有苦葉、按文四年傳、甯武子不荅湛露彤弓、以爲肄業及之、定十年傳、駟赤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業乃樂廣業、誦古自習則曰肄業、以詩見意則曰賦、豹賁賦以見意、謙言非敢自見其意、昔於肄業嘗及此詩、因而賦之、其意婉、韋注云、業事也、是直居其功、且非文意、今詩正義引此作業及、而左傳正義引作業在、均不當以業爲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鄭語

鄭語謝西九州、為今南陽西山中地、時有九族、其民貪沓而忍、史伯言謝郏之間易取可長用者、郏南謝北地、後為楚所取、楚用之也、韋注、虢鄶在焉、按虢鄶俱在郏北、此郏謝之間、正申呂與應之地、史伯祊言不可入、後言易取、非謂鄭取之、韋疑於此、故疑虢鄶在郏南耳、又鄭語依𩁹歷莘、詩譜作依疇於華、周語摯疇為太任國、淮南本經訓云、堯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與詩譜合、鄭語前莘後河、詩譜亦作前華後河、正義引韋注云、華華國也、水經洧水注、言即華陽

亭、在黃崖東北、或華莘字近兩涉、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爲前莘之莘、

昏禮攝視議

儀禮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主人壻也、墨車漆車也、士而墨車、攝盛也、按周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知昏禮所本爲攝盛、唐書車服志云、三品以上子、假絺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假爵弁、庶人昏、假絳公服、百官女嫁廟見、攝母服、明史輿服志云、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亦攝盛也、

大清會典禮部昏禮云、品官之子未受職者、禮得視其父、已受職者、各從其品、士昏禮得視九品官、庶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亭在黃崖東北、或華莘字近而涉元和郡縣志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為前莘之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昏禮攝視議

儀禮士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注云主人壻也墨車漆車也士而墨車攝盛也按周官巾車、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知昏禮所乘為攝盛、唐書車服志云、三品以上子假絺冕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假爵弁庶人昏假絳公服、百官女嫁廟見、攝母服、明史輿服志云庶人婚許假九品服、亦攝盛也、

大清會典禮部昏禮云、品官之子未受職者、禮得視其父已受職者、各從其品士昏禮得視九品官、庶民

輿服采飾、均得視士、是亦視九品官、皆攝盛也、儀衛云、雜職乘馬、而今皆四人舁轎、則新壻四人舁轎、合於經律、禮謂之攝、典謂之視、無不合也、休寧有雲南人作令者、士人家借官轎迎新壻、令過於衕、笞壻二十、壻本習儒、遂棄家去、不知所終、按宋范公稱過庭錄云、范忠宣尹洛、有百姓意外爭鬥、當得杖、忠宣見其容貌循謹、膚體素完、準罰放出、此百姓遂為完人、一鄉化之、無爭鬥者、蓋完人若是之難也、王制有新昏不從政、蓋寬假之、宋史曾彬傳云、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朝夕笞罵之、使不能自存、遂緩其事、輟耕錄云、杭州行金玉府副總管羅國器、字世業、有匠人程限稽遲、案具、吏請決、羅曰吾聞其新娶、若責之、舅姑必以為新婦不利、口舌之餘、不測繫焉、姑置之、後或再犯、重懲治可耳、李翀日聞錄、楊瑀山居新語、亦具此二事、此令雖與言經史、亦不足與言曹范羅事、論語有之、仕而優則學、大清會典、固作宦者所當讀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婚禮

郊特牲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曾子問云、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言三日不舉樂、則其家必能日舉樂者、且關雎之詩云、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車舝之詩云、式歌且舞、則用樂古有之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云、爲酒食以名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若不賀者、何以赴名乎、但三侯不以賀婚禮爲邪交、若晉之少姜耳、曲禮又云、賀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詩云、式飲庶幾、而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詔云、今郡國二千石、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具酒食相賀名、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周書崔猷傳云、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猷又請禁斷、事亦施行、均之妄人也已矣、

雜記笄

雜記云、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注云禮之酌以成之也、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既笄之後去之、鬈首、猶若女有鬌紒也、正義云、女子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禮接之、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此禮之變也、方氏非之云、婦人即主婦女賓、重在執禮二字、欲早責以成人之道、此直以語錄時文家法言之、謂重在執禮二字、則刺之無刺、不知此文、正重在執其禮其

字、其禮者、主婦女賓之禮、即上句禮之、言此禮之之
禮、使婦人執之耳、不正備物、憫其失時、非責之也、聖
人制禮、以仁萬民、非司空城旦書也、

六府非六天名說

六天之名、就所臨六府言之不敢斥言帝非斥帝之名也周官大宗伯注云、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宗伯五帝注云、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五帝食焉、五行大義論五常、引河圖云、東方青帝靈威仰、木帝也、南方赤帝赤熛怒、火帝也、中央黃帝含樞紐、土帝也、西方白帝白招拒、金帝也、北方黑帝叶光紀、水帝也惟叶汁異文、史記索隱引尚書帝命驗云、五府者、五帝之廟、蒼曰靈府、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元矩、唐虞謂之五廟、夏曰世室、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謂重屋、周謂明堂、皆祀五帝之所、正義引帝命驗注、
五府作天府、世室作正室、重屋作重室、以考工記證
之、世室重屋是已、其文祖爲赤熛怒之府、火精光明
文章之祖、周曰明堂、神斗周曰大室、顯紀日切急怒、
元紀、周曰元堂、靈府周曰青陽、則秦人月令用之、又
孝文紀正義引靈府作靈威仰、神斗作神汗、蓋字誤、
孝武紀正義、引靈威仰五名出國語、當云出圖書、後
漢書明帝紀注、引五經通義、與小宗伯注同、惟白招
拒作白招矩、劉攽云、拒音矩、不便作矩、矩亦不必是
誤、拒矩皆是白、墨子貴義篇云、今瞽曰鉅者白也、黔

者黒也、雖明者無以易之、則字亦可作鉅、河圖府皆
三字、帝命驗府皆二字、蓋各述所聞、皆就帝所臨言
之、如言乘輿、止敢言其輿、如言陛下、止敢言其陛、言
天皇大帝、止敢言耀魄寶、古人之慎也、宋史禮志云、
景德二年、王欽若言、靈威仰等皆五帝之號、漢書注、
五帝自有名、即靈府文祖之類、是也、其時在朝之言
如此、在下之儒、妄意此必鄭君之言、謂鄭依緯、
爲六天造名字、其實鄭言六天有府、不言六天名字、
王肅家語注云、讖緯皆爲之名氏、妖怪妄言、是肅自爲名氏
宋時自造一說、又自駁之、鄭所不曉也

禘天祖

禘有數名、鄭君讀經熟、故能析言之、宗廟禘祭天子諸侯同之、所謂禮不王不禘者郊禘也、韋元成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所云禘郊祖宗、皆配天之名、魯語展禽言有虞氏郊堯而宗舜、則商均以後祭天之禮、喪服小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所謂禘、則祭法之郊也、祖稷
也、所自出、感生帝也、至唐趙匡黎幹、以祖所自出為
祖之祖、夫祖之祖、正所謂祖也、豈得名之曰所自出
鄭云、凡大祭曰禘、如圜丘曰禘、宗廟之祭亦有禘之
司樂、夏至澤中之方丘亦曰禘、則大傳單舉孟春祭
感生帝、若後世禮言大祀也、祭法正言禘者、周冬至
圜丘祭北辰曜魄寶以帝嚳配、所謂禘也、正言郊者、
周三月兆祭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以后稷配、四月
春分日將長、故三月迎長日、人生於寅、故祭祖所自
出、大報天反始、因祈穀於靈威仰后稷、所謂郊也、亦
禘也、圜丘者、爾雅云、絕高為之京、非人為之邱、禮器
云、先王之制禮、為高必因邱陵、祭曜魄寶之邱也、郊
者、郊特牲云埽地而祭、無邱亦不圜也、此外有泰壇、
有明堂、泰壇者周四月築壇、大雩靈威仰赤熛怒含
樞紐、白招拒叶光紀、於南郊旁、明堂者、周十一月大
享五帝於明堂、泰壇明堂五帝、皆文王配、所謂祖也
五人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皆武王配之、所謂宗也
單言之、則祖亦曰宗、故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獨
單言郊亦曰禘、故大傳云禘其祖之所自出也、立春
兆祭靈威仰於東郊、太皞文武配、立夏兆祭赤熛怒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傳下云、諸侯及其太祖、又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也

於南郊、赤帝文武配、季夏兆祭含樞於南郊、黃帝文武配、立秋兆祭白招拒於西郊、少昊文武配、立冬兆祭叶光紀於北郊、顓頊文武配、此周禮也、虞夏殷以此推之、若以禘郊祖宗為宗廟之祀、則有[illegible]得郊堯宗堯、是知違經背鄭、無一是者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此言王者祭感生帝、故又下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註非王者、則惟祭感生帝下之別子為但不敢祖天子以配天也、此外又有魯禘、宋禘、魯郊、晉郊、雜見記文、又有宗廟禘嘗、吉禘、與禘天不同、鄭皆一

一為說、靈威仰五名、古謂之五府、曜魄寶六名、亦曰文祖、如後人稱陛下稱朝廷、就上帝五帝所臨之府稱之、不敢斥言帝、秦漢拜大一立五畤、其遺法也、鄭詳考周禮、而俗儒王肅等非之、黎幹趙匡又為異說、按制度代有不同、後世不用周禮、不須强引周書、又何必追改周文、惑亂古經也、

禘嘗之義解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注云、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是解禘嘗之義、所以治國、按經於郊社之禮不變文、而宗廟之禮變言禘嘗之義、仲尼燕居篇、則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彼篇縱言禮、故言郊社之義、此篇連上言武王周公之孝、故深求禘嘗之義、論語、知禘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掌、與此經同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謂說者義也、宗廟變言禘嘗、則此禘嘗就宗廟言之、所謂禘者、即上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張純言、禘、諦諟昭穆尊卑是也、劉向說苑修文云、審諦其德、而差優劣、此儒生夸張萕言也、注言序[illegible]尊親親、止言嘗義、蓋夏殷礿禘嘗烝、周則祠禴嘗烝、以禘爲廟祭吉禮之始、故云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是禘義大也、楚語云、日月會於龍䖲、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以昭祀其先祖、於是乎合州鄉朋友婚姻、比兄弟親戚、弭百苛、殄讒慝、合嘉好、結親暱、億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是嘗大也、禘主於上、嘗通於上下、其義之見經傳者如此、祭統云、祭有四時、夏禘陽之盛發爵賜服、秋嘗陰之盛、發秋政、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明其義者君、能其事者臣、義者所以濟志也、其云周賜魯重祭、外祭郊社、內祭大嘗禘、蓋祭統所言非周禮也、

䖲丁候反當近督音

周祀先公

中庸云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檢司服云、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則鷩冕、守祧云、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蓋周七廟、據祭法、親廟四、周公時文王武王皆已王、故追王太王王季、以足親廟四之數、其在二祧、則先公也、諸侯有壇墠、無祧、有禱焉始祭於曰上祀、是天子之禮、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祀先公之事也、中庸言斯禮達於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者、言天子祭以天子之禮、故子為士、祭以士、子為大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祭以大夫明子爲諸侯亦祭以諸侯子爲庶人亦祭以庶人故曰達也、

禮器大饗

禮器大饗其王事與一節、與覲禮事多合、又見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至束帛加璧往德也、多與此同、彼爲燕饗之義、鄭注此節云、大饗謂大祫也、內金先設、金從革性和、又金炤物故云見情、金有兩義、先入後設、肆夏當爲陔夏、正義云以內金和庭實、知非饗賓、饗賓時無此庭實也、案郊特牲云、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鄭注云鍾金也、獻金爲作器、鍾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即禮器內金示和、及金次之見情之事、然則鄭定禮器文爲祫祭者、必不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內金和庭實生義正義蓋失之鄭知為袷者以禮器文上下所說皆祭事又秋官職金云旅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與此二文鄭義合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臣妾義

喪服緦麻三月章士為庶母貴臣貴妾此皆士服傳曰士為庶母何以緦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貴臣貴妾傳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注則以庶母屬士貴臣貴妾屬大夫云貴臣貴妾謂公士大夫之君也貴臣室老士貴妾姪娣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為之緦無子則已按注言士卑無臣妾賤不足殊此說非也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

公卿大夫室老句也、士貴臣句也、士亦有食邑、而注言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君嗣君也、則讀傳室老士為一句、傳以緦麻三月章士有貴臣、證斬衰章士之衆臣、而注於斬衰章沒士之衆臣、遂移緦麻三月章士之貴臣以與大夫、聘禮大夫餼賓介衆介、注亦以老為室老、大夫貴臣也、士亦大夫之貴臣也、其說畫一、今檢特牲饋食記、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少牢饋食禮、則謂之私人、又謂之私人、注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然則注毋言士有君道、喪服經則士有衆臣貴臣、傳則士有貴臣衆臣、文至顯白、注皆以屬大夫、而特牲少牢一記一經、終不能改之、且貴臣貴妾經無大夫為之文、齊衰三月章、大夫為宗子舊君、亦無傳、而同屬大夫、此注何奪士服以被大夫也

特牲禮盥槃巾門内右義

特牲饋食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又云尸盥匜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内之右、注云、門内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凡向内、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又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注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按注於此、特發出入左右之義者、以此禮左右異文、同處、故詳言之、門内之右注以向外言、門本向外、有一定之制、止就門言、則門内門外之右皆在西、尸入門左、注以向内言、人自有左右、人内向入門、則其左在西也、注言門内之右象洗在東者、師承

古義、洗在東、設槃匜於西、故云象之、若亦在東、當言
隨洗在東、非象矣、注統於門東西上、定是門西東上、唐
以前轉寫之誤、少牢饋食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當
東榮、又云小祝設槃匜與簞巾於西階東、又云、入
門左盥、亦洗東槃匜西、是特牲注、當爲統於門西東
上之證、言統者、統槃匜簞巾、非統洗於槃也、特牲注
侍盥者執器就之、謂自門西就西陛下、非自門東執
器過庭就西陛下、下云尸至于陛、尸升西陛也、如此
則經注合、門左右以出入各言、注義亦明、而諸經俱
可通、疏言陳盥在門右、今尸入門左、尸尊不就盥、故

槃匜巾等、向門左就之、是人與地不辨、且盥於西而
陳盥於東、禮亦不順、李如圭集釋言設尸盥在門右
者、據內向、是沿誤字爲說、不知門言內向外向者、以
人言之、今經不言人入門右、明言門內之右、則止以
地言之、爲門內之西、不可言門內之東、士虞禮廟門
外之右、亦以地言之、爲門外之西也、

以安我安

鄉飲酒禮鄉射禮、皆云請安於賓、司正告於賓、其辭不載、以下請坐推之、當直云請安而已、燕禮大射儀司正命賓諸公卿大夫之辭、云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燕禮注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辭者、謂注言不主意於賓、蓋客本意或主於其所與燕者、非注旨也、燕禮記、惟公與賓有俎、注云主于燕、其餘可以無俎、則燕本主意於賓、或君欲燕來聘之卿、亦必以其來聘之大夫為賓、則是主於所與燕者、

而此辭言以我安、則其意亦不主於所與燕者也、燕禮有四、有諸侯無事而燕者、雖於燕命賓、而賓主意於公、大射儀為公祭與群臣射、雖命賓、亦賓主意於公、故曰以我安、酌君臣之分、可通行之以為禮辭、使若賓當以禮退、而主人以燕好之意留之、盡歡賓為賓、而又若不為賓者、以有賓不為賓之事為之賓、故曰或亦其賓不主意於賓、鄭於禮學精、故能下此語、疏說非也、方苞析疑則云、以我安卿大夫謹戒好啖、難為禮辭、故言安坐行酒耳、不言諸公不以煩之、然則鄉飲酒請安、亦是煩之、而賓辭而後許、其辭煩者何也、其許煩者又何也、此讀書不熟、說此失彼者也、

酬賓賓辭

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主人酬賓、皆坐祭遂、飲。燕禮大射儀、坐祭時、賓辭、遂卒爵、是亦坐飲也。賓辭者、注云辭其代君行酒不立飲、注意以燕禮公爲賓舉旅、有立卒爵之文、賓欲主人酬時立飲、少減其敬、主人自以君命至重、坐祭坐飲、必致其常敬、是兩美也。敖繼公集說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即受此觶、不敢復煩更酌已、如此急求飲者、古人不應定爲禮法、方氏讀之、犂然有當於心、中之云、他處不辭坐啐坐飲、鄭說爲非明矣、敖氏說長也、然則他處

不求坐祭坐啐坐飲之爵、故說為非益明矣、鄭氏經熟也

月令民四

月令仲春之月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孟秋之月修宮室、坏垣牆、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建都邑、蓋秦時役民之制、與古不同、注者應敷暢厥旨、注云舍止也、因蟄蟲啟戶、耕者少閒、而治門戶也、呂氏春秋高注以為書仲春厥民析、少舍為皆出在野、少在都邑、比古今政俗而同之、然則月令何以云修闔扇寢廟畢備乎、於古通而呂文窒矣、據少於古語為小、謂小小閒止耳、古人正言多少之少、則謂之鮮、且少在都邑語亦不辭、月令命

農勉作毋休於都在孟夏之月

質劑期日

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注云質劑者為之契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劵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劵齎契來訟者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絶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鄭以純儒不深知事變意謂買賣小市若今人廢帳不足復理又以朝士云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外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之治聽期外之治不聽是以云然王安石新義則以時久證逮或不

在、不聽以杜欺罔、實不然也、國中質劑不平者、必十日之後、尋求調成、不能得、始來訟市中、期會不應者、過期十二三日、聽官、其證逮不得、謂之不全、朝士之期、乃入刑罰、律者、如殺盜不得過期來控、事與質劑不同、朝士明云、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分別言之、知質人所謂期者、質劑中相約之期、非訟期也、質劑所期、與國人約十日、他國人約亦不過一年、推度人情之常、如此、已足相濟、蓋司市所屬、置買奴婢田地貨物、見錢不足、先約若干、一二殘數、期日交割、又或先受錢、期日納貨、注所謂下手書、保物要還者、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稱貸有息之傅別不拘還期者、不同、若豫期過遠、本屬不足、何須置買、恐其先有互為姦詐、繼又不能以殘貲換券、其理皆曲、故不聽、司市所謂質劑結信而止訟、明質劑之期、所以結信、即所以止訟、不必更立訟期也、若如注言、買奴婢十日後逃者、豈得以質為過期不聽、新義則誤以質劑為傅別、故石安均輸之法、蘇軾上神宗書云、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有無相通、此即質劑之法、安石下曉也、

塗樹

周野廬氏比道路宿息井樹、周語單襄公謂列樹表道、管子輕重丁輕重戊並云沐塗樹之枝、無使男女相睹樹下、談語起距、八觀云、食谷水、巷鑿井、場圃接、樹木茂、宮牆毀壞、門户不閉、外内交通、則男女之别無自而正矣、則樹之沐枝、宜知也、子産治鄭、桃李垂街、亦因鄭俗淫、若陳道路不可知、又無塗樹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禁徑踰

周禮野廬氏云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脩閭氏云國中禁徑踰者注云皆爲防姦也論語云澹臺滅明行不由徑蓋懷刑君子也禮祭義篇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呂氏春秋孝行覽俱云道而不徑即孝子不服闇不登危之義離騷云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漢書五行志中上云邪徑敗良田

仲夏黍

月令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鄭注云此嘗雛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正義云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蔡氏以爲此時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爾雅翼云爲鄭說者以爲舊黍若非新黍何得言登且冬食黍數月豈待今而後嘗按鄭說是也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書正義引考靈曜云火昏中可種黍說文云以大暑種故謂之黍黍以五月種七月刈五月登嘗者即嘉種也今鄢陵亦有早黍曰奪麥場三四月種與麥同收考靈

曜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孟春正義而大傳云、張中種黍稷、鹿即此黍、蔡陳留人自又別見早黍耳、

景

詩衣錦褧衣、禮引作衣錦尚絅、儀禮作景、皆以禪衣明透為義、說文云、景光也、絅急引也、褧檾也、詩曰衣錦褧衣、亦反古、則褧製如縐絺、儀禮士昏禮云、姆宵衣、女從者被穎黼、女純衣纁袡、乘車加景衣、注云、景今文作憬、宵如綃、綺屬、姆亦元衣、以綃為領、穎禪也、穎黼為領、假盛服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為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賈疏云、景不用布、蓋以禪縠為之、賈說非也、褧為明、則必禪衣、亦反古、則必用布、其類褧者、則曰縐絺、惟葛麻異耳、詩正義云、

葛細麤者緆也、質細而縷綌、皆不用穀、知昏禮景用布者、男子始冠緇布冠、明女子昏禮加景亦布矣、姆元衣、女從者纇黼領、則女景亦緇布也、

升布

喪服傳云斬衰冠六升衰三升、齊衰冠者沽功也、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記云、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繐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既夕記云、冠六升衰三升、閒傳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斬衰三升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推排之當是斬衰冠六升齊衰冠七升大功冠九升小功冠十一升緦錫冠十五升斬齊大功之衰俱抽冠升之半小功緦錫則冠衰俱抽升之半五服十一等之衰與冠言縷則精粗不同言升則多少不同傳參互求之古布廣二尺二寸當今尺又三寸餘以二百四十粗縷為經是三升也以千百精治縷為經是十五升抽其半

升為八十縷緦布經三十升冠二千四百縷近人或疑之案三十升之說是也升即稯說文稯云布之八十縷為稯史記孝景紀云令徒隸衣七緵布即稯字是五百六十縷為粗惡也晏子春秋云十總之布一豆之食亦即稯字是八百縷為粗惡也緦布冠當有二千四百縷縷細布密若抽其半則似今之紗矣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言宋時織篋用六成至十五成成四十齒兩縷共一齒是八十縷為成即升即稯也宋時十五成為常麻布則三十升之緇布惟周時冕用之孔子亦以為不儉孔安國以純絲易成本謂麻三十升難成也不必疑

紟纓

内則婦事舅姑紟纓注云紟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按說文云賏頸飾也嬰頸飾之纓冠系也紟衣系也冠系亦在頸垂於下為飾所謂冠緌雙止婦人之纓由頸交於胸所謂親結其縭也男纓亦曰緌女纓亦曰縭纓與嬰字通用荀子富國篇云處女纓寶珠言頸飾綴珠也釋名云纓者自上而繫於頸也嬰兒者胸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是嬰頸飾至胸婦人乳子者猶有纓是纓為婦人常飾也爾雅釋器云婦人之禕謂之縭縭緌也注云即今之香纓也邪交絡

帶繫於體、郭竟以禕通幃為囊、則香囊可為香纓甚不然也、纓是系、但有綫垂之、縭如采蔽紼縭維之亦維繫、東山親結其縭傳云、母施衿結帨、即親紟其纓、不應是香囊、後代或繫香囊於上耳、古佩草不香、非以囊盛、內則云男女未冠笄、紟纓皆佩容臭、注云臭香物、以纓佩之、為迫尊者、給小使亦云別臭香物綴纓上、非即纓也、男未冠紟纓、婦女皆紟纓、曲禮云女子許嫁纓者、不佩容臭、以佩容〻之未笄女子之纓也、知容臭佩於纓下者、內則婦事舅姑列左右佩了、更言紟纓、未笄女子、則言紟纓了、更言佩容臭、知容臭與纓、別一物也、曲禮正義言、婦人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二是許嫁時纓、其說非也、香纓晉人之名、不得以紟纓佩容臭當之、許嫁時即昏禮主人親脫之纓、明日夙興又著也、陳祥道禮書云、許嫁之纓、既嫁夫脫之、無所復用、其言可駭、士昏禮主人脫服於房、亦將無所復用、明日遂裸裎乎、方氏云婦事舅姑紟纓在左右佩之下、則謂容臭之纓是矣、集子佩左右金燧木燧止、下云幅屨著綦、婦佩亦左右金燧木燧止、下云紟纓綦子、言偪腠、婦言飾䋲、未冠笄男女言紟纓、皆佩容臭、今以紟纓為容臭之佩、對文

言之將使子佩幅屨矣且容臭未笄之佩好説經曾
不省親經文最害事也

玉藻元端

玉藻云天子龍卷以祭元端而朝日聽朔皮弁以視
朝以食元端而居諸侯元端以祭裨冕以朝以食皮
弁以聽朔注言天子朔日聽朔諸侯祭之元端端當
作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服之下正義云皮弁尊
次裨冕次元端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然司
服元冕衣無章裳黼者亦祭群小祀之服曾不及裨
冕疑此元端是元衮司服注云凡冕服元衣纁裳典
端祀日月在山川上朝日又在祀日上以毳冕祀山
川上推之朝日當衮冕聽朔自先王廟出亦應衮冕

上云龍袞、繼之云元端、則此元端既是元袞、不煩改字、即奕詩元袞天子得有之也、宋方愨云、元加冕為祭服、元加冠為燕服、以服則於下元端而居之元端、

拾取矢

古人拾矢以紓人力、且得以餘暇為儀、故亦拾射、登以拾級、以齊人事、不使先後異云、此制儀本意、其不為儀、則不拾、大射儀初射、司射命三耦取弓矢於次、注云取弓矢不拾者、次中隱蔽處、注云然者、拾取矢儀、當在再射三射、其初射、則鄉射為有司授弓矢、此大射不言授、而総衆弓矢楅皆適次、下云初射既畢、司馬正始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以弓為畢、既設楅、詳其文、則此時庭中無楅、次中之楅、上亦無矢、注意嫌於次中亦收拾取、故云次中隱蔽處、不能設楅、

無所爲拾也、經下再射取矢、文云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明始拾也、云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注言此命入次之事、明入次止袒、決、遂、執弓也、云一耦出及福、郤手覆手拾、退釋弓矢于次、脫決、遂、二耦拾、亦如之、司射作射、一耦揖升、明拾在中庭、既入次、且釋弓矢、脫決、遂、作射時、但決、遂、執弓矢、以出、次中不拾、經義最爲顯白、敖繼公者、作集說、於經不能熟、但務改正、義云次中以命讓拾、初射亦取弓矢於次、下當有袒決遂拾取弓矢事、文不具也、方氏因之刧鄭云君子不爲宴、宴墮行、次雖隱蔽、不應不拾、又引王昭禹言、大司樂詔諸侯以弓矢舞、此禮命三耦取弓矢有儀、欲設福安矢於次中、而使三耦舞弓矢於隱蔽處、其言瑣鄙、咎在務以大言說經、不肯省視經文、

乏

說文正從止一以止也乏春秋傳曰反正為乏皆於射用之正者大射儀注云正亦名齊魯之間、名題肩曰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㑺、故射取名焉、此與鵠取義同也乏者儀禮鄉射大射謂之乏周官服不氏亦謂之乏射人則謂之容以皮為之告獲者以蔽矢在侯之北大射儀云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鄉射禮云乏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是設乏不至侯處、鄉射禮疏云、乏者謂矢於此匱乏不去、此容又名乏之義、反正為乏、則制字之義、必兼之義乃

足反正者、設正北面、乏亦北面、人則在其乏南、特以為
容、言射者當志正中正、不當力乏中乏、司射所命、無
射獲、無獵獲、是也、陳祥道謂正北面、乏南面、皆向主
人、若乏南面向主人、則堂北矣、非也、

梓人祭侯

梓人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
汝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汝、強飲強食、詒汝
曾孫諸侯百福、此在周官為攻說之祭、故其辭例不
諛於神、不得以大全中鄙穢枝葉之語、而正之也、周
諸侯射、以貍首為節、祭義載其詩、曾孫侯氏、四正具
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
射、則燕則譽、注謂逸詩、蓋四家詩不傳其文、非不許
禮記載之也、詩譜云、今無貍首者、周衰諸侯並僭而
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

不得其次序、其所以亡逸與僅存之故顯然明白、方氏非之云、鄭既以為逸矣、何又以曾孫當之乎、是並不知逸為何義、又云、曾孫之云、拘拘事實、古人寧肎為此、周公何以用之乎、謂鄭爭刺、此則周公之過、鄭不任受矣、

安車

曲禮、大夫七十致事不得謝、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注云安車坐乘、若今小車、正義云四馬之車立乘、一馬之車坐乘、按婦人之車坐乘亦有御、所謂進左手後右手、不必是小車、婦乘必以几、尸乘必以几、則安車乘亦必以几、正義謂尸乘之几、几案在式之上、几上有冪、君以羔皮而以虎緣之、安車之几或是乘以升車者、若几設式上、則是立乘不安也、又以鄭注小車為一馬車、亦非也、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得命然後得乘飾車駢馬、未有命者、未車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則大夫不乘單馬車明矣、鄭注小車、若漢書車千秋得乘小車入宮殿、及後漢輿服志、小使車、不立乘、即後擔子、又小車或是衣車之誤、詩云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巾車云、安車彫面鷖總、有容蓋、

旗物畫

司常、常旗旜等、皆畫其象焉、象其事象其名象其號、畫即日月之屬、惟旜為通帛、物為雜帛、旞為全羽、旌為析羽、本無畫也、大司馬辨旗物之用、各書其事與其號、杜子春以大司馬文讀司常之畫為書、鄭康成以司常文讀大司馬之書為畫、宋鄭鍔則謂事名號不能畫、當從杜說為書、今求鄭康成意、以九旗別蔽識、則事名號即在其中、又旌旗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故書當為畫、事號皆畫以雲氣、鄭於漢末見兵事、知軍制應如此、九旗本知徽識、其號名事於

日月交龍外又別以異物圖之所謂軍號不在典要日日變易軍中自以為約不使敵人曉也旗物必以畫為別無書事名號繁文細字之理鄭於司常並不作書止云徽識惟杜作書鄭言書亦畫雲氣近方氏誤謂鄭以日月交龍為異物又謂鄭以司常畫為書以大馬書為畫反覆不定涉誣周矣

蠶馬

周官馬質禁原蠶注云蠶與馬同氣再蠶傷馬呂氏春秋淮南子則皆以為殘桑木說頃鼠璞云俗以蠶神為馬明菩薩是同氣之驗搜神記言女足蹴馬皮被卷化蠶疑亦古說荀子賦篇云身女好頭馬首女好馬頭故生馬皮之說然亦可知其同氣矣

與鳥獸言解

人能與鳥獸言、初疑是習、亦半由偏智之所得、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注鄭司農云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疏云左傳介葛盧朝、注云伯益明是術、堯舜使掌朕虞、至周失其道、官又在四夷、列子湯問云、今東方介氏之國、數數解六畜之語、太古神聖、悉解鳥獸音聲、亦由習故與鳥獸近、故能知之、以由偏智也、論語公冶長義疏云、有論釋雜書說公冶長聞鳥言、往南山下食人肉、值村嫗失其子、長告之嫗遂言長殺之、告村司繫獄、長又言鳥言城外有覆粟、

驗之果然、乃信長解鳥語不殺人、論衡實知篇云、廣漢楊翁偉、知田間盲馬及所乘蹇馬語、魏志管輅傳云、郭恩家鳩言、有老公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安德令舍鵲言東北有婦殺之、弃引西家人、日在虞淵告者當至、抱朴子、李南知白馬言盲黃馬是其子、又楊宣、北齊張子信、皆知鵲語、梁高僧傳云、漢安世高、安息人、知燕說、隋經籍志有鳥情雜占、禽獸語、和菟鳥鳴書二卷、解鳥語經、其時廣傳其術、唐闕史、咸通中渤海僧薩多羅、解鳥鵲燕雀語、解牡豕語、法苑珠林、潞州寺僧並解豬語、雜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藏經云、迦尸王自向象所、上古畜生皆能人語、其說似得古人理致、佛書瑰奇之事、皆言以福德神力現之、至龍言象言金翅鳥言孔雀言獮猴言蛇言、皆平序之、不以為奇、知唐以前、佛國多能與鳥獸言也、人隔方域、尚須譯知之、則與鳥獸言、雖由於習、亦必由偏智、元時麗江人麦宗、通禽鳥語、今黑龍江人能與四不像語、雲南廣西口外人能語與象語、然所謂與[illegible]者、意而已矣、

樂記

樂書子貢問樂、吾子自執、執馬下、樂記換簡失其次、鄭注所定與史同、今讀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爲句、是王肅義、魯世家云、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詂紂之罪於天及殷民、即下所云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之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月生於西

禮器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注大明日也、禮又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注象日出東方靁行、月出西方而東行、此注西酌東酌之義、非注生東生西之義、案祭義云、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大戴禮誥志云、虞史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此月生於西之義也、詩日月篇、日居月諸、出自東方、傳云日始月盛、皆出東方、東方之日篇、東方之月、傳云、月盛於東方、此出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玄之義也、天保篇、如月之恆、傳云、恆弦、箋云月上弦而
就盈、正義云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
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
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
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
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言體滿而相望、後漸虧至
二十三二十四日、亦正半、謂之下弦、從此後漸虧至
晦、按弦以前、月見於西、明亦在西、望以後、月見於東、
明亦在東、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天明則日月不明、
言天以明予日月、禮月令正義、引京房云、月與星辰

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
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
處則闇、沈括筆談云、以粉塗丸之半、半黑半白、轉側
觀之、本京房義、公羊傳莊二十五年注云、月者土地
之精也、上繫於天、則以日月為天、淮南子天文訓云、
火氣之精者為日、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
者為星、則以日月為水火專精、二說皆言月不假日
光、

泰山之側為麓林義

禮檀弓云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新序云孔子北之山戎有婦人哭於路其哭甚哀此路蓋經泰山西今泰山西桃峪上源有老虎窩猛虎溝云是當日遺迹論衡遭虎篇云孔子行魯林中定賢篇云魯林中哭婦俱稱林中者殆齊配林之類詩泰山巖巖魯邦所詹魯至泰山得祭泰山故季氏亦旅之亦有配林續漢志注引盧植禮器齊配林注云小山林麓配泰山者公羊成十七年何休注作蓋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致知在格物

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注云知謂知善惡吉凶之所終始也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事其知於惡深則來惡事言事緣人所好來也此致或為至即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之義本在意誠故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其語至為顯白、大學本漢時詩書博士所雜集、後人誦之不熟乃始有紛紛之論、至塗竄其文深沒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誠意之義、宋人改之、謂是曾子撰、明人改之、謂是子思居衛撰、又謂其說出於賈逵、使曾子子思賈逵沒世、後人增一篇字、文為无妄也、

中庸大學

戴記有中庸大學二篇、元明人不錄其文、乃為之辭曰、程朱已拔出之、其不遜如此、作史記孔子世家云、伋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禮中庸正義引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論、按中庸釋文、一本載山嶽而不重、今云載華嶽而不重、尔雅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不是子思之文、當是西漢博士所改也、至大學則無有能知其作者姓名、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

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蓋東漢時已不得
作者姓名

自周有終

禮緇衣言、君子溺於口、口費而煩、易出難悔、引尹吉云、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注云吉當為告、天當為先、自周有終、為以忠信自終、以周為忠信者、魯語叔孫穆子引詩、諏謀詢度、咨於周、解之曰忠信為周、是古訓也、故古文采入太甲、其傳亦曰周忠信也、王柏作書疑、乃曰周非忠信、只是一國君字、猶體與周字相似、按魯語緇衣、皆可置之不問至枚文自集自注者、亦欲改之、則王柏之學可知已

五經正義

唐五經正義、本名義贊、（止有餘篇、後刊定乃始名正義、）書詩左傳用劉焯劉炫、禮記用皇偘、其中復有刪理補修詳審、（永徽中又考正增損、始成書、）或非賢職又不舉、禮注引詩異於毛者、正義云、鄭古注禮時未得毛詩、詩生民傳云合馨香也、正義云、郊特牲文、馨為膻、鄭注膻當作馨字之誤也、當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是皇劉各解、（今既合為一書、）孔穎達（等）不曾詳審也、詩般正義引鄭注禹貢云、九河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不知所出何書、其并為一、不知并從何、書禹貢正義、引春秋保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春秋傳

四年正義引中候云、齊桓霸遏八流以自廣、中候保乾圖並云齊以自廣、則是并從最西北一支、詩汝墳正義引左傳、衡流而彷徉為、春秋哀十七年正義、讀方羊裔焉為句、是二劉不自詳審也、書舜典鞭作官刑、正義云、大隋造律、於除之、武成罔有敵於我師、正義云、史臣欲事、得稱我、者、猶如今文章之士、皆云我大隨耳、呂刑宮辟疑赦正義云、大隋造律、除宮刑、是孔穎達等、兩奉唐敕考定詳審、而於其書不曾寓目、然則正義雖是佳書、而作奏之工、乃葛龔力也

執禮

論語雅言詩書執禮、鄭康成言禮不誦、故言執、乃分詩書為言、執禮為執持禮書、下云皆雅言、不可通矣、蓋詩書博引、禮則必以其人其時所當執者、言之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見鄉哀齊景言侯禮、見孟孫季孫晏嬰言卿禮、見孺悲等言士禮、此雅言之執禮也、

祭肉不出三日解

論語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胙兼生熟、生曰脤、熟曰膰、助祭者其人見在、多得膰、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宋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孟子云、孔子為魯司寇、從而祭、膰肉不至、是祭於公者得熟肉胙、故不可宿、僖九年左傳、王使宰孔賜齊桓胙於葵邱、定十四年左傳、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此不助祭者、得生肉胙也、雖置郵可達、而專使與易人馳達者殊、道遠或出三日、周官大行人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是行人常職、其祭於公得生肉胙、當至三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不宿也。論語言祭於公不宿肉者、公祭頒肉、在賓尸繹形之後、已至三日、又宿、則出三日不食之、故申之曰祭肉不出三日、為祭於公言之也。集解載鄭氏分公祭家祭二義、所以旁通非祭肉不拜之祭肉、實則家祭饋肉於人、亦必俟賓尸之後、已是第三日、故知祭肉不出三日、是不宿肉之解誼、曰鄭氏謨八之一、若祭於公、即以告殺日頒胙、從祭之人、不俟禮畢、即歸食肉者、至家祭、則反遼緩之、無是事也。集註為之說云、不宿為尊君、不知不宿即是三日、鄭氏偶未深思、而反為之修飾、則是故抑閣二日、以自畀其祖、無是理也。

論語嚴氏春秋義

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漢光和六年、有成陽令唐扶頌云、四遠童冠、摳衣受業、又云、五六六七、化導若神、是本論語為文也、頌碑成陽閭葵班、字宣高撰、宣高修嚴氏春秋、今嚴氏春秋不傳、此當嚴氏自述、業由七十二子、五六三十、六七四十二、而宣高符之、在北齊有石動筩佞幸之誒、見北齊書、及太平廣記、啟顏錄、梁時儒士亦傳之、見皇侃義疏、隸釋有員興宗荅洪丞相書云、堯祠請雨碑、五六六七、化道若神、五六者三十、六七者四十二、謂七十二、若漢人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四七之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有所立解

肎綮錄清波雜志並云東坡病革屬纊時、友人叩耳曰、端明勿忘西方、坡曰西方不無、但箇裏着力不得、又云着力便差、程子於論語如有所立卓爾、注云到此地位、工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拙此顏子云、如有所立卓爾、謂立於禮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謂克己復禮、從事於斯、不敢自已也、無峻絕着力意、北宋人以通禪為榮、改顏子語意、以自助耳、何以知如有所立是立於禮也、孔子云立於禮、又云不學禮無以立、又云不知禮無以立也、又云君子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又告顏淵云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今顏淵亦云夫子循循然約我以禮如有所立卓爾故定知是言立於禮也說皆不足以奪之也論語之文云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若惝怳之詞何也曰解者失之也所謂仰之鑽之瞻之者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故欲罷不能既竭吾才也所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者克己復禮也所謂彌高彌堅者既竭吾才也所謂在前忽焉在後者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也所謂雖從之末由也已者欲罷不能也皆言立也立於禮也質直詳盡無惝怳之詞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舉

舜典云敷奏以言謂羣后自能奏之、益稷云敷納以言則海隅蒼生須帝納之、其言始能至也、此唐虞之法也、大戴禮少閒篇孔子三朝記也、曰昔禹取人以言、孟子云禹聞善則拜、自漢至今、皆取人以言、不以言舉人者、自古惟周、周人尚文、其選舉獨不以文、論語云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是王章也、

君子小人學道

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子游曰聞諸夫子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所謂學道絃歌、虞命教胄子、止屬典樂、周成均之教、大司成小司成樂胥、皆主樂、周官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皆主學古、學有師、師名出於學古、言事業、由學道者、虞業常語、官與民曰職曰事曰公功曰田功曰婦功曰不職曰閑民無職事曰婦無公事、業則學道者之職、曰習業曰舍業、學道者語垂久遠、故業通於官民、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古者背文為誦、冬讀書、為春誦夏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檀弓云大功廢業大功誦孔子既祥彈琴十日而成聲子夏除喪而見予之琴子張除喪而見予之琴

地亦讀樂書周語召穆公云瞍賦矇誦瞽史教誨通檢三代以上書樂之外無所謂學內則學義亦止如此漢人所造王制學記亦止如此魏以後以學給口舌為道令人厭其無稽譜詐則又以讀書為學道其說皆通然絃歌之道六經之義合是聖人告子游本義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宰

論語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左傳子貢三見太宰嚭說苑云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曰夫子何如則太宰嚭有與子貢論夫子事又呂問專車之骨是以夫子為多能檀弓則陳有太宰嚭陳問隼矢事亦以夫子為多能又宋有太宰列子云商太宰見孔子韓非子說林上言孔子見商太宰子圉入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蝨之細者也韓非書數有宋太宰莊子書有商太宰蕩孔子故家宋此或宋太宰又孔子嘗適楚楚亦有太宰公子

辰及伯州犂、[illegible]、又魯有太宰、羽父嘗求為之、此太宰稱官而不言何國、當是魯太宰歟、

直躬

韓非八蠹云、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呂氏春秋當務篇云、直躬請代誅、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一父而載取名焉、案此事當以韓非之言為信、韓非云令尹誅之、而楚姦不上聞、則直躬死矣、莊子盜跖篇云、直躬證父信之患也、所言比干子胥鮑子勝子、（或云申屠狄、申通勝、或云太子申生、）尾生、皆是死者、論語云、葉公問於孔子、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或葉公屬有此事、聞孔子之言、以告而誅之歟、

管仲

論語云管仲之器小哉太史公謂管仲不能勉齊致王蓋本孟子、桀周之僖惠、未比殷紂、齊桓之德、不及大王、大王久始得之、奈何欲以齊桓奪周祚、管仲反坫樹塞門三歸官事不攝、自謂功成身泰意侈、即是器小、自古未聞以不能謀反叛逆、誅詠人者、故知器小是侈泰也、管子樞言云釜鼓滿則人概之人滿則天概之、重令云地大國富人衆兵彊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亡為鄰矣天道之數至則反人心之變有餘則驕驕則緩怠矣、法法云矜者細之屬也、白心云滿

盛之國不可以仕任滿盛之家不可以嫁子、樞言云國之志也以其長者也人之失也以其所長者也、又云吾畏事不欲為事吾畏言不欲為言故行年六十而老吃、而奢侈踰禮、管子於持盈之道蓋但能知之者、

成君瓘論語說 三條

論語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成君瓘云呂氏春秋勸學篇云、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曰無乃畏耶、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注引詩曰期逝不至、而多為恤、此之謂也、義最深妙、韓李論語筆解云、死當先字之誤、其說陋劣矣、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顏氏家訓云、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說本晉範甯、見皇侃義疏、

南史王元規云、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昏非類、又張說碑、姻不失親、官復其舊、野客叢書引如此、

周頌煢煢在疚漢書匡衡傳成帝即位衡上疏云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

論語權

論語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注云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按權木黃華木一名反常萬類俱反歸一是故稱錘亦取權名易繫傳云巽德之制也巽稱而隱巽以行權則權以稱物行權當隱巽以俟反歸於常春秋桓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謂權反歸於經然後見其善適變不同道必反歸於經反經之反為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自序傳云諸呂為從、謀弱京師、而周勃反經合於權、亦言權從[illegible]實反歸要則之經而[illegible]人社稷左傳也

年乃宰反常也、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之反為反歸之反、非背反之反、大子道德篇云、先迕而後合者謂之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亦以反為先開後合之合、反歸之反、昭七年左傳子產言、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謂並立子孔後、則立伯後、有反歸於繼絕之禮、可取信悅於民、杜注云、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則以背反於經為權、漢以前經傳箋注、實無此說也、

舜之中國義

孟子、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天下歸舜禹、故孟子史記本紀皆言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後之中國者、孟子解避之之義、言先南河之南、在河外也、堯都平陽、舜自都蒲坂、禹自都安邑、中國謂三河之內、自有所居、不干前天子之都、唐虞以國君為天下君、禪授之後、宗廟社稷宮室國君之位猶存、故舜禪禹而宗廟享之、子孫保之、故孟子云、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而讀為文王望道而未之見之而、如也、如居堯

之宮、王莽居漢宮、劉裕居晉宮、人臣入篡、而讓皇帝出居外舍、莽毀漢高廟、厭勝之、又毀元帝廟也、左傳羿拒太康于河、代夏政、為帝夷羿、夏猶存也、浞殺羿因羿室、又滅夏相、而事一變、舜禹不居堯舜宮、羿不居夏宮、湯武不居夏殷宮、皆存其統、浞乃居羿宮、王莽之後、皆以浞為法、而旁引舜禹為口實、曾夷羿之不若、後儒不深思、孟子史記、然後之中國之義、疑古避辟同字、乃說辟讓為辟法、遂有堯幽、囚舜野死、益干啓位、啓殺益之說、

無專殺大夫

孟子言齊桓葵邱之會命曰無專殺大夫、管子幼官九會諸侯令皆無之、惟大匡篇有毋專殺大夫臣、業左傳桓十年云、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則不專殺大夫、本王朝之法、齊桓申言之、其後晉用其法、昭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祁盈執祁勝、曰祈氏私有討、國何有焉、乃殺之、晉殺祁盈、滅祁氏、定公十三年左傳云、晉趙鞅殺邯鄲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請皆逐之、蓋祁勝邯鄲午、皆家臣之稱大夫者、如陽虎以大夫饋孔子、及孟氏之成大夫

公孫朝也、史記趙世家云、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保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叛、則殺家大夫、亦當上請於君、孔子之意亦如此、祁盈趙鞅皆以專殺得重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孟子言性情才義

孟子道性善、告子篇公都子引性有不善、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仁義禮智我固有之、舍則失之、不能盡其才者也、又云、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降才尓殊也、陷溺也、又云牛山之木嘗美矣、今濯濯然、以為未嘗有材者、非山之性、人放其良心、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以此數文合觀之、情者事之實也、大學無情者鄭注云、情猶實也、是也、才者事之初也、說文、才為草木之初、是也、今趙注、若順也、情性表

稟情順性為善若夫為不善非天才之罪朱注若詞也情者性之動才猶材質均非孟子道性善本情且山木章材才分列則才非材質可知

孟子

孟子時事不合者游齊梁先後及齊伐燕之年齊燕事史記世家以為湣王年表亦同通鑑從之而孟子以為宣王孟子親見其事不得誤也蓋伐燕者宣王為燕所伐者湣王也孟子書始見梁惠王非是編年史記列傳言先至齊趙注孟子言孟子去齊老而之魏故王尊禮孟子曰父是也史記惠王止三十六年故云三十五年召賢而孟子至梁其實惠王言東敗於齊在惠王三十年地西入秦在襄王五年六年南辱於楚在襄王五十二年蓋自史記惠王之三十六

卆

年、及襄王之十六年、總為竹書之惠王後元十七年、史之襄王、即哀王、為竹書之今王、通鑑依之、而仍以孟子至梁、係之惠王三十五年、則以他書無文、不能意改、實則孟子老至梁國、在惠王後元十三年以後、去梁在襄王、但不能質言其年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癸巳存稿第二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Inches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癸巳存稿卷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若解書書孔傳後

書庶頑讒說若不在時若為咸若時之若在為在璣機之在時為咸若時之時言如不能察此庶頑讒說之人則當侯以明之枚孔云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則不在是者亦同庶頑讒說之人若為內則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取豚若牂以醯若醯醢之若亦即律文以準皆各其及即若之若律注云其者變於先意及者事情連後即者四意盡而復明若者文雖殊而會上意並條述事取此四字唐律名例六云若者同所陳之事而廣之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盡立法之意、變此言彼、未離乎此、舍內言外、未離乎內、文雖殊而其意猶會上也、漢書惠帝紀云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當刑者、皆完之、注師古云若、豫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豫及即廣之、校孔言若、似律文故廣記之、

於爰

爾雅爰粵于那都繇於也、於音若烏、皆語助、蜉蝣云於我歸處、於我歸息、於我歸說、言於何是我所歸之處及所止息及說舍乎、四月云爰其適歸、言粵此乃其適歸、皆雅訓也、王肅作家語、改四月爰其作奚其集傳從之、則蜉蝣之於、不能通、遂言欲其於我歸處歸息歸說、而作大全者、又引說云將告以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庶幾有備無患、乃怪語、

展

爾雅云展適也、注云得自申展、傳云展其文體、言舒布也、今按適、之也往也如也、如其意亦發舒、詩適我願兮如其意也、詩展如之人兮展我甥兮展誠也、信也、適的也信也、信申也、義俱相通、適如之適、適莫之適、皆得為申、故曰展適也、得自申展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莫

宋史岳飛傳、趙雄韓世忠碑、章穎岳飛傳、熊克小記、俱言秦檜以張憲岳雲書無據、為韓世忠所詰、檜言其書已焚、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名臣言行錄別集、載此語作必須有、非也、其事體莫為句、如論語文莫吾猶人也、文莫為句、左傳昭二十四年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不克莫為句、（註云莫然不動、非是、）蘇軾與南華辯長老書、鐘銘、子由莫終當作詩、更以書問之、子由莫為句、王鞏隨手雜錄云、潭州神、誤錄柳州張新婦綠衣神曰、已來將奈何、朱衣神曰、既誤莫須放回、既誤莫

為句、范公稱過庭録云、种太尉欲斬休息之卒、公稱之父問曰、太尉何遽若此、其人莫、未應至是否、其人莫為句、此事檜言其事體莫為一句、須有為一句、蓋檜驕蹇、反詰世忠、謂其事體莫、亦若遲疑審度之、而復自決言須有、故世忠不服、橫截其語、牽連為一句、言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此記言之最工者也、若必須有、則三字非奇、不足折檜、又或解莫須有為不必無、蓋不知莫字絶句也、

撎

撎拜之撎、或作揖、說文撎云舉手下手也、揖云攘也、一曰手著胸曰揖、鄭注鄉飲酒云、推手曰揖、引手曰撎、其撎字作厭、儀禮撎揖字不分、古人揖就位、又恐其人則揖起之、揖出之、若今人拱手謝絶也、其入禮節、亦止拱手、大祝九拜之肅拜不屈身、今會典正謂之揖、許云手著胸、鄭云推手、皆與拱手互相成、說文所謂撎舉手下手者、屈身手至地、古人謂之拜手、大祝九拜之空首、今會典正謂之打躬、鄭謂之引手、亦與舉手下手相足、益舉手至額、又下手至地、又引舉

至顯也、晉以後儒所言多不可解、當以許鄭為正、

唐肆唐園中唐

唐大也、莊子田子方篇云、求馬唐肆、釋文引司馬彪本作廣肆、唐廣也、管子經重甲云、以唐園為本利、北郭之甿、唐園之利十倍、呂氏春秋尊師篇云、治唐圃疾灌浸、務種樹、所以尊師也、鹽鐵論孝養云、葷茹膢臘而後見、嘗老親之腹、非唐園、唯菜是盛、亦謂廣大園圃、管子又言黃唐無宜也、唯宜黍稌也、亦言黃壤廣闊、注以唐為虛脆、於義不合、唐人多訓唐為空、由誤於僧說、佛語空為曇、音又近唐、以說佛書則可、中國古書、豈有此也、唐肆釋文引李云、唐亭也、亦雙聲

字呂氏春秋權勲篇爭金美唐亦言亭肆又中唐為廷中路莊子列御寇篇孰協唐許言不治家徐無鬼篇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於域有遺類矣言子在中唐遺而不視乃外域求之惑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事

樂記云禮樂之説管乎人情矣鄭注云管猶包也荀子富國篇云不富不學不足以管下也楊倞注云管包也史紀秦始皇本紀云趙高曰陛下幸舉在上位管中事李斯列傳云高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言典主樞要荀子儒效篇云聖人者道之管也楊注云管樞要也是已秦策云淖齒管齊之權史記范雎列傳索隱引此策高誘注云管典也典主也典與當近韓非六反云夫當家之愛子管事猶言當家亦是典守今言管家猶古言家宰矣史記平準書云擅管山海

之貨、集解張晏云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漢書食貨志管作斡、師古云斡主領也、與管同、又言桑宏羊代孔僅管天下鹽鐵、王莽傳云以太傅管四輔之事、斡即管也、字亦作筦、谷永傳云昔龍筦納言、孝元皇后傳云欲筦朝政、是也、又分地分事均謂之管、食貨志云王莽張五均設諸管、今保約亦曰某社管、

抃

天問云鼇戴山抃何以安之、王逸注云鼇大龜也、擊手曰抃、鼇何以有手、易童牛之梏、鄭志曰在手曰梏、牛無手前足可以當之、古人訓語委曲、在不背失字本義、故能簡、後人不務字訓、語簡而意蕪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精其神

京城人勸勉出力曰精其神、按道藏心印經云、上藥三品、神與氣精、人各有精、精合其神、神合其氣、氣合體真、太平經云、人之生也、天付以神、地付以精、中付以氣、辨正論、氣為道本、篇云、古來名儒、及河上公說老子、夷者精也、希者神也、微者氣也、初疑精其神是精氣神、既悟其非也、明楊士聰玉堂薈記、崇禎丙子經筵一條、內璫言只是賜晏、即與經了筵一樣、又嘗見二兵爭鬥、緣相詆以陣了亡再說、又見市人通文言、深究利害、使人毛骨竦然、此是一種文理、不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非笑之精其神、經了蓮陣了之、珠出集然、即詩經楚辭句裏兮字、

僄

史紀高祖本紀云、項羽為人僄悍猾賊、僄者僄忽之謂、謏云僄勁、亦曰僄子也、嘉慶十四年五月御史花杰、參四品卿銜郎中查有圻、京城謂之查三僄子、言其多妄費、僄亦曰彪、南史臧厥傳云、百姓謂之臧彪、顏延之傳云、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迴隱、故論者多不與之、謂之顏彪、杜蔚傳云、蔚父懷瑤、敵人憚之、謂之杜彪、或曰彪、唐人諱虎改也、演繁露引詩匪車嘌兮、言嘌嘌無節度、廣韻嘌讀如杓、則今稱應曰嘌、或亦曰膘子、言壯而無義理、埤雅云、俗說

熊、羆、富脂、方春爊瘠、即登高木自墜、謂之撲爊、今人畜熊、以梃撻之、更致壯長、順治九年十一月刑部辨京城李應試案、又别名黄爊李三、

熏

史記酷吏列傳云、舞文巧詆下户之猾、以焄大豪、索隱云、以熏逐大豪也、案漢書作以動大豪、注師古云諷動也、動與熏、蓋形近矣、杜周傳云欲以熏轑天下、轑蓋是燎、今謗插是、凡熏人者亦曰嚇人也、詩桑柔云反予來赫、傳云炙也、箋云口拒人為赫、言汝反來赫我、出言悖怒、釋文云毛許白反、鄭許嫁反、今推毛訓赫為炙、則亦許嫁反、正義云毛轉為嚇、言反來嚇炙我、為王肅申毛義、毛言炙即史記言焄、漢書言熏轑、荀子富國篇云名聲足以暴炙之、是毛義也、鄭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悖怒、則鄭讀爲王赫斯怒之赫、赫爲光、光而怒則有洸有潰之意、亦是嚇也、莊子云惠子以梁國嚇我、此嚇是矜意、一義數轉、嚇之言炙、炙兼炙義也

請

說文云請謁也、廣韻上聲云請問謁也、說文又云陳楚之間相謁食麥曰餥、楚人曰飵、秦人曰𩜾𩟌、相謁食方言作相呼食、則相謁相呼即相請、史記吳世家云、光伏甲窟室而謁王僚飲、此所謂謁、與趙世家北登夏屋請代王之請同、爾雅釋詁云請謁告也、釋言云告謁請也、以請釋謁、即以謁釋請、說文繫傳云相謁食麥、謂相見食麥飯、如今人飲茶、是不知請謁告呼同訓之義、韓非子外儲說左云、孔子御坐於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家語子路初見篇作哀

公曰請、燕禮云、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史記趙世家云、請戊且、漢書霍光傳云、乃悟而請之、南粵傳云、胡置酒請使者、外戚傳云、聞嗇夫有女、置酒請之、元后傳云、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晉書庾純傳云、賈充嘗宴朝士、而純後至、純自劾云司空公賈充請諸卿校並及臣、此所謂請、皆相謁食之請也、公羊襄三十年傳云、火至矣請出、韓詩外傳云、客有見周公者、周公曰請坐、此所謂請、皆請謁也之請、

喫酒

漢書于定國傳云、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注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也、流俗本輒改食為飲、失其義矣、林下偶談云、漢書于定國食酒、柳子厚序飲吾病痞不能食酒、皆以多飲為食酒、按食酒自可兼如淳解、管子牧民云、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亦言喜而盡之也、洛誥云惟洛食、是受墨、漢書谷永傳云不食膚受之愬、據此諸義、則亦性能受酒、食即嚥、嚥即嚼、續漢書五行志云、嚼復嚼者、京師飲酒相殭之詞也、

嚼亦作釂、說文云釂飲酒盡也、說苑善說篇云、飲而不釂者浮以大白、漢書游俠傳云、郭解姊子與人飲使之釂、白虎通爵篇云、爵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嚼釂與盡、亦一聲之轉、嚼即嚙、今言喫酒喫煙喫茶。不關多少也。崔國輔詩云、但勸提壺沽酒喫、杜甫狂歌行云、棲頭喫酒樓下臥、送李校書云、對酒不能喫、舊唐書武宗紀云、揚州都虞候盧行立劉犀、於會昌二年五月十四日、於阿顏家喫酒、朝野僉載云、則天時諺、張公喫酒李公醉、摭言云、崔昭緯以巨觥飲張曙曰、但喫卻、待我作宰相興即君取狀頭、北夢瑣言云、明宗問宰相曰、盧質近日喫酒否、無量清淨平等覺經、有喫酒、則唐時常語、即古之食酒、嚼酒也、宋人過庭錄云、范丞學覓酒肆詩云、喫酒二升、羅麥一斗、磨麵五斤、可飽十口、又畫墁錄云、錢明逸於友人宿戒、必詰之曰是筵席是喫酒、喫酒客不過三五人、酒數斗、甕盞一隻、青鹽數粒、席地而坐、終日不交一談、其人怪、其語常也、杜甫詩、但使殘年飽喫飯、又梅熟許同朱老喫、僧祇律有飲煙、則今之喫蘭州煙也、郎若閑時來喫茶、亦古語也、唐逸史云、奚陟夢與朝官二十餘人、就一廳喫茶、北夢瑣言云、悟達禪師揖諸

相於僧徹處喫茶、元怪錄云、馬總謂崔紹非人間茶不可喫、陽官茶可喫矣、盧仝詩云、七椀喫不得、亦喫茶也、

鼜

說文壴部鼜云、讀若戚、此非今戚音也、鼜从蚤聲、蚤从叉聲、戚从尗聲、古戚蚤同音、周官眡瞭注云、杜子春讀為憂戚之戚、擊鼓聲疾數、故曰戚、鎛師注云、杜子春言春秋傳所謂賓將趨者、音聲相似、掌固注云、杜子春讀為造次之造、是漢人戚促趨造蚤皆同音、孟子萬章云、舜見瞽瞍其容有蹙、韓非子忠孝云、舜見瞽瞍其容造焉、是蹙造同音、說文竈鼀聲、是鼀竈同音、而今不同音、今鼜宜讀造次之造、言字母者云、倉歷反千歷反、皆似是而非、

契

說文云、契大約也、與刻同字、刻斷刻識、皆是也、書序正義、引鄭君注易書契云、書之於木、刻其側曰契、釋名云、書庶也、契刻也、古言刀筆、刀為契、筆為書矣、韓非子云、契舟求劍、後漢書劉陶云、寬鍥薄之禁、契鍥皆刻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

李翌俗呼小名錄云、案謂之欽、欽讀去聲、射經言欽身微曲、又言欽身弛外、按此欽即磬字、如磬折也、亦作傾、傾音同頃、詩頃筐、即傾筐也、其言欽身者、但避傾欠文、非於欽中別有義也、釋名釋姿容云、欠欽也、開張其口欽欽然也、說文欠部欽、欠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窯甕

說文穴部窯云羔聲、燒瓦竈也、字或作窯、於六書皆有聲有義、詩陶復陶穴、今西人依山居曰窯、又河北言姦盜所居亦曰窯、實則經史止作陶、說文缶部匋云瓦器也、加缶者如階陛作陔之義、可為燒瓦竈、今陶器存其文、皐陶存其音、甕言窯甕者、甕音閼、亦音娓、亦音門、益郎甕字、左傳鬬伯比曰、繇有甕文曰天去其疾、今窯甕實非病也、甕從分得聲、俗亦作甕、文聲、揩上下省作甕、其音娓者、甕甕勉塗其隙、如甕屋甕器之意、音閼者、鬯鷺在甕、金城浩甕、湖水三甕、言

水中之際、而浩亹河今呼浩尾河、亦呼閔門河、是娓
門二音古同也、總言轡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貝勒

宋史金史字並亦作勃堇、今改譯貝勒、以勃堇之音
未全、其時音應作勃極烈、而金史兵志百官志則似
部長為勃堇、官長為勃極烈、元人應知金語、此語未
能明也、金在勃里鉢時、太祖阿骨打、初稱都勃極烈、
太祖宗初稱按班勃極烈、又有國論勃極烈、靖康紀聞、
大金弔伐錄、俱有骨盧你移賚勃極烈、諳版勃極烈、
松漠紀聞、有揞版勃極烈、阿盧禮移賚勃極烈、惚鄭
錄、有諳版孛極列、今知按班、諳版、揞版、勃極烈、孛極
列、即大貝勒、國論骨盧勃極烈、即國倫貝勒、勃極合

為貝烈、書為勃、勃極烈三音、為貝勒二字也、元則祖元皇帝號數羅勃極烈、是蒙古貝勒也、今貝勒止稱多羅貝勒、蓋金人初入中原之時、止自書孛菫、岳飛紹興十年捷奏云、五里店金陣內、一名甲上着紫袍、所下尸酋、拜馬髮上紅漆脾手工題寫阿李朵孛菫、是名從主人作孛菫之謚故全史有太乙孛菫、聶兒孛菫、牙合孛菫、忽魯孛菫、阿買孛菫、乙室孛菫、札窒孛菫、阿舍孛菫、昊孛菫、一本作昊孛菫迭失孛菫、初官名赤猫、孛菫領兵、岳飛集有女真萬户少主孛菫、劉台孛菫、阿主里孛菫、章穎岳飛傳、阿李朵孛菫外、有郁也孛菫、撒八孛菫、李孛菫、粘汗孛菫、[illegible]亦有[illegible]見趙雄碑、

按班

按班如言首領大人金時或對音諳版、蔡絛北狩行錄云、諳版夫人致書太上患藥物、亦求內侍、是也、後審定為阿麽巴、又審定為昂邦、又審定為按班、此兩字乃三合、為阿麽巴、最審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阿雅

北齊儒林傳、宗道暉謁任城王湝、湝鞭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其音即阿雅、偉俗書阿呀喂也、單字還音者、唐人朝野僉載、郭勝靜不被打、阿癐癐、亦同舊唐書安祿山傳、祿山呼李林甫為十郎、使奏事回、先問十郎何言、若但言大夫須好檢校、則反手據牀曰、阿與、我死也、李龜年嘗效其語、元宗以為笑樂、阿與即安偉阿癐癐、新唐書删阿與字、蓋不知為單字還音語、而疑為虎字也、其還音、傳燈錄德山鑒語、作阿哪阿哪、元曲本多作阿噪、又作哎喲、又作阿蒸、乾隆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欽定清語、於戲阿蒸改阿雅、若悲傷之嗚呼、即用衆字、衆即唉之還音、且兼義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盱眙縣志後

盱眙字義爲張目直視、眙音同器、今讀若怡、古所謂南人不識盤厔、北人不識盱眙、以其讀眙曰臺也、盤厔以山形取義、盱眙乃單字還音、謂義取登山直望者、非也、盱眙乃古善道、春秋襄公五年穀梁傳云、吳謂善伊謂稻緩、注云善稻、吳謂之伊緩、今棄以善稻爲伊緩、自穀梁所聞不審之音還之、實則吳言自有本義的音、盱眙地自言善爲宜、稻爲禾、然則吳名宜禾中土聞之爲伊緩、又譯之爲善稻、又還音爲善道、而伊緩又爲緩伊、緩伊又爲盱眙、盱眙水田、爲淮所

蝕、第見其山、乃言邑可登山直望耳、近事言之、康熙十九年、泗州水、寄治盱眙山、乾隆八年又以水移臨淮於周梁橋、移泗州於雙溝、十二年、自雙溝移治虹縣、稱泗虹州、旋立虹鄉、而州仍稱泗州、盱眙山遂在湖中、

書釋文後

凡字音異形同者、意古止一音、聲音遞嬗、各就其時語音分之、作音訓則當分指之、此無可奈何者也、如朝廷之朝、莊子徐無鬼篇云、招世之士興朝、呂氏春秋知度篇云、凡朝也者相與招義理也、則朝廷音招、與朝夕一音一義、孟子所謂朝將視朝是也、或言朝將視朝在一句中、禮檀弓我則食食、能一音乎、朝將視朝、如朔必告朔、告朔無二音、視朝何當有二音、若食食則食其所食、蓋食肉食稿故不齊、亦不當二音、謂食為飯、粥獨非飯乎、故一字二音、從俗言之、不能改、

若本原則不可不知也。又假借字通用字、陸加以反語、亦非至論。辟之為字見左傳者、立辟則辟法也。多辟辟王則偏僻也。辟重辟女子則開闢也杜謂辟女子為避、非也、辟傳則迴避也。辟司徒則壘壁也。辟雝則圭璧也。而左傳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見一處、辟重曰辟傳見一處、辟女子辟司徒之妻見一處、各加反切、承學苦不易曉、多辟當云同僻、立辟當云音壁、辟重當云同闢、辟傳當云同避、辟女子當云同闢、辟司徒當云同壁、以此推之、辟王曰同僻、詩之辟王則曰音璧、辟雍則曰同璧、如此則音義俱了。承學又得假借通用古法。是聞一知二也。陸氏偶未深思耳。嘉慶乙亥十月二日書於休寧榮荆堂東窗

書廣韻後

廣韻者、廣切韻也、前有隋仁壽元年歲次辛酉、陸法言切韻序、言開皇初、儀同劉臻等八人同詣法言、謂我輩數人定、即定矣、今返初服、定為切韻五卷、唐天寶十載孫愐唐韻序、亦稱陸生切韻盛行於世、前列劉臻顏之推魏淵盧思道李若蕭該辛德源薛道衡同修、按隋書陸爽傳云、魏郡臨漳人子法言、釋褐承奉郎、以爽事太子勇、子孫屏黜除名、即序所謂反初服者也、其書不見爽及劉臻等傳、亦不見經籍志、蓋隋時官不采錄、唐初書亦未顯、唐藝文志、始有陸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切韻五卷、疑法言一名慈、今提要引唐志云、陸法言廣韻五卷、唐志實無此文、廣韻亦是增廣之稱、法言不應先有此名也、切韻實用吳音、或孫愐等依沈約改之、北夢瑣言云、李尚書浩、全刊吳音、欲上之、會黃巢亂而止、孫光憲又見有韻銓一書、亦糾正吳音、甚覈當、今其書未知存否也、法言家法極美、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云、陸大同為雍州司田、為河東令、為雍州司倉、大同闔門雍睦、四從同居、法言即大同伯祖也、則陸爽之遺澤遠矣、而唐書孝友傳類序同居地氏亦無之、蓋未經稽核、唐陸氏六相、皆出吳郡、人疑法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亦吳郡陸、李涪刊誤云、陸法言切韻、吳音乖舛、上聲為去去聲為上、趙璘因話錄云、人檢陸法言切韻謂吳兒纖穿太僻、乃不悉名賢事實、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人也、向讀北周書陸通傳云、吳郡人、魏大統九年、賜姓步陸孤氏、封綏德郡公、庾信步陸逞神道碑云、本姓陸、吳郡人也、今為河南洛陽人、周太祖賜姓步陸氏、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亦同、其言甚怪、魏書官氏志云、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步陸孤氏後改為陸氏、而此三人、乃言陸改步陸、蓋其時附託族望、法言之陸、或實望出吳郡、然祖居臨漳、仕

居長安、老與兄弟同居臨漳、何能作吳兒語音也、道

光辛巳九月十五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韻辨字略跋

漢書東方朔傳、齟塗亞牙同韻、張晏齟音樝梨之樝、塗則丈加反、朔曰塗者漸洳徑、是泥塗如今塗揭音也、漢書敘傳、楚人謂虎於擇、注云擇字或作菟並音塗、蓋擇釋同音、今黟言擇樹為側加切、則擇塗菟遮揭皆同韻、今齟塗一韻、亞牙一韻、而亞、亦讀汙、加、亦讀姑、牙、亦讀吾、樝、亦讀且、是今兩韻古一韻、然究不知古言從今何韻也、墨子公孟篇云、問於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子墨子曰、是猶曰何故為室、曰室以為室也、則音樂之樂、與嘉樂之樂、周時止一聲、

翔傳、壺者所以盛、興徑命正敬廷定爭為韻、急就章、
萬方來朝臣妾使令、漢地廣大無不容盛、是乎以盛
之、漢止去聲、使令之令、分爭之爭、皆去聲、豈與愷凱
今不同音、詩令德壽豈與零露泥泥孔燕豈弟為韻、
則愷凱古止讀如豈、後漢書邊讓傳、歡讌既洽長夜
向半、琴瑟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徹音逝而
流散、則彈琴瑟之彈正去聲、俱不如韻書所言、左傳
兮朋為韻、越絕書終榮為韻、今言亦兮朋終榮同一音
韻、而韻書不然、是古今俱無當也、陸德明經典釋文、
於詩韻亦古人韻緩、此有韻書後遷就之論、實則古

今音轉、古人各以方言為韻、必無檢韻作詩之事、謂
古韻寬者、真一孔之論、宋羅大經鶴林玉露、引楊誠
齋言、吟詠性情、奚拘禮部之韻、魏鶴山言、科舉之外、
賦詩不必以韻為檢、洪邁容齋五筆亦譏禮部韻略
分字絕不近人情、為四聲切韻學者、必强為之說、終
於非是、元吾邱衍閒居錄、欲就說文某聲析韻以讀
古詩、至律詩則各用其時韻、此宋元人最通之論、然
則詩韻止以應試、詩韻辨字略、又應試者之至寶冊
也、此板刻於歙紫陽書院、今無賣者、忽得一本於長
沙市工、歸翻閱、因述其所見如此、道光丁亥六月

荅

荅當之荅、應以合為聲、其合聲從草者、假借小菽之荅、在六書也、宣二年左傳云既合而來奔、合即荅也、注亦云合猶荅、其合聲從竹者、乃隸變之譌、隋代俗字、廣雅對畣、曹憲以為俗作對荅、失之是也、爾雅畣然、廣雅對畣、合聲從田、實無此字、或謂是說文[illegible]高部竹聲之篙、轉寫作畣、亦假借字、雖善無徵也、張有復古編、謂是假借畗字、則不善而無徵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湆

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士虞禮、大羹湆、有司徹、有羊湆、豕湆、少儀云凡有湆者不以齊、士昏禮注云、大羹湆煑肉汁也、今文湆皆作汁、說文水部湆云从水音聲、興澀相次、訓幽澀也、而相承音泣、按從音之湆、當音陰澀之陰、不當音泣、羅君有高云、湆之音轉液聲、亦於古無聞、禮之湆字、當从月、泣聲、廣雅云羹謂之⿰月立、即此湆字、湆⿰月立皆古汁字、禮經相承作从肉从泣、佩觿亦云湆湆有別、知禮文傳寫甚久、容是說文汁下脫古文湆、後人乃讀湆為汁耳、

嫴

漢書功臣表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惠氏棟云保辜以二旬爲限欵其說公羊襄七年注保辜有以傷辜死文有辜内辜外文今案漢書宣帝紀詔曰令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死獄中朕甚痛之則以掠後死者亦計辜期然則辜者自為責傷義與漢律保辜均是嫴文之省說文辛部辜云罪也女部嫴云保任也係公羊注有辜内辜外漢紀有掠辜死獄中表有坐棄市應是嫴無疑葢辜是罪嫴是罪人别任狀漢律假辜為嫴耳顏師古注急就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辜云限內坐重辜、如此則係為任、辜為罪、與辜內辜外文不合、應云辜內坐重罪、則合矣、辜權或云當作酤權、以今推之、亦當作辜權、

冞

詩冞入其阻、箋云冞冒也、釋文引說文從网、今說文网部罙、米聲、重文宷、亦從夂、米聲也、隸變從冂米聲、其義甚通、唐石經木上作网、與米上作冂者、相去微茫耳、書手筆迹小移、釋文通志堂本作米上冂、而唐石經校文謂抱經堂本作木上网、抱經失之、蓋以木上网為唐時俗字、存之為可喜耳、其實揩應米上冂也、若作罙則是篆从穴从火从求省之隸變、說文云深也、與箋說不相涉、乃毛傳義

摹

漢書高帝紀贊云、其規摹宏遠矣、韋賢傳云、其規橅可見、師古云橅讀曰摹、其字從木、蕭望之傳云今將軍規橅、師古云橅讀曰模、其字從木、案無㚟同音、說文云摹規也、旣以橅爲摹、則從手亦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禊

禊從示契聲、漢以前無此字、蓋即祈字、文選曲水詩序注引禮傳云、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釁絜也、禮傳不能詳、而援堯典仲春民祈之義、續漢志注引風俗通云、周禮女巫歲時祓除疾病、禊者絜也、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是應劭謂禊有絜析二義、禊字東漢人所造、杜篤有祓禊賦、其禊祝曰懷季女使不殆、是三女為徐肇事、一說始郭虞二女事、祈禳自絜濯、故謂之禊祠、劉昭非之、然字從示、實以祠也、晉書束晳傳、言周公事、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竹書、

率

名旻箋云、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正義云其術在九章、釋文云、率字又作䢦、音類、又音律、又所律反、按顏氏家訓云、率字自有律音、強改為別、蓋齊周隋唐、不識字人、野文謬種、留傳、遂以不刊、又如稱旁着兩、席下加帶、舊內安叩、令人氣塞、不獨奮奮從雚、黿鼉從黽、靈底着器也、夫俗便已非、俗而不便、無乃勞拙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魏人以准為淮水不足○

準

農田餘話云、寇萊公當國、凡有文字準此字、去十作准、至今不改、先宋諸人言之、然韻中亦有此准字、莊子有平中准、云云、今案准是準草書、見急就章、宋順帝諱準、昇明中取此字、不得謂寇準時去十作准、又今字俗者、輒爭曰經子有之、不可以為俗、不知俗字當去者、正由人以俗字寫經子、若俗字寫俗書、何足道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金史國語解後

金史國語解、諸乣詳穩一條、云遏戍之官、乣即軍字、詳穩即長官、見遼史、按此館臣誤也、應云乣即糾字、亦為糾軍名也、遼國語解云、糾轄、糾軍名、轄者管束之義、此糾字轄字、俱不得為遼金國語、惟詳穩為金國語耳、遼有遙輦糾、永興諸宮分糾十二行糾、黃皮室糾、諸糾中有正丁、蕃漢轉丁、騎軍、諸目、軍則名糾、軍官則名都乣、乣轄、亦為招募新兵、亦為戍兵、金史兵志、則東北部二路、五乣、西北西南二路乣軍十、其本意取乣聚如元以諸部族兵為探馬赤軍、募集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荅剌罕軍、又別有遼東糺軍、女直軍、則糾軍歷三朝、不得謂糺即軍字也、

葰

說文艸部葰字、即今莌荽字、從俊聲、讀如綏、漢書地理志、太原郡葰人縣、師古音山寡反、按廣韻馬部有傻沙瓦切、與葰同、而傻譌作傻、字彙補又增一傻字、不可理推矣、此等後增怪字、亦應有所比附、廣韻傻云強事言語、傻云傻俏不仁、皆應從叟、而田轉作匃、又譌作允、遂橫牽葰字、亦入馬韻中、而其字為謏為傻、為葰為傻、又為俊為傻、皆俗別也、宋人則作沙、江休復雜志云、廛俗呼野人為沙塊、永叔戲長文、披沙揀金、又戲馬遵曰、舊沙而不俏、今俏而不沙、吳長

文言、沙於面不沙於心、皆以沙為迂朴、韓彥直橘錄、則云物小甘美者曰沙、如沙橘沙柿沙糖沙蜜之類、是南以沙為美俏、北以沙為不美俏、語言不同如此、元人則以獃為傻、角用傻字、

窔

淮南子地形訓云、窔生海人、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窔者生於庶人、又云煖濕生窔、注云窔人之先、窔字不知所從出、千祿字書、入聲窔窔、云上俗下正、五經文字穴部窔、云俗作窔者非、則是窔生海人也、道藏本作窖者生於庶人、一切經音義引倉頡篇、於卷五凸髖云作窔、卷九匈凹云作瓾卷十四凸云窖墊下也、窔突也、卷十一恐凹云作窖下墊也、凸腹云作窔不平也、卷十八則凹云作窖、卷十九凹凸云窖窔、卷二十三凸出云作窔、坳凹云作窖、

據此、則窔者是突、即突丏也、言丏生海人、凡丏者生於廡人也、作容者四也、言四生海人、凡四者生於廡、人也、呂氏春秋任地篇云、子能以窪為突乎、注云、突理出豐高也、則突窔義同、此丏窔突之所以譌為窔也、四容皆音近突、今突亦作䆐、此四窪容之所以譌為窔也

嫏嬛記識語

此三卷、是順治年間寫本、署元伊世珍撰、其文皆市井纖鋒挑激、相傳明常熟桑悅造、悅作庸言一卷、以繼孟子者也、蓋妄人、其書明末始出、常熟毛氏刻津逮祕書、近張君海鵬刻學津討源、墨海金壺、備月山房叢書、甚精、而兼及此書、蓋以其為常熟狂士、今覽其書、引姚鷟尺牘、周達觀誠齋雜記、言唐女子足小事、又郭需鳳江湖記聞、言石尤風事、文筆冗俗、如出一手、又嫏嬛二字不可解、所造嫏嬛福地事、不涉女手、似嫏嬛字皆當從玉、謂琳琅環之字、匠筆誤從女、

好奇者因而不韋耳、向見明人徐象梅瑯環史唾十六卷、順治時司業朱滄起瑯環類纂一百三十卷、字俱從玉、又武英殿書目、前庫未載入冊檔書、第一架二層瑯環記二本、有養東庫南櫃開第七架二層、瑯環史唾一部八本、故典曾落錄、絳雲樓書目、祁承鄴澹生堂書目、葉元雜俎中載瑯環記、俱從玉可證也、惟高承埏稽古堂日抄中、瑯嬛記則從女、自津逮秘書行、而從女且爲典故、不求甚解矣、宋時有唐馮贄雲仙散錄、直齋解題、疑其所引書籍古今未聞、孔傳續六帖、亦引散錄、洪邁容齋隨筆、謂散錄淺妄、孔帖不當引之、若瑯嬛記、則文筆又在其下、散錄自序其家藏書二十餘萬卷、此桑氏又不知幾十萬卷、可怪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龜

列子天瑞篇云、純雌其名大膂、純雄其名穉蜂、注云大膂龜鼈之屬、釋文引司馬彪云、穉蜂細膂也、文義相對、說文云龜頭與蛇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屬以蛇為雄、又云蠣、天地之性細膂純雄、亦文義相對、則龜說之廣肩、定是廣膂之誤、博物志亦云大膂無雄、集韻疑于廣肩、改云廣膂無雄、非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偶桐人義

説文偶、桐人也、説文多言漢制、此桐人疑緣江充獄事、漢書所謂桐木人也、漢俗多如此、論衡亂龍云、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鑿地為埳、以蘆葦為郭、藉臥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枉則木囚動出、亦以桐為偶人、漢時以桐人為偶、常也、韵會擧引説文作侗人也、是桐之誤、嚴氏可均云、高誘説偶相人也、桐當作相、案相人偶見禮注、高誘説乃是像人、文子微明、淮南繆稱俱云、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淮南注、偶人相人也、即史記孟嘗君列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索隱以土木為之偶類於人之像

魏新字

高宗御製詩初集、卷二十三、注云北魏太武帝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餘、頒為楷式、佗之從化、當昉於是時、謹案魏太武紀稍隨時改作、又云制定文字、其時崔元伯崔浩、實與著作、周書黎景熙傳云、從祖廣、太武時為尚書郎、善古學、嘗從吏部尚書清河崔元伯受字義、又從司空崔浩學楷篆、自是家傳其法、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許字相異、則新字兼改篆法、趙文深傳云、太祖命文深季明沈遐等、依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則周篆又依說文、今石鼓與籀文不合、又與說文

有異、是新字篆魏太武時物、馬定國謂宇文周時物、時復用說文石鼓不爾也

書難字後

金山曹君同福宛平王君堂同集字一冊題曰難字、皆取之學堂字書、欵特以難塾師者、余覽之多不識、審視之則十九誤字也、按乇録、亦有漢張揖難字一卷、今廣雅字多奇怪、葢以隸承篆勢不能合、汗簡之屬、轉為楷書、不得古意可知也、以字匠不精、讀者奉為程式、轉來轉誤、通以惑世、渠夲有木、又渠省聲、不知何時誤少一筆、而巨作戶、曲旱有魏張猛龍碑、其高祖仕大沮源時俗字也、玉篇出一淶字、云強魚反、撑把也、蚩蜻蜊也、以共得聲、不知何時誤多一筆、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共作曰大集韻出一㬥字云亦作𡙕說文陸從光得
聲籀文作䧢春秋昭十七年陸渾公羊當作䧢不知
何時誤作賁集韻即列賁字入聲力竹反今乃言賁
卝上從三十賁渾上從十從廿說文反爪為𠂂不知
何時楷作人傍几梁兩公記注云仉音掌魯有黨氏
滿音掌孟子毋掌氏一作仉即魯黨氏也今亦作人
旁几至云魏公子仉齊之後魏公子謂梁四公其誤
至此○燕禮杞朱襦从需也不知隋唐字匠何人誤影
需為𩁹而釋文出一襦字宋張淳儀禮識誤據襦以
改襦且改喪服注襦子室為襦子室史記秦紀云賀

以黼黻兩字從黹也不知隋唐以前何時誤作兩耑
唐張守節正義云歷代史記本同宋婁機班馬字類
即列黼九黹黼八勿法苑珠林卷一百有黼字字匠
運奇改黹上為草而黼作𦼮音義云𦼮方矩反同黼
史記周紀云襄王告急於晉急從及也不知何時及
誤作叐班馬字類列急於二十六緝漢書薛宣傳陰
陽否鬲否在不部口部也不知何時誤口作几梁金
摟手以乇否字从口為不學玉篇列字畫豪犛别者
可否从口乇否从几宋人班馬字類列乇四紙此漢
人所謂壞字○方欲整齊之○而隋唐以後人○乃集之以

為楷則又甪寧同也漢書王莽傳永以康甪不知何時誤多一筆心作必字書乃言甪從心者獨用從必者通寧周官大司樂為角釋文云古音鹿劉宋謝靈運山居圖佐祿里先生見文選注史記留侯列傳甪里先生唐人資暇集言孔氏秘記處將來之誤直書為祿里蘩欽祿里先生訓亦書為祿孔氏秘記者孔安國書見抱朴子及史記索隱是甪古音祿之證不知何時史記甪少一筆毛晃作增韻出一角字東都事畧齊東野語姓氏急就章及注宋史儒林傳並云崔偓佺作直講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曰四皓中一先生姓或言用上加撇或言加點爾知否對曰臣聞刀用為角兩點為甪一撇一點皆不成字孫奕示兒編云甪里之甪或作角字角乃音覺白珽湛淵靜語云今人以角字中豎長者音覺中豎短者音鹿誤也甪楷從用實則從肉肉上出二豎為象形益毛晃李覺一妄說崔偓佺孫奕一妄說白珽又一妄說宋祁校漢書止云當作角其言明白宋元人却不依之何也玉篇云呠噴也讀若栩呠漱養鷹鶻之術其字從本得音即噴之轉附也不知何時誤少一筆而本作木沈括筆談云三館書有呠漱三卷呠音以参反又不知

何時誤移一筆而本作朮埤雅云今三館書目有咻嗽三卷注云咻竹淩反同一書目而沈陸二人所見不同當是三館傳寫行草之誤以麥竹淩寫不辨沈陸皆自負著書之才又漫錄之趙叔向肎綮錄則云見味嗽二字初不曉後見夢溪筆談注味以麥反乃知讀書不廣不可妄有詆訾不知讀此等書愈廣愈惑必不當有味以麥反之說也王文簡池北偶談止從沈說吳任臣字彙補則從木作味云以淩切又收一咻字云同述蓋以折中沈陸兩說以矜博洽不知沈味以麥木麥相近陸咻竹淩朮竹相近吳味以淩萬無可通矣即角甪味咻字可知隋唐以後字學之陋不賢識小止資笑耳說文亡從入從乚音隱為有亡亦為亡失唐人語林云有亡之亡一點一畫一乙亡失之亡中有人觀篆文便知不知是何篆文有此二怪字欲今人觀之說文欸從欠矣聲不然之辭欸聲欸乃或作譪迺皆單字還音又有還音作與靄者柳宗元漁翁曲欸乃校本云與譪謂一本作此非謂欸音與乃音譪劉言史詩閒歌嗳迺深峽裏亦依嗳迺各還本音也而郭茂倩樂府解題程大昌演繁露高似孫緯略姚寬西溪叢語俱誤為音至冷齋夜話

引洪駒父言、翳音奧、可為怪歎。反譏世人分欸乃為
两字。此洪識難字誠多矣。然不似讀書人也。說文山
部岊、從山從卩、亦書作岊、沈約藥名詩、重臺架危岊、
是也。玉篇山部岊、云古文危、岊云同上、集韻云危古
文作岊、從山從危省、此岊自音危、與說文子結切之
岊岊不同、龍龕手鏡山部岊、云音危、山名是也、廣韻
云岊、為危切、山名、在溧陽縣、孔齋至正直筆云、溧陽
有岊山、讀作危、字從了從山、加切 犯溧陽縣志則作岊
山、引周處風土記、呂姥得道於此、誤從山上巳、楊慎
丹鉛錄云、桐城岊山、讀若偶、亦作了下山文日繁多。

皆博雅人語。寶則怪緣。正當依玉篇從危、有字始可
識、又搜神記廬江有晥樅陽二縣、晥從日完聲、法苑
珠林卷七、引晥誤作晥、音義乃云九究二音、此等難
字。真不當識之。至炅即熲字、今姓炅者自云音桂、或
別有所承、路史以炅為燧人四姓之一、日誤作曰、奇姓
通、遂收一炅字、云音囧、是俗熲字矣、又虔字俗作虔、
明人玉堂漫筆云、顧玉贈夏國公、當作夏音虔、說皆
奇怪、廣韻有碳昌戰反、礮縛石、不知何時字板模糊、
字彙補收一碰字、云楚扇切、礮縛石、又字彙補扊字
似是扊犬字似是犮、北末切 蒲撥切 反復視之、皆可惆

瓦爲一元錄 清果

惻、今畧就所集者證之、前人專輒造字、或言金公爲鉛、金昆爲銀、田夫民爲農、百念爲憂、更生爲蘇、兩隻爲雙、神虫爲蠶、明王爲聖、覓見爲覛、耶見爲峴、豐色爲豔、口即圀王爲國、文子爲學、言反爲變、人先爲老、追来爲歸、同田爲富、衣田爲福、上曰爲旨、士心爲志、齋心爲齋、立心如一日爲恆、自大爲臭、釘丁審孔之可否爲可、賢爲寶臣、元揭枰大書統劉泰序、潔爲河沛支流之累、故從水從累、奴拜不全禮、邦從半拜、故奴爲邦、學教皆從孝、孝字即夆字、心字左點木右點金上點曉尖爲火下曲鉤趯起爲水、又嫗書言、宋卟神示古忠恕

乃一筆書、退檢古名帖、忠恕草書、是中心如一四字、是不惟人荒謬、卟神亦荒謬也、言之津津然、告以非是、即吼怒不可解、自唐以来如此、觀書不可不慎也

嘉慶戊午重陽日書於鷄兒胡同慎德堂北軒

記字形狀法書字鑑後

凡記字有法、論衡奇怪篇云、姜嫄履大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為其下土、乃為女旁匝、別通篇云、明帝讀蘇武傳移中監閱百官、百官莫知、美命隨牒之人、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難哉、其云其下土、女旁匝、木旁多、記字最為詳審、六朝隋唐人多學之、北齊書庫狄干傳云、干不知書、署干字逆上畫之、時人謂之穿錐、其狀如見、又云、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其外、顏氏家訓書證篇、策竹下施朿、筴竹下施夾、秦權字、隗狀作狀、貌之狀、并剪作犬音、辭篇、蕭子雲及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陵王、頗行僞字、前上爲艸、能爲作草、長朝野、以爲式、皆令讀者易曉、宋人白獺髓云、趙希倉倅紹興、判食單、閱吏茹字如何、吏曰草下加、乃書爲草下家、極似蒙字、其記字法亦富且極似、蒙字、語有斟酌、孫奕示兒編云、廬陵試聖武爲天下君賦、擧人押君字韻、羣作群、竟不挂名、主文言韻書無群字、其言是也、恐傳寫者不會其意、致錯誤、當云羣字羊不在下、而在旁、竟不挂名、則衆曉矣、示兒編又云、湖南漕試盡字作尽、時謂之尺二秀才、作尽云云、傳寫亦恐致誤、不如云作尺下二也、近人多作金石題識跋尾尤宜知此

法、其文始可別傳單行、至宋太平老人袖中錦云、京師婦人美者謂之搭子、女搭子爲好也、陋者謂之七、謂女字少ノ、不成女也、此蓋宋之市語、如二爲空工、九爲未九、亦易傳、總之求其形狀、先定偏旁、五代史韓建傳云、初不知書、使人題其所服器皿牀榻、爲其名、因日視之、乃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亦以偏旁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程君式金書

學當知古今之分者、天文測算小學聲韻二家、劉向之瞻雅、且以夏歷不合為偽、劉歆引經以證其術、後人又以時法說經、經義遂晦、依經立義、則疇人子弟妄爭之、杜預釋例曲循經傳、其義至通、而欲削他人之是、以度己之蹟者、若劉恕通鑑外紀、反譏杜置閏不合、不悟此春秋時史官置閏、非杜置閏也、劉羲叟作漢元以後長歷、至與通鑑所引諸史日月不合、嘗謂以渾說經則亂經、以經予證算、則亂算、必也通古法而後經明、必不讀書而後算明、此非妄言也、少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經、見正義中引元嘉大明歷、私謂通歷家言、必從大明始、乃細求之、覺其言與今不合、泛覽史傳、又與梁隋以後不合、是知經自有法、鄭以緯說之是也、大明自有法、劉宋所行者是也、筭自有法、今筭學生所用者是也、言小學者、不知聲音遞變、好言古音、南齊書輿服志云、伏曼容言、三代服色以姓音為尚、漢不識音、乃尚行運、太子僕散騎常侍等、並駁之云曼容何故能識遠代之宮商、而更迷聖朝之律呂、可為撫掌、此後更不足糾矣、又多不問古人作文字之意、略有所聞、輒欲執古改今、又不精審、竟成醜謬、見人強言字母、而自跉於方言、致彼此不相曉、是人不須有言矣、更何須有音韻、又何問音韻之當否乎、適來數種書、惟其有所見、是以多窒、古人所以惡一孔之儒也、置之可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積精篇

古道術易子而教、白虎通言、師授之道、當極說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以是父難教子、按易著咸象、又稱男女媾精、萬物化生、詩稱亦既覯止、心則夷悅、覯即媾精、（陵知此說、書列女傳、高允時云、遇止一）蓋記稱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又稱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著之典策、而難口說、言文行遠。其體如此。自儒者通天地而不通人。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仙佛極說之。又失其本旨。或為世害。是不可以不質言之也。元命苞（太平御覽五十八）云、水之為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故其為字、兩人交、一從中出

者為水、一者數之始、而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
起、素問上古天真論云、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
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水熱穴論云、腎者牝藏也、
生水液、腎腧五十七穴、水從出入、又云、腎脈下行、藏
之陰絡、水之所容、解精微論云、至陰者腎之精、宗精
之水不出者、精持之也、輔之裹之、故水不行、皆言水
者人所由生、靈蘭秘典論云、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
焉、王冰云、強於作用、故曰作強、造化形容、故曰伎巧、
在女當其伎巧、在男正曰作強、管子水地篇云、人水
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凝蹇而為人、故聖人重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事也、其事為男施而女受、經言嫁娶、言陰陽、言雌雄
言牝牡、皆陰先陽者、女不受則男無所施、易言求婚
媾、亦謂男下女、困學紀聞云、言陰陽者、闔而闢、言晦
朔者、終而始、實則外臺秘要、引素女方云、男性節操
故不能專、心貪女色、犯之竭力、神仙傳引天門子經
言、陰人之精、每急於求陽、而外自強抑不肯請陽、陽
人性氣剛躁、志節疎濶、至於燕遊、則顏和氣柔、詞語
卑下、蓋得嫁娶陰陽雌雄牝牡之情矣、夫婦男女、陽
先陰者、乾坤鑿度取象法用云、匹配法咸、艮下兌上、
陰陽之說也、恒象巽下震上、夫婦之義也、韓康云、秦

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髀加妾之
身、妾困不支、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
其少有利焉、利者則從之、司馬相如琴歌云、交情通
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玉臺新詠、藝文類聚、樂府解題、本如此、史記索隱、心作必、知者作復有、一本索隱無此語）女從男也、是故不可不養也、素
問六節藏象論云、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充
在骨、陰陽應象大論云、腎生骨髓、腎主耳、五運行大
論云、腎生骨髓、宣明五氣論云、腎主骨、痿論云、腎主
身之骨髓、骨空論云、督脈起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
入繫庭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簒間、繞

簒後、別繞臀、貫脊、屬腎、絡腦、男子循莖、下至簒、與女
子同、靈樞經脈云、肝脈繞陰器、本神云、肝藏血、血舍
魂、腎藏精、精舍志、九鍼論云、肝藏魂、腎藏精志也、素
問厥論云、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太陰陽明之所合也、
靈樞經筋云、足陽明筋聚於陰器、結於鼻、足太陰筋
聚於陰器、散於胸中、足少陰筋結於陰器、上至枕骨、
足厥陰筋結於陰器、絡諸筋、本藏云、肝合膽、膽者筋
其應、九鍼論云、肝主筋、蓋前陰聚胃脾肝腎八筋而
肝經二脈與督脈實主之、腎脈司蓄寫之樞、素問五
藏別論云、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所生、皆

藏於陰、六微旨大論云、君火之下、陰精承之、陰精指相火少陽也、三焦膽皆以陰精養之、故營衞從忠決䰟堅、積精之驗也、靈樞刺節眞邪云、茎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素問生氣通天論云、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陰平陽秘、精神乃治、上古通天論云、今時之人、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眞、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管子內業篇云、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又云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為泉源、浩乎和平、以為氣淵、泉之不涸、四支堅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徵字漢改、心術

下同、文子上德篇云、陽氣畜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畜積而能施化者也、故聖人愼所積、九守篇云、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韓非喻老、淮南精神訓、同白虎通性情云、陰者腎之泄、腎者水之精、又云腎者主泄、又云精者太陰施化之氣、神者恍忽太陽之氣、春秋繁露通國身云、治身者以積精為寶、精積於其本、則血氣相承受、形體無所苦、淮南子精神訓云、血氣能專於五藏、則胸腹充而嗜欲省、故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後漢書荀爽傳云、陽氣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

之祥、致老壽之福、漢書藝文志云、房中者性情之極、至道之際、聖人制外樂以禁內情、皆所以為之節文、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隕性命、詩蝃蝀刺懷婚姻不知命、左氏春秋昭元年傳言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又云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素問至真要大論云、竅竅無度、大絡絕、死不治、宋書顏延之傳庭誥云、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薰蒸、故其為害、熏心智、耗真精、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又天門子經云、陽生於寅、純木之精、

亦立於寅、陰生立於申、純金之精、以木投金、無往不傷、故陰能疲陽、五行之義、水陰克火陽、金少陰克木少陽、今六壬行年男寅女申、猶益天古義也、古聖賢所說、非禁人欲、管子中匡篇云、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文子上仁篇云、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抱朴子釋滯篇云、陰陽不交、傷也、陰陽不交、坐致壅遏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任情肆意、又足以損年命、素問痿論云、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為筋痿、及為白淫、疏五過論云、嘗合男女、離絕菀結、憂恐喜怒、五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空虛血氣難守、史記倉公列傳云、濟北王侍者韓安
病、得之欲得男子而不可得也、道藏備急千金方隱
一云、無男女、則意動、意動則神勞、神勞則損壽、殘鬱
閉之難持、而易失、韓詩外傳、亦言賢者精氣闐溢而
後傷、時不可過也、乃陳情欲以歌道義、又言父母之
道、人子血氣澄靜、則腠內以定之、劉智天方典禮父
道注、亦言男以二十為限、女以十六為限、或以知覺
為限、或以情慾時為限、以證制樂禁情、和平壽考、以
禮濟樂、致老壽之福、蓋百不失一焉、呂氏春秋情欲
篇云、早嗇則不竭、是有時焉、所謂節也、春秋繁露循

天之道云、男子不堅牡不家室、女子陰不極盛不相
接、又云君子甚愛氣而謹遊於房、是故新牡者、亭林文集、
(規友人納妾書引作新壯、蓋係誤本)十日而一遊、中年者倍新牡、始衰
者倍中年、中衰者倍始衰、大衰者以月當新牡之日、
抱朴子極言篇云、二十以前二日復、二十以後三日
復、三十以後十日復、四十後一月、五十後三月、六十
後七月、千金方遂十一云、人生二十者四日一寫、三
十者八日、四十者十六日、五十者二十日、六十者閉
精勿寫、體力猶壯者一月一寫、強忍不寫致生癰疽、
此所謂終身之時、春秋繁露言堅牡者男三十、陰極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盛者女二十、大戴禮本命云、男二八十六然後精通、然後其施行、女子二七十四、然後其化成、則新牝牡數也、又歲中自有時、夏小正云二月綏多士女、詩云何草不元何人不矜、言草元萌蘖、人亦生意於動、月令仲春、有高禖之事、管子幼官篇云、春三卯合男女、是也、詩言倉庚熠熠其羽、之子于歸、則夏亦昏時、管子幼官、言秋三卯合男女、荀子大略篇、言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呂氏春秋上農云、當務之時、無人不冠弁娶妻嫁女、為害於時、故詩言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士者未娶之通稱、謂農民多以冬娶、而周官媒氏中春

之月令會男女、自兼農民、與夏小正意同、又檢春秋四時皆嫁娶、詩綢繆三星傳箋異義、通典引束晳論嫁娶、言王肅馬昭兩家皆誤、通年嫁娶、古之制也、月令日長至言止聲色毋或進、日短至言去聲色、此則歲中之時、又應月星為時、尚書大傳、瑁玉以十五日序女御、鄭注周禮九嬪云、朔始於女御、十五為后夕、望後反之、又引孝經援神契、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素問八正神明論云、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盈、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

衡氣去、形獨居、靈樞歲露篇同、月令言仲春雷發聲、民有不
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則就月望避陰晦、
聖人所重、外臺秘要、卷十七、引古今錄驗、素女方、云
第一忌、日月晦朔、上下弦望、六丁日、合陰陽、所云望蓋韋
涉字。晦朔上下弦、即衡及魁綱、而俗人妄說、月望祀
房歷、當奪莫、又魁綱在房、古陰陽家所忌、歷例云陽
建之月前三辰為天綱、後三辰為河魁、陰建之月反
之、以捷法言、則建除家平收二日、蓋夫婦相對忌兩
旁雖出得氣、如子年月不取卯酉日、卯酉年月不取子
午日、其八辰以是推之、而寄名魁綱、宅無吉凶論嵇中

敬集云、孤逆魁綱不能令彭祖矢、亦指和合之室、所
引謂好內不急則昏喪文房、揚泉物理論、意林引、云豈有
太一之君坐於庶人之座、魁綱之神存乎匹婦之室、
益其寄名者非也、又應節氣中氣為時、千金方引彭
祖云、御女之法、能一月再寫、一年二十四寫者、皆得
百歲、有顏色無疾病、其計日為時者、則二日四日八
日十五日十六日、或言五日、則傅合詩五日為期、後漢
書劉瑜傳、內則妾必與五日之御、或言七日、則傅合易七
日來復、荀子大略言十日一御、春秋繁露言十日一
遊於房、則儒言十日也、而一日之中又有時、巢元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諸病源候云、交會當用陽時、從夜半至禺中是也、以此時有子、皆聰明長壽、勿用陰時、從午至亥、有子皆頑暗而短命、孫思邈金千翼方云、每日午時夜半後、生子吉、餘時生子不吉、其語各異、杜預左傳注云、家道常在夜、故曰晦時、晉侯不然、以之致疾、列子楊朱篇云、鄭公孫穆逃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呂氏春秋先識覽云、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踦（一作倚）固無休息、言晝非時也、摯虞新婚箴（藝文類聚）云、色不可耽、命不可輕、君子是憚、敢告後生、仲長統昌言（意林）云、美女數百侍妾數十、（千金方悉十、作美女數千、侍妾數百、）晝則以

醇酒淋其骨髓、夜則以房室輸其氣血、故漢書杜欽傳云、好色伐性短命、郭象注莊子云、色欲之害動皆之死地、而莫不冒之斯、過之甚者也、韓非子解老云、生之徒十又三、死之徒十又三者、四支與九竅十又三具之動靜、盡屬之生、至其死也、十有三具皆還而屬之死、生者固動也、動盡則損、是以聖人愛精神而貴處靜、（老子貴生章義）呂氏春秋圜道云、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虛既久則身斃、此生死之道也、顏之推家訓云、智者不淫之禁、是在乎人、善乎淮南修務訓云、毛嬙西施、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衣阿裼、曳齊紈粉

白黛黑、佩玉瑜、搖步、雜芝若、（香草）籠蒙目、（呂覽不屈謂之煙視）視
冶猶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𪘏酺搖、則雖有志嚴
頤頑之行者、莫不悇憚痒心而悦其色矣、（賈子新書勸學篇同）、
骨騰肉飛、傾詭人目、紀聞（太平廣記引）云、唐時蔡雲北山
道者、居山六百餘年、令迎之治女病、見女美、惑大悦之、
自抑不可、遂隱形與女淫、令捉得殺之、故智者豫絶
其萌也、淮南本經訓云、陰陽之情、莫不皆有血氣之
感焉、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礼、曲禮曰、使人
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呂氏先識覽云、天生人而令
之有別、有別者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麋鹿也、臣

民上下之所以立也、豈不諒哉、關尹子五鑑篇云、心
蔽男女者、淫鬼攝之、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
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
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此其精、此以其精、兩
精相搏、則神應之、阿含經云、淫亦有鬼、鬼入人心、則
使人淫泆無度、魏書徐子才傳云、武成初見空中有
五色物、稍近變成一美婦人、蓋昏眊之見、思士又有
夢寐之事、靈樞淫邪發夢云、厥氣客於陰器、則夢接
內、列子天瑞篇云、思士不妻而感、是或精氣不固、或
淫鬼以陰為身、史記趙世家云、武靈夢處女鼓琴而

歌、後遂納吳娃、此敗幾之先見者、宋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游雲夢、怠而晝寢、夢婦人願薦枕席、神女賦云、楚襄王寢、夢與神女遇、是以風氣為自也、而蔡邕檢逸、陳琳止欲、神女、阮瑀止欲、王粲閑邪、應瑒正情諸賦、藝文類聚皆甘同夢、托以通精、陳琳神女賦云、托嘉夢以通精圖極之士、又或撰造淫書、以供瀏覽、載考終始、亦非起於晚近、詩墻有茨云、中冓之言、不可道、詳讀也、釋文引韓詩說云、中冓、中夜淫僻之言、漢書文三王傳、不窺人閨門之私、聽人中冓之言、注晉灼云、魯詩以為夜也、二家皆謂夜中淫褻之事、毛詩鄭箋云、宮中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則是宮人造成一書、當時且有讀而詳道之者、漢書禮樂志云、武帝時、采詩夜誦、注云、詞或秘、不可宣露、故於中夜歌誦、皆淫書也、其後則漢志有陰道百五十四卷、養陽方二十卷、內房有子方十七卷、廣宏明集阮孝緒七錄、仙道錄房中部、有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隋志有玉房秘訣之屬、按之史記倉公列傳、陽慶有古先道遺傳、神接陰陽禁書、其書時有時無、蓋不足行遠、鮑照代淮南王詩云、合神丹戲紫房、紫房采女弄明璫、博物志引典論、有容成御女藥、又有淮南王書說丹藥、真誥甄

命授云、食草木之藥、不知房中之術、亦無益也、但知行房中、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房中術、世自有經、不復一一說之、抱朴子釋滯篇云、房中之術、雖言服藥、而服藥之方畧有千餘、又有采女丹法、外臺秘要引素女方、則以茯苓爲神藥、雜以兔絲蓯蓉之屬、舊唐書鄭注傳云、自言有金丹之術、可去痿弱重腿之疾、李懇得效、王守澄亦神其事、癸辛雜志、引施仲山言、偏僻之術必加續弊之法、氣不能通、則宋以後助淫之具、襄以御女藥、繫之明道士陶仲文、邵元節、梁指甲、李孜省、僧繼曉、等皆以秘方得幸、爲合丹之支

流、後漢邊讓章華賦云、歸生風之廣廈、修黃軒之要道、攜西子之弱腕、援毛嬙之素肘、張衡同聲歌云、衣解金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稀見、天姥教軒皇、玉臺新詠言衣解而御金粉、是服金丹御女藥、列圖儀態、如漢書廣川王海陽、畫屋爲男女裸交接、置酒召請諸父姊妹飲、使仰視畫、南齊書、東昏於芳樂苑諸楼觀壁上、畫男女私褻像、北夢瑣言、溫巔仕蜀、官至常侍、以隱僻繪事爲媒緣、又以謁郡將、其子郢以奸繳坐流、其名出於素女軒皇、漢書王莽傳、言莽日興方士昭君等、考驗方術、縱淫樂、

徐陵答周密譲書云、承歸來天目、得肆閑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無孟光之偕隱、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藝、雖復考槃在阿、不為獨宿、詎勞金液、惟飲玉泉、則凡娟藥、秘器、淫書、秘戲圖、皆妄言道家、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天氣先盛壯而後施精、故其精固、地氣盛牝而後化、故其化良、其云天謂男、地謂女、牡與牝則陰也、謂之施者、白虎通嫁娶云、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天子諸候娶九女、亦足以承天之施、其云盛壯盛牝者、通於養生之說、而外臺秘要、引素女方、云第七之忌、其女語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玉莖盛強、以合陰陽、則道家所說、其取法各異、抱朴微旨篇云、知元素之術者、曰惟房中之術可以度世、又云或聞房中之術、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並可移災解罪、轉禍為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釋滯篇云、房中之術、十有餘家、或以補救損傷、或以攻治重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益壽延年、其大要在乎還精補腦、極言篇云、長生之道、在於還精補腦、采玉液於丹谷、雖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真誥運象篇云、紫虛真人書、黃赤之道、混氣之法、千萬中有一得之、得之者、遠至於不死耳、千金方隱一、仙經云、男女俱仙

之道、深納弗動、精思齋中赤色大如雞子形、乃徐徐出入情動乃退、一日一夕可數十為、可以益壽、皆言房中術功效本黃書之旨、後漢書方術傳、冷壽光行容成公御婦人之法、注云、其法在握固不寫、還精補腦、列仙傳言容成公黃帝師、善補導之事、列子天瑞篇云、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為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封氏見聞記李石續博物志、皆以老子谷神章見黃帝書、唐僧元嶷甄正論云、老聃演黃帝書、重廣其文、為道德二經上下兩卷、是也、列仙傳亦云、容成之道、取精元牝、其要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神不死、辨正論十喻篇、引三教論云、五千文者容成所說、老為尹談、蓋淵源如此、謂之元牝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元冥者、入冥也、則元為入、唐律疏議釋文云物有穴可受入者為牝、則元牝古語可知、呂氏春秋去私篇云、黃帝書曰、色禁重、注云不欲好色至淫縱、此蓋古黃書、韓非子揚權篇云、曼理皓齒、說情而損精、故去泰去甚、亦其旨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智者有餘、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是以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淡之能、縱欲快志於虛無之守、

故壽命無窮、亦黃書也、其言七損八益謂男女天癸之驗、損七以益八、黃帝實有采補之法、但禁重耳、論衡命義篇云、素女對黃帝、陳御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戕男女之性、甄鸞笑道論云、臣年二十時好道術、就觀中學、教臣黃書合氣、三五七九、男女合氣之道、四目兩舌正對行道、玄明集、元光辯惑論、注引合氣咒云、天道畢三五成、日月俱出窈窈、入冥冥、人氣入真氣、通神氣布、道氣行、姦邪鬼賊皆消亡、觀我者盲、聽我者聾、敢有圖謀我者、反受其殃、我吉而彼凶、乃開命門、抱真人嬰兒、迴戲龍虎作、辯正論九箴篇、注引黃書云、開命門、抱真人嬰迴龍彪、載三五七九、天羅地網、開朱門、進玉柱、陽思陰女白如玉、陰思陽男手摩挺、宏明集慧通駁顧道士夷夏論云、今世學道、陳黃書以為真典、佩紫籙以為妙術、士女無分閨門雜亂、服食以祈長年、淫妓以為療病、王氏見聞太平廣記引云、青城道士、年年采民家女子、往山中、行黃帝之法、死於巖穴者、不知其數、按黃帝言男女俱仙故素女傳授、又采女可問彭祖、令賊害女命、其傳失真、非黃書本然矣、述其法者有彭祖、千金方引彭祖云、以人療人、真得其真、神仙傳載彭祖告殷王采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云、經脉損傷、血氣不足、内理空疎、髓腦不實、體已先病、故為外物所犯、又云人失交接之道、致有損傷之期、能避衆傷之事、得陰陽之術、則不死之道也、書之傳者、則為彭祖經、宋戴埴鼠璞、亦以為言、埴言余按列仙傳蓋誤、列仙傳文無可按、抱朴子極言篇、引彭祖經云、自帝嚳以來、又佐堯、歷夏至殷、皆為大夫、殷王使采女往從受房中之術、王行之有效、欲殺之以絶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又與神仙傳同、微旨篇云、房中之術、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又云偏枯若此、故學道不能成、釋滯篇云、房中近有百餘事、元素子都彭祖之書、皆載其猶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終不以至要者著于紙上、然則彭祖經在房中、已為最要、而猶不著至要、他更可知已、老聃本與彭祖同稱、其學皆本黄帝之術、推廣之、道德經云甚愛必大費、注云甚愛色費精神、惟不愛色而與之接、故能不施、列仙傳云老子好養精氣、貴接而不施、采補之事得其半矣、莊子知北遊篇、老子謂孔子云、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樂於此者、四支強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此偏就養精氣言之、絶不及元牝法、其言元牝者、辨正論引內侍律、老子云使我專心養玉莖、三五七九還陰

精、(赤松子經文同)、又云我行三五往七九、呼噏太元生門口、
又云內侍不得外交、援失內養之道、是惰以前道家
所傳、其書已古、漢書李尋傳云、成帝時、齊人甘忠可
有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夏賀良丁廣世郭昌
解光及尋、皆好之、言延年益壽皇子生之事、即哀帝
紀所謂赤精子讖、後漢書襄楷傳云、順帝時、瑯琊宮
崇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號
太平清領書、後襄楷上言神書有廣嗣之術、注引太
平經典帝王篇云、天師曰、如今施其人、欲其生也、開
其玉戶、施種於中、比如春種於地也、今無子之女、雖

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若此
也、真誥運象篇云、紫虛真人書、是張陵受教施化為
種子之一術、其書漢世往往傳之、時魏伯陽作參同
契、文云、爰斯之時、情合乾坤、乾動而直、氣布流精、坤
靜而翕、為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
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又云太陽流珠、常欲去
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是還精也、又云子當右轉、午
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定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是
忌河魁天綱○男為女敗也○又云陽失其契、陰侵其明、
陽消其形、陰凌災生、濫度道節、為女所拘、魄以檢魂、

不得淫奢、言敬慎則不敗也、說者謂是金丹寓言。不知金丹、正是房中寓言。參同契云、配以服食、雌雄送陳、則服食亦非有他法、其文云可以口訣、難以言傳、不得其理、難為妄言、竭殫家財、妻子飢貧、說不諧遇、希有能成、廣求名藥、與道乖殊、文云露見枝條、隱藏本根、博世迷惑、竟無見聞、遂使宦者不遂、農夫失芸、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斯文、故為亂辭、雜亂日之亂、孔竅其門、是曉金綵乘伯陽所不道、惟論房中口訣也、五代末道士陳摶祖述其說、作無極太極之圖、初一元牝之門、次二鍊精化氣、鍊氣化神、次三

五氣朝元、次四取坎填離、次上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宋俞玉吾易外別傳云、此丹家說也、傳自河上公魏伯陽鍾離意呂巖、至摶推本元牝之門、則源出於黃帝其口訣之散見諸書者、辨正論氣為道本、引陽氣黃精經云、陰氣赤、名曰元丹、陽氣黃、名曰黃精、陰陽交合、二氣隨精、與神合凝、臨於命門、要須九轉、是為九丹、笑道論引道律云、行氣以次、不得任意排醜近好、抄截越次、元女云、不高突、得度世、言心不注色也、千金方云、凡御女、必當先徐徐調和、使神和意感、良久乃可令得陰氣、陰氣推之、須臾自強、所謂弱而內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堅急出之、進退欲合疎遲、情動而止、不可高自投擲、不必三五七九之數、崔公入藥鏡云、日有合、月有合、窮戊己、守庚申、託黄婆、媒姹女、輕輕地、默默擧、一日內、十二時、意所到、皆可爲、悟眞篇云、姹女遊行自有方、前行須短後須長、歸來却入黄婆舍、嫁個金公作老郎、即參同契所云、擣持并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始文使可修、也終竟武乃陳也、仙經言男女俱仙、深納勿動、參同契亦云、熏蒸達四支、顏色悅澤好、老翁復丁壯、耆嫗成姹女、劉向列女孌嬖傳云、夏姬狀美好無匹、內挾伎術、老而復壯者三、漢武內傳云、神君者女仙也、霍去病微時、禱於神君、神君見形、欲與交接、去病不肯、去病將卒、武帝爲請、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不長、吾昔欲以太乙精補之、今則不可救也、列仙傳云、女丸者、陳市上沽酒婦人、得素書、爲養性交接之術、更設房室、納諸年少與止宿、行文書之法、遂棄家追仙人去、亦元素流亞也、魏文帝典論、博物志、三國志華陀傳注、冊府元龜三百七十六、以奇人嚴峻、就左慈學補導之術、爲逐聲、旌異記、言後魏太和中、有奄人自慨形殘、入山六月、鬚髯生、得丈夫相、法苑珠林、逸史、言唐李元於嵩山見老人自言秦奄人、避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稱得道、鬚髯偉甚、曰此皆山中所長（太平廣記四十八）嚴峻亦望陽氣通暢、故就道學、非遂聲也、抱朴子微旨篇云、太元之山、難知易求、和氣絪緼、神意並遊、玉井泓邃、灌溉匪休、醴泉出阿、挹其清流、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氣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隈、愚人狂妄、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此河上公所謂上元下牝、神仙家承用之、其說甚快、而儒言家補者、呂氏春秋所謂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素問所謂法於陰陽、和於術數、事亦非易、神仙傳、彭祖謂采女曰、美色淑姿、幽閑娛樂、不能斟酌之反以速患、巫炎對武帝曰、臣誠知此道為真、然陰陽之事、宮中之制、臣子之所難言、又行之皆逆人情、能為之者少、故不敢以聞、曹植親接方士、作辯道論、亦言房中之術、非有至情、不能行也、（一作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博物志引此、文作典論）真誥運象篇云、紫陽真人言、積精所感、萬物俱應、妙識未帀、則形華不盡、形華不盡、則洞房之中、難卽分明也、神仙傳云、殷王百三歲、得鄭女妖淫失道而殂、北夢瑣言云、唐夏侯孜得彭素術、出鎮蒲中、悅一娼妓、不能承奉、致尾閭之泄、因而病卒、野獲編云、譚綸受術于陶仲文、行之二十年、一夕御伎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而敗、張居正用其術、日以枯瘠、不及下壽而殁、故養生者多言愼房室、嘗覽魏書釋老志云、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太上老君見嵩嶽、謂道士寇謙之、除去男女合氣之術、曰大道清虛、豈有此事、眞誥稽神樞篇云、定籙君曰、守元白之道、是房室、房室即死、守一之道在節之、甄命授篇云、裴君曰、眞人都無情欲之感、男女之想、若丹白存於胸中、則眞感不應、陰氣之接、永不可以修至道也、神仙傳陰君自敍云、仙君神丹要決、積學所致、無爲合神、是則肉竈燒丹、施化求益、道教中已有論甘忌率、是丹非素之論、然而道者、天下所同、今別名之曰道、則爲陰陽兩氣、男女相拘、猶勝符籙持咒、揉雜神鬼、時以僧衆誨淫、其焰方熾、故道家託清虛之旨、激爲此說、辨正論九箴篇云、道有男官女官之兩名、黄庭經實行房縮陽之術、其言誠不誣、然僧徒自謂攻道、乃自忘其醜、魏書沮渠牧犍傳云、沙門曇無讖以男女交接之術、教授婦人、蒙遜諸女子婦、俱往受法、魏朝崔浩勸滅沙門、搜括諸寺、多藏婦女、元邁擒妖僧法慶、并其妻尼惠暉、隋末懷戎沙門高曇晟、擁大衆皇帝、立尼静宣爲耶輸皇后、見舊唐書高開道傳、大唐西域傳云、劫比陀國、有天祠

十所、事大自在天、皆作天像、其狀人根形甚偉長、俗不以為悪、謂諸衆生從天根生也、元時番僧授延徽蘭法、謂之秘密大喜樂禪定、所居室、為色濟占音烏格依寺、有秘密佛、其畫以長綫提三法、皆呼吽、為大手印、視三五七九、尤為鄙褻、明依元時、馬哈噶喇佛、刻像大善殿梁上、互（今東安門內舊慶壽寺是其址）置金銀佛像百六十九座、淫褻醜怪、成化時、僧繼曉以房術進、僧徒以之誣佛、非佛過也、佛制僧者、不近女色、廣異記（太平廣記）云、雁門山婦人、見僧法朗、不識為何物、朗自言人婦人笑曰、安有人形狀如此者、北夢瑣言云、幽州僧遊

初服、謂人曰、生平不謂有此歡暢、悔知之晚、僧法擯落形骸、益有見也、後漢書襄楷傳云、天帝遺浮屠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增一阿含經馬王品云、婆羅門施女于佛、不受、一比丘欲受、佛為說女人九惡、益強制之道、禪秘要法經云、男精青白是諸蟲淚、女精黃赤、是諸蟲膿、又云、諸女如畫瓶盛不淨、出曜經云、佛言淫態、狂心奥惡、吮其涕唾、玩其膿血、珍之如玉、甘之如蜜、楞嚴經云、欲氣粗濁、腥臊交遘、膿血雜亂、又云、淫習發於相摩、不休、大猛火光於中發動、（見第一第八卷）均是革囊盛血之意、妙法蓮華經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安樂行品云、不於女人身、取能生欲想、而為說法、不
與少女處女寡女共語、又云為女人說法、不露齒笑、
不見胸臆、況復餘事、善見律云、女人聽說法、以扇遮
面、慎勿露齒笑、笑者驅出、薩婆多論云、瞿曇彌來見
佛、禮已不坐、為止誹謗、瞿曇彌即大愛道佛之姨母、
猶慎其防、亦豫制也、新婆沙論云、忍辱仙人為哥利
王宮眷說諸欲之事、皆是臭穢不淨之法、諸婇皆應
厭離、賢愚因緣經、僧祇婆羅品、亦有此事、但不載所說語、周書蕭詧傳云、詧性
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武、遙聞其臭、經御
婦人之衣、不復更著、有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義四十六卷、人言詧其佛性、實則病也、素問風論云
肝風之狀、時憎女子、腹中論云、肝傷病至則先聞腥
臊、詧以遠隔宗社、脫營損肝、以性偏嗜佛、故人疑之、
佛言人性五欲、色聲香味觸、增一阿含經云、天地更
始、人漸相看、欲心多者、變成女人、遂行淫欲、久乃覆
藏形體、不使人習見翫淫欲、此非於古有徵、然亦無
以證其非也、新羅沙門元曉阿彌陀經疏、引聲王經
說云、佛母是化身女、非報身女、佛說如幻三摩地無
量印法門經云、佛刹中女人生者、皆是化生、觀佛三
昧經云、釆女言事太子不見其根十八年不見其便

利、此真與智之言、佛出家舍俗、不近女人者、實以避
衰相、智度論云、諸衰中、女衰最重、故四十二章經云
佛告諸沙門、慎無視女人、見若無見、慎無與語、老者
以為母、長者以為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佛說菩薩
內戒經云、四十七戒、一十五菩薩不得至博戲淫女
舍、其教人者、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云、自妻知足、他
妻無求、無起邪心、邪淫二種果報、一者婦不受語、二
者自妻為他侵奪、優婆塞陸舍迦經云、佛言齋日、持
意不蓄婦、亦不念婦、亦不貪女人、亦無淫意、佛說齋
經云、佛言一日一夜持心意如真人、不貪邪欲不念

房室、佛說廣義法門經云、十四不淨想者、一共女人
一處住、二失念心觀女人、其教婦人者、廣宏明集、郗
嘉賓奉法要云、齋日、婦人去香花脂粉之飾、端心正
意、亦本佛說而教術支離、魔言男女二根、即是涅槃
阿含經云、四天王身身相近成陰陽、忉利天阿修羅
相抱成陰陽、燄摩天相近成陰陽、兜率天執手成陰
陽、化樂天熟視成陰陽、他化自在天暫視成陰陽、魔
法如人間、樓炭經忉利天品云、四天王行陰陽、忉利
天以風、燄天以相近、兜律天相牽手、無貢高天相視
他化自在天、人念淫欲、便成陰陽、起世經云、四天下

人行欲、二根相到、流出不淨、龍及金翅鳥但出風氣即得暢適、無有不淨、三十三天、二根到、出風氣、夜摩天執手、兜律天憶念、化樂天熟視、他化自在天共語、魔相看、並得成其欲事、立世論云、四天忉利、男女形交、同人無異、而無泄精、炎摩天人行欲、意喜相抱、或但執手、兜率天中意喜笑語、化樂天中共相聽視、他化自在天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其言宏闊、不可究詰、又佛家冥想、有不淨觀、禪祕要法經云、此骨從何處來、求胎時和合白對、如乳如泡、何處有骨、又云此身因係未生時、二人不淨和合、筋纏血塗、三十六物、汙露不淨、屬諸業緣、又云身內肌皮皆由二人和合不淨、精氣所共合成、如此身者、種子不淨、又云修白骨觀、入不淨觀、乃至喚法、不得向人宣說、則亦道家伐毛洗髓之意、佛以精為不淨、晉書石勒載記、勒敬佛圖澄、虎遷鄴事之尤謹、國人化之、競事佛、石虎常謂羣臣曰、吾欲以淨灰三斗、自滌其腸、何為專生惡子、是虎素聞佛圖澄言精不淨、由腸出、如小水、又或以精與溺俱歸要腎、明時羅雅谷西洋人身圖說、言其人要腎形長圓、窪處受血絡、脈絡、下為發溺絡、其血絡為質具、質具者精也、始悟中土人髓海為腦、循脊

下至腎、而溺自膈膀胱、精為至淨〇、而人精與腎溺俱歸腎、故曰不淨〇、西洋去佛遠、其書則俱佛說辯正論內九箴、引漢安帝元年壬午年、張道陵分別黃書云和合之道、真訣在於丹田、丹田者玉門也、其注五千文云、道可道云者、朝食美也、非常道云者、莫成溺也、兩道同出而異名、謂人根生溺、溺出精也、元之又元云者、鼻與口也、交接者、惟以禁秘為重、不許泄於道路道路者人溺孔也、其言人根生溺、溺出精、則精亦非淨、道陵特以時初譯佛經〇、不淨語錄〇、雜采用之〇、非道家本然〇、中國初無此說也〇、佛言不淨、又思之無節、三

©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歸五戒慈心厭離功德經云、梵志布施八萬四千臥具、八萬四千玉女、莊嚴具足、佛說須達經云、大波羅門施八十四千玉女、端正殊特、一切交絡、妙極嚴飾、妙法華經陀羅尼品云、彌勒菩薩有百千萬億天女眷屬、又云、書寫法華、命終生忉利天、有八萬四千玉女伎樂來迎其人、着七寶冠、於采女中娛戲快樂、禁錮可憫、色衰當避、卽幻想亦非宜也、又梵摩喻經云釋迦相、九相為陰馬藏、般若經云、如來陰相勢峯藏象其猶寶馬、是為第十相、釋迦譜云、十者陰藏相如象王馬王、本行經相師占看品云、十者太子陰馬藏

相、觀佛三昧海經云、采女脩曼那、采女淨意、言不見太子根、太子聞言、乃見陰馬藏相、初見蓮花中有身根、復如馬王相、漸漸出見長大、又云、猶如寶馬隱顯無常、又云、尼揵言出身根、繞身七帀、佛出身根、繞須彌山七帀、形不醜惡、猶如蓮華、佛說寶女經云、如來之身、其陰馬藏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謹慎自身、遠色欲故、梵摩喻經云、神足見陰馬藏、以貞潔無欲可別、智度論云、大迦葉謂阿難、佛陰藏相、般涅槃後以示婦人、是何可恥、阿難言、以我思惟、使女人見佛陰相者、欲得男子身故、又智度論云、彌勒菩薩三相、一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眉間白毫、二者舌覆面、三者陰藏相、而龍樹菩薩傳、至云以青藥塗眼、與八人隱形入王後宮、七人被斫、龍樹獨逃、此皆見於藏經、亦妖人言縮陽隱形者所藉口、金樓子云、齊始安王遙光、人道素壯、有心疾不勝忿怒、一旦以手自拔其陰、遂長數尺、此或元帝依佛、引證佛事、王鞏甲申雜記云、唐鍾為湖北澧道士涂登、與妓女戲弄無度、或發其陰視之、童兒也、亦縮陽之事、觀佛三昧海經云、波羅柰國淫女妙意見佛弟子年小者、心生恭敬、而不禮佛、佛乃化身作麗童子、遂與妙意成其世事、六日六夜、女體如被杵擣、如

同車轢、鐵丸入體、如箭入心、女大嗔喔、得須陀洹道、又舍衛國度淫女、亦現馬王藏、後漢書襄楷傳云、老子如夷狄為浮屠、御女之法、宜佛所優斥、又樓炭經云、鬱單越行淫、或二三日、或至七日、女人懷妊、七八日便生、衆生未然、三界經云、鬱單越七日便成人、佛興妙意合、或用鬱單越法、立世論云、西瞿耶尼行欲兩倍勝閻浮提、乃至夜轉相加兩倍、一切女人以觸為樂、男子以出不淨時為樂、諸天以淺氣為樂、其事必用居婦知之、語不寔也、因話錄云、元和中僧文溆假經論、言淫猥鄙褻之事、纖夫冶婦、聽者瞻禮崇

奉、時呼所居為和尚教坊、其事實經論所有、迷者樂其敘誕、謂是漸教指引愚人、持世居子又不知其源流、橫造罪科、謂是假託、是終不足以服其心也、志雅堂雜鈔、癸辛雜志、並云臨平明因寺、尼剎也、往來僧官至、必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後遂有尼站、站者若驛、元史志譯之、此呼為站、與因話錄之教坊、皆以為在官之籍、比之於樂户、宏明集載牟融理惑論云、今沙門或畜女子、清異錄云、大相國寺僧妻曰梵嫂、蓋自古如此、然不當云出家矣、番禺雜記云、嶺南有火宅僧、東坡志林云、灣耳城西李氏處女、見地獄一嫗、乃

僭僧之室、罪坐用檀越錢、鐵圍山叢談云、嶺南僧婚嫁悉同常俗、元史至元二十八年、籍西僧楊璉真珈妻孥田畝、三十年、以楊璉真珈子暗普、為浙江行省左丞、亦官高家屬、太平廣記引紀聞云、卧僧阿馬、興寺中青衣通、又齊梁時寺中俱有奴有婢、違佛制、剎中不得有女人之訓、其尤誕妄者、從而為之辭、晉書言鳩摩羅什講經、欲障、乃下高座、與婦人交、而生二子、又納妓十人、南齊書顧歡傳云、今以中夏效西戎、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是其時僧有明娶妻妾、三寶感通記（太平廣記）云、法琳有妻子、宣律師疑其破戒、天王子謂琳是菩薩地位、僞託元曉、潰壞佛法、迷誤人也、大唐新語云、僧慧範恃權勢、逼奪生人妻、北夢瑣言云、東川僧前後女童為尼者、呈身之物、百四十五人、鎮使殺之、又云、雙峯禪師、聚徒千人、談元一旦惑於鄭女而敗焉、又言其門徒、僧與尼輩無別、號曰依止、醜聲盈耳、此踏什琳之覆轍者也、其隱慝、則宋書周朗傳云、延姝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隋書酷吏王文同傳云、至河間、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至數千人、簿宏明集、劉晝云、有尼有優婆夷、實僧妻妾、損胎殺子、

其狀難言、傅奕云、衛壯之僧、婉孌之尼、失時不婚、夭胎殺子、而文同所祿驗非童男僧、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六衆苾芻、常於大小便室、往來談語、種種調戲、王氏見聞記云、伶人臧柯曲、深慕空門、舍俗落髮、漸見僧衆穢亂、掐辱汙濫、乃詬罵而出、曰大師之門、甚於花柳曲、吾不能為之、復歸樂籍、宜魏太武以沙門羣聚穢淫、悉坑殺之也、楞嚴經云、堅固交遘而不休息、感應圓成、名精行仙、別獲至理、報盡還來散入諸趣、又云天魔飛精、附人、口說經法、讚嘆行淫、不毀粗行、將諸猥褻、以為傳法、見卷八卷九二分中則男僧秘

密教、續元怪錄云、有胡僧拜延州淫縱女子墓、言是鎖骨菩薩、喜舍徇世欲、發視之、骨如連鎖、衆為作塔、維摩詰所說經佛道品云、或現作淫女、引諸好色者、以欲鉤牽、令入佛智、是女尼秘密教、彰之流沙、老子化胡、所留遺法、佛不好色、而喜言天人行欲、法炬譯有佛說求欲經、佛說伏淫經、中言內有穢內無穢、非法淫三、法非法三、如法四、亦為僧伽提婆中阿含經之穢品、穢經、大品行欲經、僧徒洸洸然、久壅大瀆、至元史始婁語、有妻室僧還俗、張珪傳亦言之、刑法志戶婚云、諸河西僧人有妻子者、當差共稅糧、鋪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次舍、與庶民同。其無妻子者蠲除之。又云諸僧道
敎娶妻者、杖六十七、離之。案道本無不要之法。元人
苛求之、又斜州史科言見刑部所藏洪武中事例、十
八年詔、天下火居道士、許人詐挾銀三十兩、鈔五十
錠、如無者、聽從打死勿論。春明夢餘錄、引明太祖實
錄、洪武二十七年正月、禮部榜示天下、僧道有妻妾
者、許諸人捶逐、相容隱者罪之。大明會典僧道云、永
樂十年、諭、洪武中禁僧行瑜珈法、及火居道士、即揭
榜申明、違者殺不赦。又正統六年、引舊例、僧有妻者、
許諸色人索鈔五十錠、無鈔毆死無論。於是僧道火

居者少。蓋教術盛衰、亦各有時、古詩云服食求神仙、
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興世上人、
道士慎莫作、（去聲、此二句各本所無、按辨正論內九箴引有）秘密教亦然、漢
魏晉沙門、止稱道人、唐時僧蓋不知也、房術語雜出。
忽狂忽猖、皆有小道可觀之長、世儒不明其終始、乍
見一二語、為所震蕩、則足為世害。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庸德則康彊、無逸則長壽、要在知其派別。悉其難
易、博學審問慎思、而明辨之、則能篤行、儒修知生理
之原、絕衆害之萌、而合陰陽自然之數也。

道書經絡

冬至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平坐伸兩足拳兩手按兩膝左右極力三五度（平坐謂垂足坐）

小寒運太陽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正坐一手按足一手上拓挽手互換極力三五度（正坐趺坐）

大寒運厥陰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兩手反據床跪一足伸一足互換極力三五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道書經絡

冬至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平坐伸兩足拳兩手按兩膝左右極力三五度（平坐謂垂足坐）

小寒運太陽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正坐一手按足一手上拓挽手互換極力三五度（正坐趺坐）

大寒運厥陰配足太陰脾濕土

子丑兩手反據床跪一足伸一足互換極力三五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春運厥陰配手少陽三焦相火
子丑正坐疊手按髖轉身拗頸左右後引三五度（髖尻骨一作髀）
雨水運厥陰配手少陽三焦相火
子丑正坐疊手按髀轉身拗頸左右偏引三五度
驚蟄運厥陰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丑寅正坐握固轉頸肘向後掣五六度
春分運少陰配手陽明大腸燥金
丑寅正坐伸手迴頭左右推引六七度
清明運少陰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丑寅正坐左右挽引七八度
穀雨運少陰配手太陽小腸寒水
丑寅平坐一臂掩乳一手上拓左右五七度
立夏運少陰配手厥陰心包絡風木
寅卯閉息瞑蹲反握兩手抱掣膝左右五七度
小滿運少陽配手厥陰心包絡風木
寅卯正坐右掌拄紫梋左手平上拓左掌如之三五度
芒種運少陽配手少陰心君火
寅卯立身仰身手上拓五六度定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夏至運少陽配手少陰心君火

寅卯蹲坐環手屈脚平踏手中左右各五七度

小暑運少陽配手太陰肺濕土

丑寅反手據地屈壓一足直伸一足力掣各三五度

大暑運太陰配手太陰肺濕土

丑寅正坐拳手據地聳肩左右虎視三五度

立秋運太陰配足少陽胆相火

丑寅正坐兩手據地縮體閉息聳身上踴七八度

處暑運太陰配足少陽胆相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丑寅正坐轉頭左右舉引反手椎背上五七度

秋分運陽明配足陽明胃燥金

丑寅正坐兩手掩耳反側耳首三五度

白露運太陰配足陽明胃燥金

丑寅正坐兩手按膝舉頭左右推引三五度

寒露運陽明配足太陽膀胱寒水

丑寅平定坐舒兩手攀兩足各以膝掣之五七度

立冬運陽明配足厥陰肝風木

丑寅正坐左手按膝右手挽左肘拗頭向右右亦然三五度

小雪運太陽配足厥陰肝風木

丑寅正坐左右拗顧兩手左右按膝互挽三五度

大雪運太陽配足少陰腎君火

子丑起立兩手各左右拓兩足各左右踏五七度

右出道書聖賢保脩通鑑、其法以時行功、以經治病、但但合其所好、亦可偏行之、行功訖、叩齒吐納咽液、其法、與易緯通卦驗脉應俱異、導引之術、通人可自為之、貴合脉氣耳、又胎息秘要云、肺病瘡及鼻塞但呼泗、心病口舌乾但呼呵、脾病脹及唇焦但呼呼、肝病及目但呼噓、腎病及耳但呼吹、三焦氣不和但呼嘻、今喇嘛為婆羅門法、其按摩見道藏脩急千金寳要蕊函十一卷中、蓋唐以前古法也、亦列於左、

兩手相捉紐如洗手法其法共為十八勢

兩手淺相叉翻覆向胷　兩手相捉共按脛胃脘左右同

以手左右如挽五石弓　兩手按脛徐捩身左右同

作拳向前築左右同　作拳却頓開胷左右同

如拓弓法左右同　以手反椎背上左右同

據地縮身曲脊向上三舉　兩手抱頭宛轉脛上此是抽脅

大坐跌坐斜身排山左右同　大坐平舉脚虛掣左右同

據地迴顧虎視左右同　立地反拗身三舉

兩手急相兩叉左右足踏之
起立以足前後虛踏左右同
大坐伸左脚以手句置右膝中以手按之右同

胎

淮南子精神訓云精神者受於天形體者稟於地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故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魂魄處其宅精神守其根

晉王叔和脉訣九平妊娠胎動血分水分吐下腹痛証云婦人懷胎一月足厥陰二月足少陽三月手心主四月手少陽五月足太陰六月足陽明七月手太陰八月手陽明九月足少陰十月足太陽諸陰陽各養三十日活兒其手少陰太陽不養者下主月水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乳汁活兒養母、隋巢元方諸病源候四十一、妊娠候云、妊娠一月始形、足厥陰養之、肝主血、血流濇而不出、二月始膏、足少陽養之、膽主精、精成包裹、三月始胎、手心主養之、形象始化、脉中精神內屬於心、四月受水精成血脉、手少陽養之、三焦四內屬於府、六府順成、五月受火精成氣、足太陰脾脉養之、四支皆成、六月受金精成筋、足陽明胃脉養之、口目皆成、七月受木精成骨、手太陰肺脉養之、皮毛成、八月受土精成膚革、手陽明大腸脉養之、九竅成、九月受石精成皮、百節脩、足少陰腎脉養之、兒脉續縷皆成、十月

納天地氣於丹田、亦心小腸脉不在列、三焦、合心包即心也、別石於土者、道家之秘、推所言膏肌筋骨與淮南異、其實道家初說、胎以三月至五月成、宋聖惠方云、一月胎如酪、二月似果、三月有形、四月分男女、五月筋骨成、六月鬢生、七月右動、八月左動、九月轉身、十月生、管子水地篇云、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形、三月而咀、五味五藏、酸主脾、鹹主肺、辛主腎、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具而生肉、脾生膈、肺生骨、腎生腦、肝生革、心生肉、五肉具、發為九竅、脾為鼻、肝為目、腎為耳、心為口舌、肺為竅、五月而成、十月而生、故水凝

寒而為人而九竅五臟生焉此乃其精也蓋既成形六月以後皆養之故有六七月生有十四月生者則管子之言是也其分十脈養十月者元李鵬飛三元養壽書引産書云一月足厥陰肝養血二月足少陽胆合肝三月手心主右腎養精四月手少陽三焦合腎五月足太陰脾養肉六月足陽明胃合脾七月手太陰肺養皮毛八月手陽明大腸合肺九月足少陰腎養骨十月足太陽膀胱合腎五行相生各養六十日宋史錢乙傳云孕婦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孕者五藏傳養率以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

己而子母皆得全是五陰合五陽其以心主為腎蓋相火之義然必指為右腎亦難經之蔽三焦合腎本黄帝古義也若道輿釋之説則金完顔璹重陽王母詰碑云仙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生按二十四氣餘土氣而成真人也其説甚鄙餘十八日既不宜指數且二十四月四十八氣土王十八日即在二十四月中不得别餘土氣法護譯佛説胞胎經流志譯大寳積經並云父母及子相感業神入胞胎地水火風衆緣和合漸得長成一七日如藕根十七日有短瘂風吹令暴卒以堅強之三十六七日不樂住腹三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七日有風令長伸兩臂轉身向下以向生門依計之在胎止八月半也過此則無所為不及期又不能全故惟管子之說可通廣志云豫民皆以七月生東醫寶鑑云上陽子言四十九日始胎以後七日一變自二百四十五日至三百八日皆可生天方典禮云真主造人物成數用四十初造人祖之身調治坏土以四十晨故四十日成胎四十日成血四十日成肉四十日形象備及其生也四十日覺言笑四十月而離母懷亦以五月形象備蓋必五月始成其後五月皆可生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面長

荀子非相篇云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而廣三寸呂功績令不能知而荀子稱之曰賢酉陽雜俎壺史云道士邢和璞居終南延一容長五尺濶三尺首居其半言上帝弄臣蓋東方朔之流仙官之滑稽者也雲仙雜記云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出三寸五代史亦云桑維翰七尺之身一尺面漢書言陳孟公長頭大鼻後漢書賈逵傳云問事不休賈長頭方言云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也豐人大人首及面貴長大也周書蕭詧傳云宗如周

面狹長、晉戲之曰卿何為謗經、如周曰身不謗經、晉曰卿不謗餘經、當由謗法華耳、以法華經曰聞經隨喜、面不狹長也、按法華隨喜功德品云、若復有人語餘人言可共往聽、面色不黑、亦不狹長、亦不窊曲、無有一切不可喜相、

額黃眉間黃

夷堅志丁集云、相工占丁湜科名、曰相人先觀天庭、須黃明潤澤則吉、此相法也、韓愈詩云眉間黃色見歸期、亦言相好事吉、嘗求相法、凡女人妝飾、皆是好相、掠鬢取角犀豐盈、剃眉取疎長、施朱取脣紅、墜耳取耳有珠、染甲取指潤、銀甲取指尖長、塗黃取額明、男女有一於此、皆是貴徵、女人塗黃始見蕭梁宇文周時、南宋郎希見、玉臺新詠梁江洪詠歌姬云、薄鬢約微黃、輕紅淡鉛臉、費昶詠照鏡云、留心散廣黛、輕手約花黃、皇太子倡婦怨情云、散誕披紅帔、生情新

約黃、蠆贈麗人云、同安鬟裹撥、異作額間黃、牽爾成
詠云、約黃出意巧、纏絃用法新、簡文帝美女篇云、約
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王詠奉和牽爾成詠詩云、散
黃分黛色、熏衣雜棗香、陳後主採蓮曲云、薄落點花
黃、徐陵奉和詠舞云、低鬟向綺席、舉袖拂花黃、庾信
鏡賦云、靨上星稀、黃中月落、舞媚娘云、眉心濃黛直
點、額上輕黃、細安、劉緩鏡賦云、訝宿粉之猶調、笑殘
黃之不正、盧照鄰古意云、片片行雲著蟬鬢、纖纖初
月上鴉黃、駱賓王棹歌云、寫月塗黃罷、凌波拾翠通、
梁鍠觀美人臥詩、云落釵猶罥鬢、微汗欲消黃、韋元

甫木蘭詩云、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吳融曉看妝
面詩云、眉邊全失翠、額畔半留黃、李賀感諷云、眼逐
春暝醉、粉隨淚色黃、李商隱宮中曲云、賺得羊車來
低扇遮黃子、效長吉云、君王不可問、昨夜約黃歸、早
梅有贈云、何處拂胷資蝶粉、幾時塗額藉蜂黃、蝶詩
云、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溫庭筠偶題
云、紅垂果蒂櫻桃重、黃染花叢蝶粉輕、一言口、一言
額也、又漢皇迎春詞云、豹尾車前趙飛燕、柳風吹散
眉間黃、又詞云、粉心黃蕊花靨、黛眉山兩點、他如黃
粉楚宮人、芳華玉刻麟、樸蕊添黃子、臉上金霞細、蕊

黃無限當山額、額黃無限夕陽山、黃印額山輕如麼、鵶黃粉白車中出、學畫鴉黃半未成、唐薜言、裴餘慶游江云、滿額鵝黃金縷衣、太平廣記抒情詩、孫處士柳枝詞云、半額微黃金縷衣、崔液踏歌詞云、翡翠貼花黃、又蜀牛嶠女冠子詞云、額黃侵膩髮、臂釧透紅紗、宋陳允平酹江月詞云、暈額黃輕塗腮粉豔、周邦彥瑞龍吟詞云、侵晨淺約宮黃、周密四字令詞云、眉銷睡黃、春凝妝淚、玉屏水暖微香、元張翥水龍吟詞云、沈水全熏、瑤絲密綴、額黃深暈、邵亨貞沁園春詞云、有喜先占、長顰難效、柳葉輕黃、今在否、黃子常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羅香詞云、凝素靨香粉添嬌、映黛眉淡黃生喜、盝花黃者濃淡相間、微黃淡黃者淡抹之、散黃者侵鬢約黃者安於額、黃子者星月形、又有靨黃、酉陽雜俎云、近代妝、當靨如斜月、曰黃星靨、李賀御溝水詩云、入苑白泱泱、宮人映靨黃、又有眉黃、周書宣帝紀云、婦人黃眉墨妝、唐王幹詩云、中有一人金作面、宋張芸叟使遼錄云、北婦以黃物塗面如金、謂之佛妝、朱彧萍洲可談、述其父師服使北、見婦人面塗深黃、黑眉紅吻、謂之佛妝、孟珙蒙韃備覽云、婦女以黃粉塗額、元楊允孚灤京雜詠云、淡墨輕黃淺畫眉、棠佛面色

黃法苑珠林云天女用香采色塗額從所尚也南北
朝之末佛教大行故妝用石黃宋人或有或無南宋
遂無之南宋及元人不深考以逢金蒙韃為禮異元
人徐賁詠妓云蘭膏分鬢綠粉蕊間眉黃明時據楊
慎詞品言汴蜀妓女以金箔飛額上是古黃妝遺法
他處不見今刊初學記劉緩鏡賦殘黃改作殘粧蓋
不見其制因失其義

舌長說

太白陰經雜儀類鑑人篇云吐舌及鼻有壽復貴又
藝文類聚載相書雜要云吐舌及鼻者位至三公案
舌長所以壽且貴者元命包云斗者天之喉舌人舌
法斗陽立於三在口中者三寸象玉衡陰合於四滄
入嗌內者四寸象璇璣矣舌長能及鼻者由稟氣盛
嗌內者能助外故宜壽貴其本七寸亦及鼻而止華
嚴經十迴向品云菩薩爾時迴向勹願切衆生得覆
面舌所言無二皆悉真實佛說寶女經云廣長舌者
乃往古世世出言至誠佛本行集經轉妙法輪品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尊從口出舌至二鼻孔還復以舌舐舌自覆其面已告五仙人若有妄語有如此舌神通力否普曜經云佛出舌覆面上至髮際語婆羅門汝見經書頗有此舌作妄語否佛說梵摩喻經云佛出廣長舌以自覆面左右舐耳縮舌入口五色光繞身三帀没於頂上佛本行集經相師占看品云舌廣長大柔輭紅薄般若經云如來舌相薄淨廣長能覆面輪至耳髮際宏明集牟子理惑論亦言佛出舌自覆面蓋舌以長為貴亦不當過鼻轉妙法輪品先言至二鼻孔乃為實相後忽覆面則神幻之事亦時有之宋史文同傳

云崔公度見同於京南明日再往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即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間崔大驚則同已死神鬼皆能幻不獨佛也泊宅編云左朝議大夫白同曰佛經凡人三世不妄語者舌長舒之可及肱予生平不妄語雖未及肱比之常人則已為長矣甕牖閒評云佛經言生平不妄語其舌可以及肱後見黃太史詩曰吾舌猶能及鼻尖恐是佛經之意也其實舌長相貴不妄語相尤貴未必舌長為不妄語之報佛舌長兼言廣至覆兩耳則口不能容以此為能即是妄語之證佛本行集經向善

提樹品云、夜义舌廣大、下垂舌廣是夜义、僧徒誤譯也、佛舌長、又言薄、華嚴經、十迴向品云、願一切衆生得輭薄舌、恒受美妙清淨上味、是又一果報、佛本行集經、魔怖菩薩品云、魔女偈曰舌薄猶如蓮花葉、蓋舌薄能歌唱、太平廣記感應、載録異記云、王法朗舌大而長、夢老君為剪其舌、亦以便言也、詩言婦有長舌、為厲之階、謂舌長多能言、貴人褒姒不賢、褒姒未嘗不貴、正如佛言胸有卍音萬字、蔡京亦有之、容齋三筆以為疑、亦不賢而貴者也

心開

淮南子云聾者學歌無以自樂則心不開、言心不開則學不精、素問八正神明論云、目明心開而志先、漢書酷吏傳云、王溫舒居廷惛惛不辨、至于中尉則心開、言得展所長、目明志先之謂也、後漢書明帝畣東平王詔云、心開目朗、王常傳云、聞陛下即位河北、心開目明、白虎通辟雍云、其有賢才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異苑云、鄭元夢人以刀開其心、曰子可學矣、論衡藝增篇云、觀覽采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覺悟、靈鬼志云、閒君奏琴、心開神悟、晉書虞溥傳云、作誥

曰、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北齊書吳遵世傳云、一老翁謂之曰、與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呑之、舊唐書尹知章傳云、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北夢瑣言云、與汝開心、將來必保聰明、心開俱言神王益智、

蚤起

素問五藏生成論云、人卧血歸于肝、肝得血而能視、足得血而能步、掌得血而能握、指得血而能攝、四氣調神大論云、夏三月夜卧早起、無厭於日、冬三月蚤卧晚起、必待日光、此（無事業之人）養生之說、冬日短而蚤卧晚起、靡時日矣、醫書曰、夜半不寢、血不歸肝、故古人于夜半之前、先言人定、是有節也、梁書沈約傳云、為齊文惠太子管書記、入直至景斜方出、當時王侯或不得見、太子曰、吾生平嬾起、是卿所悉、亦驕盈衰敗之象、宋史周王元儼傳云、子允良好酣寢、以日為夜、由是

一宮之人皆晝睡夕興、薨贈定王、以有司以其反易晦明、謚曰榮易、說苑云盛于彼必衰于此、長于左必短于右、喜夜卧者不能蚤起、抱朴子云卧不及疲不欲起、晚不欲多睡、然則卧不及疲、此蚤起之法、消息之道也、六韜云夜臥蚤起、妻子之將也、日出而作、乃齊家之理宜爾、

佛說行嫁年

雜阿含經云昔者人壽八萬四千歲人有九種病九病者年老女人年五百歲爾乃行嫁晉譯佛說彌勒來時経東晉譯佛說古來時世經姚秦譯彌勒成佛經唐譯彌勒下生成佛經並云佛言當來之世人當長命壽八萬歲女人五百歲乃行嫁耳晉譯舍衛國王夢見十事經無蘭譯國王不梨先泥十夢經並云王夢見十事有小樹生實佛言後世女人年少當行抱子長阿含經云劫轉滅人乃至十歲女生五月皆已行嫁按古人長壽儒亦言之然素問上言百二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歲、其言實正、王充論衡齊世云、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為人時長皆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今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荚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知其時尚無十萬八千歲、三萬六千歲之說、自張道陵、干吉、皇甫謐等妄造、故實佛徒亦和之、宋部雍于道藏飫聞其說、所謂前編外紀、儒亦多誣、以論衡證之、豈得謂之道古之彥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女

白虎通云、女如也、從如人也、釋名云、女如也、青徐州曰婠、婠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史記外戚世家褚先生云、武帝時天下歌曰、生男勿喜、生女勿怒、太平廣記長恨歌傳云、天寶時人歌曰、生男勿喜歡、生女勿悲酸、則忤忤然怒而悲酸、人之常矣、玉臺新詠傳元苦相篇云、苦相身為女、卑陋難再陳、男兒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生女無欣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避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顏色、素齒結朱脣、跪

拜無復數、娉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戾集其身、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一見、一絕踰參辰、此諺所謂姑惡千年、夫嫌萬苦者也、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亦貴乎過人之詠也、白居易婦人苦詩云、婦人一喪夫、終身守孤孑、有如林中竹、忽被風吹折、一折不重生、枯死猶抱節、男兒若喪婦、能不暫傷情、應似門前柳、逢春易發榮、風吹一枝折、還有一枝生、為君委曲言、願君再三聽、須知婦人苦、從此莫相輕其言尤譪然、莊子天道篇云、堯告舜曰、吾不虐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書梓材、成王謂康叔、至於敬寡、至於屬婦、合由以容、此聖人言也、天方典禮引謨罕墨特云、妻暨僕、民之二弱也、衣之食之、勿命以所不能、盍持世之人、未有不計及此者、

妻

白虎通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此後起義也、按夫者扶也、扶起為陽、妻者棲也、棲定是陰、昬義云古者天子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妻有妾、又云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則妻不為齊明也、儒說御妻為御妾。以就齊義。又何以處曲禮妻妾並舉之文。妻實稱也。自天子至庶人皆得名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婦人至母家

儒言古婦人嫁後歸寧、此外無至父母家者、或為遠嫁異國者言之儀禮士冠禮記云入見姑姊、如見母韓詩外傳云子得罪於父母可因姑姊妹謝也新序雜事云可因姑姊叔父謝也姑姊可在家何云婦人不至母家乎、葛覃正義引鄭志云大夫妻以下父母既沒亦歸寧、不得用王后諸侯夫人之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書舊唐書輿服志後

唐人醉公子詞云、門外猧兒吠、疑是蕭郎至、剗襪下香階、冤家今夜醉、李後主菩薩蠻云、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郎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鞵、蘇軾減字木蘭花云、兩足如霜挽紵衣、又云蓮步輕飛、秦觀詞傳云、記那回小曲欄干西畔、鬢雲鬆、羅襪剗、李清照點絳脣云、見客入來、襪剗金釵溜、和羞走、倚門迴首、卻把青梅嗅、以手提鞵語證之、則剗襪是大腳不履。僅有襪耳。剗如騎剗馬之剗、草堂續集、詞品、俱載無名氏玉樓春云、夜深著緉小鞵兒、靠那個屏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地、王沂孫錦堂秋云、早是弓鞵鴛小、翠鬟蟬輕、玉觀慶清朝慢云、結伴蹋青去、好平頭鞵子小雙鴛、又云不道吳綾繡襪、香泥斜沁幾行斑、以平頭鞵小語證之。則小鞵是窄幫窄底方頭。與圓頭高底禮鞵別。婦女便履也。均為不裹足之證。花間集蜀毛熙震浣溪沙云、碧玉冠輕裊鳳釵、捧心無語步香階、緩移弓底繡羅鞵、宋鄭文妻孫氏憶秦娥云、花深深、一鉤羅襪行花陰、所謂鞵弓襪一鉤者。如今鞦鞵。包底尖向上弓曲。故鞵弓言弓底。謂底如弓弰向上。襪亦似鉤矣。宋時實多裹腳。如蘇軾訴衷情、劉過沁園春其纖小可見。若此數詞、則俱不裹足也。宋史五行志云、理宗朝宮人束腳纖直名快上馬、則前此束腳纖而不直。可悟弓鞵名義矣。今詞人言婦人足、輒引古事用之、似是而非也。

嚴父母義

慈者父母之道也、大學云為人父止于慈、禮運云父慈子孝謂之人義、父子篤、家之肥也、左傳晏子云父慈子孝禮也、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禮之善物也、而易家人云、家人嗃嗃悔厲吉、又云有孚威如終吉、象傳云家人嗃嗃未失也、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彖傳云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然則嗃嗃同憂勤。未失慈愛。有孚為慈。威如為子婦之嚴其父母。而反身為父母之所以嚴。嚴父母、以子言之也。何以明其然也、孝經云、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又云以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父母曰嚴又云祭則致其嚴皆謂子嚴其父母也表記云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此漢儒失詁於母則逞嚴君父母及養父母曰嚴之訓於父則違慈孝之誼由誤以古言嚴父為父自嚴也不知古人言嚴皆謂敬之易與孝經皆然學記云嚴師為難師嚴而後道尊亦言弟子敬之書記舜言敬敷五教在寬史記殷本紀及詩商頌正義引書均作敬敷五教五教在寬中庸記孔子言寬柔以教為君子之強豈有違聖悖經以嚴酷為師者知嚴師之義則嚴父母之義明而孝慈之道益明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陸放翁教子法

放翁寒夜詩云穉子忍寒守蠹簡老夫忘睡畫爐灰新涼夜坐有作云硯屏突兀蓬婆雪書几青熒蓮勺燈稚子可憐貪夜課語渠循舊未須增冬夜讀書示子遹云簡斷篇殘字欲無吾兒不負乃翁書喜小兒輩到行在詩云阿綱學書滿蚓幅阿繪學語鶯囀木畫墁涴壁誰忍嗔啼嘑也復可憐人其教子之主于寬也如此就其集觀之其子才質宜於寬也與建子振孫登千峰榭詩云二稚慧堪憐猶賒志學年善和書尚在他日要人傳浮生詩云橫陳糲飯側朗誦短

檠前不用嘲癡絕兒曹尚可傳感禽詩云翁將貧博健兒以學忘憂夜坐示子聿云學術非時如好文章且自由不嬾秋夜永問事有長頭喜小兒病起詩云也知笠澤家風在十歲能吟病起詩示兒詩云讀書習氣埽未盡燈前簡牘紛朱黃吾兒從旁論治亂每使老子喜欲狂不欲飲酒竟自醉取書相和聲琅琅燈下晚飧示子遹云遹子挾冊于于來時與老翁相論難但令歡向竟同歸門前籍湜何憂畔閒居詩云春寒催喚客嘗酒夜永卧聽兒讀書白髮詩云自憐未廢詩書業父子蓬窻共一燈由南堤歸云到家亦既夕青燈耿窗扉且復取書讀父子窮相依出遊暮歸感作云莫道歸來卻岑寂小兒同守短燈檠示子詩云老憊簡編猶自力夜深燈火漸當謀大門舊業微如綫賴有吾兒共此憂又云儒林早歲竊虛名白首何曾負短檠堪嘆一衰今至此夢回聞汝讀書聲縱談詩云高談對鄰父樸學付癡兒忍窮詩云尚餘書兩屋手校付吾兒即事詩云詩成賞音絕自向小兒誇家庭文章之樂非迂刻者所能曉放翁有示子聿詩云雨暗小窻分夜課雪迷長鑱共朝飢書歎詩云偶然得肉思共飽吾兒苦讓不忍違兒飢讀書到

雞唱、意雖甚壯氣力微若讀之況如此、又短歌示諸稚云義理闡諸孫、閔閔待其大、賢愚未易知、尚冀得一個、知愛之能勞也、南門散策詩云野蔓不知名丹實何纍纍村童摘不訶吾亦愛吾兒、幽居詩云雅意原知足遙歸喜遂初久闌棋格長多病釣徒疎漬藥三升酒支頭一束書兒曹看翁懶切勿厭蝸廬、題齋壁詩云力穡輸公上藏書教子孫、追游屏裘馬宴集止雞豚、寒士邀同學、單門與議昏、定知千載後、猶以陸名村、此三詩意思甚長、君子人言也、放翁又有句云、兒孫生我笑、趨揖已儒酸、然則以陸名村宜矣、

孃惜細兒

莊子云有弟而兄啼、註云人之性、舍長而視幼、故啼也、戰國策云、丈夫亦愛憐少子乎曰甚於婦人、曰婦人更甚、輟耕錄云古諺有孃惜細兒、

師道正義

學記云安其學、親其師、又云禁於未發、當其可、不陵節而施、相觀而善、又云教者長善而救其失、又云嚴師為難、荀子致士云師術有四、尊嚴而憚者、艾而信、誦說而不陵不犯、知微而論、弟子通利則思師、呂氏春秋誣徒云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又云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之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又云草木雞狗牛馬、不可以譙詢遇之、譙詢遇之則亦譙詢報人、又況違師與道術之言乎、此皆太古所傳師道、學記有言、夏楚收威者、乃官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虞書朴作教刑在典刑中、捷以記之否則威之、皆官
也、易言發蒙、擊蒙者、民及愚之蒙昧者也、教者則包
蒙、弟子則童蒙、聖人言子克家、吉、剛柔接、不言刑也、
其不率教當罰者、亦師道所不能廢、後漢書劉祐傳
注、引謝承書云、郡將使子就祐受經、五日一試、不滿
程限、白決罰、遂成學業、謝夷吾傳注、引謝承書云、太
守第五倫、署夷吾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
師弟之禮、時或嬉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
業、是業師不自行罰、亦古師道貴重之證、楓窗小牘
言、宋仁宗時、開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為
其父母所訟、當抵死、此則非人所為、師本以利、誠不
愛錢、即謝去、一二不合意之人、亦非大損、乃若守聚
徒取錢本意、而致出錢幼童於死、此其昧良、尤不可
留於人世也、學記云、嚴師為難、師嚴而後道尊、嚴敬
也、言敬師為難、師可敬則道尊、非謂暴酷、舜告司徒
敬敷五教在寬、孔子言君子之強、寬柔以教、顏淵歎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是聖人之教、其道尊而不嚴酷、
趙策、武靈王謂周紹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欲子之
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其
言可謂至矣、今富樂者多輕師、貧薄者敬師、而師反

無良禮云教然後知困、荀子宥坐孔子云今學曾未
如肬贅、則具然欲為人師、孟子云人之患在好為人
師、已則不知、何以教人人皆可以為堯舜。出舍就傅。
竭財盡禮。師導以醉焉。穀梁傳云心志不通、師之罪
也、法言學行云、師者人之模範、不模不範、為不少矣、
蓋師宜學行兼之。韓非子八說云、弱子有僻行、使之
隨師、（不隨師）則陷於刑、法言學行云、務學不如務擇師、一鬨
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白虎通云雖有
自然之性、然必立師傅焉、太平御覽載桓譚新論云、
諺云三歲學不如一歲擇師、是人師經師兼也、童蒙

之師、字嚴於音、文嚴於義、程課有常、威可畏儀可象、
是謂之嚴、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謚法、溫故知新曰
師、尊嚴能憚曰師、清波雜志云、或謂童蒙之師不必
妙選、然先入為主、豈宜闊略、是典蒙亦兼人師經師
也、釋道亦必有師、具名分恩義不同者、文學師取給
於弟子。釋道工匠弟子仰教養於師。此於禮法必不
當混而同之者。抱朴子云道教終不以至要者著於
紙上、故非師不成、又云決須好師、師不足事、亦不能
成、鳩摩羅什譯持世經云、不離法求師、但以諸佛為
師、曇謨蘭譯、佛說梵志頞波羅延問種尊經云、天下

生子養者父母、成者師也、而八師經云、佛自然神曜得道、蓋釋迦文佛、自染壞色紅衣、與第六佛及諸外道師俱興、故所從問法者、不以師事之

尊師正義

今之言者曰君親師、曰天地君親師、此皆古有之、禮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隱無犯、國語欒共子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文子符言云道之為宗、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是三者相並、禮運云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大戴禮三本云無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荀子禮論云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是五者相並也、此言人師也、荀子致士云弟子通利則思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呂氏春秋尊師云生則謹養、死則敬祭、此尊師之道也、事五穀、取魚鱉、求鳥獸、此尊師之道也、視輿馬、慎駕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慎辭令、疾趨蹌、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此所謂人生於三、事之如一、七十子從孔子之禮也、人師為然、經師亦有之、禮祭先師於瞽宗、天子至學命有司行事、與秋節、祭先師焉、是傳經之師、死則敬祭也、漢經師有服、晉書隱逸傳云、郭瑀師郭荷、盡傳其業、荷卒、瑀曰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亦言經師、唐書韋表微傳云、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亦言經師、韓愈始以文體迎距之法為人師、而號曰傳道尊師者、亦有效、宋袁文甕牖閒評言其家延先生、敬禮備至、遂得成名、且相繼科名、其為師能盡職者、亦有效、朱弁曲洧舊聞云、屯留王諸應舉、夢胡僧謂之曰、君行徒勞耳、骨相不應得祿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五十餘又應舉夢前僧賀之曰君教童子用心篤志不負其父母所託為有陰德天益君壽而報以祿位是歲果正奏名於馬涓榜下賜第歷官數任以奉議郎致仕年七十七卒於家則教讀者之室鬼神未嘗不臨之也為師者可以知所懼矣今與師以財益自漢以來所謂資也魏志邴原傳注引原別傳云原家貧早孤無錢資師師曰我徒相教不求資也北魏書賈思伯傳云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留其衣物又清波雜志云張子韶言今教子弟者以主人所贈厚薄為教之隆殺則師自失其道甕牖閒評云袁氏擇從劉先生未嘗三日無餽遺東京夢華錄云市學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豫斂諸生錢作會諸生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餅而散此固生財之道近人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條似不甚確古所云門客固有指塾師者然不盡是也

門客正義

晁氏客話云、王荆公教元澤讀書、求門賓、須博學善士、老學庵筆記云、秦會之有十客、曹冠教其孫讀書、曰門客、避暑錄話亦有門客語、夢梁錄、閒人一條云訓導童蒙子弟者、謂之館客、筆記又云人多就閒人德茂自言作門客牙、教讀人、宋時所以謂之門賓門客館客者、其義蓋古、古者家有塾、塾門側屋也、人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即在門塾、鄭注檀弓有若夏屋云、夏屋今之門廡、詩權輿夏屋箋云大具食我、不用門廡訓者、詩序無為謌師義、師居門廡

也官學亦然明堂之門堂曰塾牆曰序堂門道曰闈
有門闈師保之學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云
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大戴礼保傅篇引學礼曰
帝入東學南學西學北學太學皆在門側此官師弟
子之地也其自設教者曲礼云礼聞來學不聞往教
漢書孫寶傳云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欲令
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曰君男欲學義
無往教道不可詘後漢書郭憲傳云王莽召王仲子
憲謂仲子曰礼有來學無往教之義包咸傳云太守
黃讜署咸戶曹史欲入授其子經咸曰礼有來學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是古師自立門戶而學徒從
之北魏太平真君五年正月詔令制王公卿士子息
皆詣太學不聽師立學校違者師身死生人門誅蓋
師不立門戶自此始而明史薛瑄傳云泰州周蕙戍
蘭州恭順侯吳瑾聘為子師蕙曰名役則可若以為
師豈可名哉瑾躬送二子於其家始納贄焉蓋來學
則學徒為門人往教則師為門客以學在門也呂氏
春秋勸學篇云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
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強教之欲
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蓋古者道術書卷皆有

唐書李忠臣傳云、德宗立、散騎常侍張涉以贓得罪、帝怒不赦、涉故侍讀東宮者、忠臣曰、陛下貴為天子、先生以乏財觸法、非過也、帝意解、免涉歸田里、

傳授、惟君學官當往教、此外無為他人門客者、曲礼呂氏春秋皆識往教、蓋未為太學國學博士為師者計、而但以誑私家門客、門客又難得住者、顏氏家訓勉學篇云、[illegible]音詞鄙陋、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使汝以此為師、令人氣塞、北齊書元文遙傳云、文遙子師盧思道、文遙謂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之力、而白擲劇飲甚得師風、松窗雜錄云、張燕公家教授書生、通於侍兒、擒得姦狀、將窮獄于京兆、山房隨筆云、張倅家繡養娘、遮羅帊子、與館人劉啟之、倅責劉、即日遣出、劉作詩自明、里客揮犀

云、有舉人因許懷德乳母求為館客、曳襴拜于庭下、懷德據座受之、隱居通議云、南豐劉氏前街汪姓因田事建醮、館客撰青詞、有曰芒芒九土盡入吾疆、館客慌忽見一將吏、問之曰、九土是何等語、摑其面目、自是頭不正、佛本行集經習學技藝品云、太子八歲、召毗奢婆密多羅為師、太子將升學堂、毗奢婆密多羅遙見太子威德力故、不能自禁、即使其身忽從座起、屈身頂礼、於太子足礼拜起已、四面顧視生大羞慚、據齊僧佑釋迦譜、此師為跋陀羅尼、漢言選友也、明馬愉馬氏日鈔云、京師姚生為門達館客、自刻私

印曰錦衣西席、此皆門客之不自重、都門客又居險
地、魏志袁渙傳注引魏書云、穀孰長呂岐、署朱淵為
師友祭酒、不受署、岐杖殺之、渙為良相、殺白有君之
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君置師友之官、有罪加於刑
焉、國之法也、所論者、邑長且殺師、則王侯之師可知、
漢書言、楚王戊為太子時不好學、疾其傅申公、戊立
為王、乃胥靡申公、廣川王去年十三四時、師数諫正、
稍長則逐其師、後又殺其父子、晉書杜錫傳云、愍懷
太子、竪針著錫所常坐氊中、北齊書范陽王紹義傳
云、擅置内參打殺博士任方榮、蓋富貴所行如此、其

他強悍者、還冤記云、晉時、孔敞使二子師孔基、二子
兇狠、趨尚不同、基屢言之於二子、殺基、周書宇文護
傳云、母閻在齊、與護書曰、吾共汝在受陽時、元寶菩
提、及汝姑兒賀蘭盛洛、並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
為人嚴急、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宋史馬仁瑀傳云、十
歲時就鄉校、輒逃歸、旬餘不識一字、博士笞之、仁瑀
怒、夜潛往放火燒學堂、博士僅以身免、又為師儒之
官者、舊唐書良吏傳云、陽嶠為祭酒、薦尹知章范行
恭、趙元默等為學官、時學徒廢弛、嶠課率經業、稍行
鞭箠、學生相率、乘夜于街中毆之、上聞令所由杖殺

無理者、由是始息官師嚴則被毆私家傳士多至喪命又或主人暴肆、雲溪友議云、杜琮為節度使、宏詞李宣古、陪琮諸子硯席、宣古多侮慢、琮使臥於泥中、欲奪以檟楚、夷堅志云、觀察使張淵家居時、杖館客馮元起、逼令飲糞、避暑錄話云、章子厚嘗延一太學生在門下、元豐末、學者正崇虛誕、子厚極惡之、適至書室、見其講易、略問其說、其人縱以性命荒忽之言為對、子厚大怒曰、何敢對吾亂道、亟取杖、命左右擒擊之、其人哀鳴、乃得釋、亦可危矣、古之命師、又有嚴者、呂氏春秋壅塞篇云、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魏書穆壽傳云、壽謂其子師曰、但令吾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教之、又或學徒自能抵距其師、北齊書彭城王浟傳云、博士韓毅教浟書、見浟筆迹未工、曰今後宜更用心、浟時八歲、正色答曰、人論才具、何必動誇筆迹、博士當今能者、何為不作三公、盧景裕傳云、高歡獲之、使教諸子、景裕講論精微、難者或相詆訶、大聲厲色、而景裕神彩儼然、即浟兄弟也、其誕謾如此、而待門客之禮古又最簡、南史謝靈

運傳云、時何長瑜在方明處、教惠連讀書、靈運謂方明曰、長瑜當今仲宣、而飴以下客之食、既不能礼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魏書宗室欽傳云、欽託高僧壽為子求師、師至、未幾逃去、欽以讓高、高素滑稽、答曰凡人七日絶粒乃死、始經五朝、便爾逃遁、去食就信、寔有所闕、欽乃大慚、五代唐家人傳云、秦王從榮傳從容規諷、榮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而竟日不召、亦不得食、趙善璙自警編儉約云、汝州趙守請李若谷為門客、而守尤敬、韓億、韓至則食設肉、李戢簡韓云、久思肉味、請君顧訪也、夢溪筆談、墨客揮犀並

云滁州一先生、以學子不行束修、自社詣之、學子閑門不接、訟於句當鎮事王向、宋史洪皓傳云、金陳王悟室、使皓教其八子、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是古之門客、或飴以下客食或食例不給肉、或五日不食給、或竟日不給食、或不與束脩、文選注、引劉璠梁典云、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以客禮、邵氏聞見前録云、范蜀公為舉子時、在知成都薛簡肅府、與子弟講學、乘騆至銅壺閣下、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師也、太平廣記載玉溪編事云、舊蜀王嘉召一經業孝廉冲

庭豫教授諸子以還金火箸事竟以賓介相遇則與
初周旋礼節教讀門客本無賓介相遇之法宋人瀧
水燕談録云真宗晩坐名學士既退使宣諭適忘御
袍帶勿訝學士降謝中人曰上深有自愧責有旨放
謝歸田録則云諸王宮教授入謝祖宗偶不御袍帶
至今入謝俟上入内解袍帶後出見之以為定制教
授例與學士諸臣别亦奇例也至宋人則以門客
為下品孫公談圃云藝祖少從陳學究為學學究時
時閙論使客人後從趙學究及踐位而陳居太宗南
衙藝祖怒太宗遣之開門館于陳村驛舍而死益曰

上行下效如此門客又自古無多良北齊書樂陵王
百年傳云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讀書百年嘗作數
敕字德胄封以奏武成乃斬百年大唐新語云崔宣
家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宣家服役通于告
宣者宣家自擒之金史完顔匡傳云章宗年十餘歲
顯宗曰典教幼學須用淳謹者以匡為之章宗崩後
匡構李妃賈妃死絶章宗嗣夷堅志云婺州巡檢館
客田全璧平江林氏館客黄生皆有小巻揭冊疏主
家陰事及日月為訐告具能改齋漫録云開封富民
楊氏家館客與其女通致其女為尼而死曰懶髓云

永嘉人鄭復礼為知高安孔燁門館賓盜燁女逃事發編徒至正雜記云戴用少時延一師好為人作訟牒其父却之乃自匿令家人誣追告用圖其經義害命後迹得之事始白野獲編云萬歷二十一年閶門宋姓延一餘姚塾師其妻與通遂共謀殺夫官論塾師大辟而宋氏一門俱滅又云李如松家塾師諸龍光餘姚人也受李氏恩秦久如松征倭之在高麗者龍光上急變言如松私與倭和上命訊之無其事乃立枷龍光死儒風掃地盡矣雍正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宣化鎮總兵許國柱奏二十三日卯刻城門不開

緣口北道年裕署中教書之人乘夜逃走徧城尋覔無踪迹分付今日城門不可早開四年十月十二日上諭八旗云若果讀書之人何不出仕乃在各處教書為業使所學果優亦必不能掩也且現在教書之人俱係毫無所能希圖餬口之輩必有借此營謀射利而妄為者爾等甚宜留心將伊遠之諸事防閑勿為所欺嘉慶十四年六月有戶部郎中劉洋家馬先生訐告主人案刑部訊明定罪加枷號刑部大門前一月門客之事如此儒生議論不能一也要之當使自好者心知其意故就經生所未逋獺祭類林所未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上諭云且依人門下教授徒者大抵多粗通文理窮困淹蹇之輩其人既抑鬱無聊時懷憤時嫉俗之意每多牢騷[illegible]禍之言而又偽為剛方正直之概言忠言義以欺庸人之耳目不知者以遂誤以為端人正士而崇信之而暗中受其煽惑者多矣

詳者爲之正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先生釋義

釋名言古者稱師曰先生管子弟子職云先生施教先生乃作先生乃坐先生將食先生已食先生有命先生欲作先生將息先生已息是也先生者韓詩外傳云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冥於得失不知禮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賈子新書先醒云世主忳忳如醉也而賢主昭然先悟譬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是以先生為先醒意林風俗通云先生當如醒學者譬之如醉言生俱醉獨有醒者是以先

生為醒生也、師稱先生、見於書者、若弟子職、又大戴
禮五帝德云、汝何以為先生難言之、列子黃帝篇云
神巫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墨子弟子稱墨子先生、孟
子弟子樂正子曰先生何為出此言、是也、先生亦為
有齒爵者、孟子謂宋牼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趙岐注
云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齊策孟嘗君云三先生、高
誘注云先生長老、先已以生者也、曲禮先生鄭康成
注云、老人教學者、急就章先生顏師古注云先生謂
老成之人、大戴禮曾子立事云、其少不諷誦、其壯不
論議、其老不教誨、亦可謂無業之人矣、荀子臣道篇

云、耆艾而信、可以為師、法行篇云、孔子曰老而不教
死無思也、然則教誨老者之業、故曰先生、孔子先覺
早歲弟子益進、則屈原橘頌云、年歲雖少、可師長、古
人以先醒說先生也、師之師曰老師、史記云荀卿最
為老師、如仙徒稱郗鑒為老先生、是也、同為師儒、則
年長者為老先生、漢書賈誼傳云、諸老先生、對誼年
少言之、或又推老師為太老先生、何氏語林云、唐元
亨卒、門人私謚曰太老先生、是也、老先生先生、或稍
止稱先稱生、史記晁錯傳云、學刑名於軹張恢先所、
徐廣曰先即先生、傳又云、鄧先、注猶曰鄧先生也匈

奴傳云其儒先裴駰曰先先生也二文漢書俱作生梅福傳云叔孫先非不忠叔孫通傳云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叔孫先叔孫生皆叔孫先生也漢書高帝紀云以魏地萬戶封生注生猶言先生貢禹傳元帝九稱生皆先生賈誼傳云諸生於是以為能即諸老先生漢書列傳三十六贊云桓寬曰聞汝南朱生言宋祁曰生上當添先字非矣先生稱先稱生弟子亦稱生後漢書延篤師稱篤延生鄭康成師稱康成鄭生以博士稱先生故有經業皆曰生受經曰經生入學曰學生在門曰門生漢初九流待詔皆曰先生衛

宏漢官儀云博士稱先生以其九流中有學業文帝稱賈誼曰吾久不見賈生武帝謂東方朔曰先生起自責也史記五帝本紀云薦紳先生漢書路溫舒傳云威服先生後漢書儒林傳云服儒衣稱先生褚先生續史記自署先生以其官稱之也先生亦父兄稱生徒有弟子名故師同父兄稱莊子讓王篇列子妻稱列子為先生列女傳黔婁妻稱黔婁為先生是夫婦亦同父兄稱以其在家為長也術士亦稱先生史記蔡澤稱唐舉為先生淮南人間訓宋人家有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吉祥也列子說符篇先生作孔子南史

吉士瞻傳、就江陵卜者先王生計祿命是也、莊子人間世、匠石弟子云先生不肯視是工匠亦稱先生、道士則從古以道術稱先生、江淮異人錄、盜稱聶尊師亦曰先生、又耿先生則女冠也、今瞽者曰先生、女瞽則曰女先稱謂繁雜、舊唐書職官志太常寺云養德郎園、聲實明著、謚曰先生、梁元帝金樓子序、自署先生、曰余於人世爲不賤矣、皇甫謐陶潛王通孟郊胡瑗及程朱稱先生、皆表異之、宋史謝絳傳云、奏言近世不逞之徒、託言術數、以先生處士自名、禿巾短褐、內結權倖、外走州邑、此又山人墨客之依託者、與夫猥雜之稱、矜張之論、皆不足道也、

白

冠服有章采、惟喪則用白、所謂素無章彩也、三統尚白、自有章采、常服亦采緣、礼曰白者孝子之有素心也、衰用粗麻色近緇、緇白與元之間色也、元與神交之道也、故齋用元、梁陸法和知元帝將敗、著麤白布衫袴、布邪巾、周檀特師傳則魏文帝喪、周文布帽、夫人及兒喪白絹帽、絹者古之錫、布者言不染則本白色、周官保章氏五雲之物、注云白則喪、疏云此據陰陽書、是有天道焉、古屋美曰白屋、管子輕重丁云表稱貸之家、堊白其門、高其閭、後世則貧家曰白屋、貴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有喪則白屋續漢書礼儀志皇帝白布幕素裏漢書翟方進傳云柱檻皆衣素注云柱屋柱檻軒前闌板丁儀妻寡婦賦云刷朱闕以白堊易元幙以素幬是純用素也宋書明帝紀云帝諱不祥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江謐誤犯之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南史周盤龍傳云成買曰若不殺賊便為賊殺弱息不為世子便為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赭胡僧佑傳云僧佑謂其子曰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今則懸布粘紙及席門席棚礼終則去之

收養親戚

宋袁采世範收養親戚當慮後患一條云姑姨姊妹年老子孫不肖者不可收養恐身故之後不肖子孫妄稱其人因飢寒而死或稱有遺下囊篋之物須於生前令白之於衆質之於官稱身外無餘物則免他患此必有所監而云然然家庭之事豈能盡以理處者靜齋至正雜記直筆四卷署元闕里外史行素居士著葢溧陽孔齊作專以示子孫所言家難由婦人愚悍放恣母待子如客女待女之子亦如客母偏縱女女亦偏縱其女母敗其家女又敗其夫家養女終

身反恨父母不念女似嫁非嫁似贅非贅又分田少竊公堂資離間骨肉反詡其功家人終日皇皇神不歆其祀其事豈待其子孫不肖者始有他患也又言婦女不可出遊燕聚又言僧道不可入宅院又言江湖術士說客不可使入門皆痛心疾首之言又論書籍云近事禍福利病可為誡者以訓子弟勝於說古事亦通言也其言女擾母家顏氏家訓云婦人之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怨生虐婦則姊妹讒行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母實為之諺曰落索阿姑餐此其相報也夫婦皆人女女必為人婦久之即為人母自受之又自作之其不悟為可歎也

君前臣名

君前臣名、父前子名、當通其意、君前臣名者、子在君前、亦當名其父、然是切要指陳。不得不名。非侃侃而談。故抑父以尊君也。左傳成十六年、欒書將中軍、其子欒鍼為公右、公陷於淖、欒書將載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鍼侃侃而談、可謂喪心病狂、書為逆臣、固當有此逆子、襄二十一年欒盈出奔、辭於周行人曰、昔陪臣書、輸力王室、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述書勞乞憐常態伉直無私定其父之罪而曰釁也釁也則倫常之醜至欒氏而極矣又文十五年宋華耦來盟公宴之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豈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耦無故名督而暴其惡亦天地間戾氣所鍾詈父以求媚於君仁明之主所不受也

夢感

墨莊漫録云東坡先生知揚州夢在山林間猛虎來噬公方驚怖一紫袍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明日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曰鼠子乃敢爾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夜來術耶道士駭惶而退此是蘇公（知州）聰明過人處元史釋老傳云張留孫留待闕下昭睿聖順皇后得疾名留孫祈禱既而后夢有朱衣長鬚從甲士導朱輦白獸行草間者即所祀漢祖天師畫像其事亦見道教碑由禱得之非如揚州道士橫相干也趙勇公海蘭察微時以事赴京感疾

甚困、夢至德勝門、經故太傅明珠第墻外見倚墻有小閣、登之有老喇嘛跏趺坐、公憑欄見紅衣少婦哭而來、意疑之、避喇嘛後、少婦拜喇嘛訖、哭而起、欲赴公、喇嘛以袖障之、移時、始哭而去、公驚覺、汗出疾愈、明日在市遇所夢喇嘛、屢目公、公輒避之、公素信佛、此事尤不愧也、宋王銍默記、言晏臨淄守陳、伏暑中思江南盛冬烘柿、李宗易以術致四大食合、晏曰此人能如此、甚事不可做、自是遂疎之、陳振孫書錄解題、自言宰南城日、不識白玉蟾、謂妖妄之流何可使及吾門、近陽湖孫君星衡、不肯供佛、言其鄉鄭鄤之禍、由其父信仙佛、遺禍至酷、不與溫體仁事也

趺

門地

漢書陳涉傳云王侯將相豈有種乎、淮南子地形訓云聖人生庶人、論衡云鳥無世鳳凰獸無種麒麟、此言人貴自立也、韓非子亡徵篇云種類不壽、亦氣類所感。左傳云部婁無松柏、唐書來濟傳云護兒兒作相、世男兒因（作匠）將相豈有種哉、蓋輕薄之詞、左傳云明德之後必有達人、言世德也。晉書王沈傳釋時論云公門有公、卿門有卿、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北齊邢劭太尉韓公墓誌云、雖將相無種、而公卿有門、言門蔭子弟也。史記孟嘗君列傳云、文聞將門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將相門必有相田叔列傳云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三國志曹植傳北史李彪傳俱引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張端義貴耳集云張浚開建康幕府取幕客命與術者推算皆非貴人浚不樂曰要作國家大事幕下無三五人宰執侍從如何成功此言門下士也

朝奉

徽州人稱朝奉讀書者多笑之按宋史職官志九云朝奉郎員外則朝奉即員外階夷堅志稱富人為員外言賜爵不在正員古有賜復有賜爵朝奉者賜爵階也如琉球築登之親雲上從七品築登之正九品築登之座從九品其民人相稱為某地築登之座亦古員外意徽州多唐宋舊族古言未改朝奉稱人非外間所知方回桐江集有村老呼予老朝奉者詩是宋時語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俗稱

論語云、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史記季布傳云、季心弟畜灌夫籍福之屬、枚乘七發云、遠方交遊兄弟、後漢書趙壹傳云、賣皇仁兄昭其懸遲、魏臧洪傳云、洪見紹呼張陳留為兄、袁紹呼(張邈)則府君亦宜為弟、謂(趙)張呂布傳注英雄記云、布名備為弟、又引九州春秋云、諸將共飲食作弟兄、公孫淵傳注漢晉春秋云、權謂淵使曰、必與弟同休戚、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蜀志關侯傳注引蜀記云、徐晃下馬、宣令曰、得關雲長頭者賞金千金、雲長驚謂晃曰、大兄是何言

也、晃曰此國之事耳、呂蒙謂魯肅曰大兄何見事之晚
乎、又馬騰韓遂結異姓兄弟、晉書載記涼張祚與張
重華嬖臣趙長等、結為異姓兄弟、北史元叉遂傳云
文遂謂子師盧思道曰小兒比日微有所知是大弟
之力、朝野僉載云來俊臣謂周興曰有囚狀勘老兄、
韓愈詩云雲夫老兄有狂氣、玉季友詩云予公大笑
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為、生經云向獵師索鹿肉曰
惟兄施肉、令弟得食、報以偈曰、此人為善哉、謂我以
為兄、其詞如支體、便持一時與、白居易詩云每被老
元偷格律、又云攜將小蠻去報得老劉來、又云時時

訪老陳

你儂偺們

京師語稱你儂音若你能、直隸則通傳為你老、你儂者即古言爾、詩云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爾以親所愛子以尊大夫、孟子言爾汝賤之之詞、後人爾汝之歌則又親之、詩天保指君為爾、則尊之也、你儂者尊之親之、專言你則賤之矣、偺們者偺自之轉、偺己也、偺們則兩人矣、詩我出我車、上我我般王下我我將帥、惟予二人、謂我身與汝息、今我不樂、則我晉君、書則我天子、儀禮禮記春秋傳、多稱吾子、士冠禮吾子注云、相親之詞也、偺們即吾子矣、其稱爾為尊親者、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金縢周公告先王皆指稱為爾、宋沈作喆寓簡云、翟公巽代作日有戴承賀表、有衆非后何戴、率傾兢望之心、無不爾戴、承永懷畏愛之德、蔡京易以臣末命其承、翟對以業已供命、竟不易、蓋蔡以爾字輕率、翟以爾有尊親之義、

稱名

婦人謂嫁曰歸、趙策云太后嫁女於燕祝其母返。故古人謂之歸。善頌善禱之義也。以母家言之則曰出嫁、故以其所生者為外、爾雅釋親云母之兄弟為舅、又云謂我舅者我謂之甥、姊妹之子當曰外甥也、釋親又云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則經師纂集不足為據、左傳陳我周之自出、國語姬氏出自天黿、謂姜氏女出自自出、以母姓言之、非甥名也、釋親又云妻之兄弟姊妹之夫二人相謂俱曰甥、如此又當相謂為舅耶、劉熙釋名云妻之昆弟曰外甥、承謬飾非矣、今稱曰

舅、母之兄弟曰舅舅、上諭言世宗憲皇帝舅舅隆科多、亦曰舅父、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妻之姊妹曰姨、詩邢侯之姨、左傳蔡侯謂息夫人曰吾姨也、母之姊妹曰姨母、史記齊悼惠王世家索隱、舅與姨者、夫答妻之稱、婦稱夫母之兄弟姊妹曰伯叔曰姑、故答之亦曰夫婦之間、降就子稱、穀梁春秋齊陳乞難言其妻、則曰常之母、婦人亦多言兒父也、

女人稱謂貴重

房山石經山雲居寺、有遼清寧四年鐫經記碑、稱刺史子婦司徒娘子耶律氏女小娘子三寶奴、京城憫忠寺、遼石函字有云玉錢一、韓家小娘子施、蓋娘子以稱內主、其閨女則稱小娘子也、金史海陵以第二娘子大氏為貴妃、第三娘子蕭氏為昭容、丙子平宋錄云、至元十三年正月甲申、丞相至皐亭山、丞相娘子來到、丞相曰你吃一盞酒、大事未了、你回去者、娘子回程、蓋初譯時、以娘子為一家尊稱、六朝唐久相沿、遼金元皆承用之、或笑其俚、不知其託意至高也

宋曾慥高齋漫錄云、王安石在金陵、貽老媼病店藥、老媼酬以麻緑一縷、曰相公好將歸人事相婆也、安石好受之、婆因公生義、如言周公周媼、又公婆公媼、對娘子郎君對、乾州唐乾陵有石刻金皇弟都統經略郎君行記、郎君是奴稱主、知娘子亦奴稱主也、

姬姨

姬者美女之稱、漢書文帝紀注師古說最通、蓋自周時人。皆以王姬為貴。女子美者稱姬。猶男子賢者稱君子矣。君子之義、家語云是成其親為君、禮則云君子之子、或王肅及見佳本、未可非也、君子不必是君之子、姬何必定姬姓乎、如淳曰姬音怡、蓋古音、或曰今姨娘是姬娘、此卻不然、母之姊妹曰從母、今曰姨、貴妾呼姨、若以為主母之姊妹也者。即古之娣媵。又以明女君不妒忌。其義美矣。

大人

燕策云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賈子新書云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兒、及貴人子、加之惠、大人對嬰兒之稱也、召誥云有王雖小、檀弓云公輸若方小、小對大之稱、潛夫論考績云大人不考功、則子孫惰、大學章句云大學者、大人之學也、甕牖閑評云、前古大人無不守歲者、今小兒亦不復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夫

說苑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按娶妻故有出婦贅壻則有出夫太公沒人避紂於東海為贅壻又被出耳古人稱名必具義妻曲可通出兼男女即寡與獨亦兼男女惟女不稱鰥嫠夜思人道也左傳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注云偏喪曰寡則兼男女也詩鴻雁傳云偏喪曰寡本是達詁正義云偏喪之寡婦則望文為訓後漢書劉翊傳云嫠獨則助營妻娶注云無夫曰獨按此傳文獨當屬男管子云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

寡而和合之、予之田宅而室家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則獨亦兼男女矣、

妞

孃者少女之稱、亦作娘、轉作妞、北人稱妞妞南人稱娘娘、是也、南音人亦轉孃、蘇湖言某老孃、是也、倪嬰、方言不同、亦轉為妞、其義亦同、詩季女斯飢箋云、弱者之稱、則呼小兒曰妞曰娘曰妹、亦詩季女義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嬭母

嬭母見宋書何承天傳、北齊書恩倖傳云、陸令萱鞠養後主、後主謂之阿嬭阿嬭之稱、又為尊矣、非乳母之名也、釋藏賴字函、隋譯善思童子經、有嬭母、宋敏求唐大詔令二十五、有贈嬭婆元氏潁川郡太夫人制、

諱法舊事

諱自周有之、南朝有觸者、流漾而起、唐律名例三、疏議云、假父祖名常、不得任太常官、名卿不得任卿職、選司惟責三代官名、不得犯名冒濮、若犯高祖名者非、職制中疏議云、父祖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名軍不得作將軍、名卿不得居卿任、蓋家諱惟責本身、非通行於人、唐語林云、唐人諱及偏旁、李衛公諱吉、不受周衛謁、衛詰以賈山家不言出、謝石家不立碑、又連截一條、衛公語王起云、姚頡不可在去流內、則不受周謁、非為偏旁、周說誣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史唐明宗紀云、天成三年二月癸未、貶工部尚書盧文紀時除于鄴為工部郎中、文紀家諱業、舊例僚屬名與長官諱同、或改其任、而中書未議改文紀自請連假、鄴就位、差延州、文紀言、候鄴還、終請換曹、鄴自經死、故文紀貶、亦偏旁事也、宋王楙燕翼貽謀錄云、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詔內外臣僚三代名諱止可行於己、州縣長吏不得出家諱、其官稱犯高曾祖父諱者、不得冒居、而張端義貴耳集云、趙文仲在楚州、有趙倡新至、文仲問其何來、荅言國求一椀飯、方到此、文仲怒其及己名、又及其父名、立斬之、蓋趙方

免趙范也、趙家聞家諱必哭、益是作偽、金史白華傳云、李述魯久住、入宋謁趙范、更姓名范用吉、范怒其觸諱、易其姓曰花、其惡豈足偶乎、惟顏氏家訓記一條云、揚都一士人諱審、而沈氏人不書姓、又有諱友諱同諱清諱和、一座百犯、手姓辛苦無聊、蕭詧傳宗如周有一條云、有人訴事於如周、疑為汝州官、稱為汝州、如周怒曰、你敢呼我名、其人曰、祇言官作汝州、不知官名如周、早知官名如周、則不敢喚作汝州、南史記一事云、王攸子亮為晉陵太守、晉陵令沈巑之犯亮諱、亮啟代之、巑之造坐言曰、未知明府諱若攸、

若無嚴尊旁大猷、若大旁無嚴尊猶、若有心慾、若無心攸、乞告示、亮下牀跳走、周益齋東野語記一事云、宣和中徐申知常州、一邑宰言前有三狀申府、未報、申怒責之邑宰曰、今申府不報、當申監司、申戶部、申臺、申省、申來申去、直待申報方休、言畢長揖退、此可紓憤懣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癸巳存稿 第三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癸巳存稿卷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3814 v.3

會通河水道記

元時自安山西南開渠引汶絕濟由壽張西又北徑今東昌至臨清入衛為會通河凡二百五十里河渠志云起須城安山西南而西北至臨清御河凡建閘三十一明洪武時黃河決原武會通淤永樂九年尚書宋禮用汶上縣老人鄉官名白英策於東平戴村築石壩五里以遏汶水使全注於汶上縣西南之南旺湖置分水口四分南行接泗及南清六分北行於元渠之西鑿渠由汶上之袁口至沙灣入元渠達臨清接衛又濬深河身則今會通河也汶水至南旺勢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諼閘柳林閘導之北行或言汶水七歸南三歸北以地勢言也朱國盛治河書云南旺湖全形北高南下七歸南者地勢三歸北者閘功、湖在汶上縣西三十里宋興梁山濼合周三百餘里明時環九十三里環築堤計一萬五千六百餘丈山東通志漕河志同則專指汶西湖自言之泉河史云南旺湖跨漕河東西東湖則跨汶水南北在汶南曰蜀山湖在汶北曰馬踏湖圍百五十里明嘉靖二十年定立界石周圍植柳以防侵地盜種、東自大晏橋三十里南至秦家舊閘又四十六里西至孤柳樹、又三十四里北至宏仁橋又四十里東至大晏橋合百五十里通三湖言之居濟一得云蜀山湖一名南旺東湖周六十五里百二十步為地千八百九十餘頃山東通志則云周六十里運河備考云馬踏湖圍堤三千三百餘丈山東通志則云五千九百六十三丈濟寧直隸州志云堤周三十里所載今昔異制皆為水櫃湖有閘及斗門以泄水州志云南旺湖西南有芒生閘泄水入牛頭河是也自南旺分水口五里至北十里閘為下閘其南十里柳林閘為上閘自北十里閘二十七里至袁口閘又西十八里至東平州安山閘閘河西舊有湖周六

冢十五里有閘四堤口六明永樂時創之為水櫃時黃河北流未絕湖受河水以濟會通東平州西十里有安民亭遺址水經注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經言汶水從東北來注之今湖中似蛇溝閘址故濟所道或曰溝即汶水注之長直渠溝也順治七年湖以黃河漫潡雍正三年內閣學士何國宗議復之十一年巡撫岳濬以水無來源、又測湖地、卑於會通河地、非甚泛溢不能放水入運、又沙底善漏水、請停、乾隆十四年定例墾升科、又自安山閘旦北三十里至戴家廟閘東岸有閘泄漲及西岸坡水坡即水經注

陂也、自戴家廟閘北四十五里徑壽張之沙灣東阿之張秋抵陽穀之荊門上閘自坡水北至張秋西岸有大清河上游之兩派統為北清河、其趙王河上為灉河、賈魯河、賈魯河由儀封黃陵岡徑祥符地歷曹縣濮州鄆城汶上壽張陽穀地、復至壽張沙灣之積水閘、入會通河、沙河上為清河、豬子河、魏河、魏河由開州、徑濮州范縣壽張東阿地、復由沙灣大壩、折而北、入引河、由道人橋、至引河口、入會通河、則東阿縣地也、東岸有三空橋及八里廟之滚水壩、及五空橋、泄西岸兩派水、東會東平戴村北之汶水旁流為大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清河、東北徑東阿平陰肥城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
東青城惠民蒲臺濱州地至利津牡蠣口入海、按古
濟瀆、今定陶至歷城之水、遷從不遠、其故道皆是、水
經注引王莽時濟流絕、但言滎澤一處、非謂濟水都
亡也、杜佑通典、橫謂清水非濟、言地理者酷信之、羅
泌路史餘論、乃謂歷城之泉是濟千里所發、則濼口
以上皆非濟水、于欽齊乘以地高下計之、證濼泉非
濟、其論通矣、濟過會通、至華不注迤東北、則禹貢雖
言所謂貫漯水舊渠、其自濟陽以下、又隨宋時決河
東北去、此古今渠之異、雖指亦未能詳也、沙濤東岸

有桂劍臺、曹家單薄、華河頭、為歷年黃河決流所經、
尋覽碑蹟、所記立臺植表、聯索貫舟、負薪囊土、沈石
壓埽、費帑悉心、既則黃流上斷、清汶東流、張秋以北
東徙接於故瀆、糧艘在陸、舟子步嬉、即又閘閘築堰
修堤置堠、工畢渠成、著詩金石、視事考文、俱成典、故
張秋西接濮范金隄、南捍、勢若長虹、漢文帝十二年
建始四年梁龍德三年晉開運元年周顯德五年宋
景德元年嘉祐五年熙寧十年、皆有河水流汎、金明
昌五年、河瀆改移、皆在安山之北、明正統十三年河
決潰沙灣、景泰六年徐有貞築金隄即此也、其東北

魚山、即漢孝武宣房歌所謂吾山平者、惟張秋之名未顯、山東通志河防志云、宋史河渠志、周顯德五年命宰相李穀治張秋決河、張秋名始見此、冊府元龜云顯德元年十一月戊戌命宰相李穀治河、二年三月壬午穀回見辭、史亦在元年、時河決自楊劉至博州、或穀駐張秋歟、張秋元時名景德鎮、置都水分監明宏治七年賜名安平鎮、沙灣南去鎮城十里、其上游黃陵岡、河防數潰、衝曹濮宋金河決陽武後、由濟泗分派入淮海、十里之間浩淼矣、元至元時、會通河成、黃河大勢南趨、而賈魯故子、及菏澤水之行於濟故瀆者、亦未能絕、明宏治八年、劉大夏築斷黃陵岡後、上下決流若金龍口古黃池之潰、會通病焉、蓋張秋沙灣、古魚河濟二瀆、自黃陵岡之役、百四十年至崇禎七年而張秋始決、劉公之澤遠矣、自荊門上閘北七十一里至聊城、通濟閘城東南龍灣、西岸漯河由南進水閘及永通閘涵洞入漯河者、上游自朝城陽穀、又西北越莘縣界、復由陽穀至聊城、出會通之東岸二空橋一空橋、為湄河鳴犢河土河徒駭河、北至博平、經高唐禹城齊河臨邑濟陽、為商河惠民濱州地、至霑化大洋堡口入海、山東通志、龍灣有三空橋

四空橋、今已湮不復修、其五空橋則分流入大清河者、今亦湮、禹貢錐指云、漯為周漢黃河所占、漢志一出東武陽、一出高唐、據漢成帝後言之、水經注之漯則西漢末至北魏之漯川、今漯過會通而易名、以非古蹟也、自通濟閘西北五十里、至堂邑博平二縣之土橋閘、其魏灣西岸中閘口及元谷涵洞、納馬頰河水、馬頰無水源、其渠自元城朝城莘縣冠縣地、至堂邑、出會通東岸之減水閘滾水壩、始有水、徑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縣平原陵縣德州德平樂陵慶雲地至海豐月河口入海、龍灣則東漢以後水經之大河所經、稍南則唐至宋初大河所經、元和郡縣志大河在聊城南四十三里是也、魏灣則定王至東漢初大河所經、以今高唐有古靈縣鳴犢口、知之、漢書溝洫志、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蓋禹迹初改、春秋宣公七年衛孫良夫盟於魯、當此年也、又為宋六塔二股河之東股、其後又出今張秋、明宏治時始絕流、其北股入永濟渠、則衛河亦宋黃河也、又為古屯氏河、其漯河馬頰徒駭、皆非禹名、朝城之漯、窪水聚流、於晉故渠耳、徒駭為土河音轉、馬頰則水經注篤馬、禹貢錐指云唐馬頰河出澶州清豐界、東北流至平原、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篤馬河即此河是也水經注亦有馬頰水則今東阿之馬頰口道也自土橋閘西北七十五里至臨清甎閘又二里至板閘博平北為清平地清平北即臨清其名由清河清河者衛河也初元會通出臨清陡峻數壞舟明宏治時白昂於甎閘南置板閘劉大夏成之出閘為衛河衛出輝縣百泉經新鄉汲縣淇縣濬縣滑縣湯陰內黄大名元城館陶一名清河從清漳名也又曰御河隋征遼道也又曰永濟渠衛納小丹（出河內丹谷口其大丹由沁入黄小丹自石斗門分流修武獲嘉至新鄉合河淇入衛）洹湯淇至館陶合漳漳出長子曰濁漳出平定州（舊樂平縣）者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清漳至臨漳縣合流（明會典言漳水一自臨漳北經大名至武邑入滹沱楊錫紱漕運則例纂卷十一衛河考因之誤北流乃滏水非漳水別流也）至館陶入衛至臨清納汶由清河夏津武城故城恩縣德州景州吳橋東光交河南皮滄州青縣納滹沱河由靜海至天津三岔口東入於海糧艘自岔口北轉白河達順天通州自分水口至板閘今為水程三百二十三里北流水改六分嘉慶丁巳秋自汶上汎舟至臨清檢書記之時九月七日也明徐有貞治河書云南旺湖測與濟寧太白樓岑齊南旺至臺兒莊地降百十六尺全河備考云安山北至臨清地降下九十尺其自分水口

南行者、改分水四分、出栁林閘、逕嘉祥東、又東南逕馬場湖西、鉅野東、又東南逕濟寧、西納洸水泗水、又東南逕魚台東北、獨山湖西、昭陽湖東、又東南逕沛縣東北、又東南逕滕縣南、其河跨湖、南曰昭陽、曰南陽、曰微山、北曰獨山、實一湖也、微山湖西北承南旺馬場昭陽南陽之水、北承獨山之水、又納趙王河牛頭河坡水、以濟江南運河、又東南逕嶧縣、中歷八閘、又東南逕邳州今治西、納沂水、其北曰駱馬湖、又東南逕宿遷北、納泇水、又東南逕桃源北、又東南逕清河今治北、楊家莊、至河口、入黄河、初運河於徐沛東張莊入黄河、然去清江浦運口遠、運船歷黄河險二百里、康熙二十七年、就黄河之北岸開中河、漸移而東南曰仲家莊口、入對岸清口、行黄河止七里、四十二年以仲家莊口挾駱馬湖諸水、逼黄河南倚、居清口上游、恐病清口、乃改而東南、為楊家莊口、與清口相直、

高家堰

淮舊合泗處曰泗口、後合河處曰清口、清口上流曰洪澤湖、淮不敵河則上流溢、又開封歸德徐州黃河南岸決入淮歸湖、則漸淤益溢、多東決、又自淮至楊管家湖射陽湖白馬湖汜光湖石白湖甓社湖武安湖邵伯湖、皆在淮水東南、為湖漕、路皆築隄水中為甬道、以行舟、淮溢則壞甬隄、隄東為下河州縣、九田廬皆淹、明永樂八年、陳瑄督湖漕工、初漢末曹孫各務屯田、廢郡縣置典農、建安五年、陳登於淮東岸築堰、瑄因增之以圍淮、時謂之高家長隄、以其地舊為

高姓所居、嘉靖時總河曾鈞奏、猶謂增高家長隄、而於下繕新莊閘、至萬歷時總河潘季馴西河議、引府志、則謂之高加堰、志注云高加者、為護運道并邑、宜加高而名之、蓋益加而益高耳、是萬歷以前土人謬說也、加高非長策、史志傳止作高家堰、是也、洪澤湖於古為淮浦縣、後漸圮為洪澤鎮、為淮水所蝕、浸淫成湖、遂合萬家湖泥墩湖富陵湖、並為一湖、而昔之淮浦富陵兩縣、泗州一州、總為大澤、不得不以堰為重、堰起東北武家墩、而南經大小澗至阜寧、其時高良澗大澗口多決、萬歷三年高家堰決六十里、七年

補築成、十九年易以石工、匯七十二溪之水、留口門一、僅數丈、二十三年高家堰又決、黃決高良澗、時張企程、請無修高家堰、而於堰南五十里開周家橋、注草子湖、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河注江、一由子嬰溝入廣洋湖注海、於堰北十五里開武家墩、注永濟河、而由窯灣閘出涇河、入射陽湖、注海、議不全行、二十四年築高家堰成、建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石閘、泄水入海、其支流入江、

國朝康熙十五年黃河入洪澤湖、而高家堰決三十四處、十六年以次塞之、二十三年、靳輔以為河盛則

淮漲、因以病運病下河、因請建黃河南岸之碭山毛城鋪、徐州王家山十八里屯、睢寧峰山、龍虎山等處減水閘壩九、其因山根岡址鑿為天然閘者七、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入洪澤湖、蓋以清口淮不敵河、因於上游減河流入淮以助淮、則清口河淮平、又以上游河多決溢、不能制、故為此權宜之法、而淮之洪澤不能不淤也、二十五年修築高家堰隄工萬五千六百餘丈、為淮之東南岸、南起泗州老子山、迤東北百五十餘里至清口、其北岸抵御壩、又於堰立三壩、其周橋高地、就為天然壩、以援堰、堰成淮出磚工口

口外立轉水墩、分水七分出清口、三分為回溜東南入運、外有汰黃堤以禦黃、後又添築順黃隄、乾隆十六年、拆轉水墩、湖北立東清壩、河南添禦黃壩、於堰之三壩增二壩、為仁義禮智信五壩、立水誌八尺五寸為啟閉、補周橋堰後水誌高一丈八尺八寸、後高二丈、嘉慶九年移禦黃壩於北、退東清壩於南、修復毛城鋪以下減閘、又開虎山腰減黃入淮、中間十年義壩壞、十一年十七年禮壩智壩壞、仁壩義壩亦壞、乃改仁義禮三壩於蔣家壩南、以次稍南、皆開引河入蔣家壩河、出寶應湖、二十三年、東清禦黃各增一

壩為重門、道光四年高家堰決、復修之、十二年改信壩於九堡下夏家橋、

泰山

史記正義引道書福地記、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漢官儀云、泰山高四十里、郭璞云泰山高四十八里三百步、泰山道里記云明張五典度量泰山節次平水計之、高七百三十六步六分八釐、為三百六十八丈三尺四寸、小滄浪筆談云、以測望置算、比城中試院地、高四百七十七丈九寸又三十一分寸之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禁山説

陝西封禁山、為終南裏山、綿亘八百餘里、地界岐山鳳翔郿武功盩厔鄠咸寧長安藍田九縣、分段管理、謂之老林、向例封禁、其中子午谷一道亦封禁、乾隆四十年間、以金川軍報開此道、較舊驛為近、嘉慶四年十月、議開山内地、砍伐老林、墾田設營、五年四月於五郎廳地方、立寧陝鎮、設總兵、置墩汛、老林量漸斫伐、地畝撥給流民、其幽仄險峻人迹罕到之區、查明封禁、江西之封禁山、則宋時由今鉛山分水關置驛入今崇安、由今廣豐柘陽關置驛入今浦城、其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安鉛山之東、浦城廣豐之西、空棄銅塘山箐險阻地數百里、曰封禁山、明正統時、處州賊葉宗留據之、永豐知縣追捕遇害、總兵戚繼光討平之、遂禁治設隘置汛戍、其地曰銅塘、曰張灣隘、曰楓林隘、萬曆時議開治、守土者奏止之、順治初、山賊楊文竄入山、姦民請采木植於風景山、十年、江西巡撫蔡士英查風景山亦書作封景山、乃封禁山、奏請復加封禁、康熙五十九年、搜查山中並無藏匪、雍正三年、江西巡撫奏封禁山事宜、得

初八

諭旨云、當開則不得因循、當禁則不宜依違、但不存貪功圖利之心、實心為地方興利除弊、何事不可為也、今封禁地漸縮削、戶部例封禁者、銅塘山中零星地畝、及浙江象山縣大小南田樊嶴鵓鴣頭大佛頭大月嶴、箬魚山、等處荒田、象山今設石浦同知為廳、而湖南永明縣塘下源等處山場、以民猺爭墾、封禁蓋封禁地由外墾入內、則不慮藏姦、而村水地畝民得其利、梁書顧憲之傳云、時於宣城臨城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樵采、憲之固陳不可、即命無禁、此今宣城涇石埭地、富庶文秀、地當就近人者以、

次望之則有利無弊往事具明證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北海

初以中國不見北海祭北海神於濟源康熙二十五年改望祭於吉林混同江邊乾隆四十三年改於山海關

在前代為朵顏衛地、
永樂時棄之者也、△

熱河

睿親王於順治四年七月丁卯、奉
駕出獨石口、四日甲申、至都河、丁酉至喀喇河屯、八
月乙未還京、即今熱河地、時議築城加賦、順治七年
十一月、王獵于邊外、十二月王薨、遂停止築城事、
聖祖御製
孝陵聖德神功碑、言停止邊外城工、指熱河事也、康
熙十六年、駐蹕和爾和克必喇及喀喇河屯、在今灤
平縣北、今
山莊西南三十五里、後慶展圍場、喀喇沁、翁牛特、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京城往還由十八盤嶺、後乃改由常山峪

林、克什克騰、計牧地上供、均得厚賞、四十二年建避暑山莊、五十二年築城、雍正十一年置承德州、乾隆五年設熱河道、七年罷州改廳、移治喀喇河屯、四十三年、置承德府、以喀喇河屯廳為灤平縣、為府治、以四旗廳為豐寧縣、八溝廳為平泉州、塔子溝廳為建昌縣、烏蘭哈達廳為赤峰縣、三座塔廳為朝陽縣、五縣一州、仍舊廳時同知通判銜、為知州知縣、屬於府、設副都統、嘉慶十五年設都統、增四廳理事司員、則平泉朝陽建昌赤峰地也、道光八年承德仿照鎮迪道例、事務俱歸都統

書明洪武四年進士題名錄後

明洪武四年進士題名錄、三甲一百二十人、寫本即菽園雜記中所言及見者、謂此榜無一直隸人、蓋菽園本最佳、此科會試錄、宋濂序云、京畿鄉試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貢南宮、上求治切、皆录用之、是洪武三年、直隸鄉貢獨免會試、即授官、而沈德符野獲編是科有高麗人、湖廣一省無中式者、湖廣誠無之、其不言直隸、則沈本中有直隸、可知、明詩綜吳伯宗下載靜志居詩話云、當膺得是科會試錄、高麗一人、直隸止二人、蓋沈與朱兩家所得試錄、皆洪武六年以

後轉寫失真者沈朱皆未是正之所謂高麗人乃三甲金濤治春秋字仲恬而此本二甲王誼鄧州人下云寓靖江府三甲秦亨貫下空四格下云府亳州民籍治詩經授登州府黄縣丞其洗去四字應是河南開封四字後人以亳係直隸鳳陽疑之也洪武初亳州屬河南開封五年改亳縣屬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六年改屬直隸中立府潁州宏治九年復升亳州屬直隸鳳陽府然則亳州於洪武四年實屬河南開封府是年直隸實無人也

長沙安化寶慶新化

宋史梅山峒傳云熙寧五年潘夙蔡煜喬執中章惇等收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寨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築武陵城關峽城置新化縣今按其地惟西北為新化東南北則皆安化地也檢宋志潭州安化注云熙寧六年置寶慶府新化注云熙寧五年收復梅山以其地置縣蓋五年置新化屬邵州六年分新化東置安化屬潭州宋史毛漸傳云漸知寧鄉縣條利害上使者遂建新化安化二縣漸用是得著作佐郎知安化縣是立新化由

章惇、分立安化由毛漸也湖廣通志皆不詳、新修湖南通志、於建置沿革、康熙四十三年以箄邊紅苗地立乾州廳、鳳凰廳、雍正八年以六里紅苗地立永綏廳、嘉慶二十一年立晃州廳、皆不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臺灣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三集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瀛壖外郡閩嶠南區厥名臺灣古不入圖神禹所略亥步所無本非扼要棄之海隅朱明之世始聞中國紅毛初據鄭氏旋得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臺灣在澎湖島外水路距漳泉約兩日夜其地廣衍膏腴可比一大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泉州府澎湖云萬曆二十年倭犯朝鮮、哨者言將侵雞籠淡水雞籠密邇澎湖於是澎湖設戍澎湖由西嶼入三十里曰娘媽嶼可

泊舟有銃城天啟二年紅夷求澎湖互市總兵俞咨臯用閒移紅夷於北港而於澎湖穩澳增築城守議者謂北港失則澎湖漳泉皆可憂北港在澎湖南亦謂之臺灣天啟以後皆為紅夷所據

謹案雞籠至福州五虎門五更至泉州金門七更至潮州南澳亦云七更至臺灣四更

黃宗羲行朝錄臺灣者海中荒島也崇禎間鄭芝龍招飢民數萬載至臺灣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焚舍開墾秋成所獲倍於中土紅毛奪其地築臺灣雞籠淡水三城又土城數十

余文儀臺灣府志云蔡世遠送黃侍御巡按臺灣序云臺灣居海外在南紀之曲、東倚層巒、西界漳州海、南直粵之東海、北雞籠城與福州對峙、地近河沙磯、小琉球周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土壤沃衍、禾稻不莫而長、物產繁滋、果蓏蠃蛤、流黃水籐糖蔗、靡不充餘、圍東南之大聚落也自鷺門金門迤邐以達澎湖、可六百餘里又東則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綫尾水淺沙膠紆折難行、明嘉靖末海寇林道乾據之、道乾後顏思齊引倭人屯聚、鄭芝龍附之、未久而荷蘭誘倭奪之、鄭氏破荷蘭、為巢穴、傳三世、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崇禎元年鄭芝降注云、閩素有
紅夷之患、紅毛夷即荷蘭國、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南
海中、地近佛郎機、其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故又
曰紅毛夷、
皇清職貢圖云咖喇巴、本爪哇故土、為荷蘭所幷、
皇朝通考四裔考云、噶喇巴在南海中、距福建廈門
為水程二百八十更、計一萬六千八百里、本爪哇故
地、巫來由種也、後為荷蘭、西裔考荷蘭傳臣等謹案
云、荷蘭雖占踞噶喇巴、而荷蘭之名久通朝貢、故仍
其故號以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聖化之遠云、
皇清職貢圖云荷蘭國又名紅毛番、地近佛郎機、明
萬曆間嘗駕大艦泊香山澳、求貢市、不果、已而入閩
據澎湖、侵臺灣地、
國朝順治十年始由粵通貢、康熙初助大兵征臺有
功、嗣後貢市不絕、其貢道改由福建、
四裔考云、荷蘭俗稱紅毛番、亦曰紅夷、在西北海中、
其西北與佛郎機接、去中國水程五萬餘里、俗奉天
主教、與英吉利同、明萬曆中侵呂宋泊香山澳、入澎
湖據臺灣、時

本朝天命初年也、天命三年荷蘭與噶喇巴合、將據澎湖、求貢市、明發兵擊敗之、崇德二年復為明將鄭芝龍所破、餘衆猶據臺灣、

謹案澳門紀畧、荷蘭人深目長鼻、髮眉鬚皆赤、足長尺二寸、頎偉倍常、然不善戰、所恃惟巨舟大礮、今又析其名曰英吉利、曰瑞曰璉、而此云與英吉利同、蓋指居噶喇巴者言之、英吉利亦作英圭黎、本荷蘭屬國也、今侵占荷蘭地、

臺海使槎錄云、前明紅毛入犯中土、肆行焚劫、又復句引劉香老、首尾衝突、海壖騷動、

春明夢餘錄云、海濱之民至臺灣、與紅毛番為市、紅毛業據之、以為窟穴、自臺灣兩日夜可至漳泉內港、明永樂間先後招徠、至紅毛番、其夷名咬𠺕吧、與佛郎機爭利不相得、一心通市、遂據臺灣、

高拱乾臺灣府志云、紅毛即荷蘭、一曰紅夷、一曰波斯胡、在臺灣極西、善貨殖、無遠不至、昔遭風至臺、則以牛皮之說誘佔其地、築城互市、管束其民、

謹案此謂荷蘭從日本得臺灣也、日本稅地與之、而其人皆從天主教、遂失臺灣、又肆劫海中、安南等國屢受其害、故諸國皆惡天主教、澳門紀畧云、

不興西洋通市、其噶羅巴馬頭、鑿十字架於路口、武士露刃夾路立、商其國者必踐十字路入、否則加刃、又埋耶穌石像於城闕、以踐踏之、杭州府志載雍正九年總督李衛毀武林天主堂改建天后宮碑云、天主教之設心、殆有在、一見其技於噶爾巴矣、再見其技於呂宋矣、又發肆其技於日本矣、日本於海口洋港登陸之處、鑄銅為天主跪像、抵其國不蹈天主像者、罪至不赦、二文所稱天主像石銅雖異、要之踐像則一也、天主竟不能為禍、至安南見西洋船、即以札船及礮剿之、蓋懲淳泥噶喇巴臺灣之已事也

小厓外紀云、荷蘭時於臺灣南北二路、設牛頭司、牧放生息千百成羣牡閹外脊令壯、以耕以輓、

高拱乾志云、臺灣東北有暗澳、昔年紅毛泊舟其地、無晝夜、留二百人居此、留一歲之糧、次年復至、地如長夜、留者皆死、取火索之、石上留字、云至秋即昏黑、蓋一年一晝夜云、

謹案一年一晝夜、以赤道經緯求之、其地必不在臺灣、天主教人慣學捕風捉影之談、不以為愧、故亦著之、以上為荷蘭據臺灣事、以下輯鄭氏據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illegible] LIBRARY TAIWAN R.O.C.

灣事、
四裔考云順治九年荷蘭通事何斌逋夷賦、說鄭成功以水師從鹿耳門入、與荷蘭相持久荷蘭戰屢敗棄臺灣走、順治十三年八月入貢
賜敕諭曰惟爾荷蘭國墨投為亞甲必丹物馬綏、極僻在西陲、海洋險遠、度修職貢、朕甚嘉之、
赤嵌筆談云荷蘭國最稱富饒乃遇風至臺假地於倭虎視盤踞大有深心還何斌引鄭成功襲臺荷蘭力戰不克而歸
余文儀志引臺灣志畧云鄭成功所犯之處舟至海水為之暴長順治辛丑攻臺灣紅毛先望見一人冠帶騎鯨入鹿耳門既而成功舟由是港進
幸存錄云臺灣城亂石疊高數丈用火煅之堅不受砲鄭氏於城外高山塞其水源紅夷乞降
黃宗羲行朝錄云鄭成功攻臺灣臺民導之曰城外山水繞城濠、貫城內、城內無井、塞其水源必困、成功從之紅夷乞降
香祖筆記云成功入臺灣荷蘭戰不利退保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環山列營困之、荷蘭以舟師戰、成功焚之、乃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逆臣鄭芝龍傳康熙十八年成功勢日蹙乃覬取臺灣以自保臺灣舊為荷蘭紅毛所有芝龍與顏思齊為盜時屯於此後仍歸荷蘭至是成功舟抵鹿耳門阻風濤不得入潮驟長丈餘遂登岸荷蘭拒之成功紿曰此地我先人故物珍寶給爾載歸地仍還我荷蘭引去成功入據之

赤嵌筆談云荷蘭為鄭成功所敗地大震鄭克塽之滅地亦震朱一貴於辛丑作亂庚子地震

余文儀志云順治十八年夏五月鹿耳門水漲丈餘先是鹿耳門水淺僅容小艇出入是月水忽漲成功因之大小戰艦並進忽據臺灣荷蘭敗去

余文儀志引三藩紀事云順治十八年三月鄭成功泊澎湖次鹿耳門紅夷大驚成功引兵登陸克赤嵌城十二月圍王城不下成功使人告之曰此地為先人故物今我所欲得者地耳餘悉以歸爾荷蘭乃降康熙元年成功卒二年

天子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兵攻擄大兵既入兩島之賊爛焉

謹案兩島謂金門廈門

杜臻粵閩巡視紀畧云鄭成功據臺灣號東寧國後

成功死其妻董氏復立其子錦
揚捷平閩記云康熙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奉到大
將軍康親王令諭準兵部清字咨開該議政王議覆
福建巡撫吳興祚具題前事據稱荷蘭國馬珍西氏
禀稱夾板船到閩隨即貿易如有順風即令發回又
禀必得覓一空閑之地蓋房居住除奉禁貨物之外
其餘聽憑貿易並請給
敕如有用本國之處於何年用差遣何事亦應請
敕內注明等語大將軍康親王身在地方定議具題
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謹案荷蘭助攻二島、是挾臺灣之仇、康熙十七年
即請於閩覓空閑地蓋房居住、其機心見矣、以上
為鄭氏據臺灣事、以下輯入版圖事、
皇朝通考輿地考云福建臺灣府在省治東南之大
海中東西距一百餘五里南北距二千八百四十五
里自古荒服之地不通中國名曰東番明天啟初日
本國人屯聚於此鄭芝龍附之其後為紅毛荷蘭夷
人所據
本朝順治十七年鄭芝龍子成功寇江南兵敗退至
臺地逐荷蘭夷居之偽置承天府後至其孫克塽於

康熙二十二年討平之置臺灣府

逆臣鄭芝龍傳康熙二十一年施琅言不破澎湖臺灣斷無取理請先取澎湖二十二年六月澎湖降七月臺灣降

杜臻粵閩巡視紀略云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初十我師至澎湖泊舟十二日潮不至衆大霧襲之水驟涌四尺我師遂入

王士正池北偶談云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平設府一曰臺灣府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諸羅又設總兵官分巡廈門道各一員駐焉幅員之廣古未有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士正香祖筆記云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鄰漳南鄰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東連日本南通琉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康熙癸亥設臺灣府

李調元尾蔗叢談云康熙壬戌鄭氏遣偽官陳廷煇往淡水雞籠采金一老番曰昔日本居臺來取金紅毛奪之紅毛來取鄭氏奪之今又來取必易姓矣明年癸亥我師入臺灣

高拱乾志云臺灣先時琉球日本紅毛相繼竊據鄭氏踵之為閩廣江浙邊患自入版圖以來山不伏莽海不揚波胥臺灣捍禦之力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三集

諭武殿試讀卷官日後臺灣不無可慮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六日

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

上諭大學士等曰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喇巴兩處地方噶喇巴乃紅毛國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內地之民希圖獲利往往於船上載米帶去並賣船而回甚至有留在彼處之人不可不豫為措置也

謹案紅毛謂荷蘭西洋謂佛郎機噶喇巴在臺灣西二百九十二更呂宋在臺灣東南由沙馬磯指巽方經謝昆山大小覆金山水程五十八更其地俱二國雜治之

又十月壬子

上諭大學士九卿等曰海外有呂宋噶喇巴等處常留漢人自明以來有之此即海賊之藪也在東洋可使貿易若南洋商船不可令往第當如紅毛等船令其自來耳且出南洋必從海壇經過此處截留不放豈能飛渡乎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謹案南洋閒閉隨時此不備載海壇今有總兵官、海壇鎮在今福州長樂其北為閩縣五虎門、南為泉州惠安之崇武港、南為同安金門鎮、又西為廈門鎮、又西南為潮州饒平之南澳鎮、又西南為惠州海豐之碣石鎮、

施琅靖海紀、陳臺灣棄留利病疏云、臺灣北連吳會、南接粵嶠、延袤數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紆迴、乃江浙閩粵四省之左護、隔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明季設水澎標於金門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臺灣一地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也、然其時中國之民潛至生息於其間者已十萬人矣、故鄭芝龍為海寇時倚為巢穴、及崇禎元年芝龍就撫將此地稅與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絡土番招納內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鄭成功破走之、今退伺於噶羅巴、無時不在涎貪、時思乘隙以圖、一為紅毛所有、其夾板船無敵於海外、更得地數千里、其性狡黠、所到之處善為蠱惑、沿邊諸省斷難晏然、今既隸版圖、宜設兵以守、

齊召南水道提綱云、臺灣懸居海中、北自雞籠城、沿海而西、至淡水城、有水口五、又西南經南嵌、竹塹、中

港、後龍、吞霄、五社，有水口十四，又南至諸羅，有水口十六，又南至府治，西有水口八，又南東至鳳山，有水口二，南至沙馬磯，千餘里，西北為鹿耳門，西為安平鎮、大港，西北隔海為澎湖，臺灣西北至澎湖二百里，澎湖西北至廈門[illegible]百餘里。

澳門紀略跋

嘉慶壬戌春，始讀澳門紀略，愛其奇偉，甲子冬，張徵君炯以重刊本見貽，昔嘗伏讀

聖祖仁皇帝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亥

聖訓，云朕訪聞海外，有呂宋、噶囉巴兩處地方，噶囉巴乃紅毛泊船之所，呂宋乃西洋泊船之所，彼處藏匿盜賊甚多，壬子

聖訓，云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伏惟思患豫防，

聖人善教，自俄羅斯西南，若荷蘭，若紅毛、英吉利，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佛朗機、若大呂宋、若意大里亞、皆工器械、鶩利耐遠賈、沿海而東而南、用越國鄙遠法、占地開墾、置叙戰戍兵、初海外臺灣、荷蘭日本互爭、卒入鄭氏版圖、澳門則佛郎機、意大里亞、荷蘭先後窺伺、而意大里亞、於明萬歷九年入居於澳、二十九年荷蘭薄澳、崇禎十年又薄廣州、荷蘭恃巨礮大舶、意大里亞仿其礮製破之、今澳中十月夷人攘鬼逐紅毛、與西藏逐牛魔王同、蓋以爭所居地、深怨而實畏之、皆掌故也、海盜之起、必有窩綫、呂宋實佛郎機、噶囉巴實荷蘭、又安南、廣南、向亦畜盜、自底滅亡、此數國者、遠隔重洋

辛苦遠戍、其用意甚深、既錄得官書四裔考、又讀高拱乾及余文儀臺灣府志、陳倫炯海國聞見錄、及此澳門紀略、而深惡意大里亞及荷蘭、荷蘭既并淳泥噶囉巴、又與佛朗機分瓜哇、美洛居、又與意大里亞分地滿其垂涎臺灣、靖海紀已昌言之、其屢窺澳門有迹、而又畏意大里亞、遏其前、佛朗機躡其後、已見於乾隆八年及十年之師、前同知印君光任、張君汝霖、所以籌畫之者甚詳、惟其事散見、非深思者不能得其條理也、荷蘭夾板船、此書言有商船戈船二種、其製尤備、高拱乾臺灣府志、述廣南札船、破夾板船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式、嘗錄出之、與四裔考廣南傳合、此書及明史、言佛
朗機取呂宋以牛皮愚之、高志言荷蘭取臺灣亦然、
荷蘭之據臺也、初養盜後取於盜、比海上警非盜使
外夷即外夷使盜、此可佯為不知、不可竟不知也、荷
蘭之屬、為浡泥、為葛囉巴、為爪洼、為英吉利、為瑞、為
建、佛朗機之據澳也、奉釋教、後改奉天主教、不十年
澳門遂為意大里亞所有、此二事最可寶貴、而今英
吉利日強、西并米里幹、東并望買、打拉者、阿英假、滿
荅拉沙、明雅轄、徵里庚、新埠、蒋孤蘆、舊柔佛、又東南
越海并俺門、徜徉海中占地多於荷蘭、荷蘭今亦不、
奉天主教、意大里亞久假澳門、順治時乃遂置兩王
於此、
今天子明聖、撫外夷有道、不過以澳門為天文生客
館耳、且事久難驟更、以西洋之互為窺伺、知此書必
不可廢、徵君為同知張君令子、論世知大體、同書其
大要而歸之、嘗與徵君言、澳門南有十字門二重、其
真為天主教窟穴乎、抑澳門終如臺灣為民居、設重
鎮、西洋人船行避十字乎、久之必有定也、嘉慶丙寅、
冬十一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封疑誤

府州縣同名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禮部以府州縣同名者六十五處奏請換印時、俱以省名鑄給、太平府安徽廣西通州直隸江蘇趙州直隸雲南開封直隸貴州永寧州山西廣西貴州寧州江西甘肅雲南忠州四川廣西清河縣直隸江蘇廣昌縣直隸江西建昌縣直隸江西唐縣直隸河南龍門縣直隸廣東宣化縣直隸廣西安平縣直隸貴州新安縣直隸廣東西寧縣直隸甘肅廣東東安縣直隸湖南廣東新城縣直隸浙江江西山東寧海縣盛京浙江廣寧縣盛京廣東桃源縣江蘇湖南甘泉縣江蘇陝西山陽縣江蘇陝西華亭縣江蘇甘肅建德縣安徽浙江鳳臺縣安徽山西太和縣安徽雲南懷遠縣安徽陝西廣西定遠縣安徽四川雲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縣安徽浙江山西四川新昌縣浙江江西樂安縣江西山東樂平縣江西山西德化縣江西福建安仁縣江西湖南瀘溪縣江西湖南安福縣江西湖南石城縣江西廣東興安縣江西廣西東鄉縣江西四川龍泉縣江西浙江貴州永寧縣江西河南四川長寧縣江西四川廣東山陰縣浙江山西石門縣浙江湖南昌化縣浙江廣東永定縣福建湖南永安縣福建廣東永福縣福建廣西長樂縣福建湖北廣東海豐縣山東廣東清平縣山東貴州寧鄉縣山西湖南大寧縣山西四川鎮平縣河南廣東咸寧縣湖北陝西興寧縣湖南廣東會同縣湖南廣東寧遠縣湖南甘肅新寧縣湖南四川廣東安化縣湖南甘肅貴州安定縣陝西甘肅石泉縣陝西四川三水縣陝西廣東皆隔省者、同一省則江西吉安廣信二府皆

有永豐縣、稱吉永豐、廣永豐、今廣永豐改廣豐、直隸通州為屬州、江蘇通州為直隸州、江西寧州為義寧州、山西樂平縣為平定州直隸新安縣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喀爾喀伊犂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丙申喀爾喀兩翼汗及七旗濟
農台吉等疏請恭上
上尊號
聖祖仁皇帝諭之曰諸汗貝勒等、謹識朕諭和之旨、
自茲以後、無相侵擾、親睦雍和永享安樂、更勝於上
朕尊號也是
聖祖真無利其部土地人民之心、其後喀爾喀自不
和、致名外患、為厄魯特所殘滅
聖祖為安撫賑卹、恢復而覆育之、以至於今、為臣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喀爾喀伊犂

康熙二十六年正月丙申喀爾喀兩翼汗及七旗濟農台吉等疏請恭上

上尊號

聖祖仁皇帝諭之曰諸汗貝勒等、謹識朕諭和之旨、自茲以後、無相侵擾、親睦雍和永享安樂、更勝於上

朕尊號也是

聖祖真無利其部土地人民之心、其後喀爾喀自不和、致名外患、為厄魯特所殘滅

聖祖為安撫賑卹、恢復而覆育之、以至於今、為臣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伊犁厄魯特、自噶爾丹滅後、
聖祖復封策妄阿拉布坦、而背
恩特衆、累世侵擾、至達瓦齊、皆弱失部衆、亡、四衛拉
解體、
高宗純皇帝發兵擒治之、復封四汗分治其地、是
高宗真無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其後阿睦爾撒納倡
亂、四部應之、或叛或逃、乃誅綽羅斯特和碩特輝特
三部汗、其地萬餘里、今為內地、回部亦然、土爾扈特
汗阿玉奇之姪阿拉布珠爾、自藏來歸、時土爾扈特
與伊犁為仇、北依俄羅斯、

聖祖使圖里琛、假道俄羅斯、問阿玉奇、圖里琛請
訓、
聖祖諭之曰、阿玉奇若請夾攻伊犁、斷不可許、爾止
言我皇上惟願天下萬國安寧、不肯傾陷人國、我即
代奏亦斷不許、又
諭曰、俄羅斯國刑法嚴峻、爾等路過伊國、下人伺候
不周、須代隱諱、不可令其官長得知、是
聖祖仁覆萬國遠過堯舜、至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
特汗烏巴錫率所部來歸、
高宗納之、至今為牧圍、得土地之廣、人民之多、為亘

古所無、皆非以謀力取之、此三事
聖人大節、所謂仁者無敵、臻於厥成、而武功焜耀要
其初、並無利得之心也、即
開國亦然、
太祖高皇帝初起時、必思所以自立、兼弱攻昧理勢
宜然、並兼九部、則明人必不相容、此亦理勢必然、
太祖屢言明國欺陵太甚、其力戰以無可奈何、薩爾
滸之捷規模始定、遂七大恨既申、定鼎瀋陽、
太祖
太宗聖意止欲盡撫蒙古、與明為鄰國、

太宗聖德淵沖、天命十一年十月、與袁崇煥書、天聰
元年正月四月兩與袁崇煥書、五月與錦州巡撫書、
二年正月與祖大壽書、五月與錦州巡撫書議和、皆
不答、三年十月破紅山口十一月克遵化與巡撫書、
又不答、於是由薊州三河通州進薄燕京克良鄉固
安、圍內外城十二月己卯班師、留書二、一德勝門、一
安定門、議和、先是明崇禎帝欲去
滿洲國皇帝號毋自製國寶、
太宗意必和好、擬去帝號稱汗、便明製印、明又不從、
至是議和、又不答、四年正月克永平、二月己未遺書

明帝及大臣議和好、遂班師、又不答、五年十月與祖大壽書、六年六月次宣府議和、十月與寧遠書、又與明崇禎帝書、皆不答、七年六月與明崇禎帝書、八年四月作書議和、令朝鮮轉達、七月次宣府八月戊辰至大同與代王母書、丁丑致崇禎帝書議和、九年十月與喜峰口潘家口董家口大臣書、皆不答、崇德元年七月武英郡王由延慶通清苑至安州克十二城、三年正月與宣府書議和、不答、八月兩翼伐明、九月右翼自墻子嶺入、左翼自青山關入、四年正月壬寅征松山、三月庚辰捷、而兩翼兵亦翼捷、左翼由通州分兵、一由運河、一依山、一出涿州、東自天津濟南臨清、西至山西界、克城四十餘、右翼從京城至山西、復繞山東、殺總督二擒親王一郡王一、四月師旋七月丁巳又與明帝書議和事、又不答、五年九月睿親王松山捷、十月鄭親王錦州捷、六年五月六月鄭親王睿親王松山大捷、八月丁巳松山大捷、十二月睿親王松山捷、七年二月肅親王克松山、三月克錦州、明帝乃諭兵部議和、四月塔山杏山捷、六月明使至、與明帝書、初明疑和議如金元不可恃、為後來諉過地、君臣相顧、莫肯先言、不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宗賓欵為鄰國長和好、並無利天下之心、再破高
麗築壇降其世子、而復立之、其明証也、且
諭以來往書式、明帝二臺朕一臺寫、而明君臣無敵
王與事者、卒至和議不成、十月遂以饒餘親王為奉
命大將軍大舉伐明、十一月毀界嶺口邊墻、自薊州
至兗州克城八十八、八年六月師旋、九月寧遠捷、順
治元年四月乙丑奉命大將軍睿親王出師往申吳
三桂以明亡來乞師、己卯入關、五月己丑定燕京、睿
親王入守武英殿、己亥捷音至、壬寅宣捷、七月癸巳
以遷都告祭、八月丁巳定留守官、乙亥

世祖章皇帝車駕發盛京、九月甲辰至燕京、十月乙
卯朔
御皇極門令
太和門、
詔以燕京為京師、遂定天下、

阿拉善

東華錄云康熙十七年五月厄魯特濟農為噶爾丹所敗闌入內地

詔張勇逐出邊

又云二十一年三月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以絕粮窮困來降

謹案厄魯特鄂齊爾圖車臣汗之亡、在康熙十五年、噶爾丹於十六年五月甲午來進青海弓刀、

聖祖仁皇帝聖訓柔遠人云康熙二十一年十月理藩院奏厄魯特巴圖魯額爾克濟農陳訴屬下人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盜馬匹竭力償補僅及百數餘欠實不能完應仍
令追繳照例處分
上曰巴圖魯額爾克濟農自本地敗竄投至近邊未
諳法令、盜馬與牲畜亦迫於貧困耳、今力不能償補
情詞哀懇、姑免此一次、嗣後毋違法肆擾自干罪戾
又云康熙二十五年正月戊辰巴圖魯額爾克濟農
來朝
上賜晏賚以優禮之乙亥
上諭巴圖魯額爾克濟農曰爾祖顧實汗爾叔鄂齊
爾圖車臣汗每年進貢請安及爾等厄魯特內亂噶
爾丹、攻滅鄂齊爾圖車臣汗、併吞其衆、頃者爾為噶
爾丹襲破奔來邊境將沿邊附近居民牲畜等物偷
盜侵奪以爾引罪自首朕即寬宥今若徙爾於邊境
內外、不拘何地居之、爾敢不遵、特念爾祖爾叔、故俾
爾絕者復繼散者復聚使車臣汗孫羅卜藏袞布阿
拉布坦、與爾聚處、爾等宜相與輯睦善自安業、自爾
身及爾子孫當世世念之勿替
皇朝通考輿地考云康熙二十五年工書求給牧地
詔於寧夏甘州邊外畫界給之自寧夏之玉泉營至
賀蘭山陰自甘州之鎮畜枉口至額濟納河俱以離

邊六十里為界三十六年奏願以所部編置佐領為
旗一
兵考蕃部各旗云賀蘭山厄魯特部一旗住河套西
在寧夏涼州甘州邊外於康熙三十六年設
輿地考云賀蘭山厄魯特部駐賀蘭山之博羅沖科
克地方康熙三十六年封巴圖魯額爾克濟農為多
羅貝勒
謹按賀蘭地方無博羅沖科克地方詳雍正三年
封建考云康熙三十七年巴圖魯額爾克濟農和羅
哩子玉木楚木以軍功封輔國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云四十八年巴圖魯厄爾克濟農和羅哩子阿寶
襲貝勒
又云六十年玉木楚木長子沙丕多爾濟襲輔國公
謹按考有五十三年二月玉木楚木子襲輔國公
未詳
又云雍正元年沙丕多爾濟以軍功晉封固山貝子
是年其部古木布以軍功封輔國公
又云雍正元年十二月阿寶以軍功晉多羅郡王
謹按阿寶沙丕多爾濟古木布皆青海軍功
征榷考云雍正三年裁博羅沖科克地方鹽務官怡

親王允祥等議覆原任大將軍年羹堯奏稱臣在西寧時因邊外博羅沖科克舊有鹽池青海蒙古人等運來邊內貿易西寧軍民賴食此鹽臣奏設副將一員兵一千六百名駐防彼處將西寧通判移駐管理在案現今郡王額駙阿寶移在博羅沖科克地方駐劄無庸復駐官兵其管理鹽務通判亦應裁去應如所請從之

謹按此阿拉善王南徙之事諸書或云阿顏善或云阿拉山或云賀蘭山或云厄魯特或止言爵封蓋以其世系事蹟考合之博羅沖科克地阿拉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稱賀蘭山厄魯特者以康熙二十五年始居之地言之雍正元年平青海青海故阿寶曾祖顧實汗所居地使阿寶移居之今青海有和碩特二十旗皆顧實汗後又土爾扈特四旗綽羅斯特二旗半輝特一旗喀爾喀一旗餘皆番族西南及康衛南通四川雲南矣博羅沖科克在大通河南其河源出察罕鄂伯圖下流為西寧之北川河與賀蘭山渺不相涉賀蘭山者蒙古語以忽蘭為紅甘肅通志云在寧夏西六十里陰阻北番陽屏西夏延亘五百餘里山上樹木青白望如駁馬北人呼駁為

賀蘭、故以為名、其山從首至尾似月形、此康熙二十五年阿拉善地也、今鄂爾多斯右翼西北、俗謂之阿拉善、按地圖在寧夏長城外、賀蘭山之西、亦不剌山之東、吉蘭泰鹽池之南、輿地考以其當還博羅沖科克、不詳命名之義、及博羅沖科克所在、乃云賀蘭山危魯特、居賀蘭山之博羅沖科克、非矣、

封建考云雍正七年阿寶坐事降貝勒

又云九年十二月以敗噶爾丹策楞、復阿寶多羅郡王、

又云十年正月古木布以軍功晉固山貝子

又云乾隆二年古木布子拉爾濟旺楚克襲貝子、是年沙丕多爾濟卒、其從弟袞楚克降襲鎮國公、

又云四年阿寶子羅卜藏多爾濟襲貝勒

又云六年拉爾濟旺楚克卒、其姪索納木多爾濟降襲鎮國公

又云二十二年羅卜藏多爾濟以平準部從軍晉多羅郡王

高宗純皇帝御製文初集紫光閣五十功臣像贊恭贊大臣扎薩克多羅郡王羅卜藏多爾濟贊渭陽所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出、扎薩穎材、命帥本部、宣力龍堆、及愛隆阿、單騎見
屬、降哈薩克、厥功甚鉅、
封建考云三十年羅卜藏多爾濟以軍功晉親王
謹按是年平烏什亂
又云是年索納木多爾濟子烏爾圖那遜襲鎮國公
又云三十二年袞楚克子多爾濟色卜騰襲鎮國公
晉政輯要山西幕客所集云乾隆四十四年羅卜藏多爾濟
與山西巡撫農起、會奏鹽事、農起奏片言蒙古現在
積存鹽斤以有餘補不足兩有裨益
諭以此係周旋羅卜藏多爾濟起見令再議、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辛丑注撒拉爾回匪滋事
調阿拉善兵、經勒爾謹咨撤、旋阿桂和珅復調阿拉
善兵七百名、兼程赴蘭協同勦捕、
御製文三集喇嘛說注達克巴呼圖克圖、即阿拉善
親王羅卜藏多爾濟之子、
封建考云四十九年羅卜藏多爾濟之子旺親班穆
巴爾襲親王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四集甲辰注、石峯堡回匪滋事、
調阿拉山等處官兵、阿拉山公多爾濟色卜騰帶兵
在大兵後策應、圍柵時在卡隘外、

御製進述論、並調阿拉善蒙古兵千、注福康安至隆德軍營、即與海蘭察率先至之寧夏阿拉山兵、進剿底店、奮勇殺賊數百名、生擒三十餘名、賊勢胆落、

理藩院文云阿拉善王駐牧之處、在賀蘭之西由赤木口、出口至其牧處六十里、地名定遠城、雍正開邊阿拉善王於博羅沖可克時、曾於其處設定遠營、置守備一員、後阿拉善王復還舊游牧時、即以定遠城賜之亦名定遠營、

大清會典理藩院典屬清吏司云、賀蘭山厄魯特東至陝西寧夏西至甘州、南至涼州、各省邊境北至瀚海、袤延七百里、至京五千里、

晉改輯要云五十一年山西巡撫伊桑阿會同厄魯特親王、奏准民人販賣蒙古鹽者、陸運水運俱從其便、水運以臨縣為界、

大清會典戶部奏准鹽法事例云、乾隆五十六年奏准阿拉山地方、每年准造鹽船五百隻每船鹽四十石、共計二萬八千斤、(石七百斤)運至山西例食口鹽各地方販賣、

謹按嘉慶八年九月議、亦同、直隸山西甘肅四川、各有官鹽土鹽口鹽畜鹽定地山西口外、又有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爾多斯旗、烏喇特旗、其駐牧河套內外、皆出鹽、與賀蘭山近、前時曾以河東官鹽不暢行、禁口鹽不許偷入、又或用以接濟土鹽、則官鹽之地為之禁、五十六年裁河東官商、改課歸地丁、則口鹽所行較廣、然亦止課歸地丁之州縣、及向食土鹽口鹽地也、其阿拉山鹽行山西者年額二萬石、石收銀四錢、共銀八千兩、

京報嘉慶五年三月陝甘帶兵總管長齡奏稱遵
旨傳諭阿拉善王旺親班穆巴爾率領原兵仍回游牧

謹按時剿教匪

京報九年十月
諭新襲阿拉善親王瑪哈巴拉着加恩承襲扎薩克親王、即辦理扎薩克事、或於次年年班或於木蘭名見、再賞差使、

京報十年五月
諭阿拉善鹽、應減運四百萬斤、

謹按阿拉善鹽額運千四百萬斤、船料於甘肅采回時減木料三千根、故亦減鹽斤、

京報十一年五月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以其地吉蘭

泰盐池歸充公用
謹按是年議復河東官商
京報十二月阿拉善王瑪哈巴拉以磴口舊置住房充公、作為吉蘭泰盐務磴口運判衙署、磴口甘肅地、
京報十三年三月議吉蘭泰事
諭加恩即照從前、千兩之數按歲賞給、以示獎勵、
京報十五年九廿爵奏、吉蘭泰盐池歸官、屬寧夏道鹺管、其坐商由甘肅招充、運商由山西招充、所有
恩賞阿拉善王銀八千兩、亦由盐政另領

蒙古
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五十三年六月丙子
上諭大臣曰、朕幸寧夏過鄂爾多斯地方、謂松阿拉布王曰、爾等祖宗不過欺侮漢人、遂據河套耳、若朕則自橫城坐船、帶糧、從鄂爾多斯之後、抄出據守、爾等將若之何、松拉布王惶然奏云、今內外一家、皇上奈何出此可畏之言、又一日者
上謂漢大臣曰、明代以爭河套事、曾殺大臣、此一小事、何致殺戮大臣、若當此時、朕止須遣一筆帖式一撥什庫、事即定矣、五十六年十一月丙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諭曰本朝不設邊防、以蒙古部落為之屏藩耳、

俄羅斯長編稿跋　聚

書生常談云、物莫不叙於所好、斯言不誣也、嘉慶十年十月、讀京報、庫倫辦事大臣蘊端多爾濟奏俄羅斯國遣使來學侶徵說故事、知俄羅斯有撤納特衙門、檢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京報錄出之、漸積裒輯、竟得書一百八十七條、草野討論、亦云富矣、問之館中寫書者、云

國朝宮史續編書籍二十六圖繪二、有俄羅斯地方分界圖一幅、紙本縱三尺五寸、橫五尺六寸、俄羅斯圖一幅、紙本縱二尺五寸、橫三尺七寸、

内廷秘笈世無副本、異域錄前雖有輿圖、而大畧不詳、水道提綱、則界之文難、海國見聞錄、僅依荷蘭英吉利一隅、亦非其真也、謹按
皇朝文獻通考輿地考、就所不載者、求之乾隆庚辰輿地圖、測北極高下東西、俄羅斯地南面近我宗倫者、亦略可見也、其四裔考俄羅斯傳、乾隆年間事或失其年月、以前為後、順治時遺漏太甚
聖祖平定羅刹方畧四卷、起康熙二十一年、盡康熙二十八年、中有議屯田議水師議置黑龍江將軍、問之寫書者、云見在

國史館、而四庫書未編寫、康熙雍正時修會典、禮部理藩院光祿寺、皆載俄羅斯事、乾隆時會典則例刪之、今禮部所刻則例、不見俄羅斯、戶部則例有恰克圖貿易、及在京文館（東華門外北池街西）月費、人制錢三千文、談俄羅斯者、若西域見聞錄之流、不詳不實、無足深怪、俄羅斯之始起、說者不同、今以其國自言者為定、順治十四年、其國表文自署俄羅斯一千一百六十五年、推之當南北朝癸酉歲、為齊永明十一年、魏太和十七年、始有俄羅斯名、其先蓋名羅刹、西域見聞錄亦言一姓相傳不知其幾千年、則回部傳聞亦合、明

時西夷艾儒畧職方外紀圖中國、漠北有烏落侯、四
裔考俄羅斯傳因之且言侯乃俟之形誤、斯則俟之
聲轉、檢魏書太平眞君四年烏洛侯入貢在太和癸
酉前五十一年、時俄羅斯尚未起順治十二年
世祖賜之勅、康熙十五年察罕汗奏書、均言其國從
無使命達中華、則不得有魏時入貢、亦不得如張玉
書文貞集言順治十二十三年貢使至也且魏時烏
洛侯必非俟誤舊唐書唐會要烏羅渾國並云蓋後
魏烏洛侯、今亦謂之烏羅護、是侯渾護同一對音字、
不應就中國字形譌為侯、復轉其音為斯、以就西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向壁之論、今其徒地球圖說、則又居然有俄羅斯矣、
俄羅斯當魏時地小、故名不及遠、異域錄云康熙五
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俄羅斯之噶噶林、謂圖里琛
曰、曩時我國並未稱汗、自依凡什里魚赤、始稱汗、
至今二十三傳、三百五十餘載、第十三代汗征取喀
山托波爾阿思塔爾汗、諸地、今已百六十年矣、又言
其汗與西費耶斯科付蘭楚思、諸國爭取控噶爾汗
地、是其國元亂後乃漸大、故元史地里志後西北地
附錄、得載阿羅思名、元史蒙古太宗九年、諸王莽賚
即擊欽察、因服斡羅思、即阿羅思也、在欽察西北涉

海、時以遠地小部未能參考、又言太祖長子朮赤今對音卓沁者、分封西北、自京師馹騎行二百餘日、方至、其地益有今時俄羅思地、非即當時阿羅思國也、方式濟龍沙紀畧云、阿羅思即古大食、為元太祖之弟所滅、即以封之、號察罕汗、龔之鑰後出塞錄云、阿羅斯為元世祖長子之裔、皆非事實、龍沙紀畧又云康熙丙申彼國來互市、文稱察罕汗一千七百一十六年、與王士正池北偶談張玉書文貞集全祖望鮚埼亭文集、言順治十七年伊國表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者、俱異、又其年數亦不當元初、其稱汗以康熙

五十三年上推三百五十餘載、正當元末、是元末俄羅斯滅卓沁、非元初卓沁滅俄羅斯也、其第一汗亦非察罕汗、其稱年上積太古、如康熙十二年土魯番稱千八十三年、康熙十八年意大里亞國王阿豐肅稱天主降生千六百七十四年、明史爪哇傳、明鄧士龍國朝典故、星槎勝覽、亦記宣德七年爪哇國文稱一千三百七十六年、各有所沿、難以中華例言也、其都計由莫斯克窪斯科、三皮提里普爾、蓋直史記奄蔡東北、四裔考言魏為烏洛侯、唐為骨利幹、點戞斯、元為吉利吉斯、昂可新、特書所兼併地、非言其本國、

其先所居、當在今右哈薩克部之西、今右哈薩克古大宛地、部內有塔失干、則魏石國地、北史西域傳、言石國居於藥殺之水、唐書亦言石有藥殺水、在大宛北部、又言有怛羅斯城、自此抵西海矣、大唐西域志亦言有阿素洛、呾羅私、赭時國、老學菴談、亦言塔剌思城、蕁賽叩之師亦言斡羅思極西也、其後始至東北、王世貞弇州史料、言王同祖注司業、以元裔崇大入殺掠、上書請捐數百萬金、以開邀北荒外之部落與中國夾攻、而不得其主名、蓋俄羅斯時方漸盛、及其後又拓東南、南侵黑龍江、兼併布拉特、兀良哈、而

自康熙二十六年以來服我

列聖威德、不南侵一步、亦可謂審於天時地利者矣、是以君子樂道之也、其地東至海、西至海、北亦至海、沿海小部、皆其屬國、雍正初年、又嘗攻西藏西南五千里之務魯木、即控噶爾之王廷、而務魯木之喇嘛咒毒蟒以禦之、則其地西南接五印度、佛書言此閻浮提內、有三大國、以崑崙為中、崑崙東及東南東北者、中國為一大國、崑崙南及西南者、天竺為一大國、崑崙北及西北者、洪豁爾為一大國、洪豁爾者、其地入俄羅斯、而揆敍隙光亭雜識、言烘克爾國即都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克俄羅斯嘗入貢、管幹珍職方志、言控噶爾回城千
四百餘、在俄羅斯西北、為一鶻塞外雜誌、言纏頭回
子之富强、而以準噶爾、當過俄羅斯、及纏頭回子云
云、七十一西域見聞錄、以俄羅斯西南鄰里雅斯科
之控噶爾汗、當洪鉻爾全部、且云在俄羅斯北、其地
十倍俄羅斯、亦失實矣、唐會要四夷附錄云、鴻臚卿
王忠嗣、案西域圖、羅剎支國、其北陀拔思单、東都盤、
西沙蘭、南大食、羅剎支是其人之稱、蓋依於石、隋書
羅刹在婆利東、屬南蠻、其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太
平廣記引國史纂異云、林邑貢火珠、得於羅刹國、其

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蓋紅毛之黑鬼、能沒水、唐人
亦謂之崑崙、其他海賊惡物、以羅刹惡佛、佛亦惡之、
故凡人物惡者、皆謂之羅刹、嘉慶十年十一月粵海
關監督奏、路臣商人至、路臣即羅刹對音、羅刹者如
中國自言華人、异實則羅刹乃其部人自稱之名、閻
若璩潛邱劄記、謂俄羅斯必非羅刹、譏京師貴人為
不考、是讀書而不明理也、晉書鳩摩羅什傳云、羅刹
者、外國誕道人也、則指羅刹之天主教言之、而楞
嚴經卷九云、四種阿修羅、一鬼趣、一人趣、一天趣、一
畜生趣、翻譯名義集選云、夜叉或名藥叉、舊名閱叉、

又云勇健、亦云暴惡、或云貴人、鳩摩羅什曰、有三種、一在地、二在虛空、三在天、羅刹此云疾速鬼、又云可畏、或云羅乂、此云護士、若女則名羅刹斯、此皆僧徒狂誕、非其本義、俄羅斯皆羅刹、其國有出使喇嘛、又有住京喇嘛、異域錄、康熙五十二年七月四日使臣謂托波爾噶噶林曰、爾商人包準送能通經典之人

中國大臣代奏

皇上恩准、所有行教書僧、外科良醫、我等自土爾呼感回、可以攜去、噶噶林云、書僧見在預備、醫士已注莫斯克窪調取、學校考云、雍正五年俄羅斯國、遣其官生魯喀、佛多、德宜、宛、喀喇希木、四人來學、即舊會同館設學、四裔考云、雍正五年修京城俄羅斯館、來京讀書幼童、及教習等官、給養贍、願回者聽、國子監則例、（乾隆三十六年六十年兩次所修本皆同、）云雍正六年俄羅斯遣子弟入學、（此俄羅斯人、會典國子監鄂羅斯學助教二人、掌分教鄂羅斯子弟、又內閣俄羅斯學、則八旗學生二十四人、學俄羅斯語、為書譯者、）其替換由俄羅斯揀選喇嘛及習滿漢話學生、送庫倫辦事大臣代奏、（本四裔考、乾隆四十六年奏書）其學蒙古接骨大夫者、僅康熙年一至、良醫取之舊都、而書僧由托波爾額倫、蓋以西畢爾寄居蒙古為之、

泰陵聖德神功碑言厚俄羅斯國人之賞賚聲教漸被遐荒指此事也不信佛而能兼用佛異域錄云其國用天主教歸附之人聽各從其教蔣友仁地球圖說謂其國流傳天主教典及聖賢傳記然亦非天主正教蓋以其使人學喇嘛也嗔妒忿狠豈不悖哉羅刹即古之羌盛京通志物產蔬部阿羅素菘注云俗呼老鎗菜翕部千里紅注云喜食蘇子俗呼藾在黑龍江稱為老鎗在出俄羅斯地其以俄羅斯為老鎗即老羌對音方拱乾絕域紀畧云邏車擅鳥鎗謂為老羌蓋不知對音之義其云藾雀即阿羅素在急呼

秦漢羌在西方其瀚海以北不能知也吳兆騫秋笳集巴大將軍東征邏察詩注云邏察一名老羌烏孫種也後集云康熙甲辰春幕府以老羌之警治師東伐流人強壯者供役單中文弱者歲以六金代役是雅克薩羅刹自稱為羌又自述起烏孫今或云漢之丁零丁零亦羌也其人近西海者紅黃髮亦謂之紅毛見海國聞見錄其地直興安嶺之北楚庫柏興之色楞格河東岸烏的柏興之西北及柏海爾湖興鄂遼汗洲皆有蒙古人居之至厄爾庫城始少蒙古人迹聶謝柏興西北有鄂斯提雅藾克別一種類又有

布剌特索倫人、又有康熙五十年閒西洋被擄將軍雅納爾、又託波爾城西、額爾濟斯河工、有庫程汗所遺人、俄爾斯號之曰塔塔拉、元太祖初起時、即旁收塔塔拉部、今其人亦歸俄羅斯、有入天主教者、其不入教者自供佛像、其國畝有西費雅斯克人索里喀木斯科、西北四百餘里之改鄂羅多、有別爾馬爾人與俄羅斯言語不通、蓋如中國腹裡之有苗種、索羅博達地有西費雅斯科人五千餘戶、皆西畢爾斯科所屬、其西則喀山、喀山斯科城外、有車爾米斯人、皆剃髮、言語殊異、又西南八百里額濟爾河、（亦作額濟納）為

土爾扈特游牧、土爾扈特亦有居近喀山者、其喀山東南、馬行七日約千二百里至塔爾斯科、又東南行十四日約二千五百里為託木斯科、為衛拉特、哈薩克、拉哈爾巴接壤處、有塔塔拉回人、巴拉巴或人雜處、見異域錄、其地直中國西北、有黑睛人、見西北域錄、是與唐時戛黠斯相類、古堅昆地也、亦俄羅斯所併、額爾濟納河北、有土爾扈特五十萬戶、烏巴錫所遺者、見西域見聞錄、今雅爾地、斜接俄羅斯、託木、則額爾濟納河、至伊犁所屬卡倫不過五千里、我使臣所經索里喀木斯科、為其國莫斯克窪斯科舊都、運

益之處、自改郭羅多、至莫斯克窪、不過二千二百餘里、我使臣於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出都、五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回京、赴暢春園具疏、稱經其國南境西斯科、行百七十餘日、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土爾扈特假道俄羅斯來、高宗御製宴土爾扈特使臣詩注、云戊年自彼部起程、今始至、則來程已二年餘、或由其都城畢使事而後來也、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我致撒納特衙門、索阿睦爾撒納、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已得信回、自我都城至彼都城往返僅百餘日、蓋急遞也、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額斡鄂俄、羅儸邏洛路勒、斯蘇索素、羅剎邏車路臣皆對音字、茶餘客話云、俄羅斯今皆稱額勒素、余謂此對音字之難也、今有常言、使山東人以對音別字書之、山西人即不能解、三傳人名地名多不同字、蓋其驗矣、丙寅八月

羅刹

羅刹者紅毛諸番、其正名羅刹國者、今之俄羅斯、其國東北自黑龍江邊外、北盡北海、西盡西海、西南包頡納特珂克外、羅刹種人素與佛不合、自立天主教、其部强盛、當佛時羅刹王名阿修羅、欺凌佛、並欺凌佛國、佛國深畏之、遇惡人惡物則皆以羅刹名之、故有在山羅刹、有在海羅刹、有飛天羅刹、皆假名羅刹、而於真羅刹無與也、羅刹至今俄羅斯而及極大、潜郎刹記言、俄羅斯定非羅刹、謂長安貴人為不考、問蓋畧見佛書、不能詳悉、且俄羅斯自稱為羅刹、何得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定非也

書西域見聞錄後

西域見聞錄詳於回疆、至天山北路非見聞所及、即多舛誤、外藩列傳紀哈薩克布魯特俄羅斯、尤不合事實、其言土爾扈特背俄羅斯來歸、徒以哈拉沙爾有土爾扈特游牧、而雜輯所聞記之、而人多謗土爾扈特者、所聞真偽相半耳、前見乾隆三十六年京報舒文襄等奏六月三日土爾扈特車伯克多爾濟入卡倫、見將軍、言土爾扈特各愛滿、較俄羅斯所習經典、俱異、早有來歸

聖主之意、今有烏布沙、渥意南來、由伊啟之越數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烏布沙至、以道遠、又值春暖、馬匹損傷、至哈薩克時
阿布賚領兵相持、前路又與阿拉里努拉達打仗、部
衆散失、今自奎屯聚衆前來、其道路所歷、與見聞錄
所叙畧同、來歸之由、實由舍楞唆搶伊犂、既至而知
其不可逞也、舍歸順更無他法、其人尚衆、又當計無
復之舍撫之亦更無他法、且其始事不為衆曉、徒以
烏巴錫即烏布沙衆俄羅斯而來、其部衆不思勤儉立業、
偷盜貪婪、為他部所不齒、歸罪烏巴錫、則其事不明、
四衛拉特者、綽羅斯特和碩特土爾扈特都爾伯特、
而綽羅斯最强、土爾扈特本游牧額什爾努拉、其汗

和鄂爾勒克與綽羅斯特汗巴圖魯渾台吉不合、遂
攜子書庫爾岱青、以衆歸俄羅斯、而游牧於額濟勒
河南馬努脫哈、書庫爾岱青有子曰栩楚克渾台吉
婿也、生阿玉奇、渾台吉留養之、書庫爾岱青入藏拜
佛、還經伊犂、攜之歸、阿玉奇妹多爾濟拉布坦、嫁和
碩車車臣汗、而生女曰察罕撒摩、以妻阿玉奇子沙
克都爾扎布、車臣汗長女嫁渾台吉子噶爾丹、噶爾
丹殺車臣汗、占其部、車臣汗孫曰羅卜藏袞布阿拉
布坦、來歸、
聖祖賜以河套游牧、察罕撒摩親姪也、車臣汗姪巴

圖魯額魯克濟農、復敗於噶爾丹、亦來歸、察罕撒摩
允也車臣汗亡、多爾濟拉布坦歸依其兄、噶爾丹死、
策妄阿拉布坦據伊犁、阿玉奇嫂攜其子沙拉布珠
爾、率衆入藏禮佛、策忘阿拉布坦闌之、不得歸、康熙
四十三年亦來歸、
聖祖封以貝子、編一旗、居青海瑁之額濟納土爾
扈特、沙拉布珠爾之行、阿玉奇並遣使入貢、
聖祖優賜之、使歸經策妄阿拉布坦地、爲所覊、阿玉
奇夫婦兄妹子婦、及部衆、皆戴
聖祖厚恩、以南道不通、假道俄羅斯由喀爾喀入貢、
聖祖鑒其誠、使圖里琛往報之、阿玉奇大喜、其妃達
里睦巴拉、子沙克都爾札布、各置晏勞、請使者、使者
之歸也、阿玉奇問中國事甚詳、又問滿洲蒙古之所
以分、又言我與滿洲衣冠皆同、今居俄羅斯、與俄羅
斯教不同、此情若蒙使者轉奏、
大皇帝自有籌畫、又曰屢經俄羅斯中、恐其厭而阻
我、此後無由自達矣、又曰南路不通、藏中藥物不可
得、所仗者
天朝耳、多爾濟拉布坦、及察罕撒摩、以車臣汗故、晏
使者、並多餽遺、感念

天恩求使者代奏、是阿玉奇全家歸心中國、但中國
無誘降俄羅斯所屬人之理、故久置之、阿玉奇卒、子
沙克都爾扎布嗣、沙克都爾扎布卒、子敦魯布拉什
嗣、於乾隆十九年假道俄羅斯入貢、二十一年始至、
至是其子烏巴錫來歸、封卓里克圖汗、其以不與俄
羅斯同教為辭、合於阿玉奇言、是有黙啟之者、獨恨
烏巴錫不能知其先人感戴中國之忱、其始念差舛、
然非以捨伊犁之故、其部衆必憚於遠徙、俄羅斯亦
不甘於置之不問、我
高宗覆載同量、然以俄羅斯界碑舊約、亦不能直受
之而無疑也、是知其中有天焉、
聖人不探人之至隱、而予其事之順也、此天之所以
為大也、車伯克爾濟者、阿玉奇汗次子袞扎布之後、
今封親王、當闊里琛之歸也、阿玉奇幼子策楞敦多
布、進
大皇帝烏鎗一杆、使者問欵有奏言否、笑言無有、我
為
大皇帝禮佛、祝
聖壽萬萬歲耳、見圖公異域錄、其人尤可念、惜其後
未有聞也、烏巴錫子策楞那木扎爾、以乾隆三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年嗣汗位、方今中外一家、均無歧視、而土爾扈特獨蒙惡穀、故詳撿官私著述、爲訂証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荷蘭

荷蘭今多併入英吉利、本西洋國、康熙會典、雍正會典、禮部主客司朝貢、並云荷蘭在東南海中、蓋就舊貢道言之、自明嘉靖二十九年以後、荷蘭思據廣東香山澳、不可得、則據福建澎湖、又與佛朗西分據美洛居、及浡泥地、至崇禎時、遂據今臺灣、時荷蘭從日本得之、今臺灣安平鎮、故荷蘭赤嵌城也、其地在東南海中、我

朝順治十八年、鄭成功自廈門金門犯江寧、被勦復入海、日本人嗾成功取臺灣地、舟師入鹿耳門、荷蘭

取去、既而聲言助中國滅賊、以兵來、雍正會典云、康
熙二年、荷蘭國出海王、統領兵船至閩安鎮、助剿海
逆、三年、出海王克取廈門金門、頒
敕諭二道、遣禮部官員筆帖式齎賞賚銀織前往、同
該督、給付荷蘭國人帶歸、亦以荷蘭與鄭氏深仇、故
因用之
聖祖仁皇帝聖訓云、康熙十八年二月甲戌
特諭、荷蘭國王、令具夾板船二十艘、載勁兵攻取二
島、時鄭成功子鄭錦、自漳泉敗遯、入於海、而廈門金
門猶為所據、
上厚集舟師、規二島、以取澎湖及臺灣、以曩者曾用
荷蘭夾板船得捷、謂三年之役故復
諭荷蘭助剿、乙亥、
諭大將軍和碩康親王、檄荷蘭迅具舟師、務令如期
而至、三月庚戌、
上以荷蘭舟師為鄭錦所阻、音問不通、宜即進剿、不
必俟彼師至、至二十二年臺地底定、二十三年設臺
灣府、蓋即明周嬰東番記所言之臺員、而荷蘭偏師
據之、既為鄭氏所奪、其人南去、據美洛居及淡泥、又
以鷄片煙、誘噶剌巴、使食之、而占據其地、役其人、其

地、亦在東南海中、所謂出海王者、其國分出之象、與
意大里亞持世王之居廣東香山澳者同、
平定羅刹方畧云、康熙二十五年八月、荷蘭入貢使
臣、言其國與俄羅斯接壤、
聖祖諭、爲書付荷蘭使臣、轉達俄羅斯察罕汗、是荷
蘭本在西北、而遠泊東南、其意殊不可測、貢道初由
福建閩海關、乾隆五十九年改由廣東粵海關、

注輦方向程途書讀史方輿紀要後

宋朝事實云、注輦水行至廣州、四十一萬一千四百
里、大中祥符八年、天禧四年、明道二年、熙寧十年、俱
入貢、龐元英文昌雜録云、主客所掌諸番、南方注輦、
在廣州之南、水行約四十萬里、方至廣州、公是先生
詩集注云、注輦鸚鵡、其國在海西、去中州四十
一萬里、舟行半道過西天册、三年乃達番禺、趙汝适
諸番志及宋史外國列、並云、注輦東距海五里、西至
天竺千五百里、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
里、使者離本國、舟行七十七晝夜、至占賓國、又行六

十一晝夜、至古羅國、又行七十一晝夜、至三佛齊、又行十八晝夜、歷天竺山、至賓頭郎山、又二十晝夜、至廣州之琵琶洲、其言如此、行程約二百五十晝夜、何以知為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又云西至天竺千五百里、與劉澈言、舟行半道過西王母者、皆不可曉、似明時西洋人語也、「葉夢得石林燕語、趙彥衛雲麓漫鈔、並云在廣州南、水行約四千里、至廣州、其里數懸絕、疑傳寫誤也」沈括筆談、謂之珠輦國、元史謂之俱藍國、云俱蘭與馬八兒、足以綱領諸國、俱蘭又為馬八兒後障、於討使楊廷璧、三往招之、自泉州至其國十萬里、世祖至元十九年九月、入貢、元史似無參語、其地當是明時大西洋、曰瑞曰璉者、曰荷蘭并之、今其地入英吉利矣、顧氏於西洋諸番、說注輦未能詳故、附識之、嘉慶甲戌三月朔、書於拜斗殿寓舍、是日新得公是先生集也」

地

管子輕重乙篇、地數篇、呂氏春秋有始覽、淮南子地形訓、藝文類聚、及開元占經、引河圖括地象、太平御覽引尸子、廣雅釋地、禹所治地、並云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文選注引河圖、書禮正義引考靈曜、地之四游升降、應廣厚三萬里、有始覽地形訓、注、並云子午為經、東西為緯、四海之內、緯長經短、經緯本織言之、人南北坐、經自屬南北、緯自屬東西、大戴易本命、亦云凡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戴東原云、此古今通義、西洋人故反之、以變亂名物、為

覩深也○其四旋、則有始覧云、東西南北皆五億又九萬七千里、地形訓云、東西南北皆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山海經則云東極至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不言南北、其意不得而知、注引詩含神霧云、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開元占經引同、占經又引河圖括地象云、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徑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則短千里、東西則長千里、廣雅引神農所治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春秋命歷序文也、四極或云皆同、或云緯長經短、求蓋天之義、南北稍長、文子云、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言天橢長也、天問云、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而地東西衍不相應、蓋緯文不一、自伏羲至周、不稔何條爲何代測法、君子多識前言、久之必有合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天九重

天以十二重布算、其法精密、然以說經、則經文當改抹矣、言九重者、則在中古、楚詞天問云圜則九重、淮南天文訓云天有九重、後測一為月天、二辰星、三太白、四日、五熒惑、六歲星、七鎮星、八恒星、九左旋天、按中庸云日月星辰繫焉、靈臺秘苑（二十卷鈔寫本）云、舊言日月附著於天、其後推測、始知日月與天相遠、而未嘗附著、此最通之論也、緯不言日月星辰繫天、而所謂九重、亦與後人異說、馮相氏疏、太平御覽並引考靈曜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五星則差在其

內、巫咸星經云、凡星入月中、星不見為月食星、星〻見為星食月、開元占經、引姜岌渾天答難云、日在上、月次、之星居其下、又引梁祖暅云、星宿有時食月、在魄中、分明質見、知古人測候未全非、故為具陳也、

天門

乾位在西北、以天門所在、蓋天之說也、渾天則不然、故說經宜通蓋天、素問五常政大論云、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地不足東南、右熱而左溫、列子湯問篇、淮南天文訓、俱云天傾西北、日月星辰移焉、乾鑿度云、曰者提、不者殆、易物之慎、命不在、注云、雖有圖錄、弟且勿順天命、在今春秋元命包曰、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之也、藝文類聚引元命包云、天不足西北、陽極於九、故周天九九八十一萬里、文選雪賦注引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

與天門中也、周禮大司徒疏引河圖括地象云、天不
足西北、地不足東南、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天門
無上、地戶無下、太平御覽引元命包云、地不足東南、
右動入於靈門、注云右動、動而東也、靈門巳也、藏陰
於巳也、此渾天所不說、不知蓋天則經予皆可疑矣、

山海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為晝、瞑為夜、

燭龍

乾坤鑿度云、萬形經曰、太陽順四方之氣、古聖曰、燭
龍行東時肅清、行西時嗢暎、行南時大曒、行北時嚴
殺、以言日之四遊也、故又曰、四方萬物、向明承惠煦、
燭龍即日之名、緯說云燭龍日也、亦蓋天之義、蓋天
又別有燭龍、文選注引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
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楚詞天問云、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淮南子地形訓云、燭龍在雁門
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艮
四公記八十一太平廣記云、䲹杰曰、北至黑谷之北、有山極

峻陸天、四時氷雪、意燭龍所居、晝無日、北向更明、夜直上觀北極、開元占經天體渾宗、載梁武帝說云、日繞鐵圍山、當即委羽黑谷、梁武明蓋難渾、史有明文、而占經引其說入渾宗、亦可怪矣、緯子及佛書、皆蓋說、後人治渾、乃好引之、非是亂古、直自亂其算、二千年來術士不悟也、

歲星

保章氏注云、歲星為陽、右行於天、太歲為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其妖祥之占、甘氏歲星經、其遺象也、甘氏歲星經、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皆引之、鄭亦及見、至唐開元、其書尚全、漢書律歷志、已言歲星所行、依左傳即不能合、鄭言小周、服說龍跳天門、以後世所推者說古、古人實不能知也、甘氏所推、已有遲伏、若緯止言歲行一次、與經傳合、古法疎、故謂之歲後法密、當曰木星、不當曰歲星矣、今推木星日行今度三百六十萬萬分度之二十九萬九千二百八

十五萬二千九百六十八。歲周三百六十五日。又千萬分日之二百四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應過今天三百六十度之三十度。又三百六十萬三分度之一百三十一萬一千五百七十萬三千七百四十五强。

攝提

太傅禮用兵云、桀紂亂（羸）暴歷失制、攝提失方、盧辯云攝提左右六星、與斗應、柄直恒指中氣、尚書中候曰、攝提移居、是也、史記曆書云、孟陬殄滅、攝提無紀、漢書五行志劉向云、三代之亾、攝提易方、皆言歷。失不能以閏定四時。致斗與月氣不相應。開元古經五星相犯引春秋緯云、攝提、反衡亦失閏也。史記天官書云、攝提者直斗杓所指、故攝提格、歷書攝提無紀集解、云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漢書翟方進傳綏和六二年、李尋曰、提揚眉矢貫中、以元年正月枉矢

從東南、入北斗、則攝提止以星名、屬斗、此一義也、開元占經歲星名主、引石氏星經云、歲星他名曰攝提、淮南子脩務訓云、攝提鎮星日月東行、則攝提爲歲星一名、又一義也、史記天官書、開元占經歲星行度、並引甘氏星經、云攝提格之歲、攝提在寅、歲星牽牛婺女、則攝提爲太歲、與歲星爲二、韓非子飾邪篇亦分攝提歲星爲二、而石氏有攝提六星名占、又言歲星一名、凡此三義並行、又爾雅云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高誘王逸、即摘攝提爲寅、又生一義、又太一之攝提、以紀歲、凡五義、

攝提格

寅曰攝提格者、史記天官書云、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則格以斗柄起義、五行大義引三禮義宗云、寅者引也、肆建之義也、辨正論氣爲道本篇、引乾鑿度云、昔燧人氏仰觀斗極、以定方名、庖犧因之、黃帝使大撓造甲子、續漢志注、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大撓探五行之精、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此三說者、猶存古義、與天官義同、蓋以寅爲建之始、故以攝提屬之、明六十甲子之名、生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斗也、正義索隱、並引孫炎說、陽攝持攜萬物、使之至上、則兼明古人名星攝提之義、凡古訓皆有由起、可為寶貴、

日月古證文答宣城張徵士炯

古今名義不相蒙者、儒者當知其意、知春秋時吳楚而疑今名江南者非也、知今名江南、而疑明名直隸者亦非也、日月之說、宣城鼎九梅先生之言、是矣、元明人之言是也、然古人測之未諦、就其所見言之、亦是也。開元占經、文選蜀都賦注、并引春秋元命包云、陽數起於一、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史記龜策列傳、孔子云、日為德而君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淮南子精神訓云、日中有踆烏、注云、踆蹲也、說林訓云、烏力勝日、而服於雞禮、能有脩短也、言烏在日中而見注

云雞禮、爾雅釋笑、粲人謂之祀祝闋雞時、晨鳴人舍上者、説文、焉、云凡字、烏者日中之禽、故象形、論衡説日篇云、儒言日中有三足烏、充意非之、然以此知古儒説、開元占經、續漢志注、並引張衡靈憲云、日者陽精之宗、積而成烏、象烏有三趾、陽之類、藝文類聚引五經通義云、日中有三足烏、廣雅天釋云、日一名陽烏、五行大義云、三足烏者陽精、其言僂呼、俗人見僂呼似烏、故以名之、又云火外熱內陰、象烏也、山海經云、黑池北有陽谷、居水中、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枝皆載烏、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命羿

仰射、中其九日、中九烏皆死、此日烏之古義也○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詩推度災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萌、注云穴缺也、缺鼻兔也、乾鑿度文同、開元占經、法苑珠林、太平御覽並引春秋演孔圖云、蟾蠩月精也、五行大義引元命包云、兔居月中者、抑詘合陽也、中氣似文、象陽動也、兔之言僖僖呼〻、溫煖名也、文選吳都賦注、太平御覽並引元命包云、月之為言闕也、兩設以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史記龜筴列傳、孔子云、月為刑而佐日、見食於蝦蟆、淮南說林訓云、月蝕於詹

諸、注云月中蝦蟆食月、楚辭天問云顧兎在腹、注云
言月中有兎居月之腹而顧望、淮南子精神訓云月
中有蟾蜍、論衡說日篇云、月中有兎蟾蜍、順鼓篇云
月中之獸、兎與蟾蜍也、續漢志注、開元占經、並引靈
憲云、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兎陰之類、藝文類
聚、太平御覽並引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兎與蟾蜍者、
何、蟾蜍陽也、而與兎並、明陰係於陽也、大唐西域記
云、波羅尼私國三獸塔、兎為帝釋入火、帝釋除燼收
骸、傷嘆良久曰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乎
後世、月中之兎由斯而有、一切經音義並理門論曰

佛昔作兎王、為一仙人投身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
其髑髏、置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令地上衆生見而發
意、故也、案其事、見晉法護譯佛說生經、兎王經第三
十一、其取骨置月、晉時有此說、此兎與蟾蜍古義也○
晉傅咸擬天問云、月中何有、白兎擣藥、興福降祉、此
白兎擣藥古義也○謂蟾蜍即嫦娥者、續漢志注、開元
占經、並引靈憲云、其後有憑焉者、羿請不死之藥於
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筮之於有黃、有黃
筮之曰吉、翩々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毋驚毋恐、
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淮南子覽冥

訓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文選
遊仙詩注、引許愼注云、恒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
夫人是也、史記索隱引世本云、黃帝使常儀占月、常
儀恒娥其音通、蓋黃帝臣、漢書蕭該音義云、纖阿月
御也、索隱引樂彥云、纖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
度數、躍入月中、因爲月御、此蟾蜍、恒娥、虛上夫人、纖
阿、古義也○初學記太平御覽並引虞喜安天論云、俗
傳月中仙人桂樹、今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以成
形、樹桂樹後生、佛書因本經云、以何因緣月宮有影、此
大洲中、閻浮提樹高大、影現月輪、以此有影、姚秦佛
陀耶譯長阿含經云、以閻浮樹影、在於月中、故月有
影、積字樓炭經云、須彌山南地有大樹、樹名閻浮提、
高四千里、枝狹二千里、影現月中、酉陽雜俎云、須彌
山南面、有閻浮樹、月過樹影入其中、是也、又云、舊言
月中有桂樹、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
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
過、謫令伐樹、此仙人桂樹、樹影、吳剛、古義也○或曰仙
人爲東漢宋無忌、史記封禪書索隱樂彥引老子道
經云、月中仙人宋無忌、道經一作戒經、按索隱又引
白澤圖云、宋無忌火精、則此月中仙人當是丹中仙人

東漢人見戒經、當是月方增益、不涉月也。桂樹之說
已古、元人史繩祖學齋佔畢云、草木花五出、桂四出、
桂為月中木居西、金數四、色黃、且開以秋、按其說
不然、酉陽雜俎云、桂花三月開、又云月桂黃而青蘂
四瓣、又云壯桂帶紅黃三瓣、花白六瓣、皆開於春、所
謂菌及木犀、則秋開、俗謂之桂、非月中桂、佛言須彌
南大樹、蕤說文之樹、崑崙河隅長木也。禮記禮運云、
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
而後月生焉、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公羊春秋莊
二十五年傳云日食則曷為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

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注云社者、土地之主也。
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乎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
朱絲營之文、選史述贊注、太平御覽並引孝經援神
契云、天地至貴、精不兩明、注云天精為日、地精為月、
周禮注引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制
故月上屬、為天使、疏云孝經援神契文也。開元占經
引春秋感精符云、月者陰之精、地之理、文選七命注
引春秋考異郵云、地注月、精為馬、續漢志注引靈憲
云、月者土地之精也。比地為月古義也。華嚴經光明
品、闍浮提音義云正言贍部提、贍部者、香山上阿耨

達池、南大樹名、其葉上闊下狹、提者洲也、洲形似此樹葉、故取為名、合之因本阿含、知樹影即地影、酉陽雜俎云、或云月中蟾桂為地影、空處為水影、瑜珈論云、大海中有魚鼈等影、高入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此地影水影古義也。何蘧春渚紀聞云、月中黑相非物影、今以半鏡懸照、而物象影全、月半時物象亦半、知非影也、酉陽雜俎云、太和中、一人言月如丸、其影乃日爍凸凹處、夢溪筆談云、以木為丸、半塗黑白、轉側視之、月晦明之形備矣、此闡古義也。其義或是或否。然古言實如此。吁、亦奇偉矣哉。

日長短論

康熙三十一年四月辛丑

聖祖御瀛臺澄懷堂、召見尚書庫勒納等奏對畢、庫勒納請曰、黑龍江日長夜短、雖晚日落不至甚暗、其故何也、

聖祖諭之曰、黑龍江極東北之地、日出日入皆近東北方、所以黑龍江地方、日長夜短、日落亦不甚暗、蓋按夏至日長者、冬至日必短、此渾天之妙也、黑龍江夏至晝六十四刻、冬至晝三十二刻、雅克薩、汗山、哈屯河、唐努烏梁海、夏至晝六十五刻、冬至晝三十一

刻、阿拉坦諾爾為梁海、夏至晝六十七刻、冬至晝二十九刻、此皆地方實測所及、以九十六刻計者也、明時百刻、京師冬至晝長應四十刻、夏至晝長應六十刻、正統十四年頒大統曆、冬至晝長三十九刻、夏至晝長六十一刻、見野獲編、言岳貢所述、造書者私意擅改、今按此事。五行志曆志。未知來論。而春分後日加長。秋分後日加短。實為土木之役車駕北行之讖。南北里數。亦証渾天之妙。以此推之、唐書言骨利幹燒羊胛熟、天即明、此夏至也、冬至燒羊胛熟、天即夜矣、適藏太平部太平經云、天下一大部、其中部八十

域、分為小部、日月運照莫不共之、而有明不明者所處異也、此經為後漢宮崇所得、其言如此、蓋周髀之義。但以東西言之。至一年一晝夜之說出於蓋天。梁武亦及之。又雜以佛說。西史云、西儒至一處、見南北極、皆出地上、比於地圓不能通。又云意大里亞西北四國、南界氷海、日輪橫行地面、半年為一晝夜、高拱乾臺灣府志云、臺灣東北有暗澳、一年為一晝夜、則荷蘭人言之。夫日晝在南、則夜必在北、即橫行地面九日即有高下。一年半年為晝夜之說。渾天所不能通。且西洋初言、日輪大於地球、百六十五倍又八分

之三、請以質之、地球圓也、視圓物者、一綫相直、即見其半、從第一倍地球之頂、至一百六十五倍地球之頂、日輪光射地球、必過地球之半、如此則月朔及月食既皆當有明、如謂春秋分必不能晝夜平、尤無半年為夜之事矣、故知渾天月日高下里差、不可以概蓋天也、

古刻

禮記樂記云、百度得數而有常、注云百度百刻也、言日月晝夜不失正也、月令正義引蔡邕說云、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為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士昏禮疏引鄭目錄云、日入後二刻半為昏、又云商刻也、三商舉成數也、文選注引五經要義云、日入後三刻為昏、日出前三刻為明、與蔡邕義、皆依三商成數言之、呂氏春秋注云、長至晝漏水上刻六十五、夜漏水上刻三十五、短至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漏水上刻五十五、開元占經、王蕃渾天象

說云、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其增減則鄭注考靈曜云、九日增減一刻、舉大略言之、蓋古法如此、書正義以鄭為非、則不明注書之體要矣

堯典刻

書正義引馬融說云、古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說、詩東方未明正義云、以尚書有日出日入之語、遂以日見為限、減晝漏五刻、其說是也、書正義云、鄭注此書、言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詩東方未明正義云、鄭注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日永者日長之漏五十五刻、日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日不見之

漏五十五刻、王肅難曰、知日長之漏、減晝五刻、不意馬融已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夏至夜刻為冬至晝刻、此其所以誤耳、肅之此言、獨為不妄、月令鄭義云、鄭注尚書、日中晝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此則正義之誤、非鄭義也、

圓徑

圓三徑一、古數止舉大畧、漢以前經史說皆如此、說經者當增損實數、而不可沒其本義、實數者、宋史天文志云、吳王蕃依陸績立論、言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隋書律歷志云、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密率、徑一、圓數贏三一四一五九二七、肭（從肉不從内）數三一四一五九二六、正數在贏肭二限之間、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大率徑一一三、而周三五五、外十則內七、圜七一、方圓皆同、斜直則方五斜七、圜七五、而圓無、近西洋人割圜六宗三要、

用以爲率、開元占經引沖之言、徑一不啻周三、大率周一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比羸數猶羸、且即陵績法也、秦九韶數學九章、則云環田徑一周三一六二二七七六六奇、恭讀聖祖仁皇帝聖訓、康熙三十一年正月甲寅、諭大學士九卿曰、朕觀圓三徑一之法、用之必不能合、蓋徑一尺、則圓當三尺一寸四分一釐有奇、若積累至於百丈、所差至十四丈有奇、等而上之、其爲舛錯可勝言耶、徑一圓三、止可算六角之數、

小數

升斗小數、爲合勺抄撮圭粟顆粒黍稷禾穗秕稗、以十遞減、法碼小數、爲釐毫絲忽微纖沙塵埃渺漠逡巡溟清須淨、以十遞減、又有模糊等、長短小數、寸分釐毫以下同、其立名多不通、夫小數惟參差互求則愈析愈多、如天體整度、則度爲三千六百秒、秒又析微纖忽芒塵、六十遞減之、小數猶當別立率、始能求之、若日用之物、必不當析粒析毫而計之、且無可計也、康熙二十四年、議修賦役全書、及給由單、刪去抄絲以下、歸抄於勺、歸絲於毫、於民實無所加、蓋抄絲

以下、非權量所能較、徒滋簿書飛洒駁查之弊也、二十六年書成、乾隆三十一年、定地下數、以釐為斷、三十二年、又通行飭知、銀數以毫為斷、米數以勺為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積元

漢書律歷志、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具八十八紀、甲子府首、入伐紂後一百二十七歲、此四分上推庚申元也、續漢書律歷志、蔡邕引乾鑿度元命包、天地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春秋命歷序、則云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此則辛卯乙卯戊午丙寅甲寅丁巳庚子丁丑庚申元所積之異、三者以筭上求、置筭不同、故積元不同、郎中馮光沛相掾陳晃言、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當是甲寅元數、此皆有道有術之言、隋

曹憲廣雅音義、引帝王世紀云、自人皇迄魏咸熙二年、二百七十二代、二百七十二萬七百四十五年、當依乾鑿度、據獲麟積算、其七十二萬、二是六字誤也、宋人謂所說乖異、乃不明理之談、宋史韓顯符傳云、自伏羲甲寅至皇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積三千八百五十七年、專依皇甫謐等言、不足信、開元占經九執法、不推積元、今西洋法、亦不推積元、西洋天地儀書云、開闢至洪水、一千六百五十餘年、洪水至漢元壽庚申天主降生、二千三百四十餘年、自開天地至崇禎庚辰、五千六百三十餘年、聖經直解云、開闢至洪水、二千二百四十二年、洪水至漢元壽庚申天主降生、二千九百五十四年、自開闢至崇禎庚辰、六千八百三十六年、非由積元、亦年數不同、蓋向壁虛造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周人言積元

古算元、以正月甲子夜半朔冬至為元者、乃周正朔算法、必於朔者、以日月同度、又須夜半朔、又須五星合日月、必以三合為定位、故有上推至百千萬年者、朱子注孟子離婁、引其說、毛氏奇齡以為大錯、言凡朔日至、則必前是閏月、未聞從憲先置閏者、毛習聞夏正起正月甲寅朔旦立春、則不先置閏、若周正起中氣、安得不先置閏、先置閏所謂歸餘於終、〻則有始、左傳云歸餘於終、正是元前置閏、以周人說周法、至為顯確、何須毛氏聞之也、唐人說歸餘於終、已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頒憲、不得周曾之旨、唐御刪定禮記月令表、云孟春日在營室、有拘恒檢、無適變通、不知氣逐閏移、節隨斗建、洎乎月朔差異、日星見殊、事資革弊、重有刪定、乃依杓建、爰準攝提、擧正於中、匪乖期於積閏、履端於始、不爽候於上元云云、今檢開成石經御刪定禮記月令、云正月之節日在虛、昏昴中、曉壁中、斗建寅位之初、其說誠是、寅正寅朔、則所謂履端擧正者、與周同、而歸餘則與周法異也」

恒氣論

恒氣之名古無之、始於皇極法也、同時張胄玄等、於三道進退言之最詳、其合朔用何承天三大三小、則委婉陳之、儒士星翁、兩不相下、致有紛紛之論、劉焯創定氣定朔之名、當時不行、而後世承用之、焯既自以定氣定朔名其法、又別古法名曰恒氣平朔、前史無恒氣平朔之法、三代及漢、氣朔法亦不同、周髀算經、夏至日在內衡、二分在第四衡、冬至在第七衡、第四衡周百七萬一千里、赤道黃道青道赤道白道黑道之所同也、第七衡周百四十二萬八千里、足証蓋

天無赤道及九道之說、諸緯及古憲、皆言度四分、今
推恒氣則五日又二百八十八分日之六十三、而一
氣、平朔則乾鑿度云、二十九日與八十一分日之四
十二、月令正義引考靈曜云、二十九日與九百四十
分日之四百九十九、古法簡、氣朔如是也、書正義引
鄭注考靈曜、萬世不失九道謀、云河圖帝覽嬉文黃
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
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
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四季從黃道、漢書天文
志已有此說、按續漢志、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云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
覽嬉、洛書乾曜度、推廣九道、則九道出於緯、戰國及
秦時所推得、渾天起於漢時、蓋天第四衡為之、其
迹可按也、三統有九道以定章統、其日法八十一、月
法二千三百九十二、求朔與古術同、天度小分增於
古、而氣候無盈縮、仍可以古法計也、東漢用四分、而
晝夜漏刻、小寒與大雪、大寒與小雪、立春與立冬、長
短分不齊、則九道之致、熹平時、馮光與陳晃言、朔與
憲、癸亥乙丑差至二日、則兩大及三大二小之漸、至
蔡邕云、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算求

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是其時局中有此議、故邕及之、劉洪以後、日爭其事、劉焯以儒創立其目、而術始定、可謂難矣、素問六節藏象論云、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天元紀大論云、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周天氣者六期為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為一周、五六相合、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千四百四十氣、六十歲而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淮南天文訓云、斗指二十四氣、以十五日、八風以四十五日、又古言土王四季各十八日、五行各王七十二日、皆舉大數、其中自有小分、通驗（卦）云、四十五日二十一分為節、十五日七分為氣、凡日三十二分也、與二百八十八分法同、皆通分為法、乾鑿度云、憲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為一歲、易以三百六十、析當期之日、說有不相通者、緯以（已）言之、若此若必執五日為恒氣者、歲止三百六十日、古人無是說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entimetres Inches

煙波釣叟歌

煙波釣叟歌、極典雅、歌云軒轅皇帝戰蚩尤涿鹿經年苦未休、偶夢天神授符訣登壇致祭謹虔修、業廣韻符字注、引河圖注云、元女出兵符授黃帝戰蚩尤、藝文類聚、引河圖挺佐輔云、黃帝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符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云今鳳皇已下、三百六十日矣、合之圖紀、天其授帝符乎、帝乃齋戒七日、史記索隱引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五兵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藝、萬民欽命、黃帝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子事、黃帝行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嘆、
天遣元女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太白陰經云、經曰黃
帝征蚩尤七十二戰而不克、夢金人引領長頭、衣元
狐之裘、而言曰、某乃天帝之使、授符於帝、帝驚悟、求
其符而不得、乃問風后力牧、風后力牧曰此天帝也、
乃於盛水之陽、築壇祭之、雲笈七籤、宋真宗御製黃
帝本紀云、帝戰未勝、歸太山之阿、慘然而寐、夢見西
王母遣道人、披元狐衣、持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天一
在後、得之者勝、即召問風后、置壇祈得符、廣三寸長
一尺、青色、以血為文、佩之、歌云神龍負圖出洛水、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平御覽引河圖云、黃帝游於洛、見鯉魚長三尺、青
身無鱗、赤文成字、藝文類聚、開元占經、及御覽並引
龍魚河圖云、黃龍負圖、鱗成字、從河中出、付黃帝、令
侍臣寫之、示天下、黃帝本紀注云、神龍負圖、文適其
甲、故曰適甲、歌云丹鳳銜書碧雲裏、按說苑云、黃帝
於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面稽首曰
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文選七命注、引禮瑞命記云、黃
帝服黃服、帶黃冠、齋于宮、鳳乃蔽日而來、止帝園、食
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大雅文王篇題正義引元命
包云、鳳皇銜書、置帝前、黃帝再拜受、左傳正義引春

秋緯云、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置帝前、埶文顓𩨨、太平御覽、引合誠圖錄運期云、黃帝游元扈上洛、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觀、有鳳皇銜圖以置帝前、帝再拜受圖、（御覽四十三、九百十五、作合誠圖、二百九、作緯洛書錄運期、故兩著之、路史注作河圖錄運法、）歌云因命風后演成文遁甲奇門從此始、按乾坤鑿度河圖八門、注云河圖者、河中得天書文圖、詔龍銜出、似非綈非文、而後風后演云、太一天一、星斗同衡、卦錄神算、通天地之鈕奥、神謨先兆之名、武經總要云、風后演遁甲、究鬼神之奥極天幽、宋真宗軒轅本紀云、元女教帝三宮秘畧、五音權謀、陰陽之術、帝令風后演河圖法、而為式用之、創十八局、（刋本作百八）名曰遁甲、歌云一千八十當時製、按月令正義、引有陰陽戎式法、言陰局陽局也、太白陰經云、經曰伏有元龜巨鼇、從中水出、含符置於壇而去、似皮非皮、似綈非綈、以血為文、曰天一在前太一在後、黃帝再拜受符、於是設九宮置八門、三奇六儀、為陰陽二遁、凡一千八十局、名曰天一遁甲式、三門發五將具、武經總要云、陰陽二遁存諸秘式、則局各五百四十也、歌云太公刪成七十二、按太一金鏡式云、自太公張良以中下、至李淳風、別起太一新法、

則太公自有書、軒轅本紀注云、周公時約為七十二局、是太公之事也、歌云於漢代張子房、一十八局為精藝、按文選修張良廟教注、引河圖云、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史記留侯世家索隱、引詩緯云、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張良、見於古緯、黃石公書、即風后書、其為遁甲無疑矣、軒轅本紀注亦云漢張子房、共向映、一云四皓、四字係道藏本校文誤連寫之議之為十八局、此歌語皆有稽、蓋北宋通人所作、

三合說

淮南子天文訓云、木生于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是午戌寅土合、與寅午戌火合、各視盛衰、得時占之、五行大義云、土受氣於亥、生寅卯、葬辰、又引五行書云、土寄火生巳、葬辰、然辰土生子、未土生卯、戌土生午、丑土生酉、是淮南三合、專以戌土言之、其辰未丑土、又自有三合、與金木

水比也。吳曽能改齋漫錄引李鼎祚連珠集、論五行終始云、水絫包在巳、木絫包在申、火絫包在亥、金絫包在寅、止四行、無土、吳曽又引黃帝八五經、五行十二變篇云、一生二浴三冠四臣五君六萎七病八死九藏十止十一渾十二育、即今長生沐浴冠帶官旺衰病死墓絕胎養、舊所謂止。今術所謂絕。絕當為絫包。蓋包胎養長以至墓。於序為順。言止絕非理也。淮南以藏墓為死、當是終。以終九之文證之、可見。然則土當絫包於卯、今星命家、戌藏戊土、午藏己土、是也、寅則亦應藏己土、而云藏戊土、為失本義、術士又或以

洪範五行之說土生于申、陰陽選擇諸家則言土寄生寅。△

土三辰附寅午戌、又以木方克土。不能並生。因不復知土有三合。然則金生在巳何也、以有伏而長也。然則詩正義、引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為水始、四牡在寅為木始、嘉魚在巳為火始、鴻雁在申為金始、不合三辰之法、亦不言土、何也、此用顓帝法時所推。就四孟比金經義。土在四季也。高堂隆言土生未盛戌壯丑終辰、言在四季。與三合異也。

九梁星

九梁星名見隋蕭吉五行大義、所引黃帝斗圖、及唐開元占經北斗占、所引洛書、其入祀典、則始於唐、民間亦盛行、太平廣記神十七、引唐逸史云、裴度命屬廉貞、恭時見廉貞將軍、金甲執戈長三丈、按其術、以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七名列之、而以子丑寅卯辰巳午、子亥戌酉申未午、十四生命、依次得其星名、見元神全則吉、不全則行掩鎮、其咒甚鄙俚、聞奇錄、貞元時吉州刺史魏朓圃人、為北斗本命星、其稱九梁、則見唐楊益地理書、宋時其神益著、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景盧夷堅志數有其事、

羅盤

羅盤近衷為十二格、次為二十四、次為三十六、次為七十二、次為三百六十格、就外格彼此相勘、其綫益直、方位益審、其舊盤中針縫針、不煩別出界畫、就定格偏上偏下取之、即得其位、嘗思得一法、作圓池方盤、畫圓格五重、內重十二支、由北而西、而南而東、而復北、其方位與各書異、乃仰觀星圖法也、外格俱依仰觀法填之、車上用之、以子向內、午向轅、置盤不動、針之所指、即車所向之方、舟行者嵌盤舟內、以午外向、針所指則舟行方也、置海舟柁樓、與時行羅盤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校用之、其水路益準、覆驗本門宅墓、但以子內向、尤易辨也、又見儀器中定南針、指時刻日晷儀、因作此盤、但以午向日、兩牆無影、則針之所指、即其時刻、徐岳術數記遺云、其一八卦針刺八方位、關從天、即是此盤、是漢時已有之、後不傳此器耳、若以偏東偏西為南、參西洋謂中國南北極不正、其說已見宋沈括筆談、謂磁石磨針、微偏東、不全南、其說非也、請以西說證之、晉法顯佛國記云、拘薩羅國、佛論議處、起精舍、道東有外道天寺、日在西時、精舍影射天寺、日在東時、天天寺影北映、終不得映精舍、此事不足道、而旁證最

可為據、日月隨星躔、出辰入戌、則中在未、天寺益在精舍東、僧徒夸言、亦以中在偏西未位、若中國日中時正在午、豈得謂中國北極不正、磁石乃指大郎山、如西洋人之論耶、以佛國記推之、中國正南在午、佛國及西洋正南反在未、此又言羅盤指南針者所當知也、今羅盤有先天八卦、元空五行、開禧顯慶天度、嘗深思之不得其理、術士言之有餘味焉、蓋各有師勝矣、

夢

莊子於夢言黃帝孔子、按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為民為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其圖夢之法徑情直遂、而竟得之、可謂象罔得珠矣、靈樞有淫邪發夢篇、占夢經藝文志有之、曰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帝長御占夢、孔子兩楹之夢見檀弓、是其義也、列子
周穆王篇、亦云今無黃帝孔某孰辨之哉、唐明皇自
言夢見太上老君、宋真宗則與其大臣、共言見神人、
金主亮自言夢天門內、伏殿下、聽青衣人傳天策上
將令、不可解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癸巳存稿　第四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癸巳存稿卷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2 3815 v.4

心竅

史記殷本紀宋世家並云紂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莊子云混沌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言一日一竅喻聖人心七竅以智治天下也列子仲尼篇云七孔四支之所覺言外七竅又云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則言心七竅蓋商周時皆言心七竅內外相應而醫書明堂未嘗言之南史沈攸之傳云或剖其腹心有五竅元史儒學伯顏傳云伯顏死於磁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是心竅不能定故明堂不言也梁元帝金樓子云比干心十二穴梁史范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傳云比干之心七竅列角甞疑其時君臣所言奇異今撿西洋羅雅谷人身圖說云心竅左右各二有十一小耳則小穴十一其言與金樓子䇣縝合蓋本之佛書金樓子取其十一穴今本譌為十二䇣縝取其小耳以為列角因以附之比干西洋人身圖說則本佛西國書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亳

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日知錄非之云此說之不合地理者案史記六國表序云湯起于亳在西方秦本紀言寧公伐湯社亳王奔戎則周時西方猶有亳說文又言亳在杜陵古事明矣顧即不知此義許自言漢亳漢京兆杜陵自有亳顧何以謂之不合不可解也

三章

漢書刑法志云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韓彭反誅乃有三族案天下初定購季布敢有舍匿罪之族時韓彭未反也賈子新書屢稱誹謗之誅挾書之禁亦未除皆非三章所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武安死平津侯薛澤相當割食奉邑澤死公孫宏以儒生相即以奉邑封平津侯李蔡莊青翟皆以侯相石慶以相封牧丘侯而食奉邑平原正武安食鄃之比後公孫賀乃葛繹侯劉屈氂爲澎侯而田千秋以

武安食鄃

漢書溝洫志云河決蚡子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注云鄃音輸清河之縣也檢魏郡武安縣、清河郡鄃縣、地理志俱不云侯國、惟琅邪郡魏其縣言侯國、周止竇嬰皆絕魏其爲膠東分侯也田蚡自封武安列侯、其食鄃、蓋丞相奉、但侯食邑封丞相爲富民侯蓋滑此食邑之制通加侯爵且予嘉名其事始末如此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索隱書後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為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集解徐廣云一曰治國聞明刊索隱附史記本云為成學之人攻文之士欲覽其要故刪為此篇索隱單行本無攻文之士字亦不解治古文按徐云一曰治國聞是晉宋時傳彼本者已不知文古何解更無責於小司馬矣此序云古文者謂春秋國語序云務綜其終始表見春秋國語是也漢書楚元王傳言古文春秋左氏傳又言左氏傳多古言古字故可稱古文史記五帝本紀贊云不離古文者近是下云余觀春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其古文亦指春秋國語又吳世家贊云余讀春秋古文語俱相應而索隱以古文為五帝德帝繫姓亦誤矣史記自序云誦古文謂學古文尚書就孔安國問故及通左傳國語而索隱云事伏生伏生乃今文尚書豈可謂之古文是索隱竟不知古文是文字又隨意說之也史記言古文者猶言古字本尚書春秋其特表舉古文者以所采輯與博士不同故申別之曰古文五帝本紀贊言好學深思又譏淺見寡聞十二諸侯年表序又特言成學皆與當時博士之黨同伐異者言之史記立言之意惜徐廣裴駰等不知也而索隱顛倒錯亂宜明人以攻文之士誣詈其說中幸有此單行本稍減其謬耳嘉慶丁巳十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土不王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云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集解云白虎通曰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孔子老于闕里也今案序是詰辨之詞白虎通既非遷所及辨義亦迂遠遷云安在蓋指始皇本紀云罷諸侯不便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及此序云無尺土之封王迹之興起于閭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夫人

史記秦本紀云穆公妻晉子圉以宗女又云妻重耳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索國語云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又云寡人之適此為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罪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懽之故也、如此、則懷嬴為穆夫人之女、非宗女且非他妾子也、特以子圉故降為媵故曰不敢以成、婚左傳僖十七年秦妻晉太子圉二十二年子圉欲與嬴氏逃歸二十三年秦伯納女五人於重耳懷嬴與焉懷嬴即辰嬴也左傳文六年云辰嬴嬖于二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又云辰嬴賤班在九人蓋秦致五人辰嬴本居班末文公雖嬖之未嘗易其班也秦本紀云文公夫人秦女也左傳僖二十四年云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三十二年云文嬴請三帥史集解引服虔云文公夫人穆公女也檢國語獨辰嬴曰寡君之適則文嬴為他妾子其他三人或宗女耳辰嬴班在九人者文嬴適也襄公之母偪姞在二季隗在三公子雍之母杜祁在四辰嬴在九此皆出于左傳其四人則左傳僖二十三年云初文公至齊齊桓公妻之又秦女三人與齊姜四以序推之齊姜在五秦女三人亦媵也其在六七八數史記晉世家云辰嬴班在九人下其以成公母周女在九人中辰嬴不與九人數數九人之年惟季隗可知僖十六年季隗年二十五三十二年公卒季隗年四十一矣史于齊秦皆曰宗女皆意度之詞以親姊子不可為妾其誼甚美不悟覩姪婦尤不可也袁暴其大而隱諱其細又何為乎故為質言之如此左傳言趙衰取叔隗文公反國又以季隗女妻之生同括嬰史記趙世家亦刪之而謂文公未出亡時衰已生三子不合事實

楚唐昧

楚策蘇子謂楚王章垂沙之事、荀子議兵篇兵殆於垂沙唐蔑死莊蹻起楚分而為三四、淮南子兵略訓楚兵殆于垂沙唐昧死焉、按爾雅云潁為沙、說文云楚東有沙水、水經注謂開封扶溝間渠水即沙水又自陳迄義成入淮皆沙水也、呂氏春秋處方篇荊唐蔑與齊章子夾沘水而軍、為今南陽唐縣地、後漢書光武紀注、沘水在今唐州沘陽縣南、廬江灊縣亦有沘水、是潁南夾沘也、史記六國表云懷王二十八年秦韓魏齊敗我將軍唐昧于重邱、重邱即沘邱、地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潁沙南。秦本紀則後二年當昭襄八年。秦齊魏韓攻方城。取唐眛。荀子言莊蹻起楚分案莊蹻莊王子孫為將。定滇。會秦人奪楚巴黔地。不得歸。因還王滇。史記禮書用荀子文。垂沙作垂涉。集解引許慎云地名。漢志犍為有大涉水。在今敘永廳。當黔西滇北。近莊蹻事。然非唐眛事也。

史記索隱趙世家書後

趙世家簡子各當道者曰吾有所見子晰也吾有所見子句。言吾有地曾見子矣晰也句。言事甚明晰也。又對下遂不見為文。索隱云言是故吾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案上下俱稱當道者。不名其人為子晰也。世家武靈王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十六年吴娃孟姚有寵。是為惠后。二十五年云惠后卒。二十七年云傳國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吴娃子也。惠文王四年云吴娃死。故惠文愛弛。惠文王盡三十三年。孝成元年云太后。二年云惠文后卒。世家文如此。十六年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惠后者、豫言之謂章母卒後之惠后、為此吳娃也二十五年惠后者、太子章母韓女也二十七年惠后者、吳娃也惠后吳娃以惠文四年前卒也孝成元年太后者、惠文后也、以二年卒、乃吳娃之子婦、索隱於武靈王二十五年惠后、云惠后卒後吳娃正當室孝成二年惠文后是也吳娃孝成二年卒而史曰吳娃死後惠文寵衰憐故太子章欲兩立之是誤也其說甚奇怪、尋孝成元年太后索隱引東晳言太后纔年三十有奇、蓋惠文以武靈十六年以後生盡二十七年為十二歲又自紀年三十二、則惠文年止四十四、

不知老是太后常稱恃輦是儀制恃粥亦飲食之常△
不知孝成之弟長安君、必不可謂之吳娃幼子索隱以吳娃非前卒△

其后不得老、索隱以恃輦恃粥云云、以為吳娃、漫引東晳以太后為吳娃、遂以吳娃為惠文后、又省史文不合、反謂史誤此又東晳所不及料也且吳娃為惠文之母豈得謚為惠文后語妄可知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錢三錢五解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高祖為皇帝已封何、乃益封何二千戶、以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索隱奉錢、疑是賭錢之名、集解李奇、以三為三百、五為五百、索隱引劉伯莊云、時錢有重者一當百也、今檢蘇秦傳、自洛陽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平準書云、秦錢重難用、又云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然則沛吏人以半兩十二銖之錢三奉之、集之可得半兩十二銖之錢五奉之集之可得半兩十二銖之錢百、與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路資相待、益以已貲、數用矣、韓信傳云賜亭長百錢、則秦半兩十二銖錢、與漢興三銖榆莢錢、無明文也、

中二千石

後漢書光武紀云、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于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于舊秩、續漢志云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然則中二千石獨不減也、史記外戚世家、娙何比中二千石、索隱引崔浩云中滿也、言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石、蓋千七八百斛、誤也、當云比中二千石、崔浩語漏比字、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古師注亦不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讀史記伯夷列傳

伯夷叔齊、論語義疏云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謚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論語正義孟子正義俱引少陽篇、釋文正義作智義疏索隱作致、史記傳亦不言其姓名、史記其傳曰、索隱謂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今檢韓詩外傳不得其事、呂氏春秋誠廉篇、則與莊子讓王篇略同、誠廉云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餓焉、讓王云遂飢餓而死、扣馬之事他書無所見左傳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或謂義士伯夷之屬、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數觀兵時事也、管子制分篇云、伯夷叔齊非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脩矣、史為記載之書、凡行事皆直書之、此云考信六藝、蓋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有吳泰伯伯夷、而不見許由務光、泰伯既有世家、言伯夷者孔子所稱、宜立傳、又或伯夷事史官不詳、而論語云民到于今稱之、故采民間所說者于篇、其人見於六藝、即為考信、而特表之以其傳曰、此變例也、索隱見其文與二書相似、即謂其傳是韓詩外傳呂氏春秋、不深思耳、史公以伯夷為孔子論許、得仁不怨其名益顯、民間所稱說者、又未嘗不怨、舍其所稱、又無以為傳、其怨又未嘗違理、故綱羅放失、不使其事更湮沒、亦孔子意也、孔子言夷齊不怨者、兄弟間事也、不怨者仁也、其傳言夷齊怨者、君臣間事也、怨者亦仁也、傳言夷齊餓死、游俠列傳言夷齊醜周餓死首陽山、文武不以之貶王、莊子言遂飢餓而死、莊子注云、論語言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莊子言死焉、亦明其守餓以終、非必餓死、其言甚怪、俗人乃言二子之事、凡孔孟所不言無取也、又言司馬遷傳空言成實、又言孟子謂伯夷歸文王、不應舍武王而餓、文王事殷、武王伐紂、時有不同、伯夷去就亦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有不同、且諫不聽則必去、去則不食其祿、老貧入首陽、焉得不餓、餓焉得不死、何謂孔孟不言夷齊死哉、曾子制言云、伯夷叔齊死於溝澮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沛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是曾子言伯夷叔齊窮餓死、史記蘇秦列傳云、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莊子盜跖篇云、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首陽之山、骨肉不葬、周時賢不肖、皆知夷齊餓死、而後人又多增益其事者、論語義疏云、夷齊反首陽山、責身不食周粟、惟食草木而已、後逯西令支縣

佑家白張石虎、莊子天地篇有赤張滿稽、韓非子說林下、呂覽權勳、有赤章蔓枝、莊子釋文引李云、赤張姓也、此白張亦古姓、往蒲坂采材、謂夷齊曰、汝不食周粟、何食周草木、伯夷叔齊聞言、即遂不食餓死、文選辨命論注、引譙周古史考云、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路史餘論注、引三秦記云、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後紀注引列士傳云、王俾摩子往難之、遂不食、金樓子興王云、餓于首陽、依麋鹿以為羣、叔齊起害鹿、伯夷恚之而死、類林云、夷齊棄

薇不食、有白鹿乳之、繹史引列士傳云、夷齊私念此
鹿肉食之必美、鹿知其意不復來、二人遂不食死、今
案南史明僧紹所謂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
者、告以義也、楚辭天問云、驚女采薇鹿何佑、北至回
水萃何喜、注云有女子采薇、驚而北走、至于回水之
上、止而得鹿、注義難明、天問所言、當是夷齊事、屈原
問者、皆廟畫典故、采薇則女子諫之、後乳鹿又北去
也、惟不得戒之之說、韓非子言古有伯夷叔齊者、武
王讓以天下而弗受、或讓即戒之、又言二人餓死首
陽之陵、以將軍葬于首陽之下、蓋武王使人戒備、死

即厚葬之、韓非子見其墓如戰國時將軍制、韓地實包
首陽、韓非目驗之、最可信也、水經河水注、河北雷首
山引闞駰十三州志、云山一名獨頭山、南有古冢陵
柏蔚然、攢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於孟津上、又云首
戴夷齊廟、前有二碑、後漢時立、事見其碑、愴悼古賢
人情所同、少陽言謚夷齊、亦是周初制謚為之易名、
後人乃言餓死首陽、誰謚之哉、亦不推事理、輕為議
論矣、曾子制言中篇注云、伯夷叔齊者孤竹君之子
初無父母也、其言奇崛、蓋以孤竹君為竹王、不可為
典要、論衡定賢篇云、伯夷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名、書虛篇云伯夷委國餓死、不嫌偷刀鉤、而或云伯夷叔齊為庶兄奪國、餓死首陽山、非讓國庶兄也、豈得謂賢、兄奪弟讓無損弟賢、此不必辨者、史言國人立其中子、是無庶兄立之事、博物志、水經濡水注、俱言漢靈帝時、遼西太守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墓為水所漂、是即仲子非庶兄也、今盧龍雙子山、有孤竹長君墓、圍子山有次君墓、馬鞍山有少君墓、蓋古墓、非伯夷兄弟也、伯夷父或云名朝初、金樓子興王云、名夷雍、孤竹初封、或言湯十八祀正月三日丙寅、或言十二月己丑、帝王世紀言湯十有八祀封墨胎氏孤竹國、後九葉孤竹君二子伯夷叔齊以讓國逃去、九世豈能及六百祀、皇甫謐亦有所聞、而思之未精、宜史公所不采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米鹽

韓非說難云米鹽辨博、史記作氾濫博文案墨子非命云吾嘗米鹽數天下書、史記天官書云淩雜米鹽、亦有米鹽字、漢書循吏黃霸傳云米鹽靡密、注云米鹽雜而且細也、酷吏咸宣傳云其治米鹽、注云米鹽細雜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人言解

宮中名家人者、蓋宮人無位號、如言宮女子宮婢、漢廷儒生轅固生、斥老子書爲家人言、竇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也、司空城旦書謂其時公羊學慘刻過申商而託名儒者、家人言、本意謂仁弱似嫗媼語、而家人又適爲宮中無位號者、劉敬列傳云、高帝不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是也、外戚世家云、竇太后始以良家子入宮侍呂后、呂后出宮人賜諸王、竇姬籍代伍中、至代、是竇太后始爲家人○、故怒○、怒其干犯○非僅以有仁弱之譏也○明神宗慈聖李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后生也光宗王妃生也光宗未立時、李太后問故、神宗曰彼都人子也內廷呼宮人曰都人太后亦由宮人進、遂大怒曰汝亦都人子、神宗伏地不敢起、儲位由是定、明季太后惡聞都人、漢竇太后惡聞家人、其事同也。竇太后使轅固生入圈刺豕、意在致之死、又殺趙綰王臧、紬儒術、故表而出之、以明儒生在朝廷、當知便佞諱、聖訓不可忘也。家人者、尋常言之、則一家之人、無貴賤、對國人言之、則臣民家私屬、不立戶籍、故曰家人、史記列國世家所謂為家人、即奴虜、梁王彭越為家人時、謂因奴也、馮唐列傳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即蒼頭軍、亦私屬、朱家買季布置之田、是也、宮中之家人、則后妃女侍、亦私屬之通稱也

安知尺籍、伍符、
又七科讁、皆非民籍、皆不知尺籍伍符、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文帝除宮刑

史記孝文紀十三年詔云法有肉刑三、除之、又戴景帝詔云除肉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漢書景帝紀詔述文帝、正作除宮刑出美人、刑法志言文帝易髡黥劓斬左趾右趾、志又言男女淫佚髡鉗之罰不足以懲、又言男女亂淫為復古刑、景帝紀中四年秋云死罪欲腐者許之、其後如司馬遷許廣漢張賀之屬皆是也、鼂錯傳云肉刑不去用、又云除去陰刑、是文帝除宮刑事跡明白、後用以抵死及刑淫佚、司馬遷不喜書宮刑字、班固視之不審、又見時有宮刑故志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除髕刖劓黥耳、而漢書景紀詔、稱孝文皇帝除誹謗
去肉刑、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
分別言之、除宮刑在肉刑之外明矣、史記集解孟康
云、肉刑三黥一劓一左右趾一、索隱引崔浩漢律序
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以淫亂人族類、故
不除之、乃前後不精審之論、

武王年

武王紀年繼文王受命積數之、其春自子月始、經史
正義、枚泰誓云、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自爲傳
云、虞芮質成文王受命改元至九年卒、武王立三年
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伐紂、此周之
孟春、枚本傳所以云者、以經史有明文、不能獨爲妄
說、而宋人歐陽脩非毀之、追滅武王爲太子九年、而
以爲爲國君之九年、蔡沈又以建子非春、枚本泰誓
觀政於商傳云、觀兵、亦以爲不然、斷斷然與文王武
王爭辨。夫聽訟改元文王行之。子月爲春文王定之。

即位不改元。武王行之。本不謀與後世俗儒論是非也。枚文言十一年子月觀兵、經傳皆一人所撰。以其說為不然。則並其文黜之已耳。乃追改其人之自注。以為其自注非也。我所注是也。是一事虛百事虛之切證矣。

漢志推文王十五年生武王、文王九十七武王八十三矣。明年武王八十四為受命十年、其受命十一年伐紂、十三年卒伐紂、武王年八十六為天子、後七歲而崩、是武王凡即位十年也。命合受命九年為十九年、史記本紀無年數、封禪書則云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與漢志不同、王肅皇甫謐以為六年、是從史記說、竹書紀年乃以為十七年、後人又謂武王獨得十九年、皆怪義、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嗇夫

嗇夫之訓風俗通以嗇明之曰省賦役漢書注引十三州志云有秩嗇夫得假半綬蓋少吏之貴者朱邑鮑宣第五倫爰延鄭元皆由嗇夫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

巫兒事證

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言好色姑姊妹不嫁管子以為可霸蓋本襄公之法漢書地里志云初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為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是其俗至漢猶然巫兒以令不得嫁則必贅壻齊人賤贅壻以其為巫兒壻無夫道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壻也蓋自無戶籍依婦家籍者說苑尊賢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出夫者以贅女家故為所出若娶婦則無出夫之

事。知贅婿風已古。或齊巫兒壻。造此故實以相誇耀。齊策、齊人謂田駢曰、臣鄰人之女設為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此亦巫兒依令設為不嫁。而贅壻生子之證。謂之設為不嫁者、真不嫁、則無贅壻。趙策、趙威后問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率民出于孝、胡為至今不朝、亦是齊女。無贅壻。則已名聞諸侯矣。贅壻以已無籍。故秦漢於贅壻。或加算、或遣戍、賈誼傳云、秦地子長則出贅。本以避賦役。故襲齊巫兒風也。

附一

伯樂

漢書古今人表以郵無卹王良柏樂為三人、今案古有兩伯樂、趙之伯樂曰王良曰郵無卹亦曰郵良又曰郵無政曰王子期曰王子於期、良樂無卹是一義、名字相發也、政期是一義、亦名字相發也、蓋閒子時名無恤字良亦字樂、後避襄子名則改名正字期矣、伯樂蓋王族、故曰王曰王子、其曰郵者以官氏也、秦之伯樂曰孫陽曰孫明、莊子馬蹄篇釋文云伯樂姓孫名陽、開元占經引石氏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御、故以為名、呂氏春秋似順論言晉陽事、

以國語郵無正為孫明、疑因伯樂而誤、注云孫明孫無政郵良也、則又附無正之名、呂氏春秋觀表篇云、趙之王良秦之伯樂、漢書敘傳云良樂軼能於相遇、皆二人名字錯舉、今以左傳有郵無恤、國語有郵無正、伯樂、國語注有郵良孟子有王良、韓非外儲說有王良王子於期、喻老有王子期皆言趙之伯樂、以孫陽秦人、證孫陽孫明為秦伯樂、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陽子驂乘、秦孫陽也、若依呂氏似順、則王良郵良孫明孫陽伯樂郵無恤郵無正孫無政王子期王子於期、一人十名矣、

公孫宏

公孫宏為故人所譖事出西京雜記、其人姓高名賀、見文選彈文注引、按鹽鐵論大夫丞相史御史極詆公孫宏、而不能沒其儉德、刺復云公孫丞相衣不重采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褒賢云公孫宏即三公之位家不過十乘、救匱云公孫宏布被食若傭夫、漢書宏傳云元始中詔曰、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蓋知其舊識小人被譖而為雪之也、魏書馮元興傳云、齊郡曹昂為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徒步上省以示清儉、忽遇盜大失綾綿、時人鄙其矯詐、唐劉崇

龜以清儉自居、卒後家人鬻海珍珠錯於市、為當之時所鄙、此則宏傳所言與之殊舛者矣、

童山

漢書公孫宏傳云、上古至治、山不童、澤不涸、管子侈靡篇云、山不童而用贍、揆度云、二五者童山竭澤、國準篇云、有虞之王枯澤童山、輕重戊云、黃帝之王童山竭澤、童山者言若彼其濯濯也、童禿也、說文云、奴曰童、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云、貫高等自髡鉗為王家奴、奴必髡、則童無髮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縣官

秦漢稱天子為縣官、後人文字承用之、所謂不古不今者也、漢書兩龔傳云、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後漢書劉矩傳云為雍邱令、告民曰忿恚可忍縣官不入可、縣官真縣官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秦恭

秦恭字近君、亦作延君、事夏侯建、建小夏侯也、漢書儒林傳云、恭增師法至百萬言、注引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至三萬言、然則百萬言爲堯典說、衆今舜典矣、惜其命羲和在璿璣玉衡竄三苗之說不傳、使魏晉以後勝說蔑古也、漢書注云、夏侯建本簡、按建傳云、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夏侯勝非之、則建亦文繁理富、恭復申引之、儒術急祿位、利苟簡、務毀其書、但守一經師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足以應程課、或與諸經相背、此與掩耳毀鐘何異、

繳奏私書論

漢書杜周傳云淳于長舅紅陽侯立與杜業書長罪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坐免楊敞傳云子惲與孫會宗書後惲下廷尉案驗得所與會宗書會宗坐免後漢書袁敞傳云汝爲司空、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私書不奏自古比不敬爲有罪宋戴埴鼠璞云唐穆宗時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以書屬所善士不從段李言于上曰今歲禮部不公皆關節得之乃貶徽刺江州或勸徽奏所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

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取而焚之、本朝皇祐元年六月臺諫李兌等言比歲臣僚有奏交親往還尺牘遂成告訐之風自今情非不順毋得繳奏簡尺從之、繳奏私書非特君子不為亦法令所禁、此直戴埴怪論也唐書言段文昌指摘榜內鄭朗等十四人為子弟穆宗內出題目重試落鄭朗等十人乃貶徽、崧徇無學士、聽請有據、何得飾言段李有書已不奏耶、唐摭言云大歷改元建中禮部侍郎令狐峘知舉執政以薦託不從勢擬傾覆峘惶恐甚因進其私書上謂峘無良竄逐之後十年量移明州亦見本傳、此唐君多妄、致人臣進退無據、不可為訓、五代史周王峻傳云峻求退以偵太祖之意未陳請之前多發外諸侯書以求保證、浹旬之間諸道馳騎進納峻書、峻蓋犯衆惡者也、宋史歐陽脩傳云范仲淹謫外脩以司諫高若訥不救貽書辱之若訥繳奏其書乃貶脩、趙葵行營雜錄李元綱厚德錄並云慶歷三年李京薦其友人於吳鼎臣求聞達于朝廷鼎臣即繳其書京坐貶官京妻往鼎臣家云乃公嘗有數帖與吾夫禱私事恐汝家終以為疑索火焚之而去、此則匪人相比後悔者也、無所謂厚德也、朱弁曲洧舊聞云呂惠卿

謫官蘇軾草制有連起大獄發其私書語紹聖章復惠卿謝表至此獨云自省于己莫知其由謂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勿使上知及勿令齋年知齋年者安石與馮京同年生惠卿不肯居此名益懼無以見同黨東軒筆錄云張商英為館職屬子于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商英坐是奪官清波雜志云亶知諫院商英私屬其婿王溈也癸辛雜錄云識李處全論韓玉亦處全請託私書為言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房寀發張冕恩陳吳峰屬託提學書識者有戒心往還筆札或云望焚毀或云乞即擲還是又自寫小人

情狀也今求繳私書者令狐峘周時節鎮高若訥呂惠卿吳冑臣舒亶韓玉房寀不繳者杜業孫會宗袁敞鐵崖李兌李京皆不足定事是非以情言之可告友者必可告君亦有周旋彌縫則于大道者紛紛繳進則于事有損若陰邪不可告人之事公然者之簡牘責令君子改行從己其險鷙之性非可理遣奏之則絕其滋蔓且為世去一小人真厚德事也是故小人告訐者無與於己之事又或借公復仇怨君子義當奏者險戾之人畢已犯法之事夫世之小人其為計皆自處於巧而薄而責君子以愚而厚摩小人又

四年十月初二日以查嗣庭私書賀審事
諭云嗣後有私致書印將原書密封進呈今特
頒此諭旨不等正可由此謝絕知交請託之私

從而和之以為君子厚德必不肯殺小人漸牽引勸
制之則不得不為小人死君子不幸識一小人必使
終身為其所累不許之拔身自救此何聖人所創之
法也哉我
朝康熙四十一年閏六月山西巡撫奏太原知府舉
首左都御史李柟請託私書李柟降五級留任雍正
七年四月初七日山西學政勵宗萬奏太監餅進朝
私書請託
諭云凡私書請託者皆夤緣僥倖之徒若內外官員
肯據實糸奏則鑽營之弊可息勵宗萬此奏甚屬可
嘉着吏部議敘嘉慶四年五月江西布政使顏檢奏
原任工部主事魏若虛入京駐舟南昌致書布政使
使出差通查牙行令各差役閱說斂貲餽送盤費屢
書劫制魏若虛發遣五年五月御史周栻言顏檢與
魏若虛平日既有交情即不宜責之見好若盈後成
滿於八年二月過京城謝周御史又上條陳請恩免
錢糧仍行征貯又請收京城鋪戶間架銀遂重得罪是
年湖南學政吳省蘭奏蘇州總捕同知醴陵人李焜
私書請教誨胞侄李馥元李德元李體元事李焜發
遣

諭以吳省蘭據實具奏甚屬公正交部議叙道光六年七月黑龍江將軍哈豐阿繳奏在京大員高喀爾干與本地公事書信攬權挾制高喀爾得罪
諭以哈豐阿秉公持正不避嫌怨加太子太保銜授內大臣蓋法如是而君子始有以自救矣

符

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合符釜山後漢書方術傳序鈐決之符注引玉鈐篇及元女六韜要決云太公謂武王曰主將有陰符八等符長一尺至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之符云以近通遠從中應外陰通言語是也史記信陵君列傳云得虎符奪晉鄙軍漢書文帝紀云二年為銅虎符竹使符杜詩傳云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召竹使而已魏志注引漢獻帝傳云封魏王詔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晉書太祖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云授以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隋書樊子蓋傳云煬帝謂子蓋曰今為御別造玉麟以代銅獸、唐六典亦云隋煬帝別造玉麟以代銅獸賜留守樊子蓋、唐制則輿服志有銀莵符銅魚符青龍符朱雀符騶虞符元武符、又畿內則左有三右有一、外則左五右一、唐六典云符節五等銅魚符、傳符隨身魚符、木契、旌節、冊府元龜一六十周顯德六年三月癸酉勅、諸道牧守每遇除移並特降放制書、又何假於符契、宜易前規、罷茲虛器、其銅魚並宜停廢、兩漢刊誤補遺云、周顯德五年(困學紀聞云六年)詔謂特降璽書

發兵、何假符契、遂廢之、宋康定初、復鑄銅兵符、蓋符者、三代時在物為名、瑞曰符瑞、契曰符契、節曰符節、漢始有銅竹符、定名之、文心雕龍云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牘、案莊子云焚符破璽、于符言焚、則三代之符亦以竹○漢書終軍傳棄繻、即是關符、則漢符亦用兼用繻、文帝紀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注云李奇曰傳棨也、顏師古曰棨刻木為合符也、或用繒帛、非文心雕龍所謂末代也、釋名云符付也、書所敕命于上以付使傳行之、玉篇云符符節也、分為兩邊、各持一以為信、則周官掌節門關用符節之符、非

達詁也、五代時亦用箭傳、葢兼沿唐時青海番部傳箭之法。在古亦有之、說文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漢書注應劭云、竹使符者、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然則竹使符本是箭、取徵發之速也、葢周起軍旅用牙璋、漢文以後用符、周顯德六年、廢符用頭書、又用金字牌、宋承五代、用金字牌、自子至亥、令箭亦然、或後唐傳箭之法如此。宋取其矢之金。截之為牌。康定元年、依皇城司木魚契鑄銅符、兼用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言、宋虎符半在禁中、半在殿巖、御批後有虎符印、葢牙章也、文曰如律令、本漢制、其言葢野而不典、元制則楊瑀山居新話、謂元省官、凡提調軍馬者、必佩虎符、後至元間造龍鳳牌、賜伯顏太師、元史紀傳有賜虎符海青符金符銀符三珠虎符、又非驛牌之類、而志不詳、釋老傳、御史李昌言西僧佩金字圓符、國家之制、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用、僧人何事佩之、是其時以為貴人威儀、如六朝賜鼓吹、唐人賜佩魚也、明史輿服志金符牌龍虎之象鈒於上、元時金虎符或亦然、又通為牙牌金牌之制、官地出入佩之、明節、黃色三簷寶蓋柄長三尺、黃紗帋籠之、令箭則嵌羽處為旗、有印、籠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油紗繪龍

史記

裴駰史記集解有引漢書音義、張守節正義云衆漢書音義、習馬書者少也司馬貞索隱序云後漢延篤有史記音義一卷、又有音隱五卷、二書近代鮮有、集解序云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作、為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發明今集解所引徐廣曰者是也亦有稱徐廣音義者、張儀傳大関天下之胷、水經瓠子水注、引徐廣音義、云関一作開、叔孫通傳稷嗣君集解、徐廣曰繼嗣稷下之風流、水經淄水注、引正作史記音義、唐書藝文志、猶有徐廣音義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卷又有鄒誕生史記音三卷據索隱序則鄒三卷爲音義而非之云音則尚奇義則罕說又有劉伯莊史記音義二十卷爲隋秘書監柳顧言三十卷之遺說又有許子儒史記音三卷北朝又有史記音顏氏家訓勉學云元魏時有洛京才學重臣讀顓頊爲專翾衆不測之後知其新得史記音許緣切誤行許緣切是有音無義本也

石鼓

續漢郡國志右扶風陳倉注引辛氏三秦記云有石鼓山將有兵此山則鳴蓋山名石鼓非山上有鼓十而著文也魏都賦注引冀州圖云鄴西北鼓山山上石有石鼓形時時自鳴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晉書五行志云吳興長城有夏架山有石鼓鳴則三吳有兵太平寰宇記亦言彰德武安縣南鼓山上有石鼓二鳴則兵起今黔城北十五里亦有石鼓山云山鳴即有兵唐天寶時鑿破之改名戢兵山又酈道元水經注湘水云臨承縣石鼓鳴主有兵革之事

其山在今衡陽縣北一里又今湘潭有懸石山占亦如此此皆山形似鼓水經巨洋水注云廣固逢山有石鼓齊地將亂石人打石鼓聞數十里言出郭緣生續述征記又渭水注云冀縣朱圉山在梧中聚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兵起漢鴻嘉三年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著崖脊去地二百餘丈民俗言石鼓鳴則有兵是一山石如鼓形水經注喜記奇偉及碑銘文字獨不言陳倉石鼓知今所得陳倉球石鼓十枚上有詩詞者辛氏三秦記以後厭勝之物酈氏注水經以新事未及列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後漢書夜郎傳後

德清蔡補梅壽昌嘗見語云范書夜郎傳桓帝時牂柯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荆州刺史注引華陽國志尹珍字道真毋斂人也說文序成當和帝永元庚子至桓帝初丁亥四十八年是許君非以安帝建光元年辛酉卒也許君蓋長壽至桓帝時猶能教授其說甚偉因爲推之檢華陽國志南中志云明章之世毋斂人尹珍字道真以生遐裔未漸庠序乃遠從汝南許叔重受五

經、又師事應世叔學圖緯、通三才、還以教授、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以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而世叔為司隸校尉、師生並顯、平夷傅寶、夜郎尹貢、亦有名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郡太守、彭城相、依常璩所記、明章時南域有學、而范書、桓帝時珍始出受學、常言明章時遊學、桓時珍為刺史、亦歷有八九十年、范書則以作刺史之年、為遊學之年、是范疎也、許君說文、本有承受、部目及序、蓋屬稿於永元庚子、至建光辛酉、始理董成書、以病去太尉南閣祭酒、令其子沖進說文書、其教尹珍、定在庚子之前、許君本傳云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其云再遷者太尉南閣祭酒一也、洨長再也、未至洨長官、故云除洨長、卒於家、其除洨長、當即在辛酉歲、許君當生於明帝以前、自明帝永平戊午歲、至安帝建光辛酉歲、已六十四年、以明章時教授、知以前當有二三十歲、許君長壽、不得推之安帝以後、安帝賜布不言賜許慎、而但賜許沖、尹珍宦達、惟言世叔師生並顯、不及叔重、是許君雖長壽、不及見珍仕宦、更不得如范言桓帝時教授也、嘉慶丙子、在上元皇甫巷、歸安嚴鐵橋可均、亦以夜郎傳為言、嚴蔡兩君之意甚美、以說

文華陽國志及范書合證之而范書之疎有不可掩者因附其說於此應奉至桓帝延熹時尚見黨事珍從之學在明章時章帝末至捕黨人時已八十年矣應奉尹珍長壽皆有據也道光二年三月二十日書

鄭君戒子書

後漢書鄭康成傳戒子益恩書云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元以後人多持此語謂康成非聖賢今高密有金承安五年立唐萬歲通天元年史承節所作碑云兼疏本傳之文載此書則曰吾家舊貧為父母羣弟所容是唐以前本如此太平御覽人事部載鄭元別傳戒益恩書曰吾家舊貧為父母郡所容是宋以前本如此不字宋以後字匠誤多也本傳云少為鄉嗇夫得休歸嘗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西入關杜密傳云密為北海相行

春至高密、見鄭元為鄉嗇夫、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遣就學、是書所云吾家舊貧、為父母羣所弟容、去厮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者也、本傳云、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即書所云往來幽并兗豫之域、年過四十、廼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是康成躬耕養親之事、初言為父母羣弟所容者、容縱也、史記陳平傳云、兄伯常耕、縱平使遊學、張釋之傳云久宦滅仲產、乃慈愛至行、康成謂已不能為吏求祿。乃欲詣學費資糧。家素貧。父母羣弟力不能給其費。父數怒禁之。猶不忍苦禁之。合家辛苦。以資其用、肆

其意。此骨肉至愛相容之事。康成以學成歸美父母羣弟。故為此說。北齊書樊遜傳云、遜少學常為兄仲優饒、既而自責曰、名為人弟、獨受安逸、可無愧於心乎、隋書劉光伯傳自序云、性本愚蔽、家業寠、為父兄所饒、廁縉紳之末、其語皆倣鄭書為之。別傳說其文為父母郡所容。指言杜密之事。其義尤長。鄭之禁錮。蓋由杜密所舉所資所容。三國志注云、吳質濟陰人自以少時不為本郡所饒、饒亦容也、容亦饒也、若不為所容、無所資以詣學、是無去厮役之事、又何從置此語哉、

昭君

昭君後漢書南匈奴傳云字嬙、南郡人也注云前書曰南郡秭歸人、按後漢注引前書益其音義、漢書元帝紀云竟寧元年賜單于待詔掖庭王檣爲閼氏、注云應劭曰王檣王氏女、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秭歸人、匈奴傳云賜後宮良字（家）子王檣、字昭君、則墻檣嬙昭君、名字各異、文選注引琴操云、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家世不同、或齊國田王轉徙南郡者歟、匈奴傳有和親侯王歙、昭君兄子也、及歙弟展義侯王颯、歙在更始時又爲歸德侯、昭君妻呼韓邪、生子伊屠知

牙師、為右日逐王。後漢書南匈奴傳云、為右谷蠡王、為畏母兄烏珠留若鞮單于所殺。呼韓邪單于死、昭君復妻復株累若鞮單于、為寧胡閼氏、生二女。長云為伊墨居次、嫁右骨都須卜當。莽前封當為後安公、入中國、拜須卜單于。又封云子大且渠奢、為後安侯、莽以女妻之。入中國、為後安公。云次子自塞下歸其國。昭君之次女嫁當于氏、為當于居次。生醯櫝王。漢書又作當戶居次。當戶官名也。須卜居次當入侍元后、時王莽擅權、以媚元后也。

後漢書列女傳

曹娥傳云、父迎婆娑神溺死、邯鄲淳碑云、婆娑樂神、以迎伍君。逆濤為水所淹、以是迎婆娑之神文、為人所笑、實則婆娑迎神、傳寫者倒一字耳。孝女叔先雄、姓叔先、名雄、常璩華陽國志、則符縣先尼和之女名絡、水經注引益部耆舊傳蜀中諺曰、符有先絡、僰道有張帛、則名絡為是、雄字乃傳寫誤也。叔先之姓、干寶搜神記、亦作叔先、廣韻載叔先為複姓、或非誤、

校事

魏吳有校事官似北魏之候官明之廠衛徐邈傳云邈為尚書郎私飲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高柔傳云宜陽典農劉龜於禁地内射兎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衛臻傳云殿中監擅收蘭臺令史臻言校事侵官類皆如此高柔傳云太祖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言達等擅作威福太祖曰要使刺擧而辦衆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也其言任人可云至暢常林傳注魏略云沐並為成皐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呼縣吏求遝索藁穀、未具之間、肇入、從人之並閤下、
响呼罵詈、並怒躐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收肇、肇覺
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收並欲殺之、
是黃初中事、其制未革也、吳之校事則尤橫、潘濬傳
云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案丞相顧雍將軍朱據等
皆見禁止、朱據傳云部曲王遂詐受三萬緡、與校呂
壹疑據實受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是儀傳云校郎呂
壹誣刁嘉謗訕權怒收嘉繫獄、又云呂壹歷白將相
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校事或謂之典校、顧雍步騭
朱據傳或謂之校曹、陸凱傳或謂之校郎、是儀傳或謂之校

宮、諸葛恪傳又有察戰、徵調交州孔雀、又齎藥賜孫奮、亦
明廠衛校尉之流、
察戰似今方略館供事、軍機書吏故名察戰、

伊尹

魏志杜畿傳子恕言、魏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吏惡吏以守寺門、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細審之伊尹當是人名、又大唐新語有尹伊爲坊州司戶、判省符索杜若事、改雍州司法、此伊尹竟可與明時海寇陳東作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叩頭

吴志孫奮傳注引江表傳云皓遣察戰齎藥賜奮奮不受藥叩頭千下其事可憫韋曜傳云曜下獄置對曰囚被問叩頭五百下華覈救曜表曰謹通進表叩頭百下蓋其時畀乞常語公羊春秋鄭伯乞盟何休注云使若叩頭乞盟然知東漢末常語若此形容之文非真叩頭千叩頭五百也稽首有定儀式叩頭則隨地匍匐自叩無定儀式又史言屢拜不已五代史吕琦傳云後唐廢帝怒李崧吕琦惶恐拜謝拜無數琦足力乏不能拜而先止曰臣素病羸拜多而乏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臣少息、是一跪一叩頭一起為一拜、唐以前朝儀有舞蹈、大歷四年、以裴冕同平章事、冕老病、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宋以後不舞、乃今勝古也

寒食散

通鑒注言寒食散蓋始于何晏、又云煉鍾乳硃砂等藥為之、言可避火食、故曰寒食、按寒食言服者食宜涼、衣宜薄、惟酒徵溫飲、非不火食、其方漢張機製在金匱要略中、發鮮制度、備見隋巢元方諸病源候卷六所載皇甫謐語、隋書經籍志載散方論甚多、而皇甫謐曹歙論二卷、宋有皇甫謐依諸方撰一卷、隋又有吳景賢諸病源候論目、及服石論、總七卷、本避傷寒卒病法也、士大夫不問疾否、服之為風流、則始於何晏、魏晉人服散至死不悟、寠人子飢寒致病、謬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散發其時以為笑謔晉人之散唐宋人之丹其為鄙惡直近時鴉片煙之比晉唐宋官不為禁今鴉片有禁此以知

本朝規模獨為閎整矣

諸葛亮

魏書李苗傳苗讀蜀書至魏延請出長安諸葛亮不許嘗歎息謂亮無奇計晉陳壽上諸葛亮文集表論亮奇謀為短其言至當今人以亮故詈陳壽乃婦人女子之見不可向邇也魏書毛脩之傳辨明三國史義亦精確裴度謂前人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則達人知之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兵役亡耗議證

兵役亡耗、主司者當察其實也、過阜陽、有一役持官銀至壽州、無回信、官録其妻子入獄、逾年他役識其衣執衣屐轉究之、乃知役故被劫殺於潁上、妻子哀號出獄、葢事之不可知者多矣、魏志高柔傳云、鼓吹宋金等在合肥逃亡、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止不殺、蒙活者甚衆、盧毓傳云、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白棄市、毓駁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云、刑之為可殺之為重、此一切從重法、不以人情論者也、高柔傳云、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追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官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對曰、夫少單特、依一老嫗為母、事之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又推問、禮良善、與人無讎、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乃是子文殺禮、具得其埋藏處、詔書復盈子母為民、其事使感動人、唐時漕運由黃河、歷三門砥柱之險、三門鑿棧、以挽漕舟、挽夫繫二鈲於胷、而繩多絕、挽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酉陽雜俎言、韋皋在蜀日、有左營伍伯於西山行營、與同火卒學念金剛經、夜於堡外拾薪、為蕃騎縛去、行百餘里、踣之於地、以髮繫橛、覆以駝氈、寢其上、伍伯念經得脫、遲明已至家、到家五六日、行營將方申其逃、蓋官弁不能為之先事籌護、及死沒無以補其賉、輒以逃亡備案牘、兵役以從公死沒、不得卹蔭、反以禍其家、此仁人君子所當垂念也、吳志赤烏七年注江表傳云、權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棄夫、子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舊唐書孝敬皇帝

傳云、表言軍伍殺傷不及傔及不因戰亡、同隊人合有罪、遂有無故死失多注為逃家口沒官實可哀憫願免其沒配總章元年表詔從之此則仁人因時蠲除一切重典之證如明英宗止殉葬詔其仁澤溥矣

長歌入陣

吳志孫峻傳注引吳書云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為吳左將軍左護軍贊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洛陽伽藍記云北魏田僧超能吹笳為壯士歌項羽吟征西將軍崔延伯討万俟醜奴每臨陣令僧超為壯士聲遂單馬入陳五代史補云唐莊宗用軍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辭授之使揚聲作唱至於入陣不論勝負馬頭纔轉、則眾聲齊作凡所戰鬥人忘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此數事蓋就古凱歌先用之古不先用凱者容有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枚之事、若平原鬬戰、則借為豪宕、亦一鼓作氣之意、非奇也、魏書王羆傳云為荆州刺史每戰不擐甲冑仰天呼曰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佐國家令箭中王羆額不然羆必破賊歷三年搏戰甚衆亦不被傷、唐顏真卿李武穆王光弼云碑每臨陣常盻突於靴中、義不受辱至拜登城西向拜辭、因歔欷不自勝、三軍見之無不泣下、伏突者、唐書傳以為刀、宋史扈再興傳云每戰披髮肉袒徒跣揮雙刀奮呼入陣、張威傳云臨陣戰酣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威立淨天鶻旗以自表執木梧號柴大蟲掠敵陣、何喬遠名山藏云張士誠五太子短而悍平地決起丈餘、每戰、輒為歌、令其帳下及城中人歌以譟其氣象真鬬將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屬之官

吴志天紀四年注搜神記云、吴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其說不然建衡三年注、吴録云孟仁遷吴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則孫皓制。、草創時不如此。且内地令亦同。、不惟邊屯也。孫韶傳注云孫翊為丹陽太守妻徐氏隨在官、又孫仁先為朱據軍吏、將母在營、又步騭傳、都督西陵門内妻妾服飾奢綺、在西陵二十年、韓當傳子綜字武昌載父喪將母及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注引吴書、綜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賜與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近而奔魏。是吳邊城官及部曲皆有家屬。妃嬪傳云、徐琨擊張英於當利口。琨母時在軍中。孫和何姬父遂為騎士。孫權游幸諸營。姬觀於道中。是吳草創時將及騎士皆家屬從之。孫皓制但省驛費。非為邊屯保質也。三國時。魏禁劉氏不得仕進。曹氏亦禁防之。其州郡長吏及出征戍將吏俱留質任於京師。此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所製法也。晉受禪乃除之。

書文選幽憤詩後

五君詠注引竹林七賢論、云嵇康非湯武薄周孔所以迕世。與山巨源書注引魏氏春秋、云康與山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作觀之一似司馬氏以名教殺康也者。實不然也。恨賦注引王隱晉書。云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本司馬氏所不喜。康與山濤書。言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其時王肅皇甫謐之徒誣造湯武周孔之言。康謂篡逆之事。以聖賢為口實。心每非薄之。若出仕在人間。不自晦止。必負顯見

此事、非毀抵突、新代所不能容、師與昭、以為康深見
其隐衷、而豫知不容、是必為難者、故惡之於、賦注引
臧榮緒晋書、云康為中散大夫、吕安以家事係獄、辭
相引證、遂復收康、思舊賦注引魏氏春秋、云吕昭之
子巽、誣弟安不孝、安引康為證、康保明其事、安亦云
濟世志、鍾會勸大将軍因此除之、乃殺安及康、文選
有趙至與嵇茂齊書、李叟入関云云、茂齊康兄也、為
太子舍人、書稱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實指
茂齊官、思舊賦注引干寶晋書、云吕巽淫庶弟安妻、
而告安謗己、太祖徙安遠郡、安遺康書、李叟入関云

云、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琴賦注引臧榮
緒晋書、云康以吕安事誅、是高貴鄉公事已見、鍾會言
康昔嘗欲助毋邱儉、而康死文案、以吕安與書而身
保任之、實則安書乃趙至書、康幽憤詩所云理弊患
結、卒致囹圄、對荅鄙訊、縶此幽阻、實恥訟冤、歲不我
與、當日獄詞、竟以趙書傅致康死、以與山巨源書中
顯不容之語、而假安書誣陷之、猶之岳飛死、以在荊
湖不禮万俟卨、而假岳雲張憲書誣陷之、皆莫須有
之案牘也、文選趙書注引嵇紹集、云趙景真與從兄
茂齊書、時人誤謂吕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此

趙書言、思披艱掃穢、蹴崑崙、蹈泰山、而垂翼遠逝、翮翮摧屈、則似安語、鍾會所不如、因此除之、生也、書又言、足下蔭…林、豔色餌、…弄姿、惟房之裏、似言康娶曹氏事

亦猶岳飛孫珂之籲天辨誣錄也、惜文選注於輿山書事顯不容、幽憤詩對答鄙訊、未能明其事、故類聚注所引者、以成其說、康豈能不死、要使千載下、知康所非薄者、王肅皇甫謐等所造、司馬懿鍾會等所牽引之湯武周孔也、

鐵鎖連馬

晉書慕容恪攻冉閔、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陣而前、此事甚險、連馬不便於旋、宋史劉錡傳亦言金鐵騎分左右翼、號枴子馬、三人為伍、貫以韋索、岳飛傳言金枴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其效已覩矣、然韋索尚易斷、慕容恪事甚不可信、晉書采取無識耳、枴子馬或似古車馬之意、渡河以南、車馬不可以戰、金史兵志及兀朮傳、亦無枴子馬名目、疑當日軍報、以意言之也、

有熊

魏書高祖紀、詔曰黃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後亦還於河南、蓋以黃帝有熊氏、有熊新鄭也、通志都邑略云黃帝都有熊遷於涿鹿、最謬、史記云邑於涿鹿之阿、正義引輿地志云涿鹿黃帝初都、遷有熊也、儒者謂黃帝象土王四方無定居、未必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魏太武改號說

古人引名號之不正者、皆有說以通之、宣州蜀馬者宣州産似蜀馬也、紅墨者墨有九因謂九為墨也、西伯文王子、春秋侯伯子、楚及戰國王子、秦皇帝亦皆稱公子者、國中習稱也、考工記王后稱夫人者、野人及戰國工匠言也、呂氏春秋長見荆文王時有申侯伯者申侯氏伯字也、魏景明四年封蕭寅寶丹陽公齊王、正光元年、封阿那瓌朔方公蠕蠕王者、王以祈其後日平定之封、公是朝班、不就外蕃任也、周赧王有避責臺、人謂之赧王者、非自稱也、漢靈帝之無上

將軍、躬擐甲介馬行陣三帀時稱之、宋後廢帝稱李將軍、微行稱之、陳後主之無愁天子、狎客稱之、唐太宗之天可汗、但於四夷君長詔書稱之、明皇曰三郎、後唐莊宗曰李天下、但優伶奴婢稱之、宋徽宗之教主道君皇帝、於青醮稱之、先稱玉晨明皇大道君、以禪後稱都天教主、臣某、明武宗之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有詔旨儀注文書、其皇帝名號自在也、漢哀帝為陳聖劉太平皇帝者一月、則後世尊號之權輿、魏太武則稱太平真君者十一年、是已改去皇帝尊號、而以真君為尊號、秦後一見也

魏書

北齊書魏收傳言收作魏書以楊愔自云宏農配王惠龍自云太原今案魏書段承根傳亦云自言漢太尉頻九世孫又列傳八十四以李雄配晉則以蜀晉比蜀吴而元魏比曹魏也又於劉聰等傳敘申明吴蜀不得為三分云吴蜀言三分同於溺人之笑又以馮跋桓元配宋齊梁為島夷作偽心勞亦可謂周[illegible]矣

仰

孔氏雜記云今公家文書用仰字北齊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檢文宣紀云天保元年詔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孝昭紀云皇建元年詔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孫搴傳云仰覓好替還我、仰者仰仗之義、魏書平陽王傳云當仰仗廟䇿、盧同傳云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別錄正階、仰本軍印記其詞、上下相倚、後沿為上行下[illegible]稱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冑

冑護頭項、亦以護面、左傳葉公冑則不見其面、是古冑前覆深也、晉書朱伺傳云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則連於冑而為鐵面者、唐崔令欽教坊記云大面出北齊蘭陵王長恭性膽勇而貌似婦人、刻木為假面、臨陣着之、嘗擊周師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因为此舞、案齊書蘭陵王傳云、芒山之戰長恭率五百騎入周軍、遂至金墉、時被圍甚急、城上人弗之識、长恭免冑示之面、乃以弩手救之、大捷武士共歌謳之為蘭陵王破陣曲、則所謂假面者、乃連於冑、即晉朱伺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遺製、謂刻木爲之、乃自教坊之法、南史王僧達傳
云、僧達傲然了不陳遜、帝歎曰僧達非汪、六戴面向
天子、戴面自是倡優假面、鬥很者以護面、亦別有說、
晉惠帝時、江沔間應張昌者、以馬尾作髯、宋史狄青
傳、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澠
水燕談録云、武襄爲延州指揮使、頻立戰功、常被髮
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懾、無敢當者、是皆出于成
敵以求陷陣、葉紹翁四朝聞見録云、開禧時、畢再遇
奮於行伍、年已六十、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
建旗曰畢將軍、是又鐵面別於胄者、其被金楮錢、據

宋史傳云、再遇初以恩補官、孝宗名見賜戰袍金錢、
殆以是故。亦又奇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王

殿板舊唐書屈突通傳、遂擒通送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耶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為本朝之辱以愧代王本作以愧相王、臣德潛案云、當時無相王其人前文云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此必代王之譌也、已改正、今案此代王。乃誤改。通受代王使進屯河東、乃大業十三年七月、唐高祖以十一月克長安、立代王為帝、改為義寧元年、高祖入為大丞相封唐王、十二月擒通、則此相王。實指高祖。安得謂時無其人。若代王則已帝矣。時無代王其人

也當改從舊本劉肅大唐新語載此事止云以愧王所謂王指唐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韋湊駁議

唐文粹、韋湊駁義宗廟號議云、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言周二宗之號於古無文闕、舊唐書禮儀志五、云周宗文王武王無太宗中宗之文餘同文粹、文粹蓋有誤、志又引白虎通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此云宗文王以宗祀明堂言之、魏志王脩傳注引魏略、太祖[illegible]書、稱漢宣帝為先主中宗、則平帝時追尊也

竇建德傳

舊唐書竇建德傳云築宮板渚津、結陣於汜水中槍、竄於牛口渚、生獲之、先是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地牛口渚在今滎澤、板渚津在今汜水、皆河南地今正定井陘縣東南七里有牛口峪、趙州臨城縣西二十里亦有牛口峪、其縣志俱言竇建德敗於此因豆入牛口之讖故凡地名牛口者皆引之、羽山夾谷夷儀之屬、比比各以所聞者載之書、若竇事、則戰地前後、可推排。以在汜水者為正也。又臨城志、縣東南五里釣盤山、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泝水上為陳餘死處餘敗走至山下問其地曰釣盤山餘曰魚入釣盤其亡矣魚之為餘豆之為竇亦讖義也

落下閎說

隋書律歷志云漢落下閎改顓頊歷作太初歷曰八百年後此歷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顏愍楚上書以為隋皇受命改憲之符唐人真容應見碑開元二十九年博州刺史李成裕奏謹案落下閎太初歷云後八百年歷差一日有聖人正之至陛下定歷之十正當八百以為聖人改正屬開元皇帝此猶臣子一切揚之詞然太初至隋唐豈得云憲差一日其引以為無稽至酉陽雜俎及舊唐書方伎僧一行傳謂聖人是一行妄謬更甚矣

李迥秀

舊唐書李大亮傳云長安初大亮族孫迥秀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令宮人參問其母又嘗迎入宮中待之甚優迥秀託附權幸傾心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爲讜正之士所譏俄坐贓出爲廬州刺史則天崩後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終兵部尚書張行成傳云族孫易之昌宗則天封其母韋氏阿臧太夫人使尚宮至宅問訊仍詔尚書李迥秀私侍阿臧即此云傳所謂託附傾心者新唐書謂之撓意諂媚指阿臧事也然舊唐書五行志云張易之爲母阿臧作七

帳、象牀、犀簟則天令鳳閣侍郎李迥秀妻之迥秀
獲已然心惡其老薄之阿臧怒出迥秀為定州刺史、
此與竇懷貞娶莒國夫人無異言私侍者蓋諱之之詞
舊史俱稱尚書李迥秀亦追稱之詞志以廬州為定、
州據新史紀表俱作廬州與傳合迥秀以大足元年
六月長安二年十月兩入相其貶廬州則在長安四
年三月又據紀表迥秀於長安二年三月充使山東
安置軍馬檢校武騎兵則志所言定州近之當是充
使定州以阿臧其再相貶廬州則以坐贓也

棡鼓

舊唐書音樂志云黃帝涿鹿有功作棡鼓曲有靈夔
吼雕鶚爭石墜崖壯夫怒之類雲笈七籤宋真宗御
製軒轅本紀云出師涿鹿以棡鼓為警衛其曲有十
一曰震雷驚二曰猛虎駭三曰鷙鳥擊四曰龍媒蹀
五曰靈夔吼六曰雕鶚爭七曰壯夫奪志八曰熊羆
哮吼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壑並皆有辭今無考大

舞字

齊東野語云、州縣聖節命伎舞天下太平字、殊爲不經、又引唐樂府雜録舞人亞身於地布成字王建宮詞太平萬歲字當中以爲由来久、案舊唐書音樂志云、聖壽樂高宗武后所製、舞十六變成、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字、其言聖壽樂舞、迴身換衣、作字如畫、此宋時樂舞聖節舞字所仿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管仲魏徵

范祖禹唐鑑、論管仲魏徵之事不同、云納桓公者齊也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為君、太宗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珪魏徵不事太宗、可也程氏遺書呂與叔記云正叔問君實敢辨魏徵之罪乎君實曰何罪、正叔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仇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與徵何異、曰桓公長當立子糾以少[illegible]長管仲義未可死與徵之事全異、又祁寬記溫公修通鑑、伊川問曰魏徵何如、溫公曰孔子與管仲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然、伊川曰管仲知非而反正、魏徵止是事讐、其言是、按謂桓長糾少、此說不可從者理耳、桓糾爭而齊人立桓、亦如太宗兄弟爭而高祖立太宗為太子、建成魏徵乃高祖之臣、何得有私黨、桓公子糾各已出奔、於其從者各定君臣之分、人各有正、何得於生死之際又有所反、王肅謂名忽管仲、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其言已妄、宋人至以棄義為知非反正、其說太忍也、且糾長當立、故春秋書曰子糾、名忽以糾臣死糾、理也、管仲能仁天下、不責其為諒溝瀆、聖人許管仲、又論人之公理也、魏徵之事、則秦王殺太子、高祖即以秦王為太子、時高祖為君、君命是聽、此又開闢以来君臣之定理也、今論管仲、拘牽長幼、昧棄名委贄之理、論魏徵、則教宮僚樹黨、昧氏無二上之理、幸温公醇儒名德、不信其論、又周密齊東野語、載王元敬注唐書、有括蒼老士亦注唐書、王六之曰建成儲君、當以弒書、豈得云殺、老士不平曰殺兄本孟子、弒兄出於何書、王無以答、按春秋僖公九年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十年弒其君卓、左氏穀梁俱同、孔氏舊文也、公羊則俱作弒、以治獄言、克弒二君、公羊之辭辨、以天下大法別嫌明微、君與未成君與

君、必當有別、春秋所以爲萬世法、正所以安全儲二
也、知春秋之義、斯不背經舞文、責魏徵以違高祖之
命、拒太宗而死建成也、

癸巳存稿卷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必當有別、春秋所以為萬世法、正所以安全儲二也、知春秋之義、斯不背經舞文、責魏徵以違高祖之命、拒太宗而死建成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癸巳存稿卷八

梁諱戊城

紹興古城隍廟、有梁開平時錢武肅作重脩墻隍神廟、東奏進封崇福侯記、云神為唐總管龐玉、末署梁開平二年歲次武辰、謂城為墻、戊為武者、城為朱誠嫌名、戊為朱茂琳嫌名、梁改成汭為周汭、皇城為皇牆、至宋時汴京城外、猶沿梁稱、州東州西州南州北、不言城也、韋城相城胙城、皆去城字、單名縣、見魏泰東軒筆錄、又搜采異聞録云、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内戊字、請改為武、今北人語多曰武、朱温父名誠、以戊字類誠、故司天諂之耳、容齋三筆亦云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知戊自避茂城字避諱也雲谷雜記嘗辨之戊城皆嫌名耳、五代諱甚煩瑣、而周顯德時有大將軍周景威作十三間樓於汴水上者其名又奇怪也

武定

五代史云天成元年七月騶虞見武定、二年頒永昌憲廣都嘉木合穗、通考云武定二年廣都嘉禾合穗史之武定乃是地名此亦采錄者之疎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玉帶稻

猗覺寮雜記云帶濶狹以道言當用稻字、五代史契丹遺北漢以十二稻玉帶是也鐵圍山叢談云高宗十三年海客得紫雲樓帶金胯大至十二稻、老學庵筆記云王荆公所賜玉帶濶十四稻號玉抱肚、又云古謂帶為一腰、周武帝賜李賢御十三環金帶一腰、其一玉則云一胯、唐書李彥方傳云李靖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刓胯各附環、隋書李穆傳高祖為隨公穆以十三環金帶遺高祖、十三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高祖大悅蓋古制與後制不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舊五代史

舊五代史輯自永樂大典、而以册府元龜補之、底本俱注明、嘗以大典史文校册府元龜、多不同、知册府元龜非全用薛史、元注應存也、梁紀太半出閏位部、王建傳全出僭偽部、此其尤多者、至五代會要則全采薛史、薛史外國列傳二、昆明部落其俗椎髻跣足、酋長披虎皮、下者衣氊、于闐其俗好事妖神、底本注云八千五百二十、占城本地烏之大者有孔雀、注云八千四百三十九、牂牁蠻其國法刼盜者三倍還贓殺人者出牛馬三十頭乃得贖死、注云五千一百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纂云昆明占城牂牁僅存數語、今仍其舊、細檢其
文、乃是四國、有于闐也、于闐在會要二十九卷、云其
俗好事妖神、牂牁昆明占城之文在會要三十一卷、
占城多獸之奇者有犀牛七字耳、今薛史刊本目錄
已補于闐、然不應次於昆明占城之中、宜依會要次
序、

河北秦州

新五代史殿板晉紀出帝開運二年正月、契丹陷秦
州、三月庚戌馬全節克泰州、甲寅杜威克滿城、乙卯
克遂城、杜重威傳引兵攻秦州、破滿城遂城、被秦州
屬隴西道、時契丹不得越河越隴越夏而攻秦也、馬
全節傳則云克泰州、虜二千人、降其守將晉廷謙、是
晉紀杜傳秦州俱應依馬傳改作泰州、舊史晉書出
帝紀云開運二年三月甲戌、王師克泰州、刺史晉庭
謙以城降、甲寅杜重威奏收復滿城、獲契丹酋領并
兵士二千人、乙卯、杜重威奏收復遂城、丙辰奏大軍

日遂城卻退至滿城九月甲寅移泰州理所於滿城縣舊史晉書杜威傳云領大軍下泰州滿城遂城五代會要契丹云開運二年三月杜威等率兵攻契丹之泰州下之均作泰州舊史郡縣志河北道有泰州云泰州唐天成三年三月升奉化軍置治清苑晉開運二年九月移治滿城周廣順二年二月廢州以滿城隸易州新史職方考於五代有之泰州不載而校新史晉紀杜傳者疑於職方淮南泰州遂改為秦州幸馬傳不誤耳其後遼別於今郭爾羅斯旗地置泰州至金承安二年移于長春縣則又一泰州與淮南州為三地此馬傳及晉紀以克泰州為馬功舊史馬傳不載泰州事晉紀杜傳則皆杜功蓋其時杜重威為副都統部招討使馬為副招討使馬僅克清苑其泰州之滿城遂城二屬縣及兵士二千人則非馬所及歐史深沒杜功而以滿城之二千人移功於馬殆亦深惡杜重威之為人而故抑之也

新舊史晉出帝紀杜威傳及馬全節傳五代會要其由定州攻泰州凡六七見皆舊史郡縣志之泰州而以秦州改之則一時無事不可解又以遼之上京道泰州注之其地在長城外讀者亦不能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代漢關西三叛

薛史史宏肇傳云河中永興鳳翔連衡謀叛、關輔大擾、歐史云河中鳳翔永興皆反、關西用兵人情恐懼、以河中李守貞發兵西據潼關也、薛史王章傳云蒲雍岐三鎭叛、周太祖等專事西征、及三叛平、國有餘積、歐史云漢方新造承契丹之後、京師空乏、而關西三叛作、周太祖用兵西方、永興屬關內道、鳳翔屬隴右道、俱在關以西、河中乃河東道、歐史合三叛言關西、於地里不合、檢薛史漢書隱帝紀云、乾祐二年正月乙巳朔制、西推三叛北挫諸蕃、三年十一月丙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后詔、四方多事、三叛連衡、又云帝自關西平定之後、稍生驕逸、周書太祖紀監國敎云、三叛連衡、四郊多壘、廣順元年正月卽位制、討叛濵於河潼張聲援于岐雍、纔旋旆於關西、尋統兵於河朔、蓋三叛均擾關西、若正名之、則不得舍河中而稱關西三叛也、薛史周書太祖紀、謂世宗云、朕攻收河府特、見孝家十八帝陵園、蓋三叛收復、以河府爲重、故太祖並關西二叛之地於河東。歐史則并河東之叛鎭於關西。述事稱名。同一舛誤。洛陽搢紳舊聞記云、向中令從周祖入關、平三叛岐蒲雍、其實周太祖僅平河東、於關西二叛、但爲漢兵聲援、籍見李家十八陵園耳、宋史大中祥符四年、車駕祀汾陰出潼關、渡渭河蓋自汴入潼關、北渡蒲津、漢攻蒲之道亦當如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五代史纂誤後

薛居正所纂梁唐諸史、本謂之梁書唐書晉書漢書周書、各自爲部、其稱五代史者、以十志言之、檢隋書志亦本名五代史志、以兼梁陳周齊四朝制度、并入隋書、因謂之隋志、薛則五書與十志並行、因從志謂之五代史、歐陽修則自別名之曰五代史記、徐度却埽編、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周密齊東野語、癸辛雜識、並言劉道原子羲仲作五代史糾謬、朝野雜記、又言范李才作五代史記正誤、王明清揮麈錄、言蜀人吳縝作五代史纂誤、蓋劉范吳各爲一書、今惟

吳書存據陳氏書錄解題以字文時中刻之其板由吳興入國子監故宋史藝文志惟有吳書實則此書應名五代史記纂誤若用今名似是糾薛史矣歐史盛行不能復改宋人已有為之注者揮麈後錄云樓大防處有孟昶蜀周世宗書姚令威寬注五代史惜未見此據後錄所言是姚氏注已有成書至明清及見之又以惜無孟昶書語知姚注用裴松之三國志注例也而其書竟未聞癸辛雜志言賈似道欲刊姚氏注戰國策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故其書不傳然姚氏戰國策正注補注今行於世冀五代史注遺

牒容在人間也讀朱氏曝書亭集知朱氏亦有注亦用裴例或以為不傳嘉慶癸亥夏在濟南見其手稿即南監板本夾手書籤千七百餘條多碑拓文字又讀王文簡池北偶談云朱檢討言嘗於廟市見五代石敬塘家廟碑梁周翰撰文惜未購之此碑今不知所在云云今檢其手稿亦無此籤甲子秋見彭文勤手注五代史記傳注十六卷亦用裴例其冬為此學依姚朱彭例采書裁貼成編不能校寫也夾籤存者已全采惜姚書未見而孟蜀之書已錄為可喜歐史本有注署其甥徐無黨名其注於新義隱義以

一二語抉之甚精到。但未整理文詞耳。疑歐自注而
署徐名者。後人譏其淺陋。非也。吳之纂誤、為校正之
書、甚有益於歐史、宋人乃謂為吳有憾於歐作此書、是
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真能覽歐史者、知徐注
與此書。非後人所能及也。嘉慶甲子小除夜書於拜
斗殿寓舍、

今五代史記補注及序目、彭春農知其詳、姚石
甫不知其事、謂劉宮保延蘓州王姓、王姓不可
向迩云云、實則宮保在浙日、以正變稿本廣延
詁經精舍人校對、皆茫然、及罷官寓家蘓州、又
延王君渭校之、王君日醉不看書、丙子秋仍以
稿本還正變、正變日食不給不能看書、仍還之
宮保、而阿盉使為寫清本、未校也、越十年丙戌
夏、正變仍以還宮保、而刻於廣東、竟無有為校
者、其未審處惟自知之、他人未必能察也、辛卯
正月過揚州、宮保病亟矣、仍以此書為言、壬辰
夏、春農商改訂謏、何容易、是可歎矣、癸巳九月
望天津舟中記

指寸

宋史律曆志云崇寧特制樂魏漢津請帝中指寸為律徑圍為容盛取身為度之義則可云布指知寸則非也大戴布指知寸言平布十指即是古一尺指廣一寸何休公羊注側手為膚四寸鄭注投壺四指曰扶四寸鄉射記搢扑注云刊本一膚皆一指案寸古尺止如此若大人中指中節之長或不止今尺一寸矣且非布義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宋史梁顥傳後

宋史梁顥傳、言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卒年九十二、其卒年數可疑也、談苑云梁顥八十二作大魁、孔平仲乃治平二年進士、作談苑、去顥特不遠、其言已不實、檢遯齋閒覽云、梁顥太素八十二歲狀元及第、其謝啟曰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梁溪漫志云國初有八十魁大廷者、其謝啟殆近手俳、蓋八十二之說、所據者此啟、宋有梁顥謝及第。李清照、謝綦學士。二啟皆無名子何人游戲作。史傳言雍熙二年及第

景德元年年九十二、則及第時七十三、故語亦不可用也、東都事略梁顥傳云卒時年四十二、以推顥及第年二十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狀元年三十以下者、梁內翰顥年二十三、二書所言其數符合、容齋四筆、黃氏日抄、搜采異聞錄並云國史顥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史臣加以中道夭謝之惜、所謂國史史臣乃宋之廷臣、即東都事略所采取者、言中道夭謝、則四十二卒、二十三及第無疑、就其特廷臣之言。此一證也。據宋史、顥依王禹偁學、禹偁咸平四年卒、年四十八、當雍熙二年、禹偁年止三十、豈當有七十三八十二之學徒、就其所從學言之。此又一證也。宋史方湛傳云、咸平五年、湛坐王欽若贓、官收湛家貧無物、素與梁顥善、假顥銀器、乃以翰官、六年卒、年四十一、是年顥亦年四十一、年輩相若相善也。玉壺清話云、趙昌言、陳象輿、董儼、胡旦、俱少年在樞府、梁顥又嘗與趙同幕、五人旦夕會飲、夜分方歸、都人謗曰、陳三更、梁半夜、（一作董半夜）以顥及第入仕後、少年飲讌言之。此又一證也。顥傳少孤、而仕歷丁內艱、生母也、在及第九任後、又顥子固傳、卒於天禧丁巳、大禮成後、年三十三、則長子生於乙酉、顥年

二十三也、子適傳、卒於熙寧庚戌年七十、則季子生於咸平辛丑顥年三十九也、若七十三及第、則七十三生長子、八十九生季子、若八十二及第、則八十二生長子、九十八生季子、不應九十二歲已先卒矣、以其家庭實事言之。此又一證也。八十二大魁之說、前人多疑之、然無以證其非、今舉四證、庶可祛惑、今史傳云、景德元年權知開封府、顥美風姿、强力少疾、閨門雍穆、六月暴疾卒、年九十二、語不相貫、知本是年四十二、俗工淺陋。校寫者改四作九。明陳絳金罍子、引朝野雜記、作顥及第時二十二、則年數不合、又譏程敏政引宋史、四十四登科、不知何宋史。知後人讀史多不精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范純仁傳

宋史范純仁傳、蘇軾發策問為言者所糾、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言蘇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罷官、考證云無名二字有疑、案韓維傳、維處東省有年、有忌之者密為讒慝、詒分司南京、尚書右司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為罪莫知其端、臣竊為朝廷惜、宋特授官制詞、俱言陟降之由、謂之詞頭、即名也、所謂無名者。其罪莫知其端。制亦不言。但與軾同謫、正如明楊繼盛、與張經李天寵、刑部同、承旨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岳武穆獄論

岳武穆以紹興十年、在河北奉十二金字牌文書班師、十一年金人攻淮西之廬州、張俊地也、十七御札趣應援、武穆以長驅京洛擣其虛及以兵至廬兩議請、既而師至廬州、金兵退、宋高宗以武穆不專進退為得體、則高宗固前已疑之矣、其後金人破濠州、亦俊分地也、武穆救之、金兵退、武穆與俊在淮、俊欲城山陽、武穆言當圖恢復、奈何為退保計、俊為之失色、是年四月、自武勝定國兩軍入為樞密副使、八月罷樞密、以武安安國兩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十月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獄、十二月在獄死、初張俊盜也、就撫、立功為大將、與武穆同事、惡武穆功名出己上、則誣武穆欲棄山陽、万俟禼者、武穆宣撫荊湖時、湖北轉運判官、改提刑者也、武穆遇禼不能以禮、宋鑒唐五代亂、專重文臣、自宋以後、文臣疾視武臣、宋之曹瑋狄青曲端、明之戚繼光李如松毛文龍、皆為當世偽名雅人君子者所媒蘖、禼亦欲抑武臣、殺武穆以自附于文雅、入為右正言、則倡言諸大將起行伍、知利不知義、畏死不畏法、當示以逗留之罰、因劾武穆受詔逗留不救淮西、又欲棄山陽、俊禼既合、以棄地失律坐武穆、又合

謀誣武穆子雲與張憲、虛申警報、圖復兵柄、事涉跋扈、嫌疑適奏、檜欲示威固位、故武穆事不白、武穆傳云、韓世忠詰檜以實、檜曰、雲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宗[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復[服]天下、莫須有者、莫一言也、須有一言也、檜遂疑之、又言有之、世忠截其語而合之、以詆檜禼俊之望[妄]、其後檜惡禼而謫之、又惡俊而竄之、小人之黨離矣、檜死禼相、事事反檜、獨至議復武穆官、禼言金方顧和、一旦錄將[故]、疑天下心、不可、天下於是咸知禼實殺武穆、檜畏武穆難制、故聽俊禼、而適符宋高之意、宋高通觀大勢、不可不和、

而君父之讐不敢居其名、群臣又內荏色厲多旁觀之論、獨一秦檜公任其事、宋高謂其樸忠孤立所謂一德格天者也宋高之才、十倍於檜、和議本自主之、欲和議成不俟殺武穆、所以殺武穆者、非為和議也正以為俊言亦逗留之罰、與跋扈之誅、殺之有名可以駕馭諸將、又惡其議迎二帝、不專於己故殺之秦檜之忌趙鼎、以有名也武穆無作相望亦甘心殺之者、檜知為俊與武穆終不能合、收拾民望、得二而失一、為無害也今謂檜冀和議之成、則宋高以苗劉之事、舉不自信其臣、建炎三年五月八月、兩致粘罕書、

自署康王趙構、而稱粘罕為元帥、至不敢別署金宋、且言守則無人、奔則無地、削去尊號、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其已臣金可知、明年十月、檜始南來、安得以請和稱臣為檜功罪、然而武穆以紹興十一年十月下獄、而和議以十一月成、致有兀朮與書之說、兀朮以粘罕例、當以書詰康王、豈肯與檜書者、且檜方坐武穆以逗留跋扈之罪、豈肯予以棲和美名、即有書亦不以示人、人何由知之、此宋人惡檜以岳雲莫須有之書殺武穆、而亦造兀朮莫須有之書以報之、此人心之至偏即人心之至公也夫以宋高之沈鷙秦

檜之姦深、而倶為万俟卨張俊所愚、張俊除興妄之時、而自害其成、万俟卨以軽薄之才、而専任妒賢害能之責、秦檜能知宋高有偏安之材、可籍以取富貴、而誤殺飛、宋高才可兼用秦檜岳飛、而誤殺飛至死、無以見君父兄妻、章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四大倫、以負萬世之詬厲也、亦獨何心哉、

岳武穆軍律

宋史岳飛傳云、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絶不飲、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虜掠、檢章穎岳飛傳、亦有之、然云建炎四年、飛屯宜興、夜飲士卒以酒、激厲而用之、至承州大捷、又云尊酒必均及其下、酒少則投之以水、人各一啜焉、又楊再興傳有云、紹興二年、岳飛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夫解鞍脱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入其營殺順夫、又殺飛弟翻、然則岳武穆軍律之嚴整、

任紹興二年以後、初蓋以運用一心、而不喜言兵法不可以事證不同、致疑古名臣也

碧雲巖題名跋

廣西平樂府富川縣碧雲巖宋人題名、云古汴趙善政養民、罷權臨賀郡丞趙八桂、以乾道己丑二月十一日止富川、十三日、扯邑宰共山張重起伯振、丞南城李紳元章、警閑封石士強宗周、簿舒城阮瀚北海、云云、警官不見史志、或言當是巡檢、宋京師有警巡院聽訟如明兵馬司、史志諸州上中下縣令丞俱從八品從政郎、諸州上中下縣簿尉俱從九品、迪功郎、一州一縣巡檢則云掌訓治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皆以材武使臣充、是無定品、與州帶巡檢者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同、或言當是鈐轄司都監、檢志云縣有戍兵、則令兼兵馬都監及監押都監巡檢、俱不當在丞下簿上、檢開封府志、祥符縣志、俱無石士強名、或石守信後武資也、宋職官志、有防禦團練副使從八品、與令丞同階、然是州官、不當敘縣下、此所謂警者、蓋當縣武官也、宋史兵志六云、廣西路賀州二砦、注云臨賀富川職官志有鎮砦官、無定品、則富川有鎮砦官、與他縣異、五代史周書太祖紀、廣順二年七月丁酉詔、有令佐之職、軍鎮警察之職、各守職分、專切提撕、宋沿周法、鎮砦官、即警察也、令佐警察各守職分、警可與令丞、比在簿上也、於富川更有徵矣、或曰宋自有鎮砦官、何因名警、曰比修飾文辭也、稱檢宋官、無所謂郡丞邑宰者、亦賀州州判富川縣令、修飾文辭之稱、郡丞邑宰警同也

金強仲為警巡使 天興元年三月事

宋景定公田說

宋景定四年公田、食貨志云、陳堯道曹孝慶虞虙張晞顏等、請依限田議、於官民踰限田、抽三分之一、回買充公田、得千萬畝、則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可餉軍、可免糴、可以重楮、其意甚善、即古之屯田、後之屯衛、而收以官田法、燕慕容皝載記、封裕言、魏晉世假官田牛者稅其十六、自有牛中分之、蓋三國時各都尉所治如此、倣民間收租法、民間田主與佃各得十之五、田主輸公者十之一、猶得十四以充公私之用、官屯必係官田、而後可用此法、以贍軍、亦不厲民也、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云賈似道一意行之、浙西六郡、回買公田、租滿石者二百貫、六斗者百二十貫、五千畝以上者償十分銀半分會子二分半官告度牒七分、五千畝以下銀半分會子三分半官告度牒六分、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以下皆會子、是歲田事成、每石官給止四十貫、而半是告牒、民持之不得售、按其法本以重楮、削會子之給、亦權宜之制、而雜以告牒、又一切予以畝二斗之價、而所謂銀半分者、摭賈似道傳、則亦銀關、銀關一兩當會子錢三貫、亦皆空紙也、又買價止二斗、而起租七八斗者、皆謬為石、為收課、負租仍取償田主、其屬民至為織客、又似道傳言、畝直千緡者、亦給四十緡、按不當有畝千緡之田、食貨志亦不載此數、蓋凡相攻擊君子小人、各務搆虛以相誣、此所以不足取信于人、而是非終于無定也、德祐元年春、謝太后詔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租戶為兵、時亟未能施行、其所入、元時承之不改、明洪武十三年建文二年宣德五年、遞減之、而明人謂是洪武惡浙西人為張王守、特重其賦、稽洪武初、亦知浙西賦重、以張士誠時富未遑加恤則有之也

△大德二年、閻復因星變上書、言江南公田租太重、請減以寬貧民

金海陵采石之敗

金史移剌子敬傳云、宋人自來浮詞相欺、來書言海陵敗于采石大軍北歸、按兵不襲俾全師而還、海陵未嘗敗于采石、其譎詐多此類也、按海陵紀云上駐軍江北、遣阿鄰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還和州、是敗于采石也、又見佞幸李通傳尤詳、云海陵使阿鄰阿撒先濟、兩舟先過南岸、水淺不得進、與宋兵相對射者久之、兩舟矢盡遂為所獲、亡一猛安、軍士百人、海陵遂還和州、即宋史虞允文傳、所云抵南岸者七十艘、皆平沈者也、然云、明旦、又於北岸楊林口、焚其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三百則金人所不悉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石抹

金史百三石抹仲溫考證云臣浩案元史石抹在遼為述律氏號稱后族遼亡遂譌述律為石抹氏按其語見元史石抹也先傳其文作述律作石抹實即舒穆魯也然金史九十一有石抹卞傳石抹榮傳此考證不應在百三

夏遵頊

金史夏國傳云、安全薨、族子遵頊立、遵頊立在安全薨全（前）一月、衛紹王無實録、不知其故、又云、遵頊子德旺死、嗣立者史失其名、按宋使夏國傳、安全有子曰承禎、而齊王子遵頊立、亦不言其故、蓋遵頊不以其道得之、今不能實知也、德旺死、清平郡王子晛立、據宋史言、熏采夏國樞要等書、宋金史皆脫脫修、纂修官各稽討編撰、不相關知也、

金記缺改字

金史金昀康傳云、宣宗問昀康曰、實録言、太宗諱晟作成字、不當缺點畫、睿宗諱改作崇、然下有本字全體、當依蘭亭帖、下示作未、充字合缺點畫、如統旁之充、不合缺、昀康擬以熙宗諱從亩從旦、睿宗諱上字從未、下字從世、世宗諱從糸、顯宗諱正犯字、止作斜畫、至沇鋭各從口、兊說各從本傳、讀之驟不解、蓋實說、充當作允、允上當有顯宗廟諱四字、孫說下字從世、當云從卅、字各有形式、以一切書之、不能解矣、太宗誠字缺筆、單成則不煩缺、熙宗亶本從亩從旦、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改作面與且今人俗别猶沿之、顯宗允上吕字、楷作厶、初缺筆、後改從口、其單字從口似兄、則斜畫作允也、睿宗之宗增作崇、以有全字在、故下示改作未、世則以三十作卅、其世宗雍則改乡為糸、作雍狀、蓋以文記字最難、宋史禮志廟諱云、嘉定十三年岳珂言、欽宗舊諱二字、一從亶從旦、一從火從亶、記字當如彼也、

趙孟桂事

癸辛雜識後集云、宋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縉妻趙氏孟桂、見為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以太后命、遣以金帛、俾贊和議、得其回奏、又復賜以手詔、繼而寂然、孟桂乃趙忠惠與懽之妹、亂後為尼於湖州廣福寺、改名子桂、無為伯顏次妻之事、蓋姦人造為此說騙脫金帛、朝廷聞探不明耳、按其事謠傳亦有因、乙亥者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也、平慶安丙子平宋錄云、至元十二年正月戊子、丞相在江州、有安撫錢真卿、選趙氏宗族女佳麗者二人獻糕欲

納丞相、丞相却不受、即遣歸其家、十三年正月甲申、
至臯亭山、丞相娘子來到、觀此則宋女及次妻之說
騙詭者初亦以為真有益既知所聞不實、乃隱金帛
偽作回奏云

書元史歷志後

元初用西征庚午元法、至定中原不復行至元四年
西域札馬魯丁、撰進萬年法、十七年定用授時法十
八年頒行、以後皆用授時庚午元未行于中國、志猶
載其法、萬年儀器猶見天文志而歷志云法不復傳、
檢明太祖御製文集、壬戌十二月有授翰林編修馬
沙亦黑馬哈麻敕云大將入元都、得秘藏之書數十
百冊、中國無解其文者、云云明史歷志亦云回回法
默納狄國王馬哈麻所作、洪武初得其書於元都、十
五年、太祖謂西域推測天象最精其五星緯度又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所興、命翰林李翀吳伯宗、同回回大師馬沙亦黑等、譯其書、多脫悞、習其術者、如唐順之陳壤袁黃輩、所著論又自成一家言、以故翻譯之本不行於世、藝術傳云、周述學撰大統萬年二法通議、以補歷代之所未及、是萬年本法、嘉靖時尚在、又案陶宗儀輟耕錄云、耶律文正於星歷筮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曆、五星密於中國、乃作麻荅把曆、蓋回回曆名也、是回回法本有漢書、明初人不知之、明初譯出漢書、則在元史既成之後、先是耶律文正麻荅把法、增益庚午元法萬年法、而為授時法所本、作元史者謂萬年不傳、豈有庚午元法尚在萬年器存法反不傳、葢史遺漏多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海運

元得江浙、由河漕於大都、至元十九年以其勞費、丞相巴延、以前平江南時、命張瑄朱清由海道送圖籍、海運可行、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以平底船六十、運粮四萬六千石、逾年達直沽、時猶兼河漕也、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掌海運、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二、領千戶百戶等、督運、至大四年、乃專用海運、其道初自平江劉家港、入海由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行、抵鹽城、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放靈山洋、投東北、多淺沙、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月餘、始抵成山、後改由劉家港開洋、至掌胸沙、轉沙嘴、至三沙洋子江、過扁擔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之罘沙門二島、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至元三十年、千戶殷明略開新道、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入萊州大洋、入界河、於道最便、在徑趨黑水洋也、時春夏二運、為米三百餘萬石、船壞棄米則責償於官、人船俱溺者免償、明永樂時會通河成、罷海運、

國朝康熙四十二年、大臣錢齊保、葉舒、往天津截漕九萬石、由海運登萊青三府平糶、嘉慶九年正月、浙江巡撫議奏、海運不敢輕試、十五年四月、江蘇巡撫議奏海運不便、道光六年用殷明略道、官僱沙船、二運抵天津百五十萬石、七年又行之、其後崇明海口淤小、凡船大者俱南由上海、

崇明以南洋深、以北至天津、多沙、故用沙船底平也、巴延初用平底船亦是也、

荅葛君宗祖書

詢及明陵增土十三擔有無取義今會典不書人名之故此事相沿已久不可復議其源流則不可不知也明制耤田九十六畝有奇親耕一畝三分寨太社壇合天下土十三萬勅陵寢牆一百四十三丈清明上陵增土十三擔以其時十三省一千三百餘城也乾隆三年禮臣議以康熙三年用明制清明增土十三擔明制並無取義今請增土一擔此礼臣一時未檢之言然十三擔實不如一擔也會典始於明蓋合唐五代宋會要元大典典章而名之實見三部宏治

十五年會典例云、臣下所奏、則書奏准曰議准曰奏定曰議定、正德四年表上、刊本云、制異典、瓊、宜於今而不泥於古、法殊紀傳、叙其事而不録其名、此會典之異於會要、典章、爲明人創例也、嘉靖重修、萬曆重修、皆因之、推原其意、事類時近、策之得者爭欲附名、其失策當譏者、又競求隱諱、不書名誠善法、爲元以前人思慮所未及、然諭旨與序事中人名、何可删乎、尚執筆者心知其意、無改成書之大例、則書完可存、異議亦息矣、乙丑四月二十四日

明倫大典

明世宗之奉興王也、其言曰在藩邸時、奉詔繼大統、未奉詔繼孝宗後、此言雖智者不能興之辨也、然喪服斬衰章、爲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三年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則繼大統即是繼後世宗爲武宗後、應以尊服之、今云繼大統而興王祐杬入太廟、是大統亂矣、嘉靖十四年正月、武宗孝靖毅皇后夏氏崩、本世宗君母也、當爲臣子服、按晉崇德太后褚氏崩、於孝武爲從嫂、或疑其服、徐藻以爲夫

屬而父道者、妻皆母道、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斁於本
親、其言是也、至宋太宗始為殘忍之事、置大礼不問、
使開寶皇后終於公主家、而斂於佛廟、其時承五代
亂臣民習見悖逆、謂太宗待太祖后、礼隆於諸亡國
后、以為是亦足矣、太宗固不必出一說以文飾之也
南宋高宗率羣臣遙拜欽宗、禮也、中丞廖剛者、請刪
此禮文曰兄為君則君之、已為君則兄之可也、其言
悖逆無礼、夫始為之弟、後為之君、則兄之可也、始為
之臣、後繼其統而為君、則君臣之義在、豈得僅視之
為兄而棄君臣之大倫、使人心盡喪乎、明世宗不為

君母服至託言叔嫂無服、是君臣大倫亂矣、且為後、
古禮不名為子者、以有弟後有從孫後、且有以兄後
者、故名之曰為後、而後統可不絕、喪服斬衰傳為所
後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喪服
記為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為後兄弟之子、
若子、此兩言若子。則不正名為子。然言若子、則所後
之妻若母也。所後之父母、若祖父母也。若前為之臣、
則當以君服服之、嘉靖二十年、孝宗孝康敬皇后張
氏崩、亦世宗君母也、其稱皇伯母、所謂自制礼也、其
說則自相反、初議興王妃稱皇叔母、世宗言稱叔母、

當以君臣禮見、然則君母孝康稱伯母。君母孝靖稱嫂。反使以妾禮見乎。禮志不能詳其沿革。今按大明會典七十四。云國初慶表、若天子之姪、稱皇后曰伯母皇后殿下、叔母皇后殿下、至嘉靖間。始令各王府進賀表箋。但用聖號。不許用家人禮。嘉靖以前叔母皇后是君禮非妾禮。世宗自以肥改之。而稱孝康為伯母稱孝靖為嫂。以君母為臣妾。至不為君母服。如易代者然。人而不仁、如禮何也

張中

明史方伎張中傳云、南昌被圍、太祖問何日當解、曰七月丙戌、報至乃乙酉、蓋術官算歷、是月差一日、實在丙戌也、其占驗奇中多若此、此所謂鐵冠道人者也、其事反復推之皆謬。若云初一初二、可云差一日、今排甲子、安得云差一日、又實乙酉而名丙戌。可云是月差一日。今實丙戌而仍名乙酉。當云是月先後一日。不得反云差一日。蓋明時淺人傳聞記載之誤。明史稿及明史。俱未致思而漫錄之。

正德禁殺猪

傅維鱗明書武宗紀云、正德十四年九月上次保定禁民間畜猪者為令、十一月住清江浦、十二月辛酉住揚州、乙酉渡江、十五年在南京、四月弛猪禁、毛奇齡武宗外紀云、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至揚州、所至禁民間畜猪、數百里內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是歲凡祀牲、有司輒以羊代之、其事甚奇、又毛外紀以九月為十二月、檢明沈德符野獲編云、正德十四年十二月、行在兵部左侍郎王憲、鈔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鈞帖、照得宰豬常事、但當爵本命、又姓字異音同、況食之隨生瘡疾、深為未便、為此諭、豕牲不許喂養及易賣宰殺、如若故違、本犯并當房妻小發極邊永遠充軍、其事如此、蓋九月在保定發鈞帖、十二月又在揚州鈔奉示諭、南方始知之、沈毛乃南人記載也、沈謂宋徽宗以壬戌生、亦禁殺犬、而黃光昇昭代典則云、豬音同國姓、且信佛法也、各處城市鄉村居民所養豬口、盡減價賤售、小豬埋棄、蓋速殺賤賣、其云信佛法。則何不廣言牛羊鵝犬。武宗通梵語。其豹房實多回人。又未有允嗣、孫真人千金方、言豬肉久食令人少子、食忌云、豬腨食之損男子陽道、臨房不能行事、蓋武宗有所感。回人懲罷之。託之國姓朱、武宗亥生、故有此鈞帖。、回人不欲見扈從者持豬肉。、鈞帖止行一路。外紀言數百里內、為當時事實。鈞帖不行刑部內閣。明書言著為令。、非也。

釋社

日知録謂社是盜賊之稱、明學士稱同社不知其意、其論甚快、今案社、歇後語也、祭社會飲謂之社會、同社者同會也、古有蓮社、直齋書録觧題有孫覺春秋經社要義六卷、宋史孫覺傳云胡瑗弟子千數別其老成者為經社、吳自牧夢粱録云文士有西湖詩社、武士有射弓踏弩社、又有諸集社名目、元有白蓮社、月泉詩社、明復社多股、語録、幾社多奇士偉人、我朝順治九年禮部頒天下學校臥碑第八條、云禁立盟結社、十七年正月、又以給事中楊雍建言、禁妄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社名、及投刺稱同社同盟、則以入股年剎、假借社名
也、十六年例、則士習不端結社訂盟者黜革、康熙二
十五年、查革社學、雍正三年定例拿究、皆非社而冒
稱社、俗之敝士通文、曰詞壇曰吟壇、亦社壇也、若在
官者、養則有社倉、教則有社學、明重修會典卷七十
六、學校一事例云洪武八年詔、有司立社學、十六年
詔有司不得干與民間社學、正統元年、詔社學俊秀
向學者、許補儒學生員、春明夢餘錄府學云萬歷初
改提督學校官敕諭、凡提督去處、即令有司每鄉每
里俱立社學、年一考校、仍免為師之人徭役、明史選
舉志云社學自洪武八年、延師以教民間子弟、兼讀
御製大誥及本朝律令、正統時、許補儒學生員、宏治
十七年令各府州縣建立社學、選擇明師、民間幼童
十五以下者送入讀書、講習冠婚喪祭之禮、寖不舉
行、我
朝順治九年、雍正元年、乾隆二年、皆官立社學、則齊
社中之學也、學生有五等、學生亦曰廩生一也、增廣
生二也、附學生三也、青衣附學生四也、社學俊秀生
五也、今學政寬、無青衣俊秀、未入學者皆結衙俊秀、
凡社學皆稱義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立後承蔭

明特内監蔭襲、若王振劉瑾魏忠賢、其姪孫等名皆衆知之、蓋以人惡之、詳記其敗耳、實則漢唐皆如此、後漢書順帝紀云、陽嘉四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唐李中敏判仇士良子請蔭狀云、開府上階、誠宜蔭子、内謁者監、何由有兒、遂駁其事、此乃士人強壓小人、歟其愚很、而不知辨、内監實有子、如楊志康子欽義、孫元翼元价元實、曾孫復恭、皆非養子也、推原古事、無子者可以立後、但不當使内監廣援為例、王羲之有問蜀部帖云、楊子雲有後否、沈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詰寓窩以為似誤問、亦不知是立後也又宋林氏有稱逋後者、逋不言有子、人多譏之特有林洪者、字可山、著書名山家清供、中稱先人和靖先生、種梅養鶴圖說稱七世祖逋、無名子詩云、可山認作孤山種、恐是瓜皮搭李皮、又施樞有讀林可山西湖衣鉢詩云只道梅花全屬我、不知和靖有仍孫、亦譏之也今思其說有二、一是同姓先哲、楊修言我家子雲、不必祖孫、林逋有兄子進士宥、宥子知蘄州大年、實一家也一是立後、禮所謂為人後是也、而人獨與林洪競者、檢瀛奎律髓注云、謁客干求、一二要路之書、謂之闊匾、錢塘湖山、此曹什伯為群、如林可山洪、口吻可厭、梅磵詩話云、泉南林洪刋大雅復古集、無名子嘲之、然則洪自品下、譏之者亦厭其愚很而不知辨、非謂林逋不可有後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謙獄論

張夏雒閩源流錄注云、萬曆甲辰九日、東林會講克伐怨欲章、劉念臺尚論古人、徹不滿於薛文清瑄、曰于忠肅臨刑、文清時在內閣、于初擬極刑、因文清言擬斬、所以文清不久去位、此止事已不能安其位矣、會中人因曰、此會可以千秋、黃宗羲明儒學案、師說云于肅愍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救、而先生亦已憪不自得、崔銑松窗寤言、則云于忠肅有社稷之功、其受害也先生固爭之矣、使爭不得、即以此事去、尤為光明

俊偉、謹案于謙被害、主之有心謙被執後、薛瑄始入閣、位非首輔次輔、而諸儒生私議、必以于謙事責之薛瑄、是謙罪名之定、必當於此求之、檢閻禹錫薛先生行狀、李賢薛文清公神道碑、均不涉于公事、惟冉述王文陷薛欲致之死、核其時事、英宗正統九年陳循入閣、十年高穀入閣、景帝景泰三年增閣臣、陳循舉蕭維禎、而高穀舉王文、太監王誠助之、景帝用文、八年正月、英宗復位、薛瑄入閣、都御史蕭維禎文致獄辭、坐王文于謙謀逆淩遲、示天下、是年改天順元年、其六月瑄致仕、天順八年瑄卒、其事如此、當此時、

姦人謂不以王文于謙為謀逆、英宗復位為無名、蕭維禎實主刑獄、因緣復位事、殺王文王誠、以泄己不入閣之憤、因以及謙、人亦疑瑄為大理少卿時、辨寃獄、文長御史附王振處瑄以斬罪、瑄此特亦處文斬罪、因以及謙、而不虞其即決也、今推王文獄詞、謂召襄王當有金牌、謙則実言石亨輩意如此、不知詔言欲召襄王、但有謀耳、不必金牌為證、且金牌特賓不見、事後始得之、詳見陸容菽園雜記及明史襄王傳、文之獄詞、適以自證謀謙之罪、由王文辨成之、蕭維禎比附之、薛瑄減之也、會訊時、尹直瑣綴錄、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國朝列卿記言尹旻出位攘臂于謙、呼為姦臣、張軏徐有貞、文意主殺謙、石亨蕭有禎從而和之其時允允籍籍然張敍楊鶴薛文清年譜云、天順元年正月二十二日、同列皆衣紫、將刑于玉先生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乃減凌遲一等、明史薛瑄傳云亨議以磔、瑄力言之二日、減一等、野獲編云刑官奏上二日得旨、于謙王文從輕決了、去其手足、罷明儒學案云、先生謂同列曰、此事人所共知、各有子孫、石亨奮然曰、事已定、不必多言、先生見上言、復登贅位天也今三陽發生、不可用重刑、詔減一等、先生退而歎曰、殺人以為功、仁者不為也蓋瑄救謙之力竭矣至六月、猶以謙黨殺蔣琳至滅范廣家、明史邱濬傳云修英宗實錄、有言于謙之死當以不軌書者、濬斥之則英宗特議論可知、瑄亦不幸當其時入閣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熊廷弼獄論

熊廷弼獄、是非已定、其成之者鄒元標也、元標為都御史、負八股文重望、與王紀周應秋勘熊廷弼、王化貞案、王紀右廷弼、而元標應秋竟殺廷弼、而坐視楊漣死、元標本意、不問兵事是非、及扣餉行賄有無也、元標者、八股文外亦著書、有三遷記、初以江陵故受過辰溪興道尊江書云、有為倭謀者曰、湖北江鳳翁名世重望、望賜一力、衛我出境、江不答、此公後竟以他事去官、至鎮遠府、守王一麟者楚人也、來訪、堅臥不起、王呼而入曰、公楚人我耶、皆元標自筆於三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記者、其不忘楚人可知、禮部尚書徐學謨、初知荊州、荊州人愛頌之、元標起官、即劾學謨、是并湖廣人所稱許者、亦及之矣、熊廷弼以湖廣人、有才氣、楊漣亦湖廣人、忠直有聲、元標當忠賢時長御史、自以委瑣不出一言、愧廷弼與漣、又以廷弼漣湖廣人也、而惡之、勘遼案、遂誣廷弼虧餉行賂壞遼疆、法當死、於是廷弼死、漣亦轟連以死、其時遂有盜柄東林夥及夥壞封疆錄、天鑒錄之作、然而廷弼以天啟五年八月壬寅死、元標先二十月壬午卒、為民亦不能求庇於魏忠賢也、時論謂元標惡湖廣人、則江西人必護之、實則助元標攻楊漣者、江西僅一傅櫆、而廷弼之死、元標同縣李公元鼎、經紀其喪、南昌劉公一燝、去國日為王安熊廷弼暴白其冤、廬陵有葉君文成者、作讀史隨筆、曰元標講學東林、乃成此昧心之獄、謂之昧心、知其隱矣、櫆之附元標、櫆之父老秀才也、切責之、見臨川縣志、是江西有公論、除櫆外、無護焉者、黃宗羲明儒學案、載元標言、廷弼法當死、且請緩之、其意深而險、亦知公論不與、即己亦不能護焉也、則又何必以張文忠之故、而枉害二賢也哉、

嘗存稿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嵩也存稿卷之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史差

順治時用部主事中書舍人行人評事博士假御史銜巡按、七年裁後又添差十年鄭親王濟爾哈朗請罷巡按御史、十八年六月刑部洛會各省巡察事竣各直省巡按事務交付巡撫又巡漕御史、始順治十四年、中停止又設、道光二年冬停止、其巡鹽御史則先改差京員曰鹽政、提學御史與提學道改差京員曰學政、巡察東三省改差　或京侍郎、巡臺御史臺灣道帶按察使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御史道

舊例御史七品、雍正七年改給事中正五品、御史由翰林郎中員外郎補者正五品、由主事中書行人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行取知縣補者正六品、乾隆二十八年定御史為從五品、以編修檢討郎中員外郎四項人員補授、舊制六科屬通政司、瑩關屬都察院以一御史一給事監之、雍正特改隸如今制、舊例布政司參政道三品、按察司副使道四品、布政司參議道按察司檢[僉]事道五品、順天奉天府尹正三品、外知府正四品、乾隆二十八年、去道兼銜、定為正四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外府知府爲從四品、

門符

雍正四年、作陽文符三、藏大内、陰文符三一交步軍統領、一正陽門一西直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城外坊

乾隆三十一年、定四城副指揮移駐城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查痘章京

國初有查痘章京、理旗人痘疹、及內城民人痘疹遷移之政令、久之事乃定、康熙時俄羅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由撒納特衙門、移會理藩院衙門、在京城肄業、西洋地氣寒、其出洋貿易回國者、官閱其人有痘發、則俟平復而後使之入、盖其氣始於南洋、今編及也、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康熙六十年

諭令王大臣等為朕御極六十年、奏請慶賀行禮、欽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時未經出痘、令保母護視於
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歡、此朕六十年來
抱歉之處、
孝陵告祭文云、伏念臣昔在沖齡時、防出痘、遂依保
姆居於禁外、父母膝下、未承一日之歡、此臣六十年來深疚負歉
者也、故正月初七日、二月十一日、因念忌辰之前、慶
賀皆不敢受、
聖製文如右、今
西華門外福佑寺、坊書澤流九有、俯為兩神廟、寶梵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宇也、後殿供奉
神牌、書
聖祖仁皇大成功德佛九字、背面書
聖製五律一首、其寺本為當日保姆護
御之邸、見恩福堂筆記、當由內府記載、與
聖製禁外文合、又讀
欽定日下舊聞考、福佑寺在西華門北街東、謹案稱、
前殿為慧燈朗照、正殿中奉
神牌、東案陳設
御製文集、西設

寶座殿額為

慈容儼在而不記其所由賴恩福堂筆記知之又生身內外札薩克王公未出痘者亦不至京城也

樂部

初制教坊司有奉鑾其屬左右韶舞司樂共四人協同官十人俳長無定員雍正特改和聲署禮部內務府太常鴻臚皆領之今太常協律郎五人司樂二十三人有神樂觀提舉神樂署署正署丞官太常樂員本最多乾隆七年汰之始命王大臣總領樂部王一人尚書二人侍郎二人皆兼官也其神樂署隸太常和聲署隸禮部及內務府緬樂亦隸之什榜處蒙古樂舞則隸侍衛處其中和樂處太監八十二人則隸內務府掌儀司祭

先蠶樂乾隆七年作、祈雨報雨樂章乾隆十八年作、祈雨報享月律乾隆五十一年增、祈晴報晴樂章嘉慶十二年作、凡樂名、梁以雅北齊隋以夏唐以和宋以安金以寧、元郊社以成、宗廟以寧、明以和、本朝以平、

翰林官

孝陵碑、言世祖於景運門內建直房、令翰林官入宿備顧問、順治十七年也、康熙十六年十月聖祖始設南書房、以侍讀學士張英序班高士奇、州同勵杜訥入直、後高授侍講、勵授編修、三十三年五月、命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官、日以四人至南書房承直、其後專用翰林、嘉慶年間用趙東沖蕓生也、雍正元年設翰林司官定稿説堂、今事辦翰林

也五年督學部郎、以出身原甲第、兼編修檢討銜、乾隆二年、修撰編修檢討俱掛數珠、二十二年、裁司經局正字、五十年裁滿洲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二缺、侍讀二缺、大考毋等毋補授難其人也五十四年、裁詹事府官、兼翰林銜、

館閣病假

夢溪筆談言宋館閣每夜輪官一人直宿、有故則豁宿、例於宿歷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其具文可笑也、庶常館請假向俱請病假、以翰林省親例須食俸六年後也、嘉慶十五年六月己酉、庶吉士多具病呈、
上疑之、大臣以實對、乃定制不拘論歷俸、具省親支資斧不給回籍措費者、據實呈明、除去往返程途、定限在家居住四個月、起咨銷假、

武殿試

武殿試始明崇禎四年

本朝因之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壬辰

諭武鄉會試舊例以八十步為則後改五十步中二箭為合式殿試射的亦改為五十步嘉慶十二年

皇上以武鄉試會試內場非真能自作徒為弊藪

命大臣會議裁內場文論但默寫

聖諭廣訓及武經至旗員不識漢字者不得保舉綠營綠營人員應略曉文義至專閫大員尤宜明曉屢

訓飭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武階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丙午

聖祖諭曰故抑武人是明代陋習武人粗鹵不宜抑之太甚凡治天下之道當以和平為貴也乾隆五十一年七月初十日

高宗以文臣十八階武臣止七品又自從一至正七止十二階初武正從一品俱封榮祿大夫合為一階正二至從五俱封將軍嗣俱改為大夫乃

欽定武職十八階正一至從二封將軍正三至從九分別都尉騎尉校尉其加級降級俱以正從各計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墨爾根王府

墨爾根王為睿親王為攝政王當時稱為台星可汗九王見毛奇齡後鑒錄順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至八年二月二十日尊稱成宗義皇帝見各書記載其後撤爵封今世襲墨爾根王府在東單牌樓石大人衚衕乾隆時所立也其舊府據恩福堂筆記在東安門內之南明時南城今瑪哈噶喇廟按日下舊聞考普度寺在東新庫北謹案稱睿親王府康熙三十三年建瑪哈噶喇廟乾隆四十一年始名普度寺本明南城舊宮今寺左黑佛殿內藏鎧甲弓矢睿親王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物也、王以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薨於喀喇城、十七日柩至京、入府治喪、吳偉業讀史偶述詩云、松林路轉御河行、寂寂空垣宿鳥驚、七載金縢歸掌握、百僚車馬會南城、其地址俱含蓋、撤封、以其女及養子家產人口、給信王、以後詩、故曰空垣也、

延恩侯

雍正二年十月、封朱之璉一等侯世襲、人丁入正白旂、明代王裔、或作選王裔誤、雍正元年九月乙酉

上諭云、近於

聖祖仁皇帝書笥內、檢得未經頒發

上諭一道欽此雍正五年

世宗憲皇帝御製

景陵聖德神功碑云、前後南巡、親祭明孝陵者三、又欲封其後裔、俾承世祀、予小子祗奉遺言、錫之侯爵、

乾隆十四年八月、世襲定名一等延恩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孔子世家後識語

孔子卒後、六世孫斌為魏文侯相、漢高祖時孔子十世孫藂以戰功封蓼侯、十二年、高祖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諸侯卿相至者先謁、從後政、封孔騰為奉祠君、蓼侯藂傳至璜失侯、璜弟茂之子宣為長安君、宣帝元康四年、詔復其家、元帝初元元年、孔霸得封關內侯、爵名曰褒成侯、永光元年、詔褒成侯以所食邑八百戶祠孔子、先是初元元年、匡衡請封孔子後為殷後、不納、成帝永始三年、梅福復請以孔氏為殷後、謂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

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亦不納、至綏和元年二
月甲子、封孔吉為殷紹嘉侯、食千六百七十戶、尋進
爵公、地百里、吉子何齊嗣、哀帝建平二年、益戶九百、
三十二、平帝元始二年、改殷公何齊子安為宋公、安
孔子十六世孫也、是年六月丙午、以二千戶封孔子
十六世孫褒成侯孔均、曾之申日奉孔子祀、追謚孔
子褒成宣尼公、均爵曾孫也、王莽時、以均為太尉、不
就、遂失侯、光武建武十四年、均子志復得封爵、而殷
後孔安、別為漢賓、續漢百官志注時大禮以二王後二公、及
孔子後褒成君從也、其間若孔永孔奮、亦能自致官

爵、自元始時謚孔子宣尼公、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
六年、改謚文聖尼父、北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鄒國
公、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稱先聖宣父、高宗乾封元年
賜太師、武后天授元年、追封隆道公、元宗開元二十
七年、追謚文宣王、內出王者袞冕被之、追後鄭綮又
請於謚中加哲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議加至神
元聖帝、未行、乃加謚元聖文宣王、二年、賜曲阜文宣
王廟冕九旒、服九章、五年、以國諱改元聖為至聖、神
宗時判國子監常秩、請尊孔子為帝、礼官李邦直議
止之、徽宗崇寧二年、改用冕十二旒、三年、定名文宣

以上世家及尊號

王、當紹興十二年、西夏仁宗人慶三年、尊孔子為文宣帝、止行於西夏、元成宗元貞十一年、加號大成文宣王、明景帝景泰三年、劉翔請尊孔子為帝、憲宗成化時、祭酒周洪謨請尊孔子為文祖大成至聖皇帝、常熟知縣楊子器、請加配天廣運大成至聖萬世帝王宗師、皆不行、世宗嘉靖九年、定稱至聖先師、時徐階黎貫、謂不宜去王號、然不能爭也、先是漢明帝永平四年、令學校祀周公孔子、十五年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弱祀用太牢、學校秩祀牲以犬、唐高祖武德元年立周公孔子廟各一、七年以孔子配周公、太宗貞觀二年升孔子為先聖、不祀周公、而孔子仍居配位、高宗永徽時復祀周公為先聖、而孔子以先師配、顯慶時復稱先聖、元宗開元二十七年祀孔子正南面、至明嘉靖稱先師、去王號、而仍南面、國朝順治二年、國子監祭酒李若琳、請加至聖先師為大成至聖先師、不復言封號、樂章景平有云猗歟素王、非爵也、其神主與廟祀宋齋之制、太子請經通郎祀孔子、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親拜祭孔子於中書省、明祀先聖於文華殿、古聖帝南面、周公西面、孔子東面、具太學之禮、唐元宗開元二十八年、詔國

學春秋二仲上丁、以三公攝行事、宋太祖建隆二年、詔貢舉人就國子監謁先師、著爲令、其郡國廟、梁武帝天監四年梁始立孔子廟、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命郡學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月朝之、唐太宗貞觀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九年顏師古言郡國立學廟非禮、當止高宗咸亨元年、敕州縣未立廟者速事營造、自是孔子之廟徧天下矣、漢桓帝元嘉二年魯相乙瑛請置廟卒史、明年事下、春秋饗祀出王家錢給犬酒直、永壽二年相韓敕修孔子墓及礼器、靈帝建寧二年相史晨請祀孔子依社稷出王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穀春秋行禮、以共禋祀、皆立碑、漢學校之祭共犬酒、太平御覽引桓子新論云、孔子匹夫耳、而卓然名著、至其冢墓、高者牛羊雞豚而祭之、下及酒脯寒具致敬而去、魏書延興二年、大金國志大定二十六年、皆制用酒脯、則雜依民俗、非秩礼也、魏帝芳正始二年、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於辟雍、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祀孔子、唐元宗開元二十七年制國學以太牢用八佾、州縣學以少牢、元武宗至大二年制春秋二丁用太牢、禮始定、自漢文翁畫孔子像於蜀石室、靈帝光和元年、畫孔子及七十二

弟子像於鴻都門學、其後立廟、遂係像、唐元宗開元八年以十哲及曾子配饗皆坐像、先是顏淵立像、至是采論語四科九人、又曾子配、又畫七十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明太祖洪武初、國子監廟增木主、司業宋濂上論官、以其請毀像也、憲宗成化五年、闕里廟依京師制增木主、英宗天順元年立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銅像於文淵閣、世宗嘉靖九年、張璁議毀像、籩豆用十、樂用六佾、或作毀像、或移像別作室奉之、或亦不移不毀、今闕里廟舊像也、闕里廟漢世即故宅興治、桓帝元嘉二年置百石卒一人、魏文帝黃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二年亦置百石卒史衞廟、而於廟外廣為室、居學者、宋孝武帝孝建元年詔建孔子廟、同諸侯之禮、北魏孝文帝延興三年、給十戶供灑埽、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廟戶二十、睿宗太極元年以近祠戶三十供灑埽、憲宗元和十三年置五十戶、宋太祖建隆三年詔祭孔子廟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廟門、眞宗天禧六年增殿庭廊廡百六十間、仁宗慶曆四年以本縣中戶五十供灑埽、嘉祐六年頒大成殿榜於闕里廟、神宗熙寧二年行新法減省廟戶二十、哲宗元祐五年復之、徽宗崇寧三年定殿名大成、國學郡縣學皆同、

四年定門戶二十四、元太宗九年給守廟一百戶、世祖至元二年罷、成宗大德五年復八年給灑埽戶田五十頃、明太祖洪武元年置戶百、世宗嘉靖八年改大成殿為先師廟、大成門為廟門、闕里廟祭以四仲上丁、國子監府州縣學廟以春秋、洪武十五年制也

以上祠廟

孔子墓周時諸生以時習禮其下、史記集解皇覽云孔子冢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五尺、堂地百畝、史記云葬魯城北泗上、故所居弟子堂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守相出私錢治之、宋文帝元嘉十九年給灑埽五戶、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給戶二十、墓初祠壇方六尺、門弟子以瓴甓為之、漢韓敕易以石、石廣厚三尺、縱橫各七、唐元宗開元二十年還禮部尚書以太牢祭孔子墓、易舊石以封禪石、以近墓五戶長供灑埽、後又廣新石五尺、宋真宗景德四年置守塋二十戶、大中祥符元年東封過仙源拜孔子墓命學士晁迥奠孔子父母、明太祖洪武時置灑埽戶七、成祖永樂二十年建聖林門、

以上墓

其推恩追崇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封孔子父齊國公母齊國太夫人、妻幷官氏鄆國夫人幷蓋竟幷之借、唐人左傳桓六年正義、宋人隸辨引家語、正作幷官仁宗慶曆八年詔於聖殿後立廟齊國公像

以上推恩

用九章、元文宗至順元年封啟聖王啟聖王夫人三年封鄆國夫人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又封顏子父杞國公母杞國夫人順帝至元二年祀國畫像九章、明英宗正統三年以顏路曾晳伯魚從祀啟聖王殿、世宗嘉靖八年改王為公、諱伲上言聖廟中顏路三人在廡、四配理所不安、或具時三人兩從祀與自襲成侯至漢和帝永元四年、定為亭侯食千戶魏文帝黃初二年改宗聖侯邑百戶、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奉聖亭侯邑二百戶、至宋孝武帝大明時奉聖亭侯失爵、南朝亦詔求孔氏後北魏孝文帝延興三年以

孔子二十八世孫孔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帝如魯祀孔子封孔靈珍為崇聖侯邑百戶、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恭聖侯、周靜帝大象二年追封孔子鄒國公、以孫孔長孫襲邑百戶、隋煬帝大業四年封長孫子嗣悊紹聖侯食百戶、唐高祖武德九年封嗣悊子德倫為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褒聖侯食邑百戶位同三品、中宗神龍元年以鄒魯百戶為隆道公後褒聖侯采邑、元宗開元二十七年隆道公為文宣王褒聖侯進爵為文宣公、兼兗州長史、長任代不絕、肅宗上元二年詔文宣公位二品文官下、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元和二年赦救興文宣公子一人官、遂為例、昭宣帝天祐二年朱溫專政失爵、越二十八年唐明宗長興三年復文宣公爵、兼縣令、則孔仁玉也、先是仁玉父光嗣不得封、仕泗水主簿、梁乾化中、為廟戶孔末所弒、唐明宗誅末、授仁玉曲阜主簿、旋為令、復公封、宋初卒贈兵部尚書、今孔氏稱為中興祖者也、宋太祖乾德四年授仁玉子孔宜曲阜主簿、後襲文宣公、真宗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及州長吏待孔氏為令簿者以賓禮、勿使趨庭、仁宗至和二年改文宣公為衍聖公、立孔氏知縣、唐季及五代孔氏宗子嗣者

才為令簿、至宋謂孔子子孫不使他族統治、使文宣公兼攝曲阜令、時孔宗原當襲、而議者言文宣非可為子孫爵名、乃改衍聖公、而別立孔氏一人為知縣、英宗治平元年詔勿以孔氏知本縣、襲封人不得遠去家廟、初襃成侯在洛陽、同文門有漢元嘉三年碑云、相拱言襃成侯四時來祭事已即去、及唐天寶十五年、文宣公孔璲避亂之寧陵、遂家焉、後以兼曲阜令在曲阜、今別立令、故中言襲封人當依家廟、而衍聖公定著仙源、仙源者、曲阜宋名也、哲宗元祐元年改衍聖公為奉聖公、承爵者即除寄祿官、廪俸並視

現在官、給田畝、考選亦改寄祿官、不領他職、在故郡
奉祀、徽宗崇寧三年復為衍聖公、大觀三年敕孔子
後常聽一人注本縣官、令丞簿尉無定職、金世宗大
定二十年授衍聖公本縣令、宋衍聖公孔端友南渡
寓三衢、六傳至孔洙入元、而金別擇立衍聖公、廢帝
天德二年詔衍聖公俸格加於常品、晉階承直郎、章
宗明昌二年以衍聖公四品階八品不稱、超授中議
大夫、元太宗五年分縣尹、至定宗時衍聖公元措卒
養弟之子孫湞為嗣、後以族人證湞非孔氏子、封中絕、
縣尹仍孔氏世襲、官為修廟致祭、世祖至元十六年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亡十九年、宋衍聖公孔洙至上都、帝欲使襲封、讓
於居曲阜世承祀者、越十四年成宗元貞元年封孔
治為衍聖公、二年設知印官、大德四年給衍聖公適
朝四品官俸、七年縣尹用衍聖公弟襲補、自湞失封
至治襲封、中絕者四十四年、元文宗至順二年給衍
聖公三品銀印、順帝至正八年以衍聖公爵與階不
稱、晉秩中奉大夫、換二品銀印、明太祖洪武元年進
衍聖公秩二品、階資善大夫、置掌書典籍管勾司樂
知印奏差書寫、與孔氏世襲知縣、七年改世襲知縣
為世職知縣、凡衍聖公官屬知印始元貞時、奎文閣

以上世家言

典籍始元武宗至大二年、司樂始元仁宗延祐六年、餘皆明制也、宋徽宗崇寧二年詔孔氏選親族一人判司簿糾事為族長、明太祖洪武七年賜孔庭族長龍頭藤杖主理家政、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即位賜衍聖公正一品服、景帝景泰三年改賜三臺銀印帶服皆正一品、列文臣班首、神宗萬曆七年萬壽節衍聖公入賀待以客禮、不在文武班不與朝參、二十二年賜衍聖公長子公世子名號(例惟親王世子、郡王公皆長子)年十五授二品冠服、具祭田、漢唐依官爵、唐中宗神龍元年以郡書百戶租稅供荐享、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賜

以上祭田

田百頃、哲宗元祐元年添給百頃、八年又賜百頃、金章宗明昌五年增祭田六十五頃、壓田百間、後又撥給地六十四畝有奇、元成宗大德五年官置祭田二十頃、九年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曲阜林廟祭祀、明太祖洪武九年賜祭田二千大頃、分五屯、四廠、十八官莊、成祖永樂五年賜滋陽田七十三大頃、順天湯沐田八十貳頃、其給復、先時有司酌復之、唐高宗乾封元年詔賦役之事褒聖子孫合門勿事、周世宗顯德五年抑為編户、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復之、元太宗九年詔復孔顏孟三代子孫世世勿與、明太祖

以上給復

洪武元年詔復三氏子孫太宗徭役英宗正統元年
復聖賢後裔、其奉祀以宗子主之或幼與病則攝宋
大中祥符元年文宣公孔聖佑年十一、九年遷孔道
輔知本縣主祠、天禧四年聖佑二十四、年襲封兼知
縣、金宣宗貞祐二年衍聖公元措赴京師、弟元用攝
祭、

以上奉祀

國朝衍聖恭懲公毓圻晚多病、以子傳鐸攝祭、傳鐸
當襲、雍正八年乞病、即以子廣圻襲、嘉慶四年衍聖
公憲培卒、嗣子慶鎔幼、以本生父博士封公爵憲增
攝祭、十一年八月交代、其京卿始明成祖永樂二十
二年太子仁宗賜也、在東安門外、天子祭闕里、會孔
氏子孫、始漢章帝元和二年大會孔氏六十三人以
儒者巾服見、天子臨雍衍聖公率諸賢裔觀禮京師、
始明景帝景泰元年、其從祀配享、曹魏黃初時曲阜

以上卹

廟像二弟子執卷侍立、觀水經注元魏興和三年兗州刺
史李珽修廟修像以從陳蔡十子雕素其側青衿青
領其在祭典先將止以顏子配或亦拜七十二弟子、
北齊時、郡學立孔顏廟、諸賢不與也、唐太宗貞觀二
十一年、始以先儒左卯明等二十二人配享、元宗開
元八年以十哲配、二十七年增十哲及曾子等六十

七十人公侯伯爵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始定七十二賢籩豆酒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又追封孔子弟子加左丘明等十九人封爵徽宗政和元年更定孔門弟子封爵改犯先聖諱者並以宋人王安石封舒王升坐配享金章宗承安二年升先賢先儒封爵元仁宗皇慶二年以宋元儒從祀先是南宋自撤出王安石別以宋儒從祀至是及闕里廟矣延祐三年定四配始者北宋及金元皆以顏孟配位顏右孟左與孔子平列南宋度宗咸淳三年四月增曾子子思為四配東西配延祐時從之升有子子張宋朱子於殿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上從祀

合四科閔子以下為十二位則定於國朝也明世宗嘉靖九年去從祀公侯伯號分稱先賢先儒熹宗天啟時以魏忠賢從祀後撤之自宋仁宗慶歷三年立尼山廟學教孔顏孟子孫哲宗元祐元年撥給近尼山田二十頃元仁宗延祐二年改中庸精舍為子思書院設山長文宗至順元年加號顏子復聖曾子宗聖子思述聖孟子亞聖明太祖洪武元年改廟學為三氏子孫教授司立尼山洙泗二書院山長又置灑埽戶八英宗正統九年設三氏學生員景帝景泰三年置顏氏孟氏世襲博士孝宗宏治

十六年加衍聖公次子翰林院五經博士第三子太常寺博士皆世職武宗正德元年立衢州孔氏博士以孔洙子孫世襲三年以衍聖公次子博士主子思書院世宗嘉靖十八年立曾氏博士於嘉祥神宗萬歷十五年三氏學益曾氏為四氏學熹宗天啟元年孔氏鄉試編耳字號聖裔聖字半也自子思書院有博士子思始得專祠書院官置田子思書院博士

國朝順治十四年以明制太常寺博士襲其衢州西安博士以西安孔氏襲松江青浦北有地名孔宅者言漢時孔氏避地居此有孔子衣冠墓康熙四十四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

親書扁聯賜之興衢州西安皆孔子後也五十八年八月衢州歲科試定額外取孔氏童生入學二名其

以上四氏博士

諸州學田宋真宗乾興元年始詔給明英宗正統四年戶部奏準衍聖公五屯存五百戶凑二千人辦納籽粒供祭祀其遣官祭於曲阜始北魏獻文帝皇興二年遣中書令高允兼太常至兗州以太牢祭孔子即位告祭始元武宗至大元年即位遣學士祭告孔子顏子廟頒書籍始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頒六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上典制

於孔子廟、避聖諱始宋徽宗大觀四年改瑕邱為瑕
縣龔邱為龔縣、金章宗明昌二年改臣庶名孔子諱
者、曲阜孔廟前立下馬牌、祭版署御名、太和五年詔
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吉成太學及曲阜廟則
始
聖祖仁皇帝平三藩、其立碑則始
平定朔漠、為民祈福則始康熙三十四年遣吳涵初
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定制一如明時、文洪武二十
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明太祖親封鐵冠道人圖匣於
曲阜孔氏、二年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

十四年定稱至聖先師孔子、
聖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九年立天下文廟前下馬牌、
世宗憲皇帝雍正元年封孔子五代肇聖王裕聖王
詒聖王昌聖王啟聖王、改啟聖為崇聖祠、二年
諭改幸學為詣學、增先賢博士、三年定至聖諱字右
加邑、州縣丁祭俱用太牢、樂用八佾、五年定八月二
十七日至聖生日齋一日禁止屠宰、七年修曲阜廟
殿及正門皆用黃瓦、改舊名宣聖廟為至聖廟、門戟
二十有四、八年設廟中孔氏執事官四十員、
高宗純皇帝乾隆元年國子監文廟亦易黃瓦二十

一年改曲阜知縣為在外調補缺停孔子知縣而增
孔氏執事六品官一先是執事四十員三品二人四品
四人五品六人七品八人八品十人九品十人均由藩庫給俸二
十兩准監生應試至是又六品一衍聖公田在會典
者田二千一百五十七頃灑埽戶百十五皆免稅課
徭役者今實免稅課田一千二百五十六頃七十八
畝其九百頃二十二畝或以為曲阜城中地案明時
五屯二千大頃不應有曲阜城中地山東通志則云
四千二百二十二頃五十一畝疑係現存大頃一頃
為三頃計之餘俱汶泗沂洸淤浸也

仁宗睿皇帝嘉慶十四年十月以孔氏祭田缺額九
百頃
諭山東查撥補還其廟基為三百二十七畝五分林
地合新增總二千九百四十一畝九分墓刻今仍題
文宣王廟像王冕服皆明以前法也林樹古物有年
分繫牌宋書劉義恭傳云鎮彭城時魯郡孔子舊庭
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
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又老莫不嘆
息由盡取枯折二株為材史筆無所更改今廟
樹林樹極葱鬱也明天啟時耳字季舉人二名魯藩

占一名、聖裔占一名、順治十四年、二名俱歸四氏、雍
正二年增為三名、道光十一年孔昭虔任貴州布政
使、其子憲恭應鄉試山東、以列耳字號官字號、疑請
皇上以歸官卷則失尊設四氏學本意、
諭仍歸耳字專號、孔氏之派、今衍聖公慶字為七十
三世、自明以公彥承宏聞貞尚衍八輩、遠近支屬依
用、天啟中衍聖公衍植又定十字曰興毓傳繼廣昭
允慶繁祥、及允憲之襲也、
高宗改為憲祥、今俱依用憲字、衍聖公府、當廟東詩
禮堂壇東、詩禮堂

列聖詣廟講學處也、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丙子
聖祖詣依聖訓本作詣字闕里文廟、至奎文閣下輦、由甬
道旁行、行三跪九叩首禮、留曲柄黃蓋供廟廷、四時
享祭陳之、
世宗憲皇帝依行九叩禮、乾隆五十五年
高宗純皇帝八旬萬壽先期
親詣曲阜廟致祭、雍正時曲阜廟災
世宗詣國子監大成殿祭奠告慰、避殿減膳、曲阜廟
工成
欽差大臣衍聖公山東巡撫同奏慶雲見、其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宗頒周器十於曲阜廟、重排石鼓十於國子監廟、熱河文廟、衍聖公京邸今在西安門外太僕寺街、顏氏士為七十世、曾孟亦用孔氏名、曾氏毓為六十九世、孟氏傳為六十七世、顏曾孟祭田、會典皆四十五頃、顏氏又自增祭田、見曲阜縣志、共百一頃十畝六分八釐、曲阜亦有㴑道、明有三聖祠、正統時諭禁之、國朝康熙三十六年、衍聖公咨巡撫布政使撤毀、乾隆三年、河南學政林枝春以三教堂佛居中聖人老子互為左右、請通飭毀之、得旨允行、古時有祈禱、南北朝祭、或以女巫妖覡淫進

非禮、殺牲鼓舞、倡優狎、北魏孝文帝延興二年詔禁之、定其禮、封氏見聞記儒教云、唐時風俗婦人多於孔廟求子、有露形登夫子之榻者、元成宗大德元年、制各官涖任先謁聖廟、以次謁諸神廟、著為令、廟始嚴閟、

國朝康熙四十九年九月、太原總兵馬際伯奏文臣皆得陪祭孔子、武臣惟副將以上得陪祭、請自今參將以下同城武弁得與文臣一體陪祭、於是文武皆得在列、元仁宗即位、遣宦者祭告殿上、風起兩廡燭滅、臺下鐵燭槃入土尺餘、皆拔、明洪武時每月朔望

（二十五年、直省武官、協領駐防副將以上得陪祀）

遣內臣降香、嘉靖九年罷之、然內學堂上學散學、皆
拜孔子、非典禮主祭也、史記世家、言極纖悉、盡情探
文明、其言世家、記世祿也、其名至當矣、後人忽言孔
子可世天下、以史為失例、其說可怪嘆、故復識世家
言以後事如此、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書、

禁開礦

康熙四十三年部議江西崇仁大庾開礦奉
旨開礦事情甚無益於地方、嗣後有請開採者、俱不
準行、五十二年奉
旨有礦地方、初開時即行禁止、乃可、若久經開採、貧
民勉辦資本、爭趨覓利、藉為衣食之計、而忽然禁止
則已聚之民、毫無所得、恐生事端、雍正二年奉
旨今日有利、聚之甚易、他日利絕、則散之甚難、若招
商開廠、設官收稅、傳聞遠近、以致聚眾藏奸、則斷不
可行也、五年

諭又申言之謂何必諄諄以利為言、嘉慶四年四月
御史據民商呈奏請開邗臺銀礦奉
旨恭閱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於開礦一事深以言利為戒、
不準行、五年大名請開鉛廠擱不發、六年三月塔爾
巴哈台金礦奉
諭以無籍之徒、聚之甚易、散之則難、於邊地殊有關
繫、嚴行封禁、九月平泉州銅苗見請開廠、
諭永遠封禁、二十年四月
諭封禁都蘭哈拉鉛廠、

田土
順治十六年、天下田土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
十六頃四十畝、乾隆三十一年、七百四十一萬四千
四百九十五頃五十畝、零州縣衛田也、口外屯田不
計、

旗地
順治元年十二月、戶部奏
諭、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朝皇親駙馬
公侯伯太監等、死殁於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
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子弟存者、量口給予、其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田地盡行分與東來諸王勳臣兵丁人等、二年三月議定、此項錢糧照數永免、今據乾隆六十年田數內府三旗莊田一百二十七萬八千八百畝、宗室莊屯田一百三十三萬三千八百二十七畝、八旗滿洲蒙古漢軍給地一千四百零六萬六千八百六十二畝、初以圈地曾與民人者、雍正七年官為取贖、其官贖之田、乾隆四年議許莊丁具呈領買、其價銀以五年錢糧分限扣交、莊丁領買者限以五晌計三十畝、其五晌之價、上地銀四十八兩、二等三十八兩、三等二十八兩、四等十八兩、荒地十二兩、四十四年定官贖地未經領買者、官收租銀、由直隸總督徵解、為歲終分賞八旗之用、其旗地徵收、雍正十一年定、官地被災十分者免五、九免四、八免二、七免一、六分者不免、地租銀每畝一錢五分、私價自三錢五分至八錢、其井田、雍正時定、以田百二十五畝、公田十二畝五分廬舍十二畝五分、私田百畝、納公田租十二石五斗、乾隆時改為屯田、每畝交一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農祭

先農壇之祭順治十年定於仲春亥日案六壬古式正月亥為天倉梁天監時改用二月今法二月節猶日躔亥故用亥後改於三月雍正二年耕耤三推畢又加一推遂為例乾隆三年依成法四推又定制三月耕耤與祭先農同日往時以祈穀時祭不燔柴順治十七年定制

祈穀用燔柴禮乾隆八年初定常雩禮歲舉行之雨澤愆期禱社稷三壇又不雨乃大雩也至民間求雨止於叩禱此外皆治以應得之罪見雍正二年六月十一日諭旨民間祈求晴雨一事甚不合禮任意設壇擅犯鬼神聚集不肖僧道妄行求雨殊屬非分如果欲求雨只宜存誠心叩禱而已何必種種作法嗣後除奉旨外或在寺廟誦經求雨尚可如私自設壇借求雨之名妄作法術即以妖言惑衆治罪欽此農民宜知之交相告也

荒政

國家荒政十二一救災二拯饑三平糶四貸粟缺收成八分以上加息七分免息六分緩五分以下緩災重者豐收亦免息五蠲六緩征七通商禁遏糴遏八勸輸石數過三百奏獎九嚴奏報之期十辦災傷之等十一興土功使民就傭十二反流亡使民生聚

會典拯饑之例水旱成災先給一月糧為撫卹災六分者極貧予一月糧七分八分者極貧二月次貧一月九分者極貧三月次貧二月十分者極貧四月次貧三月凡月者皆滿三十日戶計口大口日米五合小口兩日米五合或給錢依米時價或戶者月一發

不能自舉者官給銜日一發士子移衆學宮就給

其極貧加至七八月次貧五六月者事出

特恩其救災之例若水患民居湮漂者給脩理費傷

人者加卹水旱興土功則以新濟民數興工費同報

部康熙年賑山東賑喀爾喀乾隆年賑甘肅賑徐州

嘉慶年賑直隸省

曠典邁古乾隆時脩會典凡涉民事刪去虛文歸於

實惠俱

高宗純皇帝丹毫改定親民重農邁過唐虞三代矣

日下舊聞考五十五卷館臣案云乾隆二十年會典

進

呈奏

御筆將先農壇齋宮改為慶成宮此改定之見於記

載者且

丹毫牽絲鉤勒及單雙圈出寫文處尤為便歸畫一

擡寫式樣

免復請之遲緩與煩也

禁殺牛

古殺牛之禁寬嚴不同、淮南子說山訓云、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死、未有行之者矣、高誘注云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也、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是漢法不得殺牛、氾論訓云馬免人於難者、其死葬之、牛死葬、以大車爲薦、死而埋之、其不殺可知、後漢書第五倫傳云爲會稽太守、有妄屠牛者吏即行罰、魏志陳矯傳云、是時耕牛少、殺者罪至死、爲魏郡西部都尉、曲周民父病以牛禱、縣結正棄市、矯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孝子也表赦之、高堂隆傳云、明帝時度支經用更
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以此為賦、所以有私宰
之禁、其言私者、對官言之也、晉書張茂傳云、初起義
兵、元帝辟為掾、屬官有老牛將賣之、茂曰殺牛有禁、
又不任耕稼、是以無用之物收百姓利也、南史云梁
（傳昭）傳予婦家餉牛肉、昭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
而埋之、唐律廐庫云、故殺官私牛徒一年半、盜賊三
云、盜殺者徒二年半、其法似輕、然唐赦文多曰十惡
五逆、火光行劫、持刀殺人、官典犯贓、屠牛、鑄錢、合造
毒藥、不在原赦之限、五代史唐莊宗紀云同光元年

十二月十一日敕、百姓將牛驢及馬、宰殺貨賣、便仰
擒捉、不問軍民高低、隨在處斬訖奏、明宗紀云天成
二年三月丁卯詔、糾察殺牛賣肉、準條科斷、其自死
牛許賣、斤不過五錢、民家各報所由、準例輸皮入官、
宋則燕翼詒謀錄云、淳化二年閏二月己丑、詔曰、關
播旁屠牛馬驢狗以食、犯者定行處斬、青箱雜記云
張詠尹益部、李順黨殺牛避罪亡逸、許首、顧望、就命
斬之、學德錄云、張逸知益州、歲饑、民殺耕牛、皆配關
中、明歲乃奏還之、折獄龜鑑（鄭）卿克云、包極（拯）知揚州、錢
和知秀州、有仇盜割牛舌者、皆使歸屠牛散肉、遂為

仇斷告、以此獲仇盜、王鞏聞見近錄云、張文懿為社
洪令、村寺神每告僧迎之、一日僧不出迎、神言長官
誤斷殺牛事、天府已下、不復相矣、文懿遂改正、安南
大越史記李仁宗本紀云、龍符二年八月詔、盜殺牛
杖八十、徒牖甲、其妻杖八十、徒桑室婦、鄰家杖八十、
時當宋也、並罪及其妻、明沈景倩野獲編云、萬歷丙
戌丁亥間、巡城御史楊四知、榜禁殺牛、引太祖所定
充軍例、懸賞購人告發、是殺牛自古有禁、順治十一
年五月甲午端午、
上諭賜饌大臣曰、朕甚憫耕牛勞苦、不忍食其肉、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序刻牛戒彙鈔、既而大學士魏裔介、又輯刊牛戒續
鈔、雍正七年六月
上諭曰、聞外間謠傳、六月二十四五、將開屠宰耕牛
之禁、回民等將欲齊來謝恩、又聞民間竟有私宰耕
牛之事、今朝廷所需、惟祭祀照例供用、其餘一概不
用牛肉矣、如有違禁私宰耕牛、立即鎖拏按律盡法
究治、該管官從重議處、嘉慶十年十二月、巡視西城
御史奏請開牛禁坊官驗明、準令回民宰賣、
上責以此御史又非回教中人、矢口亂道荒謬已極、
不可復任御史、回教中聞之亦稍斂迹也、回回殺牛

者。誌之老教實亦不然。回教以駝為大牲。祭用之牛為少牲。祭與賓用之。用者即不以負。知非耕牛也。天方典礼引天方書云。市有懸牛聖化不入。天方衆國無以屠牛為業者。又云穆罕墨特至默底那。見市屠牛。曰盍易諸民。遂舍牛而易羊。大唐西域志云。天竺啖牛豕者。鄙恥。衆所穢惡。屏居郭外。希迹人間。今京城禮拜寺。言回回禮拜日。殺牛者不得升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演義小說

順治七年正月。頒行清字三國演義。此如明時文淵閣書。有黃氏女書也。黃氏女書為念佛。三國演義為閱聖。一時人心所向。不以書之真譌論。其小說之禁。順治九年題準。瑣語淫詞。通行嚴禁。康熙四十八年六月議准。淫詞小說及各種秘藥。地方官嚴禁。五十三年四月。九卿議定。坊肆小說淫詞。嚴查禁絕。板與書盡銷毀。違者治罪。印者流。賣者徒。乾隆元年覆准。淫詞穢說。疊架盈箱。列肆租賃。限文到三日銷毀。官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嘉慶

七年、禁坊肆不經小說、此後不准再行編造、廿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奏禁燈草和尚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團等、諭旨、不得令吏胥等藉端坊市、紛紛搜查、致有滋擾、十八年十月、又禁止淫詞小說、

官話

雍正六年奉　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着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館、十三年奉　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縣與士民相見及教官實心教導、保薦時列入政績、十年裁福建四門書館、四十八年、通政司行文各直省、本章土俗字、字典所無、難以繙清、嗣後隨本音釋揭送內閣、以便繙譯對音、嘉慶十一年奉　旨上書房行走者、粵東口音、於授讀不甚相宜、謹案詩書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禮、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齊魯音、而經史多有方言、學者貴知之、然必立一雅言為之準、而後方言可附類而通也、

雜職儀衛

會典禮部儀制司儀衛云、雜職校尉二、無他物也、比與馬、文員則司道以下教職以上、秉轎舁夫四、雜職秉馬、按宋張某白獺髓云、王姓初任江石一尉、多刻剝、宴於市民家、民齎尉司旗杖等、訴其擄兵卒强盜、宋史司馬池傳云、知鳳翔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為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王明清揮麈錄云、其祖為應城尉、驗尸爪有血、引手持蓋者、而有木痕縛之、因治果然、則其風久矣、又周遵道豹隱紀談云、縣尉不鄉

擾人過來尤甚、京口人效古詩云、雞鳴、制縣尉下鄉也、其三章云、雞既烹矣、鴨既羹矣、鑼鼓鳴矣、縣尉行矣、葉子奇草木子云、廣訪分巡、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若解命盜犯人則巡尉用一聲鼓一聲鑼、然則宋巡尉有旗杖、有蓋有鑼鼓、元巡尉有旗幟金鼓、蓋明時裁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宮中歲用

皇朝通考國用考云、康熙二十九年、查故明宮中、每年用金花銀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充餉、又光祿寺送內所用二十四萬餘兩、今止用三萬餘兩、又木柴二千六百八十六萬餘斤、今止六七百萬斤、又紅蘿炭一千二百八萬餘斤、今止百萬餘斤、又每年牀帳花毯輿轎等項、二萬八千餘兩、今俱不用、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注云、明季宮中歲用七十萬、本朝康熙五十年間省至七萬、乾隆三十年三萬、四十年二萬、嘉慶十四年正月二十日

諭、朕恭閱
聖祖仁皇帝實録、内載前明宮中每歲用度、金花銀九十餘萬兩、光禄寺每年送内所用各項錢粮二十四萬餘兩、每年柴炭等項又不下數萬兩、康熙時大加刪減、不及十分之一、我
皇考恪守
前規、益加儉約、更為減省、朕一切宮中支用、照乾隆年間舊例遵行、用敢特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太監

順治初、裁定内官額數、

順治元年、奉
旨、内監原未習禮、何得混入朝班、予將事宜著議奏、

順治二年定例、嗣後内監概不許朝參、亦不必排班、

順治三年定、織造不差太監、

順治十一年、滿洲佟義與太監吳良輔交通、佟義既死、吳良輔處斬、定議置十三衙門、裁内務府、

順治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今裁定内官衙門、及員數職掌、法制甚明、以

後但有犯法干政竊權納賄囑託內外衙門結納滿
漢官員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賢否者即行凌遲
處死定不姑貸特立鐵牌世世遵守欽
此日下舊聞考鐵牌在內務府高四尺五寸廣一尺
九寸厚一寸
順治十八年
遺詔
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國亦由委用
宦寺是年罷十三衙門以其事歸內務府
康熙十六年五月置敬事房設總管副總管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雍正元年定總管四品副總管六品隨侍等處首領
七品宮殿等處首領八品
雍正四年六月定正四品大總管為宮殿監督領侍
從四品大總管為宮殿監正侍六品副總管為宮殿
監副侍七品首領為執守侍八品首領為侍監尋又
定內官品級自四品至八品皆不分正從永為定例
乾隆七年定
宮中現行則例凡內監官職以現今四品為定再不
加至三品二品以至一品
宮中現行則例歲賞內監廣儲司銀二千兩菜文門

錢一千六百串、
皇朝通考職官考、乾三十四年、裁萬善殿教習、清書
太監、在長房一帶、以內府筆帖式課之、漢書亦派筆
帖式教習、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三集圓詩跋、若輩不過令識字
記檔案而已（三十六年）
乾隆五十年六月初四日
上諭、自行淨身閹豎斬候之律、永行刪除、十七日刑
部議奏、奉
旨、以後投充者、內務府大臣、交該司盤詰驗看、（部廣司）

嘉慶十八年九月丙戌
上諭、太監等充當差使、等級懸殊、凡近御者、皆循謹
誠樸之人、此案逆賊、俱極殊賤、僅於宮內看守門戶、
嗣後俱不得任各處太監藉詞告假、有不得不暫時
給假者、限以時刻、必須兩三人同行、方準放出、

奏摺文字體式述

康熙二十二年陜西秦平涼盜發明廢韓康王定王
家奉　諭凡云廢者必如高煦等有罪廢爲庶人然
後可、彼生爲藩王誰廢之耶。雍正七年三月　諭、張
大有本內、有地効其靈語、又前河工履歷中、有河伯
効靈字樣、彼時面加切責、張大有一任無知幕客信
筆妄書、全不留心檢點、着嚴飭行、四月　諭、每見臣
工奏章、有山川効靈字樣、深切不安、屢經降旨申飭、令
衍聖公摺本內、仍用乾坤効靈字樣、着更改另行繕
寫具奏、五月又　諭通政司及大學士參奏、此指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當審也。乾隆五十一年二月　諭、劉峩摺內許敉
劉令字樣、殊失對君之體、申飭通諭、嘉慶九年六月
諭、安徽巡撫王汝璧題本內、稱前巡撫張誠基為
張巡撫者屢見、內閣票擬飭行、著交部議處、嘉慶十
五年十月安徽學政為承風奏仕滿摺、署銜內廷供
奉、　諭以書銜不合、會典官職無此名目、此官名之
當慎也。官名地名、俗多用省文、嘉慶八年明亮奏稱
烏魯木齊提督為烏提、奉　旨申飭、十一年七月陝
西巡撫奏稱甘肅布政使為蘭藩、　諭交部議處、仍
傳　旨申飭、是官名不當揑造也。乾隆三十年　諭

飭熱河稱熱、多倫諾爾稱諾、以後地名字面一概全
寫、嘉慶二十年六月　諭、飭順天府尹奏、留委員於
順天府地方補用、稱為留順、實屬簡率、道光九年五
月、札隆阿奏葉爾羌稱葉城、阿克蘇烏魯木齊喀什
噶爾稱阿烏喀三城、奏　諭旨申飭、是地名不宜省
揑也。乾隆五十年六月、書麟片奏河南柘城案內回
漢二字、　硃抹、　批云不可如此寫、嘉慶九年十月
兵部議處佛爾卿額摺內、有滿蒙文、滿蒙話、數處、奉
諭兵部堂官察議、司官議處、嗣後毋許率用省文、
致礙文義、十年四月又　諭飭禮部奏章士名數、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蒙漢字樣、蓋湊揑之文、實難注目、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九卿議覆改經摺內、有春禮孤經句、硃筆添出秋記二字、 諭飭行、五十二年二月浙江巡撫覆奏、前摺硃串、係滴硃串御併寫、 硃批以後慎之毋為俗幕眷所誤、五十四年六月、廷寄 上諭長麟摺內鄉約地保、省寫約地、殊屬不通、一任幕友書寫、慢不經心、嗣後宜加意檢點、嘉慶十九年二月、烏魯木齊都統奏妒姦案、姦婦為違婦、奉 諭不學無術、永不準用此等字、二十年六月熱河都統奏稱逮昌竊犯回子為回賊、奉 諭申飭察議、更正、此皆揑寫不

合旨。至其他文義、乾隆五十五年十月 諭、向來河臣以河身隄內灘地為隄外、以隄外民田廬舍為隄內、內外倒置、嗣後總以河身為主、毋得牽混、五十四年閏五月、福建巡撫浦霖奏摺、 批云東牽西扯、甚覺難明、九月江蘇巡撫閔鶚元奏臬使來京、 硃改來為進、廷寄 諭云、閔鶚元誤寫未留心、是年六月十八日、穆騰額呈進與李天培通候信稿、 諭云稿內語句、虛文敷衍、尤屬可鄙、宜乎有此一鶩也、嘉慶二十四年十二月、義州城守尉呈進靈芝奏片、係松蕭代擬、引爾雅菌芝、之釋曰土氣和、作爾雅菌芝擇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氣和、又引本草氣味平、作本草氣味平、 諭云特為指示、俾知馭世不尚祥瑞、其率意稱引、尤可不必也、嘉慶九年四月 諭、題本年月末幅挖改蓋印著、另換一扣、粘接鈐印、道光元年九月湖廣總督陳若若霖奏到各摺、內雨水糧價一摺、 諭云並未封口、殊屬疎忽、著傳旨申飭、十三年七月御史松桂奏息銀修理街道一摺、 諭云並未塡寫年月日、著傳旨申飭、敬憲所聞、亦案牘中風雅嘉話也、

工程圖式考

凡輿地懸圖宜以北為上。其几案展閱之圖宜以南為上。以生閱多向明也。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廷寄湖廣總督、言奉 上諭、武陵白沙隄工圖樣南北倒置、不便閱看、嗣後勿再舛錯、蓋俗士作几案圖。多誤從懸圖式也。又一圖不能畫者當分圖又地要工多一圖業記者、當於全圖中、聲明此處別展一圖、乾隆四十一年五月、南河奏挑湖口引河、移下清口壩、挑陶莊以上引河圖、 批云將所圖處、放大樣貼說來、庶便觀覽、嘉慶二年四月、南河奏豐工大壩、挑水壩圖、

大壩挑水壩、偏在西首、似河道西短窄、東寬長、不能
一目了然、諭云、工所酌中另繪一圖、又河淮圖、自
應分別顏色、乾隆五十四年閏五月、兩江總督奏引
河圖、顏色同、批云、可謂不用心之至、六月覆奏覆
分用顏色、五十九年八月、山東巡撫奏南河豐工攔
壩圖、奉 諭、黃河隄工、自應分為兩色、庶可一目了
然、乃一色繪畫、竟似河流分為二道、眉目不清、且不
吉祥、嗣後圖樣、宜分別顏色、嘉慶元年七月、南河奏
豐工圖、諭云正河下游、既已斷流、仍用黃色繪畫、
仍欠明晰、十一年六月、南河 欽差奏圖、奉 諭着
將湖河情形、另繪圖說、分別青黃、渲染着色、以便披
閱了然、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家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癸巳存稿 第五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芑孫稿 叢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2.3816 v.5

金石文

許慎說文云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是始知重金石文者也周公篇云郗公好古物鍾鼎什物珪璽錢貝畢具至趙宋即以此名學然同穆王吉日癸巳石刻乃小篆吉日癸巳四字其僞可知漢書郊祀志云李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此或真器少君探知之而南史劉杳傳詩魯頌正義並云齊人掘地得齊子尾嫁女牛尊正作犧牛狀其事已不可信宜與有陸

機撰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御史中丞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之碑唐元和六年縣令陳從諫重立其書塗中京下都督乃吳官周處入晉不為此官且碑言處父魴為新平廣漢二郡太守碑題與文皆僞也唐闕史云裴休親表寧曲阜土人墾田得古鐵器如盎有古篆九字曰齊桓公會于葵邱歲鑄劉蛻曰葵而虞卒乃讀葵邱歲為桓公三十年未卒不得以謚稱也休悟命擊碎之五代史唐六臣傳云張策父同為邕管經略使策少好學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十一字策曰建安二十五年改延康十月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二皆初出土者蓋已先售其欺矣避暑錄話云長安李氏有端硯刻字云天寶八年冬端州東溪石刺史李元書劉敞辨之云天寶稱載不稱年時為郡為太守至德後始為州有刺史李元不應豫知也是亦務王刻石之類明有隋大業君臣銜署石刻蘭亭序又宋人傳唐太宗所得王羲之手刻樂毅論石本今尚有傳者又有宋刻王羲之小楷大學石本總為不識耳

開元錢

舊唐書食貨志云、武德四年七月行開元通寶錢、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又云自上及左回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乾封錢流俗乾字在上封字在左、尋悟其誤、却用舊錢、然則乾封元寶元字不改開元元字之位、此元寶之誤一也、宋史食貨志云、淳化時改鑄淳化元寶、自後皆以元寶爲文、至寶元時仍曰通寶、然則北宋人見宋時元寶、因以今概古、所~~見~~謂一孔之見、此開通元寶所以致誤者二也、隋唐嘉話云、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陽率更所盡書、畫墁録云、開通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
見、今則不然、自明天啟三年收古錢歸爐改鑄後、楷
字錢少、八分字錢尚多流傳者、惟開元開通有異錢耳、
博異記有上清童子元寶、岑文本曰元寶錢之文也、
太平廣記言唐元宗時王元寶巨富、時人呼錢為王
老、摘取錢文耳、蓋武德時鑄開元通寶、自取佳名、後
開元年號同之、猶明時日本鑄寛永通寶、後亦寛永
年號同之、回環讀為開通寛通、則元寶永寶亦自有
義、宋姚寛西溪叢語、引李審言記文闕云、唐錢文有乾
元重寶、開元通寶、世俗淺者曰乾重元寶開通元寶、
朝士亦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蓋宋時錢文有回環
故朝士言如此、不悟開通之義、亦止庶幾乾重之名、必不可解執一
孔之見、反謂開元為非、則不思之甚矣、西溪叢語又
引唐六典、謂之開元通寶、合之唐志開元之義可知、又
開元錢背有眉文、能改齋漫録引談賓録、通鑑考異
西溪叢語、俱引淩璠唐政録要、畫墁録、俱言進蠟樣
時竇皇后甲痕、通鑑考異引薛當唐聖運録云、文
德皇后甲痕、能改齋漫録引青箱瑣集、攷古質疑引涉
世録、俱云開元時楊妃甲痕、其言雜出、入與年不相
應、其言甲痕亦自有義、漢時西域罽賓錢文、騎馬、幕

人面烏弋山離錢文人頭幕騎馬安息錢文王面幕夫人面錢有后妃甲痕宜也開元錢亦有無甲痕者又有地名京洛潤益者則會昌時鑄也魏書高道穆傳云表請改鑄大錢載年號以紀其始及宋孝建錢不言年號布在面在幕火珠林以五銖錢有字者為陰實則孝建四銖太和永安五銖及有年號錢當以有字者為陽與鏡背陰碑其用不同也

清文為阿〻嗒衣之汗楞哈福寧阿。

天命天聰順治通寶

嚴君可均所藏錢天命錢有清文有漢字天聰錢有清文皇朝通考錢幣考云天聰通寶一為滿文一漢字嚴未見漢字錢也崇德錢云未見順治錢（今海州龔洪英有之）有背文曰一曰二曰一兩其穿上曰十又有無背文者今說鈴後集述異記言康熙四十一年嘉興城隍廟河開出古錢一罈文順治通寶錢數千背無字即此錢也云順治錢無背光為不不可解則是未檢之言又有背文曰丙曰午又有背文上戶左戶上工左工左同大同上陽左陽陽和上福福建左雲云雲南上臨左臨臨清上東濟南左東上襄襄陽上荊荊州左荊上宣宣化左宣上原太原左原上昌南昌上寧寧波上

浙（杭州）左浙上河（開封）左河上薊（薊州）左薊上制左延（延安）右延皆順治十年以前之錢其背文户一厘工一厘陽一厘同一厘福一厘臨一厘江（江寧）一厘宣一厘原（太原）一厘薊一厘昌（南昌）一厘寧夏一厘河（河南）一厘浙浙一厘陝（陝西）一厘雲（雲南）一厘則十年所定重一錢二分五厘者後又加鑄如當二錢背文左漢右清文曰同福臨東江宣原薊昌河寧浙陝陽亦有左清文右原字者其京局寶泉寶源皆清文此十四年以後錢雍正七年定例寶泉寶源寶直等皆清字

琉球波上寺銅片

汪檢討楫使琉球雜録云波上寺閣中扃固銅片上鑿番字背鑿元和二年壬戌六字不解何義吴寳庢曠園雜志云誌波上寺小板閣像前銅片搯鑿奉寶五幣四字餘皆番字背鑿元和二年壬戌六字按元和以漢字紀年漢章帝元年甲申唐憲宗元和元年丙戌皆去壬戌甚遠其他用漢字者安南則明史云嘉靖九年改元元和則元年庚寅律歷代紀年考當嘉靖十四年改元則元年乙未去壬戌亦遠日本則大成年代廣記云百九代後水尾元和元年乙卯當

明萬歷四十三年其二年丙辰八年壬戌所可知者惟此墨莊漫録四昌國縣寶陀山望三韓外國諸山在杳冥間海船到此必有祈禱寺有鐘磬銅物皆雞林商賈所施多刻彼國之年號亦有外國人留題多有文釆則沿海諸島宋時已多外國年號同銅器此當是日本之物日本元和當與荷蘭爭臺灣之時天主教方熾時琉球亦屬日本沓字不知何語雜録雜志於二年八年丙辰壬戌有誤記耳大成年代廣記日本書也

日本寛永通寳

日本寛永通寳或讀作寛通永寳實則先以寛永取義日本寛永元年甲子當明天啟四年其三十年癸巳當

本朝順治十年明年甲午本國改元正保三元指掌大成年代廣紀所記皆同徐氏葆光中山傳信録云日本寛永元年當明天啟二年壬戌誤也

皇朝通考四裔考載崇德四年朝鮮奏繳日本國平義成所貽書署云寛永十六載己卯五月日則寛永信始甲子矣其紀年始甲子止癸巳今鑄錢仍用寛

永者、蓋以其名美、三元指掌、書名、八卦通變指南見
周氏琉球國志略

太公

水經渭水注云、蟠溪水出南山茲谷、呂氏春秋所謂
太公釣茲泉也、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平
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跽餌兩膝遺跡猶
在、其地在斜谷北源之西、清水注云、汲城西北亦謂
之蟠溪、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
望者河内汲人也、案史記云、呂尚者東海上人、孟子
云居東海之濱、古蓋傳聞異辭、然秦策云、太公望齊
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不庸、說
苑尊賢篇云、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則太公亦轉徙無常尉繚子云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人謂之狂夫則汲宜有太公之蹟淸水經注又云汲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立碑於其上嘉慶十二年冬至汲城西北三十里太公泉碑乃魏武定八年穆子容書入廟讀其碑云齊太公呂尚者此縣人也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有六歲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元禳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訽之曰爾名爲望乎荅曰唯爲望吾如有所見於汝太公言其年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以此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之俱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望卒其語質野頗與他書不同莊子云田子方篇云文王觀於臧有一丈夫釣文王欲擧而授之政恐大臣父兄弗安也於是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民有瘳乎諸大夫蹴然曰先

疑即太公事、而別傳為臧丈人、又言辭遁。

君王也、王其無他、遂引臧丈人而授之政、三年以為太師、北面問政、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夕遁、終身無聞、以掩之、其言命同一託之於夢、史紀其事耳、周志非誣也、晉書束皙傳云、太康二年竹書數十車、大凡七十五篇、曰紀年十三篇、曰易經二篇、曰易繇陰陽卦二篇、曰卦下易經一篇、曰公孫段二篇、曰國語三篇、曰名三篇、曰論語師春一篇、曰瑣語十一篇、曰梁丘藏一篇、曰繳書二篇、曰生封一篇、曰大歷二篇、曰穆天子傳五篇、曰雜書十九篇、曰簡書折壞不識名題者七篇、雜書為周書論楚事、為周食田法、為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不知碑引周志是何篇書也、宋書符瑞志云、文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皋陶、其兆如此、王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今乃見光景於斯、六韜文師、其言亦然、但云史為舜占耳、（寫本如此、繹史引作為禹、）聖賢遺蹟、記者多異詞、不足為疑、或曰禹奈何得皋陶、宣十六年左傳羊舌職云、禹稱善人、不善人遠、即論語子夏言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者由禹稱之也、古書修列其事、今人以不見而疑之、又李石續博物志、汲

有太公廟漯北有伏生冢皆本水經而王士禎香祖筆記云李石附會可笑其笑不在七情之中者也

伏生碑

魏張晏字子博中山人其漢書儒林傳伏生注云名勝伏生碑言也後漢書伏湛傳則云伏勝字子賤顏氏家訓書證篇云隋永昌郡城舊单父地東門有孔子弟子虙子賤碑漢世所立言沛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漢人言伏生祖孫同字張晏所言伏生碑當是墓碑酈道元亦魏人官於山東其水經河水注云漯水又逕伏徵君墓南有碑今尚存是伏墓碑魏時尚及見之今鄒平亦有伏墓其地在水經濟水南與有碑之墓隔漯濟二故瀆偽也史記漢書俱言文帝使

掌故黿錯往受尚書水經注碑云使掌故歐陽生等

邱氏

左邱明子孫為邱氏見廣韻引風俗通最確矣宋吳曾能改齋漫録云得吳興邱逢墓碑稱邱明後則漢至六朝俱言邱明為邱氏並無異說顏師古急就章左地餘注始言左邱明本魯左史繼守其職遂為姓元和姓纂亦兼存其義古譜學由上及下始有世系唐以後譜學則先列一姓而後搜古名人以實之此左邱明之所以入於左也今人又言左思為左邱明後且為之說曰據左思為邱明子孫在山東者姓左不姓邱嘗檢晉書以質之晉書云左思齊國臨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其先齊之左右手思家世儒學邀譜爲姜裔不曾妄引卯明不得有此一據也其人不言久之乃謂風俗通不可信及言伏生墓又謂水經注不可信如此則妄作而已矣

窩道顧莒州志云有道顯字碑有8

省堂寺碑跋

右省堂寺碑拓文碑在莒州大山東麓文十八行頌五行年月一行行三十六字文首有文起二字在格外蓋前有刻像此本可識者七百餘字無題額無撰書人姓名其文云三十五文人等頌則云九十人等蓋後文猶有題名其署大唐永徽元年歲次庚戌四月二十八日刊小滄浪筆談云永下庚下字不可辨唐年六永惟永隆庚辰元斷爲永隆時碑誤也碑有範副督公亮志斷副督云有副督字碑三十五人字甚明志云有三十六人字碑云脊枕五星飛甍挂月

近視與五嶽爭峰志斷月近云有丹道字碑云鑊湯
止沸東矚原隰之澤志斷沸東矚三字云有沸騰字
碑云粧洛嚴以洛浦之珠志云有粧散字方志若侯此
蓋亦雜矣碑中尠乃鮮字隰乃隰省魏永平時鄭文
公碑使協皇華原隰斯光亦然粧散散近分書孔廟
同文門魏正光碑陰兩散姓青州殘碑散胡道亦然
皃下刀即勹音珠轉宋人或以為從人言皃人鳥隸刀
即篆人也故又譌作舅而從乃者不知從刀則是尓
雅鴟鶹剖葦謂從人從乃者又不足言矣琹兼雅琰
俗琛兩體而字不全菀即苑何忌菀羊之苑而加宀

音綿青州齊臨淮王偃碑神爵集菀亦然智字作智同
文門齊乾明時碑殘缺中見牛字亦卜右多一筆蓋
取茂美碑樽從尊字應作樽者薄壁拄也穿應作穿莬作應
蔓勢應作勢墜應作望皆用俗怪字襪亦族別體或
亦作挨或又作褑魏高澄碑此非齊高澄墓在德州率祿攻圍
族旅皆從衣不可解也碑徒作徙脩作循案易繫傳損
德之修也釋文馬融本作德之循也管子抱蜀不言
而廟堂既循一作既脩左傳脩及元宴呂氏春秋作
循史記文帝紀循從代來功臣漢書作脩蜀志後主
傳及費禕傳郭循張嶷傳及魏志齊王芳紀作郭脩

韓文考異方氏云唐人書修近循、楚辭亦有惧者、皆
脩之佳證也、歡作歓、知觀觀勸及舊舊穡等俗別之
情、圖字作啚、一切經音義引衛宏定官書云、圖圖啚二形
同、說文啚古文啚、汗簡以啚爲圖古文、而以啚之古
文爲啚、蓋無稽之論、然圖啚實通、寫、衛宏詔定官書書
時已有之、今之鄙啚是圖字、從都圈轉音、又圖以輔
籍、自周時已然、明制有圖冊、里冊之首有一圖、故曰
某啚、或云當從周禮都鄙、讀啚爲鄙、不知以啚爲圖、
胥吏書如此、漢官書亦如此、豈得人皆言圖而獨言
是鄙也、[阝云]字省去今、國字中從王、王者草書或字也、

其終淪作終論、測妙作惻妙、刻削作剋削、悟道作悞
道、涌出塔涌作踊、出塔踊皆聆音可知、碑云說菩空
之事借菩爲普也、頌中純隱等供、純爲紂形轉、紂隱
者謂沙門及居士、以純當緇、禮論語皆有之、混乇乇
作毛、風俗通言毛姓、水經注言乇氏河、皆由乇毛中
有乇字致譌、頂札札本古文書、大傳禮縵紵縵所以
相亂也、歡僖則喜加心、亦是古文、其暉作暈、則德州
魏高貞碑清暈字亦同、涅中泥加土、入其綜宗加糸、
音覘隥彼岸隥八正加足、崔嵬崔又加山、薗薗則園加
草、成佰仁則伯加一、尠字初不可識、偃師金石志齊

孟阿妃造老君像記息千數云數不曉何字今思之
實止數字加一筆耳榦則榦加一高澄碑氣榦英發
亦同高貞碑則作榦又澄碑憑春灑翰席月抽琴今
人於榦翰中多喜加一筆有由來矣碑云眉間毫相
儼若五山又云去住傍偟又云基柯朽爛事曠難周
應是玉山去住基柯朽爛書舟時誤也知是書舟時
誤者漢張遷碑云䒷遠既殯定是賓誤加反又云憂
旣旦我君定是暨字誤分兩格禮雜記甕甒筲衡實
見間祭義見間以俠甒亦鬩分爲二字也魏高澄碑
銘云痛矣離長上乃池枝爲韻定是長離誤倒蓋出
泉書文各司其事不復象校古人淳至如此援筆者
爲負委誠良可慨也至往劫求師衆多臬那淳于五
嶽天宮變性復有日居月諸雜以分篆唐六典云石
經碑碣大篆分書也六氣朝唐初風氣以分篆隸及
假借俗別雜合一石景龍以後希覩斯製矣其言雙
樹生雙待郎益小名云故佛堂是脩葺也而云建立
則後言之云共捨五家之財佛書云人生見在財產
五家所共何謂五家一曰國王官長一曰水火一曰
盜賊一曰刀兵一曰不肖子孫是也又曰造石碑像
即是此石嘉慶壬戌小除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麪條子

麪條子曰切麪曰拉麪曰索麪曰掛麪亦曰麪湯亦曰湯餅亦曰索餅亦曰水引麪釋名云湯餅索餅隨形名之、宋張師正倦游雜録云、水瀹者皆可呼湯餅、籠蒸者皆可呼籠餅、是也、索餅乃今麪條之專名、其湯餅則凡麪餅入湯及凡切餅爲方圓長形入湯之總名、晉束晳餅賦文字多譌、其云麪迷離於指端、手縈廻而交錯、或以屬之牢丸、其事狀似今之拉搭湯、及片兒湯、而牢丸之名又今之湯圓不相應也、魏賈思勰齊民要術餅法、有水引餺飥、有膏環、其水引餺飥

云按如箸大薄如韭葉一尺一斷盤中盛水浸又云粉餅同其膏環云米屑溲如湯餅麪手搦團可長八寸許屈令兩頭相就然則水引餺飥者湯餅中水引麪條也粉餅同者今粉絲也膏環如湯餅麪者今饊子也而水引餺飥之名則又今之湯餑餑亦謂之扁食不相應也歸田錄云湯餅唐謂之不託今曰餺飥知宋時專以水引麪條為湯餅與齊民要術所言者合但名不同耳傷寒論云食以索餅今醫書則謂之湯麪又謂之麪湯清異錄云釋鑒興天台山居頌湯玉入甌謂湯餅瑩滑蓋湯餅為湯麪總名又云金

陵士大夫家濕麪可結帬帶則專指麪條齊書何戢傳云太祖好水引麪戢令婦女躬自執事設上焉唐書王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為生日湯餅耶嬾真子云湯餅即世之長壽麪宋樓鑰北行日記云乾道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生朝作湯餅元張翥最高樓詞壽仇先生云願年年湯餅會樂情親水調歌頭詞自壽云臘盡開紅玉湯餅煮銀絲真水引麪矣生日湯餅古人生子亦設湯餅唐劉禹錫贈進士張盥詩云憶爾懸弧日余為坐上賓舉著食湯餅祝詞天麒麟大明會典百三皇太后壽旦正統間

有壽麪、東宮千秋節、宣德門有壽麪、乃取湯餅麪條長壽之意、宋馬永卿嬾真子、謂之長命麪、其爲長條可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牢丸

牢丸之爲物、必是湯團、宋以來多作牢九、陸游詩自注云、聞人德懋言、牢九是包子、亦向辭之言、老學叢談云、牢九者牢丸也、即蒸餅、宋諱丸字、去一點、相承已久、亦向辭之言、北宋蘇軾集已作牢九、豈知豫避靖康嫌名耶、其言丸去一點、爲九、今市語九爲末丸猶然、

豆

書大傳云火昏中可以種黍菽宋陳敷農書六種之宜篇云四月種豆七月成熟矣是豆夏生秋成也雜陰陽書云豆生於槐九十日秀秀後六十日熟又云豆生於申壯於子長於壬老於丑死於寅惡於甲乙忌于卯午丙丁小豆生於李六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其生壯長老惡忌與大豆同凡種五穀以生壯長日種者多實以老死惡忌日種者收薄云云中生死寅之目亦見齊民要術蓋以物性干支好惡言之非言月建也豆實秋成淮南子地形訓云黍春生夏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故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薺冬生中夏死、豆自有五月種十月收者、王褒僮約云、十月收豆、太平御覽引注云、十月民輸租、據收斂畢始輸租、則租非十月之豆、其文以韻讀之、豆亦租字之誤、惟宋祁益部方物略記、佛豆別一類、秋種春斂、此即胡豆、張騫使西域所得、與麥同種同收、亦名蠶豆、以蠶時熟也、黔謂之北豆、如倭瓜北瓜也、

芝栭解

老學叢談云、無花果醞醋、內則注、無花而實者名栭、江東人以楊梅煎汁飲之、即內則之醷、內則桃諸梅諸、諸即菹也、濫即乾橑云云、檢內則芝栭、正義、庾蔚云、無花葉而生者曰芝栭、王肅云、無花而實者名栭、賀氏云、栭軟棗、今按栭軟可通、軟棗即丁香柿、然芝栭止是蕈、今書作蕈亦謂之菇、非無花果、乃無花葉而生者也、其形似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喫羊皮

羊皮為裘不（本）應入烹調、釣磯立談云、韓（熙）載使中原、中原人問江南何故不食剝皮羊、熙載曰地産羅紈故耳、乃通達之言、洪皓松漠記聞云、全人宰羊但食其肉、貴人享重客、間蒸皮以進、必指而誇曰此燂羊也、或全人名皓食、效南味、故指而告之使之多食、未必享重客用此、且亦何至誇也、著書者多不識人本意、致失其實、嘉慶甲戌乙亥後、鐵門有回回賣蒸皮羊、名曰禮羊、其價倍於市價、必四斤而後賣、由此致富、真能人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鎮洋縣志後

右志乾隆九年修者、後冊載王忬留巡按飯、子鶩用雞首尾、曰御史無食鶩例也、按王世貞家乘考、言其父以御史家居、巡按來訪則留飯、腥蔬不過十盞、或少益糖窖果餌海味之屬、進子鶩、必去其首尾、以雞首尾益之、曰御史無食鶩例也、其言例甚奇、檢正德四年大明會典百零三、百零四、精膳司筵宴、天順初外蕃有鳳鶩、其下程則王國及差來人、衍聖公張真人外蕃、皆有鶩、今大清會典光祿寺、一等漢席二十三盤有鶩雞鴨、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等二十盌有雞鴨三等十五盌有雞然則十簋不用鵞鴨王忬蓋以御史明七品公宴不用上等饌家居留客飯何須襲官制又作僞蓋非矣

酒

黟俗清明汲水釀酒為一年祭祀之用然不得佳麴酒多腥劣或得色紅甘冽者族鄰相賀以為此古所謂福祿水也亦謂之紅娘過缸酒婦女簪花缸面分餅時剪紅紙裝之題以喜字按麴從米亦作麯亦作麴從麥今所謂大麴者蒸搗大麥為之而黟麴多從生藥鋪收麄埽剩藥屑合作麴如棋子大且偏重附子烏頭蒗蕩以麥麩粘之苦宜其腥劣忽得色紅甘冽者真可喜也

青海鹽

政和經史證類本草朱書神農本經云戎鹽主明目目痛益氣堅肌骨去毒蠱名醫別錄云戎鹽一名胡鹽生胡鹽山及西羌北地酒泉福祿城東南角北海青南海赤蓋華吉蘭泰河套及青海之波羅沖科克言之是西羌之鹽古入中國佛書言大信度國出赤鹽色如赤日白鹽黑鹽及白石鹽等異域遠方以之為藥西夏時鹽宋人謂之青鹽內地未行見宋史孫甫鄭文寶傳又泊宅編云西安州即唐鹽州西至沉沙六日沙深細沒馬無水源乾但沙耳又二日至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海水味可不甚鹹、中有顆鹽、大者重三四斤、其色紅瑩、軍行以和食飲、池周迴可三十餘里、四旁皆山、中沒(役)夫三千餘、絕塞難得鹽、自熙河蘭鄯以西仰給於此、其云青鹽、則別錄所謂北海青也、其云紅瑩、則別錄南海赤也、明陸容菽園雜記、環慶鹽池有水晶鹽、方塊如骰子、有鹽根如石、可規爲槃盂、甘肅寧夏、有青黃紅池鹽、

幞

史炤通鑑釋文、於衣幞云、博木切、尓雅裳削幅謂之幞、胡三省辨誤云、尓雅乃纀字、此幞當音房玉切、帊也、所以包裹衣物、俞玉吾席上腐談云、幞頭以幅巾裹首、字音伏、與襆被之襆同、今譌音爲僕、是宋時多有誤音、說文云、幞帊也、集韻逢玉切、云帕也、幞頭即帊首、即今包頭、幞被衣幞、即包被衣包、其從衣之襆爲或從字、袱則今俗字、

錦地

魏志倭國傳云絳地交龍錦五匹、絳地縐粟罽十張、紺地句紋錦三匹、臣松之以為地應作綈、漢文帝着皂衣謂之弋綈、字是也、地字不體非魏朝之失、則傳寫者之誤也、案綈為厚繒、錦為織采、絲罽為氈、今字作毯、亦織采毛也、既為綈、則不得為錦為罽矣、凡繪畫之事皆有地、錦罽皆織畫、當有地、地字正體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火浣布說

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神異經云、南方有火山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然、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色白、績作布、若汙以火燒之則清潔、太平廣記載异四公記云、南海商齎火浣布三端、二是緝木皮所作、一是績鼠毛所作、木堅毛柔、史記大宛列傳正義引萬震南州志云、大秦海中斯調洲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汙、入火中便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參間門樹皮也、單字還音又引括地志云、火山國火中有白鼠、

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梁任昉述異記云、南方炎山
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
葉、至火生時草木葉落、取木皮績之、爲火浣布、明鄺
露赤雅云、苗中火浣布有三種、一畢方麻、一祝融木、
一火鼠毛、其用之者、後漢書西南夷傳注引傅子曰、
長老說漢桓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佯
汙之、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也、宋蔡絛鐵
圍山叢談云、火浣布若木棉布、色青黳、投火中則潔
白、宣和政和以後、盈宮而至、御府納爲巾褥裙袍之
屬、蓋東漢時始至中國、宋時則尋常南貨矣、姜紹書韻

石齋筆談云、火浣布色微白、以手揩之、則餘粉染指
如弄蝶翅、此則木皮所績、餘指(脂)猶在、亦常物、今四川
越嶲廳番地、五蠻山、石縫中有草根、名不朽木、其性
純陰、織成布、用火浣、四川通志云、窮人乃用之也、抱
朴子論仙云、魏文帝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
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間未期、二物畢至、帝乃難
歎息、遽毀斯論、今案文帝謂世稱火鼠毛爲布、垢則
火浣如新者、妄也、火無生育之性、鼠焉得生其間、爲
典論刻之太學、明帝世有奉此布來貢者、乃刊去此
碑、而列于湯問篇云、周穆王征西戎、得錕鋙之劍、火

浣之布、布浣則投之火、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也、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列子、晉人王浮葛洪以後書也、以仲尼篇言聖者、湯問篇言火浣布、知之

不借

周官弁師注云璂讀如薄借綦之綦、儀禮喪服繩菲注云今時不借也、疏云周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漢時謂之不借、凶荼屨、不得從人借、亦不得借也、釋名云齊人謂韋屨為菲、以皮作之、亦曰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於人也、齊人曰搏腊、自是皮屨、方言云、絲作者謂之屨、麻作者謂之不借、急就章裳韋不借為牧人、顏師古注云小屨也、以麻為之、是麻屨、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屨也、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草屨、三說不同、按東方朔傳云孝文皇帝足

履革舄注、顏師古云草生皮也、革爲不用柔韋、言儉率、貢禹傳云孝文皇帝衣綈履革、揚雄傳云綈衣不敝、革鞜不穿、蓋天子本有皮履、漢文不求精麗、臣下以不借目之、謂是草履、不近情也、言鹽鐵論散不足云、古者庶人麁菲草芰、縮絲而尚韋、後則綦下不借免鞔、鞮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紈裏紃下、越端縱緣、中者鄉里間作、而婢妾韋沓絲履、依此則不借非草非革非韋非絲之專名、四者皆可名之、有綦而苴薄。今之薄底鞵耳。

布

古人所謂貨賄財皆從貝、不以是金、其貨布銅鑄者至莽時物、疑莽亦有所本、今外域俱用錢、而中國古時亦實有鼓鑄、不能徧及之處、周時納賄以錦、至春秋時金猶未通行、惟管子書言金、戰國時金始爲貨、相沿至今、而亂離之際、鼓鑄不給、猶用布帛、可知古用布帛亦自然之勢、非可久因也、魏志云黃初時以穀貴、罷五銖錢、用穀帛、人多巧僞、競以溼穀薄絹爲市、嚴刑不能禁、太和元年復行五銖錢、南史孔琳之傳云、晉桓元時議用穀帛、琳之曰穀帛爲寶、本充衣

食、令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勞於商販之手、耗於割截之用、晉書張軌傳云、索輔言、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宜復五銖、魏書食貨志云、魏初民間皆不用錢、自鑄太和五銖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不同、商賈不通、任城王澄言、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柚之勞、不免飢寒之苦、請新舊諸錢並得通用行、唐書食貨志云、貞元宮市、以中官為宮市使、取物於市、以敝衣絹帛尺寸分裂酬其直、

觀魏晉北魏唐所行、知用布帛不便、巧偽則害人、裂匹為尺則害已、此其幣[弊]也、太公九府布於布、束於帛、則布錢也、帛以束錢、古人所謂錐刀之末、錐分碎金刀分碎布、古亦錢穀布帛金貝兼用耳、

此寫書先生凡古字俱作右字、似以此為律、殊不必也

畝制

步弓之數著書者多不詳言、案秦商鞅開阡陌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弓過六尺有誅、蓋周以八尺為步秦以周尺六尺為步、六國及漢初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周制步百為畝八尺步也、商鞅改二百四十步為畝六尺步也、六國東田步百為畝六尺四寸步也、鹽鐵論未通篇云、古者步百為畝、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畝、漢武帝改東田六尺四寸步也自周以後漢武以前計之、畝有四等、六國漢初東田最小、周田次之、商鞅田次之、漢武東田最大、魏書高允傳云、古

人言方一里、今田三頃七十畝、里爲三萬七千頃、今推其數微誤、方里爲三頃七十里五畝、方百里爲三萬七千五百頃、即漢武法、通典言唐制同、舊唐書職官志戶部云、凡天下之田五尺爲步、步二百四十爲畝、畝百爲頃、賓儼唐書音義云、小畝百步、周制、中畝二百四十步、漢制、大畝三百六十畝步齊制、宋時用中畝、則趙宋以前、皆二百四十步、別有小畝大畝之名、今亦然、今尺大、五尺爲步、順治十一年、定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會典云、丈量州縣地、用步弓、旗莊屯地用繩、民間以二百四十步爲糧畝、其大制則縱黍營造尺長五尺爲弓、方五尺爲步、畝積二百四十步、里長三百六十弓、頃有百畝、積二萬四千步、畝爲十分、分積二十四步、河北又自有三百六十步中畝、七百二百畤大畝、不同糧畝數也、江南畝制又異、徽州平畤水田、畝積百九十步、斛水田積二百十步、高原田積二百六十步、山田積三百步、屋基墳墓地積二百步、次者積二百五十步、又次積三百五十步、山地積五百、城中附治等正地、一等正三十步、二等正四十步、三等正五十步、四等正六十步、當田一畝、此一清釐等則也、又一清釐等則、步弓方五尺、畝積二百四

十步、凡地一畝、斂折田五分六釐一、休寧折七分六
三釐八、婺源折六分一釐五、祁門折六分二釐七、黟
折五分四釐五、績溪折五分八釐三、山一畝、斂折四
分三釐四、休寧折二分二釐一、婺源祁門俱折二分
二釐祁門後攤入田、黟折一分三釐三、績溪折二
分零二、塘一畝、斂充一畝一分九釐一、績溪充一畝
零一釐一、休寧婺源祁門不充不折、黟折六分四釐、
其衛户屯田執田不出運者、輸津貼銀由州縣衛所
官徵解、散給運丁、如運丁就近自向佃户取租者聽、
新安衛屯田、每畝津貼銀八分、

陸景思秋成詞

有秋為古今君相所重、齊東野語載陸景思賀賈相
生辰甘州詞云、滿清平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
論從來活國論切第一無過豐年、辨得閭民一飽、餘
事笑談間、其人雖不然、言不可廢、惟其言係頌公田、
故云閭民飽也、斗米三錢、乃漢永平唐貞觀時事、不
及漢宣時石米五錢、若梁侯景亂時斗米八萬錢、其
世界可知矣、唐聶中詩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古人皆服其遠到、宋呂夷
簡為郡守上言乞不税農器、真宗知其可為宰相、楊

萬里詩云、昇平不在簫韶裏、只在村村打稻聲、元宋聚詩云、城南父老髮垂肩、拄杖支頤語可憐、餺飥不甜寒具小、風光那似十年前、皆佳詩也、因覽陸詞、拉雜書之、自古巧詐亂離之時、以力農者勝、管子小匡言立甯戚為大司田、云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地之利、齊所以霸、秦開渠力耕、卒并六國、蕭何撫循關中、轉粟餉軍、韓信初歸漢、漢以為治粟都尉、光武使寇恂力農河內、為爭天下根本、袁紹軍食桑椹、袁術軍食蒲蠃、魏武於許屯田、州郡並置田官、司馬懿言天下不耕二十餘年、請務農積穀、昭烈入蜀、倥偬戎馬、首立督農官、魏蜀烏得不建國也、魏太武帝問高允政以何先、允言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太武為除封禁良田之令、以賦百姓、魏以富強、洛陽搢紳舊聞言、張全義在洛時、民間相語、大王於好聲伎等閒不笑、獨見好蠶麥笑耳、此亦蕭何之功、惜所事非人、然朱梁富強不可及矣、金史宗雄傳云、按視泰州地土、北京路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太祖從之、徙萬餘家屯田泰州、宗敘傳云、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廩粟、世宗以為盡心於國、此皆事在賈前者、屯田公田利害當別論、愛陸詞、為廣之、唐德宗言朕以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和年豐為嘉祥杜悰言願陛下專以百姓富安為
國慶此固非小朝廷所能當也

律尺一尺三寸七分一釐七毫營造尺一尺裁尺九寸

尺

會典云橫黍尺當縱黍尺八寸一分縱黍尺當橫黍尺一尺二寸三分四釐五毫七絲一忽三微湖海集云工部尺合一百三十五黍戶部尺合一百四十八黍成君瓘云工部尺合一百三十五黍十分黍之三外營造尺合一百三十六黍十分黍之七又案今脩會典縱黍為營造尺橫黍為律尺俗用裁尺一尺營造尺一尺一尺九寸（十寸一分一釐二毫）律尺一尺二寸三分四釐六毫律尺一尺裁尺七寸二分九釐營造尺八寸一分天三百六十度在天一度在地二百里與數理精蘊同

是用縱黍尺五尺為步一千八百尺也、古言在天一度在地二百五十里、是用橫黍尺五尺為步一千八百尺也、橫黍尺地周九萬里、縱黍尺地周七萬二千里、

石斗升

漢石千合、止古稱千兩、六十二斤半、今稱二十四斤、同度記云、考工石方尺深尺五寸六分二釐五毫積千五百六十二寸五分、（以方尺計之深一毫者積萬萬毫、六分二釐五、積六百二十五萬萬毫、今積立方一寸當千萬萬毫積立方一分、當百萬毫、此當云積千五百六十二寸五百分、刊本遺却百字、數誤）又云石重百二十斤、合今三十斤四兩三錢七分五釐、釜方尺深尺、又云漢石方尺深尺六寸、其言於古不能合今量數、則順治十二年頒官斛、康熙四十三年又定升方四寸深二寸、容三萬二千分、斗方八寸深五寸、容三十二萬分、（方寸積百分立方寸積千分也、）每斛

五斗積一百六十萬分、雍正十年定求升斗斛石、以
以寸法、定容積之率、升積三十一寸六百分、斗積三
百十六寸、斛積千五百八十寸、石積三千一百六十
寸、深方三寸深三寸五分五釐、斗方六寸五分深七
寸四分七釐九毫、斛方尺深尺五寸八分、石方尺四
寸深尺六寸一分二釐、較康熙時升斗畧小、又有
小升斗、以官石一石作三百三十二分、一分為一升、
二十分為一斗、六斗為一市石、仍多十二小升、案史
記孔子世家正義云、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是唐合
三為一之數、宋史皇祐新樂圖記云、黍斗三斗當今
二斗九升五合、則皇祐大斗、比古略大、沈括夢溪筆
談云、古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則宋時官斗視唐
斗又大、元史食貨云、至元十九年、令輸米者止用宋
斛、蓋以宋一石當今七斗故也、則元初用遼金斗尤
大矣、今黟升乃古升、其稱粗則以二十斤為一廿其
大數、秤以三百二十兩、石以三百二十升、

意小尔雅、隋唐以前書、宋人又谓續、宋明人语、家语出自阮逸、蓋逸略有编排十五斤之秤 △

宋秤

秤為稱之草書字、小尔雅云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不知其文於古何所釋、△五代時始見之、馮令南唐書苛政傳云、張宣鎮鄂州、賣炭者率以十五斤為秤、無敢輕重、宋人則盛行其數、宋史律歷志云景德中以御書真行草三體淳化錢、較定實重二銖四絫為一錢、以二千四百得十五斤為一稱、之則、皇祐新樂圖記、阮逸胡瑗言、隋實以二斤為一斤、令十五斤秤、乃古三十斤一鈞也、数多錯出、然可知為宋令秤也、夢溪筆談云、予考定種律、及受詔改

渾儀、來秦漢以前度量升斗、古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古三斤當今十三兩、皆古不及今三之一、其秤則以宋斤十五為則、職官志有給炭月二百秤、月百秤、月三十秤、月二十秤、青箱雜記云、楊億與王旦書曰山栗一秤、脚表村信、夢溪筆談云、施昌言廉撥戶毘墓得千餘秤炭、侯鯖錄云、元祐六年汝陰作院、有炭數萬秤、酒務有餘柴數十萬秤、宋史職官志奉祿制上云、宰相樞密使、歲給炭、十月至正月二百秤、餘月一百秤、以下三十秤十五秤二十秤、墨莊漫錄云、翰林司金丹閣、日供炭五十秤、清波雜志云、蔡京庫中點檢蜂兒現在數目、得三十七秤、是在宋見於官文書、流為常談也、大金弔伐錄云、宣和五年三月交物二十五萬九千八百斤、準一萬七千三百秤、天會四年正月、金致宋人參一千秤、二月八日書致人參二十秤、二月十日書致人參二十秤、金史百官志俸給、麴自五十稱至一稱、元李志常西遊記云、昌八喇城西瓜其重及秤、是金元亦沿此數、宋朱彧萍洲可談云、九宮山有金星銀星、鏵音鍇背金銀星、宛如一具秤斤兩既審無纖毫差、惟秤星十五斤、鏵背星二十斤、枚枚如此、今駿之砠秤為二十斤、

平
黍五銖合今平八分、今一兩合六十二銖半、今一斤合一千銖、此戶部平也、明鄭世子律書云、十二銖為今三錢、明兩止四十銖、程君瑤田通藝錄云、大黍十二銖今法馬二錢六分八釐弱、中黍十二銖今法馬二錢四分五釐弱、俱太輕不合、也漢𠛬孔君繼涵同度記云、今一兩為九十五銖又十三黍、又太重不合也、漢律歷志云、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是二千四百黍也、隋書律歷志、明言開皇以古稱三斤為一斤、唐六典明言七十四銖為兩

三兩爲大兩下兩宋沿之夢溪筆談云秦漢之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其言九十二斤半當漢三百四十一斤）大約古四十八斤當宋之五斤合三兩及七大業中又用舊稱蓋兼二制當陽玉泉寺有鐵鑊文云大業十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十八日當陽治下李慧達建造鑊一口用鐵今稱三千斤永充玉泉道場供養言今稱者以別於古秤也至唐六典明言二十四銖爲兩三兩爲大兩一兩宋沿之夢溪筆談云秦漢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其言九十二斤半當漢三百四十一斤）大約古四十八斤當宋十三斤合三不及一續博物志亦言今九十二斤準漢秤二百四十一斤九石合古二十五石宋稱比今平大也（同度記言今一兩當古三兩九錢大分三釐八毫七絲比宋反大矣）而宋史歷志言以二千四百黍爲兩新製既定姦弊無所措蓋空言而已筆談又言古一兩當宋六銖半其言不可解矣會典云雍正十年十月初七日定權衡表求營造尺以分兩定尺寸之法赤金十六兩八錢白金九兩紅銅七兩九五錢黑鉛九錢三分鑄高廣六面如均者爲營造尺一寸法馬形圓求法馬以寸法定輕重之率與前互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煤

大清會典內務府營造司云煤丁納煤萬斤準銀十六兩五錢炭丁納白炭千斤準銀十兩五錢黑炭千斤準銀三兩三錢其出則加厚欽定宮中現行則例云康熙二十五年定冬季給內監月煤百斤炭十斤煤一斤折銀一釐八毫炭一斤折銀五釐則其時銀一分八釐得生煤十斤皇朝通考征榷考云乾隆四十六年諭近聞煤價比前昂貴西山一帶着直隸總督委縣員逐細踏看無礙山場照例招商開採嘉慶九年十二月御史書君興奏煤鋪煤塊收小時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煤四釐一斤、十斤直銀四分、和土做塊、輭煤一斤可得二斤、每塊一斤四兩、直銀三釐、是一分八釐、僅得生煤四斤半、若輭塊則七斤半、炊桂之言信有之矣、日益豢富、所以尤宜崇儉也、

書套

今之書套、套即套、套即韜、韜即橐也、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云、持橐簪筆、注張晏云、橐、橐契囊也、近臣負囊備顧問、師古云、橐所以盛書也、無底曰橐、即今書套無當者、詩公劉釋文、宋孫履齋示兒編、俱引說文有底曰橐、按左傳言橐饘、又言簞食與肉置橐、則橐爲今俗有底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帖

說文云帖帛書署也、玉篇四百三十二同、廣韻入聲三十云帖券券帖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題賦曰帖、古均就有署言之、今人職名紙曰名帖、古謂之刺、後漢書禰衡傳云陰懷一刺、魏志夏侯淵傳注引世語云、人奏一刺、悉書其鄉邑名氏、唐書百官志云、諸司相質其制有三、一曰關、二曰刺、三曰移、蓋書名刺者刺取彼意見與否也、前此則謂之謁、尔雅云謁請也、釋名云謁詣也、詣告也、書其姓名於上、以告所至詣者也、史記索隱云、謁以札書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載

錢穀、云蕭戴錢穀色者、以高祖書賀錢萬、若今慶弔禮帖所列、爲名帖中之一種、漢書霍光傳注文穎云、朝當用謁、以今制況之、則鴻臚寺[illegible]官職名紙、漢有中書謁者令、典朝謁、史記萬石君列傳云爲中涓、受書謁、漢書申屠嘉傳云、晁錯夜入宮上謁、霍光傳云使蒼頭奴上朝謁、後漢書劉盆子傳云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之、皆朝謁也、按曲禮云能典謁矣、未能典謁也、注云謁請也、謂請主人意、見客與否、史記酈生陸賈列傳云、踵軍門上謁、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漢書何並傳云自造門上謁、袁盎傳云至丞相舍上謁、蓋寬饒傳云諸官府門上謁、雋不疑傳云及門上謁、陳萬年傳云謁問疾、翟義傳云內謁徑入、後漢書徐稺傳云留謁即去、皆名帖也、

油煙墨

古用石墨、後用松煙墨、宋沈括以鄜延石油煤作墨、東坡志林、謂石油墨堅重而黑、在松煙之上、政和中醫官寇宗奭作本草衍義、言墨用松煙、其石油煤不可入藥、又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遺東坡、乃自埽油燈煙所造、是北宋石油煤墨已行、葉夢得避暑錄話云、三十年來歙人以黃山松清漆燒煙作墨、余大觀間取其煤、參以三韓墨三之一、既成則他名墨皆不及、又云、近有油煙墨、法用麻油則黑、桐油則不黑、世多以桐油賤、不復用麻油、故油煙墨無佳者、四朝聞見

墨

録云、紹興間後古殿供御墨、欲取九里松為煤、新安戴彥衡、言此平地松不可用、力持乃止、老學庵筆記云、紹興中欲以西湖九里煙作墨、新安墨工以為當用黄山松煙、南是宋初有油煙、而多用松煙墨、金人元好問、有南中楊生玉泉墨詩、注言楊墨不用松煙而用燈煤、意燈煤墨、南中作者在紹興後、楊生名文秀、其子彬、傳其法以授耶律楚材者也、元詩注又言、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團為畫眉墨、陸友墨史云、潭州墨工胡景純、奇取桐油煙、名曰桐華煙、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為點漆、則南宋與金重油煙墨時、猶兼用松煙、今高麗墨是有漆煙、即葉夢得所謂三韓墨、張世楠游宦紀聞、載宣和六年高麗私覿名品、有松煙墨二十挺、是北宋以前墨用松煙、偶有油煙、南宋以後多用油煙、今松煙油煙並行、松煙以雍正年間製者為上、熱河園場松也

夾板船札船

高拱乾臺灣府志云、荷蘭船最大、用板兩層、斲而不削、製極堅厚、中國謂之夾板船、其實圓木為之非板也、又多巧思、為帆如蛛網旋盤、八面受風無往不順、海洋相遇常遭其劫、廣南創為小船曰札船、駕巨礮於上、攻夾板船底、底破即沈、荷蘭甚畏之、澳門紀略云、荷蘭商船戈船、在海中為最堅、皆以夾板、戈船有五桅九桅、桅有雌雄二窾、箍而楔之、蓋左右帆、數百里之遥逾時可及、其首尾皆有桅、

皇朝通考四裔考、安南云札船無首尾、輕捷異常、蓋

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芑存稿卷三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操楫而行特人力者、嘗駛行鑿破夾板船、船上人驚、則以數十札船、弁繩夾板船底、爭拽之至淺處、而夾板船中人物無歸者、紅毛人駕舟避廣安灣、其酋令舟行望見廣安灣則柁師斬矣、廣南於乾隆五十三年并安南、亦藏匿海盜、後爲粵南所并、

操楫而行恃人力者、嘗駛行鑿破夾板船、船上人驚則以數十扎船、扑繩夾板船底、爭拽之至淺處而夾板船中人物無歸者、紅毛人駕舟避廣安灣、其帥令舟行望見廣安灣則柁師斬矣、廣南於乾隆五十三年并安南、亦藏匿海盜後為粵南所并、

癸巳存稿卷三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蘿蔔

冬日取蘿蔔少留英蕊以線絡橫承之挖其腹向上注以水久之則英屈向上生意不絕能至夏初癸辛雜志言沈草庭謂杏花半開者用刀剪下插之蘿蔔上却以花盆用土種之時時澆灌而根已生可以得種此法極佳蓋借蘿蔔生氣或云以芋頭插之亦能有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莽草

尔雅竹数節爲莽方言南楚閒謂草爲莽此各明一義周官翦氏除蠹物以莽草熏之注云莽草藥物殺蟲者山海經中山經云朝歌之山有莽草焉可以毒魚葌山有木焉曰芒草可以毒魚亦謂之草神農本草則莽草在木部此草乃古皁之李字非今草木轉寫字本經云蔄草殺蟲魚蘓頌云今南中州郡及蜀川皆有之木若石楠而葉稀無花實又云一說藤生葢以名草疑之實則莽皂即桂子性辛毒大般泥洹經音義則云出幽州李德裕詩序云龍門敬善寺紅

桂樹獨秀伊川、移植郊園衆芳色沮、乃是蜀道莽草徒得佳名、則莽草實木本、頌說無花藤生、乃別一種也、宋沈括補筆談云、莽草蜀道浙江湘湖間山中有之、枝葉稠密團欒可愛、葉光厚而香烈、花紅色大小如杏花六出、反卷向上、中心有紅蕊、倒垂下、滿樹垂動搖搖然極可翫、襄漢間漁人採葉搗飯以藥魚皆鬣上、乃撈取之、南人謂之石桂、世人謂莽草大葉如手掌、又言細葉、又言葉光厚堅韌可拉、又言柔軟而薄、又言蔓生、多是謬誤、此與李德裕所賦、均為本草木部之莽草、而莽草又自有葉大如掌及光厚堅韌、

及藤生者、沈括以為謬誤、是為執一廢百、益神農莽草、以俗字譯之應為莽草之木、不妨草中自有莽草也、明李時珍本草綱目、但據木莽一種、遂削神農木部之莽草、而入之於毒草門、又復引木部莽草之文以實之、尤不當也、

桂

桂之屬不一、晉以後說即雜出、莊子人間世云桂可食故伐之古人鹽梅薑桂所以調和、又食藥若桂皮桂心桂枝、故云可食、是中土常木、不曾遠求之交趾也、陶宏景云、齊武帝時湘州送桂樹植芳林苑中、葉如柏葉、澤黑心赤皮黃、此又別是一種、神農本草則惟牡桂菌桂二種、而宏景亦未嘗見、言並宜研訪、嵇含南方草木狀則云皮赤者為月桂、葉似柿者為菌桂、葉似枇杷者為牡桂、葉緣邊表裏白毛者為肉桂、唐段成式酉陽雜俎云、山桂葉如麻、細花紫色黃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蔟生、月桂花淺黃色四瓣青蕊、牡桂葉如苦竹花六瓣蕊凸起、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云、桂南方奇木上藥也、出賓宜州、凡木葉蕊皆一縱理、獨桂有兩紋、形如圭、製字者意或出此、葉味辛甘、與皮無別、而加芳美、人喜咀嚼之、周去非嶺外代答云、桂開花如海棠色淡而花小、結子如小橡子、花蕊爲食品所須、葉比木樨稍大、皆有直文三道、如古圭製、然此本草所謂桂也、藝文類聚引尸子云、春華秋英、其名曰桂、唐王維詩云、人間桂花落、夜靜春山空、于武陵山中桂云日煖上山路、鳥啼已知春、酉陽雜俎云、李衛公言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楚辭美桂樹之冬榮、庾肩吾詩稱桂花耐日、依此諸條、桂以春華秋英冬榮也、亦有以秋華者、或謂之木犀、晉王子年拾遺記、言岱輿旁有丹桂白桂、尔雅釋木梫木桂、晉郭璞注言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花、花而不著子、唐張九齡感遇詩云蘭葉春葳蕤、桂花秋皎潔、此則秋花木犀亦名桂也酉陽雜俎云、桂花三月開黃而不白、言秋花者妄、不悟秋日銀桂白花皎潔、晉人已謂之桂、非妄也、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木犀一種花黃、深而大、一種花白、淺而小、湖南呼九里香、江東曰巖桂、浙人曰木犀、古

人殊無題詠、不知舊何名、張芸叟詩云、駐馬欲尋無無入路、問僧曾折不知名、陸游詩序云、楚辭所謂桂數見於唐人句（詩）、詩及圖畫間、今不復見矣、屬山僧野人求之、作絶句、云丹葩綠葉鬱團團、消得姮娥種廣寒、行盡天涯年八十、至今未遇一枝看、張陸之詩、一云不知名、謂巖桂木犀也、一云未遇看（謂）丹桂也、姚寬西西溪叢語、以木犀爲巖客、史繩祖學齋佔畢、謂巖桂四出而金色、且開於秋、象見月中、各就所見一種言之、不必相當也、明王世懋閩部疏云、福南四郡桂、四時皆花有子、其秋花無子者、木犀也

木僅槿不應在釋草說

爾雅釋花（草）云、椵木槿、櫬木槿、疏引某氏云、其花朝生莫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詩正義引爲樊氏、此亦由疑之、故強爲之說、其實尒雅、以經師考補名物、木槿誤入釋草、其致誤蓋亦有由、備終言木謂之華、草謂之榮、夏小正言榮堇、月令言木堇榮、遂並椵櫬入釋草、非由辨氣也、釋木云、椵梔、注云、樹似白楊、又唐棣核、注云、樹似白楊、江東呼夫核、是椵爲梔、亦爲核、曰唐棣、詩草木疏云、唐棣奥李也、其花或白或赤、文選閒居賦、二柰曜丹白之色、注、引廣志云、張掖丸酒泉

有赤白柰、埤雅引篤論云、木槿花似柰、柰實木槿盡、詩草木疏言、唐棣六月熟、又言常棣有白有赤、于亦如郁李、是椵為唐棣、其花似常棣、似柰、詩唐棣有花華名、唐棣花反而復合、亦如日給瞬瞬然、故椵有木槿名、為梔為桋蕣榮華也、釋木云櫬梧、注云今梧桐、釋木又云榮桐木、說文榮云桐也、桐云榮也、夏小正云二月榮堇、月令云季春之月桐始華、則榮為葉華為蕣、是木槿之櫬為梧、櫬梧亦蕣榮華也、詩鄭風云顏如舜華、毛云舜木槿也、是為月令仲夏榮之木堇、鄭注月令云木堇王蒸也、詩草木疏云齊魯之間謂之

王蒸、今朝生莫落者是也、鄭注蓋用方言、然則舜王蒸為木槿正名、一曰日及、亦曰日給、一曰朝菌、潘岳云陞生說也見文選游仙詩注一曰椿、莊子逍遙遊大椿釋文引司馬彪說禮謂之榮、詩謂之華、是槿亦蕣榮華、椵櫬同其名、然則木槿一也、椵木亦為木槿二也、櫬木亦為木槿三也、三者皆木、且正名之曰木槿、何得在草、草是(自)有藹苕董茇董二(草)種正、經豈宜惑、惑亂草木也、木謂之華華字專加草、草謂之榮榮字乃從木、雅訓與文字相反、義不可曉、梔梧舜三者皆木、經皆有華義、不應草訓、若云辨氣、則治牆卷施豈復應在木乎、以之說舜已是木非草、

蒹及椴櫬、義更遠矣、詩草木疏云、舜一名椴一名櫬、案爾雅亦是椴櫬亦名槿、非謂凡屬槿者俱名椴櫬、草木疏疑於以木入草、不欲又分三名、不悟既名之為木槿、則釋草篇名、非曲說所能通也、此壬戌夏在淼安作、戊寅在阜陽聞人言棺以槿木為上、往視之乃楸木、此又汝潁間木槿之名、京林城謂之桫枋

芭蕉

南方雪中實有芭蕉、梁徐摛冬蕉卷心賦云、拔殘心于孤翠、植晚翫于冬餘、枝横風而色碎、葉漬雪而傍枯、王維山中亦當有之、夢溪筆談云、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王維畫物不問四時、家藏袁安臥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難與俗人論、嬾真子亦云此乃神悟、不在形迹、冷齋夜話云王維作畫雪中芭蕉、法眼觀之知其神情寄寓於物、俗論則譏以為不知寒暑矣、世間此種言語、譽西施之顰耳、西施是日適不曾顰也、

西瓜

李志常西遊記（道藏本二卷記邱長春西行事）卷上云、輪臺西昌八喇城西瓜、其重及秤、蓋即今哈密瓜、秤謂十五斤、謂之西瓜者、中地舊名也、宋洪皓松漠紀聞云、回鶻西瓜形如匾蒲而圓、色青翠、經歲則變黃、是其始納貢遼金者、五代史四夷附錄云、回紇種大如中國東瓜、金劉祁作吾古孫北使記云、回紇國瓜有重六十斤者、又金川瑣記言南瓜圍三四尺、重一二百斤、四人舁之、則及秤不為大、盛如梓老學叢談、引耶律丞相西遊錄云、八普城西瓜大者五十斤、驢負兩枚、又

云舜思干城瓜大者如馬首今中國自種西瓜皮與瓤色俱淡然有重至五十斤者五代史言中國東瓜今七八月瓜菜也有百斤者又倭瓜亦七八月瓜菜南人謂之北瓜北人謂之南瓜

黃山松

宋晁貫之墨經云松煙後唐用宣州黃山歙州黟山及松羅山松李氏以宣歙之松類易水之松黃山黟山松羅山之松品惟上上穿山石出者歲不過所得不過二三株為上上其次曰脂松曰揭明松曰紫松曰鐵松曰黃明松曰糖松曰杏松曰脂片松凡九等老學庵筆記云紹興間中官欲用西湖九里松煙作墨新安墨工戴彥衡力持不可曰松當用黃山所產比平地松豈可用羅願新安志云黃山朱砂泉旁近有昔人墨竈數處又云黃山松煤至精者造墨可比

李廷珪、又云新安墨以黃山名、衢池工者、戴他山松往造、亦竟不成、是黃山自古多松、間有穿山石出者、以為奇品、益多取山陰木實清瘦、煙自重黑、而葉夢得避暑錄話、謂黃山松腴煙黑、乃是脂片松下品也、明天啟六年閏六月、山主吳養春家人吳榮在東廠首告、八月、審明程夢庚賣松銀十三萬六千兩、吳養春賣松銀六十餘萬兩、又官估山場木植銀六十餘萬兩、計賣松得銀百餘萬、時木植甚賤、又山崖深邃、木植尤賤、當刊松萬萬株矣、今所剩者、皆刀斧所不及、宜多奇品、又程瑞祊黎林囈語、言康熙五十七八年間、蒲團卧龍破石迎送、擾龍倒挂接引七松、化為爐炭、其松更寥寥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牛莊葦

牛莊葦定額一百五十五萬四千八百二十束，十分抽二，除與工部編席外，餘葦每束二釐，共徵銀一千四百兩零六錢二分。盛京通志文也。其每束二釐，應作每束二分，以推工部編席用二十四萬九百三十三束，折色收七萬三十一束，適讀通志又讀緝古筭經記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葦蕩營柴

嘉慶初河工歲料堆千一百二十五束、十七年四月江督百齡奏、葦柴三十斤一束、向四十束一方、今三十束一方、三十七方半爲一堆、牽算一堆值銀一百六十兩、增柴四百二十九萬八千三百七十六束、抵二千八百餘堆、值銀四十五萬餘兩、除費九萬餘兩、可餘銀三十五萬餘兩云云、果一堆一千一百二十五束、應抵三千八百二十堆、值銀六十一萬一千二百兩、若二千八百二十堆、恰值銀四十五萬一千二百兩、止增柴三百十七萬二千五百束矣、不知當日

部議及星使何以覈銷、又是年十月星使奏、二十二斤一束、三千束為一堆、應柴六萬六千斤、與向例四十束為方三十斤為束、以三十七方半計之、當得三十斤之束一千五百、為四萬五千斤、其數不合、與百齡所奏一堆三萬三千七百五十斤、亦不合、又二十四年十月協濟馬營壩工稭料三千垛、河督黎世序奏、每垛五萬斤、數亦不合、蓋年時計算不同、惟十七年江督奏、明係誤三千八百為二千八百計算、是不檢也

麟

順治二年二月山西交城縣牛產麟見交城縣志、順治十八年定遠民間牛產麟見江南通志、康熙五年四月南昌縣牛產麟見江西通志、康熙己酉正月二十一日丑時餘姚吳天保家黃牛產一麟見毛奇齡西河詩話、康熙二十八年餘姚烏山胡氏牛產麟見紹興府志、蓋即一事、毛於胡吳土音不分、又己巳誤作己酉耳、二十四年山西廣靈縣牛產麟見山西通志及寒松堂自作年譜、康熙三十三年合肥縣麟生於三河尖民家見江南通志、康熙四十七年夏灘縣

牛產麟見萊州府志雍正十年六月初五日鉅野民李思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正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四川潼川府鹽亭縣民楊士榮家牛產麟見京報川督黃廷桂川撫憲德奏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寧陽民孫永祥家牛產麟見山東通志雍正十三年寧陽牛產麟見寧陽縣志乾隆四年蕪湖民家牛產麟三日死剖之無腸胃見子不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大字大畫大符大碑大塔大佛大樹大梨大韭大材

大玉

晉書衛恒傳云漢靈帝時衆術將師宜官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王羲之傳云子敬嘗書壁為方丈大字觀者數百人按古人大字多以燈影取之鐵圍山叢談云宋元符末蔡京自取大筆如椽臂張兩幅素書龜山二字米芾賀鑄及一惡客俱愕然相視是前此所少也春渚紀聞云政和二年襄邑民家紫姑書紙字徑丈更請大書乃粘褰表二百幅用麻皮十斤縛作筆徑二尺許濡墨就麥場一人繫筆於項

不覺騰踔往來成一福字端麗如顏書令持往宣德門賣錢五百貫官捕具奏今就後苑再書驗之乃書一慶字與福字相稱案襄表幅方二尺二百幅連方可方二丈八尺此字之最大者矣老學庵筆記云乾道八年天申節知光州滕瑞進自書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用絹補投進以貢諛降一官其字蓋五尺餘亦可言大梁溪漫志云東坡教葛延之書言世人寫字能大不能小能小不能大我則不然胸中有箇天來大字世間縱有極大字焉能過此從吾胸中天來大字流出則或大或小惟吾所用若能了此便會作字也此實想像之言非能有此運筆蘇集有題崔白大圖幅徑三丈詩云往來不遺鳳銜梭誰能鼓臂投三丈是大絹本畫也南宋張邦基墨莊漫錄云梓州織八丈闊幅絹進宮禁前世織工所不能為此絹之最大者圖繪寶鑑(夏文彥撰)云戚文秀畫清濟貫河圖一筆長五丈貫于波浪之中與衆豪不失次序超騰回揖(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亦同)蓋亦絹本梁溪漫志云常州太平寺壁有徐友畫清濟貫河一筆紆繞長數十丈畫鑑則云尋其端末長四十丈波浪起伏活動而楊萬里詩云壁如雪色一丈許林景熙白石樵唱太平院壁間

畫云、萬頃波濤生素壁、又云毫端分寸萬千里、郭昇
客杭日記云、入常州到太平寺觀壁上畫水中作一
筆繞之不斷、立視久之洶涌生動、奇筆也、俱不言畫
筆長短、常州府云則云畫在寺之彌陀殿壁、筆起西
北隅、縈繞數千丈、其說不同、今以一筆所蓄之墨、細
注壁上、百丈尺、墨竭不能畫矣、豈能數十丈又數千
丈耶、千盎十議、丈廣尺議也、唐書云僧懷義殺牛取
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張天津橋南、此當連縫絹帛
為之、古今最大之畫也、齊東野語云、南宋黃冠如剛
以黃絹方丈、幂書大符進恭聖楊后、此符之最大者、

其丈尺已可疑、而正德始
福志言宋韓世忠墓碑
高十餘丈、未立嘉定時
有司磨作趙師羇碑、
為樣三成、覆之石崖
然探至十餘丈而移之
者、又高十餘丈、豈樣三
成所能覆至此 △

閣天傳信記云、元宗金天廟碑、高五十餘尺、闊丈餘、
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按默記云、華州西嶽廟門
裏、唐元宗封西嶽御書碑、高數十丈、砌數段為一碑、
直上薄雲霄、則數十丈應作數十尺、且係積段為之
者、安南人大越史記李太祖紀史臣云聖宗書佛寺
碑、長丈有六尺、留僊游寺、蓋碑石高丈六尺、取材已
難、燕都遊覽志云、昌平長陵洪熙元年建碑、高十丈
許、無字、又云碑闊四尺五寸、厚二尺五寸、他陵不及、
此碑之最大者、他磨崖者不計也、洛陽藍記云、永寧
寺塔高九十丈、上剎復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

百里、已遥見之、其言可駭、塔高九十丈、當徑九丈、圍二十八丈矣、越史李聖宗紀云、龍瑞太平四年、築大勝資天寶塔、高數十丈、其制為十二層、即報天塔、史臣以為安南四大之一、外有瓊林佛、普明鼎、龜田鐘、此宋時塔、大同府志云、應州木塔、遼清寧二年建、上下以木為之、高三百六十尺、大理府志云、城北門內崇勝寺塔、高四百餘尺、凡十六級、此塔之大者、真定龍興寺、宋乾德元年記碑云、金銅象大悲菩薩、高七十三尺、四十二臂、太祖所鑄、七度鑄就、一蓮座、二至膝、三至齊、四至胷、五至腋、六至肩髆、七至頭頂、臂雕木布漆金、安以銅筒子、儒林公議云、興國寺大像閣、高與開寶寺塔侔、唐尚書故實云、鄭廣文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言、自頂至頤八十三尺、額珠銀鑄、中盈受八石、此蓋如懷義血首、乃不祥之物、龍門奉先寺、唐開元十年碑云、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樂山縣志云、城東淩雲寺、唐開元時僧海通、于瀆江沫水蒙水之會、悍流怒浪之濱、鑿山為彌勒大像、高三百六十尺、建七層閣覆之、此像之最大者、其言作閣甚可疑、七層之柱均須五十五尺、疑閣為偽言、明西洋人言、舟過一港出銅人跨下、為天下奇觀、此不能鑄、其像亦無由移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合樹立、亦僞言也、明人姚士粦見只編云、處州雲和縣有大杉、鬱然雲表、百里外便可望見、好事者以絙度之、圍十九丈、徑六丈餘、此叱榕門大矣、蓋樹之最大者、酉陽雜俎云、洛陽報德寺有梨重六斤、其言有徵、異乎仙釋詞頭、此梨之最大者、酉陽州志云、邑梅洞長官司南韭山、昔有人遺韭種于此山、顚長丈餘、四時茂盛、民取以供食、此韭之最大者、大清一統志、言神木廠在廣渠門外二里許、有大木偃側于地、高可隱一人一騎、明初構宮殿遺材也、相傳其木有神、春明夢餘錄云、大木樟也、圍二丈外、臥四丈餘、騎而過其下、高可隱身、今見其木、長乃六丈餘、明史呂坤傳、于萬歷二十五年疏陳大工採木、言丈八之圍、則橫臥亦高六尺、可視宋時汴京摸枋、但遜神木耳、神木可云材之大者、嘉慶四年正月戊寅上諭云、上年十二月間、都爾嘉將由葉爾羌採解大磈玉石運送艱難之處、寄知和坤、和坤匿不陳奏、現現經軍機大臣查出具奏、今閱原書、得知回衆勞苦情形、朕心深爲憐憫、將此速諭所經各城大臣、接奉此旨、所解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拋棄、不必前解、然外閒不知玉大幾何、拋棄何地、十一年十一月辛亥

上諭云、玉慶奏親往驗看、玉硯一重七千五百餘斤、一重三千七百餘斤、即行起運赴京、玉慶着傳旨嚴行申飭、伊自到喀喇沙爾、罔識治體云云、始知大玉重七千五百餘斤、拋棄喀喇沙爾、此玉之最大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火不思

琵琶直頸者、宋以來謂之火不思、俞玉吾席上腐談云、渾撥四形較琵琶小、胡人改造琵琶、昭君笑曰渾不似也、後譌為渾撥四、按火不思渾撥四、皆单字還音、非有改造不似義、長安客話謂之胡不思、琵琶古實直頸、說文云琵琶馬上弦索、初學記引古今樂録云、琵琶出於絃鼗、注云杜摯以為出於秦末、蓋苦長城役、百姓絃鼗之、宋書樂志亦以為然、世說有曲頸琵琶、梁侯景使王偉彭儁齎曲頸琵琶云曲頸曲頸者、曲由直頸直頸分名、舊唐書音樂志云、今清樂奏

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絃鼗之遺制、疑其他曲項、疑是漢制、兼兩制者謂之秦漢、梁史別之曰曲項、舊唐書又別之曰其他曲項、則琵琶本為直項、可知、曲項疑漢時出胡中、唐書又云、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則所謂似琵琶而小者、兼五絃三絃、庶物異名錄云、即胡撥四、三絃長二尺、是也、晉阮咸造銅琵琶、元行沖改以木、唐李商隱題樞言草閣詩云、仲容銅琵琶、直頸聲淒淒、則唐人猶有直頸琵琶、曲頸琵琶之名、宋元始以直頸者名火不思、反以琵琶屬曲頸、則古今不相襲、求火不思之名、實出於

回部、元楊瑀山居新話云、鑌鐵胡不思、世所罕有、乃回回部中上用之樂、製作輕妙、每詢之鐵工、皆不能為也、今歸平江巨室曹氏、則初由回部得中國琵琶舊式、號曰火不思、轉入蒙古耳、元史禮樂志云、火不思如琵琶、直頸無品、字有小槽、元圓腹如半餅、楦以皮為面、四絃皮絣、用一孤注、元時天樂一部、有琵琶、箜篌、火不思、胡琴、是火不思屬直頸矣、陶九成輟耕錄云、樂器有秦明琴、渾不似、曲口溫、含含鄉鄉之類、北征事蹟云、英宗北征也、先奉酒自彈虎撥四兒唱曲、王圻續通考云、火不思又有秦漢子之名、沈德符

野獲編云、一名琥珀槌、一名胡博詞、老妓名渾不是、
方以智通雅云、火不思又有琥珀詞、吳擾回四、土兒密
失、又見機之名、高士奇天祿識餘云、一作虎拍詞、一
作虎拍思、一作琥珀思、皆指直項、按新會典圖第三
十六卷、火不思四弦、通長二尺七寸三分一釐二毫、
亦曲首七寸二分九釐、火
大清會典樂部燕樂注云、琵琶刳木為槽、上覆以板
四絃、四絃者槽方無角而長柄、火不思似三弦之制
而四弦、今尺一尺七寸七分四釐、
皇朝禮器圖燕饗部合樂九色、第七為火不思
大清會典樂部樂器注、番部合樂蒙古笳吹樂火不
思、
皇朝通考樂考云、和必斯、似琵琶而狹小、直柄曲首
四弦、見於
聖製者、
高宗純皇帝御製詩庚辰八什榜云、渾撥四、火不思、
曲長朔管如鞭吹、辛巳六琵琶云、底事名同火不思、
又云應恨昭君出塞時、辛巳七塞蟬云、曰和昭君撥
四弦、

九九

豹隱記談云夏至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喫茶如蜜汁吳下田家志云冷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爭向路頭宿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樹頭頭戴一云頭上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凉不入寺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夜眠床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被單添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墼冬至後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路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户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邋遢揹攤八九七十二貓狗兒尋陰地九九八十

一犁爬鉋以上俱依吳下田家志注其畧語 一齋出此石湖范成大用
吳鄉語成之以類書不載故記之

正月十日

右今注云一日雞二日狗三日豬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為人魏書自序傳（北齊書魏收傳）亦引之荆楚歲時記言一日不殺雞二日不殺狗三日不殺豬四日不殺羊五日不殺牛六日不殺馬七日不刑余（又）見一道書云天地先生雞次狗次豬次羊次牛次馬始生人次穀次粟次麦也故曰一雞二狗三豬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九粟十麥、正月此十日晴明、十者豐順也、拾遺記云堯時秖支國貢重明鳥如雞能使妖災羣悪不能為害今人每歲元旦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為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Centimetres

於牖上皆之道象也按雞取一日為雞又得吉音非尭時遺象渾天家言天地形如雞卵故宜先有雞為歲之首日事物紀原云東方朔始置人日汪君文瑩云周以大二老堂詩話云洪洪興祖引東方朔占書歲首八日一雞二犬三豕四羊五牛六馬七人八穀其日晴則所主物育陰則災

天穿節

凡事無雅記可尋者不得不徵之短書而短書多誤五車韻瑞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四日為天穿潛確類書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為天穿以紅縷繫餅投屋上謂之補天古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韻書云荊楚歲時記曰江南俗正月三十日為補天日以紅絲縷繫煎餅置屋上謂之補天穿蘇軾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類書云拾遺記曰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以紅縷繫煎餅投屋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曰一枚煎餅補天穿天祿識餘云江東正月

二十日為天穿節、以紅縷繫煎餅揠屋上、言補天穿、唐詩曰一牧煎餅補天穿、廣東花縣志云、正月十九日、烙糯粉為圓塊、加線穿其上、謂之補天穿、李白詩曰、一牧煎餅補天穿、凡此短書、引拾遺記、荊楚歲時記、古詩、唐詩、李白詩、蘇軾詩、不知所出、審核之、乃短書轉鈔宋祝穆事文類聚、又妄改之、而至誤也、事文類聚云、江東俗正月二十日為天穿、以紅絲縷繫煎餅餌置屋上、謂之補天穿、李覯詩曰、一牧煎餅補天穿、乃宋事宋人詩、不得涉唐以前、元陰時夫韻府群玉云、正月二十四日、江東人置煎餅屋上、云補天穿、陝

西劉通志風俗云、池陽以正月二十日為天穿、以紅縷繫餅餌擲之屋上、謂之補天、明韓汝慶朝邑縣志風俗第二云、正月二十三日、置煎餅屋上補天、是日仍不得食米、廣東郝通志風俗云、正月十九日、廣州謂為天穿日、作餺飥禱神、曰補天穿、各記見聞、不偏訛古書、安引唐詩、於體最合、宋葛魯卿勝仲、蘄山溪詞、和朱刑掾天穿節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術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明楊慎詞品引之云、宋前正月二十三日為天穿節、言女媧氏以是日補天、俗以煎餅置屋上、名曰補天穿、今其俗廢久矣、楊說蓋宋范

仲淹百花洲圖詩、縧絲穿石節、自注云、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綵絲穿之、帶以為祥、宋杜綰雲林石譜云、江水中多出穿心石、土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卜子息、而襄陽志、風俗不載、合之葛詞、及事文類聚、正是宋時以二十日為天穿、二十一日為穿地、其又有十九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三十日者、各從其俗、而皆有義、古憲立春驚蟄雨水春分穀雨清明、漢改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穀雨、則雨水改早十五日、穀雨改遲十五日、自正月中氣至二月節氣、為今古憲雨水之日、自正月

十六日至二月一日、皆可謂之天穿、但右書不載、宋人始家名之、亦祝雨水屋無穿漏之意、今黔俗亦以正月二十日為天穿節、近見一書名隴頭鳧語、云正月二十日為天穿日、女子以此日穿耳、是亦以二十為天穿、所以知天穿為雨水者、史記天官書云、或從正月旦、比數雨、率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言七日得雨則民食日有七升、豐年也、宗懍荊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食煎餅、于庭中作之、言熏天、亦以七日當得雨、故熏之、襄鄧俗唐以七日、宋以二十日、皆為雨水也、遼史禮志云、人日俗食煎餅于庭中、謂之熏天、宋張

鋤南湖集賞心樂事條目中有正月人日煎餅會亦倣唐事爲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七夕考

夏小正云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向、詩大東云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傳云襄反也、箋云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以此二文、言織女者皆言七月、漢人記王子晉七月七日見緱氏山、漢武內傳西王母以七月七日降、神仙多以七日見於世、東方朔又言織女侍兒梁玉清事、世人以天上有夫婦之道、謂牛女七夕一會、三輔黃圖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度以法牽牛、西漢人猶言牽牛渡河、後人乃言織女渡河、左傳昭十年注、開元

占經、並引星占云、織女七夕有渡河之説、似非處女
之称、其義膠固不可解、以詩又言睆彼牽牛、而別生
旁義、魏文帝云、牽牛織女遥相望、從睆生義也、注引
曹植七詠注云、牽牛為夫、織女為婦、各處一旁、七月
七日得一會同、蓋七月夏時日在角、初昏漢直、則牽
牛居東、織女正則必東向、詩又以之來屬織女、故偏
言織女渡河也、西京雜記云、漢綵女常以七月七日
穿針于開襟樓、是乞巧之事、太平御覽引春秋元命
包云、織女星主果、九百六十四 乾象通鑑引春秋合誠圖
云、織女天女也、主瓜果、收藏珍宝、以保神明、則瓜果

宴之本、其匹配之説、開元占經引石氏星占云、織女
南扶筐為妃、荊州占云、織女之足常向牽牛扶筐、亦
常向織女之足、則扶筐為男、占甘氏星經中宮云、扶
筐七星在天津北、其占屬女工、則扶筐亦女星、牛女
耕織相對、蓋扶筐與牽牛、亦農桑相對、不言扶筐嫁牽
牛、又不言織女嫁扶筐者、世俗於小正大東之文、自
增故實也、前人或辨牛女俱在河北、案河鼓牽牛三
星居河南、在旗右旗之南、織女三星在河北、漸臺之北、
非牛女二宿也、吳均續齊諧記云、桂陽成武丁有仙
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夕織女當渡河、問何事曰暫

詰牽牛、吾向已被名明日朱所在、世人至今云織女
嫁牽牛也、渡河之説非始武丁、是洵誤識不是用又
大帖鵲部引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今淮
南無之、或萬畢術文、歲華紀麗、鵲橋已成注、引風俗
通云、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為橋、今風俗通已殘缺、
焉、縞中華古今注云、鵲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填河成
橋、乃附益雀豹所無者、鵲於是日頭禿、又復不見、容
是禽鳥有所避忌、淮南子言鵲開戶知向太一、下行
忌七殺、重七避蟄、不足為異、鵲又純雌、故名神女、值
七日有牛女之説、人遂妄意為織女橋、致首禿爾、開
元占經引郗萌云、織女一名東橋、亦是蒐采衆説、然
郗萌云織女十月晨見東方、赤精明女工善、不精明
女工惡、常以十月朔六七日候之、此必乞巧説、後徒
於昏見南方時占之、是知七月渡河乞巧、由附會詩
礼、故言耕織而不近取扶筐、言乞巧而不於十月晨
見東方時也、

益宅

蟲蛇在地有象在天、東蒼龍西白虎、相宅法忌白虎、而古人有白虎觀、淮南人間訓云、西益宅不祥、論衡云俗有大諱四、西益宅居其一、藝文類聚引風俗通亦有西益不宅祥、新序五及家語正論解、則云東益宅不祥、家語蓋錄新序之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弄女壻

北史齊文宣敬皇后傳云趙郡段昭儀韶妹也婚夕韶妻元氏爲俗弄女壻法戲文宣文宣銜之後因發怒謂韶曰我會殺爾婦元氏懼匿婁太后家終文宣世不敢出、酉陽雜俎禮異云北朝壻至婦家婦女畢集以竹杖打壻有至委頓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看新婦

看新婦禮古也、後亦有之、世說云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南史齊河東王傳云武帝為納柳世隆女帝與羣臣看新婦、顧協傳云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封氏見聞記云近代婚家有障車下壻却扇、及觀花燭之事、又有卜地安障拜堂之禮、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弄新婦

漢書地里志云燕俗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後頗稍改然尚未止、抱朴子疾謬云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其慢對其為鄙黷不可忍論、酉陽雜俎禮異云近代娶婦之家弄新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鬧房聽房

鬧房之事有極無禮者、意林載風俗通云汝南張妙會杜士家娶婦酒後相戲縛士捶二十又懸足趾致死鮑昱決事減死抱朴子疾謬云戲以楚撻繫脚倒懸酒後酗醟不知限齊至有傷瘀血流踒折支體者、其事正類張妙、自漢迄晉其風不改、豈非鮑昱斷獄假仁害俗耶、酉陽雜俎禮異云律有甲娶、乙丙共戲甲、旁有櫃、比之爲獄、舉置櫃中覆之、甲因氣絶論當鬼薪、怪獄滋興、明黄暐蓬軒吳記云、魯地人生子、親友戲繫其手、游於市、反而羣飲而仍繫生子者于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遂爲狼所噬此匪人所謂舉酒勸人無惡意者也後漢書列女袁隗妻傳云帳外聽者爲慙蓋俗之聽房者

吹簫給喪事

史記周勃世家云以織薄曲爲生常爲人吹簫給喪事集解如淳曰以樂喪賓若俳優臣瓚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索隱云左傳歌虞殯若今挽歌類歌者或有簫管也漢書勃傳注師古用瓚說今按索隱言是也簫非編簫乃短簫亦謂之鼓吹謂簫之簧鼓以吹之自是秦漢儀賓非關樂賓蓋鼓吹二義一是短簫宋書樂志云鼓吹蓋短簫鐃歌郭茂倩樂府解題云鼓吹短簫鐃歌横吹鼓角是也一是作樂之名漢書韓延壽傳云鼓車吹車及諸傳鹵簿鼓吹陳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擻云登高岡而擊鼓、吹宗趙昇朝野類要云鼓吹禮部之太常樂、蓋雅樂、爲軍門轅門所奏、無鍾磬塤柷琴瑟、但鼓鈸鐃鞞鼙吹金角簫笛、是也、喪事行車用短簫以節行止、又以人死使人勿悪、非爲樂賓、其後乃用鈴鐸、晉書五行志云海西公時庾晞挽歌搖大鈴、又梁時謝幾卿執鐸挽歌、唐制挽郎與執鐸代哭者同衣幘、太平廣記李娃傳、二肆備凶器者較能擁鐸而進、亦所以節行止、其别爲樂賓、則自漢桓寬如淳臣瓚時已然、桓寬鹽鐵論國病云、送死殫家、散不足云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與下坐而責辦歌舞俳戲、唐會要云長慶三年李德裕奏、百姓厚葬、道途設音樂、習以爲常、不敢自廢、誠宜改張、準法科罪、然實未能禁也、喪祭用樂、發引用樂、封窆用樂、因以樂娛弔送者、當沿習不改、與十悪中居父母喪作樂者不得同科、讀禮通考並列之非也、喪事用樂所謂非禮、居父母喪服未除而自作樂、所謂不孝、情不同也、

酒令

宋竇苹酒譜第十二爲酒令云詩旣立之監或佐之史然則飲之立監史、所以已亂、而備酒禍、按其事有證、史記滑稽列傳云淳于髡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其制也、若詩則言彼醉不臧不醉反恥、箋云立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取未醉者恥罰之、衛武公刺時人如此、殆即酒令、非備酒禍也、云魏文侯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其酒令之漸歟、按說苑善說篇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不仁曰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已明著令守、韓

詩外傳云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亦前此酒令、後漢書賈逵傳云逵作酒令、學者宗之、亦連酒令字、云漢初始闡朱虛侯以軍法行酒、按荀悅漢紀引此者、史記、漢書無令字、云、朱虛侯章侍宴、高后令章為酒令、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以軍法行酒令、亦着令字、新序刺奢節士篇云、桀為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又前時軍法酒令也、令令官以卑者為之、梁書王規傳云湘東王屬規為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蓋不肯為中山詩話云唐人飲酒以令為罰、

明帖

荀子云不法後王謂之不雅、以儒者明時王之制、君臣之義不可遂廢也、明洪武三年禮部定儀、啟已止奉書奉復、而文人往往稱頓首稱再拜、盖由臨古帖而勦襲之、至地名官名均不依王制、巡撫曰中丞、知州曰刺史、應天曰秣陵、順天曰長安、若代古人通書者然、古詩（諺）云見駱駝謂馬腫背、此則牽腫背馬謂之駱駝矣、

門對

茅亭客話云孟蜀太子善書札、自題策勳府桃符、曰天垂餘慶地接長春、洛中記異錄云孟昶歲末自書桃符曰天隆餘慶聖祚長春、賜子喆喆拜受致於寢門之左右、蜀檮杌及宋史五行志四並云昶令學士題桃符板、以其詞非工、命筆自題曰新年納餘慶嘉節賀長春、後納土、呂餘慶來知成都、而長春則宋太祖誕聖節名也、桃符板即今門對、古當有之、其事始於五代見記載耳、北宋春帖之子、皇帝皇太后皇后貴妃閤、皆由詞臣擬進、南宋則臣民家門對、亦見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載、因學紀聞云、棲鑰桃符、門前有約來頻客、座上同看未見書、隨隱漫錄云、京口娼韓香家桃符、有客如檢虎無錢請退之、神史云、洪平齋桃符曰、未得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閒、洪第後上史浩書、自宰相至州縣、各指摘其疵、一一云如此而已、因十年不調也、鶴林玉露云、洪舜俞詩曰、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蓋傳聞異詞、癸辛雜志續集云、鹽官敎諭黃謙之題桃符、曰宜入新年怎生呵、百事大吉那般者、後集云、廖藥洲門符、書有寬閒為小隱、粗將止足報明時、直將雲影天光裏、便作柳邊花下看、包恢南城園門符、日短暫居猶旅舍、夜長宜就作祠堂、又賈似道桃符、曰笑迎珠履三千客、坐擁金錢百萬兵、又曰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又曰陽春膏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元楊瑀山居新話、春帖云、光依東壁圖書府、心在西湖山水間、張羽貞居詞、和周文璞云、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依其言是家家有春聯矣、明袁中郎集、有騎馬看年對語、簪雲樓雜說云、春聯之設、自明洪武時、除夕傳旨公卿士庶家門上、悉加春聯一對、帝微行出觀、以為笑樂、其言不確、

午食

古以不能夕食為病、宋人言長年者訣、夜臥不覆首晚飯少數口、避瘴者訣、猪飲卯前酒莫喫申後飯、似非常行之道、學佛者則過午不食、謂是佛所制、云旦天食、午時人食、暮畜生食、夜鬼神食、此辭經者不達佛旨、妄為譁飾、佛不當有此制也、佛以日午食者、乞他食故、薩婆多論云、日中以後事務休息、淫戲言笑讌會之時、持鉢乞食必逢憎訶、以是之故、佛以日中時食、家居長者自作食人、不當拘此也、僧傳受八關齋戒者、其戒八曰不得過齋後食、謂俗衆聽經、止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日一夜之戒、非謂其終身戒、如六戒倡優俳戲不往觀聽、七戒不坐高大牀、亦止此日夜、非學佛居士長者、終身坐小牀、不觀優、梁沈約有述僧中食論、又作枳園寺刹下石記、云王奐食不過中者、一十一載、檢南齊書王奐傳、奐貴仕、上收之閑門拒守、還内禮佛、單士斬之、王奐沈約、均非吉人、故法苑珠林述五戒、曰殺盜淫妄語酒、述八戒、六高大牀坐、七妝飾、八伯歌舞及往聽、不用中食戒、是知學佛者當求勝果、不當學此、

圍棊

文選注、意林並引桓譚新論云世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夷堅志辛集云、帝天祐承用兵之法一寓於棋、西京雜記云、杜陵杜夫子奕棋天下第一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真拯人之辭、宋史潘慎修傳云、作棊說以進太宗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從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太宗覽而稱善、可云上下相蒙也、雲仙雜記、引止戈集云、人能盡數天星乃徧知棋勢、蓋以縱橫三百六十一子附之天道、古棋局止十七道、韋昭博奕論所謂枯棋三百、

選注引邯鄲淳藝經云、棋局縱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百五十枚、去天星遠矣、夢溪筆談云、棋必能算始精、人能算至連書萬字五十二者、始盡棋局之變、此與天星之談無異、明道雜志亦非之云世工棋者不辨菽麥、而臨局用智特妙、何也、且謀算之算、與算數之算、不相涉、又鶴林玉露云、陸象山貫棋局、懸之二日、忽悟曰此河圖局也、遂讓第一手先着、第一手疑之、象山笑而去、此言尤出情理之外、河圖乃八卦、與棋無涉、宋河圖二、一是九圖、一是十圖、尤與棋無涉、以上四說、惟愚者信之耳、酉陽雜俎云、僧一行本嘗知棋、於燕公席上觀一局、便與國手對手、曰棋止爭先耳、偏智所得、理誠有之、抱朴子自序云洪不圍棋摴蒱、見人博奕了不觀之、夢溪筆談、墨客揮犀、並云林逋言、世間萬事無不可爲、惟不能擔糞與着棋、又子瞻言、生平有三不如人謂着棋喫酒唱曲、張端義貴耳集云、劉季高侍郎、嘗言不曾爲小人事、下棋時未能不爲小人也、棋客遇此四君者、則窘矣、不必言韋昭陶侃也、

象棊

吳韋昭博奕論云枯棊三百、文選注引邯鄲淳藝經云棊局縱橫十七道白黑棊子各百五十枚、是與今之十九道異也、然其局法同、宋晁補之撰廣象戲圖、云象戲局縱橫十一路、棊三十二、試以局縱橫十九路棊九十八廣之、其新舊二法、留與今縱十路橫九路者不同、古十一路、蓋兵卒相去中三路、今中二路、其第一路礮居兩旁、兵卒則居縱路之二四六八十、礮馬士兩敵相對、礮無架馬旁行士不出帷幄、三者俱不啟釁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喫煙事述

煙草出於呂宋其地名曰淡巴菰明時由閩海達中國故今猶稱建煙道光十三年七月琉球商船飄至日照商人內洞村水張二姓船載煙草往福建售賣者見山東巡撫奏是呂宋琉球煙皆歸福建建煙味最沈也性德淥水亭雜識云今所嗽煙草孫光憲已言之載於太平廣記有僧曰世尊曾言山中有草然煙噉之可以解倦初疑爲蘭州水煙然煙本名煙酒沈氏西清筆記云朝鮮進煙筒曰煙杯似旱煙水煙本爲一唐譯根本説一切有部尼陀那卷四云室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伐城具壽、白世尊、諸苾芻畜歛煙筒、畜飲水器、畜盛針筒、以何物作、佛言除寶、餘皆應畜、其所謂歛煙筒、蓋旱煙水煙同名、毗耶那雜事律、云吸藥煙、以兩碗相合、底上穿孔、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則明人所言鴉片煙也、明楊士聰玉堂薈記云、煙自天啟中調廣兵、乃漸有之、崇禎十二年定例、喫煙者死、後洪承疇請開其禁、初以喫煙、聲似喫燕、故悪之、李王逋蚓菴瑣語云、煙葉出閩中、北地多寒疾、關外至以馬一匹易煙一觔、初惟南兵北戍者喫之、崇禎末、嘉興徧處栽種、三尺童子莫不食煙、煙利厚而喫燕聲悪、民間賣者題曰熈朝瑞品、以諷官吏使不究詰、今沿而不改、俗士不知、見人不喫煙者謂之曰明時人、不知明時人正喫煙也、由呂宋琉球朝鮮而閩廣、由閩廣而中土而遼東而蒙古、漸至滿州、

皇朝通考刑考云、崇德三年嚴出境貨買煙草之禁、謂明境高麗境、其後煙漸行而北、乃至俄羅斯、通考四裔考云、俄羅斯賣煙者籍其家發遣之是也、今州縣無不種煙、

盛京通志物產、

皇朝通志昆蟲草木略、並云煙草本名淡巴菰、亦稱

爲煙酒、隴旁陳地多種之、葉肥大至徑尺、食之禦寒、熱河志云、隴旁陳地多種煙草葉肥大至徑尺其近頂處數葉曰蓋露、是今種煙者廣矣、關東煙葉味厚、尤勝建煙也、崇德六年二月、

諭王貝勒大臣、不習射之罪、非用煙可比、用煙之禁前因爾輩私用、故不能治人、蓋喫煙之禁、此後不在科條矣、康熙中

巡幸德州、傳旨、朕生平不好酒、亦能飲一斤、止是不用、最可惡是用煙、諸臣在圍場中終日侍朕、曾用煙否、每見諸臣私在巡撫帳房中喫煙、真可厭惡、况煙爲最耗氣之物、不惟朕不用、

列聖俱不用也、濟寧道蔣陳錫恭紀云、碧椀冰漿灔灔開、肆筵先已戒深杯、瑤池宴罷雲屏敞、不許人間煙火來、蓋

本朝之制、不設嚴禁、亦不與茶酒入禮節儀注也、休寧汪昂作本草備要、補本草云煙草飽者使饑、饑者使飽、醉者使醒、醒者使醉、其言頗能道物性、乃羅大經鶴林玉露、所許檳榔四德也、嘗卷煙葉塞筆管中、筆不蛀、姚旅露書云、煙草可治頭蝨、醒世奇觀云、煙油殺蛇、以注螞蝗立僵、常德府志方術云、有閩客鼻

孔各有赤蟲一、長四五寸、聞香輒出、鬭之即入、武陵李兆鯨以為水蟒、隨飲澗水入鼻、其細如髮、得涕洟故肥、得血故赤、穀日喫小溪煙二三兩、遂愈、朱仕琇海東騰賸語云、臺田苗生蟲、每下種、以煙梗附其下、蟲患乃息、然則煙草辛烈、殆亦殺肺蟲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鴉片煙事述

明四譯館同文堂外國來文八冊、有譯出暹羅國來文云、那侃備辦金葉表文、差握坤大通事衆頭目、到廣東布政使司、給文赴北京、叩頭皇帝、乞討紅紗二十匹、綠紗二十匹、紅羅二十匹、青羅二十匹、那侃進皇帝蘇木二千斤、樹香二千斤、馬前二百斤、鴉片二百斤、進皇后蘇木一千斤、樹香一千斤、馬前一百斤、鴉片一百斤、此不知何年文、今暹羅貢龍涎香象牙悶金香緞胡椒藤黃蘇木豆蔻速香烏木大楓子金銀香、無鴉片、明人國朝典故、星槎勝覽、俱不言暹羅

鴉片、然、大明會典九十七九十八各國貢物、暹羅爪哇榜葛剌三國、俱有烏香、即鴉片繙文與會同館冊合、知三國明時已有鴉片、且入貢品盔藥物也、入中國曰烏香、或曰烏煙、然其本名還音曰鴉片、亦曰阿片、亦曰亞榮、亦曰阿芙蓉、亦曰合浦融、至明時始錯見於諸家文字、古人則止謂之藥煙、唐譯毗耶那雜事律云、在王城嬰病吸藥煙瘳損苾芻白佛、有病者聽吸煙、佛言以兩椀相合、底上穿孔中著火置藥以鐵管長十二指置孔吸之用了、用小袋盛挂杙笐竿上、後用時、置火中燒以取淨、不應用竹、不應水洗、此則西域古有之、明徐伯齡蟫精雋云、成化癸卯、令中貴收買鴉片、其價與黃金等、其國自名合浦融、是成化時、市廛已有貨賣者、萬曆時李時珍本草綱目、穀部云、鴉片前代罕聞、近方有用者、是已行於民間、近朱仕玠海東賸語云、鴉片出外洋咬𠺕巴呂宋爪哇、煙筒以竹為管、圍八九分、中實梭絲頭髮、側開孔以黃泥、做成葫蘆、空其中、以火煅之、則今鴉片槍、與唐微異、槍以精木、斗以陶土、導槍以長鐵、取煙以煙籤、剔斗以平篦以彎篦、皆鐵也、有煙燈、有煙合、不著火道藥椀內矣、其為藥則本草綱目云、阿芙蓉是罌粟

花津液、其結苞時、午後以針刺外青皮、勿損其裹皮、刺三五處、次早津出、以竹刀刮入甆器陰乾、今市者猶有苞片在內、王璽醫林集要言、是天方紅罌粟花汁、又傳一方、凡罌粟花開時、皆有承萼青瓣、花開即落、收之亦可用、萬曆四十一年、東醫寶鑑鴉片中、引李梃醫學入門、謂罌粟汁、磁內晒二七日、成片、性急不可多用、又引鄭敷光醫林撮要、言磁內陰乾成丸、溫水下、如熱渴、以蜜水解之、其法不同、方中通物理小識云、罌粟津液收入甆器、用紙封口、晒二七日、用之、其方流傳如此、或以治泄痢、或用為房中藥、性煖

而濇、未為大害、古方貢藥料之鴉片也、今廣福鴉片、則別有所謂鴉片土、自西洋英吉利荷蘭人製者、印光任澳門紀略、澳蕃篇、西洋語鴉片為亞榮、而不詳其物、黃叔璥臺海使槎錄云、鴉片煙、用麻葛同鴉片土切絲、於銅鐺內煑成、拌煙、用竹筒實以椶絲、貯之、吸此則煖氣直注丹田、竟夜不眠、土人吸此為導淫具、肢體萎縮、藏腑潰出、鴉片土出咬嚼巴云、余文儀臺灣府志云、咬嚼巴本輕捷善鬬、紅毛製鴉片煙、誘使食之、遂疲羸受制、其國竟為所據、所謂鴉片土者、死人骨骱合葵花蒂汁、紅毛即咬嚼巴取之、而禁紅

毛自食、集衆紅毛環視、懸其人竿上、以礮打之入海、海東賸語亦云、瓜哇男女皆喫鵶片、而荷蘭法則食之者死、李申耆海國紀聞、則云嘉應州謝青高言、其草似罌粟、亦似龍、結實如李、取其實之汁爲膏、以其葉研末和揉成團、名入誕挐、則所謂天方紅罌粟也、其物之見於舊籍者如此、向讀康熙會典雍正會典禮部主客司朝貢、俱云荷蘭在東南海中、按荷蘭實在西北遠海、與俄羅斯近、其云東南海者、以鵶片土謀占咬𠺕巴之爲巢也、是鵶片貽害之切證、鵶片以暹羅爲舊、不甚害人、今紅毛自明時荷蘭英吉利傳製之、從東南海咬𠺕巴、西海明雅轄、及滿咨拉沙、來者曰公班、曰巴第孤沙、最毒劣、嘉慶十四年八月、閩浙總督奏蔡牽事、言詢之弁兵、皆謂牽船碎落水、該逆素食鵶片、身體羸弱、不能扶板浮起、溺斃深洋、道光十二年八月、廣東奏猺事、言調至連州軍營戰兵多有吸食鵶片煙者、兵數雖多、難於得力、經兩次部議立禁、已有專例、中土自愛之士、造止鵶片方、或多費、亦不能得效、今考鵶片藥料、本澀肺、加以鵶片土人汁、力猛澀肺愈甚、久之則火氣送藥著肺不去、故食鵶片者有胴、說文云胴瘕也、灼肺成瘕、仍以鵶片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攻之、如以火燁皮、能柔之、稍得通暢、不食則肺癥復
犂撝、肺主皮毛、皮毛淅淅然、淒淒然、若中寒者、疲頹
矣、肺發十二脈、久之手足指甲十二脈起訖處、皆痛、
手足無力、就畏寒狀、頸縮肩聳、又食之則肺液盡、此
病之情也、其製法雖出、而病實在肺癥、嘗以得其情、
為處一方、研白芨末、煉梨汁為糕、常食之、乃神效、何
由使咬嚼、已人知之也、
辨藥性在形色氣味、鴉片由煎熬成、形無可辨、色
黑當入腎、味澀當入肝、澀主收濇、沈能達下、熱為
煙、則下行極而上化、味為氣、由陰達陽、可概見也、

人之呼由心肺、吸由肝腎、今煙注肝腎、以酸澀收
斂、人之所斂養、皆煙氣揚之於上、故初吸精神煥
發、適其常度、展轉探支、久且不敷、故至常吸之期
精神困頓、所謂癮也、肝主謀慮、腎主作強、吸煙久、
其人必畏葸庸瑣、激之亦不怒、由其精華竭也、肝
腎既竭、脾亦陷、房事不男、終至後泄、其命必傾、理
初治此意主治肺、使肺氣下降、肝腎受療、癮未深
者其效必速、第受病有淺深、素稟亦寒熱不同、故
癮深必主補下、而視寒熱所宜為輔佐、究之升提
既久、下必虛寒、藥宜於煖、且癮久脾胃必弱、宜先

治中權、使納食氣粃、漸減其煙、以至禁斷、仍可延
年生子、至修合有罌粟汁、由海舶來者、分大土小
土、相傳大土為向日葵汁、近內地亦學之、葵向日
而寒、理初言陰極求陽、此物性也、葵寒而滑、人受
病與罌粟之澀者同、理初言此寒藥熱用、無微不
入、故鴉片胴成、先前升而卒後泄也、有服生鴉片
過一錢而死者、尸身無可驗、惟軟如綿為異、然實
非死也、收斂斗甚、精神氣血皆閉塞、氣復則蘇、不
復而氣絕、則軟而不僵也、先君子宦浙時、檢一尸
骨、言服鴉片死、其骸骨中凝髓如蓮、搖之有聲、蓋

久胴提澀、可補洗冤錄所未及也、初服生煙者、以
蘿菜汁灌之立愈、以其味甘質滑中空、與酸澀收
澀正相反、附其說於此、李維鏞記、壬辰九月、
鴉片為害、使民貧、尚可通變、其使民弱、則所關甚
大、今得一方、白茅根五錢、鴉片灰三錢、甘草三分、
甘草五分、羯末糖八兩、煎、濾汁、至八分、加川貝末
五錢、煎成膏、入甲瓶、別用羯末糖八兩、濾汁、煎成
膏、入乙瓶、為一單、每胴至、沖服甲瓶膏、約三四錢、
再將乙瓶膏、如數對入甲瓶、藥漸淡、胴漸輕、一單
畢、胴去矣、如未盡去、加一單必效、此神方也、程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llegible]存稿卷十二

巫言如
公欲麥
也將食張如
年縣捕賊官
之客言李不得
標鱠李返就座
雞糞埃不得食此
死史吳遵世傳云
有雨遵世曰無雨

甄記

藝芸存稿卷十二

巫言如
公欲麥
也將食張如
年縣捕賊官
之客言李不得
標鱠李返就座
雜糞埃不得食此
死史吳遵世傳云
有雨遵世曰無雨

甄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衔士

左傳成公十年晉景公夢大厲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六月肣四公欲麥使爲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言及食新也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太平廣記定數載逸史言萬年縣捕賊官李姓置鱠一客自言知人食料李問之客言李不得食鱠將食京兆召李去庖人別留兩楪鱠、李返就座執筯而罵言未了亭子仰泥墮鱠雜糞埃、不得食、此二人者術則驗矣、殺與罵亦不免、此史吳遵世傳云齊文襄出遊恐雨筮之李業興曰有雨、遵世曰無雨、

文襄曰不耆罰杖十、須臾雲散、二人各受賞罰、明史方伎傳云周顛至馬當、言水怪見、損人多、太祖惡之投諸江、師次湖口顛復來、且乞食、盛寅疏太子妃方、械以待、病旋愈、賞賜甚厚、皇甫仲和袁忠徹、古朱申聞寇從東南來、日中不至、成祖械二人、不驗將誅死、頃之寇至、明日降、始神其術、蓋藝成而下、君子慎之、其他以隱形煉藥、勢脅刑求、其真所謂下流矣、世人易衣窮相士、病家匿情試醫、凡挾伎遊方、庸劣無氣乃能為也、大多為惡人所混入、天聰五年奉

上諭、凡巫覡星士妄言禍福蠱惑婦女誘取財物者、殺無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滿

管子霸言篇云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何以謂之滿法法云矜者滿也滿者虛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齋祖

管子幼官云三會諸侯令曰田祖百取五此曰即主
白
二十取一之說漢高祖十五取一至景帝二年令郡國田租三十而稅一光武紀建武六年詔郡國收田租三十稅一則百取五之法不可非矣孟子不爲管仲謂之大貉小貉幼官又云市租百取二關稅百取一商稅輕於農者蓋欲傾諸侯之客霸形云使稅者百一鍾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老子名可名義

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二句語道名、與他語道名異、此云道者言詞也、名者文字也、文子道原云、書者言之所生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精誠云、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皆其麤也、上義云、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故名可名非常名也、工禮云先王之法度有變易、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淮南本經訓云、至人鉗口寢說、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麤也、晚

世學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繆稱訓云、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其至者也、道應訓云桓公讀書堂上、輪人曰獨其糟粕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皆以老子道爲言詞、名爲文字、周官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云古曰名今曰字、大行人諭書名、注云書名書之字也、古曰名、聘禮記、百名以上書于策、注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論語必也正名乎義疏引鄭注云、正名謂正書字、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古謂文字爲名、北朝人猶守此義、屢見於魏書、

道德經

史記言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不言上經爲道、下經爲德、今老子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皆分道德經、蓋漢時已如此、北齊書杜弼傳云弼表上老子注、言竊惟道德二經、詔答亦言朕有味二經、董道藏書志云、唐元宗既注老子、始改定章句、凡言道者類之上卷、言德者類之下卷、刻石渦口老子廟中、此本未見、册府元龜云、晉天福五年十一月賜張薦明號通元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俾頒天下、小學紺珠引東京記、

李昉宅有三經堂、謂孝經道經德經也、晁公武讀書
志云、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
之河上公本、古本無有也、晁所謂古本、或即王弼所
受之本、其德經所言亭之毒之河上公本亦無之、又
檢史記封禪書、索隱云、欒彥引老子道經云、月中仙
人宋無忌、此又一道經、一本作戒經、索隱又引白澤
圖云、宋無忌火精、蓋舟中仙人文誤也、

莊子司馬彪注集本跋

莊子史記言其著書十餘萬言、其篇目有漁父盜跖
胠篋畏累虛亢桑子、北齊書杜弼傳、言弼注莊子惠
施篇、今莊子止三十三篇、據漢志道家者流莊子五
十二篇、則所闕者十九、唐陸氏經典釋文、言司馬彪
注本二十卷五十二篇、是彪本莊子爲漢志全本也、
釋文列唐以前本、大約已富、釋藏辨正論云、劉宋時
陸靜修道藏書目、莊子十七卷、莊周所出、葛洪修撰、
是晉時佳本、爲釋文所未見、然亦不及彪本全也、文
選謝靈運入華子岡詩、江文通擬許詢詩、陶淵明歸

去來辭、任彥昇齊竟陵王行狀、注並引淮南王莊子略要、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又並引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則彪本五十二篇中有淮南王略要武漢志五十二篇、爲淮南本入秘書讎校者今知所闕十九篇目畏累虛惠施淮南王略要而已

墨子兼愛

孟子載夷之之說云、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因以兼愛爲無父、管子版法云兼愛不遺是謂君心、莊子天道引孔子云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論語云汎愛衆、孟子云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記云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又云天子者德配天地利兼萬物、謂兼愛即無父、是險詖也、學者惡墨以繩墨自矯不使私欲、爲避辭以避之、謂聖人有差等、按墨書言兼愛本之天與王者、天道王政豈無差等者、藝文志云、蔽者爲之、推兼愛之義而不

知別親疏非墨子之所謂兼愛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墨子之辨

古人稱孔墨之辯言能敷暢厥旨墨子修身篇云言無務爲文而務爲察貴義篇云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墨子蓋有以自信其明鬼尚同立一義必有一事爲證實事求是此其所長也

墨子才

莊子以墨子爲才士言其巧也古稱巧曰墨翟今其書守備號令李靖以爲不便於用因時之制有不同也

右鬼

淮南子氾論訓云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論衡福虛篇云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神、董無心難之意林纏子云、儒有董無心難纏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此儒殆楊朱之徒非真儒也儒則五經皆言有鬼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墨子羊組解

墨子節用工衣服冬加溫夏加清者羊組不加者去之宮室加固者羊組不加者去之五兵加輕利堅難折者羊組不加者去之舟車加輕利者羊組不加者去之畢校注云羊組二字疑一鮮字今案羊乃善脫組乃組誤墨子言衣服宮室五兵舟車國家不能有之物有歲增歲修經費惟可加好者善修補組與歲增者同用若不能加好則去之徒費歲修無益也此節用之道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法後王

荀子儒術篇云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為順下矣、其所謂法先王者即尊王制之謂、不苟篇云百王之道後王是也、非相篇云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彼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儒效篇云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是俗儒也、法後王壹制度尊賢畏法、是雅儒也、法先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統禮義、壹制度、張法而度之、若合符節、是大儒也、合觀數文、知荀子所謂後王、即本朝、先王即本朝開國之君、儒者之道、蓋如此、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而後儒反守周禮、不知變革、夫爲下而倍、烖必及其身、君臣之義、不得變革者也、而後儒革之、鄭康成所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舍己之君而君周人之君、其心術不正矣、儒效篇云道過三代謂之蕩、以渝於本朝之所監也、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以居下倍上、是邪說也、不雅者、不正也、

說占相

荀子大略篇云、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不占、善爲禮者不相、按善爲詩者三句言、與春秋善胥命詩非屢盟、均係古志之語、意各有指、不說不占不相者、言藝成而下、道成而上、德盛爵尊、不爲他人說占相也、荀子連綴之、謂是心一、致有宋人劉子翚、才士口易、賢人觀玩、易聖人忘易之鄙論、人人自以爲聖、而易竟忘矣、且就荀解則不相是不須人相、義不可通、事不可行、故知其義非也、

荀子引諺

韓非姦劫弑臣篇云諺曰癘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古無虛諺不可不察也此荀子語韓非顯學云有孫氏之儒則非得見荀卿書無虛諺即管子君臣上篇所謂雖有湯武之聖復合於市人之言而宋劉辰翁批國策孫語云此韓非語孫不困應之妄也姚寬姚宏題國策亦摘此爲韓嬰語二姚學富下語曾不致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譾極

列子力命篇譾極、釋文引字林云極吃也、方言云譾吃極急也、則譾極皆口吃、極有急義、史記云周昌爲人吃又盛怒、盖吃者語必多、又性欲速、語出蹇而亟故曰譾極、左傳云公孫之亟也、注云言其性急不能受屈、亦作謇吃、諸病源候云陰陽之氣不和、府藏之氣不足、而生謇吃、又心氣通舌、脾氣通口、脾脉連舌本、邪乘藏而搏氣、言發氣動、邪隨干正、脈舌氣塞、亦令謇吃、此則可治也、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言不通利謂之謇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吕梁

列子黄帝篇記孔子觀吕梁事、説符篇云孔子自衛反魯息駕河梁而觀焉、實是一事、莊子達生篇河梁、即孔子所觀、釋文引司馬彪云河水有石絶處也今西河離石西有此懸絶、世謂之黄梁、吕氏春秋愛類篇吕梁未發、高誘云在彭城吕縣、大石在水中、禹發而通之、淮南本經訓吕梁未發、注亦云在彭城、按四書所説、是兩吕梁、莊列之文合在彭城、吕氏淮南吕梁雖在離石、古注乃互錯、水經注於泗水引孔子事、河水引吕文及司馬説、真爲通矣、莊子釋文云北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名水皆曰河、則泗得有河名、漢書溝洫志云、禹釃二渠後、三代時自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衛陳蔡曹鄭、與濟汝淮泗、會於楚、泗梁正得名河梁、宋劉奉世校漢書以爲誤、劉殆妄矣、或謂泗呂梁始於唐、讀史方輿紀要言、晉宋已有之語俱不審、

古人正名之曰燕丹太子、葢小說家之一種後人乃題之曰燕丹子、ㄙ

燕丹子金樓子

水經注函谷關云燕丹孟嘗亦義動雞鳴於其下、燕丹子云秦王不聽丹歸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果烏白頭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爲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爲不發、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爲雞鳴、衆雞皆鳴、遂得逃歸、烏頭白見風俗通論衡、通燕丹子自永樂大典中錄出、金樓子近亦自永樂大典中錄出、元章祖程注宋景熙白石樵唱、次翁秀峰詩、引金樓子、黃嫻書睡也、有人讀書把卷即睡、因呼黃卷爲黃嫻、謂怡神養性、如乳媼、令其語

在金樓子卷六雜記上、知其書元時尚傳於民間也、

戰國學術

孟子云有為神農之言者、農家也、楚策云治列子御
寇之言、道家也、史記云騶衍推五德終始、陰陽五行
家也、其時為縱横之學者、藝文志為一家、近言地理
形勢之學也、韓非子八姦云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藏孫吳之法者家有之、亦干祿之學也、其專以學名
者、則三墨八儒、韓非子顯學云自墨子之死有相里
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自孔子之卒
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
有漆雕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仲梁氏之儒、有樂正

氏之儒、子張或曰朱張、漆雕氏者漆雕馮也、顯學云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墨子非儒云漆雕行殘、與顯學言合也、孔叢詰墨為漆雕開譏、則王肅皇甫謐之徒謂是漆雕開矣、孫氏者即荀卿、史記云在戰國時最為老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易緯是類謀後

是類謀注題鄭康成、而語不見淵源、書云類萌樞、提紀時、提紀時者攝提輔斗建明時也、云機衡維持、經持錯序、七九通符、七九兼言斗七星九星也、史記索隱引春秋元命包云、攝提之為言提攜也、言能提斗攜角以接於下也、攝提紀時非謂歲星也、又引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為璇璣、此云機衡維持、言斗明矣、索隱引徐整長曆云、北斗七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千里、陶宏景真道誥云、常以二十七日、月生日、二日伺之、其形異餘

者爾、故言斗者或言七星或言九星、此並言七九兼
見不見言之、知是言斗者、下云天以變化地以紀州、
斗分主九野與九州也、下又云變動七九斗衡謀、是
此書大旨、注專言天象備矣、其法斗兼房能為用、故
云考房斗能、房者黃道赤道之交、房四星日月五星
之所出入、開元占經乾象通鑑、並引京房對災異云、
天有三門、房星其準也、此云昴衡門、亦日月五緯道
也、云鉤鈐、房宿鉤鈐二星也、斗者即北斗、此書云攝
提招紀格、攝提謂大角六星、招搖招搖也、能者三台
也、此書云握天能持斗輔、開元占經引元命包云魁
下六星兩兩而居曰三能、能承斗魁而運、輔者斗第
六星旁一星、皆從斗也、云乾坤合斗七以分治、專言
七者就所見、不得改說為十、云必提起天下扶、其義
在乾鑿度、鄭彼注引元命包、精出於天、提日而西北
之也、當從彼注、此書孔子云運之以斗、稅之以昴、昴
與房義同也、云五七布舒、五則衡門五侯、房昴之義
也、七則七以分治、斗兼能也、是考房斗能以知其謀
也、注謂五七三十五人、非書所言、河出錄圖洛授變
書之意、既為尋其條理、書其後焉、丁卯二月既望、

讖書

讖釋名云纖也、義纖微、謂比附瑣雜、說文云驗也、謂記其已驗之事、讖亦圖錄、淮南說山訓云、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讖書著之、史記賈生列傳云、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漢書敘傳云儀遺讖以臆對、則讖所列至廣、史記趙世家云秦讖於是出矣、蓋得周東遷所遺書、淮南人間訓及史、俱云秦皇挾圖籙、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王莽亦見漢當中絕之讖、其後人又附益桓譚云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知讖記固有未增益之本、張衡云、九宮立言於前、有徵

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則讖有五行九宮陰陽術數之學

漢游女韓詩本以為漢神文選七啟注韓詩漢有游女薛君曰游女謂漢神也蓋采之外傳 8

漢皐珠詮

8 韓詩外傳云、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皐臺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荊雞之卵、交甫請其佩、二女解佩與之、文選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皐之曲、江賦感交甫之喪佩、注皆引之、襄陽耆舊傳亦言襄陽西九里有方山、父老傳云交甫所見玉女遊處、此山之下曲隈是也、方山依元和郡縣志、正與南陽鄧縣分界、下有解佩渚、宣室志言、馮翊嚴生於峴山得彈九墨（黑）珠、太平寰宇記言漢陽羊雍伯遇人以石子遺之、羊種之於今玉田、得白璧五雙、以此言之襄水神女佩珠

如雞卵大、蓋襄漢俗、且漢水石多如此、南都賦中黃瑴玉注、博物志云、欲得好瑴玉以合漿、於襄鄉縣舊穴中鑿取、大者如魁斗、小者如雞子、是古玉多取於山水穴、而珠但取形圓潔、寶即漢石、由周漢晉至宋時猶盛行、范仲淹百花洲圖詩、綠絲穿石飾、自注云、襄鄧間舊俗、正月二十一日士女遊河、取小石通中者、用綠絲穿之、帶以爲祥、曾勝仲鷰山溪詞云、天穿過了、此日名穿地、摸石俯清波、競追隨新年樂事、杜綰雲林石譜云、襄州江中多出穿心石、中有小竅、土人春時競水中摸之、以卜子息、頃有年家弟守官、獲一青石大如鷰卵、白脈似粉書竹字兩行、觀三宋人文、可知古佩矣、史記言韓詩內外傳數萬言、淮南賁生受之宜知漢北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補天

淮南子覽冥訓、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注云女媧陰帝、佐虙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此、鼇大龜也、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詞鼇戴山抃其何以安之、是也、按宋書天文志引鄭注尚書璇璣玉衡云、以玉爲渾儀、貴天象也其云渾儀、蓋儀器謂之、女媧鍊石補天者、以玉爲儀器、斷鼇足以立四極者、儀器樞足也、以義推之、非有奇異論、衡云天非玉石之質、女媧長不及天、豈得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具辨亦拙矣。列子湯問篇革言，張湛注云，陰陽失度，三辰盈縮，即是天不足，女媧練五常之精，以調和陰陽，晷度順序，即是補之。然列子言天不足西北，非廣言三辰盈縮，西北爲蓋天天門，又以鼇足立四極，故可定爲儀器，張湛向壁之義，不足算也。鄭康成以緯說經，絶不牽引漢人渾說，安得謂堯有渾儀，知是宋書改竄矣。

高誘注

呂氏春秋首時篇云，鄭子陽之難，猘狗潰之。又云，當其時，狗猘可以爲人唱。注云，子陽好行嚴猛，人家有猘狗者誅之，人畏誅，皆逐猘狗也。其注甚怪。按觀世篇云，其卒人衆作難，殺子陽。注云，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有逐猘狗之亂而殺子陽。適威篇云，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因猘狗而殺子陽，極也。注與觀世同。又淮南繆稱訓，子陽以猛劫。注云，尚刑而劫死。氾論訓，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

補注
△自是以來鬼畏桃也八字是戴埴鼠璞文

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而殺子陽、注云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亂擾、舍人因之殺子陽、二書皆高誘注、何以前時獨為異說、日知錄亦有淮南子注一條、云詮言訓羿死於桃棓、注云棓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又自是以來鬼畏桃也、說山訓羿死於桃部、注云桃部地名、一人注書前後自異如此、誘以棓為杖、部為地、蓋望文為訓、惟桃棓下云子路死於衛、則有地義、桃部下云慶忌死劍鋒、則有杖義、蓋文義相反矣、誘之失在疏略、又注呂氏、多妄希其金、呂氏適成言、顏闔見莊公論馬、與莊子達生文同、莊子釋文李

曰魯莊、或曰衛莊、按莊子讓王篇、呂氏貴生篇、並云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使以幣先焉、莊子釋文李曰魯哀公、又莊子列禦寇篇有魯哀公問於顏闔、人間世篇、言顏闔傅衛靈公太子、則適威之莊公、定是衛莊、得見魯哀公、又荀子哀公篇、顏闔與定公言、亦及魯定時、莊子達生之李頤注為誤、而誘以魯莊顏闔不同時、思載其金、不悟呂氏並未言魯莊、何由取金、明方孝孺以魯莊與顏闔論馬、為呂氏病、日知錄又有傳記不考世代一條、亦襲之、豈非高誘利令智昏之所致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急就章蒙求

急就篇乾隆年間提要、稱其自始至終無一複字、文詞奧雅、亦非蒙求諸書可比、案急就奇觚與衆異、則有晏奇能、異等倫、各異工、羅列諸物名姓字、則有列侯諸將軍、諸物盡訖、遠取財物、姓名訖、請言物、名顯殊絕、分別部居不雜廁、則有別故新、所不侵、不足憐、不直錢、蒙韋不借、不肯謹慎、莫不滋榮、無不容盛、蝗災不起、共雜診、屏廁清溷、用日約少、誠快意、則有冬日藏、褱約纏、少府、勉力務之必有喜、則有魯賀喜、請道其章、則有請言物、類文章、止開章六句、已多重字、又

蠡升參升半卮觚、則當句中複字、蒙求提要云、其注頗叔秉燭、言事出毛公詩傳、今詩傳實無其文、案其傳、今其小雅巷伯哆兮侈兮成是南箕下、

佛教格言

南史褚裕之傳云、進藥晉恭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檢晉書恭帝紀亦不言帝深信浮屠道、宋書彭城王義康傳云、遣中舍人書嚴龍齎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掩殺之、法顯佛國記云、王舍舊城外有比丘、欲自殺、復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殺、又有法炬譯旋比丘避女惡名欲自殺經、所説之事、近見揚式傳果報聞見録、載康熙七年五月鎮江張大事、語亦相近、其言大有利益、惜世之刊善書者、不知采此、宋

朱弁曲洧舊聞云、太祖從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師、踰時不能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一巷、見婦人斷首在道死、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爲返、命收其兒、置乳媼鞠養、巷中居人因此獲免、乃號因子巷、葉夢得避暑録話云、避賊者以嬰兒未解事、不可戒語、恐啼聲爲賊所覺、則棄之道旁、有教之爲綿毬隨兒口大小爲之、置口中、使滿口而不閡氣、置甘草末清水毬中、兒有所咀吮、不作聲、又綿軟不傷口、或鏤板印貼通衢、靖康建炎中、全活嬰兒甚多、今業自殺不得復人身、此佛語、亦當鏤板印貼通衢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佛故先典

隋譯佛本行集經、王使往還品、云佛言故先典中有如是語、棘針頭尖是誰磨、造鳥獸色雜是誰畫之、此與乾鑿度所引經、素問所引冊、公羊莊七年傳所引不修春秋、皆好古者之前編、莊子言老子謂孔子曰、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染而黑、老子化胡、即以教佛、至西漢末、釋迦文佛生、故黃教為紅教、即以此為故先典、晉宋僧徒不知佛派、乃牽引老子釋迦文佛言之、強使釋迦文生於周世、是誣周也、唐譯楞嚴經卷十云、佛言天魔計度、烏從來黑、鵠從來白、白非洗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黑、非染造、從八萬劫無復改移、本來不見菩提、云何
更有成菩提事、則故先典、又爲天魔語、蓋釋迦文佛
目其國舊書爲魔言也、舊者教言人有善有不善釋
迦文佛言人皆善皆有成菩提得道事、在能苦行耳、
此紀數義諦不同者、

洛陽伽藍記

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又譯諸經、天竺流支寫
以胡書傳之西域、謂之東方聖人、文在伽藍記卷四、
而卷二崇眞寺惠凝、親見閻羅王責最、以講經者心
懷彼我、以智凌物、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最向西北
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胡太后聞之、京師比丘悉皆
禪誦、不復以講經爲意、最實聰慧高僧、即有凌物、然
以視噉肉嘗酒毆罵淫穢、以爲聖賢菩薩地位者、最
不宜受業報也、蓋僧家是非淆亂、不可思議、至惠凝
所說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及劫奪民財、假作

佛寺、便付司入黑門、此閻羅王所判、則灼然是非之心矣、

佛識

佛書有修多羅識、吳支謙譯佛說梵摩喻經云、摩納具觀秘識、知當有佛、身相奇特、故說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則西番亦自有識、言有佛則果有佛、言身相奇特則果奇特、所謂識書立言於前有徵於後也、今畧其二事、梵摩喻經云一孔一毛生、毛紺青色右旋盤屈、頂有肉髻、光明燁燁過日絕月、其所謂一孔一髮身毛、以髮言之、史記條支傳正義引浮屠經云、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毛、爪赤如銅、是也、其言肉髻、禪秘要法經云、諦觀佛頂肉髻、髮紺青色、一髮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一丈三尺、放之右旋、有琉璃光、佛本行集經迦葉三兄弟品云、世尊化作苦行之身、頭上結髮螺髻爲寇、文殊師利問經云、凡人髮長二指當剃、此僧法也、佛雖髮剃、蓋猶有自然肉髻、辨正論十喻篇云、外八異者、釋迦頭生螺髮、此西域佛陀之相、朝野僉載云、鼎師言如來螺髻、菩薩寶首、若能修道、何必剃除、遂長髮、是未知肉髻、致此誤也、觀佛三昧經云、如來頭上有八萬四千毛、亂母大愛道、以尺量之、長一丈三尺五寸、納妃時復量、一丈三尺五寸、出家時、天神奉去一丈三尺五寸、三昧經、一丈三尺五寸、其文甚明

與禪秘要法經一丈三尺、已差五寸、而梁書扶南傳云、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高祖按佛三昧經、佛髮一丈二尺、疑梁武自改經文、以應時物、三昧經言諸天見佛白毫端直正長一丈四尺五寸、則佛髮不當一丈二尺也、其一爲梵摩喻經云、鹿膊腸、佛說義足經偈云、眞人鹿膊腸、少食減邪貪、二經晉支謙譯言腸中腸如鹿膊腸也、按般若經云、如來雙腨漸次纖圓如鹿王腨、是爲第八相、禪秘要法經云、如鹿之腨脛、華嚴經如來十月相海品云、如伊尼延[illegible]鹿王腨、佛本行集經相師占看品云、八者太子腨如鹿王、齊僧佑

釋迦譜云、八者腳膊纖相如好伊尼延鹿王、本行經
剃髮染衣品云、摩訶波闍波提、哭言我子腨脛猶如
鹿王、今汝如何行涉、佛說寶女經云、如來之膝平正
無節、膊腸如鹿、是諸經皆言足腓腸、與混於腸中、食
少都由中國字通誤、若梵本則骨腸腓腸、語各有的、
不當相混、疑知識誤說、又本行經魔怖菩薩品云、魔
言兩脛正等、形纖而膊、如鹿王圓、魔女自言如此、此
西方以足腓纖圓似鹿爲貴之證、其言腸小食少義
孤、且非相師所能見也、

僧家僞書

明藏此字號佛說寶雨經十卷、中言佛授月光天子
長壽天女記、當於支那國作女主、尋此經爲唐達摩
流支譯、語甚怪異、檢身字函中、有佛說寶雲經七卷、
爲梁扶南沙門曼陀羅仙、僧伽婆羅、譯者、寶雨文義
俱出其中、獨無支那女主之說、則寶雨文僞、武則天
御造華嚴經序云、朕曩劫植因、叨承佛記、金仙降旨、
大雲之偈先彰、玉扆披祥、寶雨之文後及、河內有周
大足元年貫曆福大雲寺皇帝聖祚之碑、云隆周鼎
革、如來授記、大雲發其遐慶、寶雨兆其殊禎、推檢舊

唐書則天皇后紀云、載初元年七月、有沙門十人僞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外戚傳薛懷義傳云、懷義與法朗等、造大雲經、陳符命、言則天是彌勒下生、作閻浮提主、唐世合微、則天革命、僞大雲經頒於天下、寺各藏一本、令昇高座講說、長安志、則言法明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唐會要、則云、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大雲寺一所、涼州舊有大雲寺、唐景雲二年劉秀功德碑、則天大聖皇妃臨朝之日、制諸州各置大雲、而改此大雲寺爲

賜眷天賜言天授也、天授元即載初元、七月得大雲即改九月以後爲及周授元年、所謂天授者、授大雲也、張仁愿傳云、侍御史郭宏霸、稱則天爲彌勒佛身、是本大雲、令不見大雲、蓋以寺名一本高座講說爛敗而寶雨欲華嚴序、則爲天授後所造以來講說得留淨本流傳也、又金史石琚傳云、世宗時大名僧智究、言蓮花經中、載五濁惡世佛出魏地、遂以誅反、佛何由知有魏地、是亦大名人所造、唐末有彌勒會祆人則天遺教也

衛公問答

衛公問答語極審詳真大將言也宋熙寧中詔樞密院校正其書、其文又多杂之通典故其書可用、但不得謂衛公自著耳、太宗謂太子不能控御李勣靖曰爲陛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無損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又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又曰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使衛公自著、有此事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州名急就

宋歐陽修州名急就章、孤音無比者一、駢音二字相比者四、三字相比者四、四字相比者七、五字相比者二、六字相比者五、七字相比者一、八字相比者五、九字相比者二、十字三、十二字一、十四字二、十六字二、二十四字一、諱不舉者二、同音異字、二字者二十、三字者二、美名如太平者八、監與州書目四十六、舉控三邊名十、其文既成、又檢九域圖、有高富瀧當四州未錄、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依計軍監三百八十有六、蓋元豐時制也、宋地里書今存者、太平寰宇記元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豐九域志輿地廣記其他則一州之方志耳九域志於元豐八年删定州三百四十二意就益少二州畢監三十一亦不合蓋遼夏地不屬者亦編入惟同音異母字[四]下六州兒童習之則聞名思辨不以袁爲原繡爲秀庶無坊州杜考之誤耳

論書

朱子中庸序云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其言是也孟子集註引程子曰中不可執也其言亦是也論語云堯曰允執厥中孟子曰湯執中皆見四書中合之爲四書注一部則非矣王應麟論孝經云卿大夫之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服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謂曹交曰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聖賢之訓皆以服在言行先蓋服不衷言必不忠信行必不篤敬中庸修身亦先齋明盛服鄙人士狐裘黃黃所以出言有章行歸于周也

其言是也。其論儒行云哀公之問非切問也、故孔子於問舜冠圖則不對、問儒服則不知、其言亦是也。合之爲困學紀聞一部、則非矣。故古人注書不論書、論書則多言多敗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野獲編目録書後

明吳興沈德符字景倩者、向覓其書甚難、今得刊印本、景倩故家、多譜掌故、文筆條達、在弇州日工、明代佳書也。惟云宣德八年會試録、鍾復江西人、鄉試百九名、楊玉河南人、鄉試百二十七名、以爲其名次顛數不可曉、今案此是國子監録送順天鄉試也。又云天順元年登科録、許起兄越爲奎文閣典籍、以爲徧考列朝無此官、蓋舊官不傳、今案此曲阜孔廟官由衍聖公咨部補充者也。又云文皇至塞外、南望北斗、近商於占城呂宋者言、躔度方向與中華無別、豈驗於

北而不驗於南、此國[則]南四貫調言、不足亂聽。至里差一定之理、景倩亦未思耳。

書河南府施志後

右志於乾隆五十年後、奉畢撫部檄修、撫部又薦名士入局、宜盡善矣、乃其例云、前志多抄賦役全書展卷目迷、况良法隨時更定、亦無事重衍、云云、人讀書有分量、本難奇求、而空談古文格調者、比户皆是、遂謂此乃施君妙論、今案唐大歷中、以租庸調爲兩稅、貞元中、陸贄請均財賦、奏云供軍進奉之類、大歷既收入兩租[稅]、今於兩稅之外、復又並存、雲麓漫鈔云、唐定二稅、諸色科斂、已在其間、後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敕、自今夏秋田苗上、每畝納麴錢五文、是再增

酒麴錢、又置酒坊戶、又立戶酒法、賠害良農、宋史蘇軾傳、上神宗書云、今於兩稅之外、別取庸錢、唐大歷時定租庸調爲兩稅、則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柰何復欲取庸、吾郡休寧程大昌續演繁露云、唐兩稅行不久、遂令折價輸錢、歙州港洪狹小、量納州用米數本色、外餘計米價準絹價、令輸以代納苗、其起發苗絹、即是計米輸絹也、是唐宋時盛行古文格調、刪除迷目之文、不事重河、致賦役重出、雖一二讀書之士、能知而言之、宋歐陽修程琳碑、朱弁曲洧舊聞、趙善璙自警編財賦、並云、琳字天球、爲三

司使曰、議者患民稅多名、欲除其名而合爲一、琳曰此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不知已併、復旁求舊名目而別征之、是重困民無已時也、議者不能奪、曲洧舊聞云、至蔡京行方田之法、乃盡併稅目、京蓋一時自命爲適品者、元平南宋、併其征稅、食貨志云、至元二十八年、中書省言、宋江南征徭名七十餘、今盡輸之、初下湖廣時罷夏稅、改科門攤、大德二年併徵夏稅門攤、後又併其名曰夏稅、明史言國初有里甲均徭雜汎三等、嘉靖時行一條鞭法、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然諸役名罷實存、有司追征如故、夫稅目因

時、不得不併、當詳列沿革、使儒生胥吏共知之、我
朝上下忙收地丁、及漕米輸免、康熙雍正年間有大
沿革、非草野及書吏所盡曉者、安溪李光坡皋文編
有荅邑候書云、通計丁額折銀、匀田畝之內、萬一行
之既久、大農方狃、忘併丁于糧之制、謂未有丁折、而
復丁折之條、則萬世之害、實由於此、光坡為文貞兄
弟、故能有此遠慮、伏讀雍正五年
上諭云、地丁漕項為蓋課、雜稅之外、又有名為雜辦者、
賦役全書止編應解之數、未開載出辦原由、亦未編
定如何徵收則例、以致富民受缺額徵收之累、大哉
聖人之言、已早計及之、蓋所裁者所併者、皆當詳記
之、康熙年間不加丁之
諭、雍正年間併地丁之制、皆所謂適也、載道之文載
此而已、古文格調知此而已、烏得以字少無適之文
而謂之古文格調者、自單行古文說興、惟韓愈歐陽
修曾鞏皆於敘實、而又不失格調、他或不顧也、吾黟
方修志、檢此書、詳書其後、以告志局諸君子之不空
談古文格調者、嘉慶十有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書五禮通考後

五禮通考所采漢以後事皆是、惟周時書籍、廣搜魏晉以後議論附於後、本康莊也、而荆棘榛莽之、可謂宋元人平話經義、與帖括經義日課陋稿、令人憎惡、不可謂之禮書也、據魏晉以後禮制、多本王肅皇甫謐、其說不可不采、然宜附所引史志後、不宜附經後、引經止存漢傳注本義、魏晉以後野文皆削之、宋元平話帖括兩體文、尤不當載、其制度則案年次之、通考之體應如此、此書體例非也、其體國經野與歷代田畝步弓尺度、亦是漏略、或謂不須錄此、則又何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錄兩貢雖指手、嘉慶戊午九月

全三古至隋文目錄刊本跋識語

此嘉慶乙亥以前、全三古周秦八代文目錄也、實陽湖孫淵如觀察之力、時歙鮑氏欲為刊于揚州而不果、此所收者、史記至隋書、及史注、及文選古文苑文紀百三家集、及世說注意林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及開元占經兩高僧傳兩宏明集雲笈七籤、及金石萃編、歸安嚴鐵橋廣文同人藏為蒇貽成之、丙子及戊寅、兩暇鐵橋於上元皇甫巷、相與檢文及目、因言文已大備、然文選顏延年侍宴曲阿後湖詩注、引越絕書、伍子胥水戰兵法內經有大翼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艘中翼艘小翼艘廣長丈尺之文、應補入周伍子胥文、又多引莊子、爲今書所無、應彙錄莊子逸語、補入周莊周文、太平廣記載異聞記任升之藏、鍾山壙銘、見唐書儒學郭欽說傳、言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任昉得銘、爲東漢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葬、閱五百十二年、六千三百十二月、十八萬六千四百二十日、而藍其文奇譎、似左傳絳老人、應補入東漢闕名文、抱朴子有內外篇成書、此例不收、其自序則收之、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注、引抱朴子軍術、有大將軍用九宮、三五之法、文及篇目、皆本書所無、

應補入晉葛洪文、同人以爲然、丙子後、鐵橋復搜校古書及金石稗官、其文眞實可據者、乃能補至十分之一、又皆記其文所從得者于目錄下、可云實書矣、又爲作者撰小傳、冠于其文之首、道光甲午春夏間、兩次見其本于嚴州鐵橋官舍、歎服其用心、日照許印林司馬、出所攜金石打本、彼此相勘、或改補一兩字、相視大樂、又得見鐵橋說文翼十五卷、時商所以使書得傳者、展轉告人、而未得其方、己亥春於江陰見此目錄、爲乙亥以前目、又無三古及秦目、然、即此本所類聚、能得其時朝制大典章、山川形勢沿革風

俗及古人衣物舟車飲食好惡之真已可為有用之書矣、倘乙亥時、鮑氏以進餘力刊之、漢及隋文亦止於此、因錄存此、既可自成一書、他日挾此過湖州城東驥村、謁鐵橋、乞其書以補此目、尤易為力、此目經數寫、如漢中山靖王聞樂對、人人能誦者、當時實已入編、而此目遺漏、如此類俟他日從鐵橋目補、此時多留淨紙以為他日快意縱筆地也、己亥二月十三日、

頤正堂文序

句容王喬年與正燮同歲少相好也、喬年字蕊鶴卒於嘉慶戊午十一月年二十四、頤正堂者其所居也、正燮錄其詩四十二首、論一首、駢體文十四首為一卷、正燮嘗讀唐趙璘因話錄言李賀歌詩多屬意花蝶間、竟不能遠大、三復斯言、而歎吾友之[illegible][illegible]不遠者、或由此歟、史記屈原列傳云、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屈原賦屢言芳草、更及美人、而陶潛高風亮節、梁昭明太子序其集、謂閑情賦[illegible][illegible]可不作、好綺語者或引梁璟梅花賦為比、此未知稱物芳之義、而自生疑

忠也、然則趙璘之評、亦所謂事後易爲論者耳、文賦云傾群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文心雕龍云秦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知文貴膏潤、而讀者或尚峻潔、謂哀文豔藻人多顑頷、則又不然、古之顯達多有文采、辨命之論說蓋偶中、温李不達、非豔藻之過、何者温則麗矣、李生骨重神寒、顑類乎山至於緣情之作、不能無自適、李鄴侯外傳云、張九齡戒之曰、但當爲詩賞風景詠古賢、恩勿揚自己、泌注謝之、張公知其有成、唐摭言云、吳融覽盧延讓文、曰此無他、貴語不尋常耳、四六自敘、多哀上浮動、語不尋常、亦難峻潔、彼賈誼之文、息夫躬之辭、最云峻潔、竟無豐福、下至樊宗師劉叉盧仝、不好尋常語、乃咒罵天地、無足說焉、古作者、賞論文字專重課篇、南史齊長沙王傳云高祖謂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顏延之抑其次也、今檢潘陸與謝、均非壽考異處、學青箱雜記云、小說載盧樵、貌陋、以文章干韋宙、韋氏子弟多肆輕侮、宙曰盧雖人物不揚、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見孫光憲北夢瑣言使其言必信、潘陸又何說焉、詩小雅國風、其言蓋亦花草蜂蝶、中多名臣、司馬相如揚雄、文閑深整肅、其爵位亦不爲

漢廷達者、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文筆觀人抑
其末也、曷足信哉、崧鶴善言辭申明奧理超邁曉鬯
嘗稱王文簡不和入韻而七言古詩亦不轉韻如此
正是檢韻作詩、何以不和韻、談龍錄云恐七古轉韻
從此遂亡、其論甚正、又言古人長篇以轉韻分段逐
詞人昧之、又嘗及論語無所取材、集解一說材哉通、此
是正義、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都其富哉任其戎家
語弟子行解作其都以富材任治戎家語雖妄、材哉
之通、漢人有所承也、又言飛走天也陽氣隨人故山
深四月始聞鶯聲、生植地也陰氣喜靜故十月先開

嶺上梅、又言陶潛讀書不求甚解、其詩云但恐多謬
誤君當恕醉人、世人或不飲而冒醉名、嘗歎為名言、
聊記舊談、洋洋盈耳、今覽其文、詞語秀潤、音節清婉、
善徵引、有首尾、至於薔薇晚枝、將離謔語、風懷不減、
亦在此編、於古人所談、得失半焉、而獨蒙其不吉、豈
非孔子所謂命耶、正變少時、嘗與崧鶴作陰律疑獄
書滿屋、朱墨爛然、崧鶴之力為多、精神周到、可云健
者、此夢瑣言、謂李泳子年十四、握管草詞指揮天曹
地府陰騭之事、落紙如飛、後乃不吉、於今幾年、復天
斯人、此卷肆事多、未能詳校、嘗讀吳淵穎集、旨趣閎

達而解職方頗失開方之法、宋文憲爲集之、亦未能
校正、况余淺識其所不知、亦仍舊貫、此尤有愧於逖
者矣、時嘉慶己未三月三日

成君瓘篛園日札序

正燮識篛園先生、在嘉慶壬戌冬、明年癸亥、與偕游
山東、出同車入同硯席、至樂也、正燮學力疏散、久飢
驅失業、視古書不能通者、即置之不復思、偶有疑、見
推篛園是質、篛園讀書、能爲深沈之思、剌取經傳沈
逸、與王深寧例同、而加詳倫、各有一冊、於尚書功最
深、閻伯詩說古文、醇疵相半、釐而訂之、証以古簡、創
獲甚多、胡朏明禹貢錐指已正濟水在華不注山下
大清河之誤、篛園又詳考濟陽古崔氏城之水、往東
北者、亦非古漯渠、因以得水經注東朝陽城以下地

附圖、又考漭水枯渠、及考老黃河、自齊河至德州、得舊渠四、符於史籍遷移之蹟、爲胡氏所未能詳、以推禹貢大河、精力過人遠矣、以周髀算經有章之言、御三角本捷也、著書者務繁其文、因設圖製說、餉治算學者、然亦盡數十紙、不能簡也、讀史輯紀表志傳事涉鄒平者、綴爲一篇、以其繁重分爲上下、猶各累數千言、正燮讀之笑問曰此何文耶、則答曰非文也、得漢建初尺度、以累黍法求之不合、與其弟禮西、出巧思細累至百黍、斷之爲一尺、以數尺參錯其寸杖之自定一尺、嘗於臨淄客舍乞得撮黍示正燮、至章邱又擇得佳黍百粒寄示、且以丘求法、通得古今權量之數、凡此叢雜皆載翁園日札中、意思瞻雅真儒者文也、翁園之名以承竹齋、竹齋者先生祖教授公齋名、且以名其集者也、翁園既自愛、不肯遽定其業、時時刪改、正燮每覩其引書推校、塗改畢即相視而笑、計其年、夏在惠民、冬在曲阜、兩人各有事、晝至冥、夜徹旦、未嘗閒一時不談也、如吾兩人者、殆亦強有力者與、甲子正月、復會於歷城、屬爲作序、今年二月會於京師、四月先生將歸矣、正燮久於外不得歸、不能讀書、有所疑誰肯正告我者、故於其歸也爲道日札之見

在省以寶前言、且以記良會之難因自敘厲也乙五

四月十三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R.O.C.

陳掾

洞簫賦云寥漠泊以𢷾掾、注云𢷾掾相連延貌、字書曰𢷾掾歛逃走也、𢷾掾敕陳敕角切、業史記貨殖列傳云、楊平陽陳掾其閒、得所欲、注云經營馳逐也、陳掾即𢷾掾、上云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索隱云陳盖衍字、因下陳掾文誤也、

䫉

潘安仁寡婦賦序、孤女䫉焉始孩、注云廣雅云小䫉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歲⺟之閒始孩笑可提抱者、惠氏棟左傳補注、引文選注、呂諶字林䫉小兒笑也、解以是䫉諸孤、謂顧注䫉爲小義未當、案䫉無笑義、考文選注語次、當云、字林曰小䫉、說文曰孩小兒笑也、所去者脫䫉說文曰孩小六字、各本皆同、

文選相沿誤字

文選十四卷顏延年赭白馬賦序、國尚威容、軍駃趫迅、注云庾中丞昭君詞曰、連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澳、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駃、顏庾同時、未詳所見、意以駃字怪。而顏庾當有本。今案、此隋以前。傳寫、相沿兩誤字也。顏賦是軍駃、言副馬多、字亦作駛。而誤為駃。庾詞是代駃、玉篇廣韻並云駃騠、中馬名、字本作駛。而誤為駃。又賦序、疇德瑞聖之符、注云疇昔也今案疇通醻。解為上天報享之報也。二十八卷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安陵泣前魚、注云、泣魚、是龍陽、非

安陵疑陸誤也。今案、二十三卷阮嗣宗詠懷詩、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顏延年沈約等注、引安陵悲兒龍陽泣魚、而於詩末注云。安陵君所以悲魚也。蓋悲下遺落。兒龍陽君所以泣之字。梁時陸得顏注本已如此。顏注世所珍愛。陸奉顏注為典故。顏注脫漏。則由梁至唐。俱不知增補也。四十六卷任彥昇王文憲集序、遷左僕射、言皆策勳分司、注云、漢官儀營郎為左僕射、今以策勳為營郎非也。今案、三十七卷劉越石勸進表、段匹磾遣長史榮劭奉表。越石表文人所誦珍。又營榮與策浴體字近。初誤營郎為榮劭。則以劉文。繼又俗誤榮劭為策勳。此皆李注以前之誤。或由作者。或由傳寫者。皆有情理可循求。

文賦注書後

陸士衡文賦序、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注云他日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其說難通、蓋本文條謂他日殆可曲盡其妙、士衡言賦之所陳、才力難副、存此妙旨、冀他日曲爲驗之、如沈休文言、如曰不然以俟來哲也、文賦云、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注云、曹子建應詔詩、僕夫警策、此以文喻馬、五臣注、良曰猶以策擊馬、得其警動、其說亦難通、策即文句、警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即指序言、含文章揣摩家、所謂提挈警句也、謂之策者、以合賦韻、文選傅毅舞賦、僕夫正策、曹植應詔詩僕夫警策、潘岳西征賦、發閿鄉而警策、合此四策注選言者同之、不知彼三策、道塗僕御之馬鞭、此云一篇之策、文策警句、各不相涉、此賦此段、無取喻意、忽出一馬鞭於文、爲不辭矣、

元龍解

陸士龍爲顧彥先詩云、棄置北辰星、問此元龍煥、注云、北辰言不移也、元龍喻美女也、星讚、軒轅龍體主后妃、此指西城總章宮人而言、龍色多元、故取以喻、注蓋迂曲不得詩意、元龍即北辰、以元爲北、以龍爲辰、古樂府多如此、此詩爲顧彥先婦答彥先也、士衡有爲彥先贈婦詩云、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則此詩棄置北辰星、即答其贈語、又反復中之、言不當遺棄北辰信誓、仰視北辰星煥然、信誓不可棄置也、

古詩十九首跋

辨正論內九箴篇、引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等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末二句實累語、然此作字應則故切、即今之做字、小雅薇亦作止、歲亦暮止、是作去聲、後漢書廉范傳、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古詩十九首中、多東漢人語、則作字二句、固應有之、文選删之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青玉案

文選四愁詩青玉案注、玉案君所憑依、喻大臣、禮記曰春服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按文苑英華百十六、唐張餘慶賦、以報之貞諒因物達心爲韻、賦云況能坦蕩而爲物以俟憑依而寄微、語本憑依注、實不工也、太平廣記三百六十一、乾饌子、記梅權衡府試賦◎以油然子直易諒之心爲韻、賦云犬蹲其旁鵩拂其上、自言是食案、時以爲笑、然亦本注楚漢春秋義也、玉案之食即玉椀、草中容有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選注引書字識語

江文通別賦注、曹子建送應氏詩注、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或是外書、劉伯倫酒德頌注、劉熙孟子注曰、糟者齊俗名之、如酒糟也、是劉熙孟子本、陳仲子井上之李為槽食實、言李棲蔕齧文似槽處被蝕之實、不必如趙本蠐螬來食之、張景陽雜詩注、引孟子章句螬食實、劉熙注曰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所引章句是趙本、書題所引注亦令趙注、其云劉熙曰、乃趙岐曰之誤、尋趙岐本劉熙本綦毋邃本字、多不同、趙岐本墨子摩頂放踵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文適上書注、引劉熙本作摩頂致於踵、劉熙曰致至也、槽蟦字蓋不足異、何平叔景福殿賦注、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則未知是孟子何句、謝希逸雪賦、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注、引孟子皓然、之氣、班孟堅荅賓戲、孟軻養皓然之氣注、引孟子、又引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則班固項岱謝莊李善、所見孟子、有作皓然、者、但未知為何本、揚子雲甘泉賦注、顏延年侍遊蒜山詩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潘安仁射雉賦青林注、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西征賦注、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莫靜也、宋玉神女賦注、韓詩曰嫕悅也、亦未知是詩何句、蓋古書不可見矣、任彥昇為齊明帝讓表注、穀梁傳曰大夫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所引傳見莊二十四年、昭十五年、所引注見昭十五年、今集解本無何休曰字、按何休義見公羊傳七年注中、云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以士民為肌膚、故以國體錄穀梁集解、蓋本其義而稍易其文、署以何休曰、李善所見集解本如此、今本落何休曰三字、不見作集解者攀援取誼之勤密矣、此古書之所以可貴也、丙戌七月二十五日、通州舟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視漢書多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十二字、東方朔荅客難、視漢書多傳曰天下無害災二十七字、蓋昭明得他本增入者⑧

①任彥昇、爲范始興求立太宰碑表、注云此表與集詳略不同、疑是據本詞多冗長

文選自校本跋

文選例有甄別、文詩同題刪落數篇者多矣、其本有視他本增多者、西都賦、視漢書多衆流之隈汧涌其西、東都賦詩、視漢書多嘉祥阜兮集皇都、景福殿賦注、引薛綜東京賦注云、高昌建成二觀名也、有注而賦文無此觀、昭明刪之也、九章涉江、刪去亂曰以下五十三字、奏彈劉整注云、昭明刪此文太略、故詳引之、今與彈相應也、是亦昭明刪之、而李崇賢改補四、則更選、不任更不能如舊恩顯、因得其本即添本也、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書、

頌與書、正文皆不見、蓋古人僅存其序録、唐僧辯正論內九歲篇引古詩云、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寄語世上人、道士慎莫作、文選古詩十九首無寄語十字、亦昭明刪之、其增改字者、顏延年宋文皇后哀冊文、依用宋文帝、加八字、陸佐公石闕銘、依用梁武帝、改十四字、刻漏銘、依用梁武帝、改一字、沈約改二字、王簡栖頭陀寺碑、石刻憑五行之賦、齊建武時文也、昭明采入文選、以梁武名、避改憑四衢之賦、注當明了、而今文及注、語意相反、則唐人傳寫者、以其時不諱、改文中四衢為五行、而

此列文選不可拘牽異本不識是得失且唐人所傳文選未必即梁本

寫注者不知其意、又以注中五行四衢互易耳、其本為昭明移改者、曹子建與吳質書、注引別題、言昭明移之、與季重之書相應也、朱浮與彭寵書注云、後漢書載此書、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義雖同、辭旨全別、蓋録事者、取舍有詳略矣、録有取舍、選亦必有取舍、校者詳其異同、以見古人之趣、非有彼此是非之見、凡校書皆然、而況乎其為文辭選輯本也、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云、子虛上林言上林雲夢所有甚衆、故刪取其要、古之録文者多如此、舟中讀文選、楣上所記、墨爛然、四十日始畢、因述其大指、道光丙戌九月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日夏鎮舟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校文選李注識語

文選李注宋人刊刻、今通行者二本、一爲汲古閣仿宋本、嘉慶甲子見其正本於德州糧道署、一爲鄱陽胡氏仿宋本、二皆眞宋本也、二本已多不同、前見東坡志林、言李注有本末、極可喜、五臣淺謝瞻張子房詩苛慝暴三殤、言上殤中殤下殤、五臣乃引泰山側婦人事、以父與夫爲殤、眞俚儒之荒陋者、今汲古閣及胡氏之宋本李注、正引泰山側云云、則北宋時蘇氏所見之李注、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三也、又見西溪叢語、言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注

云朱仲李未詳、今汲古閣宋本李注、引荊州記房陵縣有朱仲者家有綠李代所希有、胡氏宋本李注、引仙人朱仲竊房陵好李、則南宋時姚氏家傳之李注、又與此不同、是宋本之別有四也、凡古人寫本刻本多歧出、校者存其異同以俟采擇可耳、且宋本亦未必佳、石林燕語言、有教官出題乾為金坤亦為金何也、檢福建本易經、果有坤為金、蓋脫奎上二點、乃為金也、又秋識題井卦何以無彖、檢福建本易經、井卦果脫彖傳、是亦真宋本也、然則藏真宋本者、可不詳校乎、近人刻書喜仿舊本、存其誤字、而後載校勘語、以為古雅、而舊本不誤之字、仿本多轉寫致誤、是未能仿舊而反誣舊本也、自漢至唐校書者、蓋不如此、難與迂拘而罵訟者道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勃滕王閣序書後

王勃滕王閣序、言都督閻公棨戟遙臨宇文新州襜帷暫駐、孟學士之詞宗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盛餞、文苑英華七百十八卷餞送序、載此作秋日登洪府滕王閣餞別序、蓋乾封總章時、宇文節任新州、勃隨父福畤往交趾、俱過洪州、閻餞之閣上、孟學士王將軍皆在坐、其後上元二年、勃又往交阯渡海墮水、年止二十八、以舊唐書推之當如此、新唐書作年二十九、又即其年言作序、序言童子何知、則非作於二十八九歲、此序必依文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英華書題、以舊書傳證之其義即了、勃父子自號州
雍州往交阯、道洪都、勃後又渡海者、皆由今廣東廉
州海也、新唐書言閻壻宿作序、王定保摭言云閻宿
屬子壻孟學士爲之、而江西通志、謂閻壻爲吳子章、
又有神借風送勃至之說、因言勃十四歲獨行省父
闖入宴中、孟學士爲晉孟嘉、王將軍爲梁王僧辯、於
福時勃生平履歷、及序文俱不合、序言南昌故郡、唐
摭言引亦如此、英華作豫章故郡、校云一作南昌、是
宋時兩本並行、按唐武德五年析豫章縣置南昌縣、
八年復併入豫章、貞元中改豫章縣爲南昌縣、南唐

時以洪州爲南昌府、勃作序時爲洪州豫章縣、止南
昌故縣、若南昌故郡、勃豈能豫知之、南昌縣志載有
萬君文、謂勃言南昌、豫章故爲郡治也、今按勃文止
言洪都故是漢豫章郡地、其諸書作南昌者、後人以
時制改之耳、序言星分翼軫者、越絕書云九江豫章
翼軫也、李淳風乙巳占云九江爲翼、敷淺原爲軫、語
本無誤、考古質疑云勃序不入文粹、或以翼軫語、然
楚尾分野、勃文自傳不藉文粹、是不知英華文粹之
體、而無理取鬧也、湛淵靜語云、舊閣中勃序正位、韓
愈重修滕王閣記居旁、江古心治隆興以愈記正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勃序居旁、江自刻碑陰云、勃文八代未變之作、俳優語也、愈文直至於道、是又一無理取鬧者、韓記自言李附三王後、乃恩移之、且韓記實無至道語、王序誠俳優、又何勞録之、嘉慶乙丑二月、與程君式金夜語、即其舊集滕王閣序、爲改其題、又改南昌故郡爲豫章故郡、程君喜、屬記其說語、其時檢考古籍疑湛淵靜語、二書讀之、共歎文章是非無定也、

平淮西碑

唐書方鎮傳云、韓愈平淮西碑多歸功裴度、而李愬時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牾武臣意、詔斲其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羅隱石烈士文云、石孝忠生韓魏間、熟視碑文、作力推倒、吏執之、用枷尾拉殺一吏、乃送孝忠闕下、天子親問、得本末、遂赦之、隸江陵軍驅使、隱得之於江陵從事者、又丁用晦芝田録、亦言老卒推倒之、李商隱韓碑詩云、長繩百尺拽碑倒、麤沙大石相磨治、而唐語林、以爲碑未立、無推倒碑事、今檢

嘉話錄云、蔡州紫極宮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磨刻韓文、是此碑石經再磨、當時軍民之心、實不以愈文爲然也、宋時蘇軾作上清宮碑、後軾貶出、詔磨其文、令蔡京別撰、紹聖中、有題臨江驛舍者、曰晉公費功業冠皇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無人知有段文昌、以況蘇蔡之事、或曰張文潛作、或曰江鄰幾作、或曰郎軾所作、然愈文實佳、以頌唐帝、而唐帝不受、亦可已矣、後人書萬本讀萬徧可也、宋有陳珦者、官淮蔡、磨段文、復刻韓文、頌揚唐德、强以相干、又有建議欲誅石烈士者、可謂不辨是非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韓昶

雲谷雜記云、韓昶退之之子、兒時即以詩動孟郊、郊集有喜符郎詩有天縱之篇、後登長慶四年進士第、韋絢作劉賓客嘉話錄、有改金根車爲金銀車之說、李綽尚書故實因之、絢爲執誼之子、多詆退之、不足信、其說可謂忠厚、然玉泉子云、集賢校理韓昶除拾遺、諫院不受、其時自有公論、昶所自作墓誌銘、云字有之、小字符、從張籍學詩、樊宗師學文、不能闇記書則昶學自空疎、金銀塗改事或有之、唐書宰相世系表、韓氏愈子昶、孫綰持之、袞實之、皆進士、袞爲狀元、

綰亦有名、咸通四年蕭倣知貢舉、與浙東鄭大夫書云、韓綰則文公之孫、其時人心如此、諫院不受、想必有故矣、

方朔楊意姓名

吳傳正詩話云、李商隱詩、玉桃偷得憐方朔、方朔字人以為病、若用臣朔字自佳、按其言非是、商隱有為舉人上蕭侍郎啟云、毛傷榮彈、鱗損任鉤、榮彈者南齊垣榮祖善彈也、割垣榮祖三字取榮一字、陸贄論奏裴延齡云、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於少正官取一少字、乃辭章當行語、又章如愚羣書考索云、王勃滕王閣序、以楊得意為楊意、指詞荒謬、此則章與吳同一陋也、揚雄法言、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子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雄明於辭章之理、故割司馬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詩賦遣辭安句自有其例、揚雄賦已乃命驃衞、以驃騎將軍霍去病爲驃、張平子東京賦云、呼韓來享、以呼韓邪爲呼韓。

如四字取如一字、庾信銘云、年猶張辟、謂張良之子辟彊、止用一字、古人文章、孫宏、方朔、馬遷、馬相如、枚子、楊意、班婕、葛亮、劉牢、或以就對偶、或竟省舉、陸機辨亡論云、施績范愼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載晉書本傳者如此、而文選改作丁奉離斐、以與施績范愼對、至有以見在之人亦用之者、祖瑩爲元顯與魏莊帝書、云朱榮爲福於卿爲禍、是以見在之人割其姓、以稱朱榮爲朱榮、是緣方朔葛亮離斐之稱、亦由葛亮本葛氏、祖封諸城、遂曰諸葛、離斐三國志丁奉傳作黎斐、古人姓有異文、有省文、故可不泥、至增減見在人名字、六朝至五代皆然、藝文類聚王隱晉書云、諸葛恢荀闓蔡謨俱字道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葛即諸葛也、潘岳馬汧督誄云、齊萬虓闞、齊萬年也、晉盧無忌立太公廟碑、後穆子容爲重立、云盧忌置碑、僻據山阜、即無忌也、南史云宋奚顯度主領人功、動加捶撻、民間謠曰、身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回顧付奚度、即奚顯度也、梁簡文帝又答湘東王書云徐摛庾吾、差恒日久、庾肩吾也、朝野僉載論鄭絪云前託後臣後附張易、乃張易之也、白居易和東陽春

閑放懷詩云、憑居一詠閑周師、自注云、周師範也、嘉話録、貞元時無名子詩云、尚書倒地落周師、擧子周師老也、朱灣嘲人詩云、何如郭素擬王軒、郭凝素王遠軒也、册府元龜僭偽部稱太、天福四年詔云、鄭猶再諸闕廷、務思別隸新狀、謂鄭元猶也、老學庵筆記呂惠卿自誦其表、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之奏疏、司馬光也、亦由左傳祝鮀稱載書云、王若曰晉重、謂晉文公重耳也、天問云、蓱號起雨、謂雨師蓱翳也、禮有言徵不言在、相敬之意、通於常談、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焉得不致疑、古人因羞成慳、而肆其詆

訶哉、

蓮峰

毛西河詩話云、張道符詩、蓮峰對處朱輪貴、崔軒詩、共仰蓮峰聽雪唱、丁稜詩、蓮峰太守别知音、王起詩蓮峰之下欲徵黄、唐人榜後詩、多用蓮峰不可解、或鎖院中有是物、或臚唱時有蓮峰在殿陛旁、然當前景物何便用作故事、云云、案蓮峰華山也、進士榜後言蓮峰者、追言華州觀察兼轉運試解、唐人擧進士、多由灃試解者、故唐時赴擧入都者、謂之計偕、今猶襲其名也、為進士業者、留居長安、不能由京兆解、多赴華州求擧、故唐進士由華州解者最盛、唐摭言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詩云詩卷却抛書帶裏、譬如閑看華山來、雲溪友議云、樂坤禱華嶽廟、中夜夢青綬人檢簿書、言來年有樂坤及第名已到、則華州官主鮮、華神亦司及第事、唐時所說如此、此士人所以指說蓮峰、毛疑是殺署陳設、蓋未致思也

林逋梅詩

五代時江為詩云、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宋林逋取之、換二字作梅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自佳也、文章天下之公、江林當兩存之、曝書亭詩云、畫到影疎香暗處、始知一字可稱師、朱以為渝句之師則可、爾若謂林句勝江、可為江師、江本不詠梅。奈何師之。李嘉祐詩云、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王維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轉黃鸝、薛據詩云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杜甫云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杜甫詩云夜足沾

沙雨、春多逆水風（白居易云巫山夜足沾沙雨、隴下春多逆水風）此皆當兩存之、若強謂二字師、亦非通論矣、

陸游龜屋龜堂

陸游有龜堂雜興十首、其近村暮歸詩云、鱟尊恰受三升醞、龜屋新裁二寸冠、注云、近以龜殼作冠、高二寸許、又有新製小冠七絕云、新製栟櫚二寸冠、則所謂二寸龜屋者、如今道士冒髮總處小冠耳、游晚號龜堂、其春晴詩云、誰見龜堂叟、揩藤送夕陽、又雨復作自近村歸詩云、行人也識龜堂老、小榼村醪手自攜、又書喜云、堪笑龜堂老更禰、天教白髮看青山、又風雨夜坐詩云、君看龜堂新境界、固應難與俗人同、又有龜堂晚興七律、及龜堂雜興七絕、取龜有三義自

述云、拜賜麵章紆舊紫、養成鶴髮埽餘青、麵貴一義也、長飢云、早年羞學仗下馬、末路幸似泥中麵、麵閑一義也、雜興云、鼻觀舌根俱得道、悠悠誰識老麵堂、麵壽一義也、

四六談麈

宋謝伋作四六談麈、謝字景思、上蔡人、自號靈石山藥寮子、官至太常少卿、據岳珂籲天辨誣通序、伋為秦檜禮之壻、寓居於台、費袞梁溪漫志舉談麈中二事、云朱義陽制貼改、乃秦處厚貼麻、非令陳去非貼、按秦為伋外父、語不容誤、談麈言陳貼後、又犯語忌、此後當有秦貼、略不載耳、不得輒謂之誤、又云謝顯道實入黨籍、談麈言不入黨籍、恐誤作史者採取案、顯道為伋叔祖、更不容誤、伋代作謝啟、有、刻石刊章、偶逃部黨語、其證顯然、衆議為非矣、

茅店酒旗語

隨隱漫錄云、姑蘇進蟹、程奎章批荅、有新酒菊天維其時矣、上曰茅店酒旗語豈王言耶、案不惟宋時如此、梁沈炯代王僧辯又勸進表云轟然大潰、羣凶四滅、京師少長咸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其時文貴輕薄、故作此語、時梁武簡文再罹慘毒、勸進表不當爾也、宋柳永望遠行詠雪云、好是漁人披却一蓑歸去、江上晚來堪畫、滿長安高却旗亭酒價、在詞中、則是富麗當行語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昭宗詞

唐昭宗菩薩蠻云、遠烟籠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奴歸故宮、此在華州託宮人思歸之辭、南唐李後主子夜菩薩蠻云奴為出來難、亦代人稱奴出車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亦代還士之妻稱我風雅之體本如此舊唐書昭宗紀云乾寧四年七月甲戌帝與學士親王登齊雲樓、西望長安、令樂工唱御製菩薩蠻詞、奏畢皆泣下沾襟、而不記其詞、樂志廣載前代桃葉楊叛兒等文、乃亦不載此詞、中朝故事、唐詩紀事載之作何處是英雄、迎儂歸故宮、蓋疑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不當自稱奴斟酌之使自稱儂新五代史韓建傳及夢溪筆談碧雞漫志亦以儂字南音西音不合又不知奴為託宮人之詞則改云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内中不惟内中字雜湊且失古人文意也

挼花

挼搦也詩害澣害否箋煩搦之意梁書言齊人殺寶卷右衛將軍王志取庭中樹葉挼食之為悶不署即挼挪也李宣古詩云爭禁夜深拋耍令舞來挼去使人勞黃居簡玉樓春云雛成挼鏡問春風比似庭花誰解語成幼文謁金門云閒引鴛鴦香徑裏手挼紅杏蕊此詞多云馮延巳作挼令云挼謂抑按之亦作挪謂挼挪之唐無名氏菩薩蠻云牡丹帶露真珠顆折向庭前過含笑問檀郎花強妾貌強檀郎故相惱剛說花枝好一响發嬌嗔碎挼花打人謂挼挪花以

打人也、潘元質倦尋芳云、香滅羞迴空帳裏、月高猶在重簾下、恨蹤狂、待歸來碎揉花打、其詞草堂詩餘作蘇養直、又張壽風入松云、春纖治、便不歛從教團雪揉花打、揉即捼也、耆舊續聞云、張仲遠室人知書、嘗客通問、必先窺來札、姜堯章戲作百宜嬌遺之、仲遠歸、竟莫能辨、則受其指爪損面、至不能出外、或灊詞之意、與姜詞意不同、

詩詞虗字

唐盧延讓學為詩、或請為詩之式、乃為詩以示之曰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人多笑之、見太平廣記、詩亦有著者之、蠖齋詩話、引詩用而字焉字哉字乎字、皆致不滿、而宋人頗尚此體、詩云天實為之、謂之何漢趙壹詩云、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小雅云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梁江淹詩云、不尋遐怪、極則知耳目驚、趙江詩自不佳也、宋陳師道有詩云、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老學庵筆記酒成豈見甘而壞花在須知色即空、居仁由義、吾之素、處順安時、理則然、亦

為悉劣、張炎詞源云、詞與詩不同、詞句有至八字者、堆疊實字讀且不通、合用虛字呼喚、却要用之得其所、其言至平允然、如戴復古沁園春詞云、羸得窮吟詩句清、夫詩者、皆吾儂平日愁歎之聲、不可向邇矣、黃昇賀新郎詠梅云、問梢頭冷蕊疎疎、幾時開也、閒者闕焉令久矣、多少幽懷欲寫、比戴差勝、終不佳也、詞用虛字、惟張先之生查子云、休休休便休、美底教他且、譬似沒伊時、更不思量也、最為工妙、張雨貞居詞、亦多填虛字、張鎡瑞鶴仙云、念歡娛、最是令宵、怎知恁地、亦有餘韻、張翥蛻巖詞、清平樂、一用矣字、一四也字、為合調而設、洪舜俞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王千秋臨江仙云、者也之乎真大錯、此又指事言之不得目為虛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閒適語

秦觀詞云醉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王銍默記以為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憎也、宋陽穀周文璞、有浪淘沙云、鵝黃雪白一醒然、一事最奇君聽取、明日新年、張羽貞居詞和之云、自家天地一陶然、醉寫桃符都不記、明日新年、張文有早春怨云、半剔銀缸、片時春夢、過了元宵、具閒適之意、真淨土也、侯鯖錄、東坡舉一鬼詩云、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言此必子建太白鬼、亦秦詞流亞、張輯謁金門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樓外垂楊如此碧、問春來幾日、吳琚浪淘沙云、幾日不來春便老、開盡桃花、又云時有入簾雙燕子、明日清明、朱敦儒好事近云、經過手陵灘畔、得梅花消息、好事近云、長醉是良策、昨夜一江風雨、都不曾聽得、蓋流連光景、人情所不能無、其託言不知、意更深曲耳、

所云我乃詩我出我車之我其義甚古福州崇妙保聖塔記云三年歲次△△

空格

山西交城唐開元二十九年、石壁寺鐵彌勒像頌參軍房璘妻高氏書、碑中我皇我字空格、貞元時湖城縣進玉石璽表草碑、我唐我字提行、頌示朝廷朝字提行、正定府唐永泰時恒州李寶臣碑、我公我字空格、惟唐裴漼少林寺碑、後周明皇帝於皇字上空、又引隋高祖於祖字上空、不解其意、又五代時溪州銅柱記我王我字提行、其例甚多、樓觀有唐天寶元靈應頌碑、稱明皇曰我、其文我則與云云、上空一格者四、我辛丑、冬十一月八日、正址環開百姿片合、層一

至九撲獨無雙暨空年空月良工告成末云永隆空
年歲次空空月空空日記中稱其主王曦為我當
今我字提行末復署云我當今大閩大武睿聖光德
隆道大孝皇帝王曦此與董昌僭位下詔署名何異
唐書劉文靜傳云文靜諫高祖曰今率土莫不臣而
延見臣下言尚稱名帝曰我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
何可忘公其無嫌此特常言非有所署不知此碑之
名何人為署曦初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其改元永
隆黄岐非之云合是大曆元年觀此碑真大曆矣

餘冬諸錄言歐陽為文亦檢故事出處然後下筆

為文檢書

齋東野語云洪景盧日視二十餘草老院吏曰蘇學
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為赧然
按蘇洪視草異地不當有此老院吏此言與洪有隙
者造作以短之實則誣蘇也春渚紀聞云東坡賦詠
及著譔雖目前爛熟事必令檢視而後出此言為近
實爲自重其文當如此吳垌五總志云李商隱為文
多檢閱書史堆積左右時謂為獺祭魚近世晏公類
類要之類用工閒暇冀草臨時檢閱之弊得非欲蓋
而反彰乎朱子名臣言行錄云楊億為文所用故事

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段用小片紙錄之既成則綴粘所錄而蓄之時人謂之衲被焉皆時人不甯之誶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數

墨子尚同下篇云、天下為家數也甚多、列子仲尼篇、云、漫衍而無家、張湛注云、儒墨刑名、亂行而無定家、後漢書法眞傳云、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古人學行、皆稱家數、漢志編古書籍、以家分流、在六藝外、時六經有師承、各守家法、短在務攻異己、其長在精思古訓、不作無稽之言、至王肅皇甫謐私作妖孽之書、以僞為工、依似亂眞、後人好怪、開門揖盜、儒者反無家矣、

八股文舊事

康熙二年癸卯八月、定試士不用八股時文用策論、制分二場、四年乙巳、侍郎黃機請復三場舊制、七年戊申、七月定鄉會試復用八股時文限五百五十字、二十年限六百五十字、後又冗長、四十四年南巡、四月十一日、泰州貢生俞楷、奏請時文去破承題增大結、廷議不行、四十五年、三月陳廷敬条奏會元尚居易首篇一千二百餘字、文亦不佳、向來作文不得過六百五十字、所作違例應黜革、從之、乾隆四十三年、復限以七百字、學政校文例、以平正、明暢、典實、爾雅、

學生凡五等、廩增附青衣發社、發社者或充吏或爲民論文凡六等、文理平通、文理亦通、文理畧通、文理有疵、文理荒謬、文理不通、惟勦襲錄舊凡在考試磨勘出首皆黜革、其充吏者準作典吏、或誤刊爲典吏、有讀而喜者、曰吾文理不通、尚可作典吏、眞荒謬不通五六等之謔也

詩題

飲馬投錢、一見太平御覽引三輔決錄爲安陵項仲山、一見馬總意林引風俗通、文有太原郝子廉、自飲水投一錢井中、閉門造車、一見後漢書應奉傳注引謝承書、一見五燈會元、以石投水、一見韓非子精諭篇白公語孔子、呂氏春秋同、一見文選運命論言張良遇沛公、誤筆成蠅、一見三國志趙達傳注引吳錄曹不興爲孫權畫屏風、一見魏書陽修傳、爲太祖畫扇、皆二事不同、惜無如江南士子問天雞者、秋月如珪、爲得珪形如月、出遯甲開山圖、一見文選賦注、一

見後漢張衡傳注、珪通詁爲玉、皆不言月形方銳而解者多誤、借書一癡、見藝文類聚杜預與子書、是晉以前語、李匡乂資暇集、亦引杜征南武庫書方勾酒完編云、李濟翁言王府新書、杜元凱云云、一試官以此命題、押翁字、竹邊水際多牡丹、謝康樂語、官以此命題、押康字、皆不得押法、又一官試詩題、至樂性餘、語出陰符、場中不知、官笑曰、此莊子語、亦不知、乃應試耶、此官亦不知也、

詩詞題目

古詩闕題、蓋集錄時失之、其曰無題、則寄懷邊曲難爲造題目也、詞題多旁注、後人略知其事、遂代造題目、又不如春景夏景之名雖鄙嗲、尚無礙矣、陸淞瑞鶴仙起句云、臉霞紅映枕者、舊續聞云、南渡初、南班宗子寓居會稽、爲近屬士、園亭甲於浙東、一時坐客皆騷人墨士、陸子逸常與馬士有侍姬盼盼者、色藝殊絕、陸每屬意焉、一日宴客、偶睡、不在奉觴之列、陸問之、士即呼至、其枕痕猶在臉、陸爲賦瑞鶴仙、有臉霞紅映枕之句、一時盛傳、逮今爲雅唱、後盼盼亦歸

陸氏、今撿其詞、皆竊玉偷香相戀相慰之語、豈當於主人筵上、發其隱私、草堂詩餘又以為歐陽修作、尤非矣、尋此詞、當是陸自愛此五字、別綴一詞、以存其語、故知無題詩、必當無題、詞亦不必為古人求題也、金高永大江西上曲、題云滕王閣、今案其詞云長江東注、此必未至滕王閣者、元好問玉漏遲詞、題云有懷浙江別業、元安得有別業在浙江、此必後人代擬題目、元浙江或係淅川縣也、

策題

困學紀聞云、唐及宋初、策題甚簡、舉子寫題於試卷、慶歷後不復寫題、寖失之繁、閻若璩云、宋史蔣之奇傳、英宗朝舉賢良方正、及對策、失書問目、報罷、非慶歷後即不寫題也、按老學庵筆記云、初寫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後題寖多、舉人甚以為苦、慶歷中賈文元公為中丞、乃奏罷之、紀聞所言不誤也、蔣之奇失書問目、或賢良方正、不在常例、又金史完顏匡傳云、大定二十八年試詩賦、漏寫詩題下注字、不取、事與蔣之奇同、又策中不述策問之目、而漫寫策料、取貴冗

長亦為失書問目、嘉慶十九年閏二月
諭旨、對策必所對與所問相比附、謹案新序雜事五
云、問陰對陽、謂之强說、論西詰東、謂之强難、顏氏家
訓勉學云、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此
猾夫論考續所云以篤闇應明經者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科舉之學不壞人材論

昔唐韓愈以入試文辭類俳優所為深恥之宋蘇軾
比場中文為黃茅白葦、陸九淵在白鹿洞、謂科舉之
學最壞人材、言其事、聞者至為流涕、夫學以文為驗、
文以見用於世為貴、科舉之學、疑不當如韓愈蘇軾
陸九淵所言、及讀劉祁歸潛志、千萬畢厰之士、謀樹
一幟、擇庸陋空滑不著邊際之文、立為格調、主司取
一讀書人則譁起攻之、至擊登聞鼓呼屈、言主司破
壞文格、其時值南宋陸九淵之時、人材至目衰其庸
職、則以為破壞、聞之流涕、亦不為過、宋史選舉志云、

理宗時、有司命題苟簡、發策舛錯、所取之士數年之後俾主文、時謂之謬種流傳、四朝聞見錄云、慶元二年考官發策、士莫知對、時舉子不事記誦、專習空虛之談、射策中至有心心有主、喙喙爭鳴之語、嘗試論之、此得科舉而未學者、本非人材、又內恕己而度人、力持庸陋格調、以破壞科舉、若科舉之學、固不破壞人材也、順治十六年、定科場例、首場工而後場不稱者、黜不與選、首場平通而二三場博雅詳明者、并與收錄、雍正六年、定試官必將後場試卷盡行細加校閱、不得專重頭場忽略後場、十一年

上諭、以二三場策論、尤足覘經濟實學、乃向來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經義已經入彀、遂將策論濫收恕取、不復加意閱看、殊非設科本意、其載於例者如此、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凡民且興、而況本為人材者乎、或曰興之難也、原伯魯不說學、則苟而可、是不苟者不可也、傳云民惡其上、空虛之人多必惡學者、君子不欲多上人、是為科舉者不敢學、故曰壞人材也、又論之曰、嘉慶五年五月、有王君、參奏天下士子務以策對為佳、又用說文字奏旨、所奏全不成話、十年三月、有汪君、參奏考官閱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場策卷奉
旨先閱頭場再閱二三場十一年九月有楊君參奏
士子通習五經奉
旨原摺發還十三年七月有何君參士子二場經文
三場策論滔滔不窮以多為才至以尺量奉
旨文部無庸議是年十一月有黃君參奏考官取文
不以清真奉
旨專尚機巧流入膚淺者亦當屏置勿錄此言官達
人素講求文章格調未暇咨於
國家掌故故其言如此而試官及科舉人材以讀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事至不避彈劾其志甚堅其品甚正則此數摺其
明證矣
累朝勸學之意著之令者至此益見其盛是科舉之
學未嘗壞人材也昔賢惡科舉之學蓋未觀茲效矣
嘉慶十三年除夕

科場時日名目題目字號

順治二年定子午卯酉歲八月鄉試辰戌丑未歲二月會試三年丙戌先於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九月鄉試四年丁亥三月會試康熙五十二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雍正元年四月鄉試九月會鄉試二年二月鄉試八月會試乾隆十七年順天三月外省二月鄉試八月會試皆以特逢

恩科順治二年陝西江南十月鄉試以初入版圖康熙二十六年廣西十月鄉試以歲科考不能徧嘉慶六年順天九月鄉試道光十一年江南九月鄉試以

大水改期。乾隆九年因春寒道遠會試定以三月。萬壽恩科始康熙五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直省舉貢監生員李長庚陳大慶查克宏等具呈據奏四月二十四日得旨允行。六月二十六日浙江武學生潘堯年祝永祺等呈請武科。八月十四日得旨允行。即五十二年春鄉秋會之榜也。鄉試不歸舊貢院者。順治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三年。河南六科。俱在輝縣百泉書院。其止增鄉試者。康熙十六年。以單興。令天下鄉試。順天一闈。山東山西河南陝西一闈。湖廣江西江南一闈。福建浙江一闈。總歸十八年己未正科會試。其題目。初定頭場四書三本經四。二場論詔誥表各一判五。三場策五。康熙二年定用兩場試策論表判。初論以孝經題。至是改用四書。四年仍用三場。八年復用八股時文舊制。二十九年論題兼用太極圖說通書西銘正蒙。後改用孝經。雍正十一年福建學政楊炳以孝經題目無多。請與性理間出。諭以聖人之孝經與宋儒之性理相並出題。於義未協。乾隆二十一年。定頭場四書文三。二場經文四。

會試加表一、三場策五、二十二年、定二場去表用八
韻詩、初順治二年禮部議去時文二篇增詩、去策增
奏疏、康熙四十四年四月十一日、泰州貢生俞楷奏
請二場用詩、俱議格不行、至是始以詩著令、乾隆二
十三年、定頭場四書文三性理論一、四十七年改頭
場詩、二場論、五十二年、定士子通習五經、二場五經
題各一、去論、初命題俱由考官、康熙二年十四年刑
科給事中楊爾淑奏請自乙丑科為始、鄉會試四書
俱乞欽命試題、蓋順治十五年御史趙祥星請
欽定會試四書題、至是兼及順天鄉試也、是年、表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
欽定、詩題乾隆丁丑、會試
欽定詩題、是後順天鄉試及會試、皆
欽定四書詩題、其彌封紅號、以梁千文錯綜用之、會
試別加滿洲蒙古漢軍奉天各直省號、鄉試順天加
滿洲蒙古滿字、漢軍合字、南監北監中監三皿字、奉
天夾字、承德承字、官卷官生字、生員司字、各直省駐
防旗字、官卷官生字、江南上江字、下江字、乾隆元年
分額、九年定上江四十五年名、下江六十九名、山東
聖裔及顏曾孟裔耳字、福建臺灣至字、臺灣粵莊生

員田字、湖南三廳及保靖邊字、三廳苗生田字、陝西甘寧夏丁字、榆林木字、甘州西寧聿左字、肅州安西廸寧化鎮西聿右字、四川寧遠宁字、廣東商籍鹵字、其先順天有宣化旦字、令裁、又廣東請編崖州陵水昌化感恩厓字、湖北請編施南方字、廣西亦請泗城鎮安別編字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刻書

蔡清易經蒙引前、有勘合、云嘉靖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禮部題、臣等訪得科舉之書、盡出建寧書坊、合無俟命下之日、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福建提學副使、將易經蒙引訂正明白、發刊書坊、庶幾私相貿易、可以傳播遠邇、就使刊刻、亦不至虛費國財、十月初一日奉聖旨是、欽此、都察院卯字一千八百十九號勘合、劄付、九年正月十四日、福建按察司副使案驗、其書嫌木理疏鬆、棗石林燕語云、刻書以杭州為上、汴京比歲亦不減杭州、汴則紙不佳、蜀建則柔木板不

佳、是北宋時建板、已不為學者所重、叢此者西泊及
部武金谿撫州、而科舉之書多出山東東昌、板亦不
佳、其工價蜀出可證者、劉若愚酌中志略、李廷機審
嶽生光棗云刊字匠徐承惠供、本犯與刻字工錢每
字一百時價四分、本犯要承惠僻靜處刻、勿令人見
每百字加銀五釐、得工銀三錢四分云云、今推奴書
七百六十字、明萬歷時、每百字併板時價四分、京師
如此、則外省價廉可知、今工元鄉閩刻工、蘇州散放
刻工、亦止字一百銀四分也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初八日
武英殿修書處咨、通行書、交納紙張工價請領
十三經竹紙書十七套十四兩四錢九分一釐八毫
一絲五忽
二十三史（有舊唐書）竹紙書七十七套六十五兩五錢八
分九釐六毫二絲（今二十四史增舊五代史請價不同）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癸巳存稿 第六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芭存稿卷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029817 ×6

張天師舊事

晋書何充傳云時郗愔及弟曇奉天師道南史沈僧昭傳云僧昭另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士魏書釋老志云寇謙之遇大神太上老君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来無所師授吾故来觀授汝天師之位則天師之號其来已久三國志張魯傳云自號師君以祭酒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其弟衛敗於陽平關魯奔入巴中太祖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是天師之名由師君得之水経沔水注云盧水南逕張魯治東其西有張天師堂於今民事之（所謂）天師（者）指道陵女仙傳云孫夫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三天法師張道陵妻也、自龍虎山居陽平化、子
衡字靈真、孫魯字公祺、世號嗣師、太平廣記傳仙錄
云、張玉蘭者天師孫靈真女也、隋書經籍志史部雜
傳、有正一真人三天法師張君內傳一卷、唐志亦有
之、云王褒撰、唐天寶中封太師、冊府元龜天寶七載
三月詔、亦稱後漢張天師、唐時稱三天輔教大法師、
老學庵筆記云、天聖八年賜張天師二十五世孫乾
曜虛靜先生號、蠲賦稅、又云大邑鶴鳴觀乃張天師
鶴鳴化、夷堅戊集云、徽宗詔虛靜張天師治同州白
蛇、虛靜為漢天師三十代孫、宋人言天師子孫世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同、今黄冠輩稱虛靜為三十二世、蓋或就張子房
計之、或就張輔漢道陵計之、夷堅志云、虛靜不娶、嫡
派遂絶、今以族人紹其後、元時封為嗣漢天師、有道
教碑史亦有傳、至元三品、大德二品、至大一品、明史
方伎傳云、張正常元時天師、洪武元年太祖曰天有
師乎、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視二品、按王世貞弇州史
料云、洪武中封張正常為正一教主嗣漢四十二代
天師、後定為正一嗣教真人正二品、蓋初尚沿元號、
何喬遠名山藏云、成化五年、四十六代真人張元吉
犯罪、擬絶、蔭封、明史方伎傳云、穆宗初改上清觀提

黜秩五品給銅印、萬歷五年復古封、江旭奇皇明通紀云、隆慶二年停正一真人封、授上清觀提點、弇州史料云、隆慶中改上清觀提點、萬歷中復真人號、然真人提點由於官授、民間稱天師自若也、順治三年江西撫臣進正一真人符四十張、得旨、朝廷一用天下必至效尤、其置之、乾隆十二年改二品為五品、停朝覲筵宴、收徵印銀印、三十一年、以請雨升三品、五十四年令五年一次至京、嘉慶九年、換給三品印、二十四年仍定為五品、道光初停朝覲、其印則明鄭曉今言云、洪武十三年於真人銀印外、賜以六品銅印、

曰龍虎山正一元壇之印、以印符籙、沈德符野獲編云、孝宗時給陽平治都功玉印、穆宗時收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云、宏治時賜陽平治都功印、刻以玉、蓋張道陵舊印如此、隆慶元年追回、萬歷二年復給之、今符籙及醮壇榜文、皆用都功印、按能改齋漫錄云、宋仁宗時、有安福令林績毀天師三十三代孫嗣宗陽平治都公印、字作公、夢溪筆談謂之都工、字作工、云修醮都工、薄有施利、今實作都功、蓋治頭之義、其冠以陽平治、則女仙傳言之、輔漢靈真公朝三世所居也、

道士官

道士官正六品為正一、從六品為演法、正八品為至靈、從八品為至義、從九品為都紀、其以府分為者為副都紀、州為道正、縣為道會、皆未入流、龍虎山正一真人舊為一品、康熙二十二年給誥命、

諭云、一切僧道原不可過于優崇、若一時優崇、日後漸加縱肆、或別致妄為、爾等識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符咒

太平御覽載黄帝出軍訣、七百三十六有龍魚河圖二符、太平廣記載神仙傳、老子以太元清生符、與徐甲、魏書王早傳、授東莞趙氏一符、擒得鄭氏男、北齊書吳遵世傳云、恒山老翁謂之曰、與君開心符、遵世跪取吞之、符者漢時有印文書名、道家襲之、黄老書乃漢人述也、淮南本經訓曰、審于符者怪物不能惑、是守一之文言、非指符録、又道家咒語、亦漢式、雲麓漫鈔云、急急如律令、漢公移常語、張天師漢人、故承用之、道家遂得祖述、野客叢書云、此沿漢宜、如今言文書

千里驛行其言至通符是漢名如律令亦是漢文今道藏書言律令雷部神名性疾速此與僧說羅刹同一陋謬

神荼鬱律

風俗通引黃帝書神荼鬱律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居度朔山桃樹下引此言者甚多或以為黃帝書或以為山海經荼或作蔡律或作壘義雖太古亦經淺人附會漢蔡邕獨斷云歲竟畫荼壘并懸葦索以禦凶晉司馬彪續漢書禮儀志云大儺訖設桃梗鬱儡是專有荼壘或鬱儡一桃木人而不云神荼神蔡晉葛洪枕中書云元都大真王言蔡鬱壘為東方鬼帝語雖不可據然可知魏漢晉道士相傳神蔡鬱壘止是一神姓蔡名鬱壘漢時宮廷禮制亦以為一人而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儒及漢時道家黃帝書皆以為二人乃知古禮制古儒說古道說各不相喻也審究其義神荼鬱律由桃椎展轉生故事耳

史記司馬相如傳大人賦云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下又有列缺豐隆則司馬相如以屏翳為雲師文選曹子建

屏翳

楚辭天問云蓱號起雨王逸注云屏翳雨師名曹植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川后靜波詰咎文云河伯典澤屏翳司風選注曹指為風師選注又引虞喜志林云屏翳韋昭說為雷師喜則以為雨師說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今案屏翳似雲而號則為風楚詞注蓱誤字韋昭知掌故以為雷師因號生義而不知蓱號自應為風師天問亦言風號乃起雨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元施食

中元施食本道家法藝文類聚道經云中元日作元都大會於玉京山采諸花果珍奇異物幢幡寶蓋十方大聖齊詠靈篇囚徒餓鬼俱飽滿免于衆苦得還人中此如富人好善樂施不必循古法其用七月十五日則道家中元之會也而佛家學之藝文類聚初學記白帖歲華紀麗並引盂蘭經云目連救母母不得食馳還白佛佛言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七月十五日具百味五果着盆中供養大德佛敕衆僧僧皆為施主咒願云云後人遂為華飾刻木割竹飴蠟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綵、摹花果之形、極工巧之妙、今檢釋藏中、有晉竺法
護譯佛說盂蘭盆經、云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時、又云
七月十五日佛歡喜日、僧自恣日、以飲食安盂蘭
盆中、又云年年七月十五日、作盂蘭盆、施佛及僧、按
唐元應一切經音義云、正言烏藍婆那、此言倒懸、則
单字還音、可為烏藍婆、亦云烏拉綳、亦云盂蘭盆、亦
云伊拉綳、何以為盆着花果、又以盆施佛僧、又佛地
自有月法日法、當是第五月之末一日、不得云七月
十五日、若佛正言七月十五日、則是中國之八月晦
日、故知佛用道家中元、是僧徒爭分中元之利者為

○注入字唐書儒學列傳作郭

之也、太平廣記載異聞記云、唐天寶時、任昇之與鄭
欽悅言、梁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得銘、其祖欻日遇
盂蘭大會、從駕同泰寺、則梁時依法護說、用七月十
五日、唐六典中尚署、七月十五日進盂蘭盆、武后于
七月十五日、內出一盆、楊炯賦云、陳法供、飾盂蘭、青
蓮吐而非夏、赬果搖而不寒、銅鐵鉛錫、球琳琅玕、映
以甘泉之玉樹、冠以承露之金盤、又其旁為少君王
子、玉女瑤姬、鸕鷀鴛鴦、鶺鴒翡翠、毒龍狂象、罔兩魑
魅、赤霞蓮花之飾、綺麗可知矣、舊唐書王縉傳云、代
宗七月望日、宮中造盂蘭盆、綴飾鏐琲、設高祖以下

七聖位冊府元龜崇釋教云、大歷三年七月、特賜章敬寺盂蘭盆、蓋爲盆而從以鼇山之類、作佛事者、惟此最有實益、然是展轉得自道家者也、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録云、中元賣冥器、綵衣、以竹斫三脚、如燈窩狀、亦謂盂蘭盆、挂冥錢衣服於上、焚之、陸游老學庵筆記云、故鄉七月望、俗具素饌祀先、織竹如盆盎狀、貯紙錢、承以竹、焚之、視盆倒所向、北則冬寒、南則溫、東西則得中、謂之盂蘭盆、此則仿佛法爲之、與施食尋釋氏之説、餓鬼名面然、又名餤口、言餓則飢餤出于口、而面若然也、又言面然爲觀世音變相、故有盂蘭觀音、譌爲魚籃觀音、而又別爲魚籃觀音造一典故、今行六有唐實叉難陀譯、佛説救面然餓鬼陀羅尼神咒經一巻、渕二有唐不空譯、佛説救餤口餓鬼陀羅尼經一巻、渕十二有瑜珈集要、餤口施食阿彌陀緣由一巻、又有後漢譯、鬼問目連經、佛説報恩奉盆經、不知妄作、止以爭利、又有甘露僧、造蒙山施食儀、

喇嘛

黃教喇嘛多不循謹、天聰七年令、喇嘛班第出居城
外清淨之所、旗民人等有請念梵經治病者、家主治
罪、崇德元年三月
諭曰、喇嘛等潛肆姦貪、直妄人耳、蒙古等信深其懺
悔超生等語、致有懸轉輪結布旛之事、嗣後宜俱禁
止、康熙時、以鄂爾多斯喇嘛肆詐、有
詔窮治、捕之、發內地為奴、又以喇嘛匿盜、著令坐罪、
康熙三十九年三月
諭曰、蒙古惟信喇嘛、一切不顧、此風亟宜變易、倘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嘛有犯法者、即按律治罪、俾知懲戒、雍正二年、刑部議、五臺山喇嘛索納木巴丹、强奸民人杜青雲妻王氏、王氏持刀詈拒、至夜忿極自縊、王氏建坊入祠、喇嘛比光棍爲首例斬立決、著爲令、時又以喇嘛欺誑蒙古、

命各扎薩克逐之、又毀西寧二大黃寺、乾隆時、衛藏濟仲喇嘛、妄言悞衆事、剥黃正法、嘉慶十二年、達賴喇嘛羅卜藏的列、科派糧物、逼死莊頭鄭國泰一家二命、復主使鄭珂捏詞具控、奉

旨剥黃斥革、

國家之御黃教如此、張文端鵬翮使俄羅斯行程録云、康熙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於喀爾喀地遇番僧、言至中國訪佛、不見、聞西藏達賴喇嘛似之、及往見、又非也、此番僧甚慧、時達賴于數有所避、不出世其事康熙三十二年始發、

尼庵議

黟迎霞門外建書院、當碧山之陽十里曰碧陽書院、舊有尼庵值書院西南、邑人欲為遷之、難其地、不果、則為議以告尼、

一曰、尼庵宜祀本師憍曇彌、耶輸陀羅、淨檢、道馨、淨秀、及當庵開山師、不當祀佛也、西域記、秣吐羅國苾芻尼、供養阿難、佛國記、中天竺比丘尼、多供養阿難塔、以阿難請世尊、聽女人出家故、此非佛及阿難本意、亦非尼奉師法也、佛本行集經、姨母養育品云、摩訶波闍波提、是童子正真姨母、釋迦譜云、爾時太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梁僧寶唱經律異相云、摩訶波闍波提、梁言大愛道、隋本行經注云、隋言大慧、唐僧元應一切經音義云、瞿夷或曰喬曇彌、或曰喬達彌、此言明女、按瞿夷亦曰瞿多彌、或曰喬達摩、佛第二妃也、此大愛道、正當作憍曇彌、佛母之妹、國王之次妃、本行集經亦謂之國太夫人、其命名與瞿夷同取明女、明慧好道、諸經多譯為大愛道、佛本行集經剃髮染衣品云、第二妃瞿夷聖女、宛轉大哭、時憍曇彌亦然、羅睺羅因緣品云、憍曇彌為世尊出家啼哭壞眼、此或疑是瞿夷妃事、然大愛道于佛恩義至深、佛說瞿曇彌記果經云、瞿曇彌欲出家、三為世尊所制、阿難為白世尊、世尊言女人若出家、佛法不得久存、中本起經亦云、大愛道求出家、至三、世尊不聽、又追至河上、阿難為請、是憍曇彌出家因緣最難、而尼僧之興、寔由之、因而佛妃耶輸陀羅亦出家、妙法蓮華經序品云、羅睺羅母耶輸陀羅比丘尼亦與眷屬俱、則明著比丘尼之稱、瞿夷之事、掩于大愛道、阿難有妹、亦出家作比丘尼、見法苑珠林引分別功德論、云迦葉訶阿難為小兒、其妹甚嫌之、而不出其名、西域女人出家、略可指名者、佛本行集經、有跋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羅旱梨耶夫婦出家生経、有優鉢羅華比丘尼、有暴志比丘尼、賢愚因縁経、有鍮蘭比丘尼、微妙比丘尼、叔離比丘尼、金光明比丘尼、百縁金経、有寳光比丘尼、孫陀利比丘尼、浄衣比丘尼、須漫比丘尼、善愛比丘尼、青蓮花比丘尼、楞嚴経、有寳蓮香比丘尼、金紫光比丘尼、又言瑤女摩登伽、今名性比丘尼、雜寳藏経、有石室比丘尼、福田経、佛座中一比丘尼名曰柰女、佛説大灌頂神咒、有修陀利比丘尼、増一阿含経、有輸盧比丘尼、君荼羅比丘尼、波陀比丘尼、中阿含経、有法樂比丘尼、皆在許大愛道出家之後、佛本行

集経、耶輸陀因縁品、云、波羅柰城長者善覺子名耶輸陀、忉利天子降胎也、佛國最初成優婆夷者、耶輸陀母及婦、精進苦行品、云、軍將女難陀、也喜願作聲聞弟子、佛言、如是、婆羅呦亦言、佛亦許之、乞食得善女須闍多生善布施、願作聲聞弟子、菩薩言當如所願、則又優婆夷聲聞弟子之別也、迨尼法立、則有佛説五苦章句経、云、佛告諸弟子、善男子善女子、汝已出家、佛本行集経轉妙法輪品、云、善男子善女子人、捨家出家、晋譯生経、佛説夫婦経、云、一時有清信士、其婦数数欲出家、為比丘尼、婿便聽之、證得羅漢、佛説義足

経、子父共會品云、諸釋女人、亦復聚會、俱到佛所、是其時出家者、俱領千大愛道、佛母泥洹経云、大愛闍[道]維畢、佛攀舍利鉢、曰母能拔與丈夫、教令興廟供養、增一阿含経云、比丘尼中、最初得道者大愛道尼、最後得道者陀羅俱夷國尼、佛說大愛道般涅槃経云、五百比丘尼俱是阿羅漢、又云五百比丘尼泥洹俱出東方、佛令比丘尼共為起塔、佛母泥洹経云、大愛道比丘尼、有女沙彌三人、除饉女五百人、增一阿含經、般涅槃品、則云大愛道五百比丘尼、又二沙彌尼、妙法蓮花経、持品云、佛姨母摩訶波闍波提、與學無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比丘尼六千人俱、摩訶為大法師、六千人俱為法師、耶輸陀羅為大法師、摩訶受記、為一切衆生喜見如来、耶輸陀羅受記、為具足千萬光明如来、又妙荘嚴王本事品云、昔淨德夫人、今佛前光照荘嚴相菩薩是、是佛時比丘尼、已有如来菩薩羅漢、而學無學有六千人、翻譯名義集選云、憍曇彌、此云衆主、以出家為尼衆主故、是六千人皆大愛道憍曇彌主之、又與耶輸陀羅為兩如来自為一宗、男僧供三佛、女僧供兩如来、不生染著于佛意合也、其中國出家者、唐僧道宣廣宏明集歸正篇、僧法琳破邪論、及法苑珠林、

並引漢法本內傳云、明帝時、後宮陰夫人王倢伃等百九十人出家、京都治民婦女阿潘等百二十一人出家、帝立十寺、七寺城外居僧、三寺城內安尼、梁高僧傳云、齊僧尚統言、漢桓帝時尼衆求受戒不得、魏初東天竺二比丘尼到長安、見中土比丘尼、與授具戒、此乃無智僧徒僞造、以與化胡經爭者、梁僧寶唱比丘尼傳云、洛陽竹林寺尼淨檢、晉建興中出家、洛陽城東寺尼道馨、晉泰始中出家、比丘尼誦經、馨其始也、序云、比丘尼之興、發源于大愛道、像法東流、淨檢為始、按寶唱記道馨事、晉泰乃始宋泰始之誤、故序亦始淨檢、晉書佛圖澄傳云、石虎著作郎王度奏曰、漢聽西域人立寺都邑、漢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漢後、亦循前軌、晉桓元難王謐書云、曩者晉人略無奉佛、沙門徒衆皆是諸胡、唐書傅奕傳云、漢立胡祠、止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西晉以上、不許中國髠髮事胡、至石苻亂華、乃弛厥禁、正建興時也、安得更有前此後宮出家之事、其外國尼來中土者、冥祥記、晉桓溫家浴尼、宋臨川王尼曇輝、晉簡文時尼竺道容、建興時吳縣東靈寺帛尼、梁高僧傳、宋景福寺尼果慧淨因、共請仇那跋摩曰、過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地先未有尼、耶得二衆受戒、悉戒品不全、又人不
滿、別因西域人、請外國尼來足滿十數、于定林下寺
結夏安居、是尚未有尼寺、廣宏明集統歸篇、載梁江
總、記其祖母張氏、于宋初、隨父張恭子、在廣州、事尼
法瓊、僧行篇、載梁沈約作淨秀行狀、云本于青園寺
出家、宋大明七年、思別立住處、初置精舍、泰始三年、
明帝賜號禪林、制龕造像、寫集衆經、招納同住十有
餘人、則尼自立寺、寔始宋泰始、故有宋後廢帝紀、往
青園尼寺、偷狗就曇度道人煮之飲酒、之事、是宋時
尼始有寺、尼庵宜祀出家本師、憍曇彌、從出家本師

耶輸陀羅、此二如來也、又祀中國出家本師淨檢、中
國出家誦經本師道馨、中國出家別立住處本師淨
秀、當庵開山本師某尼、
一曰尼自有庵、當自立法、不當受男僧節制也、佛說
瞿曇彌記果經云、女人當行八重法、女人不得犯女
當盡命于比丘比丘尼僧祇律波羅提木叉戒經云、
漏心男子、肩以下膝以上、摩觸受樂者、漏心男子伸
手内住、共語、受捉手捉衣來、歡喜請坐、曲身就、共去
期者、不應共住、又云、捉戶鉤開他房戶、共男子住、與
受具足者、與一比丘、空靜處坐者、與丈夫屏處坐者、

與男子伸手內住、若耳語者、知闇中男子生、無燈而入者、波夜提、然又云知僧和合、而已如法、又云比丘尼欲破和合僧、諸比丘尼應諫則為尼甚難生、經佛説旃闍摩暴志謗佛經云、舍衛比丘尼暴志木魁繫腹、似身懷孕、因牽佛衣、君為我夫、從得有身、不給衣食、佛説興起行經云、多舌童女、舞杅起腹、謗佛滛己使已有身、佛乃化鼠、嚙衣落杅、經律異相摩那祇全身入地獄經云、摩那祇懷杅謗佛、法顯傳云、外道女旃遮摩那、懷衣着腹、似妊、謗佛、西域記云、戰遮婆羅門女、懷木杅謗佛、此本不得志之尼所為、生經明著

為尼、而外經論諱之、賢愚因緣經、波婆梨緣品云、彌勒欽仰佛跡、有比丘尼、持一死蟲著佛跡處、言看斯跡、蹋殺衆生、有何妙哉、人方以尼謗佛、尼又自起謗、故佛待之最嚴、又初無尼寺、晋法汰、比丘尼戒本所出本末序云、外國法、尼不得獨立、是也、中國自宋泰始有尼寺、則尼必當獨立、五代會要云、唐天成二年六月七日敕、宮中告援齋會外、不計齋前齋後、僧尼不得輙有相過、如敢故違、準奸匪例處斷、不得僧于尼寺內開講、如敢故違、僧徒三年、尼逐出城、或僧尼不辨、宣傳法會、重杖處死、五代史周書世宗紀云、顯

德二年五月甲戌詔、寺院僧尼各留一所兩所、亦別居也、燕翼貽謀錄云、開寶五年十二月丁丑詔、尼合度者、只許于本寺起壇受戒、違者重罪、許人告、本寺者尼寺也、其後奸僧、反引此詔、謂尼不至僧本寺受戒、爲有重罪、尼亦信以爲然、陰雖係陽、僧尼無夫婦法、又不同居、與佛時異、則僧不得牽引無尼寺以前佛語、抑制尼、且佛初意不度尼、正以僧尼同居之故、隋書經籍志云、佛言滅度後、正法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末法三千年、言正法五百年者、佛母泥洹經云、佛言正法當住千年、以度女人、分止五百年、善見律云

佛何以不度女人、爲敬法故、以度女人滅五百歲、其言敬法、猶非佛旨、依般若經初分二分緣起品、俱云、佛與五百比丘尼俱、又法炬諸德福田經云、佛與四比丘、一比丘尼、及天帝釋、各說所得果報、增一阿含經力品云、輸盧比丘尼、降伏六師、大灌頂神咒、佛爲修陀利比丘尼等、被惡鬼嬈、台須彌山七萬鬼神、大海中五萬鬼神、護之、則敬法可度尼、佛以度尼依僧、異見者生謗、僧又內肆、正法所以減損、西域記云、摩揭陀國兩菩薩像、耆舊傳言、此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今南隅菩薩沒過胸臆、酉陽雜俎云、西域佛金剛

生、有標界銅觀自在像兩軀、國人傳言、像堙、佛法盡、
隋末已沒過胸臆、其事有徵驗、古于闐多高僧、今和
闐無信佛者、廓爾喀有佛故迹、今紅教行不高、又衛
藏紅教、制于黄教、乃末法之驗、佛説瞿雲彌記果経
云、佛告阿難、佛剎中不可容女人、終不得五事、不得
成、如来、謂男僧不得也、中阿含経云、若使女人捨家
學道、令此梵行不得久住、猶如人家多女少男、此家
為得轉興盛耶、法滅盡経云、佛告阿難、我泥洹後、奴
為比卯、婢為比卯尼、無有道德、滛佚濁亂、男女不別、
令道淡薄、皆由斯輩、妙法蓮花経提婆達多品云、女
女身垢穢、非是法器、猶有五障、不得作梵天王、帝釋、
魔王、轉輪聖王、佛身、謂尼有五障者不得也、大智度
論、迦葉謂阿難有罪、佛意不欲聽女人出家、汝勤勸
請、佛聽為道、以是之故、佛之正法五百歲而衰、則佛
于度尼之事有隱憾焉、尼能自立、不依僧、為佛恩議
所不及、亦所以報佛恩也、
一曰尼庵待弟子宜寬也、善戒経云、僧二百五十戒、
尼三百四十八戒、比卯尼戒本所出本末云、舌彌持
五百戒、唐元嶷甄正論云、僧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
而晋道安比卯尼大戒序云、尸叉罽賴尼有百七事、

曇摩侍本有百一十事、與龜玆國舌彌大戒本、應謂比邱戒不止二百五十、阿嬢戒不得止五百、法汰序云、女人之心弱而多放、佛達其微、防之宜密、故倍男也、實則尼戒以淫慾為重、然非違人情、若禁錮之、楞嚴経云、阿難言、寶蓮香比邱尼私行淫欲、乃言行淫非殺非偷、無有業報、發是語已、先于女根生大猛火、節節燒然、此業火自燒也、若佛立大法、則歸和平、比邱尼僧祇律波羅提木叉戒経云、沙彌尼說、如来說淫欲是障道法、我知習淫欲不能障道、比邱尼應諫之、邪見不舍者驅出、無他罪也、又云、受使和合男女

私通有罪、蓋以寄夫托妻導淫為罪、戒経立意甚深也、謂之尼者、佛國女曰尼、信佛女曰優婆夷、出家女曰芘蒭尼、苾蒭者苦行乞食僧、譯之曰除饉、明度無極経音義引分別功德論云、世人飢饉于色欲、除此愛、又引康會注法鏡云、凡夫貪六塵、猶餓夫夢飯、故號出家為除饉、釋迦氏譜引康會注法鏡云、聖斷六情饑饉、故得號焉、今法鏡経無此注、梁僧佑出三藏記集云、舊経除饉男、除饉女、新経比邱、比邱尼、實則苦行乞食僧、忘其訓、乃今言之、尼則苦行女也、昔人立意苦行、今多買充、責以苦行、則非本願、故不宜求

之過當急、尼依男僧則為垢穢、今自有業、可得從容、
妙法蓮花経、五百弟子受記品云、法明如来時、無有
女人、藥王菩薩本事品云、日月淨明德如来時、彼國
無有女人、佛說如幻三摩帝、無量印法門経云、勝華
藏菩薩、白佛言、彼佛刹中有女人否、佛言不也、彼佛
刹中、尚無女人名字可聞、況女人耶、其中生者皆是
化生、清潔淨白、咸脩梵行、一切衆生皆以法喜為妻、
禪悅為食、此自與男僧言之、曇摩讖譯大方等大積
経、陀羅尼品云、菩提自在梵王、正語梵天、皆現女身
說呪、授記品云、莊教華魔王、誓以女身廣度衆生、說
呪護法、則尼亦能自立、妙法蓮花経、提婆達多品、薩
曇分陀利品、俱言龍女變為男身、佛說義足経、劫比
陀國、蓮花色比丘尼分云、化作金輪王、法華三昧経
云、羅閱王女利行、見佛出家作沙門、化為男子、一時
佛刹中無有女人、晉法顯傳云、優鉢羅比丘尼、化身
禮佛、又有曇摩寄多譯佛說轉女身菩薩経云、五百
比丘尼、七十五居士婦、遂成男子、則尼可為男、秦譯
龍施女経云、龍施女變成男子、佛說長者法志妻経
云、妻及下使、皆轉男、唐義淨譯、金光明最勝王経云、
佛為寶光曜女說法、領解、轉成梵身、佛為授記、隋闍

那崛多譯、月上女經云、以華供佛發十願、即得記轉男身、爲月上如來、賢愚因緣經、貧女難陀緣品云、波塞奇王女、名曰牟尼、即今釋迦文佛、梁僧伽波羅譯、菩薩藏經云、佛在大光明聚如來時、爲竭伽佗天女、受持此經、即轉男身、若有女人聞此如來名、即不更受女身、又檢開元釋教錄、有彌勒爲女身經、後漢失譯者、梁僧唱經律異相卷十、引有之、尤爲近古可信、女身可受記爲如來、可化爲金輪王、可轉身爲釋迦文佛、爲彌勒佛、是當優游以求之者也、

嘉慶十有五年、十月十六日、

佛教斷肉述義

佛教斷肉、乃梁武帝法、其先亦有漸義、禪秘要法經云、若食肉時、洗令無味、佛飭修禪得食三種清淨之肉、唐西域記云、摩揭陀國雁塔、言小乘漸教開三淨之食、三淨食三種清淨肉、雁也犢也鹿也、其說非是、諸經要集云、疑見疑聞、不爲已殺、鳥殘自死、得聽食之、毗尼律云、離見聞疑不爲已殺、鳥殘自死者、開聽食之、楞嚴經云、不見爲我殺、不聞爲我殺、不疑爲我殺也一、及自死也二、鳥殘含也三、是也、求不殺之義、非始于佛、洛陽伽藍記云、魏神龜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僧惠

生、與宋雲、至朱駒波國、人民山居不立屠殺、食肉者以自死肉、是人間本有此俗、佛用之為漸教、廣宏明集、梁武帝斷酒肉文云、諸僧尼言、律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制言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言食三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唱斷肉經竟制云、僧道小輩看經未徧、互云無斷肉法、故涅槃經云、若乞食得肉、以水洗之、味與肉別、然後得食、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部云、夜分有雹傷禽獸、苾芻夜出堪食者咸持歸、即三淨之義、賢愚因緣經、摩訶斯那優婆夷緣品云、摩訶斯那、割股裹肉食病比丘、其夫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佛、佛戒比丘、何乃受不淨食、比丘之法、淨肉應食、若聞見疑者、三淨亦不應食、優婆夷言、佛以我故制諸比丘不得食肉、則三淨佛亦不定、根本說一切有部目得迦部云、苾芻食狗肉、為狗所嘷吠、佛言不應食狗、識以事難驟斷、故隨事立制、尼陀那云、鄔婆離言、苾芻為病得食肉者、何處取之、佛言于殺羊雞豬、捕鳥獵獸者、蓋鳥獸自死、藏毒傷人、有病苾芻、不拘三淨、佛立法亦不得不恕也、楞伽經言不應食肉、有十因緣、二者、屠者雜賣、三不淨、氣分所生長、佛法五戒、魏書釋老志、止言戒飲酒、其斷肉當在戒殺中、笑道

論引老子序云、佛不飲酒、以女人飲酒犯七出、實則以酒亂性、故戒之、其素食惟持齋日、後漢書楚王英傳云、學爲浮屠齋戒祭祀、詔還贖縑、以助伊蒲塞即優婆塞時漢人聽法者桑門西域人即沙彌之盛饌、言王尚浮屠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爲誓、三月乃佛家結夏、佛家齋日止此、高僧傳云、宋時杯渡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辛膾與俗不殊、則結夏亦不斷肉、又云梁時寶誌于臺城對武帝食膾、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又其時僧飲酒食猪肚、梁武亦不能驟斷、梁武所謂斷肉經者、時制唱涅槃經、云受肉之時、作子肉想、又云食肉

者斷大慈悲、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肉、一切悉斷、及自死者、制謂涅般爲此說者、立言將謝、則大明惻隱、貽厥將來、其後唐譯楞嚴經云、佛告阿難、我令比丘食三淨肉、此肉是我神力化生、本無命根、我滅度後、食衆生肉、縱得心開、報終必沈生死苦海、乃本梁武制義、推衍得此說、又按鴦掘摩羅經云、自死牛革作屣、施文殊師利、問受不受、佛言若不受者是比丘尼法、若受者以其展轉離殺因緣、唱斷肉經竟、制則云、法寵言自死肉不得食、則不得着革屣、制言革屣經久、食噉便害無量身命、是梁武帝用鴦掘摩羅

経文、又進言之、又唐道宣感應記天人言佛説著蠶衣者、是魔法、我成道至涅槃、惟服麤布白氎三衣、未著繒帛、則後人託佛説、愈求其深、梁武帝斷肉救云、不自禽獸有一自死者、若非殺生、豈有死肉、買肉自殺、其罪一等、衆僧食肉、罪劇白衣、其託義大乘、歷難三淨、能使佛徒斷肉、亦其沈毅也、唐武氏自戊戌歲五月、禁天下屠殺、至庚子歲十二月、始開禁、又非梁氏所及能矣、其在梁武前者、牟融理惑論云、道家避穀而飲酒啖肉、佛以酒肉為上戒、而食穀、高僧傳云、晉支遁幼時、與師論雞卵未足為殺、師亡後見形

投卵于地、殼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蔬食終身、魏書釋老志云、沙門智嵩往胡地、絕糧、弟子求得禽獸肉、嵩以戒自誓、餓死酒泉西山、南齊則武帝喪用素食、周彥倫長於佛理、終日長蔬食、而何允亦精信佛法、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䱇（即鱔字）脯糖蟹、紀聞（太平廣記）云、北齊稠禪師與人鬥、不勝、夢金剛與以筋、不能食、曰斷肉耳、故異苑云、永初二年、竺惠熾卒、後見形、言生不斷肉、今落餓狗地獄、令知有報、則古亦或有之、而西土反無此説、西域記云、拘尸那揭羅國言羅怙羅為護正法、未入寂滅、言數百年、未嘗乳味、則

斷肉者佛子一人、又云、阿耆尼屈支等食三淨、尚滯漸教、求法高僧傳云、有一人與北道使至縛渴羅國、出家、師使食三淨、言如來大師、親開五正、我依三藏律有成科、若引大乘、非吾所聞、明史真臘傳云、俗尚釋教、僧皆食魚肉、或以供佛、今則西僧味取濃厚、更無取三淨、又劫殺生人、取皮骨作器、不戒殺也、梁武帝所以決棄三淨者、以何承天顏延之周彥倫之論、宏明集、何承天荅顏光祿書云、將使自已不殺、抑亦受教咸同、若取足市廛、恐雅論之不可立矣、顏延之釋何衡陽書云、好生惡死、每下愈篤、故宥其死者順其情、奪其生者逆其性、至人尚矣、何為犯順而居逆哉、不能頓奪所滯、故因為之制耳、南齊書周彥倫與何允書云、鼎俎網罟、雖敢干議、甘心撲漉、忍恣吞嚼、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僉謂常理、可為太息、丈人雖無身踐、不能不取備屠門、財帛之經盜手、猶為廉士所棄、何至引此滋味、以汙腸胃乎、是皆深疑三淨者、又何承天荅顏書云、彼聖人者、肇結網罟、興累億之罪、仍制牲牢、開長夜之罰、此定不然、宜簡淵慮、雖高情愛奇、想亦未至于侮聖也、梁高僧傳云、求那跋摩謂宋文帝曰、帝王出嘉言、布善政、刑清役簡、如此則持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齋亦已大矣、不殺亦已衆矣、安在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為宏濟也、是二説者誠辨矣、梁武斷肉、其後北齊高元海、棄官處山林修行釋典、二年而歸仕、縱酒廣納姬侍、詐不飲酒食肉、勸文宣及後主奉佛、天保七年五月、亦以肉為斷慈不食、後主亦斷屠宰、惜二國政非宏濟、若聖人能安百姓、又全一禽之命、即不云仁、亦非有惡、各行其志、何至侮聖如承天所難也、惟梁以麪為犧牲、使鬼神覩屠磔之形、而無血氣之享、北齊天保八年八月詔、郊社祫時祭、皆仰市取牲牢、是皆作偽生詐、孔子云始作俑者、梁以之、以作屠磔之形也、大智度論云、王舍城先有王名婆藪、言殺羊無罪、生隨地中、自是以來當殺羊、下刀時、言婆藪殺汝也、齊以之、以其言非已殺也、斷酒肉文云、苾芻啖魚食肉、避弟子同學白衣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方得一過、或言肉非已殺、亦復非嫌、東坡志林云、僧謂酒為般若湯、魚為水梭花、鷄為鑽籬菜、竟無所益、為欺而已、日本不染居士護法資治論、引羅山神社考云、叡山僧、為鮒魚説法、汝放不可生、生亦不可久、汝身入我腹、我心入汝身、遂殺食之、即梁法亦無之、何、大莊嚴經論云、寡婦聽法、心生染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比卯還俗、殺羊生活、言乎人貴立志、否則敗也、

度牒寺廟

度牒自唐天寶六載五月、納銀祠部給之、食貨志云、天寶十四載祿山反、乃遣使太原納錢度尼僧道士、旬日得百萬緡、明年又度僧道收貲、東坡全集雜記人物云、秦太虛有意、為率交游間三十人、每人十千、為祠部牒、令鍾守素出家、是宋元祐間度牒、有定價三百千也、章俊卿羣書考索後集、元豐七年引著令、度牒每道為錢百三十千、夔路至三百千、以次減為百九十千、其後金皇統五年、慶壽寺天長觀度牒、每道折錢二十萬、大定時、許僧道進納、賜宮觀名額、合着

錢一百貫、一百五十貫、三百貫、陝西高陵莊嚴寺有石刻禮部牒、戶部發賣所、高陵慶安鄉幡竿村院僧狀告院無名額、已納訖合着錢三百貫、乞立莊嚴禪寺名額、勘會是實、大定四年五月牒、河南修武真清觀有石刻禮部牒、據邱處機劉志敏狀告修武七賢鄉馬坊村道庵、無名額、于東平府納米、請買到日字號空名觀額一道、乞書填真清觀大安元年五月牒、南宋紹熙三年閏二月甲寅、則定僧道度牒價至八百千、蓋免地稅免役文憑也、其用之以募兵、以修河隄、以賑饑、以給俸餉、以充使臣路費、以賞賜近戚幸臣如金幣、順治八年

諭、以僧道納銀給牒、猥屑非體、以後永免納銀、有請給度牒者、州縣確查報司申部給發、至乾隆初年、度牒每度牒亦廢、蓋以丁歸地、則不須報牒免役也、

康熙五十年十二月丁卯、

諭、以原除有寺廟外、其創建增修、永行禁止、今僧道造廟、則題以重修、以避創建增修也、其事古亦有之、焦竑筆乘云、凡官寺、依景定建康志、應在秦淮南岸、今寺乃因近詔毀私創菴院、黠僧假援舊名、以自蓋者、今僧又或藏古度牒、以欺愚民、自詡是官人、又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少年、僧自言有度牒、甚訝之、索觀乃法源寺戒單、是不知度牒為何物也、

回回教

天方輿地経云、地圓體如球、東至作西一直綫、南北極作一横綫、距東西海岸等兩綫十字交者、天方也、如磨盤之臍、當昆侖之陽、阿丹聖人者盤古氏也、生於天方、至努海聖人、洪水汎濫、使其徒分治四方、四方始有人民、天方典禮云、阿丹傳施師、施師傳努海、努海傳依卜拉欣、依卜拉欣傳依師瑪依、依師瑪依傳母撒、母撒傳達烏德、達烏德傳爾薩、爾薩死、封印無教者六百年、謨罕默特聖人出、總前経卷百一十四種、自作経六千六百六十六章、則今回回教也、其

地王尚綠、言天授山原草木正色、禮官白、刑官黑、士
民黃、吏役青靛、天方名都九十四、無他教寺宇、先是
佛教及回疆、謨罕黙特禁絕之、而毋撒之後、自為挑
筋教、爾撒之後、自為天主教、謨罕黙特經曰甫爾嘉
尼、寺曰清真、毋撒經曰討拉忒、院曰祝虎、亦曰祝乎
德寺、爾撒經曰引支勒、堂曰歐若、亦曰天主教寺、問
之天主教則又曰不然、天主回回佛各有其書、務在
相非、其書先出而可采證者、其唐已前佛國傳記乎、

竈神

莊子達生篇竈有髻、釋文云音結、司馬彪云竈神著
赤衣、狀如美女、史記索隱引司馬彪則云浩竈神也
如美女、衣赤、李宏範音浩、則莊子字不作髻、然為吉
忌(吉)者、多、判楚歲時記云、竈神名蘇吉利、魏志管輅傳
云、王基家賤婦人生一兒、墮地即走入竈中、輅曰直
宋无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史記封禪書索隱引白澤
圖云、火之精曰宋无忌、吉忌俱近髻、又後漢書陰識
傳注、引雜五行書云、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酉陽
雜俎則云、名隗、狀如美女、又云姓張、名單字子郭、一

云名壤子、道藏太清部感應篇注、引傳云、竈神貌如美人、有六女、即六癸玉女、一云竈有三十六神、又蘇吉利婦、姓王名博頰、張單妻字卿吉、六女皆名察治、按禮器云、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於瓶、注云奧當為爨字之譌也、或作竈、此祭竈為祭先炊老婦之義也、許愼異義云、竈神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駁云、五祀在四郊、而祀火神于竈陘、於禮卑也、太平御覽引異義云、竈五祀、王者所祭、非老婦、駁云七祀竈神祝融、然則盛盆尊瓶之祭、是老婦矣、諸書言竈神如美女者、是先炊、應經典也、其竈神為祝融、又淮南子氾論訓云、炎帝作火官、死為竈、則自七祀竈神、御覽又引淮南萬畢術云、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說文走部趕云、止行也、一日竈上祭名、亦送竈之祭、抱朴子亦云、竈神上天、非是美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祖神

檀弓云祖者且也方言云祖摇也祖轉也風俗通云祖者徂也初學記晋嵇含祖道賦云或曰百葉遠祖風俗通云謹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通典禮十一引白虎通云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為祖神今白虎通無之疑即風俗通所案禮傳也曾子問正義云行神曰纍宋書禮志文選詩祖餞注并引崔實四民月令云祖道神也黄帝之子曰纍祖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為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神、以求道路之福、選注無曰累祖、蓋删之、漢書景十三王傳注、白帖祖軷、黃帝子注、并云、舊說黃帝子纍祖好遠遊、死道路、故後祭為道神、其說蓋出崔實與崔浩、浩說見史記索隱、索隱已非之、謂嫘祖黃帝妃無緣子、又名纍祖、是唐本均作黃帝子、而雲笈七籤宋真宗御製軒轅本紀云、黃帝妃嫘祖道死、帝祭之以為祖神、以嫫母為方相氏、則王欽若等飾非之言、祖義為且為徂為揺為轉、則祖不為人名、義取導行、亦取遄歸、嵇含述百葉遠祖、案昭七年左傳云、公將往楚、夢襄公祖、子服惠伯云、襄公夢周公祖、舊說謂周公襄公、遠祖也、鄭禮注、言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見聘禮注、則鄭不以為遠祖、亦不以共工氏為然、其黃帝子之說、尤不知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祖祭

聘禮釋幣于行、記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周官大馭掌馭玉輅、及犯軷、犯軷遂驅之、注云以菩芻棘柏為神主、祭之以車轢之而去、說文云立壇四通、樹茅依神、為軷、大馭注云、軷者封土為山象、詩烝民箋云、祖者將行犯軷之祭、說文云、既祭軷轢於牲而行、所謂犯也、秋官犬人共犬牲、伏瘞幾珥沈辜、軷蓋伏也、大雅生民取羝以軷、正義云、天子用犬、諸侯用羊、禮相變、大馭注引杜子春云、祖道轢軷、磔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記五宗世家索隱言唐用黃羝或用狗以其血釁左輪用犬用羊皆有所沿也祭法七祀五祀有國行三祀有行月令冬祀行呂氏春秋孟冬紀注云行門內祭也蔡邕獨斷云行者在廟門外之西軷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于軷上喪祝之祖則在于庭曾子問正義引崔靈恩云宮內之軷以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以祭山川與道路之神是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天帝

酉陽雜俎諾臯云天翁姓張名堅竊騎劉天翁車乘白龍登天劉翁失治爲泰山守主生死之籍此當是張陵造作道書時議論檢道藏書未見也魯應龍閑窗括異志云晉周興死而復生言見天帝面方一尺問左右曰此張天帝耶答曰上古天帝久已聖矣此近曹明帝耳此當是晉中衰時議論陳耀文天中記引晉書云晉咸康中士人周謂云云今晉書不見王世貞宛委餘編云出般若小說亦未見其書其語雖荒誕然可徵人心向背邇言必察有明訓矣

陳武烈帝祠

江西陳武烈帝祠極顯靈、嘗散步祠中、若有所犯、齋戒拈香乃愈、江西通志云、武烈廟、祀陳江西巡察大使陳果仁、（或作果仁、或作杲仁、或作仁杲、或作仁杲、音依其文書之）有賑荒之惠、唐封忠烈公、南唐時以神兵助戰、冊加武烈帝、南昌縣志同、又沙河廟懸榜云、神字世威、江南常州府晉陵縣人也、仕陳江西觀察使、主鎮江南、隋時為司馬、天下大亂、集兵以保境、大業五年授朝議大夫、十三年隋改號義寧、拜大司徒、唐武德二年薨、封忠烈公、進福順武烈王、後周加帝、宋乾德二年、神見于士步

門、以船粟賑飢、宣和四年、封福順武烈顯靈昭德大帝、其言不可信、常州祠有唐天寶時僧德宣作隋司徒陳公捨宅造寺碑、云陳公諱杲仁、字世威、其先潁川人、六世祖陳武帝、家于長城、故為晉陵人、祖暠、陳羽林郎將、父季明、陳江州司馬、兼嶺南道採訪使、終給事中、公十八歲舉秀才、對策、陳文帝曰、朕與兒俱太卿、後授監察御史、尋遷江南道巡察大使、大業五年、奉詔平長山寇、授秉義尉、尋授朝請大夫、九年奉詔平江寧寇、授銀青光祿大夫、十三年、奉詔平東陽寇、名面見、授大司徒、沈法興自湖州起兵、欲據常州、與

公結父子、詐稱病、公往問之、中毒而薨、時唐武德二年、享年七十有二、文載全唐文中、其言尤不可信、碑榜所稱地道官階、其時有無、學者當能知之、其大司徒又作左司徒、江南通志辨譌云、義寧中、沈法興署為司徒、非因東陽功擢也、余謂此譌不足辨、即言六世祖陳武帝、亦是與武帝分泒之脫畧、碑言武德二年、亦是三年之脫畧、惟碑又言大唐詔詢晉陵耆老、對以果仁、梁大同中奉太守命、斷晉陵義興太湖爭田、據碑自言武德二年五月十八日卒、年七十二、則以梁太清二年三月五日生、大同中尚未生、何得太

守命斷湖田、是唐時僧徒文字、全無足信、常州府志、唐齊光乂宋夏之文、皆有碑記、丹徒縣志、唐碩雲有廟記、宋人夢梁錄、外郡行祠、引宋會要云、神陳仁杲、常之晉陵人、仕于隋、歷司徒、沈法興謀叛、忌司徒以食毒之、神以矢射殺法興、武進劉宗浩、作武烈帝實錄云、杲仁在隋立功、歷司徒、沈法興其婦翁也、大業末法興欲襲常州、懼公不敢動、乃詐以疾告、公往問疾、中毒卒、後法興方剽掠、公見形黑雲中、發神矢斃之、大明會典八十五各處祠廟云、常州陳司徒廟、注云祀隋臣陳杲仁、其言亦不可信、神時屬法興、不屬隋、且老矣、不田（應）與法興結父子、又為法興子壻、神夫人檢江南通志為軫氏、保大中為武烈后、非沈氏、常州府志云、西廟祀武烈后軫氏、贊幽夫人張氏、沈明后沈氏、是杲仁有三妻、以就為法興子壻之說、法興據常久矣、非以欲襲常始行毒也、舊唐書沈法興傳云、法興為吳郡守、煬帝使與太僕丞元祐、討會稽賊樓世幹、會帝被殺、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杲仁、執祐起兵、又令杲仁破賊樂伯通、法興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即位、乃上表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承制置百官、以杲仁為司徒、新唐書沈法興傳云、自東陽趨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都與隋元祐將孫士漢陳杲仁至毗陵襲據其城法興假越王侗自稱大司馬錄尚書事以杲仁為司徒士漢為司空及侗廢法興于武德二年稱梁王改元延康是法興據常乃以神力神殺隋主將以從法興後入言法興欲叛隋據常故除神若以神為隋之忠臣也者非神本意也後人作實錄作忠佑錄為撰仕陳仕隋之事致薛應旂王錫爵諸公委曲其事陳而頌讚其仕隋者俱非神本意也妖亂志云高駢馬死圉人賂呂用之用之語駢曰適命隋將陳杲仁至淮東杲仁許無馬以公大鳥借之頃間廄白大鳥死駢

徐應之曰吾已借大司徒矣知唐末其祠甚顯武烈帝實錄云唐初詔為立祠乾祐中以陰兵助裴璩討王郢封忠烈公廣明之亂神力示顯賊不入浙西加封感應梁開平中封福順王淮南楊氏封忠烈王南唐保大時錢俶攻常州陰兵驅黑牛觸敵艦敵敗去乃冊為武烈帝宋又賜廟號曰忠佑徐禺臣集有冊贈武烈帝碑文言神高標明紀禮縟真王則梁所封也言吴越圍武進神祇助順冥助昭灼唐主冊贈武烈帝則丙辰歲當周顯德二年也宋陳彭年江南別錄云元宗時周師逼壽州錢塘秉虛圍我常州命將

SUBMITT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軍柴克宏往救、常州有故將陳仁杲祠、克宏將戰、夜夢仁杲曰、吾遣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錢塘陳、我師繼之、乃大破之、斬首萬餘、遂解常州之圍、以克宏為江州節度使、冊仁杲帝號、謚武烈、馬令南唐書同、然則江州有武烈祠、自柴克宏奉之、遂及南昌也、今常州西廟、南唐柴克宏、宋劉晏、周杞從祀、溧陽東門外忠祐廟、則柴克宏從祀、夢粱録外郡行祠、引會要云、仁和顯佑（佑祐亦隨文書之、）廟、唐武德時廟祀、封忠烈公、粱加封福順忠烈王、後周封帝號、宋政和時賜廟常州、以帝號非禮、易曰福順武烈顯應昭德王、為忠佑廟、咸淳二年、臨安尹潛臯墅、祈雪顯靈、中朝賜爵、遣吏緘詞送忠祐廟、又別告顯祐行祠、咸淳臨安志云、嘉定六年、臨安以禱雨靈應、乞加封贈、廟額曰顯佑、咸淳二年、京尹潛説友、初郊祈雨、籤繇響荅、其告謝祝文、曰乃述顛末亟聞于上、於是易帝號以正季代之謬、仍王爵以表大神之忠、蓋粱時四字王號、南唐時二字帝號、北宋之政和時、以常州廟入祀典、改八字王號、南宋咸淳時、仁和行祠、以雨雪徵應、入祀典、亦改王號、他行祠在民間者、官不問也、故江西懸榜、反謂宣和時封八字大帝、容齋隨筆、有禮寺失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職一條云、予請封江神為帝、禮寺不可、今蔣廟陳果仁祠亦稱帝、洪言蓋據江西行祠、其不檢政和時制、即詆禮寺為失職、甚非宜也、洪所言請應是紹興三十一年代葉義問請者、太常寺言江神廣源王、特加六字作八字王、其峻加帝號、恢復中原日別議封冊、其言甚正也、

亳州志木蘭事書後

大清一統志第二次修本、江南通志、潁州列女、俱云隋木蘭魏氏女、譙郡城東魏村人也、隋恭帝時、募兵戍北方、木蘭父當往、而老羸、弟妹稚、乃請於父、代行、歷十二年、樹殊勳、人不知為女子、後凱旋、天子嘉其功、除尚書、不受、懇省親、及還、釋戎服衣舊裳、同行者駭之、事聞于朝、帝召赴闕、欲納之宮、對曰、臣無媲君之禮、遂以死拒、帝驚憫、贈將軍、謚孝烈、按隋恭帝不得有十二年、且其言臣無媲君之禮、致以死拒、大唐新語及唐書王晙傳、言元宗以宮人賜郭知運、及晙、晙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敢取曰詎有當近闈掖而臣子敢當爭誓死以免守至于死其見蓋與木蘭同然如木蘭之言則公羊穀梁譏擊國中之說是大一統者必求淑女於荒外也江南通志又云授十八陣出奇謀又云鄉人歲以四月八日致祭蓋孝烈生辰河南商邱縣志列女文亦然然潁州志及亳州志言魏村人商邱志言商邱營郭鎮人湖北通志祠廟云黄陂木蘭廟在木蘭山下事見陵墓並詳雜記而陵墓雜記不載黄陂縣志則言木蘭將軍冢在縣北七十里木蘭山木蘭降箕卜自言縣人名勝志云木蘭村在黄陂縣治北六十里其上有木蘭將軍冢木蘭者朱氏女直隸完縣志則言木蘭墓在完縣城東有元太子贊善劉廷直所撰墓碑木蘭爲縣人世所傳木蘭詩征戍往返略具惜唐書不載而韋元甫得此詩于民間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以為曹子建詩者非也完縣木蘭廟唐有之杜牧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學畫眉幾度思歸曽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牧游河北時作或謂爲黄州刺史時作亦非也商邱營郭鎮有孝烈廟金時自有文字元元統二年邑人侯有造者作祠像辨正記言舊廟中爐石刊金太和時營城鎮酒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監烏林荅文、稱昭烈小娘子、宰相木蘭公女也、大殿
塑像、冠佩閨裝、元統二年、據完縣廟木像、烏帽紅顏
服紫腰金、乃增塑烏帽像於享殿、仍存閨裝像、及女
侍七像、于後大殿、易昭烈小娘子祠舊額、為孝烈將
軍祠、因言可汗、蓋劉武周之定楊可汗、梁師都迴之
始畢可汗、梁師都迎突厥、居甘涼及河南朔方上郡
地也、故其詩言可汗點兵、以證木蘭為隋末唐初人、且
言孝烈乃唐謚、其言如此、或言可汗唐太宗也、貞觀
四年稱天可汗、唐興適十二年、則長安歸殯、不當經
完縣、師都以唐貞觀二年平、稱大度毘迦可汗者十

二年、木蘭不欲為師都所汙、託言臣不媿君、以死徇
之、其自潔其身以曲全其家族者、用意至深、其在河
南朔方者、蓋譙人父子流寓、葬於完者、喪自師都所
擄地返、未得至故鄉、木蘭詩不言死者、初返役時、鄉
里矜奇之、不及待後事而作也、黃陂木蘭冢、據隋開
皇十八年、黃陂縣地置木蘭縣、又水經漢水云、合旬
水東過木蘭南、注云左岸壘石數十行、重疊數十里、
為木蘭塞、洵陽縣志云、縣西五十里伎陵城、即木蘭
寨、蜀救孟達之所、凡地名山名、皆以樹、不關人也、商
邱營郭鎮、本金人祀木蘭宰相女昭烈小娘子者、元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時士民以地近亳而改為孝烈廟寫完縣墓廟木像乃言木蘭即其鎮人各志言除尚書則詩所言不願尚書郎鄉里夸飾詞耳元明人以其時制尚書冠服被之後人景仰古賢者大抵傅裨若此木蘭蓋亳人葬于完完志言完廟歲旱潦失常有禱即應邦人降神盤桓水面驅人風飛是誠有功德于民宜祀享其代父為師都戍而不肯入師都宮則孟子言往役禮也往見非禮也真所謂女士也因亳州志未能詳故論之

鄭樵集紹興十八年馮丞元肅重修木蘭陂記云集三百六十澗總而為一斷大川之流析而為二興木蘭之役者長樂錢氏女用十萬緡成之王圻續通考云元仁宗時福州總管張仲儀建錢聖妃廟錢氏捐十萬緡創木蘭陂以護田救民陂垂成而敗錢氏投水死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木蘭溪在府南七里木蘭山下錢氏媼築坡本名將軍山下將軍灘福建莆田縣志云木蘭陂宋治平元年長樂錢氏室女傾貲築坡士女立廟崇祀此木蘭以孝烈起名者或曰木蘭陂或曰將軍灘或曰木蘭山或曰將軍山知孝烈將軍之號古人偏

用之矣附記之亳州志後嘉慶丙寅夏六月德州

唐通真三太子神

黟祀唐封中書舍人通真三太子即唐張巡也明成寧縣志云通真太子廟在安遠門東街祀唐忠臣張巡洪武十三年建有記嘉靖時咸寧胡傳真珠船云陝西會城糖坊巷有太子廟所祀乃唐張巡廟碑云唐嘗贈巡為通真三太子山西通志云平陽府晉山書院即三太子祠知其說始北方唐書張巡傳云開元末擢進士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為清源令知其致誤之由矣或撰神聯指為昭明太子宋趙彥博知池州作昭明太子事實二卷廟食于池元祐時賜額文

孝、黟自有文孝廟、由貴池秀山來、墨莊漫録、所謂英濟王、封于唐開成時者、此自通真三太子、非昭明英濟王也、池人亦兩太子各祀、池州府志、疑通真三大子為清源之子、却又非也、又陸錫明新安氏族考云、唐新安郡王李徽、武后時為酷吏羅織死、有二子曰通靈曰通真、亦與其難、國人哀之、為立太子堂、其事見唐書濮王泰傳、而無通真通靈之說、說出胡氏譜、新安有定安胡、有李胡、宋末婺源胡次炎者、有文集十卷、自言出唐宗室、五代時育于胡、因從其姓、不言徽、後黟祀三太子、亦於徽無與也、

張王神

趙吉士徽州府志云、黟五侯閣、在二郎橋上、祀張許二侯、及貴南雷三將軍、尋志不載、二郎橋、即今橫溝上張王閣也、張公巡與許公遠、唐即合祀、謂之雙廟、宋史劉摯傳云、應天府閼伯微子廟、又有雙廟、乃唐張巡許遠、張舜民郴行録云、過宋州雙廟中祀張許及南霽雲姚誾雷萬春、宋州人亦謂之五王廟、據青雜說云、紹興辛巳冬、劉琦小校何兼資、至六合西見張巡許遠南霽雲雷萬春、從天蓬神、將兵、左張巡鬚髯皆指天、右為許遠、亦後爽、則張死如其志、作厲鬼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殺賊、大明會典八十五、各處祠廟、云歸德協忠祠、注
云祀唐臣張巡許遠、配以雷萬春南霽雲姚誾賈賁
四人、張公故又別有專祠、言宋封東平威烈昭濟顯
慶靈祐王、太湖縣志云、宋宣和間、縣人石姓黃姓者、
客東平、無罪陷獄、禱于神、既得脫、乃匿像以歸、祠主
追之、啟篋乃變為筆、至太湖西十里棠梨樹下、二人
假寐、夢神言欲居其地、乃為立祠、祠成、神示卟、有云
我乃張巡與許遠、同時在東嶽為押案、為陰司都統
使、黃岡縣志云、明正德時、黃州守盧濬毀淫祠、南門
外安國寺右景祐真君廟、亦在毀數、忽降神門皂書

言是張巡、充東嶽押案、酆都獄推、其階為忠烈大夫、
又直蓬萊殿、在人間為景祐真君、遂得不毀、黃陂縣
志、以為縣東一里雙忠祠、盧濬時、神附擔水婦人、屬
筆留詩、蘄水縣志亦有此事、云是巴河睢陽祠、萬歷
十三年、知縣閻士選刻之石、建寧徐時作閒居偶錄
云、其邑鳳山東嶽廟、祀張睢陽、建寧亦祀張睢陽者、
蓋以東嶽押案之說、又與登寶菴左祠、皆有廖氏雙
像、又永安鎮張王廟、有五人阻祭賽費、皆死、時作非
妄語者、蓋神必有託以傳、又張自言願為厲鬼殺賊、
厲即瘟神、都天、今丹徒句容都天降福元帥祠、亦張

公也、元武進謝應芳厲鬼辨云、無錫人出郭迓神、赤
髮青面、吻出四牙、狀貌詭異、曰此張巡也、皇華紀聞
云、宿松棠梨宮、南昌吳城鎮、今屬新建、皆有張睢陽廟、其
像皆青面赤髮、狀極獰惡、筠廊偶筆云、常熟方塔寺
青髓菩薩、即張睢陽、赤髮青面、口銜青蛇、如夜叉像、
蓋從神志也、會典事例云、乾隆十二年、封浮梁張巡
神為顯佑安瀾之神、嘉慶八年、封丹徒張巡神為顯
佑安瀾寧漕助順之神、則張又兼司水矣、司水曰張大明王、俗
稱牛肉菩薩、以水德在亥、祭不用亥禽猪也、廣德州志、言神事甚詳、乾隆四十五年定名司水張公之神、
許公于宋雍熙時、專祠于海寧、每歲十月十六忌日
官祭、雍正九年封威顯靈佑王、祠於山陽之高堰、從
張許祠者、南霽雲亦有專祠、黔書云、貴陽有黑神廟
祀南霽雲、居易錄引朱近修云、雲同行王杆、黔陽有
祠、號昭烈王、

康王神

宋史四百四十六卷、忠義一、康保裔傳云、洛陽人、歷任登州淄州定州代州深州高陽關、并代、戰澤州廣陽石嶺關、後戰高陽河間沒焉、真宗紀云、咸平三年正月、契丹犯河間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死之、今按其傳云、其子繼英等、奉告命謝曰、臣父不能勝決而死、陛下不以罪其孥、幸矣、上惻然顧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埸、身復戰沒、世有忠節、深可嘉也、蓋保裔戰沒後、死于契丹、非死于行間、其為死事則同也、謝德權傳云、咸平六年、葺蒲陰城、衆傳詛闕言前歲傳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傳潛傳云潛爲行營都部署使范廷名等逆擊契丹康保裔戰死皆實證也其前一年有康昭裔之事遼史聖宗紀云統和十七年十月次瀛州擒宋將康昭裔十九年六月乙巳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爲昭義節度使則昭裔被擒在咸平二年與保裔事別老學庵筆記則云康保裔死事在咸平二年十月混二事爲一致啟後人之疑案保裔祖志忠後唐時定州王都反戰死殁父再遇又戰死于澤潞保裔又戰死于河間世以戰殁昭裔蓋亦志忠再遇子姓陷于遼實事不當諱老學庵筆記既移咸

平二年十月之被擒爲死事葉隆禮契丹國志止記三年正月保裔之死而不記二年昭裔之事宋史亦同陔餘叢考云一康保裔也宋史作康保裔遼史則曰康昭裔亦以二人爲一人是愈啟後人疑也江西泰和縣東門外有康王廟歐陽守道記云真宗時郡縣請王封號者即報可南渡以後尤著靈則宋時江西已爲保裔立廟泰和縣志又云康王廟或言唐時建疑之蓋唐時古廟基也建昌縣亦有康王廟志云保裔有德于建檢保裔三代未曾至淮南何由有德江西鄱陽縣亦有康王廟在城中福州福清縣連江縣俱有康王廟在東嶽廟左祀康保裔新建縣德勝門外一鋪有康保裔廟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以木郎廟張廵併入祀之額曰康張福地上高縣有沖真廟云廟自洪武時建中祀張廵許遠康保裔是張廵康保裔合賽之證黔書云麥新縣祀宋康保裔其神介冑赭面今黔城中賽張康神張爲厲狀康赭面謂之老菩薩亦曰張王康王又按劉宋元嘉時劉子卿事廬山已有康王廟進賢縣壇石山康王廟則志云或曰周康王或曰楚康王或曰宋康王或曰康佑或曰康保裔山西介休縣康王廟則祀唐康太尉深又嶺南雜記高州建太平廟于門外塑土爲神設蔗酒祭之名曰康王不知何神矣

補注 △運河紀略謂生於戊戌年

黃大王傳

黃大王名守才字英傑號對泉偃師南鄉夾河王家莊人明萬歷三十一年癸卯歲十二月十四日辰時生△生而神奇空中有若言河神者失父母育母舅劉氏家方歲餘表兄抱之出墜于井兄驚駭去呼救人至則兒坐檯水面若有戴之者弱冠至濟源天壇山中十方院值歲旱不得水守才指地使鑿之得一泉引之遠不涸爲山田灌溉利今十方院不老泉是也時天啟五年守才年二十三人固已傳其生時神奇遠近異之矣嘗隨舅船至虞城張家樓有糧船二百滯河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沙不得動、初夜、運官吳姓者、夢人告之曰、沙壅不開、明日有劉船至、中有黃姓者、河神也、彼言開、即開矣、船至、吳以誠投之、守才勉至頭船、助之執篙、船俱開去、守才每瞑坐久之、自言如夢、至某地誤踢壞幾船、好事者以其言求之地與事、皆驗、其生爲神、人皆知之、崇禎十五年、官軍決朱家寨、賊決馬家口、後工部侍郎周堪賡、修決口不成、至偃師請守才、爲秉舟揷楊枝于決口、依築隄、隄成、初、闖賊之欲灌開封也、闖守才爲河神、劫守才決馬家口、馬家口決而水旁去、賊怒、凶焰甚盛、持守才他去、不使在決口、河水遂自城北門入、東南門出、

國朝順治元年、守才年四十二矣、順治三年、城流通口決、四年、河督楊方興、聞守才神、往請之、守才至、命於決溜中下埽、埽不動、塞決甚易、七年、沁溢、隄將潰、參政分守河北道佟延年、亟請守才、守才書一紙、使拈香焚于沁水上、水即平、益神、生人間若判官若走無常、其在人間、或有無祿位職役、自古有之、非奇怪也、懷慶人爲立生神主于城北迴龍廟、八年、杞縣旱、請守才禱雨、得大雨、杞人亦爲之生立廟、康熙二年、癸卯歲十二月十四日申時、卒于家、葬縣南萬安山下、

雍正十二年、陳留曲興集建廟曰大王壇
賜名溥仁觀、乾隆三年、
敕封靈佑襄濟王、歲祭以十二月十四日、八年部頒
祭文云茲值誕辰之吉、例展修祭之儀、四十二年、開
封建黃大王廟、四十五年二月、奉
旨為修墳種樹、於其子孫內擇一人為奉祀生、世傳
勿替、道光八年四月、以利漕奏請懸扁、
加封顯惠、十一年五月、以利漕
加封昭應、是為靈佑襄濟顯惠昭應王、十六年十月、
請

御書聯對、河南河工皆有神應見章奏、是祀典也、今
清江浦南臨清堰東有黃大王廟、曰靈佑觀、神每見
託形小蛇、喜觀優、偏好河南羅羅腔、每出見、則人立
竿於盤、置盤案上、蛇蟠竿翹首聽戲、凡神見皆然、
論曰、河南府志仙釋偃師縣志逸事王文簡池北偶
談、皆有神事、懷慶府志有河神黃大王傳、皆不詳、黃
運兩河紀略、中有大王曾孫黃大成所作傳、甚詳、讀
抱朴子言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溺河、
文選思元賦注引清泠傳、河伯華陰潼鄉人、姓馮名夷、
浴于河中而死、是為河伯、又引高誘淮南注、馮夷華
陰潼鄉隄首人、喜古人肯好事、于神明址貫俱記之、

故柔黄大王事、惟大成記以小孩黨住兇墳入埽取義攩得住、不可為訓、而廟中實有穩埽黨將軍配享所謂流言不實、傳為丹青者、讀
皇朝通考羣祀考、
大清會典禮部祠祭司、有神名貫、為蕖輯傳信焉丙申十月十日、與新城陳淮生、行臨清堰上謁神、儀像用唐衣冠、似宜改依禮制、又謁天后祠、有睡像、以為當用火居道士、住持道士婦承直、則人神俱安、過五嶺三閘、得兩神佑、余于辛卯冬作黄傳今六年始至其祠、因記所見于此、尚有力者能遂神願也、是夜記于彭家馬頭舟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帝釋大人

阿修羅、一作阿須輪、一作羅刹、一作羅睺羅、增一阿含經云、劫末光陰諸天入水洗浴、四大精氣入其身內、體生觸樂、精流水中、自然成卵、八千歲生一女人、入海拍水自戲、水精入體、八千歲生男、為毘摩質多羅阿修羅王、長阿含經云、修羅生女端正、生男多醜、按修羅不信佛、佛云醜者雄傑也、多端正者、羅刹女也、今洋畫西洋美人是也、後人以羅刹男、概之、亦謂女醜者為羅刹女、不知佛正以美女為羅刹女、佛本行集經、五百比邱因緣品云、羅刹女可喜過人、才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及天、或作童女、或作不久嫁形、不必真是羅刹女、神
鬼魔幻、佛借羅刹名之、如中稱美人為姬、不必是姬
娃女也、妙法蓮花經陀羅尼品、有羅刹女、藍婆曲齒、
華齒、黑齒、多髮、無厭足、持瓔珞、皐帝、奪一切衆生精
氣十人、諳佛說咒、護持法華、其取名奪一切衆生精
氣、尤見其妖冶、羅刹女有最豔、為佛國所稱者、毗摩
質多羅阿脩羅王孫女、嫁為天帝釋憍尸迦妻者也、
觀佛三昧經云、毗摩質多羅阿脩羅王、有兒聘香山
神乾闥婆女為婦、懷妊經八千歲、乃生一女、其女容
顏端正挺特、天上天下、更無有比、面上姿媚八萬四
千、左邊右邊、各有姿媚八萬四千、前後亦爾、阿修羅
兒以為殊異、如月處星、甚為奇特、憍尸迦聞、求以為
妻、阿修羅喜、以女妻之、帝釋立字、號曰悅意、諸天見
之歎、未曾有、視東忘西、視南忘北、乃至毛髮皆生悅
樂、帝釋憍尸迦、至歡喜園、共諸采女入池游戲、爾時
夫人懊意、即生嫉怒、遣五夜叉、往白父王、今此帝釋
不復見寵、與諸采女自共游戲、此阿修羅王、所由與
諸天戰鬪、又羅睺掩月妄談所自始也、天者佛所謂
富貴人、悅意所遣五夜叉、蓋所睺羅刹、楼炭經忉利
天品云、帝釋舍采女、獨將阿須大人遊行、則初寵悅

意也、立世阿毗曇論云、天帝釋有四億九萬四千九
百正妃、三十四億六萬四千三百采女、則歡喜園所
將采女也、天帝釋居須彌山、起世經云、須彌山東、阿
修羅王國土、故建姻、按阿修羅國土臨西海、當今之
戎羅斯西界地、須彌居四洲中、在此洲西、當今之英
吉利、故羅剎言山東、憍尸迦一作憍尸陳、一作瞿釋
迦、單字還音、非佛也、道古堂文、引立世阿毗曇論、疑
于說佛、儒生看佛書、多不審、恐為有識僧徒所持、故
檢釋書正之、佛經言須彌山、日月出入繞之、羅剎色
至、其人高大、山中人小、為所掩、故言阿修羅捉月、又
月食光晦見魄、佛別〔疑〕是一星、借羅睺名之、此捉月掩
月、佛國兩義分持、皆起于天帝釋夫人之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R.O.C.

釋迦

魏書釋老志云、所謂佛者本號釋迦文、譯言能仁、漢譯中本起經、轉法輪品云、惟昔先佛、名曰定光、拜吾佛名、字釋迦文、號如來、晉譯等集衆德三昧經云錠光如來、於往古授訣于佛、來世當得作佛、號曰能仁如來、佛本行集經、二商奉食品云、佛言往劫世尊曰然燈如來、多陀阿伽度阿羅訶、三藐三佛陀、授記我名釋迦牟尼、華嚴經如來名號品云、或名一切義成、或名圓滿月、或名獅子吼、或名釋迦牟尼、或名第七仙、或名毘羅遮那、或名瞿曇氏、或名大沙門、或名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勝、或名導師、所謂仙者、漢時譯如此、以其第七佛即云第七仙耳、釋迦氏譜云、釋迦能也、文仁也、華嚴音義世主莊嚴品、釋迦能也、一言尸棄、具云尸棄那、此言有髻、或曰頂髻、翻譯名義集選云、亦名式棄、大論翻為火、依言依先火三昧而成道、一切經音義云牟尼或作文尼、舊言仁、應曰茂尼、此言仙也、劇能仁一義、火依仙又一義、又華嚴壽量品音義云、阿彌陀正言阿彌陀婆耶、此言無量壽、法苑珠林云、西言彌勒、此言慈氏

佛眷屬

七佛父母姓字經云、第一維衛佛、一作毗婆尸佛、刹利種、子須越多提陀、第二式佛、一作尸棄佛、刹利種、子阿鋺羅、第三隨葉佛、一作毗舍浮佛、刹利種、子須婆羅越、此劫第一拘樓秦佛、樓秦亦作留孫、婆羅門種、子舞多羅、第二拘那鋡牟尼佛、拘一作迦、鋡一作含、婆羅門種、子隨夷陀先那、第三迦葉佛、婆羅門種、子沙多和、第四釋迦文尼佛、刹利種、子羅雲、七佛惟文尼書多、說文不同、佛說淨飯王般涅槃經云、淨飯王子名悉達、即佛也、次子難陀、孫羅雲、弟斛飯王子阿

兜

依唐時官譯、刹利應作乞利咥悉達、應作悉曇、而釋氏書、多作剎利悉達。

難、是為二支、釋迦氏譜云、淨飯王弟白飯王、子名調達、次名阿難、白飯王弟斛飯王、子名摩訶男、斛飯王弟甘露王、起世因本經云、師子頰王生四子、一淨飯王、二白飯王、三斛飯王、四甘露王、淨飯王子佛、及難陀、白飯王子帝沙、及難提迦、斛飯王子阿尼婁陀、及拔提梨迦、甘露王子阿難陀、及提婆達多、是為四支、史記大宛傳正義、引浮圖經、佛父臨兒國王屠頭邪、亦作閱頭檀、母莫邪、賢愚因緣經、摩訶薩埵緣品云、爾時大王摩訶羅檀那、今我父閱頭檀是、則淨飯王名也。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云、如來父名白淨王、母名

摩耶、乳母名摩訶波闍波提瞿曇彌、其謂摩訶波闍波提為乳母者、其曾撫養佛、應曰姨母、亦白淨王妻、新譯謂國太夫人、即摩耶親妹、菩薩本行經曰、天臂城長者善覺生八女、一曰意、即摩耶、八曰摩訶波闍波提、即國太難陀母也、則釋長者善覺、為佛舅家、而新羅沙門元曉阿彌經疏、引聲王經說、謂佛有母是變化女、非報身女、為無稽矣、佛名悉達、一曰悉達多、羅云一作羅雲、亦曰羅睺羅、佛本行集經、尸棄佛本生地品云、羅睺羅生日、是羅睺羅阿修羅王捉食其月、於刹那頃、暫捉還放之時、故立此名、五夢經云、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子三妃、第一瞿夷、父舍夷長者、第二耶檀、一名耶輸、
父施移長者、第三鹿野、父釋長者、佛本行集經常飾
納妃品云、第一宮耶輸陀羅、第二宮摩奴陀羅、第三
宮瞿多彌、智度論云、菩薩二夫人、一名劬毘耶、二名
耶輸陀羅、其說各異、佛本行集經剃髮染衣品云、車
匿言、聖子正妃耶輸陀羅貞潔之女、因果經云、大臣
摩訶那摩、女耶輸陀羅、為太子妃、釋迦譜云、爾時釋
種婆羅門摩訶那摩、女耶輸陀羅、為太子妃、佛本行集
經角術爭婚品、亦同、其瞿夷、一曰俱夷、一曰裘夷、亦
曰瞿多彌、普曜經云、迦夷衛國釋種女俱夷、為太子

妃、脩行本起經云、小國王須婆弗女裘夷、為太子妃、
賢愚因緣經、降六師緣品云、摩訶賒仇利王子、須陀
羅蔚、先為多羅睺抳者、今我身是、彼時婦者、今瞿夷
是、彼婦公者、今摩訶迦葉是、明摩訶迦葉為佛婦翁、
佛本行集經、常飾納妃品云、毘羅城釋種大臣檀茶
波尼、女瞿多彌、為太子妃、是三妃眷屬也、佛書錯言
二妃生羅雲者互出、五夢經云、瞿夷是第一夫人、其
第二夫人生羅雲者、名耶維檀、亦名耶輸、聖莊嚴陀
羅尼經云、淨飯王宮中羅睺羅童子、母耶輸陀羅、
普曜經云、太子聞父王言、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輸陀羅、便覺體異、自知有娠、佛本行集經、昔與魔競
品云、羅睺羅母耶輸陀羅、耶輸陀羅夢品云、太子見
月光沒已、便共采女行於五欲、快樂歡娛、對覺內有娠、
圍繞而住、其太子妃耶輸陀羅、即於是夜一夫人與
又云、耶輸陀羅夢二十種異、太子為欲安慰喻、故
以五欲共相娛樂、家同睡眠、尸棄佛本生地品云、耶
輸陀羅念佛苦行、脱種種寶香末、花鬘皆棄捨之、著
純白衣、惟留一髻、臥凡惡鋪、所食粗澀、才可活命、六
年、訃菩薩道還、乃始莊飾、羅睺羅生、王欲殺其母
子、世尊手自作書、而白王言、其所生兒、是我之息、願

莫有疑、王生歡喜心、稍分供給、耶輸陀羅造於園內、
立誓、挺石擲於水中、大石上浮、王生希有心、加其莊
嚴、瑞應本起經云、耶輸生羅睺羅、又云婦人情欲有附
近心、太子以好花及甑盂中間、婦不敢近、侍女疑太
子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
佛本行經云、耶輸陀羅往昔世、遣母自熏行六拘盧
舍、今於此生懷胎六歲、是耶輸懷藏之報、智度論云、
劬毗耶玉女不孕、耶輸陀羅生羅睺羅、牟融理惑論
云、佛年十七納妃、坐則遷坐、寢則異牀、天道孔明、陰
陽而通、遂懷一男、六年乃生、大唐西域記云、太子寢

宮、有耶輸陀羅、及羅睺羅像、是耶輸生羅雲也、漢譯
未曾有經云、瞿夷擣羅云、晋譯生經、佛說燭蜫經云、
婦拘夷是、子羅云是、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云、如來
見世妻名釋種瞿夷、子名羅睺羅、普曜經云、裘夷生
羅睺羅、大善權經云、瞿夷生羅雲、又云防人疑懷菩
薩非男、故納瞿夷、募止菩薩經云、佛言過去錠光入
沙竭國、有閑家女投錠光、言不從欲、吾當自殘、錠光
即從女所欲、錠光則吾身、閑家女則瞿夷也、是瞿夷
生羅雲也、且普曜經、兩言耶輸裘夷生子、按佛說太
子須大拏經云、彼太子一男一女、男耶利者、今羅雲

是、女罽拏延者、今羅漢末利母是、則佛有女、有外孫、
二妃一生子一生女耳、方等般泥洹經云、佛便持羅
雲手、阿難手、著諸佛手掌中、偈云、両以此屬累、天性
不言空、此其所以神也、

紫姑神

歲華紀麗上元注云異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妒正月十五感激而死世人於是日作其形於廁迎之曰子胥不在曹姑已行小姑可出子胥婿也曹姑姑也荊楚歲時記十五日其夕迎紫姑以卜將來蠶桑并占衆事亦引異苑白帖卷四引同今本異苑及太平廣記所載者則曰曹姑與大婦也顯異錄云紫姑萊陽人姓何名媚字麗卿壽陽李景妾也大婦曹氏於正月十五夜陰殺之廁間上帝憫之命為廁神事物紀原謂特鏡新書引洞覽記云帝俈之女壻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生好音樂、正月十五日、可以衣見迎、引為紫姑事、其
法、則稽神録云、正月望夜、江左風俗、取飯箕衣之衣
服、插箸為嘴、使畫粉盤、以卜、遊宦紀聞云、請紫姑皆
箸插筲箕、布灰桌上、畫之、皆男兒名字、或系僧徒睽
東志云、臨安雨溪寨將、請紫姑、是候降之、夷堅志有
台州祝氏子請紫姑、溫州樂清縣弓兵請紫姑、新建
粟七官人請紫姑、皆男子所為、唐李商隱正月十五
日、聞京有燈、恨不得觀詩、云身閑不覩中興盛、羞逐
鄉人賽紫姑、紫男子賽中之風久矣、文昌雜録、有礼
部謝侍郎及唐義問家、二事、夢溪筆談、言博士王綸

家有紫姑神集、則女神也、今穗州有田三姑娘、嘉興
有灰七姑娘、皆紫姑類、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神婚嫁

博物志云太公為灌壇令、東海泰山神女、嫁為西海婦、畏太公、不敢以暴風疾雨過、廣異記云、唐崔敏慤入陰、檢身得十政刺史、遂輕侮神鬼、為華州刺史時、人聞岳祠杖、為三郎迎婦、崔使君在州、勿望妄飄風暴雨、不知神人嫁娶、出入風雨、而必暴疾者何也、今農家及舟子占風暴、多以神配之、其神有極鄙誕者、而其期多應、非可以常理論矣、靈樞九宮八風云、太一移日、天為應之以風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壽存稿卷之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壹存稿卷之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本大學石刻記

某公循吏運官、好刊古本大學、自述曰、乾隆丙申補五臺令、讀陽明全集、乃取古本大學、朝夕尋繹、身體力行、遂於歷任所至、刊龜門壁、不忍聖賢真種子遂亡、又曰司馬溫公全集、世不多見、官滇南時讀之、嘗因大學、發揮數百言於其上方、滇南諸生藏焉、其自言得力者如此、乃所刊於五臺保德潁州開封濟寧者、皆明萬歷十二年、南京戶部員外郎唐伯元所上之豐道生書、當時號為魏政和石經、此又署王羲之書、按宋司馬光注大學、當仁宗時、時御書大學賜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士、即禮記本、宋始有別注大學、亦比中庸漢隋志均有單行本可言有古別也、程朱改大學後、有志道學者多效之、明正德十三年七月、王守仁從禮記寫出大學本文、其識甚高、時有張夏者、輯閩洛淵源錄、反極誠守仁倒置經文、蓋張夏言道學、不暇料檢五經、又所傳陳澔禮記中、無大學、疑是守仁僞造、然朱子章句見在、為朱學者、多以朱墨塗抹其章句之語、夏欲自附朱子、亦不全覽朱子章句、致不知有舊本、可云奇怪、今欲宗陽明學、亦不審覽王書、竟尋禮記、直以豐道生書證之、豐道生者、有心疾者也、見世人多以

改經名、而守仁古本名較美、則亦自言有子貢詩傳及古本大學中庸出魏政和石經、中庸改亂兩節、大學以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為末段、中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礼勿動二十二字、而刪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修身在正其心、十八字、唐伯元表上其書、引賈逵言、大學經之中庸緯之、又有鄭曉也者、其古言曰、正始中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於石、而大學中庸傳焉、又謂松表引賈逵言、孔伋窮居於宋、作大學中庸、有沈曦者、好此文言、不諳古本如矮人觀場、而同從龍也者、

作遵古編、以瞻彼淇澳在末段、謂文武心法在衛武
公、定為手思居衛作、又謂顏淵問仁二十二字、乃唐
明皇削去、此數人者、慷慨下筆、殆有異人之稟、其書
初行、毛奇齡云、止有宋體楷字書五葉、道士元、忽有
篆及分書本時已誤、正始為政和、蓋不檢魏時年號
以古刻石者、皆當號政和、此本則以政和刻石、當是
羲之妙墨、不謂為陽明學者、上下四方往來古今、亦
信之而不疑也、嘉慶七年五月、見打本於海陽、記其
與司馬文正王文成之所以異者、蓋有賢者碑其石
以無戒循吏之過、亦莫為朱王之學者、備肯略覽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王之書也

書春秋胡傳後

胡安國夏時冠周月之說書伊訓蔡傳、亦勦其說、或引日南至在正月、又言公即位當周正、朱子謂周（用）夏正則月與事差至兩月、不應如是雜亂無章、張春有春王正月考、朱氏彝尊謂左傳王周正月、周字千金、然辨之者、皆一篇之文不待讀畢、但執一二語辨之、無當也胡氏之言曰、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不敢專、是胡氏明言王周正月、正當公即位日南至、於事不得差也然使胡氏之論止此而已、將終古無能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明其謬者、而胡氏又自言曰、前乎周者商用丑書云元祀十有二月、則不改月、後乎周者秦用亥、史記云元年冬十月、則不改時也、夫十有二月、殷冬、至大祀非殷正月、三統所引甚明、冬十月漢武改憲後追書史注亦備、胡氏之證〇已謬、又適自害夏時周月之說

宋俞文豹吹劍錄云、安國春秋傳、自草創至成書、初稿不留一字、是其展轉磐轄、自忘其初、不足名學也

求胡氏所以致謬者、爲穀梁傳所誤、春秋春王正月者、杜預云書王不書王、視頒朔與否、蓋國史舊文桓三年春正月、有事而王未頒朔也、十二年春正月、不頒朔又無事、但舉時成年也、莊五年春王正月、頒朔無事、舉時成年也、其但書元年春王正月、見不行即位禮也、昭二十三二十四年有王、日官從東王猶頒朔也、定公以六月即位、故元年不書正月、其書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猶隱三年七年、昭十八年二十一年二十八年、之春王三月也、公羊穀梁二傳、讀元年春王爲一句、三月以下別爲一句、杜讀左氏經亦同、而穀梁且以桓元年春王爲一條、王者所以正桓、因與定元年春王爲類、謂定始非正始、故無正始、二傳又謂隱二年至十一年無正月、隱不

自正也、公羊定元年傳云、即位後也、注云昭出奔當絕定不得繼體奉正、春秋微時諱、託之即位後故無正月、於是正字為孔子所造、劉知幾謂魏晉陽秋於帝紀書帝正月、今所傳元經亦書帝正月、傳云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挈名案實、此不可去、呂祖謙遂謂虞正月不稱帝、夏正月不稱王、特天下皆知有帝王、春秋時人欲肆天理滅、夫子不得已標一王字於正月之上、不知虞夏書本記帝王事、不得又使奉帝王正朔、春秋乃魯侯奉周王朔、事不相通、魏晉春秋及元經所謂妄作、彝穀梁傳云、桓無王者、無王之道

蓋以王字乃孔子所造、古人既言王正為孔子所造、胡氏慕其義、而思出奇以蓋之、則以為春字亦孔子所造、而義託之行夏時、此所謂悠謬之言、心不欲以為是、口不能證其非、雖與穀梁並立可也、而自言云古不改月、如其說、則是周本稱十一月、孔子改為正月、胡氏謂春秋非周月也、又云古不改時、如其說則是周從夏稱冬十一月、孔子改為春正月、胡氏謂春秋變夏時也、又云夏時冠周月、如其說則必古改月而復可別之為周月、必改時而後可別之為夏時也、自古兩說相背、必兩人持之、從未有兩說相謬、綴為

十篇、如胡氏說者、則甚矣胡傳之不足為書、與辨之
者之疎於披覧也

書古文尚書冤詞後

吾聞之鄒平成君擢[illegible]謂今枚文為魏
晋人書者、非冤也、古文非伏生所有二十五篇、又分
出伏書五篇者、奏上於晉、大行於唐、疑於宋、至元明
人則慝歷詬詈之、漢以伏生二十八篇益以泰誓、置
博士、藝文所志謂經二十九卷者、是也、志又云、尚書
古文經四十六卷、則漢書後漢書、並云魯共王得壁
中書、還之孔氏、孔安國上之、未得施行、然藏為中經
故志得錄之、安國又自傳司馬遷、及都尉朝、以次傳
膠東庸生、清河胡常、虢徐敖、平陵徐惲、河南桑欽、此

皆不立學官、而見儒林傳者、扶風賈徽、受書於惲、徽傳子逵、見本傳、杜鄴亦扶風人、後漢書儒林傳云、杜林傳古文尚書、林鄴子也、魯孔國僖者亦世世傳古文、拜郎中、其時自安國所傳於外之古文、若有逵、僖以古文立朝、必能舉之矣、林傳濟南徐巡東海衛宏、宏定古文官書、逵傳孔氏學、爲林作訓、馬融爲之傳、鄭君爲之注解、其傳授則劉歆移文所云古文舊書藏於秘府、轉聞民間、則膠東庸生之學與之同、外內相應、鄭本有注無注、及伏生先出之書、皆孔子所見之文也、今其書、非先立博士者、則皆不傳、而隋人劉光伯、引晉書、及唐人校本正義、皆爲校書僞造桑欽以後傳授之人、又斥古文鄭注爲張霸僞書、按漢書儒林傳、言霸書百兩篇、成帝時以中書校之非是、然其書、鄭本無百兩篇、又言霸分析合二十九篇、爲數十、正義引鄭目、惟顧命分康王之誥、盤庚分三篇、又異霸書、是爲校學者不識數也、鄭有注者、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費誓呂刑文侯之命秦誓、皆伏生故有說立博士、謂鄭爲古文者、鄭君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云我先師棘下生孔安國、亦為其說、故古文得自為一學、有師說、又泰誓三篇、民間所得、武帝使博士起傳、故獨有傳、與書序總○三十五篇、三十一卷、泰誓疏云、李顒集注尚書、于偽泰誓每篇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書作傳、不知安國作傳、止泰誓三篇、他古文無傳、枚氏偽為不知、孔穎達且悍然爭之、其事至今始明也、其未立博士之篇、馬融所謂絕無師說者、謂之逸十六篇、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棄稷五子之歌允征典寶湯誥咸有一德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十六卷、皆同題同卷、古文本四十六卷、武成一卷建武之際亡、鄭以博士泰誓一卷益之、復得四十六卷、皆序自為卷、漢書楚元王傳云、逸書十六篇、藝文志云、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荀悅漢紀武帝紀云、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孔安國家進之、云多者、明伏生書雖少於孔壁書、而史記儒林傳、所謂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者、實與孔壁書同、後先相應也、枚氏書、則以孔壁文有師說之三十二篇、分去書序、又分堯典出舜典、分皋陶謨出益稷、以三十一為三十三、去孔壁文無師說者、又去泰誓、而造大禹謨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
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
牙冏命、通孔古文及書序、為五十九篇五十一題、同
序同卷、分序去一、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同序去二、康
誥酒誥梓材同序去二、通去五卷、以合藝文志四十
六卷之數不知同序同卷、大禹謨雜入伏書卷中、雜
置多少之數、枚視伏書題多二十一、文多十九、篇多
二十五、卷多十八、卷文半、何云多十六篇、傳自桑欽
乎、王民間泰誓已立博士、漢人或疑之、劉歆欲立古
文、亦不舉泰誓、知古文中不得有泰誓、枚乃造泰誓

三篇、尤其愚拙之迹、其序稱巫蠱事、漢書楚元王及
儒林傳皆有之、然安國嘗為其說、未聞泰誓外承詔
作傳、則孔傳之偽亦可知也、毛奇齡以楊倫傳誤文
謂賈馬鄭為桼書、非孔學、建武時天下初定、杜林於
西州、獨懷桼書古文一卷耳、非有四十六卷、又賈逵
為作訓、是有訓注之卷、不得以論無注之十五卷、奇
齡徒以明人應試妄攻古文、吳澄歸有光偽造尚書
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之文、獨檢漢志無之、又陰如
閻氏若璩疏證之作、閻桐鄉錢甲、漳浦蔡甲、讀語激
而右枚、反以鄭之四十六卷、當桼書一卷、則為枚學

者、終不識敎、且謂杜林東漢初人、後漢書列之東漢末諸儒之後、明別之爲非孔學、曾不覽漢書、亦列安國於西漢末諸儒之後、以非博士業、然則後漢書列杜林於諸儒後、正明其爲孔學、且桓榮賈逵杜林鄭馬、晉自有傳、故附見之儒林傳末、毛於此學而不思書詞書字、適以發校覈所引篇目、盡皆於古、校文之罪在塞絶孔書、而自晉以來、朝典文章半出校義、則此二十五篇、爲考訂詞頭之用、亦儒者不可少之書、是毛書不爲無俾、雖然、校文因宋以來言精言微言心性者之資糧也、而朱子獨以爲疑、嗚呼卑矣、嘉慶

甲子正月十三日。

法言文中子

法言之書、強好之者多不明其文理、序言圖徽者、徽通言自謀樹幟也、而宋咸注云圖善、師爲桐子命者、桐侗僮童通、而注云桐洞也、問銘答以愼言禮書者、謂銘法見禮記、而注廣言膚淺、酒誥篇空今亡者、謂今不能補、而注云今文亡古文有、學蜀莊以旃者、謂旃名也、而注以旃爲知之、幾先甲一日易者、揆度易也、後甲一日難者、謂乙抽軋而出難也、而注度反云先未兆、後已形、重黎篇欲讐僞者、讐售同、而注云匹也、孝至篇處僞者、處度也、而注云居僞、皆不明文理

又先知篇、明言井田肉刑、而孝至篇復井刑、注云井田象刑、是違法言本意、又重黎篇天廢難未幾、昔揚雄自言其難盡入事、而注不知、淵騫篇周順赧者、順謂慎靚王、而注亦不知、知讀法言者多愚矣、文中子王通、必有其人作書者、蓋王凝文子、夸誕可憐人也其云、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不忘先人之國、似非情理、又云、子之家、朝服祭器不假、又云子躬耕、庶人之職也、何當有朝服、盖虛造語言、隨意所之耳、

異端

魏王肅字子雍、何晏字平叔、王弼字輔嗣、晉皇甫謐字士安、唐啖助字叔佐、趙匡字伯循、陸贄本名淳字伯沖、宋孫復字明復、王安石字介甫、此九人者、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易書禮春秋論語、舊說盡亂、而王肅最為精悍、兼采馬融賈逵之與鄭異者、羅織之、時蜀李譔、亦皆依準賈馬、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其餘人蓋不足責矣、

揃

士喪禮云、蚤揃如他日、注云斷爪揃鬢也、人君則小臣為之、他日平生時、士虞記作挋翦、喪大記作小臣爪手翦鬚、莊子外物篇言、眥搣可以作老、蓋平鬄眉鬚、不使老醜、鄭以揃為揃鬚、義本喪大記所謂事死如事生也、有明新吾先生呂坤者、非之曰、斷爪翦髮、何謂也、體受歸全、存之何病、郝敬又為之說曰、剔手足甲曰爪、剔鬚鬢曰揃、鄭語揃為斷鬚非也、蓋呂止讀禮記大全、忽發癲論、郝則及見鄭注、而不深求其義、究之郝非鄭注、而呂非周公、呂更非矣、

南風

史記樂書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集解引鄭、又引王肅云南風育養民之風也、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索隱云此詩之詞、出尸子及家語、樂記注云、南風長養之風、言父母之長養也、其辭未聞、正義云、聖證論引尸子家語難鄭、馬昭云家語肅所增、尸子雜說不可取證正經也、舜南風之義、鄭有師說、曰叟虞聖元首、其辭未聞、自是自古無傳、正義之辨、乃儒詞也、家語書不足道、穀梁傳引尸子、韓非子引慎子尸子、尸子最古最可據、鄭何不取

謚亦疑、公羊傳有高子魯子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公扈子、詩序有高子、傳有仲梁子孟仲子、論語注有墨子、爾雅注有尸子、何非取謚雜說盖此尸子魏時續叅之文事見隋經籍志、宜鄭未聞焉、昭不知尸子亦肅（王肅皇甫）增謚得非所謂怪誕者乎、

井不反唾

不跨井鼃、儒者行也、玉臺新詠魏劉勲妻王宋詩云、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燕鷄演義引作千里不瀉井、況乃昔所奉、當是古常諺、唐李匡乂資暇集云、諺曰千里井不反唾、演義引杜詩注、諺云千里井不反唾、是唐時亦有此諺、反者謂反陳莝、唾者謂唾汙之、唐人多好穿鑿、演義引金陵記云、江南見（計）吏止、於傳舍、反時就路、以馬殘草瀉於井中、而謂已無再過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為昔時莝刺喉而死、後人戒之曰千里井不瀉莝、資暇集云、不反唾、唾或為判、昔人

經驛舍反馬餘莝於井後經此井汲水爲莝所哽因言千里井不反剉後譌爲唾爾反唾是二義不反反不瀉爲一事不唾又一事不得云唾爲剉譌且南朝泄莝魏時何得豫譌爲唾也

陳祥道禮書

孔穎達說月令中星引書考靈曜云主春鳥昏中種稷主夏心昏中種黍主秋虛昏中種麥主冬昴昏中入山斬伐具器械此唐虞時中星月令正義引之蓋文從其類而陳祥道非之云不特如此龍見而雩火流而授衣天根見而成梁凡奉天順人莫不順乎此偏舉不中之星以與孔穎達豈非怪乎又嘗見一短書名曰稽古日鈔引有所謂蔡虛齋也者言尚書六宗古說皆謬當為日一月二經星三緯星四五辰五十二辰六夫緯星即五辰經星即十二辰曾不知此其知

盧與祥道同矣。

書蘆城平話後

蘆城平話四卷、皇明小史十八卷、宮史五卷、事物初略三十四卷、又有冒穊集不全、皆呂貞九撰、句容王喬年所藏、呂蓋天津人、其自號赤隱、不知何意、平話中說熊廷弼、汪文言、傅櫆、吳孔嘉、吳養春事、甚詳、前於王氏見明時不全京報、天啟四年四月、傅櫆參內閣中書汪文言、而休寧縣犯贓遣戍之庫吏汪守泰、六月、審確杖革為民、檢熹宗本紀不載、至報稱十二月梁夢環復參汪文言一本、奉旨、鎮撫司委人扭拿、則本紀所云辛巳逮問、報稱五年三月、錦衣衛取供、

詞連趙南星等、本紀爲日丁丑、報又於四月內、夾爲甲申、第三名吳孔嘉、下云貴南直隸徽州府歙縣人、本紀則云三月丙寅、報稱八月奉聖旨、東林闖內江西徽州一切書院、俱着拆毀、其田土房屋、估值變賣催解、助三殿工程、則本紀之八月壬午也、此後報稱抄發王紹徽東林點將錄一卷、中開捧把師字旗將校一名地賊星鼓上蚤內閣中書汪文言、六年三月、文言族人京官汪汝楨、汪樹、俱削職爲民、閏六月、東廠奏、據告人吳榮告直隸徽州府歙縣人吳養春家、皆數百萬、爲富不仁、一向結交搢紳、霸佔黃山、砍伐

樹木貨賣、年久獲利何止數十餘萬、先年巡按御史駱駿曾、見其強橫、將黃山地址判斷一半入公、祭業現存、養春用賄蒙蔽、仍霸官山、近因大工肇興、採取黃山木植應用、養春膽敢遣家丁文節、到京打點停寢採木旨意、又前於天啟五年八月內、奉旨拆毀書院、養春不遵明旨、巧立名色、創崇文書院、招聚朋黨、等情、廠臣隨將其黨吳君實、吳謇叔、程夢庚、章應薦、等墻、許應、江川佑、拘喚訊問符合、奉聖旨、這與君抗旨犯人、着該廠監候、其吳養春、着錦衣衛官旗、同撫按、拿解、其督木贓銀、嚴拿家屬監追、八月、東廠奉聖

旨、犯人吳養春等質對明白、着拿赴鎮撫司、嚴刑追
贓、北鎮撫司奉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
本司立限嚴追、吳養春贓銀六十餘萬兩、着撫按追
觧、山場木植值銀三十餘萬兩、着工部即差官估賣、
九月、工部奉聖旨、黃山木植專差主事呂下問、上緊
追觧、其山場丈量等則、看定額另奏、是月、議敘吳孔
嘉、以三朝要典纂修成、十月本紀有、丙申、逮中書舍
人吳懷賢、下鎮撫司獄杖殺之、不見京報、懷賢乃休
寧、吳爲傳檄梁夢環、吳孔嘉者也、報又稱七年二月、
大理寺丞許志吉奏、吳養春家財廣布於外、請從天
津淮揚兩浙、諸處嚴追、奉聖旨、即差許志吉辦理、四
月、直隸奏黃山木植一案、三月間、歙縣巖寺民人萬
餘、糾合同赴府城、拆毀察院、尋殺主事呂下問、下問
破後牆、擕家眷、躲入同知署內、現在知府石萬程、詳
報病軀不能供職、奉聖旨、這木植一事、即歸併許志
吉辦理、本紀俱未載、報又稱、崇禎元年五月、抄發逆
案節略、許志吉矯旨派贓、附逆流毒、黃山一案、重辟
何辭、入第三等斬監候秋後處決、吳孔嘉交結近侍、
黃山一案、慘殺多人、入第六等徒三年納贖爲民、其
見於官文書者如此、而府志縣志無有也、請平話亭

錄、乃知其事、其涉吳孔嘉者、定逆案時、嚴訊吳榮、榮故養春家奴、竊財逃去、既而依孔嘉、孔嘉幼失父、其幼讀書及養母、皆用、考試之費、與見奄拜義父之贊五萬金、皆出於養春、養春遣奴吳文節、核天津鹽務、至京看孔嘉、遇榮、欲告之、榮夜語孔嘉、謂養春本殺孔嘉之父、而偽恤其身、且黃山木植可助三殿工、孔嘉以語奄父、奄父笑曰、吾得財、汝復讎、吾義兒固孝子也、汝使吳榮來、吾為授文節、故孔嘉入逆案、其在六等、當時亦以義兒孝子寬之也、其實孔嘉父以弱病死、其為魏奄義兒、實以功名念重、請示養春、養春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富而愚、昇以重賄、而不意得禍之酷也、魏忠賢傳、亦言孔嘉養春有仇、誘奴告之、父子瘐死、又以寺丞許志吉為許事、石萬程則削髮去、閹黨李魯生傳、則魯生特為給事中、彈上章劾萬程、其鄙猥此如平話中王爾玉者、江夏知縣、熊廷弼與殺獄、承追熊兆珪贓、逼之死、湖廣人誦言爾玉、惟導不修、蓋非誣也、此書與點將錄、東林籍貫、東林同志錄、東林朋黨錄、盜柄東林夥、天鑒錄、魏應泰夥壞封疆錄、並傳、其真空家鄉與生又母傳概告梁夢環語、見汲縣潞王墳旁廟碑、不知何所本、雍正六年九月、河東總督辦東平州

何焯以時文名滿天下、用批時文法批書、讀書記中批論語舜有臣五人一章云大全采陳定宇說、唐虞周平放、然後徐徐找出惟字乃字口氣、為下文二句妝定難字轉換地、始八面俱到、蒙引存疑以為主周言、斯者周也、妄生穿鑿、試取經文一再讀、[illegible]果如伊所言否也、閻主此、令人失笑、此章不主周言、斯字不指周、則文義不可解、何於康熙二十七年十月、許三禮奏云、何焯作貢生往來徐乾學門下、代作會墨序、萬言諷刺、乾學託江南巡撫訪拏之、康熙四十五年

牛三花拄案、其教名三元會空字教、咒云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乾隆三十七年、山東巡撫辦單縣劉省過案、其教名五葷道收元教、咒云真空家鄉無生父母現在如來彌勒我主、蓋邪人邪見同喜稱說、汪文言乃能罵之、宜觸傳染之怒、平話體蓋多臆造、此書於事實似十居其八、嘉慶癸亥重過司容、住葛仙庵中、借平話及書報為比附之、幾以為字字可據、過宣和遺事遠矣、

四月、奉
上諭、文義荒疎不準授職、五十四年十一月、奉
上諭、生性不識忠義、革去官銜進士舉人、雍正四年
三月、奉
上諭、頗有文名、可備行止不端立身卑污、
聖明垂鑒、正以其顛倒是非也、何又嘗批有困學紀
聞、於天道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句、批
云句讀未詳、按前文有三分里之一、四分度之一、句
讀相同、若未詳則先已未詳、而獨於此句批之、知其
生平多欺心之學矣、

白席

通鑑綱目有書法發明等書、續綱目又有發明廣義等、
雜於事實之中、畀情論懟、甚可厭惡、容齋五筆云、楊
億使奈檜、檜食間噴嚏失笑、愚倉卒間、亦隨之噴嚏
失笑、此等書頗似之、又嘗戲謂之白席、老學菴筆記
云、北方有白席、鄙俚可笑、韓魏公赴一姻家禮席、偶
取盤中荔支欲啗之、白席遽唱言、資政喫荔支、請衆
客同喫荔支、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又唱
言、資政惡發也、卻請衆客放下荔支、魏公亦為之一
笑、

晉陽菴

嘗於潘家河沿晉陽菴客着、遇一人極誉其菴名、言京城菴何得名晉陽菴、憶古事有一切兆、劉肅大唐世說新語云、薛良嗣為荆州長史、荆州舊有河東寺、後梁蕭詧、為其兄河東王所造、良嗣見而驚曰此江漢之間、與河東有何關涉、遂奏改之、良嗣寡學、深為人所笑、欲引以為對、再思之而止、法苑珠林、則言河東寺在松滋、又有河西寺晉郭璞所造、裴薛柳杜四姓居其地、

偽笑

明人喜言笑者、由趨風氣爲言之、文集中曰余笑而不言者、必有二三處、非是則不爲矣、新、崇禎中奏疏、至有曰豈不笑破天下之口者、非是則不爲氣節、碧血錄天變雜紀云、天啟丙寅五月初六日地震、一人折腿臥地呻吟、見婦人赤身、以物掩下體、過此人又痛又笑、計六奇明季北略、言此人姓項、其笑非當時事理也、宋岳珂桯史云、歐公知貢舉、有舉子問堯舜事是一是二、觀者閧然大笑、公不動色、徐曰疑事恐誤者即不必用、觀者又一笑、公他日爲學者言、必戚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及之無慮頻飛歐所及、歐五代史鄭珏傳云、唐兵至、梁帝哭問計、珏曰、以傳國寶入唐軍、緩其進、以待救兵之至、梁主曰、能了事否、珏徐曰、恐不易了、於是左右皆大笑、其笑亦非當日事理、事後文章也、

右甲子七月在德州札記者、言處頻非歐事者、亦有所見、非惟鄭珏傳可證也、宋人高晦叟珍席放談云、南唐時、侍郎楊鑾問妻兄國相湯悅、曰不知堯舜是幾件事、悅曰、如此疑事不要使、則非問知貢舉者、又舉場亦前有二說、珍席放談云、真宗問楊文公、簾中何故哄笑、對言有舉人上請、堯舜是幾事、臣答以有疑時不要使、同僚皆笑、真宗亦為之動容、又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劉莘老言、昔鄆州進士李矩赴試、問李演曰、堯舜何如、可以對天地否、演曰、似此疑惑事、切不可用、聞者大噱、此事雜出、未必舉子專不知堯舜、故知歐無此事也、庚午九月宜城舟中書、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衝波傳

繹史載衝波傳云、孔子適陳、途見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長、荅曰夫子遊陳必絕粮、九曲明珠穿不得、著來問我采桑娘、子至陳、陳發兵圍之、使穿九曲珠、乃釋其厄、夫子使回賜返問之、其家謬云女外出、以一瓜餉二子、子貢曰瓜、子在內也、女乃出見曰、蜜塗絲以繫蟻、煙熏之、蟻乃過、金樓子雜記篇云、孔子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擊其尾得之、納懷中、還問曰上士殺虎何如、子曰持虎頭、中士殺虎何如曰捉虎耳、下士殺虎何如曰擊虎尾、子路出尾棄之、繹史

亦引為衡波傳、今常熟南十里有石碣、曰先賢言子故里、土人言孔子來視子游至此、有一人浴河中、問之、答曰頭戴衣衫身戲水、若問虞山有十里、孔子遂反棹去也、其語甚似著來問我采桑娘、其言孔子至吳、古亦有之、越絕書云、孔子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奏於越、述五帝三王之道、越王問以兵、孔子不答、因辭而去、繹史又引吳越春秋云、孔子至吳、夫差聞孔子至、微服往觀之、或傷王指、王怒欲索而誅之、子胥諫則說免、王諫所謂白龍魚服之說也、今趙氏吳越春秋無此事、或據方（所未詳）勇繁別本、

科場書

今人謂科場書為兔園冊、非也、舊五代史馮道傳云、道謂任贊曰、兔園冊皆名儒所集、道能諷之、今士子止看文場秀句、便為舉業、兔園冊者、唐貞觀時虞世南為蔣王撰集、其人不事科場、文場秀句、王放所集懷挾本也、唐書藝文志總集類有文場秀句一卷、類書有韋稔應用類對十卷、高測韵對十卷、而不載兔園冊、蓋鄙其通俗、然其風不始於唐、後漢書蔡邕傳封事七事五云、諸生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程文虛冒名氏、唐書選舉志云、帖經孤章絕言、舉人驅懸

孤絶窠幽隱為詩賦、誦習之、不過十數篇、雖耆耄詳
矣、是漢時有連偶捷録、唐則孤絶詩賦、與文場秀句、
進士明經分有其書、宋時又有別本、愧郯録云、政和
四年六月十九日、黄潛善奏比年以來、求舉者於時
文中、采摭陳言、區別事類、編次成集、便於剽竊、謂之
決科機要、詔立賞錢百貫告捉、仍拘板毀棄、元王惲
玉堂嘉話、引辛殿撰小傳云、既歸宋、非科舉莫進、公
笑曰、此何有、消青銅三百、易一部時文足矣、既擢第、
孝宗曰、是以三百青蚨、博吾爵者、才其為是科場書
謂之時文、何遂春渚紀聞云、李偕赴試夢陳元仲手

執一黄背書、若書肆所市時文者、顧視不瞬、略不與
客言、其時人士揣摩如此、予又於舊攤、買得決科古
今源流至論別集二冊、計十卷、宋黄履翁所集者、又
在決科機要之後、明史陳幼學傳云、稍遷刑部主事、
時嘉興人袁黄、妄批削四書經集註、名曰刪正、刊行、
幼學駁正其書、抗疏論列、按此風甚熾、
乾隆二十九年部議、坊間刪本禮記、出示銷燬、五十
四年、禁小本經書、五十七年五十八年、禁刪節經書、
嘉慶二十年三月、禁坊刻四書典制類聯、及四書人
物類典串珠等書、道光十一年十月、禁書肆小本嚴

究板片銷燬、十四年七月、提督衙門獲文海題備等、小本四千八百五十本交刑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酷儒考書

夾谷之會、左傳云齊犁彌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以公退曰士兵之、穀梁傳云齊人鼓譟而起、孔子使司馬止之、蓋齊以兵來魯以兵應之、史記齊魯世家所載是也、穀梁又增一事云、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史記孔子世家云、倡優侏儒為戲而前、孔子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齊侯懼而動、陸賈新語云、優施舞於魯公之幕下、孔子曰、君辱臣當死、使司馬行法、斬焉、首足異門而出、

齊人懼然而恐、後漢張升傳、守外黃令、趙明威戮、曰
昔孔子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
強國、反其侵地、後升以誅死、此四引孔子之事、乃妄
巻窮儒技嫳之心、無所泄、造此莠言、上誣聖人、不可
訓也、優人笑惑乃其職、於禮宜卻之、於法不得死、且
魯豈當殺齊優、實其說是、行不義而殺不辜、齊人怒
而魯君不返也、妄人有傲行之者、史記李廣列傳云、
廣夜行、灞陵尉醉呵止廣、宿亭下、廣為將、請尉行、至
軍斬之、魏志楊阜傳云、阜為將作大匠、欲上疏省宮
人、諸不見幸者、乃名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吏守舊令、

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
九卿為密、乃與小吏為密乎、夫灞陵尉職應止夜行
者、魏令將作大匠不當知後宮人數、尉與吏責法則
君子殺之、守法則廣斬之、阜杖之、豈非器小心褻、舞
文肆毒者乎、世說云、褚裒微行、住錢塘亭、令至亭、吏
驅裒移牛屋下、後令知之、為具饌、於公前鞭撻亭吏、
欲以謝懟、公與令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唐語林
云、陸兗公為同州刺史、僮遇參軍不下馬、參軍鞭之、
謁公謝去、公曰、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打了、
去也得、不去也得、諸陸皆所謂雅量者、諸不原吏奉

令之苦、陸庇其僮、刻者記之、以為美談、是真莠矣、藝
文類聚載桓譚新論云、余歸沛、道疾、蒙絮被、絳罽襜
褕、乘騂馬、宿東亭、亭長疑是賊、發兵夜來、余令吏勿
鬪、乃相問而去、後漢書韓康傳云、亭長以韓徵君當
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康過、亭奪康牛、使者欲殺之、康
曰、此自康與之、亭長何罪、乃止、亭長不覺盜罪也、倘
譚吏與鬪、無論勝敗、亭長小吏、必終受譴、奪康牛、正
所以為康也、乃欲殺之、倘不奪康牛、當奪誰牛、道橋
不修、又當死、以此知小吏不可為、而桓譚韓康不失
為君子也、其尤異者、晉語云、趙盾以韓厥為司馬、使

人以乘車干行、厥僇之、盾召厥禮之、曰吾故以是觀
汝也、夫厥之能守法也固矣、盾所使之人何罪、以此
推之、魏志曹植傳注、引世語云、太祖遣太子及植、各
出鄴城一門、密敕門者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
門、不得出而還、楊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受王命、可
斬守者、植從之、不請符而斬守者、與叛逆何異、修他
日被誅、植終不能奪嫡、知太祖英察矣、又以此推之、
高歡語長史薛琡、言使其手洋治亂絲、洋拔刀斬之、
曰亂者必斬、夫違命不治絲、獨非亂乎、其意蓋儆齊
君王后、以椎解環、不知環破即解、亂絲斬之、仍不治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也、漢書龔遂傳云、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緩之然後可治、高氏又手不足論、然黴在洋之愚憨不至此、其狀迂而很、乃無知酷儒之囈言、此東坡志林所謂杜默之豪、正京東學究飲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飽後所發者也、

愚儒莠書

朱升曲洧舊聞云、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已剪截得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指能無長短乎、胡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弁覲戚有見此狀及批者、其言似可信、邵博聞見錄、則云破大爲小、何苦斬汝之頭乎、言已近妄、王鞏清虛雜著、則云三司奏截大枋、太祖皇帝批其狀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其變物如此、周密東野語、則謂手指言文弱無氣象、太祖以三司請截摸枋大材脩寢殿、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將來、真大哉

王言也、此何王言氣象、蓋以史記漢高慢罵、而倣以為書、其愚如此、蔡絛鐵圍山叢談云、温成叔堯佐除節度宣徽景靈三使、包孝肅為中丞、擊焉、其白簡駭人不忍聞、而昭陵容之、曲洧舊聞則云、張堯封除宣徽使、包拯乞對、大陳其不可、反復數百言、音吐憤激、唾濺帝面、帝卒為罷之、張堯封温成后父也、仁宗退謂后曰、中丞向前說話、直唾我面、汝只要宣徽使宣徽使、豈知包拯是中丞乎、尋宋仁宗及温成、並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温成事見本傳、見孫甫包拯唐介張擇行王舉正傳、英宗立後、諸名正人者、皆以仁宗無

子、不使之御內、為臣僚擁戴英宗功、因追罵其時宮掖、以自表其忠、堯封為宣徽使、並無不可、何至憤激唾上面、且堯封為石州推官、卒後、温成幼無依、始入宮、何由既貴後為父求官、又温成既卒五年、包拯始為中丞、仁宗何緣以告温成、欲使温成緣何知之、今加以妄詞、述中丞狂悖、皇祐童騃、宋之臣子、忍為此言者、蓋以晏子春秋齊景形狀、而倣以為書、其愚如此、李元綱厚德錄、引丁謂談錄云、竇儀見客、四弟已貴、皆侍立、王闢澠水燕談錄云、王祚見客、子宰相溥侍立、陳省華見客、子堯咨堯佐等侍立、皆云學生禮

當然其言可謂又云竟容守荆南宴集以弓矢為樂母夫人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志耶杖之碎其金魚射為六藝之一州將習射乃正業忠孝之行也受杖當辭金魚杖碎金魚金堅且碎人骨折矣衰門嫠婦亦不至此竟容母不嘗有此有(言)此事明方昕集事詩鑒引此為賢母著書者含毫吮墨搖頭轉目愚鄙之狀見於紙上也

談元旁書

宋蘇軾言每日胸中出少許議論積久便成一書此宋時習派不問是非甚害事也五總志云王介甫以動靜問東坡東坡曰精出於動神守為靜動靜即精神也按精靜同聲神从申動也蘇說乃相反澠水燕談録云晁迥言人耳有靈響聽於靜中似鈴聲遠聞者耆年之後愈覺清澈如幽泉漱玉如清磬搖空如秋蟬曳緒以為三妙音石林燕語云晁迥晚年耳中如潮如蜂聞聲如黃如雷如鈴(如潮如磬)如蟬如泉為學佛仙之驗按此衰年腎枯之病也耳脈在腎骨之本在腎

臂枯則骨之相接處不潤、故精澀神疲、嘗按摩欠伸、頸骨不動、臂枯則頸骨夾志、骨之腠理磨礱、耳根自聞之、乃以為妙、此種議論、雖少許、然不如不出也

誇誕篇書

四庫書提要、以蔡絛鐵圍山叢談、為文章中小人之雄、爲文姦怙惡、梁谿漫志、亦以為無忌憚之小人、然此誇誕之書也、誇誕乃小人之常、惟絛言實有不可解者、稱宋故事、天子誕節、宰相獨登殿上天子萬壽、天子還內、宰相夫人、獨登殿奉觴、上天子萬壽、仍以紅羅銷金鬚帕、繫天子臂、此儒臣之至榮云云、宋立國亦有法度、不當有此故事、而絛言蔡京妻嘗爲之、按宋史姦臣傳云、帝幸蔡京第、命坐傳觴、京謝表云主婦上壽、請釂而肯從、京子攸爲開府少保、得與宮

中秘戲侍曲宴、多道市井嫚媟諢浪語、妻宋氏出入禁掖、乃知母子姑婦、同此汙穢、而絛又誣之為宋朝故事、謂宰相夫人皆如此、則是誣哲宗以上、而於此自暴其母之醜、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皆無之、即在誇誕之中、亦是秀言、正人君子不忍信也

曠達務書

晉人元虛之學、大臣世族賣國肥身、流毒甚久、事由父子兄弟漠不相關、而君臣朋友因之潰敗、子以字呼父、弟以丈攻兄、已不足責、謝氏家範差勝於王、然晉書謝元傳云、謝安曰、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正欲其佳、元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宋書謝宏微傳云、宏微讓財不爭、曰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此皆千年所傳名言、謂子弟不與已事、死後不復見關、其言慘忍刻恝、欲於君臣朋友之際、望其終始、豈可得乎、蓋其心可疑矣、此又老莊

釋氏之謬也

悖儒謬書

呂氏春秋言湯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為犧牲用祈於上帝民乃大悅雨乃大至淮南子言湯時大旱七年卜以人祀湯言我自當之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此凶年鼓亂之悖言也魏志文帝紀注載漢魏禪代衆事太史丞許芝言周公反政尸子謂孔子非之以為周公不聖不為兆民也又輔國將軍等奏孔子曰周公其為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此尸子蓋王朗家物後王肅出其本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卷見隋經籍志、又梁書高祖紀中興二年正月府僚勸進云、使大匹婦小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亦可謂悖矣、

賊書

明常熟徐復祚花當閣叢談村老委談云、里中有郎老四者賊魁也、著一書名胠篋秘訣、有庠生者從之盈樓、莊子外篇云、儒發冢、大儒臚傳、小儒稱詩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爲梁書良吏傳云、郎仲孚、齊永明初選爲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不發、南史亦同、此皆秀才作賊、才能著書者也、若晉時則戴淵嘗在江淮間劫掠商旅、石崇作荊州刺史劫奪殺人致巨富、祖逖作官時、夜使健兒出南塘

爲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

鼓行劫掠、俱見晉書傳、古人不以為奇、北齊司徒左長史畢義雲、家兗州北境、嘗劫盜行旅、晚方折節從官、見北齊書傳、唐以後、武達者有之、文通則少矣、然宣室志云、深州錄事參軍李生、讀書以詩稱、少嘗掠人於太行、排人崖下、得綺繒百餘段、酉陽雜俎云、鄭刺史稟、當家鄭實、讀書為盜、事發而死、雲溪友議云李彙征於循州韋氏莊、見韋思敬年八十餘、吟古今詩數十家、又吟李涉詩、乃言少嘗為盜、江鄰幾雜志云、大名進士劉建侯、與妻同殺人、取其金、程琳為知府殺之、其人容貌儻儻、言詞辯博、墨客揮犀云、有秀

才盜絹、官試之賦、乃云窺其戶而闃其無人、遐不謂矣、見其利而忘其有義、眷而懷之、盜絹與古盜犬、秀才不同、此固盜也、王文簡池北偶談云、先世翁媪遇夜有穴其壁者、燭之、曰君儒生、乃作此、夫婦出粟與之去、錢至竑菴筆記云、平公其政為領洋令、有捕繫賊並贓至、秀才也、公曰無此理也、責捕而釋賊、一日邑七都施姓牆被穿、驚起、於窗隔擒賊、解縣則前秀才也、乃撻賊、此皆常熟所謂庠生若流、村老姿談、又云、庠生者姦事主女、耶老四大驚、以為必敗、業果破庠生者在縶囚言之、益胠篋秘訣中所切戒、真奇異

書也、宋人書有鬼董者、其卷五云、北蘆塘（嘉郁今壽州顏上北）讞讀、古三官人訓、與安豐彭八纔興國、王孝忠、偕周寶、劫臨安赤山閭六郎家、訓與衆誓、毋殺人、毋汙婦女、既競閱妻、中官養女也、有色、寶欲淫之、訓怒、拔刀將斬寶、乃中止、閱月、寶八興國孝忠皆就縛、獨古訓逸去、終莫能得、紀文達如是我聞云、李金梁李金柱劫一節婦、鬼神怒視、發並伏法、又述李鴻志言、鳴鼓躍馬三十年、夥黨中敗者十二三、不敗者十七八、若一汙人婦女、屈指計之、從無一人不敗者、故恒以是戒其徒、灤陽消夏錄云、齊大與衆行劫、衆劫淫一婦、齊大挺刀解之、後群盜就捕駢誅、惟齊大終不能弋獲、合古訓庠生者李志鴻齊大之事、知胠篋秘訣之言不謬、戒言盜多縱酒娼妓家、此姦盜各案、非姦盜並行也、少時見句容名捕居明者、天王寺大盜採花、官追之急、居請寬免比、言比案必破、以身任之、案果破、令為歸安費君元震、厚賞而明問之、居明曰盜而姦為無理、故必破、費笑曰盜豈有理耶、居明曰固也、偷劫皆出無奈、採花非無奈、鬼神惡之、故強盜拒捕情急殺人、有漏網、採花獨無漏網者、人神交棄之也、論亦廉悍矣哉、

書太清神鑑後

太清神鑑山根橫列第五位、魚尾缺陷、是賊人也、色惡、則被引也、年上橫列第七位盜賊、發惡色者、即是賊、瘡生眼胲上者、主作賊、生盜部主姦竊、眼胲上應是䀹上、列子說符篇、晉有郤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羣盜殘之、眉睫之間、殆太清神鑑所謂䀹、而誤為胲也、

鄧析子跋

鄧析子書不多、語平易近人、有理致、無譎詐之習、意古所謂鄧析書不止此、如淮南萬畢術、別有篇策也、世言子産殺鄧析、非也、鄧析盡與子産同里居、列子仲尼篇云、圃澤役者伯豐子、過東里、遇鄧析、鄧析言執政功、伯豐子曰、無知無能、而知與能為之使、執政乃吾之所使、鄧析無以應、楊朱篇云、子産以兄朝弟穆為慮、審造鄧析而謀之、鄧析使諭以禮義之尊、朝穆謂鄧而可嗛、鄧析曰、子産與真人朝穆居、而不知也、子産與鄧析甚厚、且左氏春秋有年月為據、必不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左氏云、定公九年春、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是
駟歂事、荀子非十二子云、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好治
怪說、玩奇辭、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鄧析也、則鄧析
自有罪、列子力命篇又云、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
之辭、作竹刑、數難子產之治、子產誅之、呂氏春秋離
謂、則云、鄭國多相懸以書者、子產令無懸書、鄧析致
之、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應之、亦無窮、可不可
無辨、罰愈疾、其亂愈疾、洧水甚大、富人溺有得其死
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
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又答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
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納衣襦袴而
學訟者、不可勝數、是非無度、而可不可日變、欲勝因
勝、欲罪因罪、鄭國大亂、子產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
服、其事甚鄙、鄧析為大夫、有田祿、不得愛衣袴小利、
當是鄭國有此人、子產殺之、鄧析收得其書、列其事
指、與刑鼎相離者、別條出為竹刑、即荀子所謂好治
怪說者、子產卒後二十年、駟歂以他罪殺鄧析、初子
產所殺者、人不得其名、以其術盡鄧析所輯書中、遂
以書名其人耳、訟書古不傳、或言當在名家、或言當

唐書來俊臣傳云與其屬朱南山輩圖後作羅織經一篇具支脈綱由咸有首末按以徒事則止一篇也。

在縱橫家，然大半鄙淺，不能歷久。唐人雷氏傳云：雷州雨後，野地得黳石，謂之雷公墨。凡訟者投牒，必以雷公墨雜常墨書之，為利，則又厭勝之術。訟師多奉之。周興、令侯思止等，招集數百人，作告密羅織經，宜多卷軸。然大唐新語止云一卷。今亦不傳。宋沈括筆談云：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蓋思賢所記師傳交構詭義。其時有刻板，乃通行，故古訟書不傳，訟書以鄧思賢為最古。或其人姓鄧，書本無名，傳者以人名其書，或即書名，示思鄧析之意，皆未可知。元周密癸辛雜志云：江西往往開訟學，教人，如業科之法，出甲乙對答及譁訐之語，專門於此。從之者常數百人，所讀蓋鄧思賢也。乾隆七年四月初二日，部議坊刑賣訟師秘本驚天雷、相角、法家新書、刑臺秦鏡等書，及擬定齊受式樣，造成險惡語者，嚴加查禁，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者杖一百。近又有蕭曹心書、徹膽寒鐵木、犁霜毫、寫心等書，語極猥狠，覽其文意，乃必敗之道，不知何以能行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昵婦人

漢書朱博傳云、博夜寢早起、妻罕見其面、吳志劉繇傳注、引吳書云、繇傳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此史傳相襲、不致思之詞、其妻即驕惰、亦不當以婦人日々早寢而晏起、至不見其面也、南史徐勉傳云、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北齊書邢劭傳云、劭與婦甚疎、未嘗内宿、自言嘗晝入内閣、為狗所吠、言畢便撫掌大笑、周書蕭詧傳云、詧性不喜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甕牖閒評云、蘇軾與友朋羣推

不昵婦人、此或由動於人事、或歷憂患、亦或由天性、南史何點傳云、感家禍欲絕婚宦、尚之强爲娶瑯琊王氏、禮期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老又娶魯國孔氏女、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喩其意、魏書夏侯道遷傳云、父母爲結婚韋氏、道遷云願懷四方之志、不願娶婦、家人咸謂戲言、及至婚日、求覓不知所在、北史云、齊褚伯玉年十八、父爲娶婦、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山居、梁書劉訏傳云、兄絜爲聘妻、剋日成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蕭視素傳云、妻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釐王聞見近錄云、李化先少好神仙、父母令娶婦、禮席之日、化先踰垣而走、此皆畸人也、

止欲閑情

古人止欲閑情正情靜思諸賦譏之者以曲終奏雅、其自託則曰發乎情止乎禮義、或言情則野狎無禮義、言禮義則矯偽不近人情、是為有損無益之文、蔡邕協初賦云、情罔象而無主、曹植洛神賦云、心振蕩而不怡、欲動情肆、窮其幽隱、所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也司馬相如美人賦云、女乃弛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脈定於內、心正於懷、其言脈定於內、與情罔象、心振蕩相對、真麗則名言、妙要在定血氣也、

左傳女陽物而晦時

左傳昭元年云、女陽物而晦時、六字俱詳本傳、此語乃綜其義、女者上云近女也、陽者上云六氣陽正義引先儒云陽金爍也、物者上云物亦如之注云物事也、晦者上云六氣晦正義引先儒晦爲水謂昏黑也、時者上云君子有四時夜以安身也、言近女爲金爍之事、在晦亦當順安身之時、不可過千、過千則爍爲內熱、晦爲惑蠱、杜注云女常隨男故曰陽物、其名不正、顧炎武云女陰中有陽、其物屬火、故曰陽、似宋元人議論、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長白美人

詩碩人云、碩人其頎、澤陂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車鄰云、辰彼碩女、女貴大也、史記田敬仲世家云、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蘇秦列傳云、後有長姣美人、後漢書馮勤傳云、祖燕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似之、乃為子伉娶長妻、生勤長八尺三寸、魏書陸琇傳云、母赫連氏身長七尺九寸、蓋婦容以長為貴、漢法八月選女、必身長合度、長白即美德、賈納短青、晉之所以亂也、唐書亦言元宗選長白女子侍太子、鬪鋏論判權云、中山索女、亦長

白女子如々宋人記鶤鶴夫妻、短闘亦貴、乃偶然耳、

元牝

列子天瑞篇云、黄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元牝、元牝之門是為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其法黄老元素之所同、道家河上公老子注云、元在上牝在下、以元為昇牝為口、抱朴子同、因此有人中之說、是孔氏談苑中山詩話、上官泌下官口鄙諺之證矣、二仙傳道集云、一腎在左為元、以升氣上傳肝、一腎在右為牝、以降液下傳膀胱、是又醫士右腎命門之謬說也、今按牝者古人以為谿谷、所謂虛牝者、如今言空洞、朱子語録云、牝只是木孔承栒、能受的物事、元

牝者至妙之牝、不是那一樣的牝、其言若即若離、嘗深思之、元者、白虎通五行篇云元寘者入寘也、是元為入、牝者、唐律衛禁上釋文云有穴而可受入者為牝、則元牝之為古語可知、為表出之、儒者可勿復道矣、

苟淫

非法苟淫、曰通曰謙曰竊、詩桑中序云相竊妻妾、正義云竊者蔽其夫而私相姦、言行蹈危機、公羊春秋桓六年傳云、蔡人殺陳佗、絶之賤也、外淫於蔡、蔡人殺之、莊二十三年傳云、公至自齊、◯危之也、公一陳佗也、韓詩外傳云、子不早去、今竊有守之者、夫大戴禮曾子制言云、鄙夫鄙婦相會於牆之陰、可謂密矣、明日則或揚其言矣、意林引此書、名曾子、作明日或有知之者、言屬垣窺籬、皆可起為讎敵也、漢書朱博傳云、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博得其情、禁

叩頭服罪、是盜人妻、人得所之、南史王敬則傳云、嘗至高麗、與其國女子相通、後將被收、乃逃歸、袁湛傳云、江陵縣人苟蔣之、其弟胡之婦為曾口寺沙門所淫、夜入苟家、將之殺沙門、為官司所檢、兄弟爭列、云家門醜行、欲告則恥、欲忍則不可、實己所殺、兄弟爭死、是但服擅殺之罪、按古官法、周官朝士職云、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舟車、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云先鄭引漢賊律、欲犯法者、如經言家人、蓋欲為姦淫之事、是漢律本周法、史記秦始皇本紀云、刻石會稽曰、夫為寄豭、殺之無罪、則秦法亦然、唐律云、諸夜無故入人家者、登時殺死勿論、疏議云問曰、外人來姦、主人舊已知、諳夜入而殺、亦得弗論否、答曰、即今舊知姦穢、終屬法所不容、登時許殺、理用無疑、其律相傳至今、魏書刑法志云、崔纂曰、若檢之穢席、眾証分明、即律科處、不越刑坐、則是捉姦之法、玉堂閒話云、劉崇龜鎮南海、斷屠刀行竊因殺江岸上樓姬事、置屠於法、其富商子、夜入人家、以姦罪杖背、則夜入人家、就擒到官、各以姦竊論、與登時許殺之律、各行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嘌

程大昌演繁露云、今世歌曲、比古鄭衛、汎濫者名曰嘌唱、嘌之音如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京瓦伎藝云、嘌唱弟子張七七等、撻撥思評石孝友詞云、誰詞判於嘌唱者之口、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云、高疏寮得何氏女、善小唱嘌唱五百餘曲、四水潛夫武林舊事、或云亦周密作也、其記諸色伎藝人、俱雜男女、獨丁未年撥入勾欄弟子、嘌唱賺色十四人、皆女子、耐得翁古杭夢遊錄云、嘌唱謂上鼓面、唱令曲、小詞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為一體、吳自牧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梁録云、嘌唱爲引子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引帶、無引
帶者曰散唱、以此七事、知扶岐曰嘌起於宋、謂之嘌
者、以岐樂譜俗寫作嫖、亦作闘、曰女票拘魂、入門即
眼真止可同鉤馬頭人之説也、亡鉤入爲苛刻馬頭乃長面其説亦自由意
史記貨殖列傳云、女子則鼓鳴瑟跕屣、遊媚貴富、又
云、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
千里、不擇老少、此漢書禮樂志、所謂內則致疾損壽、
外則亂政傷民、巧偽因而飾之、以營亂富貴之耳目、
庶人以求利、列國以相間、説者謂始於管子女閭、實
則天地開有此一事、非由人制創始也、以遠俗言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晉法矩譯佛説伏淫經云、非法求淫、又云如法求財、
無蘭譯、國王不梨先泥十夢經、西晉譯、舍衛國王夢
見十事經、並云、王夢見大牛還從小犢乳、後世人母
爲女作媒、將他男子、與女共房、母至守門、將女淫錢
用自給活、隋譯、佛本行集經、教化兵將品云、同伴
三十人、惟一人無妻、共雇得一淫女、使娛樂、盡竊衣
物逃去、又云、提婆欲請佛、不得錢、妻言往昔少時軍
將、曾弄於己、欲求世事、已時不聽、彼曾指觸、今可與
彼行於世事、從其求索、提婆夫婦同詣借貸、脫不能
償、夫婦作力、軍將與錢五百、言卿不得從轉貸還要

月火力、太平廣記引十三州志云、蔥嶺以東人好淫僻、故龜茲于闐置女市以收錢、魏書龜茲傳云、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十輪經云、十輪殺蟲罪同一淫女舍、十淫女舍罪同一酒家、十酒家罪同一屠家、起世經云、天城之市、第七為淫女市、有市官治之、則各有習俗相沿也、

李娃傳

太平廣記李娃傳、文筆極工、所云常州刺史滎陽公、及其子姓官爵、劉後村詩話、以為鄭亞鄭畋、然稽之唐書宰相世系表鄭氏滎陽房中無有合者、蓋故錯亂之、開元天寶遺事、記長安妓劉國容使女僕送天長簿郭昭述至咸陽、小說所言地勢、多不相應、此傳所言坊曲頗合事理、長安圖志平康為朱雀街東第三街之第八坊、其第九坊即宣陽、以丹鳳門街言則第五坊平康、第六坊宣陽、傳云平康里北門東轉小曲即宣陽、是平康宣陽、路皆直南北、其街則有東西

傳又云、日暮計程不能達、則作傳者信筆漫書之、非實情也、布政里則在朱雀街西第三街、去平康甚近、且說云延秋門外、則西城城外、試詞最有情理、又案北里志云、平康入北門、東迴三曲、即諸妓所居、又且南曲中門者、前通十字街、蓋宣陽平康南北俱有曲可通、不必外街、阮籍詠懷詩云、捷徑從狹路、僶俛趨荒淫、古所謂狹斜、乃比之謂

魏策龍陽君正注

鮑氏龍陽君注云、幸臣、吳師道正注云、幸姬也、非楚安陵、鄢陵壽陵、趙建信之比、長孫佐輔、于武陵詩、皆以宮人言之、案師道以唐詩說國策、其證已弱、且唐詩亦有誤本文、選齊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云、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泣魚之事、非安陵、乃龍陽也、阮籍詠懷詩、宋顏延年注、引龍陽安陵事、後云安陵君所以悲魚也、末語有缺文、而相傳已久、陸詩蓋本顏注、此後詩人相承、誤為安陵、佐輔古宮怨云、棄前方見泣船魚、武陵長信宮詩云、一從悲畫扇、幾度泣前

魚二詩又本陸氏謂是安陵元和姓纂云安陵小國其後氏之安陵纏楚王妃故以為宮人是也二詩本說安陵師道引以證龍陽其誤一也師道未讀陸詩若依陸詩注魚必妾則子瑕亦宮人矣其誤二也楚策安陵君正注亦引姓纂以為女子則此正注當云正楚安陵之比乃云非楚安陵之比二處皆名正注無所適從其誤三也師道惟補注多可取楚策云嬖色不避席寵臣不避軒蓋言驕寵也補注云文選注引嬖色不弊席寵臣不弊軒真誥言嬖色不敝席寵臣不盡輪則言榮華易落寵不能久其義可傳秦策云美男破老美女破少乃逸周書武稱解文補注云修文御覽引作美男破老美女破車破車無意義疑文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男色

男色者、漢書佞幸傳云、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亦曰男風、大戴禮用兵篇云、動色是與、動風是御、是也、亦曰男娼、宋朱彧萍洲可談、有告男風娼一條、癸辛雜志云、宋東都盛時、以男色圖衣食者、政和立法、男子爲娼者杖一百、是也、或僅曰美男、周書武稱解云、美男破老、美女破少、言寵嬖聞老成也、或正名之曰不男、古所謂不男之訟、妙法蓮花經安樂行品云、亦復不近五種不男、以爲親厚、不獨入他家、是也、又曰孌童、言婉孌也、亦曰孌童、言近昵也、

亦曰頑童鄭語云侏儒戚施實御在側近頑童也注
云優笑之人今俗猶謂調笑為頑是也律謂之雞姦
楊慎奇字云律罪姦者將男作女從男省從女音雞
其說甚怪沈德符野獲編謂是閩人土字陸容菽園
雜記云晏音少杭人謂男人之有女態者蓬軒類記
祝允明猥談皆同不音雞也晏子春秋外篇云晏子
侍晏景公公蓋姣有羽人視公勝者公使左右問之
對曰竊姣公也公曰殺之晏子曰非欲不適惡愛不
祥公曰使若沐浴寡人將使抱背晏子載此事不知
何意說苑善說篇云襄成君立於游水之上楚大夫

莊辛願執其手辨述鄂君子晳揄修袂擁越人舉繡
被而覆之交歡盡意焉襄成君曰願以少壯之禮謹
受命與景公事同奇怪也魯語云敬姜曰好內女死
之好外士死之外外嬖也士未冠娶也死之殉之也
漢官典職儀云刺史六條問事其四二千石蔽賢寵
頑百官公卿表注潛夫論德化云近頑童而遠賢才晉張翰
有小史詩言其香肌柔澤即後世承直門子明沈德
符野獲編云按院身辭閨閣僧徒律禁姦通塾師處
羈館舍男色生情理勢不免要津所據奢以仕牒即
充功曹加納候選旋拜丞簿益達官之縱欲可知也

妒記云、泰元中、荀姓婦妒、凡無鬚人不得入門。藝文類聚
宋汪數表云、賓客未冠、以少容見斥。宋書文穆王皇后傳梁嗣
長沙王蕭韶、幼時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太平廣記
言、潘章與楚國王仲先友之情、若夫婦、同衾共枕、後同
死、合葬、冢生一樹、柯葉相抱、人號為共枕樹、則朋友
之汙鄙可知也。漢書張敞傳云、長安偷盜酋長居皆
溫厚、出從童騎、何並傳云、王林卿令奴乘車、從童騎、
野獲編云、京中小唱、閩中契弟之外、士人得志、多致
孌童為厮役、則僕佳之不潔可知也。北齊書廢帝紀
云、許散愁曰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蓋以時

所共遊。宋謝靈運會吟行云、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
子、鮑照白紵詞云、洛陽少童邯鄲女、五代陶穀清異
錄云、四方指南海為烟月作坊、今京師鬻色戶將及
萬計、至於男子、舉體自貨、進退恬然、遂成蜂窠巷陌、
周密癸辛雜識後集云、臨安新門外、乃其巢穴、皆傅
脂粉、盛粧飾、善針黹、呼謂亦如婦人、為首者號師巫
行頭、梁清遠過庭雜錄云、明不禁男娼、童子衚衕乃
其巢穴、油頭粉面、裝飾底衣、如女子、外襲青絹袍也。
蓋五代以後、京城鬻色、則風俗之披靡可知也。晉書
五行志云、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夫莫不尚之、天下相效放、或至夫婦離絶、多生怨曠、
宋書五行志同、南史云、王藻尚臨川公主、藻別愛左右人吳
崇祖、公主讒之、宋廢帝、藻下獄死、載記云、石季龍寵
優童鄭櫻桃、譖殺妻郭氏及後妻崔氏、魏書汝南王
傳云、與崔延夏以左道同遊、絶房中、而更好男色、輕
忽妃妾、致加捶撻、梁沈約懺悔文云、追尋少年、血氣
方壯、習累所纏、事難排豁、淇水上宮、誠云無數、分桃
斷袖、亦足稱多、此實死生牢穽、未易洗拔、明陳建皇
明通紀云、成化十九年十一月、東垣王見濆押逅吳
安童、謀害正妃事覺、見濆仁宗孫、明史此事未載、則陰陽倒置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者有矣、笑道論引真人內朝律云、男女至朔望日、入
師房、至師所、立功德、陰陽並進、日夜六時、劉宋譯佛
說菩薩內戒經云、四十七戒、二十四者、菩薩不得男
子更相淫戲、二十六者、菩薩不得至黃門家、唐譯根
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云、六衆苾芻、常於大小便室、
往求談話、種種調戲、妙法蓮花經安樂行品云、不樂畜
年少弟子沙彌、亦不樂與同師、又云、說法之時、不與
優波塞獨處、其事如此、僧護經云、僧護見地獄中、二
沙彌眠臥相抱、猛火燒身、佛言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共一被褥、相抱眠臥、故入地獄、火燒被褥、相抱受苦、

至今不息、隋書王文同傳云、文同至河間、裸僧、驗有
淫狀、非童男者數千人、皆殺之、則二氏之教、其放恣
者亦久矣、

吳志注云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故俗爲案營巾飾◎

俗罵案解
文選注引風俗通云、案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
孤豚之子、是也、俗罵達禮、古人且為之案解今罵綠
帽者何也、案康熙會典云、順治九年定、樂户黃色亂
皮帽、康熙十二年定、本色騷鼠帽、涼帽、俱絹綠裏綠
絹緣邊、明史輿服志云、教坊司伶人常服綠色巾、以
別士庶之服、案之明會典五十八、樂人巾服事例、為
洪武十二年所定、宋時青巾為下服、夢溪筆談補云、
蘇州有不逞子弟、紗帽下著青巾、孫伯純知州判云
巾帽用青、屠沽何異、元則倡伎家長並青頭巾、今曰

青巾頭者、元遺語也、曰綠帽者、明遺語也、封氏見聞記、延陵鄙人褁碧頭巾、吳人以為大恥、元倡夫所作詞、曰綠巾詞、則其漸耳、古兵服綠巾、北史尉遲迴傳、其衆綠巾錦襖、妓家倡夫蓋沿習制、今罵龜者、弇州史料引明成祖實錄、永樂十一年正月十日、教坊司奏、有生子令作小龜子之文、則龜子為明時倡夫定名、列子天瑞篇云、純雌其名大署、注云、龜鼈之屬、說文云、龜頭與蛇頭同、天地之性廣肩無雄、龜鼈之屬以蛇為雄、莊子天運篇云、蟲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釋文引司馬云、雄龜也、雌鼈也、則龜鼈古云皆雌、然史記龜策列傳、宋元王夢龜、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元繡之衣、而乘輜車、說郛水族化人龜為黑男子、則龜自有雄、譚峭化書神化篇云、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埤雅龜云、龜雖與蛇合、亦有以神交者、北夢瑣言、則云雌龜與蛇交、或雌蛇至有相於門噬致斃者、是以蛇為雄、古說有徵、但自有雄、瑣言謂取雄龜以鏡照之、即淫發失溺、又李石言、野人嘗見龜以尾接、是龜有雄、而雌又外交、輟耕錄載人詬家子孫詩云、宅眷盡為撑目兔、舍人總作縮頭龜、抱朴子云、高第良將怯如龜、唐書魏元忠傳、袁楚客

引作鳶箏聲良容如龜鼃、意林抱朴作如鷄、亦言其縮頭也、韓愈效玉川子月蝕詩云、烏龜怯姦怕寒以殼自遮、此言北方宿龜、是其色、或言烏不辨雌雄、元典章云、至元五年中書省劄、娼妓穿皂衫、戴角巾、明制妓罩衣戴帽、教坊司樂伎、明角冠、皂褙子、其形雌雄混也、今罵狐媚子者、玉歷通政經、引二十八宿真形圖、房心二宿皆具兩體、房兎心狐也、酉陽雜俎云、香鯉有四外腎、自能牝牡、莊子庚桑楚篇云、步仞之邱陵、蘗狐為之祥、秦策云、鬼神狐祥無所食、以其變幻妖淫也、今罵顛者、莊子天運篇云、類自為雌雄

山海經、亶爰之獸、帶山之鳥、自為雌雄、是也、今罵兎者、兎尻有九孔、又自具兩體、或言兎舐毫視月、則純雌、古詩云、雄兎撲迷走、孔齊至正直筆云、靚剃兎見有二外腎、李時珍本草綱目、亦言雄兎有二卵、又言兎以潦為鼈、鼈以旱為兎、此鼈兎之說也、北里志云、妓母俗呼之為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意也、今曰老鴇、爆音之轉、鴇者無後趾、無舌無雄、與他鳥合、北里志云、多有游情者、於諸三曲中、為娼所豢養、號為廟客、不知何謂、今曰老貓、亦廟音之轉、與龜兎為聽、從物性義、今罵曰帳、或作彈、或作蛋、言非人所

生、派腺之子義也。又罵忘八、俗呼龜鼈為忘八、通雅、
陔餘叢考、並云五代史王建盜馬、人罵為王八賊、此
蓋不相涉、明末有人書降臣門云、一二三四五六七、
孝弟忠信禮義廉、歇後語、一言忘八、一言無恥、八是
恥、言責姦無恥、以有龜名、故亦呼龜為忘八、李匡文
資暇集云、世俗誤謗、不可以證者、如以黨諸人類令
龜兔鳥鵲亦鬪物類、卿為敘之、荀子榮辱篇云、傷人
之言、深於矛戟、不可不愼也、說苑雜言篇云、孔子家
兒不知罵、生而善教也、故顏氏家訓云、教兒嬰孩、教
婦初來、此至言也、昔狗曲以志儒林江翁之妒、畜庭
亦累主人文饒之仁、是何雞狗還貿王墮、為之父母、
乃聞惠施、抱朴子疾謬篇云、嘲戲之談、或及祖考、下
逮婦女、亦大畧可知矣、

家妓官妓舊事

古有家妓官妓、齊策云、孟嘗君之舍人與夫人相愛、君曰覩貌而相愛者、人之情也、此夫人蓋家妓美稱、湘山野録云、南唐韓熙載、縱家妓與賓客生旦雜處、則家妓不能檢也、古于官妓亦多不檢者、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于此、每年新進士以紅箋名紙書謁其中、時人呼此坊為風流藪澤、唐摭言云、裴度狎遊、為兩軍力士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求救於同年胡尚書証、唐語林云、牛僧孺謂杜牧曰、風聲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

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皆夜不虞奈何、言恐人劫之、則官亦不能庇、蓋杜牧有軍人護之、不致犯官法、溫庭筠上鹽鐵侍郎啟云、強將麋鹿之質、欲學鴛鴦之性、遂使幽蘭九畹、傷謠諑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援之路斷、牛衣有淚、蝸舍無煙、其文悽惋、溱玉泉子云、溫庭筠初客江淮間、揚子留後姚勗厚遺之、庭筠所得鏹帛、多為狹邪所費、勗笞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舊唐書庭筠傳云、乞索揚子院、犯夜、為虞候所擊、敗面折齒、訴之令狐綯、綯捕虞候、虞候極言庭筠狹邪醜迹、乃兩釋之、北夢瑣言云、唐乾寧中進士張䎱、

於宿州刺史陳璠席上、調妓竟鞭背而卒、資治通鑑云、天成四年五月、李仁矩以詔諭兩川、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執入驛、欲斬之、仁矩流涕拜請、僅得而免、夢溪筆談云、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倡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為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乞科決、街司杖遣之、是可鑒矣、能改齋漫錄云、馮京少嘗密遊里巷、為街卒所縶、劉師王素見而釋之、亦幸不為濫、石繼耳、宋史蔣堂傳云、知益州、或以為私官妓、徙河中府、齊東野語云、浙漕坐唐說仲友、與官妓為濫、笞妓使承、妓曰賤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具守監、亦非死罪不可承、顧賓無之、而楊誠齋以教授狎官妓、乃黥妓面以恥教授、山房隨筆、言岳陽教官陳詵、與妓江柳狎、守孟之經杖柳、文其鬢以陳詵二字、押隸辰州、此均所謂虐無告也、歸潛志云、合住至宿州、紇石烈牙忽帶、使妓侍寢、將發、使妓鬧合住買取繒帛、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乎、合住無以對而去、是他官使人多不與錢、故以紇石烈牙忽帶為異事、今士人職官挾妓、引律則科姦罪、責賤同也、名例則為私罪、不準贖、其獻崇則曰苟賤無恥、斯為當矣、明劉辰國初事蹟云、太祖立富樂院、令禮房吏當領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容客商出入、野獲編則云、禮部到任升轉、公費出教坊司、南禮堂司俱輸教坊直茶、無論私寓遊宴、日日皆然、是其制終明不改、又云宣德三年八月、巡按湖廣御史趙倫、與樂婦姦通、命戍遼東、陸容菽園雜記云、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宿娼有禁、至罷職不敍、王彥泓疑雨集左卿阿鎖詩云、饒他兩字感皇恩、注云、進士介松年與之狎、奉旨、松年除名、左大饒他、蓋法以漸得其中也、古有官妓承直、官於遊宴禮得近之、今無樂戶、官何從得妓、今士大夫談讌、言古法寬若深

羡之者、不知古今官私有無之別也、古有待人家妓者、南史王琨傳云、琨以男女無親授受、顏師伯内妓傳酒、令置牀上、回面避之、花當閣叢談云、錢同愛使妓從後擊落文大史璧巾、大史不顧、露頂而去、又邀同舟、舟尾匿妓、坐定妓出、太史亟登岸馳去、古人待官妓者、道山清話云、蔡襄守福唐、於道山亭妓宴、陳烈聞妓發聲、即越牆攀樹逸去、李覯詩嘲之曰、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拍板便驚飛、湘山野錄云、王安不過揚州、宴有官妓、安石不肯坐而去、一妓笑曰、燒却車船、延之上座、鶴林玉露云、楊邦乂少處郡庠、同舍拉出飲、託言友家、實娼館也、娼豔粧出、公愕然疾趋而歸、劉昌詩蘆浦筆記、司農少卿楊獬、臚會誓云、使女之席、誓不敢即、渝盟受殃、神質於旁、輟耕錄云、倪瓚春妓趙買兒、令其自洗、從夜達旦、竟不作巫山之夢、雲林遺事載此事、作趙愛兒、人之性情嗜好、不能強同、然多識前言往行、擇其卓異者、亦大雅明哲之道也、

菴存稿卷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巷存稿 卷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何端簡父子事述

何公世堪、字潛菴、一字坦園、晚號鐵山、其先世自東彊遷山東新城、陳何莊、公幼慧、六歲喪母、能持禮、康熙甲子年十九、舉於鄉、需次得莒州學正、以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一統志纂修、庚子山西鄉試副考官、雍正元年正月、授山西道監察御史、二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七月提督浙江學政、二年七月、授兩淮都轉鹽運使、經理淮揚海潮災賑、是時公領運司、鄂文端爾泰為江蘇布政使、皆處天下脂膏地、具以廉聞、三年十一月、授貴州巡撫、時鄂公總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雲南貴州廣西、及將軍石禮哈、提督馬會伯、辦苗事、
公奏請
聖訓、
世宗批其奏曰武備不可輕視、苗夷雖蠢、亦人也、恩
威不可偏用、公自通籍翰林十四年、自御史至巡撫
才三年耳、既任事、宣上德意、周咨山川險要、籌撥軍
儲、值生苗頭目阿冀、阿猛、阿戎等十四人起、公自
總奉行法度、未嘗反、公開示威信、使轉諭各寨、凡編
髮受冠帶者賞以銀牌衣物、躍之甚、其黨以是亦衣
椎結之人傾心內屬、得全活者萬餘人、我兵方進攻

下不服者谷隆、長寨者貢羊城也、誅首逆阿革、阿紀
等、兵機大順、公又以黎平都勻鎮遠之間、古州八萬
一寨地廣千里、南通廣西、東界湖南、土沃人稠物庶、
尤富、在三省腹中、由貴州黎平開之、此寨得則附近
九股黑苗、可以剿撫、即會總督奏調思州府張廣泗
知黎平、廣泗至、即輕騎赴古州、登諸葛臺、盡望見苗
寨高下、及大小丹江出入、圖其險要道徑、生苗大驚
欲取之、圍未合、而廣泗從山背下、得當以報、公大意
既示以威、則撫之、又保舉貴州人材貢生生員三十
二人、五年十月、被召入都、先是貴東道某、以同鄉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保舉、不許、則參公徇情市恩、飲酒宴樂、
上又以征苗事、公屢言可撫、恐與軍中意見相左、故
召公、而鄂公密奏公實心任事、無他念、公到京、即授
刑部額外侍郎、六年二月、轉戶部、四月轉吏部、仍兼
刑部、五月署直隸總督、公以才不勝外任辭甚切、時
天氣蒸暑、汗出流被面、公既辭不得請、
上命侍臣為何總督擗衣、賜人參克什、紗表、筆墨端
硯、因
垂詢生平稱意文字、公進福字箴一首、六月、貴州人
材兩次列

見、
諭以人品尚屬端謹、皆録用之、七年正月二十七日、
巡察南三府御史過保定、傳
諭使公愛惜精神、而公已於二十六日卒矣、年六十
四、遺表請祖父母封、
詔書獲恤、悉如其請、加贈禮部尚書、謚端簡、內帑給
千金治喪、喪還、所過有司支公祭奠、八月、改尚書秩
一品、乾隆元年、追贈光祿大夫、夫人徐氏晉一品太
夫人、公主試督學、所得多端人、歷封疆、知人善任、初
撫黔時、張公廣泗來迎、馬上問地利民情苗俗、行四

十見永休、云譯館語達旦凡事一以咨之張公亦功
名自許雍正六年、張公已為貴州巡撫、八年、苗疆底
定、十三年又反、乾隆元年張公以經略平之、公子四、
體仁秉義崇禮蘊智、體仁字西銘、性恬淡、年四十三、
始舉雍正四年鄉試副榜、八年、既葬端簡公、入都謝
恩、即授浙江諸暨縣知縣、縣人傅阿男者、淫狡而肆、
持官吏短長、為一方害、體仁窮治決遣之、民大悅、諸
暨倉穀積弊、儲不實、具揭言之、上官怒、調於潛、久之
調奉化、奉化沿海、沿海多不治、體仁興修水利、因以得
近海舟楫來往、盜所從此竄之路、以保甲稽盜古法

最有驗、編察得其窩線、清其源、令保甲輪直、更鄉保
統之、使捕役分任村屯、捕頭統之、調黃巖、丁徐太夫
人憂、起復、發江南、雖銅山、賑補虹縣知縣、縣當宿州
靈璧下游、十載九溺、其西北皆水地、汎濫西南為害、
乃開河西南、泄其水、治稻田、製床機、貽民與木棉利、
最後調定遠、築西水石壩、衛民田舍、以耳疾乞老歸
里、體仁凡六任縣令、奉家教、一果一菜不敢妄取、廉
俸所積、於意氣之發、地方公事所捐、亦豪往自喜、在
定遠時、驛丞某年老矣、馬瘦儲空、當揭參而不忍也、
使鄰驛協濟其事、冀以漸而復、上官鞫察之、並革職、

不早歸、體仁且酒名之、計公私所虧、為其印文清官項、辦裝送之歸、體仁殁已無餘財、散予孫、耕讀外不使逐他嗜好、所歷無奇行、而士民思之、自號長元、人稱長元先生、年七十九卒、

述曰、征苗之役、鄂公任之、張公成之、其間運籌劉撫瑞簡可謂賢勞矣、三公皆以征苗起、功名之際何其盛也、昔太史子魚、以義俠聞、而不染縱橫之習、軍旅方與、以方行矩步者、指畫其間、並無猜疑、自古難之、張公後裔至今稱述瑞簡、又得張公所輯貴州通志、故得於齊侍郎所作傳外、補緝之、生平喜人稱說故事、見長元先生狀、與所聞合、故附書其事、公父子皆循循然無新奇可喜、而後人樂道之、非所謂惆愊無華者耶、虹故魯紅也、左傳注、晉時猶有紅亭、後漢沛國紅也、虹以乾隆四十二年、並入泗州、今州治故虹治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汪先生事輯逸

汪先生名廷榜、字士瞻、歙三都人、同學稱仰山先生、少學賈、二十八歲、買貨漢口、見帆檣叢集、蔽江而十數里、人語雜五方、漢水衝擊、江波浩渺、縱觀之、心動、歸而讀書、學文詞、喜馳騁、漸不自喜、沈思刻意為短章、既又不自善也、乃始為平正曉暢之文、讀書江寧鍾山、同舍生或窺之、請與交者、數人而已、董以學施鈐戴翼子戴祖啟、侯學詩、梁巘、諸君子皆自好、約為背誦經史之會、冬日訪先生、值先生哭而出、曰、吾得之矣、衆問之、指牆下炭墼、曰此立于也、取圍與立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股、先物推二十餘大喜、筆其家所刊書贈之、於遊旅晤戴震李惇、與訂交、學益廣、中乾隆辛卯江南舉人、授書饒州芝陽書院、補旌德縣訓導、以病歸、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老不就試、受六品頂戴、家貧僅中人、過賓豪傾意結納之、生平喜道人善、獎誘後進、作文章、經指授者、皆有理法、先生為文、下一字或檢書數十種、務得其通、不必古人曾用也、務使妥貼、有光采、義得揚雄韓愈為務、使合語氣、所著四書文、名碧山草堂制義、自言曰、人各有所長、經義即未敢自信、時文所言、於事理不背而已、文有大體、吾自知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先生讀書江寧時、與何某出遊、過王者輔寓、者輔有日記、日疏人事、遂疏曰、某日何先生偕汪兄來、汪兄名廷榜、歙人、住三都碧山學士里、有識見人也、既而者輔事敗、官案日記、索所往還人、何先生汪兄俱錄赴穎州按察司、梁巘在亳州、聞其事、徒步至穎候之、事白、人指為道義交、日日汪梁、先生耀名因遠布、一日同梁飲、噉笑謂之曰、若素不噉肥肉、吾勸若、始知其味、吾素不飲、若導吾飲、今亦不離杯斝矣、吾兩人、殆酒肉朋友也、聞者皆失笑、其沈毅如此、嘉慶八年七月卒、年七十五、

述刁、嘉慶己巳心旌德劉君成書入都、先生寄文集屬正燮校定、且曰刪竄惟汝、癸亥七月先生病亟、時適正燮歸里、先生持之而泣、以文付其族孫夢桂及正燮、八月正燮復出游、知墓誌及傳已有所屬、故輯其瑣事、附碧山草堂劄義後、

胡先生事述

胡先生梧字樹思、徽州府城小北門四宮人、乾隆丙午順天鄉試填榜吏、誤連試卷齎年齎字書之、遂名梧賫、其先世儒者、十一世皆學生、父瑨字潛中、為武學生、弟珊文生也、鄉試不中、從中罵於市、市人笑曰、公武生也、謂弟文佳、文必不佳、不中宜矣、閧而歸、明年、呈請文試、遂舉於鄉、成進士、時乾隆甲戌也、越十三年丙戌、弟亦成進士、入翰林、潛中終光山縣知縣、先生年十一、侍母扶櫬歸、橐無一錢、又無師傅、爲無賴、喜與人鬥、飢則竊書賣之日食於外、母見書十耗

其乞則痛哭、乃自投改過、與二弟同讀書、日負販
於外、夜讀書、油錢少、燈光如豆、大兄弟三人環讀、以
夜半為期、自作文、不求人教也、先是潞中君在時、為
聘邑汪氏女、及迎娶、資送直千金、屬其兄弟為變賣
居積已殷、徙里中、衣食稍有餘、久之、潞中君有門生
官杭州、邀信台之至、則官以事壞、過親串賣鹽浙中
者、假貲置湖絹、往來揚州、又買茶、皆獲利、時已納粟
作監生、值玉器貴、乃盡以財買玉子、解視多灰盡、又
自甘肅來者日衆、遂折耗、接家信、患財又折耗、念揚
州親串多富者、往投之、不見收、時小押中皆無賴子

欲得書生為主謀、見先生倜儻、迎之去、頗自危、以計
歛諸無賴分金、買舟北上、僦居旅舍、天大寒、天津某
訪同院友、顧見先生、肥大面麻黑、目長秀倚上、胸背
隆然、裹二藍花椅褥、與之言、曰才人也、載歸、久之辭
之保德、其知州素與潞中君善、好豐坊大學、所至刊
行、然能敬文人、先生至、使主講書院、官日課講章、先
生不甚解、則雜舉古今成敗、所歷山川人情淳偽、以
亂其言、或阿官好、叩以姚江之學、曰姚江以學為支
離、君言姚江而已、何必誣以學也、復入都、强折節、恂
恂然不妄笑、然有忤之者、輒登門升高坐、大罵、務盡

其詞而歸、人又校否、亦不以增減其怒也、鄉有爲部
郎者、語人曰、胡樹思吾無法治之、遠之而已、先生聞
之、挾册往、登其樓、酣讀終日、出乾餱自啖、至夜分、謝
之始去、年三十中式、充官學教習、以知縣用、值湖北
請挑、先一日謂勞翠曰、吾入挑、借支薄俸、汝持歸奉
母、吾單身行矣、赴挑、不與、借補中兵馬司副指揮、曰
吾昨買得竟峰文鈔、方笑司坊官與皂隸伍、今即補
是官、豈非數也、雖然、吾不似鈍翁、才拜郎、果有院皂
來車從奴持刺、先生出坐堂上、問坊皂、曰院皂與
汝品秩同也、我見若、當何禮、坊皂無言、使呼院皂、已

然去、以出迎遲也、既聞將挫抑之、益大憤、欲於院署
肆無禮、見先生、氣甚盛、轉怒爲笑、曰是作官者、乃似
我輩無賴也、視事三月、出、見一人强横詐市賈財、繫
之歸、將撻之、已穢褻、皂隸彷徨良久、叩頭曰、刑杖月
前供應街道衙門、偶未將歸、先生瞠曰、是矣、我乃三
月未嘗一撻人也、當杖者伏地呼號、致之起、罵曰、吾
好撻人、若無犯撻者、汝不配啟撻端、後受撻者道汝、
我識汝、舍汝去、亦縶汝、即舍之、中城竊案積年不獲、
聞諸捕、捕曰、官考成、我輩身家也、不敢息、玩先生笑
而頷之曰、累、五日、又聞之、答如初、先生怒、詬曰、奴真

汝死邪、官若成、汝何知、我知杖汝而已、不需汝自家
也、五日不獲諸偷者、汝不欲活矣、四日而獲十七案、
然終未獲人也、某者居雲居寺衚衕、捕勒人妻事、將
成矣、先生過楊梅竹斜街、見之、止車、告之曰、明日事、
若當自止、吾知彼婦無恥、不足惜、本意明日將吏拘
若兩人、以耀吾官、忽見汝、不能自禁、以告汝、言已驅
車去、某大感、遂止、京城偵事者、素狡不以實、又持官
短長、先生故挫抑之、使偵刺、報命惟謹、日近詩書所
薰無廢事、讀史記、曰、廉吏久久益富、不可信也、官多
妄費、而吾衣食、裕於教讀時、吾不廉、人不能知也、宦

游京師者、託事請客斂分金、曰撒網、司坊官十五、十
四俱已請客、意不能無動、倩人畫例、借屋校尉營賃
盤盂几席、結彩、召廚人梨園子弟、倩代支客者、已到、
乃衣冠乘車往禮客、中途、忽忸怩、驅車返、使人稱疾
多謝客、多酌加飯、送暮、家人載金歸、先生視之笑曰、
廉吏以富、其以此耶、此吾在揚州故智也、嘉慶二年
十二月補官、四年十一月卒、先生之言曰、吾生平閱
歷多矣、惟不忮求、能自保、不能屈抑、識自若、然、祿祿
者安可託也、卒以病肺、年四十三、意氣平矣、子元鼎、
金鼎、文鼎、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R.O.C

況曰消先生與循吏也、生平所行、發乎情止乎禮義、合聖賢之法、正變記先生事甚多、先生素惡鄉愿、因以所記、徧求所謂鄉愿者、下急延閱、凡經指示許可之事、悉去之、故所存止此、嗚呼、此先生所以賢歟、其精神在是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駱君小傳

駱君正綸、字金門、號紫封、句容石橋人、居城東、為人淳重自愛、能文章、乾隆庚子、句容書生某、求督學關節、有人持金去、某隨之急、乃還其金、妄言學使已許之矣、既而不許、某懟、摘童生有文章者二十五人、先出榜一日、張於院外廟壁、以君為第一、迨曉榜出、名字同者十人、而君果第一、學使聞之怒、屬吏窮捕、或怵君、君曰此無與我事也、不為動、事亦不及之、好為閒散遊、登邑中雲龍岡、馬背岡、望茅山三峰、若有若無、吟歗自得、於人無可否、以為性情形狀皆天賦、不

能強同以己私非笑之坐不通也惟不喜人戴近視
眼鏡聞鼻煙其說曰古無眼鏡時人已有目今人多
苦鼻柱耳鼻煙學嗅者淚涔涔下氣息出入腥動數
尺外非天性所有故可惡聞者歎其言可為故實性
不能飲一日攜酒偕友人於邑小南門外五里岡痛
飲流連作詩刻樹皮識焉復坐言鬼神事甚悉忽歎
曰故鄉可樂再三言之歸十日而病初某以揭榜事
用按計脫而為眾所詬鬱而死死十三年矣其兄病
請君臨訣君至某現形心惡之某兄死君亦卒年四十
五時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也黟縣俞正燮在句容聞
之歎曰吾極知鬼神事然不分人有死也今驗君死
則真有死矣五月晦夢過之於四牌樓諱言其死也
諳之曰君家人甚思君胡久不歸曰死人耳明日月
朔歸久將以為不吉且緩之吾有事赴城隍司有關
不易過煩送我從之南行東轉過文廟出德配天地
坊又東循兩池閒北行即城隍司廟屋與日所見同
堂下人百狀不齊堂上設無人直上轉後屏望見顯
應閣院落比素見大十數倍中有河橫去南北屋宇
羅列向所未見也相將過河西轉有屋南向面河近
就之忽小矣止高三尺廣不及尺深半之分兩層上

旁有龕、一下石人持瓶插河柳、趺坐有二人侍、人持
一棒若羯鼓椎、空中一棒跳躍、細長與所執者同、二
人擎弄之、盤旋上下、脊撞然、時視、人亦長大、龕後右
邊空處、審是樓梯、下層閣細紅繻紵紅紙結、似非惡
處、曰此關也、送之過、而醒、甚駭、然過數日、正變持燭
如廁、見一紅物貼牆、高二尺餘、俯視之、頭忽大若轂
賞、面皆血也、見之不甚畏懼、已過、心忽怯、奪路返、物
已不見、歸坐不樂、同學某生聞之、鼓掌笑曰、大丈夫
豈畏鬼哉、無何、生閉門臥、忽大叫甚急、鄰舍生持火
噪門外、始起開門、入其室、腥臭不可聞、生面如死人、

徐言曰、才臥、聞門響甚厲、自叢被中、有物自被上過
如扇中天王手大、從首至足、所摘處冷徹骨、繼聞物
數詫嘶破、不是人聲、昧死大叫、幸諸君至、聞者股肉
起若粟、勸生抱被鎖門、從他人榻畔臥、翼日、生無言、
正變往君柩前、祝曰、君有靈、當助我避鬼也、是夕夢
君至、笑曰責報一何速耶、乎一人重基監生、
述曰正變於嘉慶甲子、重到狩澤、寓外丁香將放、理
剔澆灌、日夜俟之、春風料峭、從未開窗臥也、急欲往
濟寧、夜鞭紅燈、醉酒別樹、倚檻而寐、夢黔君至、看花
歡笑、驚起、人、肘燈地矣、且將來裝非枝至放時、二月

亡日以神理得存、難與庸惡無氣者道、忿小時一句一字、駱君皆奇賞之、今知駱君果不死、活臆去年冬平度于君重輝、鄉平成君璀、新城何君承壯、同泛張秋決河、四人坐船篷上、說鬼風霜、淒緊潰瀾攢擊、有有神物龍魚來傾聽也、既來泰安、無人談者、感丁香倫放之異、因述駱君之事、嗟乎、知己之感、素居之歎生人豈能無之耶、音塵寂斷、亦可悲矣、

古棻兩孫君小傳

孫學道字立人、居黟四都古棻、縣學生、乾隆間、邑人能讀書者、汪嘉沭鍾、何瑞龍鮑元依程驥業、有廣胡成浚、皆有業、有異稟、不同於俗、學道好學能博覽、其識通敏、文選漢高功臣頌注、引漢高帝會陳豨韓信、此特萬世之事也、友人質之學道曰、萬世乃万士之譌、万士乃一力士之譌也、陸機五等論注、引漢書、燕齊之間、萬士睊目扼腕、萬乃方之譌、與此同、檢漢書果然、熟於經史、言事有條理、喜為詩、尤善五言、程驥曰、影有二絕、大星摧于、孫立人言五古詩也、所堅

户矣、乃忘行、有二子亦夭、其詩散失、所有古書、丹黄
槃然、有發明、亦参輯錄、貴為寡婦食矣、
孫蒙字養正、布衣也、幼學神仙、年四十、兄死、乃强復
持家、好數學、皆窮究之、通於易、其治易、喜言人事、其
言易分為五、一為易緯、推乾鑿度七書之數及易九
厄、二為易支、曰易林、曰京氏易傳、曰元包、曰皇極經
世、曰三易洞璣、曰九宮經緯、附京氏後、以洞徹數、三
為易流、曰八陣、曰金丹、曰地理、四為易跂、曰太元、曰
洞極、曰潛虛、曰皇極洪範、曰參兩、曰範衍、曰太微、曰
握（括）奇、曰靈棋、五為易衍、曰龜卜、曰脉法、曰太素脉、曰

五運六氣、曰太一、曰奇門遁甲、曰六壬、曰演禽、曰璣
衡、曰風角、皆究揲灼、布推加減、飛行該望之法、為衆
文補注、附說為作表、据擬奇賅、比輯之、得十五卷、曰
周易外傳、謂適卦驗不知里差、難施用、易九厄多見
遁書太一家、其法本三統、當以三統法置元推之、不
當雜用他法亂其數、又以太一推上元至慶嘉癸亥、
積千零十五萬五千七百二十年、加陽盈差一百三
十兩以周法四千五百六十除之、既又得一法、推算
為八萬六千零四十年、又一法積五千二百九十五
萬一千零、十年、又一法積四百五十六萬七千零

八十三、僅得其數以證古算家積元不同由其術異、非乘誤也、西法言開闢至順治甲申六千八百四十年、依其定儀推之、止五千七百三十四年、則與術不相應、其言周易、所周法年一爻、運周法陽爻九年陰爻六年、世周法陽爻三十六年陰爻二十四年、紀周法陽爻九十年陰爻六十年、崇德元年丙子、年爻值乾初、世爻入坎初、言世驗、究值師水衍地上洪水之效、禹值比、後夫凶、幾防風氏之效、唐高宗儀鳳值剥五、以宮人寵、武后同聽政之效、久視值剥上、碩果不食、中宗復位效也、或疑師比義曲、蒙曰、隋書王劭傳、

引豬覽圖屯十一月、千里馬數至、應隋高祖騧騮馬震下足坎上美脊、騧騮有肉鬃、行則作動四足、數至者天祿數至、晉書王嘉傳、苻堅問世祚、嘉曰未央明年癸未敗於淮南、所謂未年有殃、占驗之解當如此如祈神餐亦斷章取義也、蒙學古雅、家貧爲人相宅葬取錢以給家、卒於家、子繼祖、

述曰、孫君立人學博而正、真儒者、惜其書不存、養正又通音韻之學、亦撰書、可惜也、兩君嘗學併轂、往百尺餞万人祠、六七日、不能堪扶杖歸、雖爲俗人口實、然亦古肝矣、

段

書李方古

嘉慶元年丙辰正月十一日、白蓮教匪劉松餘孽劉之協之黨、犯枝江宜都、繼而當陽、繼而新野、蔓延四出、而豫而秦而川、所至擄村、驅去良民、使當官兵鋒、官命民間立寨、集鄉勇自衛、汝陳諸俠、素販鹽游博者千餘人、藉團練名、益收諸無賴、方行無所忌、分屯數十處、其最强者、東穎州曰陳魁元、西汝寧曰李方古、魁素暴悍、偕交報仇、秋梟自淮泗渦汝連舳艫數十而上、或相連數百車、嘯唱讙譟、過鋪汛、不敢詰何、方古循循然退讓、文秀類書生、郡豪傑皆敬憚

之訟爭〻畔者、得方古一言即聽千里內皆慕方古、時鄉勇皆有梟雄為之主令行禁止或亦為民害、方古所統有仁義風任俠者互吞噬於方古不相屬而李氏股中傳令索仇借餉未嘗有違者河南王生挾萬金商於蘇州有盜尾之數日王生急投方古盜念方古人多既識王生即千里之內不敢動舍之去又不甘亦投方古告寃方古大驚以擾攘之際不敢與為難且喜其已歸也厚賄之使之遠去行旅皆載方古名以行河南巡撫知之遣陳州知府越境覘方古以無惡逆歸報方古亦自危謝其衆不復見客二年

閏六月息縣民張雲路械鬥遣使借力於魁元魁元以五十人往至則事解無所鬪其武雲路憶數年私鹽為息縣役所沒欲從衆至城罵其知縣使知縣訓其役放張氏私販也僞為他邑解囚者數十人執械護之至庭拉散囚車索知縣知縣以事上州轉至外委把總向德得琳麾得琳念倉猝不敵且用好語慰散之有新附禿者鮑六負莝煙葉刀自後至讓曰是官耶我不與之言即斫之死而鮑六貿貿然負刀歸雲路魁元見事急至縣奪馬轉殺由正陽羅山轉至光山界河灣遇其黨詹三方古股中向所分也邀魁元

心偵知賊賞被官劫馬事、涉反、託言過河鳩集、既渡、則盡撤船以南、射書絕之、曰本出姓名、要言共拒反者、令殺官、若為天子所赦者、請續前好、不然、即渡河亦無所歸也、魁元得書、沿河詬罵、詹三怒、厲兵、夜渡河、大敗之、魁元跳歸方古、欲鳩衆自守、方古曰、今大軍逐教匪、逃死識易、然反者終伏罪、徒為罪人累鄉里耳、且若家室何、不如自投以為官兵功、庶幾官肯緩之、家人萬一全者、魁元不復語、七月初、自詣項城獄、六日、河南巡撫至、誅魁元等五人、而業結、官益以方古勢大、不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之、終為害、以魁元識方古、遣戍之、方古亦自喜於遠去也、其時汝陽有俠曰大都督、武藝敵千人、其黨亦千人、巡撫至汝寧、令汝寧陽知縣捕之、知縣至其家、其黨聞之、大都督曰、我無罪、又如汝等從我、即我罪、我去、汝輩以安、但好為之、無為教匪所笑也、且誡之曰、無事不可聚會、揮衆退、從知縣至城、巡撫數其罪、斬之、蓋河南潁亳之間、自古游俠所聚、雖以武犯禁、妨吏治、而大義不敢踰、有足多者、冀大榮者、葉人也、素梟勇、負販於外、遇賊摸村、縛之去、謹防之、默識賊旗鼓字號、夫師傅劉之協閱各營時、擁衛威儀甚盛、大榮

啟竄戕公人之使樵汲遂逃歸為無賴以自活之協各股在陝西者被剿欲於河南復立一股為聲援五年六月之協至汝州遇其徒郟縣李岳岳在教中位已尊所屬數百人州之鬧店有徐華平李運泰者向客李方古家拳棒號無敵兵啗以利欲其入教則納其賄岳又遣妻女至其村游觀會劇授以色誘之入教則又淫之終不入教岳大恨而之協至乃起兵先攻鬧店適二人外出教習則躪其家屠其村最慘轉掠至翟家寨之協下令摸村村民相聚謀曰坐待逃竄皆死也今與之戰幸而勝賊終身不我犯即敗保

寨以俟官兵至則我生矣出戰賊敗賊反得寨據以守徐華平李運泰得耗糾二十七人前追賊遇布政使馬公至從之踰溝圍寨談兵曰當開一面合兵法自七月六日丙子至八日戊寅雞鳴寨破二人報仇痛殺賊追奔數十里而餘匪竄於彭山巡撫吳公自南陽撥兵至魯山嵩縣界遇之戰於過風樓又戰於米兕溝十四日盡滅之方初八日之破翟家寨也擒偽元帥李岳偽總兵孫繼元寨中樹劉天王旗殺賊既盡徧搜之協尸不得兵民且恨且懼而葉縣馳報之獲之協初之協欲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起事而

其徒寅月起、至是又以寅日敗之、協將逃之湖北、過葉縣、日昳矣、嵬大榮方與人鬥而勝、挈壺沽酒自賀、闖然遇之、大師傳也、念驟執之或致死、時無質證、是以人命自累也、追隨於野、詭稱某股使歸募兵者、令得千人之協信之、從之收兵、乃執以予知縣廖君寅、殺豬狗、取血塗之、之協到部、倸大榮言陳之、堅言大榮是其頭目、欲與之同死、而大榮以無賴鄉人愬之者日月有案、其陷賊供樵汲僅一月、乃得免、或曰其人姓楊名獅、亦方古黨內人也、

廣東阮宮保六十壽引集香山文句

皇帝嗣位晝大羅天尊贊序三年李公家廟碑正月二十日醉吟先生銘序東控嶺海右扼蠻荒嚴謨制自和氣聚爲慶雲與柳咸詔壽星垂文與顏証詔當其冥同訢合之際爲人上等相書以彰我主聖臣良敢諫鼓賦精究之端才實兼茂明於體用策策林二十七惟公受天地之和代裴顥作王府君銘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識言序始以進士舉策林策尾善慶所集崔手碑揚其祖美揚冠俗制有理戎殄寇之效康深讓等制公學經堂文記其祖副將平苗功德善者將啟後人張懿制詩禮弓裘馬行初制文章政事危傳正州冠於一時高敖曹贊序豈不宜哉策林三十公

而入唯孚泡乎不器之器君子不器賦淵淵繇繇求元珠賦美
而有度賦賦王立不倚裴垍制名實相副代擧人狀自士林推
美崔制擁以爲準程李公家廟碑加神仙中人也崔臨瞻序叔奉
詔而處中侯制玉立
內廷徽之賜紫金魚袋制歷踐清貫制歸登每備
顧問李絳制同知典故康承宜制日麗
天仗叔孫通定朝儀賦吟咏
秘閣王建制以茂學懿文裴度入制含頌成功中和節頌發揮盛
祉元和南郊赦美歸
聖德論魏徵蕭宅狀公至越徽之館序久專外閫程執恭制

名入翰林李公家廟碑擇在
禁闈謝賜恩設制留升瑣闈賓易直制而翱翔書府王建制潤色
訓誥裴度入制含煥乎文章中和節頌嘉猷茂績杜佑太師制太子慶
集台庭裴度入制含文質詳略沈傳師制垂之不朽也禮部策一公
由步居至侍郎爲翰林侍郎又由浙擁時皆直南書房入夫文武迭用魏元通制海沂
之關王智興制詢謀馳驅楊孝直制全越與區延袤千里丁公著制可
使考文以第俊彥常賞之侍郎制出督山東浙江學政韶協
聖人之昌運黑龍渭賦欽
諸主文之司十八策林六惟四科六藝策序警言警策之篇劉與
書林州優游而求之禮部策三兼取人材日論入狀重考科采而獎

之業林六作者之風代書由文取士又李善碑為主司則至
十八公實與陳給事書嘉慶己未科會試總裁帽泊出分戎律制李康偶換
新命再臨舊邦少宰雅雨重授刺史制浙江督學地也公以天地澄爽
叔孫通定朝儀賦羣山結青望浙川賦晴太白呈高範帝制
皇靈有截賀青表平潮聲波騰驤渭濱龍賦敷以堅甲利兵相
視斬白蛇賦駭泉宰剛鼉蹙伏藏渭濱黑龍賦敷流光垂慶上元數道
文成有志無備爲大德海程延文集雅泰等同制閉封公在浙省會中定
壽備動修武經示書廣射制泰明練兵符源閩制臣不替前數李茨
制簡其在茲叢林五十九
台赴闕廷制望屢有格恭跋涉之勤焉夏庭仕鼓等制公補侍郎又

出使河南交審事件式示寵名侍臣制控轉輸之路賽制柳經李航以
上卿右袁宏蔵制泰知以吋便宜故盧制
聖澤汪洋望洛川賦晴如運神功頌中和節舟為心制孔
若轉於掌行荷珠賦其督河公在浙河漕河流順軌惠遊弁丁運不服可河洛千
里許蔣制出領重鎮嚴制毅按其度程裴制武文以禮樂張宏
靖河南宮如韓府州宏縣制官嘉慶丁卯冬買經史古書在置衛輝府學見公其意甚札
盛令月御史乃議請南宋上論今人補理學有學平政諸書令人時默道光窩士朱子千卜臘學
者公敎人有法焉以此盃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之遠書徵
骨深南服紳鄰詁鄭兼文武之秩河陝南佑撫制皆領江西提督撫及事
鄰古人制又滋有思興禮樂之道策才識公兼以茂明士選丁體樓周藏

宋本十三經刊置南昌阮學使刊校勘記人物教化崔陵制故考其地籍

纂林四十二量人戶之衆寡纂林五十二實版圖纂林五十二下題胥

肉桐保答崔侍郎書充徒滿減文苑英華妖沴自清代答論結黜雜書

謂江西行保甲得朱毛俚事加宮保務叢而益辦制張肥自移部荊門趙昌

制我

國家纂林十五憂寰漢之人也袁滋制勵精一意王日簡制度才

而授職裴垍制登進賢哲張宋靖制優游之間纂林十六四經緯

其人焉雜士問二纂以禮導之情纂林十四五使人畏愛悅服

纂林十七五洋鋪動植節和頌隨材由直鮑君路賦不物無遁形

明皆得如本願焉偽生畫幀記彌勒上遠圖昇經制裴垍移鎮南

海趙昌制公既下車李公家廟碑國所資與鄭盧部恒依法有

程大巧若拙賦若舉德鑒能纂林五十八才適其位大巧若拙賦若賦役

均平纂林五十二人安則心固纂林四十八故臨戎則士樂為

用顏回制究雄條制裴宏泰監使制雄謀量之出入纂林二十三

未計無愆違崔陵制況溟漲一隅新羅忠良制含滄波萬里與新

羅王書華夷雜居李夷簡制有軍課者王稚制服勤靡盡黃士修制

風變化移李公家廟碑夫惟不皦不昧求元珠賦布寬簡有恒

之政吳少陽制誠信明則獲鷙歸命於蕭廟用樂茂明至矣哉

敦數謙賦感綏仁董冊回鶻可汗文啟迪雍熙上元日蹴鞠文非惟萬

世與代明許裴公題冠其首王府君銘作教化之根動靜交相養賦君其

之汝也九篆林四且臻乎仁壽之域矣禮部策二凡所淩歷杜黑

制自江而東政成之文薛戒制梁家之文韓制宏制揚浙

右緣等制簡連鎮藩維韓制承萬進榮班高榮朝制式是南邦嚴謨

制寵任益崇韓公武制始三十年嚴殺制江淮安公淮山東浙河南江西湖北

湖南廣東廣西以外臺得尚書害保夫外攤旌麾與韓嚴部其務甚殷與盧恒鄉

節戒千里移鎮夏州浙制單使布和恵之化薛制元賞至於

瀑泉怪石桂風杉月答崔侍郎書或花時宴罷與微之第二書觴

詠半酣白蘋洲五亭記文彩陸離黑龍飲渭賦或傳諸好事九老會詩

序振金聲於寰海賦故其所著章句往往在人口中

制王建惟雨露之溜處賦荷珠則三山五岳太湖石記靈蹟勝

槪靡不周覽修香山寺記宵兩景星所至崇福李公家廟碑謂筆

談及石諸書全夫公之文學張碑拼以儒學詩賦獨步一時張仲

方序銘而聖人之旨代書覽於百氏補書逸既又與諸家不

同論魏徵舊宅狀循義討源中和節頌或致疑誤奏所開狀愼簡賓客

太湖石記取天下耳目心識為用為人上宰相書得遺編墜軸者

香山寺新修經藏堂記約義互宗三教對僧論衡盡得其義李碑善人

剗弊句微之謂不賜紫金魚袋以後諸御制文文合法要賞易直制雖言

微旨遠禮部策三推而叙之傳法堂碑銘序則六家九流策林十一六

同歸於一揆矣禮部策二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

書記豈章句所能致耶詩序洛學術精博韓愈入合趙

亍今旨ノ記經賦部經謂十三經籍笴等書於勤公養有餘力李嶠八部
及呑憂榮陽公鄭銘序
聖人不得已而奪之邊使鎮起復節度制念臣為子之心謝官狀
用表教忠之訓與萃論進退出處之書與徽不失其道蕭俛吏部
尚書雖古君臣道合者為宰相人上書莫以加之范傳正公雷塘制
制表墓服闋起撫乃補福侍郎建以病出為得假贊撫允矣君子叔孫朝儀通定最是
大節奏聞所狀由是言之禮部一策
國典褒飾李公家廟碑不亦宜乎李諒薛公辭制
皇帝孝敬寅畏畫大羅天贊序二攀撫蒼生為宰相人上書志在繼
善政大羅天贊序一以恩信御百辟與將士勅書金陵立功公獨超然

皇甫公銘序久於其政李正卿制勞績彌彰與弟朝制
優部褒美張銘序識用張甫正制外諮僉議王制佋以為
至當論殿狀忠忱亮節與仕明詔昭昭然可知矣禮部第二事見張
侍御史久任臺奏大吏大凡公之為政也李公家廟碑夙夜祗
命崔制陵動靜有儀賀黑龍狀欽故庶類曲從賀君子器不安業
厚生十八策五福利動植山祭文匡則沖而用之荷珠賦可以
導和納粹冷泉亭記播於無窮繪像序人庶臻康濟丹陽制日
濟其美裴宏請制
皇風演溢洛川堂賦晴家聲振耀李公家廟碑光需
慶澤裴子官制寺賜許推恩而及嗣李等制三和之氣斯合

綸貢約詩十七東林公受天地粹靈銘序徽之工侔造化者
由天和來記畫在氣為春福不得不集西傾賢西方序在使之
壽貴富十三棠林七輔而成焉碑雀手長生久視之道二論教衡
士閱讀實在於此矣才於體徽用兼茂明式會嘉辰三教衡序論流
為詠歌賦序涓愈以為宜從盧周制士玫劉組寫鄭意卿輿書楊褎
引而伸之碑明達
道光壬午冬十二月京都多作壽文寄廣東者因
看正定李賢臣碑、有壬士則名、檢香山集、見白公
以正月二十日生、亦宮保生日也、旅邸夜坐因集
此文、宮保為余座師之師、遞未出潞本亦以

語有猶激漢陽業年文取去塗改用之、乃極知平、
韓愈月蝕詩鄭亞會昌一品集序、盧仝李商隱集
均存之、見文章與同有法也、小除日記於黟縣會
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